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陆丰县委党史研究室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昌平东沙屯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22.5印张 585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6000册

ISBN 7-80023-319-7/K·334

定价：13.50元

主 编 叶左能
编 辑 谢乾生 林泽民
林兴奇 马世康
周太波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彭湃



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图为海丰总农会旧址。



1923年6月，陆丰总农会成立，图为陆丰总农会旧址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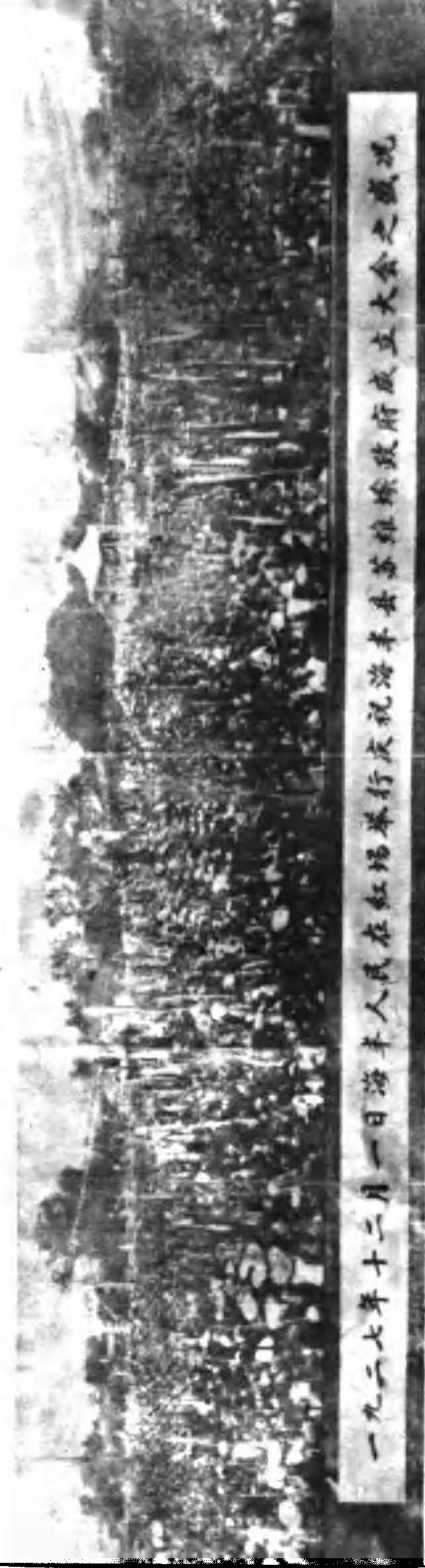
海丰红场，1927年11月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中央东江特委和红军二师师部在海丰城办公旧址



1927年9月，陆丰县临时革命政府院内墙标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海丰人民在红场举行庆祝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之盛况

1927年12月1日海丰人民在红场庆祝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盛况



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没收土地契约收条



红军第二师、第四师使用过的武器



陆丰激石溪红军医院旧址

编辑说明

一、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根据地之一。为了向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史料，也为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选编了本书。

二、本书由综述、历史文献、回忆录、参考资料、人物简介、大事记、图表等部分组成。历史文献大部分选自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合编（林忠佳、叶左能、陈登贵、林泽民、周国荣负责编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和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的《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发排之前，经过广东省档案馆审核。

三、为了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和风格，我们选编的史料仅对个别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于后，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字数较多则以“……”标明；有需要说明的，由编者加拟注释，排在页末。原件无标题或由编者加拟、改正的标题和副题，均在题后加“※”（星符）作注。

四、参考资料选自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和报刊，为保持其本来面目，对其中攻击、诬蔑之词，均未予改动，仅对无参考价值的部分内容，作了省略。

综 述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位于粤东的惠州与汕头之间，毗临港澳，南濒大海，西北枕莲花山脉，有千米大山十余座。根据地范围含海丰、陆丰两县，1928年春扩大到周围邻县不少乡村，共有人口百万以上。在这里汇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支武装队伍，与广大工农群众一道，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阶段，海陆丰首创中国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在中国首次实行土地革命，为我党探索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三次起义，割据农村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彭湃多年来在这个地区领导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早在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留学回到海丰，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7月，他毅然深入海丰农村，组织起“六人农会”。此后便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同年6月，陆丰县总农会成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两个县级农会。农会领导农民与地主豪绅、军阀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反抗斗争。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推翻了军阀陈炯明的统治，为工农运动开辟了广阔前景。同年3月，成立中共海丰支部，4月成立中共海陆丰特支，10月下旬成立中共海陆丰地委。

在党和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各级农民协会开展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革命斗

争。据广东省农民协会1926年4月公布的材料，海陆丰两县共有会员259417人，占广东全省的41.4%。党特别重视组建农民自卫军，第一次东征后，立即在两县建立农军常备部队，并在广大乡村中普遍建立不脱产的农军。1927年4月之前，海陆丰地委领导下的海陆丰农军大队有400余人枪，经广东革命政府认可为海陆丰驻防军，还有可随时带枪参战的区乡农军4000多人。这些脱产和不脱产的农军成为农民协会的强大支柱，保证了海丰县农会掌握全县政权，陆丰县农会亦有权过问一切。由于海陆丰的影响，邻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也随之蓬勃地开展起来。

1927年初，代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磨刀霍霍，阴谋叛变革命。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以张善铭为书记的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确定“维持革命的海陆丰，准备未来剧烈斗争”的方针，并据此采取措施加强党和农民武装建设，团结各界人民，加紧消灭境内反动势力。1927年3月底，两县党员由前一年底的700多人增至4000人，占广东党员总数的一半。农民自卫军亦进一步壮大了队伍。党还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分别在两县成立，对于广东国民党右派圈定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并积极筹备民选县政府，以及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以广泛动员两县基本上团结在农民协会和工会旗帜下的工农群众，应付可能发生的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

4月15日，统治广东的军阀步蒋介石的后尘背叛革命，在广州、汕头等地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中共广东区委与各地的联系一时被迫中断。4月20日，中共海陆丰地委获悉反革命政变的消息，随即决定武装起义以回击国民党右派。一方面，成立东江特委和海陆丰救党运动大同盟，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并将农民自卫军改称为救党军，积极筹集粮饷，制订起义计划；编印宣传品；中共海陆丰地委加强了领导，基层党组织更加隐蔽。另一方面，派员找广东区委请示，同各县取得联系，争取互相策应。

4月30日晚，中共海陆丰地委下达武装起义的命令。5月1日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起义。县、区农军武装统一行动，包围收缴县、区公署及警察的枪枝，逮捕反动派。民愤大的官吏及大豪绅纷纷落网，陆丰县长则参加了起义。由于武装起义事前有周密的准备，只经过一两个钟头的战斗便夺取了两县政权。

当天上午，海丰、陆丰分别在县城举行庆祝“五一”的武装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县临时人民政府，发表声讨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的宣言；公布召集人民会议，民选政府；发放救济粮食，豁免旧税及预征钱粮；成立各区自治委员会等政纲。在海陆丰起义前后，东江各县也相继起义，但没有统一指挥，于是以海丰、陆丰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召集各县、市国民党部联席会议，议产生东江潮梅救党委员会。但当部分代表到达海丰时，敌军三个团已向海陆丰进逼，便全力部署御敌。

5月9日，吴振民大队长率海陆丰农军在海丰、惠阳边界的分水坳、红花地与惠州开来的敌军刘炳粹团激战一天。后因弹药不继，主动撤退到海陆丰交界的公平、新田山区。海丰县城当天失陷。随后二三天，汕头开来两团敌军进入陆丰，陆丰城也失沦入敌手。

5月中旬，潮汕部分农军在杨石魂、李芳岐（李运昌）率领下撤来新田。经联席会议决定，海陆丰与潮汕共400余武装队伍统编为惠潮梅农工救党军，成立前委领导，以吴振民为指挥，杨石魂为党代表，于5月21日向五华发展。途中因受敌军尾追拦截，便挥师北上武汉，期与武汉革命政府会合。当部队到达湖南汝城时，获悉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乃与汝城农军汇合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8月初，因受敌军范石生部突然袭击而溃败，吴振民牺牲，一部分干部及农军折回海陆丰。

敌军三个团进入海陆丰后，纠集地方反动势力，拼凑保安

团、民团等反动武装，四出清乡，捕杀革命群众，同时派出工农会改组委员，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7月，李济深为对付张发奎，先后把他在海陆丰的三团军队调到北江，改派一个营前来接替，把镇压各区革命群众的“防务”交给保安队。

海陆丰党团领导机关及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在过去两年多都设在县城，敌人入境后第一次撤到农村，工作重心也由县、区、市镇转到农村。党、团抓紧整顿组织和交通系统，重组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并由农会、工会发表宣言，揭露敌人的反革命镇压与政治欺骗罪行。敌军三个团撤走时，正值夏收季节，海陆丰地委在此时收到粤特委发来“土地农有”的口号，于是作出坚决抗租、推动武装斗争、但不希望很快夺取县城的方针。各区、乡农会公开号召不交租，组织武装截击收租的地主，没收输送的租谷。抗租运动遍及农运基础良好的乡村，从武装截击发展到攻打区镇守敌，如袭击梅陇、高潭，攻打碣石，彼伏此起，敌人大为惊慌。农军从而控制了海丰赤石、公平、梅陇，陆丰之新田、金厢等区，成为游击活动的依托。

8月中旬，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消息传来。下旬，粤特委改组为省委，“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制定的暴动大纲等文件陆续传达，海陆丰的党和人民大为振奋，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此后，农军改称为工农讨逆军，成立了海陆丰武装暴动委员会，决定举行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

9月7日，我军攻占陆丰的大安，8日，乘胜收复陆丰县城，东江革命委员会在陆丰城宣告成立。同日，在海丰攻占青坑，公平敌军一连投诚。10日，攻克汕尾，接着进攻海丰城，守敌不支，于15日逃遁。两县收复后，整顿各级党组织，地委改为海陆丰县委，分别成立工农临时革命政府，区、乡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临时革命政府宣布没收土地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镇压反革命，扩充革命武装。当时，海陆丰县委已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需要建设根据地以作长期武装斗争，所以把缴获的重

要物资运往两县山区，重点建设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结合部的公平之黄羌、新田之激石溪、高潭之中洞一带山区为农军防地。

9月25日，敌驻惠州胡谦师派一团伙同海陆丰保安队入侵，我方主动撤出两县城，海陆丰县委迁驻黄羌。

海陆丰第二次起义，是在党以农村为工作重心，在领导农民抗租斗争中成功地积聚了革命力量的条件下发动的，所以虽然在敌军进犯时撤出两县城，但“他们的地盘只有两县城及汕尾市，各区乡完全是我们的或者大部分是我们的势力”。我方“到底还据有所有乡村，敌人全不敢向农民进攻，反而农民时常去骚扰敌人阵地，故农民勇气还是十分好”。据中共广东省委撰写的《海陆丰苏维埃》一书及反动派出版的《海陆丰赤祸记》，这正反双方的记载，皆表明9月的第二次起义进入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阶段。

撤退到山区的海陆丰县委，获悉南昌起义军于9月24日占领汕头的消息，即决定全力支援前线。10月2日，起义军指挥部派来招兵专员，要求募兵2000名。海陆丰县委马上发出号召，不到两天时间，便有700人应募出发，将到河婆，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揭阳汤坑受挫，只好折回。3日，起义军集结流沙，在周恩来主持下，指挥部决定领导人员分散转移，部队到海陆丰与农军会合。当天下午，部队在离开流沙不远的多年山遭敌截击，再次受挫，先后进入陆丰境。7日，贺龙、彭湃、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等先后到达陆丰甲子；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到达陆丰金厢，他们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下先后渡海去香港，转往全国各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起义军一部抵陆丰城时，少数不坚定军官煽动士兵向守敌投降，该部共产党员与大批战士离开队伍，在海陆丰沿海农民帮助下出港转移各地。叶挺的二十四师1300多人在董朗率领下与郑志云、张威取得联系，于7日进入农军根据地激石溪，9日，进入朝面山、中洞，受到根据地群众热烈慰劳。党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在朝面山对这

支部队进行了整编。最初称工农革命军大队，随后接南方局指示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由董朗任团长，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师部，辖两个团，董朗为师长兼第四团团长，颜昌颐为二师党代表兼第四团党代表，王备为二师参谋长。由海陆丰工农革命军中挑选成立的第五团，由刘立道任团长，张寿征任党代表。

10月下旬，统治广东的两派军阀李济深与张发奎由暗斗而发生公开冲突，省委关于利用军阀矛盾开展暴动的指示也已收到，又届十月革命纪念节即将来临之际，海陆丰县委于是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县委命令农军全面进攻，先夺取区乡，后攻占县城，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配合作战，歼敌主力。当时驻海陆丰的敌军有一团，他们企图先发制人，进攻我海丰根据地黄羌。农军及四团一排英勇反击，是役取得重大战果。接着，我军攻占海丰公平、梅陇、汕尾及陆丰新田、大安等地。敌军面临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十分惊慌，乃于11月1日凌晨向惠阳抱头鼠窜。当天，我军收复海丰县城。5日，我军收复陆丰县城，守敌败退碣石。

创建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海陆丰第三次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彭湃回到海陆丰，随后经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彭湃任书记。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丰、陆丰分别成立县委，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胜利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按农民、工人、士兵的比例，采取分配代表名额，由基层民主产生。11月13日、18日，陆丰、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召开，各开4天。代表大会设主席团、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大会充分发扬民主，逐一讨论表决提案，计有没

收分配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士兵生活，抚恤烈属；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税率；关于妇女、青年及临时禁止米谷出口等9项决议。然后投票选举产生政府委员和裁判委员会委员，宣告两县工农苏维埃政府分别成立（外地通称海陆丰苏维埃）。在彭湃领导下创立的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中共“六大”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的决议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应像海陆丰一个样子。在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前，海丰属的汕尾市苏维埃政府于11月11日成立。两县各区则先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然后召开各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成立区苏维埃政府。海丰全境，陆丰除上沙乡一隅，均属苏维埃政权管辖之下，两县共有人口70余万。

其次，实行土地革命。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于11月6日发出第九号布告，重申执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归农民的七条命令。次日，两县分别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群众大会，枪决一些反动分子，焚烧田契。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对土地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代表们第一次接触了土地问题的实际，研究了没收分配的原则和方法。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这一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实质上是土地法令，有些内容很有创见，为后来各地所借鉴；但对没收一切土地、掘尽田垆等规定也不妥当，后来在实施中得到了改正。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县建立土地革命委员会，区建立土地科，切实进行没收分配土地、发土地证等工作。至1928年2月，已没收分配之土地，海丰占80%，陆丰占40%，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第三，筹集粮款，编练武装，建设后方基地。征集了谷几千担和款几万元，储放在中洞、岩石、激石溪等地，准备长期作战的军需。在武装组织方面，县设工农革命军县团队，海丰有五六百人枪的工农革命军独立营，陆丰有三四百人枪的工农革命军三个大队；并招集志愿兵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五团；乡村农军改称赤卫军，并有很大发展，分脱产和半脱产两种；属于武装性质的少年先锋队普遍建立起来，县设总队部，接受军事训练；在

海丰青坑还有妇女粉枪团的建立。

第四，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海陆丰苏维埃的存在，英帝国主义香港当局深为不安，公然派炮舰梭巡于海陆丰沿海，实行经济封锁。同时，根据地经济建设本身亦有许多新问题。所以，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诸如统一财政，创办海陆丰劳动银行及工农贩卖合作社，保护商业、商船，与商人订立从香港运进物资的条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等等措施。虽然当时因处于战争环境，这些措施未能完善，但对如何建设根据地进行了很有益的探索。

第五，消灭残敌，讨平叛乱。胜利后，地方的反动武装，有的仍盘踞一些据点，负隅顽抗；有的则窜伏边界外，伺机反扑。在二师的配合下，1927年11月19日，攻克海丰县保安队的最后据点捷胜城；12月中旬，又先后拔除陆丰的碣石、昂塘两个堡垒。顽敌杨作梅逃上沙死守。12月下旬，陆丰退葵潭和甲子的敌人，勾结长发党，打起白旗，煽动群众，在南塘、博美作乱，更乘海丰12月28日因情报有误，特委仓促下令武装与机关撤出县城（此事史称“二八”事件）之机，侵占陆丰县城历时3天。1月下旬，窥伺于海丰西部境外黄埠的土匪蔡腾辉，在海丰反动派的勾引下，入侵鹅埠、赤石。这两次叛乱，先后在红四师和赤卫队的反击下，大部分被歼灭。

第六，正确处理涉外事件，维护革命政权尊严。帝国主义者仇视苏维埃政权，经常派军舰来沿海游弋挑衅。1927年12月27日，一艘英舰窜入汕尾港。我军立即加强戒备，准备战斗，同时封锁轮渡，断绝其联系。英舰见无隙可乘，只好请求于我。市苏维埃政府于是把外籍传教士全数送出，并再去信警告说：嗣后不要再窜犯我境，否则自有相当对待。这次涉外事件的正确处理，当时党中央刊物曾载文赞扬。

第七，壮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内教育工作。海陆丰的党过去两年就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任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更加重视

发展党员。据统计，到1928年2月，海丰已有1.8万名党员，陆丰也达6000人。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东江特委在海丰城创办了东江党校，参加校委、担任教员的有共青团中央巡视员陆定一、苏联红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朝鲜友人金秉枢、咸声、张北星、李杉等。海丰、陆丰县委也分别举办多期训练班，并出版党内刊物，海丰有《出路》、《暴动日报》，陆丰有《县委通讯》、《暴动周刊》，进行党的教育。

在内部稍安定之后，东江特委根据省委指示，乘广东两派军阀继续混战之机，为保卫和发展苏维埃政权，决定在部署守土同时，举行东江大暴动（又称年关大暴动），于1928年1月3日在海丰召开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全面动员部署。大会5日闭幕，正值广州起义失败后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在叶镛、袁裕、徐向前等率领下抵达海丰县城，这便使东江暴动增加了一支有生力量。东江特委于是重新部署了兵力。四师除留一个团在海丰外，大部分东上惠来、普宁；二师仍北进紫金、五华。彭湃率四师出发，同时将海陆丰的赤卫队组成暴动队参加作战，海丰的话剧团和宣传队组成东江特委的宣传队，随军到陆丰、普宁、惠来做政治工作。这次东江大暴动使以海陆丰为中心的红色割据扩大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阳6县许多乡村，其中惠阳、五华各建有一个区苏维埃政府，普宁、惠来在山区根据地分别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

1928年1、2月间，省委对海丰发生“二八”事件多次批评，并派杨殷等前来检查，要求按民主化、工农化的方针改组各级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海、陆丰两县县委先后于2月11日和18日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改组县委会。海丰县并于18日举行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改组县苏维埃政府为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省委借“二八”事件，否定革命知识分子作用，推行过分强调民主化、工农化的错误做法，使海丰县委的知识分子（包括书记陈舜仪）全部落进。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我国工农兵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的新型革命政权，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二师参谋长王备后来在一个报告中指出：“广州之暴动，远因亦因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尚在继续发展，故毅然举行。”“东江如惠来、普宁、紫金、五华，惠阳之高潭区，嗣后均能发展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杀戮一切反动武装者，俱因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存在，而有以实际的武力、人力、财力帮助而所得之结果。”中共广东省委1927年11月的第二十五号通告要求各地对“海陆丰土地革命的经验广为宣传，以鼓动农民勇气。”党中央1927年12月31日指示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1928年1月3日在中央决议中指出海陆丰的胜利最大，“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1月8日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又要求“军委对于工农革命军及工农武装的组织编制和扩大作战计划亦均宜根据海陆丰及广州暴动的经验有个切实而具体的讨论。这个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和方法，不仅对于广东有莫大的贡献，便对其它各省亦会发生同样的效用”。

当然，作为我党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它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或幼稚的地方。总的看来，在施政上实行了一些越过当时社会生产水平和群众思想水平的过“左”措施，军事上连续攻坚作战，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排斥知识分子；镇反方面打击面过宽。这些失误当时都有其主客观原因，它为后人留下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前赴后继，坚持武装斗争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翘然独峙，反动派无不咬牙切齿，中外反

动报刊纷纷发表其所谓海陆丰专电，极尽咀咒辱骂之能事。1928年2月，张李两派军阀战争结束，李济深的广东政权得到暂时稳定，又得到帝国主义援助，便集中兵力进攻红色区域，海陆丰首当其冲。他们以第四军十一师经揭阳攻陆丰，第五军十六师自惠州攻海丰，令海军第四舰队派四只兵舰袭击海陆丰沿海，第七军黄旭初部在紫金策应，还勾结福建海军派舰游弋近海。

1928年2月26日，余汉谋率十一师3个团，自河婆向陆丰西北进犯。29日，陆丰城被占；3月1日，海丰城失陷，两县主要圩镇也先后落入敌手。

敌军进攻过程中，我二、四师和两县赤卫队，多次发动反攻，在河田、大安、公平、海城、汕尾、后门、青草等地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圩镇，虽曾一度攻入公平、汕尾，终因兵力少，又没有集中使用，赤卫队缺乏训练，弹药不足，以致损失很大。

3月中旬，二、四师撤往惠来，曾两度攻克惠来城。下旬，东江特委领导机关也迁到惠来领导斗争。

4月初，邓彦华率十六师入侵海陆丰。敌军扶植地方反动势力，组织善后委员会，实施“抢光、烧光、杀光”、“剿抚兼施”、“以民制民”等反革命政策，造成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

广东省委为组织反攻，改变海陆丰的不利形势，于4月中旬派赵自选、张善鸣和欧荣、林甦等到海丰。此时，二、四师在惠来、普宁受挫，撤回海陆丰山区。4月下旬，成立以赵自选为首的海陆丰总指挥处，调集二、四师及两县赤卫队，秘密联系敌军十六师里面的兵运同志作内应，于5月3日进攻海丰县城，因配合有误，只取得部分成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6月，以杨望为首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暴动委员会成立，领导夏收斗争。但面临敌人严重“围剿”，夏收抗租只能在少数地区进行。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海陆丰人民和红军一道，坚持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红军在根据地迂回游

击，革命群众跟他们生死与共。6月，红四师师长叶镛不幸因病在海丰山区被俘，壮烈牺牲，徐向前接任师长。残酷的“围剿”在继续，只半年时间，党政军干部、战士和海陆丰人民已牺牲五六千人之多，其中有省委领导干部张善鸣、赵自选、欧荣，省妇运领袖欧夏民等。

海陆丰人民的革命斗争在1928年冬进入最困难时期。鉴于几个月来与东江特委的联系中断，与省委联系也常受阻，为与边界相连的紫金、惠阳党组织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由海丰县委发起，于10月6日召集陆丰、紫金、惠阳开四县县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成立中共海陆惠紫临时特委，选举陈舜仪为书记。考虑到红军二、四师只余几百人，且多数伤病，经省委同意，决定输送去香港就医，或转移各地参加革命斗争。特委为此成立专门机构，陆续输送红军出港。此后几个月时间，包括二师师长董朗、四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刘校阁等先后离开海陆丰。10月26日，省委正式批准成立特委，并通知将海陆惠紫暴动委员会改组为海陆惠紫革命委员会。1929年1月上旬，省委派陈郁到海陆丰山区参加海丰、陆丰、紫金三县党代会，传达党的全国“六大”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指出目前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斗争的策略不是进攻，而是退却，党必须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高潮到来。在“六大”方针的指引下，海陆紫党组织稳扎稳打，积极度过难关。陆丰县委实行党员职业化，曾受到省委的肯定。

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战争爆发后，桂系为蒋系所败，桂系李济深在广东的统治也为蒋系陈济棠所代替。接着发生蒋、阎、冯军阀混战，海陆丰的驻军十六师全部调走，海陆丰的反动势力顿呈薄弱，反动派非常恐慌。9月，海陆惠紫特委在省委的领导下，认识到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乃不失时机地决定建立红军。10月，在海丰朝面山正式成立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彭桂，政委黄强，下辖3个营。这个团成立不久就发展到一千多人，成为次年东江地区整编红军为十一军下属

5个团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四十九团成立后，发展游击战争，连续在海丰出击敌人。12月3日，四十九团及海陆丰各区赤卫队联合进攻海丰县城，毙伤敌人百余，震动很大。接着，我军攻克惠阳的高潭区，拔除了海丰边界一大据点。1929年春，四十九团集中全团兵力向陆丰发展，挥戈东南，又直指西北，连战皆捷，敌人处处挨打，苦于防守。

红军游击战争的胜利，使海陆丰反动派逐渐丧失对西北山区的控制力，为工农武装的割据所取代，形成了海丰、陆丰及惠阳、紫金四县边区根据地。1929年冬，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先后恢复活动。海丰的鹅埠、赤石、梅陇、公平等区，陆丰的新田、附（城）大（安）、两河（河田、河口）、南（塘）博（美）等区，以及惠阳的高潭区，紫金的龙（窝）炮（子）区，均在1930年春节前后陆续建立了区苏维埃政权，并在平原游击区先后建立秘密苏维埃政权或农民协会。一年前外逃的群众，纷纷回乡，重建家园。1930年春，海丰、陆丰两县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人数达20余万。党在根据地组织训练赤卫队，建立农民协会、雇农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党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分配土地（包括没收分配山林）；在游击区则实行抗租或减租。根据地广大农民获得土地革命成果，生活有了改善，因而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掀起了参军热潮。青年们踏着父兄的血迹，拿起刀枪，自愿到红军和赤卫队的队伍中来。5月，东江苏维埃政府在八乡山成立，接着成立东江苏维埃惠州十属特别委员会。东江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海陆丰人民和东江各地人民迎来了第二个革命高潮。

1930年夏，立三“左”倾错误影响到东江。红军面向城市，集中攻坚。7月，敌军一个补充团进驻海陆丰，向根据地进攻，部分根据地被占。10月，四十九团奉命再上大南山，屡攻强敌，并于10月29日攻打惠来县城。同年11月，南方局派邓发、李富春到大南山召开闽粤赣党代会，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束立

三“左”倾路线的错误。这次党代会成立了闽粤赣边区特委，按省委决定海陆惠紫特委合并东江特委；东江红军整编为第六军第二师，辖两个团，原四十九团为第一团。闽粤赣党代会后，又撤销东江特委，在东江地区分设西南、西北两分委。在西南分委领导下，海丰、陆丰、紫金三县边区根据地合并成立海陆紫县，在陆丰的激石溪分别召开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海陆紫县委、海陆紫苏维埃政府等机构，领导边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工作。

当时，东江最大的根据地，一为海陆紫，一为以大南山为中心的潮普惠。为了把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不被敌人从中截断，西南分委于1931年1月决定成立陆惠县，管辖陆丰东南部6个区，以及惠来县西北部分山区。同年6月，在陆丰的深坑正式成立县委、县革命委员会，领导各区委和区、乡苏维埃政府。由于陆惠所处的战略地位，红军一团、二团经常各派驻一个连在陆惠开展游击战争，几次攻打碣石、甲子、潮东，震慑敌人，保卫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后来在激烈反对敌军“围剿”海陆紫、潮普惠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以后，海陆紫和陆惠便受到较以前更为严重的破坏。5月，东江党的西南、西北分委撤销，恢复东江特委。在王明路线指导下，海陆紫和陆惠的党组织不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开展所谓肃清A 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实行逼供信，未经调查研究，轻易对人处以极刑。经过两次反复，一批海陆紫和陆惠干部、战士被错杀，其中不少是久经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当时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自动离开队伍者不少。“左”倾路线对海陆紫、陆惠及东江各个根据地都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

此时，正值广东陈济棠的反动统治趋于稳定，他们集中两师兵力于1932年3月开始，对海陆紫、陆惠、潮普惠进行“围剿”。其中一团在海丰，一团在陆丰，一团在陆惠边，联合地方反动势

力，实行“进剿”、“屯剿”、“清剿”。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红一团和赤卫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敌我力量悬殊，随着敌军在海陆紫、陆惠根据地构筑了封锁线，村庄被毁，群众被杀或被赶走，我军的活动因而十分困难。1933年春，红一团挺进紫金受挫，撤回海陆丰山区后分散坚持斗争。1934年，海陆丰边界赤卫队最后遭到失败。海陆丰人民坚持武装斗争7年，被屠杀被迫害死亡的达3万余人。但是，海陆丰人民没有被杀绝，被吓倒，党的少数基层组织仍然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目 录

综述	(1)
历史文献	(1)
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宣言	(3)
(一九二七年五月)	
救党运动宣传大纲	(6)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	(9)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工农革命军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通电	(1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	
中共广东省委复海陆丰同志电	(12)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占领海陆丰后的工作致海陆丰县委函	(13)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布告(第九号)	(15)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海陆丰第三次暴动胜利后的形势和党务工作报告	(1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节录)	(22)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会通过)	

海丰县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发刊词·····	(2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情况·····	(25)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陈舜仪：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词·····	(2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彭湃同志演说词·····	(27)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团董董朗同志演说大意·····	(30)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东江革命委员会代表刘琴西同志演说词·····	(3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海丰县委员会代表杨望同志演说词·····	(33)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代表 颜昌颐同志演说词·····	(3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东江革命委员会代表黄雍同志演说词·····	(3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农民代表莫捷流同志演说词·····	(37)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罗浮：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	(38)
——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保留东江革命委员会和海陆丰苏 维埃政策问题致广东省委信·····	(4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海陆丰十一月份的报告及省委答复·····	(51)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问题 致东江特委函·····	(52)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 问题致东江特委信·····	(54)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海陆丰军民消灭杨作梅军队 情况给省委报告·····	(57)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致 海丰县委信·····	(60)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	(6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五华农军参观团在海丰情况·····	(75)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海陆丰苏维埃·····	(76)
(一九二八年)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教育宣传科制发：过新年—— 恭喜土地革命成功·····	(141)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问题致 广东省委信·····	(143)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	
中共普宁县委的报告·····	(145)
——组织、宣传、暴动和土地革命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策问题致广东省委信(节录)·····	(153)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土地革命工 作报告·····	(155)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160)
——转录四师师委关于广暴失败后红军到海丰经过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东江农民代表大会经过情况 的报告·····	(164)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中共东江特委发展暴动的计划·····	(167)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省委的报告·····	(172)
(一九二八年一月)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	(175)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开办党校问题给省委报告·····	(180)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古宪章关于东江党校的日记摘抄·····	(184)
(一九二八年一月)	
中共紫金县委的报告·····	(186)
·——目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工作及下月工作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并转全体同志信·····	(196)
——“二八”事变与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经过给 省委报告·····	(213)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红军击败蔡廷辉军队等情况 给省委报告……………	(218)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海丰县白水磔十二乡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决定防 匪办法……………	(220)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海丰县农民协会布告 (第二号) ……	(222)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布告……………	(223)
(一九二八年一月)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节录) ……	(224)
——海陆丰苏维埃和军事组织与策略 (一九二八年一月底)	
谭国非关于东江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谈话……………	(230)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紧要通告……………	(234)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绮园：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	(235)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布告 (第□号) ……	(241)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242)
——二月八日至十八日暴动的状况和趋势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令 (第四号) ……	(246)
——令第六区苏维埃政府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附：海陆丰劳动银行发行条例……………	(246)

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布告（第四号）	（248）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附：征兵条例	（248）
慰劳红军周宣传要点	（250）
（一九二八年二月）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节录）	（252）
——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策略，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保卫海陆丰苏维埃的策略给 省委报告	（256）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大安公平汕尾之战给省委报告	（261）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	
克欧：东江暴动中英勇的红军	（266）
（一九二八年三月）	
巡视员给中央的报告	（268）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党务、军事、土地分配的情况	
（一九二八年四月）	
海陆丰二月至四月半白色恐怖情形	（281）
（一九二八年四月）	
海陆丰苏维埃的妇女革命工作	（283）
（一九二八年）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285）
——惠、潮、普三县暴动失败的经过及今后计划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王备：关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后及其 影响的报告	（291）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敌人状况和党各时期策略等
给省委报告…………… (307)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
-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经过给
省委报告…………… (331)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 中共陆丰县委关于二月至六月的斗争情况给省
委报告…………… (336)
(一九二八年)
- 中共海陆惠紫四县县委关于成立临时特委给省
委报告…………… (354)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 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惠紫四县特委、海丰县委
信(第一号)…………… (358)
——关于暴动政策之重新估量、党的目前工作
以及组织整顿发展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 滚舞：海丰农民暴动与地主政府高压的概况…………… (368)
(一九二八年)
-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关于四县情况等给省委报告…………… (380)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
- 陆更夫关于海丰的红军出港事致中央信…………… (393)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工作问题致海陆紫特委
信(指字第一号)…………… (395)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海陆丰红军出境问题给中央
报告(普字第六号)(节录)…………… (402)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

- 海陆惠紫四县暴委关于政治形势和工作情况给省委报告…………… (403)
-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许冰：海陆丰赤色新年的回忆…………… (410)
- (一九二九年一月)
- 郁：参加海陆紫代表大会的感想…………… (412)
- (一九二九年二月)
- 中共海陆紫特委关于过去工作的错误和目前工作情况给省委报告…………… (414)
- (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
- 亚陈：国民党在海陆丰的清乡办法…………… (419)
- (一九二九年)
- 中共海陆紫特委关于最近工作状况给省委报告(第一号)…………… (421)
-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
- 中共陆丰县委关于政治与工作情形的报告…………… (433)
-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关于最近形势和特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给省委报告(第三号)…………… (438)
-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 瞿秋白：纪念彭湃同志…………… (447)
- (一九二九年九月)
-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关于最近工作和党组织情况给省委报告(第二十一号)(节录)…………… (452)
-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六日)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团概况…………… (464)
-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
- 思彭：复活后的海陆丰(东江通讯)…………… (466)
- 一年来群众斗争的概述
- (一九三〇年一月)

- 海陆惠紫革命委员会通告（第十号）……………（468）
——统一经济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 广东省东江苏维埃惠州十属特别委员会代表报告……………（471）
（一九三〇年九月七日）
附：红军报告……………（488）
- 海陆紫县委通知（第二号）……………（492）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 团东江特委关于海陆紫情形与目前工作报告……………（495）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 海陆紫县委关于苏区和非苏区工作报告……………（500）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
- 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布告……………（510）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
-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工作情况给省委
报告（节录）……………（511）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 中共东江特委给陆惠县委的信（新编第八号）……………（514）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
- 南博特区苏维埃政府募捐信……………（517）
（一九三二年）
- 国声：海陆紫苏区通讯（一）……………（518）
（一九三二年八月）
- 国声：海陆紫苏区通讯（二）……………（523）
——关于占据新田圩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八月）
- 新田警卫队起义士兵欧杰在海丰群众欢迎大会
上的讲话……………（525）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中共两广省委关于各项工作布置致海陆紫县委信……	(527)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节录) ……………	(532)
——海陆紫、陆惠斗争情况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周大林陈云山为寻中央报告工作事致厦门市委	
福建省委信……………	(535)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	
回忆录 ……………	(537)
历史的回顾(节选) ……………徐向前	(539)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陆定一	(547)
难忘的日子……………黄秀文	(554)
——记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同志到陆丰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海陆丰……………刘立道	(562)
海丰县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对外交涉事件……………林务农	(568)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勤工作的一些情况……………陈云山	(570)
战斗在三次起义前线的新田农军……………叶石养、叶仰	(573)
苏维埃旗帜下的金厢区……………黄秀文	(579)
海陆丰工农政府成立前后妇女运动的回忆……………苏惠	(584)
南丰布厂女工的自述……………杨素琴	(588)
海陆丰的生死斗争……………(朝鲜)金山	(592)
红军四十九团威震陆丰……………高雁书	(603)
在海陆惠紫边区坚持斗争的回顾……………陈士民	(608)
附录 ……………	(613)
一、人物简介	
彭 湃(615) 张善铭(615) 郑志云(616) 董 朗(617)	
颜昌颐(617) 叶 镛(618) 袁 裕(618) 徐向前(619)	

陈舜仪 (620) 林道文 (620) 杨其珊 (621) 杨望 (621)
范照南 (622) 张威 (623) 黄依依 (623) 林铁史 (624)
黄悦成 (625) 庄梦祥 (625) 彭桂 (626) 黄强 (626)
林覃吉 (627)

大事记..... (628)

参考资料 (选自敌方档案、报刊) (647)

海陆丰赤祸记 (节录) (649)

十一师克复海陆丰详情..... (682)

二十六师东江歼共记..... (684)

我军克复惠来..... (686)

共匪余孽再犯海丰..... (688)

历史文献

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并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或军事领袖达到某种地位的工具。各阶级革命的民众站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受国民党的指挥，实际参加国民革命，无非为解除自身的痛苦，以及谋全民族的解放。我们革命势力已经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以北，军事进展非常之快，可是却变成了个人专政军事独裁。现在蒋介石、李济琛等，竟公然反叛了，他们利用国民党做工具，达到军事优越的地位，竟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背党叛国，出卖国民革命，与北方残余军阀张作霖妥协，并且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孙总理所定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捕戮本党中最革命的左派及共产分子、青年学生，封闭工农会，屠杀革命民众，丧心病狂，残忍酷毒，莫此为甚。此等中途变节，反革命的叛贼，我们革命民众誓必将其打倒。

召集人民会议，组织人民政府，是革命人民的呼声，也是国民党的政纲。海丰的革命民众，为挽救国民党政治生命的危机，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肃清反动势力，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以期实现国民党的政纲，〔已〕用革命的手段驱逐了反革命的县长张治平，推举委员成立临时县人民政府，预备召集县民会议，组织正式的人民政府。这是革命民众接受政权的先声，在革命史上很有光荣的一页。本政府委员受党与人民的付托，誓必一心一德，竭智尽忠，遵守党纲，服从主义，拥护武汉中央党政

府，实现下列最低限度政纲。

第一，取消苛捐杂税。苛捐杂税，病商害民，久为人民所深恶。取消苛捐杂税的口号，我们革命民众旧经提出，且为本党决定的政纲。以前因为我们革命民众未曾取得政权，以故未能实现。现在政权既归我们民众，本政府自当分别提出来宣布取消。

第二，对反革命实行革命的制裁。反革命派是要摧残民众、牺牲民众的利益的，是革命民众的敌人。革命与反革命势不能妥协。举凡贪官污吏、买办阶级、劣绅土豪、勾结军阀甘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仇视我们革命民众的，都是反革命派，本政府定必实行革命的制裁，将他一律肃清。

第三，救济粮食。本县因去年早冬两季歉收，米谷缺乏，价值高涨，一般贫民皆有饥色。当此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粮食，实为目前最紧要的一件事，本政府当必用迅速的方法筹集钜款，购运多量米粮，救济全县民众，以防米荒。

第四，豁免追征旧粮，预征钱粮，及取消契税抵纳券。追征旧粮，预征钱粮，及发行契税纳券，是军阀贪官污吏之所为，本党政纲对于预征钱粮，在禁止之列。本县□□年以来，农村破产；商场凋故，金融枯竭，人民陷于极困苦的地位，断不究再事敲剥。以前的反动县长张治平，奉行蒋中正、李济琛等违反革命民众利益的命令，追征旧粮，预征钱粮，发行契税抵纳券，重重敲剥，至堪痛恨。本政府为革命民众的政府，自当为全县民众解除痛苦，实行豁免追征旧粮，预征钱粮，及取消契税抵纳券，以苏民困。

第五，实行中央与各省区联席会议政纲。去年中央与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政纲，凡关于农民、工人、商人、妇女、教育，最低限度政纲，本政府均当分别次第推行。此外为增加雇农工资，改良待遇，保障佃农有永远使用土地权，开办农民银行，以低利借给农民，保障工人职业，改善工人生活，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反革命的一切土地财产，一切地方公款拨归乡民会议。武装

的工人农民，得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薪金，减收学费。维持治安，保护商场。实行乡村自治，开辟道路，剿除土匪等项，本政府均当切实执行，以副我革命民众的希望。

以上所举，仅具纲要，其他应兴应革的事尚多，本政府当必努力以赴。政府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以人民之意志为意志。本党治之精神，依革命之方略，始终贯彻，罔放或渝。谨此宣言。

委员：吴振民、吕舜阶、郑志云、李谷珍、
林铁史、陈子歧、杨其珊、陈舜仪、
彭助、郑沛霖、卓鲁香

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 □ 日

(原件藏海丰红宫纪念馆)

救党运动宣传大纲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 ①

(一) 救党运动发生的原因

这次救党运动的斗争有下列四种原因：

一、因为反动的右派军事领袖——蒋介石等，受帝国主义的威迫利诱，及军阀的让步，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谋妥协，以断送中国革命；

二、因为革命队伍中有许多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等，或其代表者，以及投机分子潜入在内捣乱，希图破坏中国革命；

三、因为反动的右派领袖——蒋介石、李济琛等，看见中国革命高潮的结果，革命民众势力、特别是工农势力的发展，恐政权属于民众所有，与其本身利益冲突，于是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的工会农会，均被武力解散或封闭，且捕拿或枪毙工农领袖与一切革命分子，同时禁止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

四、因为蒋介石、李济琛等反革命派，背叛中央党□□□命令，私擅组织南京伪中央党政府来实行个人独裁的封建制度。

(二) 斗争经过及现状

以上四种行动，均是危害整个的国民革命，所以党忠实领袖及革命□□□，为着拯救这个危机，为着巩固党的威权，为着不踏辛亥革命的覆辙起见，便不能不大呼救党运动，去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武汉中央党政府，为实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所决定的：统一指挥机关，统一外交，统一财政，统一革命势力四大条政策起见，便不姑息的开除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李济琛等党籍，并免除本兼各职，出兵讨伐。因此反动的李济琛便于四月十〔五〕日在广州惠潮梅及西北江等地大肆屠杀革命民众，解散或封闭与改组革命民众的工农团体。幸我们海陆丰的革命〔党〕员及革命民众得接中央政府密电后，即于四月卅日发动，〔已〕将一切反革命分子肃清。现在海陆丰两县的政权，均由革命民众相继接收，所有捕获之反革命分子，均待革命民众的裁判。此时不但海陆丰反革命分子均告肃清，即在两广的反动派，也已穷途末日了。在北江一带，已由中央派兵会同当地革命民众占领了韶关、英德以下，迫近广州；西江三水已由革命民众所占，断绝了广西反动派来帮助，且广西军事首领俞作柏已通电拥护武汉党政府，并声讨广西反动领袖黄绍雄；在中路各县，农民也一致奋起，向反动派进攻；在惠潮梅各县又相继发动，成为包围广州的形势。反动派内部又日益分裂，如李济琛、曾养甫、陈孚木等，因利益不能均沾而辞职，便是非常明显了。在这种形势之下，反动派的命运，便不待时日可告肃清了。

（三）此次斗争的意义

这次斗争并不是如一般右派及反革命分子所说什么“排除异己”、“攻击个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的荒谬绝伦。很明显的意义是：一、为打倒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奉、鲁军阀谋妥协以断丧中国革命的反革命派而斗争；二、为民主政治实现与半封建势力的斗争；三、为拥护提高党的威权，拥护武汉中央党政府去打倒背叛中央党政府的右派而斗争。

（四）民众应有的责任及工作

这个运动不仅是国民党的生死关头，并且〔是〕中国革命前途的生死关头。凡是热血的革命分子及革命民众，必须为党为国去一致踊跃参加此种斗争。现在海陆丰的革命民众，已把反革

命派肃清。并接收两县的政权。今后海陆丰民众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起来了。我们应除使一般民众明白此次斗争的意义外，更须积极的做下列五种重要工作：一、巩固现在的县人民政府，并帮助各地革命民众，去肃清一切反革命派；二、自动召集乡民会议、区民会议、县民会议；三、要求县人民政府即刻废除苛捐杂税；四、实行去年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最近政纲；五、实行没收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财产来建设农民银行。

(五) 我们的口号：

1. 拥护武汉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一切决议案！
2. 打倒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李济琛！
3. 拥护并巩固县人民政府！
4. 召集乡民会议、区民会议、县民会议！
5. 废除苛捐杂税！
6. 没收反革命派的财产！
7. 建设农民银行！
8. 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到底！
9. 拥护总理三大政策到底！
10. 肃清一切反动派！

海陆丰各界人民救党运动大同盟宣传委员会印发
五月三日

(原件藏海丰红宫纪念馆)

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

(一九二七年十月) ①

海陆丰县委：

□□②同志来，口头报告数月来海陆丰工作经过，省委对各同志勇敢的奋斗，认为满意。但工作仍有不少的缺点，特决议下列的指示：

(1) 海陆丰的工作，应防止变成单纯军事行动的倾向。我们的运动，应注意在乡村中即刻实行没收土地，大杀土豪劣绅，而且我们要领导农民能长期斗争，亦应使他们为着更切己的利益，在他们自己的乡村里切实动作起来。譬如过去攻打海丰城时，农民有四乡里解决反动武装及土地的要求，证明我们领导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愿意的。同时这个办法也是切实的正当的。我们不要只顾着打县城，而反忽略了乡村中斗争。但这不是说海丰陆丰城便一定不可攻。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攻打海陆丰县城，亦无非为杀豪绅地主，抢些粮食，筹些款子，解决敌人多少武装。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夺取之后巩固县城政权到几年。我们这样告诉同志及群众，才不至将来在我们得而复失之时，群众因失败而灰心失望。

(2) 我们党的组织与宣传必要更加扩大。你们在海陆丰这几月斗争中，党员仍不过四千余人，党内宣传仍未充分注意，以后务须极力在农民群众中，吸收勇敢的分子完全介绍入党。能公开的地方，可以召集大会公开宣传党的政策与主义，使“拥护共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

产党”的口号在每一个农民群众中喊出来。并公开征收同志。审查其可加入者尽量介绍加入，替他们写入党表，应向工农群众开门。不应有不必要的苛求条件。至于叶、贺失败之原因教训及其出路，土地革命问题等均须很普遍的宣传到农民群众中，多出刊物标语、口号、传单、画报等，及多开群众大会加紧煽动和宣传工作。

(3) 目前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军队活动的范围，指定是海陆丰、普宁、紫金、五华一带，应注意与第一师联络，但不可企图即与第一师联合在一块，而退到闽粤的边界上。反忽略了上述各地的工作。

(4) 县委、区委、支部，必须健全，能起作用，有可能〔开〕大会的地方，可召集党员大会，讨论政治及党的新政策等问题，尽可能实现党的民主化，县委区委均可能使他们选举。我们必须使每个党员都有很明确的政治观念，才能领导群众斗争。

(5) 东江革命委员会决定取消。第二师成立特别委员会为公开领导机关。特委直接受省委指挥，各县委应与之发生密切关系。各县农军归各地县委指挥。在军队农军中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6) 东江特委即取消。海陆丰分设县委。另由省委指派△△△^①为惠属巡视员。县委名单由各区负责同志会议选举，或由前县委决定，报告省委批准。△△△^②同志调任省委组织部。

(7) 惠阳县委由海陆丰县委酌派一妥当同志随同巡视员△△△^③去理惠阳党务。

(8) 兹送上《红旗》、《布尔塞维克》，望设法翻印发散到群众中去。

省 委

十月四^④日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政治通讯》第十五期)

①②③ 均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从文件内容看，4日应为14日。

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工农 革命军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通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广东省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各省农民协会，全国革命兵士们，及各革命团体，各报馆公鉴：自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以来，国民党已成为屠杀工农压迫群众之反动政党，各派军阀玩弄之工具，青天白日之旗帜，亦已成为白色恐慌之象征，中国之垂成之革命，遂断送于反动国民党之手，各地工农惨遭屠杀者，不可以数计，广东工农受祸尤剧，本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之指挥，与工农群众之委托，率领东江工农，艰苦奋斗数月，曾两占海陆丰县城，杀戮地主豪绅，义无姑纵，现本委员会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即日进驻海陆丰紫金各县，实行宣布没收土地，铲除杀戮地主豪绅，财产均行没收，归本委员会管理，分配给佃农、无地农民、兵士及被难者家属，与一切贫民，并即日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政权，一切设施，均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望各地工农群众，一切兴起暴动，夺取政权，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至禱。特此电闻。东江革命委员会叩江〔三日〕印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红旗》第六期)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中共广东省委复海陆丰同志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①

东江革命委员会、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诸同志公鉴：

来电敬悉。赖诸同志之努力，使本党旗帜飞扬于海陆丰、紫金县境，数十万穷苦农民同志闻风兴起为铲除豪绅地主奋斗，本委员会甚为嘉慰。望更积极扩大土地革命之宣传，尽力搜杀反动分子，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并助五华、普宁、潮阳一带奋斗之农友，根本覆灭地主阶级之势力，且进而摇动推翻东江反动军阀之政权，以促成全省农工之大暴动。革命前途幸甚。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叩！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红旗》第六期)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占领 海陆丰后的工作致海陆丰县委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①

海陆丰县委：

接到你们占领海、陆丰的报告，省委有下列严重之指示：

1. 你们这次占领海丰，并不是农民群众暴动之夺取，而是敌人闻风先逃，我们乘机而入。因此你们必须知道，不可因占领海丰而喜，应该切实的使各区乡农民群众自己动手，没收土地财产，不特不可依赖二十四师，且不可完全依赖农军，不可完全以二十四师去杀豪绅地主，必当以农民为主力去干，二十四师只是一种副力——当然要尽力帮助农民。

只有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杀土劣地主，没收土地，才是真正胜利。不然海丰之占据是枉然的。

2. 海丰既克，我们不只空空洞洞宣布没收土地，杀几个反动派，依样画葫芦，便算了事。并须切切实实根据《省委通讯》第二期“农民运动纲领”所指示的去做。一方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乡区即以当地之农民协会接收政权，实行分配土地，继续屠杀豪绅地主至净绝根株而止。一方面深入到乡区里，将地主之红白契、债券及一切农民与地主间之条约，完全拿出来当众烧毁。不可稍事姑纵！

3. 现在我们不要单提出“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姑纵小地主，实际上小地主土地不没收，是根本妨碍我们土地革命之进

① 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和有关文件判定的。

行。我们不特可没收他们土地，并且要准农民去杀戮他们，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陆丰反动势力，尤应努力铲除，树立强固革命基础。

4. 利用占海丰城之机会，尽量公开党的宣传，将农民群众中之勇敢分子吸收入党。同时，对土地革命、工农政权及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的口号，必须普遍，不可有含含糊糊的面目。传单、标语、口号、图画，愈多愈好，《红旗》、《布尔塞维克》，均盼多多翻印。

5. 详细具体办法，可与△△^①同志协商一切执行。

6. 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收，或勒令筹款，不必过于顾虑。当铺没收后之农民物件，不必拘于五成要农民赎，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省 委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政治通讯》第十五期）

① 原文如此。

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布告（第九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照得土地乃天然之物，原为大众所共有，万恶地主占为私有，而反革命之政府又从而保护之，以致大多数之农民失去土地，无法生活，不得不〔当〕地主之奴隶牛马。本政府解放农民痛苦，执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皆归农民，早已布告周知。近查少数地主□□玩法，向各乡农民取租谷，殊属不法已极。兹特重申□令如下：

- 一、凡田主有向农民收租者枪决；
- 二、有勾结田主私还租谷，破坏大局者枪决；
- 三、凡私藏土地契约者，应缴交本政府，否则枪决；
- 四、取消一切债务，如有债主向工农讨债者枪决；
- 五、为地主作工役向工农勒租债者枪决；
- 六、窝藏地主土地契约者枪决；
- 七、如已先向农民勒取租谷者，应一律即刻缴出，否则枪决。

主席团：杨其珊 陈舜仪

林道文 陈子歧

杨 望 郑志云 林铁史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原件藏海丰红宫纪念馆）

关于海陆丰第三次暴动 胜利后的形势和党务工作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 ①

中共海陆丰县委②

南方局、省委：

一、两日前曾付一函，谅可收到。现善鸣兄犹未到此，彭湃兄昨日往陆丰。

二、炮弹起卸：

我们为要组织东江工农革命军，曾请兄设法借给此处炮弹（枪一千，弹越多越好），并派二十人以上的军事工作同志来此训练，详情前函已述。现不特东江为组织工农革命军切要需要枪弹，即第〔四〕团枪弹之补充，亦十分急切，故要求省委赶快设法供给，关于枪弹运来起卸方面，前函曾指定两个地点：（一）汕尾，假如此地被敌人占据时。（二）地点是鲘门。但鲘门一带海面，时有海盗往来，其力量并不多，普通最多只有数十杆枪。如省委运枪弹来时，准备二十人和海盗打战（最好军事工作同志同来），则一定无被劫掠之危险。并且运来的枪枝须先一束一束的缚妥。一到鲘门，我们即可很快的挑运起来。

三、敌人状况：

自海陆丰县先后被农军克复后，几百保安队民团都逃往陆丰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原件未署名，标题为《海陆丰报告（一）》。从本文内容看，似为中共海陆丰县委的报告。

东南部碣石、南塘等处，与陈济棠部属张士贵团联络。惟张团匆匆向普宁方面逃窜，昨日已到鲤湖。现海陆丰全无驻防敌军，只有碣石戴可雄、陈子和民团二百余人，河田、河口杨作梅民团二、三百人，及海丰捷胜保安队百人而已。

昨晚有一同志从汕头由陆路回来报告：汕头现仅有陈济棠部两团人，甚恐慌。普宁、惠来一带无兵，普宁农民有一、二区暴动计与地主土劣奋斗。潮安有叶、贺溃散手枪队约百人，与汕党已发生关系，该队未在那地做破坏交通及抢劫等工作。

四、我们数日来的工作：

我们一方面用海丰各区的农军继续铲除未净尽的乡村土劣地主，一方面即以第四团开往陆丰帮助金厢、碣石等处农民围攻碣石及甲子、博美，帮助河田、河口、新田农军进攻河口及河田之杨作梅。我们进攻这些地方，仍以暴动向他们打战，然后即开第四团部队前往帮助。海丰捷胜民团百余，今已被农军围在城内，不敢出来打战。农军即以快枪射击他们以花费其子弹，一方面将其可以向海面逃跑的船只通通扣留，务使其无路可跑而完全缴枪。现虽然仍没有攻下，但我们乘这机会，大行屠杀一切捷胜城外乡村间的土劣地主。碣石、金厢等处农民，也将于今天暴动（至迟明天），围攻碣石。驻陆城之第四团，将于他们开战后即调往协助。碣石民团有“正正〔规〕军队来，则我们投降；农军来，则我们死与抗”的消息。然我们决定假如第四团先派碣石，则先将民团〔缴〕械逆党罚款，放进农军；或没收其财产，并大杀碣石土劣反动派，焚其屋宇。至海陆丰其他各乡、区，仍继续其红色恐怖。两三日来，杀反动派数十人，焚屋至少数十间的，财产没收也有。县委但未得详细统计。

五、财政方面：

东委在暴动将发时，决定海陆丰（紫金）可足四万余元送东委。这种款项，是由没收反动派财产及富户而来的（以当铺及稍有反动的商店为多，地主土劣的财产可没收的很少），现在海陆

两县解来东委的金子和现银共有二万余元。每三、四天至少又有一万元之解来。

六、政治方面：

苏维埃政府已筹备组织了，东委限海陆各县于五天内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产生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大概如下：1.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人数定三百人，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百分之三十，兵士百分之十。工农兵的代表是由全县各职业团体及兵营所选出，代表人数之多寡系分配于各区、乡产生出来。2.区政府即是区农民协会，其组织法及选举等都照农民协会办法。3.市苏维埃代表会（海陆县城两县〔个〕；汕尾一个），人数一百五十人，成份是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农民百分之三十，驻防兵士百分之十（这些农民是指离城市五里以内者）。4.乡政府即是乡农协，我们为要使农民在实际上得到乡村的政权，管理乡村的政权，所以，关于一切政治财政、军事、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使乡政府执行，使其实现出来。

七、招兵及征收粮食问题：

我们以为东江确有组织工农革命军的必要，故一面请求省委设法供给枪弹及军事人才，一方面征收粮食及招募。我们对于征收粮食，不是为要留待将来组织东江工农革命军用，起初为的是接济第四团的伙食，预备反动势力一到，第四团退守上山时的粮食。此次征收粮食额数：海陆丰及紫金三县共三千余担，海丰千五百石、陆丰一千担、紫金五百石、惠阳三百担，东江革命委员会之下以至各县区乡，均设征收粮食委员会，委员多为进步正式农民。征收标准是：佃户以免租所得的一部分（即从前向地主所纳租额之一部分），以及有十亩田地以上之自耕农，此种额数之分配，于各区乡农民负担一石米左右，征收当无困难问题也。东江工农革命军现已开始招募，先在海陆丰两县招一千名（海丰六百、陆丰四百），凡携枪来报名者则特别优待，或由东江革命委员会将其收买，如不愿意者，退伍后该枪由农民自己携回。在伍时

期，一切装备费用，革命委员会负担，以上两种携枪来报名者，皆给与相当奖金，入伍时期定一年。现海陆两县已设立招募处，各区设立分处，来报命〔名〕继续不断，欲招足一千人是很容易的。但现在因为没有枪弹及军事人才可训练，故所招募之兵，不能集中来训练，我们决定先将额数招足，每人发二毫钱，暂时给他回家，准备于枪弹及军事人才一到，便可马上集中起来训练成军。

八、第四团状况：

自我们克服海陆丰后，第四团即开到陆丰帮助农民铲除土劣，昨天到陆丰率领乡协同农民围捕地主土劣，今天至迟明天，即开往碣石、金厢等处帮助围攻碣石的保安队民团，同时因我们克复海陆丰，筹得款项，已发二千元给第四团发饷（兵士每人一元，官长三、四、五元不等），每人都有一套新军衣，毡亦收买得数百张，士兵精神比前大好，惟后伤兵有三百人左右，药品既不够，而医生何妨同志又私自跑了，现在两个没甚能力的医生真糟糕也。

九、东江各县党务及其他状况：

●紫金县自东委派陈振韬同志去工作后，工作比前进步，新同志已增加三分之一（从前只有十九人），工作亦紧张一点，各同志均有工作做。紫金的青溪、炮仔、高潭等处农民都准备起来抗租，并召集同志短期训练班，组织农民考察团来海丰参观。

五华农军虽时常与土劣及逆军打战，但其性质纯属个人部队，不及〔去〕到处鼓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尽量铲除乡村土劣工作。五华同志只注意一部分农军的打战问题，并没有注意到大多数的乡村间的农民暴动，内部缺乏组织及教育训练工作。

惠州地委甚不健全，见解尤错误。前日来函曾谓：“现李、张已冲突，我们最好待其两败俱伤时而缴其枪”，他的意思大有等待机会才来暴动的错误。其实不但这种见解完全错误，而且事实上绝对做不到。前日已令其应乘此李、张冲突时期尽量煽动农

民暴动(不向惠州城进发)，并与海丰赤石打通，发生密切关系。

惠来因党没有基础，并无什么工作，现此地已派黄符同志前往主持。

总之，东江各县除海陆丰（陆丰各级同志仍能十分坚决积极领导农民）外，都有党部不健全、缺乏干部工作同志的现象，五华并来此处要求派得力同志前往主持党务，但此地实无人可派去。省委若承认东江农民暴动是中国革命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则应速派许多得力同志到紫金、五华、惠州、普宁、惠来以及其他各县主持工作。

十、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情况：

东江各县除海陆丰外，都未能召集民众大会。海丰县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颇为热烈，会场一切装饰都用红色，一切旗帜都用国际旗，并有第四团之军乐队参加，赴会民众约有六千余人。是日在开会前枪决八、九个反动派，割首剖胸者有之，露尸于街衢马路上。并在会场焚毁许多田契，民众颇为热烈。陆丰县此日只有第四团参加，农民到会者仅百数十人，其余各区，想亦无热烈的民众大会。这是陆丰党部不健全和事前未曾充分准备之故也。海陆丰纪念大会并有电致中国共产党、中华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该电兹抄上，希为设法转寄。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革命委员会、中国各报馆转全国工农群众钧鉴：自国民党背叛革命以来，极力压迫摧残工农群众，然而我们革命热情，绝不因此而低落，反而增高万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向着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奋斗。半年以来，我们海陆丰工农群众，与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绝未有一日之停止。现在已以我们工农自己的力量驱逐一切反动的武装，克复海陆丰两县，根本铲除土劣地主，实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接受一切政权矣。当兹十月革命纪念之日，

我们海陆丰数十万武装赴会之工农群众，一致高呼：

十月革命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革命委员会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工农群众解放万岁！

海陆丰民众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十周年大会

叩阳〔七日〕印

致共产国际电：

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

（文与前同）……一致高呼：

十月革命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工农群众解放万岁！

（衔同上）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政治通讯》第十五期）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常委会通过)

(一) 目前的政治任务

广东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因为工农在各地暴动日益动摇广西派的统治政权，于是广东实力派张发奎、黄琪翔、薛岳等便挂着左派的头衔想乘机推翻李济琛、黄绍竑以骗得革命群众的同情。其实这一个企图已经事实证明其为空想。……中央很肯定地指出，广东实力派若果掌握了全广东完全的统治权，则其对工农的屠杀压迫决不亚于黄、李时代。广东工农群众尤其是本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若有丝毫依赖张、黄等实力恢复工会、农会的心理，或不知不觉中犯了赞助此次政变的毛病，其影响都是发展机会主义遗毒和阻碍工农暴动的进行。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为达此目的，中央更提议下列具体办法，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执行。

……海陆丰之工农革命军应号召群众尽量扩充志愿兵额，利用陈济棠、黄琪翔军队在东江战争，或因陈、黄军队集中，东江空虚，作进攻惠州扑取广州之计划。但此项计划实施时必须使工农革命军沿途号召农民杀死豪绅、分配土地、以扩大土地革命。

(二) 宣传教育方面

甲、把此次中央决议案切实训练同志，务使根本扫除旧有机
会主义军事投机倾向，并确实其新的观念。

乙、广大的普〔遍〕的宣传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以煽动
工农群众起来实现土地革命及夺取政权。

丙、反帝、反军阀、反汪、反国民党的宣传要深入群众，要
揭破汪及国民党的假伪的反帝运动。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 会会场特刊发刊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天，是海丰——也许是中国空前未有的代表大会，是海丰的工农群众感觉了自身的痛苦，为求自身的解放，武装起来向黑暗势力——封建阶级斗争得来的结果。这是异常有价值，异常光荣伟大的一个代表大会。

我们对于这个大会，实抱有无限的快慰！同时并觉得在海丰现时的环境里，这个大会的使命，实是异常重大：此后要怎样去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怎样去消灭封建势力，怎样谋彻底的解放，这个大会负有重大责任的。所以我们特发表这个会场特刊。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一号)

海丰全县工农兵 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昨晚九时半在会场开预备会议，出席代表约三百人，公推林彬主席。梁秉刚报告筹备经过情形。通过主席团杨望、古逢江、刘藏、曾添、林礼翰、余美成、王怀栋、钟清、江中直、陈腾蛟、陈舜仪、叶禄、何怜方十三人。通过秘书长梁秉刚。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陈舜仪、陈三虎、陈朝波、洪庆吉、曾添、唐水娘、杨望七人。通过会场规则十三条。通过议事日程，及临时提案三则。在后为利便指挥起见，特组织代表团选出古逢江、曾添、林礼翰三人为农民代表团干事，江中直、叶禄、陈舜仪三人为工人代表团干事，王怀栋、钟清、王朔三人为兵士代表团干事。至十一时许始闭会，情形颇佳。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一号)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陈舜仪

今天海丰的工人、农民、兵士们，热热烈烈开代表大会的日子。这个代表大会，第一次在俄国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在我们小莫斯科的海丰举行。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开这个会呢？因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已经受了万恶的军阀——自张、吴、孙、陈以至蒋介石、李济琛、张发奎等压迫很苦，故此开这个会来联合我们被压迫的同志们起来革命。这种革命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军阀将近打倒，但是军阀打倒之后，还有许多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大地主资本家，这班人都是天天压迫我们的；这班人都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的敌人，我们应当如何去铲除他。我想非将土豪劣绅大地主资本家杀得净尽，将田地收归农有不可。所以我们现在高呼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海丰的反革命派虽然将近肃清，其他各县的反革命派还未肃清，海丰肃清之后，我们还应当帮助其他各县去肃清反革命派，使全广东全中国全世界都是我们亲爱的革命同志，然后我们的革命才能够成功。所以今天开这个代表大会，就是要团结我们工人、农民、兵士的力量，去杀尽我们的敌人土豪劣绅大地主，建设苏维埃政府，完成世界革命，达到我们真正解放的目的！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一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代表彭湃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位亲爱的工人同志、农民同志、兵士同志：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十六年了，在这十六年当中，完全是国民党起来领导的。他们的口号有：“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谋工农群众利益”。所以，我革命的工农群众，在他指导底下，已经作了极大的牺牲。如广东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时候，我工农群众牺牲了无数头颅，才能够把杨、刘赶走。前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也靠着我工农群众的力量，得以打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这个时候，我们便起来要求减租加薪种种运动，结果，这个要求，反被他们指为叛变，同时并说是共产党作乱，因此他就来打倒中国的共产党，这简直就是要杀我工人农民罢了！在湖北被他杀了万余人，在湖南、江西、广东也给他杀了数万人。到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假面具，已揭出来了，我工人、农民、兵士也觉悟起来了，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国民党怎样残杀我工农群众，在远的地方可不必说，我们在海丰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指使民团保安队屠杀革命群众，烧屋抢产，种种行为，实已露出他反革命的真面目。故此，我们就应当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要能够免受一切痛苦，更要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因为土地革命，是共产党目前的第一件要紧的工作。我们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了，所以我们

连一点田没有。他要永久的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垵。共产党对此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我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垵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地主资本家打倒后，同时并把一切的工厂归还工人。至于兵士呢？也有很大的利益，因为从前去当兵到年纪老了，被长官赶出来，回到家里没有工做，就要白白去饿死；现在我们夺回土地以后，就可把土地分给退伍的兵士，及其家属，使兵士可以在家里享福。故此兵士尽可去打仗，可无后顾之忧。

现在共产党已命令其党员，于最短时间，应合同工农兵去打倒一切反动政府，杀尽土豪劣绅，去焚烧契约，并怎样的去铲掉田垵，而且现在不是单单要海丰的革命成功，还要使全广东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成功！

最后一句话，现在中国反革命派，时时刻刻还想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起来反攻！

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

我们的口号是：

工农兵团结起来！

打倒大地主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

解除反动武装！

一切武装交还工农兵！

一切政权交还工农兵！

土地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
特刊》第二号)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第四团团董朗同志演说大意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要晓得过去的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现在应该把他拿到工农兵手里来！回归〔顾〕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政权，来压迫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他们政权一日存在，我们的痛苦即一日不能解除！所以现在应向他们反攻。但是反攻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地主……等。所以我谨希望工农兵各位同志，联合起来，扩大起来，彻底去实行土地革命！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东江革命委员会 代表刘琴西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位同志们！今天大家热热烈烈来开这个代表大会，兄弟代表东江革命委员会来参加，是非常欢喜的，同时还要代表东江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受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东江革命委员会做□□□□共产党做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出来做土地革命，并不是单单〔的〕领导东江的工人、农民、兵士做土地革命，是要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兵士起来做土地革命，使全世界的土地革命完全成功。头先澎湃同志已经说过，自从辛亥革命至今已经十六年，在这十六年当中，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不知牺牲了多少，却得无一点利益！最近湖南的农民起来要求土地革命，被湖南军阀杀得很多，但是湖南的农民一点也不害怕，这是湖南农民的勇敢。

现在海丰地方完全被我们工农兵占据了，不独海丰被我们占据，还有其他许多地方被我们工农兵占据了。如琼州已经被我们占据了七县，东江一带有许多地方也都有组织苏维埃政府，现在兄弟将苏维埃政府来对大家说一说：各位同志！我们要明白一点，苏维埃政府是我们海丰的工农兄弟未曾看见的，苏维埃政府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完全受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完全为工农兵谋利益的，苏维埃政府也当然是为工农兵谋利益的。

大家代表同志们，今天看这个会应该要看重一点，因为没有这个会，当然没有我们，这个会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能够杀尽

我们的敌人的。所以各位代表开了这个会之后，应做的工作就有三点：第一，要扩大我们的力量；第二，要铲除封建势力，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第三，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代表大会既然是重要，各位代表开会之后，应当计划以后的工作。以后的工作是难做的，彭湃同志数日前已经说过：第一，要各位工农兵兄弟们出来努力做革命工作；第二，将一切土豪劣绅大地主主要〔杀〕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不独要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还要杀尽乡村间的女巫僧侣以及一切无用的人，然后□能够说□肃清封建势力。我们不单要没收田地，其余乡间所有的庵堂等等，都要没收。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土地革命才能够说是成功。最后我们高呼几句口号：

- 一、海丰工农兵联合起来！
- 二、海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
- 三、海丰工农兵土地革命成功万岁！
- 四、土地〔世界〕革命成功万万岁！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中国共产党海丰县 委员会代表杨望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位亲热的农民代表、工人代表、兵士代表们：

今天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开会的日子，但各位同志要明白这个大会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我们亲爱的同志用头颅鲜血去换来的。因为工农兵同志们明白中国国民党已经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屠杀我们农工群众。我〔们〕为不愿受他的屠杀，所以不惜牺牲性命家产，和他奋斗，才有今日的结果。

反革命的地主土豪劣绅……等，我们是不用怕他的，不怕他牵牛，不怕他烧厝，也不怕他剖头，我们应该和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要努力实行土地革命。因为土地是天然的，公共的，不是大地主自己产生出来的，所以一切大中地主土豪劣绅应该把他杀得干干净净，把土地归还农民。其次要建设苏维埃政府。因为苏维埃政府才能够为我们谋解放，才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势力。今日就是成立海丰的苏维埃政府，还要扩张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别县、别省，以至全中国、全世界，我们得到一日政权，就要做一日工作，以达到最后的成功。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工农革命军 第二师代表颜昌颐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工农兵代表：

今晚是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今晚也是海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在今晚起，我们工人、农民、兵士已经做了全县的主人翁了。在这个伟大的大会中，兄弟代表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用极诚恳的话对各位代表同志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使这个苏维埃政府的势力十分巩固；并希望大家能够将苏维埃政府的势力，扩充到全省、全中国、全世界。现在我还有几句话要贡献于大会，我们今天来开这个会是不容易的，得这个会是用许多头颅和赤血换来的，这个会的确是极宝贵的，现在海丰的革命工作还不能算做完全成功，以后更加要努力去巩固苏维埃政府的势力，更加要去杀尽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军阀、土豪、劣绅、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要使苏维埃政府巩固一定要扩大苏维埃政府势力，一定要杀尽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使苏维埃政府的势力扩大，才能够使苏维埃政府的敌人杀得净尽。这是无论那一个革命党人，应该要知道的，应该要明白的。第一，要扩大军队的组织。各位同志已经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了十年，俄国十年来的革命势力非常坚固，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俄国红军组织得很坚固的结果，俄国十年前的时候，反动势力比较中国还更大加数百千倍，国内有封建皇帝、军阀，资产阶级所组织的军队；国外有帝国主义，把俄国的工人、农民团团压住，但是俄国方〔的〕工人

农民，完全不退缩，完全不害怕，一切工农完全出来当军，至于妇女及小童则在后方烧柴煮饭，这是俄国工农的勇敢、不退缩。我们现在第一，应该如俄国一样的勇敢，一样的不怕死，无论妇人童子个个都要武装起来，去和敌人奋斗。第二，要扩大宣传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府的意义，还有许多县还未能了解的，如陆丰、紫金等县，对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完全不能了解，所以我们要扩大宣传，使国内的工农兵，个个明白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第三，大家要加紧团结起来，不可似散沙般，因为似散沙一般，很容易受人打散。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为农工阶级谋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和敌人斗争的唯一指挥机关。所以，我们要一致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和敌人奋斗。

总据一句我们如果要这个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就要充军队，扩大宣传，并且一切工农兵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东江革命委员会 代表黄雍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各位工农兵同志：

今晚是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也是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候，我们可爱的今晚，即是我们得到真正解放的日子。但是这大会中一切决议案，能够实行与否；全在我们奋斗的力量怎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徒往在大会鼓掌欢呼，是没有用的，最要紧的就是要接受大会的使〔命〕，将大会中一切的决议案，一条条到各处散布，一条条到各处实现，这才不失掉大会的价值。我们又要知道，我们要求真正的解放，靠恃别人是做不到的，惟有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和敌人奋斗，才能将得着真正的解放。我们又要知道，我们要和敌人奋斗，要扩大我们的势力，到处组织工农革命军，无论那〔工人〕农民，都要来当军，都拿着枪和敌人对敌，至于妇女们，也应在后方挑运一切军用品，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土地革命成功。我们又要知道，我们要和敌人斗争，还欲有统一的指挥，有统一的指挥才能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杀敌的总指挥机关，大家应该一致加入，站在共产党旗帜下努力奋斗。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农民代表莫捷流同志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小弟姓莫名捷流，我的母亲将我名流，就是□我要出去漂流，但是我流来流去，流入共产党（至）这路来了。

同〔各〕位代表同志呀！开会至今已经四天了，彭湃和一般革命同志，不知说了几多紧要的话给我们听，今晚闭会礼，他们还尽量地贡献，所以各位代表同志应该振起精神，万分诚恳的来接受！

各位代表同志呀！国际旗内的镰钩刀，好比耳爬一样，大家拿来将耳屎钩出，将各同志的佳言纳入，回家后把这里极〔紧〕要的话转告其余各同志，并叫他快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第二号)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

——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罗 浮

自国民党公开的背叛革命以来，到处屠杀成千累万的工农劳动民众，而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亦更穷凶极恶的加紧其剥削压迫，使中国所有劳苦民众，完全的处在惨淡哀号的痛苦之中。但是这种屠杀剥削的结果，并不能丝毫的镇压工农劳动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潮，反而使一切工农劳苦民众更明确的彻底的认识国民党是屠杀工农贫民的刽子手，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是工农贫民的唯一的大敌。工农劳苦民众彻底的觉悟，尤其是广东的贫苦的民众，知道只有工农民众团结自己的力量，自动手的杀尽豪绅地主，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彻底的解决土地，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建设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尤其是共同团结在共产党旗帜指导之下，才有解放的可能，才能获得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

广东工农贫苦民众，经过长久的斗争，尤其久在代表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的共产党指引之下，对于中国工农革命的前途，有极明确的认识，彻底的了解。所以，当国民党开始叛变之时，即首先喊出“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口号，而继续不断的作极英勇之斗争。

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英勇斗争，推翻了反动势力下的统治，杀尽了豪绅地主，没收了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记载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兹将海陆丰农民之英勇斗争

与暴动之经过，简述如次：

一、暴动的准备

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自四月十五之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戮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的经常的斗争。固然这样使豪绅地主阶级更加加重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同时也使豪绅地主恐慌危惧。

一个重要的时机到来，真正革命者，是不肯放他空空的过去的。所谓抱住时机，是革命者极宝贵的信条。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到了，尤其适在这时广东张（发奎）李（济琛）的冲突，已由暗斗而开始明争了。海陆丰的农民一面为纪念这伟大的革命纪念，同时为利用军阀冲突，亦即统治阶级崩溃的时机，遂准备和开始有计划的暴动。因为这时适当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的事件发生，很显明的是与李济琛反脸的第一幕，驻防在海陆丰的李部陈学顺，决不能留在海陆丰以自取灭亡。同时农民的收藏时期已到，豪绅地主无理性的剥削，当然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遂有由经常的斗争，而变为伟大的暴动之准备。当时的暴动的准备是：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起来攻打反动的武力（民团保安队等）及占据域区。同时屠杀豪绅地主，并事前分别在各要道上分别截击搜捕。

（二）作战步骤先区乡，后县城。海丰方面，以梅陇、赤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据青坑区进迫汕尾；陆丰方面则以西北部农军〔占〕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

（三）武装军队（第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而帮助农军作战，以缴反动武力的枪械，并歼灭其实力。

二、反动军队闻风先逃

农民暴动的准备正在计划，而反动军队已闻风立即逃遁。驻海陆丰的防军陈学顺部急于十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内调集陆

丰、公平、汕尾部队到海丰，很显然的预备退避，当时一班豪绅地主及商人见此情状恐惧万分，极力的挽留并电请李济琛下令勿予调动，同时用种种谣言以冀反动军队之停止开动，以作为保护身家的工具；但是陈部终因恐惧自己的覆灭，终于不敢一息的停留，于十一月一日抱头鼠窜的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逃去。农军因特别关系，未曾将其截击缴械，实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陈部逃遁后，当地的保安队四百名，更形吓得屁尿直流，纷纷的乘间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陆〕丰，一部往捷胜退避，以图保存实力，于此我们可知道反动的武力之怯懦恐惧，与民众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动的势力了。

三、暴动的爆发

农军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和崩溃，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都使暴动急剧的爆发。海陆丰广大的农民贫苦群众，即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英勇的斗争，而形成空前的伟大的暴动。为便于叙述起见，特分别的记述如次：

（一）占领海丰之经过

自逆军陈部于二十九日调集部队逃避，公平农军急联合第四团之一营即围攻最反动之乡广村〔庵前〕，捕前豪绅地主数十人，焚去逆产房屋十余间，并占领公平圩，于十一月一日长驱直进占领县城，捕杀反动派多人。同时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豪绅地主三、四十人，当即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领汕尾，反动派因得信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杀少数反动派。此外除捷胜外，其余海丰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并捕杀一切豪绅地主。农民贫苦群众，无不踊跃争先恐后的参加。

（二）占领陆丰之经过

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逆军陈团未退出海丰以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当时河口有百余名保安队，陆丰县城亦有二百余名，与第四团之一营交战，一时未能击退，后农军

冲入县城，保安队遂向碣石城溃退，于是陆丰县城遂入农军之手。

（三）围攻碣石的经过

在未占领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所以第四团到时，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通都到阵地上来，由领袖激昂的说了一番此次暴动的意义后，所有的农民更奋臂兴起，大声叫道“很好！”“很对！”杀气腾腾的奔向阵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反动势力亦极力顽抗，经几次的肉搏，终将碣石占领了。

（四）攻打捷〔胜〕城的经过

捷城的农民于这次暴动，可以说通通的起来了。他们高呼杀尽豪绅地主，为平民复仇的口号。但因保安队的死守（因为他们无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拼命地死战），所以双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丰县工农兵代表〔会〕开幕时，始决定由第四团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攻下捷城。当该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工农群众，均欢跃高呼欢送，兵士受工农之激昂慷慨的奖励欢送，竟连夜开到捷城，会同农军共同作战。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团派去的一营担负北门，公平、梅陇、捷胜的农军担负西门，东南各区农民担负东门，仅二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亦同时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后即缴械数十支，大捕豪绅以及反动派，处以死刑。同时农军即将捷城掘平，捷城既下，于是海丰全县，可说完全到农民手中，没有一个反动派了。

（五）其余河口、碣石各处的反动武力以及豪绅地主，亦均先后由工农贫苦民众铲除搜捕殆尽。农民伟大的暴动，虽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农民的英勇斗争，将更加高涨发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伟大的暴动，杀人更攻城，完全由工农自己为主力的斗争，第四团的武装，完全仅在协助之列，完全系工农民众自动手的斗争，而毫无军事投机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暴动后之种种

（一）搜杀豪绅地主及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海陆丰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在此次暴动中及暴动后，更加显明的表演出他们彻底的阶级性了。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及重利盘剥者。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以为好恶生杀的标准。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为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二）土地农有的分配

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给耕种的农民等等，在八月间海陆丰第二次暴动时，已宣布得很普遍了。此次伟大而普遍的暴动，对于没收土地财产的工作，更进一步的解决。这次的没收土地，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当然这样的办法，对于佃农是很圆满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时自耕农也没有若何的损失。至对于从前依靠田租为活的寄生虫，自然不客气的叫他滚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则县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给一切得地的农民。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如下。

第一，注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给与该农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不得自由卖买及抵押，如该证遗失，即需报明县政府补发。

现在海陆丰土地，都是这样的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并极力打破农民从前以为土地是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而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造出来的。地主之占有土

地，完全由强夺掠占而来。农民应坚决的以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权，收获权，享受权，均应全部归耕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陆丰的农民，深信阶级的彻底斗争，只有根本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三）焚毁一切契约债务关系

封建社会的契约关系，是豪绅地主阶级，藉此以强迫农民自己出卖自己，同时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关系，亦同样的是豪绅地主加紧剥削一切劳苦贫民群众血汗的保障和工具，要彻底的推翻豪绅地主的凭藉，就是要根本毁灭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的遗毒。海陆丰农民在这次暴动的运动中，除了尽性的杀戮豪绅地主与没收其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苏维埃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现，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苏维埃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务关系亦均消灭无遗，尤其关于所有当铺，更尽量没收，所有一切金器财物，都令持票认回，免于赎取。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藉作剥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四）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

固然，海陆丰的伟大暴动，推毁了海陆丰一般地主豪绅统治势力。但是豪绅地主，时时有乘机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个的反动势力没有完全摧倒之前，地主豪绅无时不有报复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海陆丰一克复后，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镇压反动势力之复活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见，即开始招募志愿兵，先在海丰招足千名，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布告一出，应募者接踵而来，可见农民对革命委员会拥护和服从之热情。革命委员会以应募者之过多，于是遂决定各乡则组织赤卫军，为乡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乡武装农民，均编入赤卫

军，轮流向乡政府服务。同时并由农军中挑选千余人，编成工农革命军，以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

在叶、贺溃退时，所有枪械子弹，多分散在乡村中，为防反动派收买计，所以现在分向各乡村收买，一以裕军实，一以防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极多。

（五）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

为求革命永久之胜利，为求工农贫苦民众政权之巩固，非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是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苏维埃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定三百余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会员直接选举出来。兵士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海丰代表会于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日开幕，各开会三天，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无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象已至无上极乐之国场一般。到开代表会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别的情景，自会以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都是红灯红旗红彩照耀满目，而各马路上的清洁齐整，均由民众自动的扫除得一尘不染，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的遗像，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的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到处都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意义。

这个代表大会的意义：第一，使工农兵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第二，使一

切代表，可以尽量的发表土地革命的意见，所以代表所说的话，就是只一句，也都把他记录下来，以作参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众及代表明白此次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现在还不能说是胜利和永久的巩固，只有更积极的前进，更坚决的斗争，促进各地农民的暴动一直到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起来没收土地，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有胜利的保障，才有巩固的基础，即使反动势力的反攻，我们绝不因之而恐惧而灰心，只有英勇的斗争，只有坚固的团结，只有死命的作战，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第四，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贫苦〔民众〕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的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

这次代表大会，除第四团兵士全体参加外，此外紫金、惠来、惠阳及陆丰农民，莫不踊跃来参加和庆祝，同时各地农民更能尽量的前来参与，并作热烈的庆祝。这个代表会确是中国空前的工农兵代表会，尤其空前的得到民众热烈拥护，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光荣历史！在代表会的次日，并召集了全县工农兵大会，是日男女老幼，空巷而来，来拥护这真正工农民众苏维埃政权，到会者达数万余人，诚空前之盛会也！

（六）工农劳苦民众拥护革命委员会之热烈

农民此次暴动，受东江革命委员会之指挥，得有空前的成功，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海陆丰克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热情所激动，都自动的努力筹款，不到十余日，海丰已解了二万元，陆丰亦达万元到东委去。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于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

争先恐后的输将，足见工农民众拥护之热烈了。

(七) 工农贫苦民众的口号

工农贫苦民众，为促起更广大民众之争斗起见，对于宣传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传口号大致如下：

“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一切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

(八)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社会状况

苏维埃政府成立，确定了工农民众的自己政权，一切的剥削和压迫，都已解除无余，社会状况，自然进于较良好的现象。兹将民众各方情形，述之如左：

1. 工农方面：工农因得到土地取消债务，当然解除了他们铁的锁链，所以，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舞狮唱曲演剧以表示快乐和胜利，对于一切的工作，都很热烈的参加和拥护。

2. 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财产为工农没收不见踪迹外，其余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农民解除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当然的强大起来，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场来买东西了。

3.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激烈高涨，一般知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这次海陆丰的斗争，一方面因受事实上的教训，一方因受环境的支配，一般青年知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有的要求到农会工会中工作，他们看见这种阶级剧烈的斗争，和对豪绅地主无情的杀戮，并不见以为骇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说。“这是应该的”。

海陆丰工农贫苦民众的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命，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保障工农政权之永久胜利。这种阶级斗

争的剧急爆发，工农贫苦民众之英勇奋发，证明了中国革命潮流之高涨。同时这种工农革命之高涨，残酷的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财产等，也就是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的酬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就是工农政权，很快的消灭背叛革命的国民党的开始。从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旗帜，而镰刀斧头红色旗帜将照耀于全球之上了。

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仍〔乃〕至全中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布尔塞维克》第八期）

中共中央关于保留东江革命委员会 和海陆丰苏维埃政策问题 致广东省委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①

(一) 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

(二) 广州以外的农民暴动，仍可用革命委员会（即你们通告中所称临时政府）。东江革命委员会，为〔海〕陆丰一区的暂时指挥机关。各县则组织革命委员会为发动暴动之机关，直到苏维埃成立为止（中央以前所说取消的革委，是单指叶、贺军队的革委而言）。各县之上，如东江或将来的南路等，有暂时一区域的联络之必要时，则可以组织某区的高级革委（如现有之东江革委）。这种高级革委，应尽可能的由群众代表参加，如东江革委会中，即应由海陆丰等各县苏维埃加选代表进去，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的性质。广东暴动胜利、广州工人暴动占领广州之后，这些分区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在广东省苏维埃成立之后取消。

(三) 苏维埃之组织，依照此次会议决议进行。如今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但应注意：1. 使群众真切了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紧张群众斗争之时，必须以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将实权尽归于县苏维埃执委；2. 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3. 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4. 县城内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

① 本文摘录自《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一）。

举，苏维埃政权不可轻易忽视，如果海陆丰城市不守，县苏维埃政府不应轻易解散，必须仍为指挥作战之机关，退至可守地点，指导进攻。

（四）苏维埃（海陆丰）事实上选举后之社会成份、行动、状况等详情，速来报告，至要至要。

（五）关于失业农民的问题，应当：1. 在群众中鼓动提倡分给土地与失业农民，尤其是农军；2. 苏维埃政权设立筹措基金给他们以资本（买耕具等）；3. 农民群众的意见之采纳——分配土地等办法，都须经群众中广泛的讨论，然后由革委或苏维埃颁布办法；4. 乡村中多余的人民，自然要加入工农革命军，鼓动他们来当志愿兵——农民暴动的发展与新政权形成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扩大（正式军队）是事实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地方；5. 关于雇农问题，则海陆丰等处土地已在分配中之时，一部分雇农应当分给土地（与上述之失业农民同），主要的是要组织雇农工会，定出并实行改良他们劳动条件、工资的法令与条例。这一进一步的分化是土地革命过程中不可免的，我们应当现在就做这种准备工作。

（六）海丰织造厂，据报告是说：“归工人”，这是不对的，应当宣布归县苏维埃所有，苏维埃政府派人做主任，而厂中工厂委员会参加管理，要实行我们的劳动政纲（八小时……女工、童工的优待等等），报告中有“分给工人”字样，是否是将织机分给工人领去？如果是如此，是不对的。

（七）广州以外各县之发动，须迅速。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

（八）工农暴动发动前发动中，土地革命（土地政纲草案）、劳动政纲及政权目的的宣传应当竭力深入普遍，使群众知道暴动的目的。否则原始的农民暴动极易趋于一枪〔抢〕便跑的倾向（如陆丰群众手拿麻布袋的心理），苏维埃的宣传须极普

遍。

(九) ……

(十) 海陆丰等处，党应做极广大的公开宣传，应努力在群众中发展。广东全省的党务要尽可能的实行选举，由下层党的群众选择他们的指导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应无情撤换，使同志群众公开的批评。

现在情形如何？宜速详报，并做文章来。

中央

海陆丰十一月份的报告及省委答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①

县 别	件 数	主要内容	省委答复之撮要	技术上的批评
海 陆 丰		1. 报告陈济棠军队退出海丰及农军第二次之占领; 2. 报告第二师改编后的情况; 3. 请求武装之接济; 4. 党应否要一能有指挥各县权限的组织; 5. 东江革命委员会存废问题; 6. 土地革命中工人利益问题; 7. 克捷胜城农民奋斗情形; 8. 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及其决议; 9. 党的宣传与组织问题; 10. 没收当铺情况。	1. 东江革命委员会为公开指挥各地便利起见可暂存在停〔听〕候中央解决; 2. 武装一时无法接济这不完全由于困难, 是要防止同志们单纯依赖军事之倾向; 3. 努力扩大党的宣传及组织; 4. 设东江特委管理海陆丰、普宁、五华、惠来、紫金等县; 5. 工农联合政策是列宁学说主要部份之一, 土地革命过程, 不能忽略工人利益; 6. 对豪绅、地主尽量杀戮; 7. 海陆丰运动即向惠属发展; 8. 陆丰党要派得力同志整理。	1. 每次斗争经过报告颇详晰明了; 2. 字体亦清楚; 3. 但组织没有系统的报告。

(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县委通讯》第五期)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本文摘录自《十一月份收到各地报告的统计及批评》。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巩固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问题致东江特委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①

2. 现时广州暴动暂时停止，惠州当可以一部分力量骚扰海丰。同时，南京已积极进行讨伐张发奎、黄祺翔。汕头对海陆丰各县不免有军事行动，你们应即准备应付。

.....

5. 要巩固海陆丰苏维埃的政权，不在消极的防守，而在积极的进攻。因此，邻近各县必须起来暴动，除紫金、惠州外，五华、普宁应具体的指示他们继续斗争，郑△△^②同志最好即到普宁去走一遍，普宁最近报告（十二月一日），农民已积极的起来，占据所有区乡，但焚烧契据、债约等工作还全未做到，有些还做抗租运动，这是不对的。普宁应可以马上照海陆丰办法去实现土地革命。同时可以成立县苏维埃，因为敌人的势力只在县城。再，普宁必须帮助附近各县如潮阳、揭阳及惠来等处农民起来暴动，才能得到胜利！

6. 海丰方面根据县委报告应：（1）失业工人问题县委办〔法〕可以执行，但必须设法由苏维埃给养工人衣食，经费由没收反革命财产充之。（2）农产品价格〔低〕降及工业品价格增高的剪刀〔差〕问题，虽不能根本解决，但应设法相当补救，可运动或奖励商人多办工业品回去销售，必要时可由苏维埃买些回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本文摘录自《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并转各县委函》。

② 原文如此，似为郑志云。

去平沽。(3)对农民的征收应减到最小限度(反动派宣传海陆丰征收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后特委应时将海陆丰情形做新闻来发表。其余发展党的组织问题,党的宣传教育问题,农妇问题,志愿兵问题都属妥善,应积极进行。

7.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长暂由董△^①同志代理。第四、五团团团长由东委决定。

(原载一九二七年《省委通讯》第六期)

^① 原文如此,查系董朗。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由海陆丰 扩大到全东江割据问题致东江特委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①

东江特委：

写给你们并转海陆丰县委一信，觉得尚未说得充足，作补述于次：

(1) 广州暴动后，我们已暂时退往北江。但军阀间的冲突已更趋激烈。广州政权表面上黄、张已经倒台，实际上仍在朱、缪、李掌握，桂系李、黄等遂积极西下企图恢复广州政权。潮汕之陈仍然拥李，所以现在战事已非常紧急。据报载西江桂军，已到三水。同时四军二十五、六师，在前两日已开惠州，可见东江战事亦将爆发。

(2) 所谓汪、蒋合作虽能成功，并且汪派暨张、黄等要避免攻击自己下台，实际上蒋派与桂系的冲突，又加激烈，现在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已彰明昭著的×攻击，汪直接攻击蒋。因此陈铭枢来粤，必然与桂系军派发生冲突，同时李、缪等决不愿将已得之政权轻易让给陈。因此，李、缪与陈之间仍然冲突，战争均有一触即发之可能。

(3) 从(1)、(2)两项，可以看出广东军阀的冲突较前更加纷×，政权极端×××并且在最近的将来“战争爆发之后”，这种冲突将益加激。同时工农阶级经过最近的几个月斗争，尤其是广州暴动以后，革命情绪益加热烈，即中小资产阶

① 本文原标题为《致东江特委第一信》。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级，亦充分表示××军阀战争，所以全广东仍是暴动的局面。

(4) 省委根据上面客观的情形，决定继续发展暴动，以致夺取广东政权。当然不是马上在广州暴动，而是要东、西、北江各县极力发展暴动，形成割据局面，并向广州包围直到时机成熟，然后在广州作第二次的暴动，夺取全省政权。必须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现在省委已指示北江特委，在花县、××及小北江一带，做成割据的局面；又指示琼崖须在最短期间完成全岛的暴动，并准备向高雷发展。

(5) 因此，在此个总的策略之下，对你们有下列的指示：

A. 须即刻准备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

B.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应要宣传并决定此项计划为主要工作。

C. 改正过去发展的路线（前定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各县发展，尤其是有基础各县如普宁、紫金、潮阳、惠来、五华、兴宁等，一直到潮梅汕头。

D. 为此项工作，你们必须准备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顶好随同各县参加大会代表一同去），帮助并指导各县农民的暴动。有万分必要时，始可派军队（因为此次暴动要办到以当地农民群众的暴动为主力）。

E. 党亦尽可能派人去帮助或指导各县的党部，彭△△^①同志顶好到附近各县去巡视一转。

F. 全东江割据计划，决不应该以急急于夺取潮汕为目的，而是要到各县暴动成功后才夺取潮汕。当前潮汕有可能时，当命令附近工农群众起来暴动，不过我们计划的主力应积极发展各县的暴动，形成包围潮汕的局面，到可能时才夺取潮汕，完成全东江的割据。

G. 现在须极力在海陆丰农民中宣传，说明要保持已得的胜

① 原文如此，似是彭湃。

利，必须东江农民都能起来暴动，使他们能尽力（人力、财力）帮助各地的暴动。

H. 须准备一笔财力，到必要时帮助各县之用，不过不可轻于付给。

I. 目前海陆丰的政权，既已暂时稳定，对小商人应取稍为和缓的政策，使他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时可以运进一些工业品来抑平物价，因此可以多部分的力量注意对外。

J. 海陆丰一带的民船和渔船，须即刻设法组织起来（应派几个人到他们群众中去做工作），以便我们的交通，前次扣留商人的汽艇，应放还，因系我们担保商人去的，并使他们以后可以再去，使我们交通更便利些。

以上是省委对你们总的策略的指示，望你们在这个总的策略之下，仔细考虑，定出详细办法来，仍详细报告我们为要。

（原载一九二八年《省委通讯》第七期）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海陆丰军民消灭 杨作梅军队情况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①

省委：

(一) 碣石敌人逃走后，农民更勇敢起来。现正进行肃清乡村豪绅地主（大约都是小的，大的早已走了），所以海陆丰东南已不成问题。东委即决定如何消灭杨作梅的问题。

此时省委正指示海陆丰工作向惠州发展。但是，因为杨作梅未能消灭以前，向西发展是有后顾之忧的。况且杨逆在河口一带摧残农民特甚，该地农民已曾自动的（不靠农军）去打他，虽不得胜利，也不会损失，而西北农民之勇敢，已经表现出来。

杨作梅有水机关二挺、步枪百余杆、粉枪也有几十支。外有高山，内极坚固，食物也很充足，本是难攻之敌。

东委对于打杨作梅的决定大约是：

1. 攻打杨作梅是向西发展的先决条件。

2. 在过去攻打杨作梅，我们同志及一般群众不过是以为杨作梅是摧残民众的敌人，而恨死杨作梅。这样攻打杨作梅没有多大意义，也不能操胜券。所以我们应该认识杨作梅是豪绅地主阶级比较集中及进步的武装力量，是土地革命次号的敌人，主要的不是杨作梅而是河口一带乡村的豪绅地主阶级。为要根本打倒杨逆，便要先进进行土地革命，先杀尽乡村的豪绅地主阶级，使这次的打杨作梅成为土地革命的一种暴动，必须使群众有认识。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3.多派得力同志去领导西北部的农民尽量起来参加暴动，并以四团一营去帮助。

4.宣传杨作梅所统治下的民众使之了解，并宣传杨作梅营垒间的兵士（十一军去投降杨的）使其投降我们。

5.组织一个攻打杨作梅的委员会，负责考察阵地形势及作战计划和准备一切暴动所应用的物品。然民众方面的组织，由区委负责。

6.即〔使〕不能根本消灭杨作梅，至少给他一个大打击，使他们不能妨碍我们的后方。东委并派△△△^①同志负责先到大安筹划一切，并带军队一营。东委并令四团军队须武装下乡宣传，参加农民各种会议，使宣传扩大起来。各种计划都妥。△△同志到了大安数天之后，于十六日拂晓协同农军、农民向河口进攻，先夺回河口圩，敌退入昂塘。我们将一切传单告敌人兵士书、农民书，都依照计划干去。敌军兵士（十一军的）看了宣传品之后，即派代表与我们接头，我们也派代表进去，结果我们的代表给杨作梅扣留了。我军冲入昂塘，焚起屋来，敌及昂塘居民千余人跑入炮台楼内，用水机关向我们扫射，我们略有损失。农军则更表现其勇敢与能干，他〔们〕一面先杀人，再抢物，后焚屋，不比碣石暴动农民只顾抢物的。敌困守洋楼三天，居民及兵士皆要投降，而梅不肯，遂步步提防兵士，向兵士收回好枪换与粉枪，更引起兵士反感。杨亦知难以支持，乃于十九日晚带了十余人枪出楼外，被我军步哨打死八、九人，杨作梅仅以身免。次早，敌军在楼内兵士即收缴保安队枪械投降我们，先后缴步枪百余杆，好枪有三、四十支，水机关二挺。在炮楼内捕获十余人，保安队皆枪决，居民则由农民去认，认为反动派者即枪决（大概除了小孩子外是大杀而特杀的了）。投降兵士优待之。

杨作梅解决后，即将该部调回陆丰，打算预备向西发展。至

① 原文如此，下同。

于河田一带豪绅地主尚未肃清，由西北农民自己解决——此时我们才知广州暴动，我们已有广大的宣传。

东委只留△△同志在陆丰，△△同志即到海丰，△△、△△同志等部队后到（陆丰群众大会过后即偕部队到海丰）。

（二）碣石敌人逃到葵潭以后，勾结各乡豪绅地主焚杀革命乡村，惠来的兵营乡失败以后，反动势力更凶，各乡农民恐怕起来，不准宣传员到其乡。惠来工作此刻据惠来同志说是极难活动，即组织来海陆丰参观团也不会做到了。这部分敌人现在分头攻甲子、南塘（南塘昨日已被占据，今日已退，甲子仍在敌手），有着着向东南进攻之势。今晚收到省委自广州暴动暂时停止后的各种指示，△△认为（因东委同志一部分在陆丰，不能开会），目前应向惠来发展而联络普宁，除号召陆丰东南农民向惠来发展并准备惠来的暴动外，海陆丰应有数百宣传队到惠来去（宣传工人尤以工农分子为好）。四团应开一部分前往帮助，△拟明日到陆丰讨论进行具体计划。

（三）东委通令各县举行年关大暴动，东江农代会的精神即在此点。参看东委通告。

（四）五华因钱大钧部千余人驻县城勾结豪绅地主阶级向五华农军进攻，即退走炮仔圩。东委已令他〔们〕到来海丰参观，并组织训练班（秘密及公开两种）。已于昨日到海丰，民众欢迎，一路都很热烈。初五华同志以为东委要缴他们的械，或收编他们，竟不敢来，故先派△△△同志来见东委，我们向他们解释后才敢来，现已派有同志加入参观团里任训练工作。参观团共二百零四人，仅有同志二十人，现在设法吸收。五华农军到后确受了很好的影响，大约并参加农代会完后，即回去实行年关暴动。

（五）日来帝国主义的军舰监视汕尾港，所以一切船只都不能出口，我们的报告也停歇了几天。

东江特委 于海丰

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 巩固苏维埃政权致海丰县委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①

△△同志转海丰县委诸同志：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曾详细讨论这一次海陆丰问题，并成立下列严重的决议，希望你们万分注意！

一、省委承认海陆丰工作最近有相当进展，一般同志颇表现英勇奋斗的精神。但因为过去广东C Y整个工作方针的错误，对于海陆丰事实上当有许多影响，尤其在目前很严重的政局之下，一般同志的认识还很模糊，所以省委对于你们应当有进一步的指导唤起全体同志注意。

二、广州暴动军事失利后，各地农民暴动还是纷纷的起来，军阀的斗争，只是变更了形势，而其斗争内容更加复杂，其统治力量自然亦更加崩溃。因此，广东全省还是一个暴动的局面，由广东工农群众斗争的事实我们更加坚信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党的省委最近主要策略是扩大全省暴动，广州暴动只是全省大暴动的开幕，而不是暴动的终局。

三、海陆丰C Y同志的政治责任，此刻更当万分紧张起来，现在绝对不是在海陆丰这个小共产国内歌舞升平的时候，而是不吃饭不睡觉百倍勤苦的时候，阶级的敌人的枪口，还是紧对着我们，我们现在具体的政治行动的口号应当是：

1. 为保障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战！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2. 极力扩大团的组织及政治宣传、行动的影响!

3. 实现贫苦青年的利益要求!

四、海丰县委改为东江特委，指定△△书记，其余名单经过选举，但贫苦工农分子要占半数，东江特委管理区域定海陆丰、普宁、五华、惠来、紫金、惠阳各县。

五、海陆丰现在真是一个大规模发展组织时期，现在还只几千人，真是最大的失败！二月以内海陆丰起码要有同志二万人，你们的口号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要有同志三万人，这简直是欺了自己。你们应该从海陆丰选派大批经过斗争的农民同志，分往东江各县工作（可请苏维埃政府秘密遣送，给与宣传员等名义），自然在我们可以公开的环境之下，团的组织及纪律更当紧严（应该是特别重视政治纪律），但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害怕组织的发展流于旧日小团体的保守习惯。

六、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两种组织要尽量扩大，先锋队年龄要以二十三岁做标准，并且要成天成夜的操练和加紧政治教育工作，必要时真要去上战场杀敌（尤其是少年先锋队），先锋队及童子团都要有团代表，各级干部分子都是吸收做我们的同志，同志和一般青年的武装要尽量扩大，最好的枪枝要拿到最忠实的同志手上。同时海陆丰要立刻办军事训练班，选择一些活动分子受较高等的军事教育。普遍训练班中亦应加紧军事训练。

七、应当详细调查海陆丰青年农〔民〕、手工业学徒、店员等实际生活要求，制定更完备切实的青年要求纲领，这些要求绝对不是空洞宣传口号，而是要实际做到列为苏维埃政纲之一部（如一切劳动青年应由政府供给免费教育，废除学徒制，办职业讲习所，废除牧童制、童养媳制、儿童养育等），在苏维埃政权下青年生活状况并要对外作广大宣传。

八、一般民众的红色教育和宣传，我们应当负最大的责任，如农民学校、宣传所、宣传队、壁报、画报、新剧社等，应当尽可能的指派同志担负此项工作；四书五经、三民主义、基督教圣

经等反动书报应当一律焚烧和禁止流行，一切宗教均应禁绝，各级苏维埃教育部最好能在C Y领导下。《无产青年》内容太枯燥，应力求简短通俗，增加插画和实际生活的描写，发行当力求普遍。

九、各级苏维埃应有青年代表当选，尤其在各区乡下级苏维埃中应有青年领袖当选，使这个政权在我们领导之下。

十、东江战争已经暴发，张发〔奎〕系和桂系军队都欲通过海陆丰，对于我们自然不利，目前海陆丰应付军阀战争策略，党省委另有详细指示，我们在这个军阀混战期间的工作更当紧张起来，主要任务是征调一切青年力量为保卫和扩大苏维埃而战。在敌军过境时，尽力做破坏工作，如派同志到反动军队中，当使其夺取枪械军需，散发煽动传单、标语、破坏交通等，尤其是夺取武装，要特别注意。

十一、你们的经济收支，应向省委报告，尤其要解款到省委来（大学有数次解款到省委，你们如何一文没有？），这是很严重的政治纪律问题，你们应当计算到全省C Y工作的利益，你们筹款的方法很多，可以没收财产，向苏维埃政府请津贴，开会募捐等，不知你们是否一一想到。

十二、最近组织及工作情形要做详细报告来，以便省委指导有所根据。这个训令你们应当立刻详细讨论执行，不得怠忽！

省委 十二月三十日

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①

(一) 事前的准备

自四月十五以后，海陆丰农民实在没有一天停止暴动，没有一区一乡不参加暴动工作。虽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底下——围乡杀人焚屋牵牛时期中，而各地同志犹领导在乡村中不断的劫杀土劣、地主及其他一切破坏交通、税收等工作。

十月革命纪念日要到了，十余天前我们即准备在纪念日这一天举行大暴动。因为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后，开始与李济琛冲突，在海陆丰驻防军陈学顺（李济琛的）不回广州必退汕头，决不孤留在海陆丰；一方面农民冬收的时期到了，田主们必向农民迫租，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时候暴动，必可促走陈学顺；领导农民没收租谷，且有恢复海陆丰的可能。于是我们决定一切的暴动计划如下：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须组织起来，参加这次暴动工作，有子弹枪的农军用以攻打民团保安队，占据各区及围打县城之用，粉枪等所组织之农军，用以捕杀各乡村土劣、地主，焚烧房屋。各处逆党逃走路口并须事前派人截捕。

二、作战步骤是，先占领各区围杀各区乡反革命，然后进迫县城。海丰方面是：以梅陇、赤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领青坑区进迫之汕尾，同时海丰县

① 本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此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从内容看，似是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城农工极力做破坏及造谣、劫杀、放火、放炮等等骚扰工作。陆丰方面是：以西北部农军占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县城方面亦极力做各种破坏及骚扰工作。

三、第四团除一连留守后方外，其余通通调出来帮助农军作战，以这部分集中的力量，尽量铲除民团保安队。

（二）敌军仓惶退走及各处农军暴动状况

我们是决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举行暴动的。但陈学顺已事前逃跑了，陈团奉李济琛命将部队调回广州，于十月二十九、三十两日，即将陆丰、公平、汕尾部队调来海丰县城集中。当时县中一班土劣、地主及商人都极力挽留陈团，速联电请李济琛，且造谣有四军将来接防等等。但陈团千余人于十一月一日早匆匆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一步不敢停息的退离海丰境了。当时因梅陇农军调往别处，赤石农军因伙食问题暂时解散，卒被陈团安然退出，未能将其截击缴械，真真大可惜也。陈团退时，海丰保安队本拟跟其出发逃跑，因陈团不肯，且将县城保安队长陈某扣留，于是海丰四百多保安队，除了一小部分逃走外，其余的向两路逃跑，一往陆丰，一往捷胜，图谋保全实力和恢复。我们初听说敌军由公平调回县城，即知陈团必系逃跑，遂决定各地，仍照从前计划即刻暴动，不要等到十月革命纪念日，各地就遂照我们决定计划动作起来了，大概情形如下：

一、海丰方面。三十日，公平农军合第四团之一营，乘敌军之退，即围最反动之乡村庵村〔前〕捕杀了男女三十余人，焚房屋十余间，并占公平墟。十一月一日下午，进占县城。海丰县城区委负责同志带领粉枪尖串队十八人，已于是日下午一时先入县城，亦捕杀了四、五个反动派。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了三十余土劣地主就场枪决。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据汕尾，但只有捕杀反动派三、四人。全海丰除了捷胜城外，其余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在围捕屠杀一切的反动派。

二、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陈团未退出海丰以

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并准备克复海〔陆〕丰县城，但当时河口杨作梅百余保安队在后牵制。一方面陆丰县城仍有保安队二百余人，我们即派第四团之一营协同西北农军围击陆丰县保安队，这派去之一营到陆丰县即与保安队开战，因西北部农军犹未赶到遂稍退。然是晚已先由西北部农军冲入陆丰县城了，他们即向东南部碣石城退却，这回陆丰暴动只由西北部农军及第四团之一营把保安队赶跑了。在各乡村及县城并未曾屠杀了好多反动派，县城及东南部负责同志且未能领导农民依照我们决定计划暴动，比较海丰城差得远了。

（三）恢复海陆丰后的各种工作及其经过

一、铲除土劣地主民团保安队，这种工作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杀尽各区乡村中的土劣地主，一方面是消灭捷胜、碣石及河口的保安队民团。屠杀土劣地主的工作是很容易做的，我们决定由各乡区农民自己去干，就地杀戮，不用解送，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概焚毁，海丰各区农民大部分都能够很勇敢的在本乡村做这工作，约计全县杀戮土劣地主五百余人，有的拿来割头剖胸腹。至于著名之土劣地主通通都跑光了，其余一些平日不敢反动的，农民也没有尽量去杀戮他。但在陆丰方面这种工作差得远了，西北部的农民虽然是很勇敢坚决的，但他们也没有杀戮几多乡村的土劣地主。陆丰县城农民不但没有勇气参加暴动，第四团到陆时到各乡去围捕反动派，要农民出来帮助围捕及焚屋、没收米谷及财产等等，他们还表示“不敢干”。这些现象并不是农民不敢奋斗的表现，而是我们同志未能积极领导他们去和土劣地主拼命的打，造成势不两立的局面。因此，农民的革命性、阶级性未能尽量表现出来。我们消灭捷胜、碣石及河口的保安队民团的计划是：以西北部农军攻河口，以捷胜及梅陇、公平农民攻捷胜，以海〔陆〕丰东南各区农军攻碣石，务使一切的农民都起来和民团保安队打战，然后以第四团帮助他们，第一步是集中力量先帮助东南各区农军解决碣石，第二步是解决河口，第三步是

即向他县进展，帮助各县农民暴动。捷胜保安队我们当初预料他们必定跑的，但后来他们竟死守捷城。

围攻碣石的经过。在没有占据陆丰县城时候，已决定要陆丰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但他们并不敢暴动，后来陆丰县恢复了，第四团也全部开到陆丰县了。东南各区同志及农民，都在那里希望第四团去替他们围打碣石，当时我们决定，无论如何须要东南各区农军先集中起来和保安队民团打，然后才派第四团去帮助。于是再派陆县委负责同志张威、林铁史等三、四人连夜都〔到〕东南去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先暴动。到了第二天已集中百余农军了，但他们犹未向碣石攻击，坐待第四团来援。第二天下午第四团到了，见他们还没有开仗，不得已联合农军向保安队民团攻击，虽然城外一切的障碍物都给我们扫除了，但碣石颇坚固，且他们事前的防守也很严密，非费多大力量不能进去。这时候东南各区的农民怎样呢？他们听见第四团来帮助攻击碣石，他们也通通起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通通都到阵地来，但他们并不是携带武装来杀敌的，他们都手携布袋预备乘这机会大发横财，数万的农民群众因为党不能去组织他领导他遂致很散漫的，把他们的革命性、阶级性变成的〔为〕发横财和城乡的斗争，我们叫他们抬伤兵做向导挑夫等等，比叫人去死还困难。后来由负责同志召集他们开会，报告这次斗争的意义和他们应该先杀敌然后取财物的意思，他们都大声呼道：“很对！很对！”有的也跑回家去拿枪来了，大多数都把布袋放下了，杀气腾腾奔向阵地而去。但他们一看见别人抢夺财物，又自己把布袋拿出来了。这时碣石城既不甚容易打，农民又散漫没有组织，且他们对于这次斗争意义还未十分明瞭，我们承认即虽攻下碣石城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斗争扩大了，农民有组织了，党的力量增加了，解决碣石城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于是决定即把第四团调回，将回时，并用政治手腕，由第四团名义向碣石城内保安队民团提出警告和条件。

围攻捷胜的经过。捷胜区农民这回通通也起来暴动了。但他本区的农军是不够保安队民团打的，我们初时即调海丰东南各区联合大队去围攻，但不能打下，再派梅陇、公平农军百余人去助战，又不能打下。在这围攻捷胜城几日当中，各区农民好多自动的或持粉枪、尖串或徒手约有二千余人去助战，他们说：“我们要杀几个民团来报仇”。当时因为人太多了，食饭发生问题，遂把一部分没有武装遣回各区，有武装的帮助捷胜农民在各乡村搜杀土劣地主、焚烧房屋；除此之外，还有四、五百农军把捷城围住，但围了七、八天，登城的一、二次终未能打下。捷胜城内的保安队因没有逃跑之路，也拼命的死守，所有捷城内反动派的男女老幼通通出来帮助保安队作战，有许多女子登城上，手执石头打掷我军。我们看见农民及保安队都到了“举家皆兵”，“破釜沉舟”的状况，且两三次来县请求援兵，我们即决定派第四团之一营前往助战。适遇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于是日开幕，乃将捷胜农民及农军的“请兵书”交到工农兵代表会，由会议中通过请第四团（十八日）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上午十二时以前必攻下捷城，二十日回师参加代表大会。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许多农民工人欢送，大呼：“十九入城二十回师”的口号。第四团士兵因受这些影响，都很激昂慷慨的连夜跑到捷城来了。事前我们已经准备了很多梯，到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方面向捷城攻击，第四营〔团〕派去一营负担北门，公平、梅陇、捷胜农军负担西门，东南各区农军负担东门，一齐攻击。战约两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也同时爬城，捷城遂给我们打下了。敌方死者数人，我方伤连长一人，死者二人，伤者数人。入城后即刻杀戮二、三十人，缴枪数十枝，捕获二十余人，焚屋十余间，其余的枪枝除了逃跑十余个以外，很多是藏在城外各处的。是晚第四团士兵即将所缴得的枪，所捕的人及杀死了的首级，通通带回县城报告代表会。各处农军及捷胜农民即在城内尽量搜查反动派及枪枝，焚房屋，并将捷城〔墙〕掘平。捷城既

攻下，海丰全县可说已无一个反动武装了。

河口及碣石保安队、民团犹仍未解决，我们计划仍是先使本地农民先和他们打到了剧烈的时候，然后派第四团去援助。

二、筹款。在没有恢复海、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海、陆丰恢复后须尽量筹款，指定海、陆两县于恢复后五日内筹足四万元，解送东委。县委最少须筹数千元，各区委至少筹数百元，为将来党的秘密工作费。对于一切殷富大勒特勒，稍为反动的无论中小商人亦通行没收其财产。至于当铺则无论反动与否，一概没收。当铺没收后，将一切金器或收藏或发卖，货物则限于七天内给人以五成赎出，农民用具如犁锄等，由农民携票来认免赎取回，农民听见这种办法，他们当然是非常欢喜的，每日都有数百农民围住当铺，争先恐后的持票向当铺赎货，有的等了一、二、三、四天犹不能赎出一件东西，有好多农民都说：“当铺主持事者不公，和他们是亲戚朋友的便可快点赎出，否则等了成天都不能赎出。”实际上因为要赎货的人太多了，希望办理完全迅速是颇困难的。十余日间，海丰已解了两万多元到东委去，陆丰亦解了成万元，两县党部亦筹有些款为将来的党的活动经费。

三、收买子弹及编练工农革命军，组织各乡赤卫队。

从前叶、贺在陆丰散溃时候，失落大批子弹及数百枪于乡村间，这些枪有的在农民手里，有的给反动派收买，子弹则散落于各处。暴动以前我们已经陆续收买了二万多颗。陆丰恢复更赶快查缴及收买这些子弹，计买得者共成万颗，这些子弹除了必要时补助第四团及海、陆各区农军外，余的都暂交东委处保留，为编练常备军之用。

海陆一克复后，我们即用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招募志愿兵，先在海、陆招足一千名，入伍时期定一年，农民如有携带枪枝来报名者，或将其枪收买或暂时借用，退伍后该枪得以携回。布告贴出后，各处农民报名者甚多，惟多属无枪，我们因为缺乏枪弹及军事人才，遂没有集中起来训练，暂时命他们回家，必要时再

召集来。本来在这土地革命高潮中，组织可以自由调动的军队是很需要的，但因无枪弹及人才，也不能招募徒手的兵士，所以不得不改变办法，即在现有各区农军中挑选四、五百人来编练，先在海丰挑选三百余人，名为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陆丰方面待东南的碣石及西北杨作梅解决后，才挑选二百余人成立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后来彭湃同志由海丰回，主张将这些工农革命军补充到第四团去扩充为第二师，然而这种办法是有两层缺点的：第一是要农民自己拿枪出来当兵，他们是不大愿意的，叫他们铲除本县尤其是本区乡的土劣地主，和民团保安队作战，他们死也愿出来干；要他们携枪出来编练成军调到别处打战，就不大愿意了。所以将来是否完全无问题的、农民都愿携枪补充到第二师去，现在还未能十分确定；第二如此办法，在第二师方面固得扩充兵力，但海陆〔丰〕本地农民未免失了一批武装力量，顾彼失此，所差无多，且我们犹要负担多一份伙食。然而我们也主张把这些农军补充到入第二师去训练，因为将来不一定要随第二师远离海、陆丰，而农军则已得到一个训练的结果。

除了编练上面所说这种常备军之外，各区乡都组织赤卫队，为各区乡政府政治警察之用。凡各区乡所有武装农民都须编入赤卫队，一切军装由各区乡筹款去做，将某一区中赤卫队编为若干中队、小队、分队，轮流向区政府服务。各乡的赤卫队亦因人数之多寡，分配轮流向乡政府服务。服务时期，区为半月，乡为一日，在服务时期，所有食用由各区乡供给，这种办法现正筹备实行，结果如何尚未得知。

四、征收粮食。我们这回征收粮食的原因，是为要供给第二师伙食，准备反动势力到时，第二师可退回中洞（后方根据地），无缺乏粮食之虑。征收办法是：用东江革命委员会名义，说明为接济东江工农革命军的伙食而征收，海、陆丰两县共征收三千担米谷（〔另〕紫金二百担、惠阳五百担）。这三千担米谷分配来，每乡平均只是纳担半或二担便可，为数至微。在没收

土地之后，农民对于此层表示十二分愿意输纳，现在各县区乡都组织征收粮食委员会，专负此责。委员会的人数由七人至十一人，各级委员会都是真正的农民领袖占多数，和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组织之委员会，内分设主任及宣传股、征收股、运输股三股。征收标准是：a. 佃农以没收田主所得谷租之一部分；b. 自耕农有田地十亩以上者；c. 愿意输纳者。我们为减少运费起见，并定以银折谷办法。这些粮食征收后，即解到中洞去收藏。三千担米谷照计算，已足供一千人三个月的伙食了。

五、没收土地。在今年八月间海陆第二次暴动时，已宣布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这次暴动对于没收土地工作更进一步，这回没收土地并不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凡一切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通通没收，分给原佃农及原自耕农。这样办法对于佃农当然是十二分有利益的，对于自耕农则如数还原并无损失，对于一些靠田租为活的小地主当然是要受牺牲了，但是在海陆丰方面这些小地主的人数并不甚多，且没有什么反动力量。土地由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没收之后，一切田契都通令缴出焚烧，限三日内缴到各区乡政府（海、陆丰县城的缴到县政府），登记汇齐当众焚烧，如三日内不交来者，则派各区乡赤卫队拘捕、焚屋及没收一切财产。海丰一班田主们除了逃跑者以外，其余都战战兢兢〔兢兢〕诚惶诚恐的把数千百年来祖宗传下的田契一束一束的缴交到区县政府来，以求免罪了。陆丰方面现仍未能积极进行此种工作。海丰县城的赤卫队日日到各处去搜查田契和捕杀、焚屋，田主们怎得不害怕呢？田契焚烧后，我们即定由县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分给一切得有耕地的农民，这种土地使用证内容如下：

第一，说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农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发给该农友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并不得自由买卖和抵押，此证遗失即须报告乡政府查明，转请县政府补发，以表明土地国有分给农民之意。

这种证书现经由县苏维埃政府用好的厚纸印发，登记号数，计算颁发几多以便存查。海、陆丰的农民（陆丰差点）对于土地观念甚为正确，因农运初开始即向农民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制造出来，是由地主用强力劫夺来的，农民应以武力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因此他们对于这回没收土地，都觉得是很应该的，也没有什么稀奇害怕。不过仍有一些农民犹以为土地是地主用钱买来的，将他没收觉得有点过激，但是这种农民在海丰方面很少很少。在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后，大部分农民尤其是佃农固然得到利益，但还有三个未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雇农得不到土地，他们仍然在人篱下过生活。第二是佃农所得土地不甚平衡，有的得到多点，有的得到少点；我们现在虽然不是要将土地来平均分配，但对于这种所得不均只有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也不能不去理他；一班农民现在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这一定是成为问题的。第三是一些现当农军及其他无地农民，都还没有分配土地给他们。关于以上三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确的调查，也不能贸然定出一个具体的办法来解决，现正在调查考虑中，在这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我们要尽量的征求农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除了没收土地之外，海丰公有的南丰织造厂也没收分给职工，由他们组织委员会管理之。该委员会中的党团直接受县委指挥。其他关于粮食、布匹、毡、棉被、印刷机、纸、墨油、药品，都决定尽量向殷富或商人没收或借用，解送到中洞去。

六、工农兵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会的组织法是参照从前省委发来的“各县暴动后工作大纲”关于政治组织办法的，全县代表人数定三百余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百分之三十，兵士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之多寡分配代表额数，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多寡分配代表额数，由会员

大会直接选出，兵士代表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人数直接选出。海丰代表会于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号开幕，各开三天。海丰各处农民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异常热闹的来了许多“舞狮、苏锣鼓、唱曲”，海丰县城及各处都是鼓乐喧天，个个农民喜形于色，比之过新年更为快乐一点。大概因为他们既得有田地又取消了债务，身无牵累，当然欢喜万分了。自代表会会场起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团体，都是张红灯挂红彩，马路也扫得非常洁静〔净〕，好象划〔扫〕清街道欢迎什么皇帝老爷神明似的。会场内之布置尤为庄严，中挂马克思、列宁两遗像，两旁设军乐队及参观座，地上均铺草席和松针的象×地毯，其他各处通通用红布填估到其地者都觉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们对于这个代表会的工作，第一是使他们更加切实明白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他们的责任；第二是使他们尽量发表关于土地革命的种种意见，代表们说的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以供参考；第三是使他们明白这次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的胜利不是永久巩固的，惟有更加积极的以全力帮助各地农民暴动，到了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都起来，没收土地夺取政权，才有永久胜利的保障。因此，倘若将来反动势力来压迫他们，他们绝不应因此而灰心畏惧，以为革命难以成功；第四，使他们更加明白共产党是彻头彻尾领导他们奋斗的，只有加入共产党才有出路，并准备全体吸收入党。在这几点原则上面，我们更定出各种具体的报告及决议案。在开幕前一晚召集代表中的同志开党团会，先行报告这次暴动的意义、经过及其缺点，并指明我们对代表会中的希望和一切工作。

我们并决定第四团全体留在海丰参加代表会，紫金、惠来、惠阳及陆丰农民亦派队来参观及庆祝，各地农工群众都尽量来庆祝参观，使这个中国空前的工农兵代表会得到民众热烈的拥护。在大会开幕的次日，即召集全县所有一切农工（兵士亦尽可能的调来赴会），无论男女老幼来开一个盛大的武装大会，拥护苏维

埃政府，我们预料这个大会还有二、三万人呢！

七、关于宣传工作方面。第一宣传口号是“杀尽土劣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革命军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一切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二宣传办法是：一方面继续出版东江革命委员会《革命日报》，并做各种宣传大纲；一方面由各区党部各机关各团体组织每区五队以上的宣传队，到各乡宣传，CY更要全体动员做这工作，这种宣传队是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兵士、妇女和我们的同志组织之。

八、关于党务方面。第一，党的组织仍然秘密，并且准备秘密工作机关交通处，预防反动势力到时，各处组织又仍然完全保存；第二，党的机关即公开——县委及区委公开，各乡支部则不公开，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及征求党员，在每个公开机关中指定同志常住那边，与农民工人接洽。自从党的机关公开并征求党员后，好多农民都到去报名请求加入；第三，即决定支部目前工作大纲，重要之点是：a.各支部同志通通须起来参加各种工作，否则处罚或开除，b.各支部每周至少须开会一次，报告讨论分配及检查工作经过和同志努力与否，并向区委报告一次，c.工作条目最要者是加入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督领农民捕杀土劣地主，搜查田契，加入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征收粮食，介绍同志等工作。

（四）暴动后的社会状况

一、工农方面。农民因得到土地及取消债务，当然欢喜得很，各处唱曲、做戏、舞狮非常热闹；工人方面除了女织工及盐町工人（实在盐町工人与农民差不多）及一小部分工人热烈的参加这次暴动外，其他各种工人并没有多大热烈的表示。

二、商人方面。比较殷富的商人或给我们大派军饷，或给我们没收，虽然给他们有不利处，但一切中小商人的生意比较兴盛起来，盖因农民现在购买力复增加，自然很多很多的都到市场来

买东西了。

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海丰的斗争剧烈了，致使一班知识分子如教职员和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彻底反革命两条路可跑，这回海丰方面一些知识分子都跑到我们营垒来了，有的要求加入共产党，有的去充宣传队，有的要求入农会、工会工作，他们看见我们凶烈的屠杀反革命也毫不以为怪，并且有的说“这是应该的”！

五华农军参观团在海丰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①

五华农军参观团于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由古△同志率队到海丰。他们依照东委所决定的参观日程，二十四日到梅陇，二十五日由梅陇到青草，二十六日由青草到汕尾，二十七日由汕尾到捷胜，二十八日由捷胜回海丰城。参观团成立支部，一路开党员大会三次，干事会一次，并由当地党部负责同志参加作各种关于海丰斗争经验之报告，同志也很会发表意见，并感觉得五华的工作之错误，没有群众的力量及失了党的领导。他们到处受工农群众的欢迎，表示很有振作的勇气。本来东委并决定他们于回县之后，开三日训练班，即参加东委代表会的，因二十八日海丰政治已发生变化，故训练班没有开。东委因五华逆军已开至兴宁，已予五华工作以发展机会，决定将其调回五华帮助土地革命，但须留一部分同志之中坚分子，在海丰训练之后方调回去。

① 摘自《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二八”事件给省委的报告》

海 陆 丰 苏 维 埃^①

(一九二八年)

第一章 总 论

“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的开始时，有叶、贺残部很少的军力参加，这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师。这次暴动（第三次）开始于十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之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这一农民暴动带着充分的革命性质，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一切区镇之中，以至东江许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切田界（基塋）——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剥削农民佃户的田契租约借券等等，完全当众销毁；一切当铺的财物完全没收，无价发还典质的贫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绅地主的财产充公，作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的费用，用来救济贫民，从事公共建设，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军队，一切反革命派地主豪绅都公开处以死刑，他们的巢穴都被焚毁。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和工农革命军共同

① 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25号）曾指出：“海陆丰土地革命的经验应广为宣传（另有海陆丰暴动经过记述），以鼓动农民勇气。省委已着手编一小册子，寄到各地。”由此可见1928年3月1日出版的《海陆丰苏维埃》一书，是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撰写的，完稿的时间应在1928年1—2月间。

围攻地主豪绅的巢穴，而能战胜他们，扩大革命的地域。县城的苏维埃，如海丰陆丰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后来的普宁等处，都由手工工人农民苦力等共同组织，海丰十一月十七〔八〕日开苏维埃大会，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人，宾客一万人，选举苏维埃政府，管理东江各县。十一月中旬暴动区域已经扩大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新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是由各村选出的志愿兵组成的。雇佣军队的方法取消，代以团体（各业工人各村农民）的义务兵役。工农革命军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处夺来的。”海陆丰的农工已经在四面敌人包围之中，从艰苦的奋斗攫得自己的政权。他们虽然经过反动军队胡谦、李济琛的残暴高压，叶、贺军队又受了挫折，最近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失坠，都不能动摇海陆丰苏维埃的根基，他们依然巍然独特的存在着，而且日有进步。革命的势力差不多奄有东江。在今日看来，全国仍然是直接革命的形势，阶级斗争的剧烈非常之利害。暴动的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都已经是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了。所以海陆丰暴动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可宝贵的。每一个同志都要学习这些经验和教训，来应用到各自开始或准备的暴动区域去，迅速地完成这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观察海陆丰的数十万贫苦民众在过去一年中之奋斗，很明显的看到中国革命进步的程序。政权问题由各阶级的县民政府，而至工农独裁，更进而至于现在的苏维埃。土地问题由很模糊观念的宣传，而至于没收土地，到现在已经切实的分配起来了。海陆丰何曾不经过几次很严重的摧残，农民也许有时会灰心和失望。然而农民的力量是不会有丝毫的损失，党及党员群众还在坚决的领导。反而经一次严重摧残之后，更增加一番经验和勇气，而有更大的爆发，更奇伟的成功。因此，我们坚决的相信，只有我们的党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暴动，可以消灭全中国的白色恐怖，建设苏维埃，完全实现土地革命。海陆丰的经验是可宝贵的。

海陆丰的农民是怎样胜利的？我们且要看看他们奋斗的历史。

第二章 农民运动的进程

谁不知道海丰是有名的“小莫斯科”，是农民运动最早而且最发达的地方。然而或者很少人知道，海丰也是著名军阀陈炯明的老家乡。陈炯明得势时，海丰城那座“将军府”的大门也是炙手可热的。海丰的农民已经受惯了地主的斗盖和绅士的扇头的滋味，这时候更加上将军府马弁的刺刀和许许多多陈炯明的宗族亲故的送官究办的名片。本来海丰的农民所受的重租苛利天灾兵燹的祸害，并不比较某一省某一县的农民特别坏些，自然也不特别好，因为各地方都已经坏透了，无可再坏，好是现在暴动后才有的情形。民国十一年农民开始有农会的组织，他们要办农村义务教育，设立农民医院，创办农村合作机关，想借此来维持救济一部分农民的窘迫生活。但是不久便碰着了一个空前的水灾，正在晚〔早〕稻收获的时候。所有农民的庐舍物产，十分之六七完全淹没。全县的农民冻着饿着，同时地主为了田租也催逼着，县署的虎役狼差也提了郎当的铁索在门外伺候着。农会的学校食不饱农民饥寒交迫的肚，医院救不了农民望天等死的命，合作社不能打破三尺厚土壁的监狱。除了减租之外，什么都不是办法（因为在那时暴动两字许多人还不知道怎写的）。农会于是决议减租，照受灾区域的轻重来定减租率的多少。这虽然不是暴动，然而在陈炯明猛绝一时的年代，在他的老巢内干这个聚众开会，决议减租的运动，也实在等于造反。结果是不用说了：第一是拘捕农会职员；第二是解散煽乱的农会；第三是通缉在逃的乱民；第四是出布告安民，还说些如何维持治安的话。

农会和群众受了这个打击就消极了吗？并不。他们忍耐着，秘密的恢复组织，等候到相当时机再来。不过心里记住：这次是

失败了，这是第一次。

不久，陈炯明觉到对群众高压愈甚，则将来的反抗也愈大，最好还是敷衍。所以他又答应农民可以恢复农会和释放被捕职员，但是附带一个条件，就是只许恢复组织，却不许乱动，有事时须请教他。陈炯明的确比现时国民党那般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聪明，他不特取消民众运动，而且要民众运静，可见他并不是毫无办法的。不过这个办法到底行不通，因为宇宙内并没有静的群众。果然到恢复农会那一天，他们又大动特动起来。陈炯明究竟是国民党的过来人，大有心传，于是又拘捕、解散、通缉、出布告四出头好戏再演一回。其实他那时的资格已经够做目下的忠实信徒的老祖师，因为他们所用的“乾坤袋”都不外是陈炯明传下的旧法宝，不过附加一味“斩决”而已。

海丰的农民心中记着：我们第二次失败了！再来！

民国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组了，并且接受第三国际的命令，实行所谓农工政策。鲍罗廷替他们起草的那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得很动听，一部分共产党员不要命的替他们当苦力。这时候广东的农工群众都以为以前的国民党虽然臭得很，现在可不同，所以成千累万的工农加入了国民党，充实他的力量。国民党因为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能够保持那时风雨飘摇的地位，并且向外伸展。剿灭商团之后，不久即跨马征东。海陆丰的农民闻得这个消息，喜从天降，赶紧准备内应。及后陈军在淡水一败，他们就在海陆丰各地干起来。许崇智、蒋介石的军队还未到的前一天，县城已经为农民所占据。马上聚集四、五万农民来欢迎党军，许崇智见得农民如此，不能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发给他们的枪枝。其后军械处果然送来四十杆快枪，然而其中有三十九枝是坏的，并且没有附加一颗子弹。农民却不在乎，凭自己的力量干去。国民党军队毫无后顾之忧，把海陆丰交给农军防守。那时候，陈炯明的爪牙奸细倘若被农民捉到是很艰幸免的。

十四年六月国民政府要解决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远

处潮汕的许崇智恐怕广州那块肥肉给蒋介石、胡汉民夺去，不惜又和陈炯明缔结密约，把潮梅惠州三属的地盘双手奉送，祇要陈炯明不反对他，就把所有军队调回广州来夺帅印。海陆丰从新又入于反动的陈军之手。这回可不只解散农民协会了，凡是曾充过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的都杀无赦。为杀人痛快起见，还特别造了数百把锋利的钢刀。杀之外还烧村，使那些漏网的或被杀的家属也无家可归为止。几百的农军敌不住数千的叛军，乃退至广州。千百农民的头颅，百十条村庄，给国民党最忠实的同志许崇智一纸密约葬送了。

这算是第三次失败。灰心了么？不，再来！

十月到了，陈炯明的部将，又曾经宣言自顶至踵都服从国民党的杨坤如，在惠州居然讨起赤来，于是第二次东征又开始了。海陆丰农民依然做内应，比较前一回加倍奋勇，陈军溃败，海陆丰又是农民的海陆丰了。

未几，国民党的势力统一了广东，而民众依旧很痛苦。宣言上所答应的利益都是空的。这些不兑现的纸票！但是民众已经有相当组织，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企求。各县农民的减租运动，反抗民团斗争，到处爆发。海陆丰的农民有了数年斗争的经验，自然更比较彻底。不特减租成功，而且主张所有土豪劣绅和陈炯明的走狗都非杀尽不可，县政府不肯干，由农民自动的去捉，自动处决。国民党的领袖很不以为然。他们说：“现在广东已经统一了，执政的是国民党，你们在农村里还吵什么？如果不禁止，那于地方秩序是有妨碍的。”农民说：“我们现在还很痛苦啊！你答应我们的利益呢？”。国民党答道：“你们现在就想得到利益么？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呢！等着罢！可是你们不要吵。”

土豪劣绅也不似从前闭塞了，觉得国民党并不是真心真意维护农工，于他们的利益并无弊害，只要加入党，还许得到其他特别的好处。于是摇首一变而为忠实同志。农民以前认识地主土劣

是他们的死敌，两阵对垒，阶级分明。如今他们背着国民党三个金字招牌，可奈何他们不得。尤其是海陆丰的农民仇恨地主阶级和陈炯明走狗的心理，因为经过几次斗争，几次失败，已不能与之共存。但国民党的政府已经不许他们动，自由拘捕更是有干党纪。农民还以为政府不致没去他们的功绩，把所拘捕的反革命派完全送交县政府。省政府下令将所有的犯人完全开释，并且还说农民不对。这时候农民愤激到万分，因为他们的敌人显然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蒋介石在广州专政时，国民党三个字在海陆丰的农民看来已经是臭烂的了，他们说：“国民党已于三月二十日寿终正寝了，五月十五是出葬的日子”。全体的农民倾向于共产党，觉悟和坚决的便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知道只有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保障已得的胜利不致失坠，亦只有共产党才能完全解放他们。

第三章 四月十五〔日〕以前

海丰的农民是要得到土地了，减租早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以前已经减租到百分之四十，十五年收成不好，更照已减租额再减百分之四十（即照原租额交三成六），如果再减下去，不就是耕者有其田了么？实际，土地关系早已发生变化。因为不但减租率到百分之六十四，而且农民协会又经决定不许地主吊田另租。海丰小地主实居多数，年来因军阀战争及减租关系已发生吃饭恐慌，他们常要求吊回多少田地自耕以资糊口，但是不但得不到农民协会批准，反而要受拘禁殴打的横祸（下级农会及农民自由行动为多）。土地的使用权实在已是农民的了。

在政治上，政治的中心不是县政府，而是县农民协会。一切的行政都要看看县农民协会的意见。农民与县区政府几乎全无关系。诉讼是很少的，大概农民中间的争执，都由农会裁判员解决了。裁判员所判结的，农民无不接受服从。省政府委派的县长，

那怕他是最著名的赃官，到了海丰受民众团体严酷的监督，也只好叹其“一行作吏，两袖清风”之句，暗认晦气，捐税交纳，也要农民愿意才行，糖捐委员在公平给农民打跑了，结果糖捐问题要搁下，盐务委员有一次在青坑干涉农民走私（农民负担不起捐税），又被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并且拘禁起来。国民政府财政部三令五申的要严办，县长及盐场场长连屁都不敢响。农民呢，常备部队有三百名，就是当地的防军。（农会）在海丰不是“第二政府”，而是唯一的政府。

工人运动也是非常发展的，工人以非常严厉的手段对待恶东，在非常恶劣的小商店的店员也高呼着“工作八小时”。知识分子（小学教师、中学生及国内外留学生）通是革命的，不然就无法生存——找不到职业，商人那更是害怕农会，巴结农会。

陆丰农运虽然没有那样发展，但因海丰的关系，农会也有权过问一切。

党在农村中是很有威权的，农民大都愿意加入C P，他们都知道农会是共产党的，或者以为农会就是共产党。国民党呢，农民都不愿意加入，因为他们说国民党是戴毡帽穿鞋袜的都可以加入的（要农民加入国主党时，陆丰农民这样的说）。党员在十二月（一九二六年）份已有七百人，党员是很革命的。对杀戮土劣反革命是很厉害，都有多少经验，到处都看见共产党员的活动，各种运动都是共产党员把持，但是党员并未在党支配之下去行动，一切工作都未和党发生关系，只看见农会及个人，看不出党的组织作用。但是这种错误很快的改变了。

时局渐趋严重了。在这种时局及海陆丰各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工作怎样呢？同志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以为海陆丰完全没有国民党而且不需要国民党，可以自由的干去；另一种以为海丰（或者陆丰）太进步了，要等等各县也做到这个地步时再大家一齐干去。前一种是农民同志及农民群众表现得最厉害，后一种多为懂与不懂之间的知识分子。后一种意见自然是错误的，前一种

也太简单了。因为当时国民党还是革命的，党的政策只是要巩固下层基础以威挟正在渐渐离开革命战线的资产阶级。海陆丰如何工作呢？当时在海陆丰的责任是，维持革命的海陆丰，准备未来剧烈的斗争。那时海陆丰是非常革命而且太平的，然而在广东（以至全国）豪绅资产阶级已日益反动，李济琛的省党部正派员要积极的打入海陆丰活动，所以当时我们极力消灭内部的反动势力。并且抵抗外来的反动势力。第一，我们积极攻打陆丰的反动乡村，如剑门坑、上砂、黄塘等处，同时因为国民党政府已积极干涉农会自由拿人，于是决定允许农民秘密枪杀反动派（轻的交政府办）。地主豪绅曾再三在政府及蒋介石、李济琛的总司令部控告，李济琛曾严令胡谦派兵制止农会农军的行动，我们公开请胡谦派兵帮助肃清此土匪及讨赤军（我们曾说他们是土匪及讨赤军）并监视我们，自然胡谦还不敢派兵来，然而肃清乡村反动势力的工作不免受些打击，更加以四月十五号就到了，因此这种工作还未做得好。第二，为要使小商人流动分子及少数知识分子，不致勾引孙文主义学会，断绝孙会的活动根基起见，积极注意联合战线的工作。组织了各界团体联合会，实行监督县政府，准备成立县民政府。进行各种建设——合作社、公路、筹备平民银行……整理国民党……。商民此时亦满意我们，国民党的右派代表来到，就商人中也不能活动（自然也是小商人不理事的原因）。可是只消极的肃清内部的及抵抗外来的反动势力是不够的，故仍积极的去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未来的斗争。用全力去整理并扩大党的组织。办过几期训练班，在革命空气浓厚的海丰，革命的共产党员，经过很短时间的训练也有颇满人意之成绩。列宁纪念日等公开宣传并介绍同志，到十六年三月的统计，三个月间党员由七百增加到四千，海丰八百五十个乡村（组织乡农会的）有三百三、四十个有了支部的组织，小组及党员则散布到更多的乡村，重要的乡村大概都有了支部、小组或党员了。此外就是武装的问题。农民可说已组织好，农运已经到了没收土地及武装时

期，然而当时的党对土地问题还是模糊的，海丰自然只能（只懂得）做到不许地主吊田的地步，武装工作也就顶需要的了。当时办了一个农军干部训练班，学生都是青年农民，准备六个月毕业后到农村去组织训练农军的，内中百五十人，到四月十五事变时已有了九十余名党员。乡村里也派军官去组织训练农军了，农会且议决在那时期以四分之三的收入充武装工作用费（很少实行）。常备部队仍有两个中队。

以上是当时海陆丰大概的工作。

到现在，回想以前的工作，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其中显然有两个重要的错误。第一，是关于土地问题的。当时党还很少谈到土地问题，但在海丰你可看见土地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海丰的党是知道了这点，可是观点还很模糊，虽然也宣传土地农有，但很不普遍，而且大家（特别是接近农民的同志）以为宣传是容易的事，实现的办法才是困难，农民都要求土地了，一去宣传农民就起来向你向地主要土地，那时怎样办呢？因为大家都以为海丰是不能单独解决土地问题的，或且以小地主苦得太可怜了，似乎还要相当顾到，所以有人谈到小地主吊田自耕的事，以为取消农会决议（不许吊田事）固然不好，但于农民方面无妨碍时可斟酌办理（无实行，其实这种理论是不通的）。这是怎么说呢？这是说明农运已经进行到农民要求没收土地的时期，党还没有坚决的办法去解决土地问题，反而遏抑这种运动——不取积极宣传，恐怕农民起来要土地时无法应付。当时的办法怎样呢？那更是十足的改良主义（假如更除开武装工作——暴动的准备，积极训练农民等），我们以为土地问题只在宣传，不能立即实现，有农运又不能停止不进，于是想出许多办法，创办农民合作社、垦荒、造林，振兴水利以及开公路等。在农村中成立了几个小合作社（农民自动成立的），计划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于四月底开办，计划造林垦荒，各农村都进行振兴水利的工作（开沟等）。这些事实与对土地问题无办法放在一起，不是改良主义是什么？第二，

是对反革命的问题，当时因为要积极消灭内部的反动势力并抵抗反动势力（孙会）的侵入，同时又要讲联合战线，海丰认真反动的大地主资本家及右派已经逃亡迨〔殆〕尽，剩下的反动派除开少数豪绅（陆丰情形稍有不同）以外，就是小地主小商人及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不很反动）。因此，联合战线不免包庇了一些反革命。这种重大的错误对党对以后的暴动都是有重要的关系的。

第四章 第一次暴动

广州、汕头的屠杀开始了，在事前固然在准备争斗，但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因为我们间直没有接到上级的政治通讯，更没有接到动员或者准备动员的命令。我们是因为接到李济琛的国民党广东特别委员会的电报才知道有这一回事。因为他们还当海陆丰的农军是防军，故也有电来要农军在海陆丰清党，那时已经二十日了。当时区委的情形不知道，各县市的状况也不知道（其实那时区委——现在改为省委——知道蒋介石、李济琛一般反动的军事领袖在上海开的秘密会议，结果必定对C P和民众施行高压政策，但也料不到如此之快与如此之残酷。在李济琛未回粤之前，区委已下令各路准备，并指定专员去负责指挥：派罗绮园、周其鉴去北路，黄学增去西江，杨善集去琼崖，黄居仁去潮梅，何友遯去惠州，中路为区委直接指挥。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定五月初间，并派专差送信去海陆丰地委。不料李济琛十一日回粤，十四晚即发动，区委一时陷于秘密状态，各路的专员除北江外，还在留省没有出发。一切交通断绝，检查又极严，故此海陆丰一时得不到区委的消息，虽然区委当时已下紧急全体动员的命令）。后来五华、普宁、紫金及惠州都发生了关系，区委也已找到。区委当时说是要取得东江和北江，因要我们计划攻打惠州。各县呢，普宁已经起来，但同志却逃到海丰（并未失败），后再鼓励他们回去继续暴动。五华在四月十五以前已起争斗，那时已经渐次失

败，也嘱尽力坚持，并调驻老隆某同志一营前往援助，结果该营没有走已给人解决了。紫金决定立即动作。惠州当时只知道在平山有一营军队是同志统率的，决定即帮助该处农民（是比较好的）起来与海丰连成一片，以控制惠州。未找到区委前，因各县与区委都断绝了关系，故由我们自己成立东江特别委员会以指挥各县的斗争。

四月十五屠杀消息传到之后，因全不知道区委的政策及计划，又未明瞭各县的状况，更以准备还不算充分，故有缓兵之计，曾由农军大队长电李济琛、胡谦等拥护清党。这种举动自然对群众有影响，但对胡谦方面确有缓兵的效力。当时我们一面和缓敌兵，同时又派队去攻打豪绅地主，胡谦以为是彭湃回来做的，竟打电报给大队长吴振民要他剿办，吴也回电说即可拏解惠州。胡谦原要于四月二十三派大兵到海陆丰的，后来竟到五月五日听到海〔陆丰〕农民起事之后才派兵。

海陆丰已在积极准备了，现在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斗争？我们认定这是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因此当时的口号是拥护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等，切合农民需要的口号可说很少，只有实现县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等类才比较有关系。但在海丰还不算顶重要，因苛捐可自抗纳，土地农有的口号简直是〔陪〕衬的，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实现国民党中央联席会决议案，在海丰简直是等于闹笑话，已经不是需要的了。暴动是为革命，然而暴动后可得到什么呢？当时就没有很明瞭的回答。

现在要讲到各种准备。党的方面以前差不多是公开的，此时先把党秘密起来，组织好秘密交通，另组织特委以主持此次争斗，一般的党务仍由原来的地委指挥，但这种组织是不好的（还是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另临时增加或会议时参加某特种工作人员的好）。党部开会报告此次斗争的意义，农民工人也开会议。公开的指挥，决定组织救党委员会（区委当时无说到公开的指导机

关)以指挥党务政治及军事,农军改称为工农救党军,除常备部队以外,各乡村另成立四〔千〕余名的救党军,其中四百名是可以冲锋的叫做敢死队,千余名是有枪枝可以调动作战的,其余是持粉枪或铁器(尖串梭标)的,可以保卫乡村杀反革命。工人方面也成立了一些武装。曾积极找寻武器,在某某等处买过几千块钱子弹,原要在某地购买枪枝子弹,但交通给该地政府拘捕,以后也就失败了。因为海丰农民力量是可靠的,故大家都以为即使不能向外发展帮助各地农民,也可以保守一、二月,故积极准备粮食。并决定没收地主或商人的米谷,必要时更没收银号或大商店现金。发动前准备了许多传单、标语及种种色色的布告,组织宣传队,并预定告敌军兵士的小传单标语,敌人到来时分发。暴动的组织如侦探工作则完全由党组织,破坏也是由特委具体的命令各处党部去做,如果各处党部健全,此种办法还比较好;运动则完全归工农救党军管理。其他如攻守问题,骚乱敌人后方及宿营地等皆曾计及,暴动后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办法。

各事都大致准备了,同志和群众都是很积极的,他们都很轻视反革命军队的力量(但不一定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敌人只有一、二千人,那是不够我们吃的。”

现在只听候发动了。当时派去找区委的还没有回来,各县都接头,但除普宁之外,都未积极暴动,特别是惠阳(惠州)难于动作。但是事情是不能再延迟的,不然各处的暴动必定孤立而为反革命镇压下去,暴动也无甚好处,或因敌人得以更大的力量摧残而不能起来。更加各项税收钱粮都是每月底或下月初解送省政府的,我们要得大批款项,也须在四月底各机关还未把一切款项解省时动作。再,在一个月前海陆丰就准备“五一”节举行热烈的大会,公开的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党员,广州、汕头屠杀消息传到之后还是进行。于是就决定“五一”节(即四月三十日夜间)发动。准备动员的命令早已下了(准备动员令是说即须发动),动员命令则计算各负责机关接到时能够准备发动的极短时

间才发，县城有在二小时发动前才给命令的。这是为秘密起见，同时，又因群众以至同志是要热烈而紧张的空气及党的严重命令的影响与威吓，才能多多的坚决参加暴动，如果发动命令下得太早，那末他们有闲时去商量考虑，一定会感觉到有许多困难生出许多问题，结果会有若干临阵退缩，暴动的群众发生不好的影响。

第二天——“五一”节——早上群众持着武器，络绎不绝的赴庆祝大会，群众都非常高兴，海丰县城到会人数是屡次大会所仅见，海陆丰已是工农群众的了。早上二点钟的时候（四月三十夜）已把所有的游击队、警察、盐警队等枪枝缴清了，所有的官吏都扣留了，其实当时是没有许多反动武装，故没有什么战争。

斗争已经开始，更激烈的争斗即将到来，当时的责任是在暴动的继续和扩大。具体来说建立并巩固革命的政权，并且准备更大的实力联合各县向外发展或抵抗反革命军队。具体的问题是：

（一）政权问题：我们的口号是建设县人民政府。当时由民众及国民党先成立救党委员会，以指挥一切，国民党则取消李济琛圈定的名单，恢复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县政府则由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接收，并即筹备县民大会。各区则成立区自治委员会，自然这些政府都是农民工人组织的。政府的责任是肃清反革命，并切实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一切的苛捐杂税都取消了，我们取消苛捐杂税是不经详细讨论，不管于收入有无妨碍的。

（二）对反革命问题：对所扣留的官吏大部分都枪决了，乡村所拏到的反革命重要的都由农民立刻枪决，救党委员会成立革命裁判委员会以镇压反革命，但因允许各处自己处决反革命的缘故，未曾裁判过一个反革命。继续派农军去帮助惠来及打葵潭豪绅地主，进攻陆丰黄塘等反动乡村。

（三）对东江潮梅各县工作：东江潮梅各县的农民还是不断的暴动，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自己成立的东江特委，也

不敢如何使职权，公开指挥的名义和机关党也未曾顾及。于是由海陆丰国民党县党部发起，在海丰召集东江潮梅各县市国民党党部联席会议，要产生东江潮梅的救党委员会指挥发动，并且成立东江潮梅救党军总指挥部，以吴振民为总指挥。当时计算可派代表的县市有惠阳、紫金、海丰、陆丰、五华、普宁、潮阳、惠来、汕头等。后来代表到有汕头、惠阳、紫金、潮阳等县，但敌军已来，普宁又已失败，未能举行。

（四）向外发展问题：我们进行统一东江潮梅各县暴动的指挥，也就是要使海陆丰的暴动能够发展，但海陆丰暴动的发展应时刻进行，故向外发展，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时普宁还是继续暴动，潮阳也有争斗，汕头经常空虚，潮汕同志天天盼望海丰农军前往帮助。以为有海丰农军一面旗帜，潮汕各县农民即可全部起来争斗。紫金四月（五月）已占据了县城，惠阳也予以物质上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形，暴动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必须向潮汕去，因为汕头是潮梅的政治中心，影响较大，各县农民力量也好，惠州是个险要的军事中心，农民力量又小，难得手。然而区委的命令到了，区委说我党要取得东江和北江……，要海陆丰计划取得惠州，当时区委以为坐镇韶州的陈嘉佑还有一师人；北江农民自卫军又已集中了二千人，而且枪械犀利，颇有作战能力；粤汉铁路工人仍然有一部分力量。惠州方面农民因为淡水、三多祝各次惨案李济琛均袒护民团，如火的情绪随时都可爆发，而且胡谦部下有三个营长是同志。同时广州反动的军阀尚竭力自保，不敢向外发展，广州市工人又正待时而动，黄埔学生和入伍生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如果北江、东江得手，广州革命的工人和黄埔学生马上可以内应，恢复整个的广东，并非不可能。所以有这个命令。可是北江的陈嘉佑接到谭延闿的电，着退守郴州，这部分遂于五月三日不战而退湖南，农军也跟着退。惠州农民虽可用，而去指导的同志不负责任，误事不少，在军队内做工作的同志，也因为交通断绝，不知消息，或因畏怯，自己弃职跑了，或

者莫名其妙的顺从着他们的叛逆的长官。广州军事上的助力——黄埔学生又被敌人以全力解决了。所以区委的计划虽然是对，可惜事实上却是如此。海丰的同志以为惠州农民总有相当力量，农民能够起来。海陆丰更加以多少帮助，得到惠州自然不是空想的（自然当时的军官都说做不到），所以我们的面孔天天向着惠州，天天的想着如何解散胡谦的军队（一师，共四团）。当我们查确平山有××同志的一营人驻扎，决定了要他们立即发动帮助平山各处农民起来暴动，如有可能再计划攻打惠州，否则海陆丰边防已固，再向普宁进展。另外，命令驻老隆之某同志一营往五华帮助该处农民继续暴动，使潮汕敌军不能向海陆丰压迫，更不能与惠州胡谦联络。但都是不争气的营长。老隆的我找不着（后来知道被人解决了），平山的因为胡谦要调该营回惠州，就惊怕而只身逃到海丰。平山各处的农民呢？此时已会着几个惠州工作的同志，知道是无把握的，于是决计放弃惠州，甚而至于放弃海陆丰，把海陆丰完全交给农民，而将重要武装调到普宁去发展。可是六日决定这个新计划，再限七日出发普宁，而七日已得报告胡谦的大军到了。计划又要重新审定了。

这是暴动后的情形。

在暴动后工作很明显的有以下的缺点：第一，是对土地问题观念太模糊，没有领导农民起来抢夺土地，说建设县人民政府呢，海陆丰政权早已是农会支配的；消灭右派救国民党呢，简直不关农民的事，废除苛捐杂税，减租……都不是需要的了。虽然农民很激烈的起来斗争，但不知暴动后可得到什么，故未完全起来，或坚决的继续下去。第二，对反革命工作也不好，固然知道此次斗争是与封建势力大决战，虽然提出肃清反革命的口号，然还没有把党员观念弄清楚，大部党员都觉得是因为要巩固革命政权，因为怕向外发展时反革命捣乱后方，因为怕反革命军队来攻时内地反革命派作内应，而去肃清反革命，于是以为没有以上的危险就不要紧了。因此，杀人并不很多。第三，财政也未能用很

辣的手段去处置，农军失败退出的时候，钱也就完了，党也没有准备若干费用。

第五章 第一次挫折

七日得到惠州军队来攻的报告。到潮汕去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因为敌军已经到来了，放弃海陆丰（虽然把一些武装调走）而任逆军摧残，农民及农军都反对的，于是决守海陆丰。在分水凹（惠州到海陆丰要道）已设备防御工事，形势非常险要，我们有三百的常备队伍（内有百五十人是经过三个月训练的干部学生），有许多各处临时组织的农民，且有一磅大炮。我们以为准备充分，可以守此险要了。敌人的军队来了，惠州来的是胡谦最得力的一团（孙会的），后来汕头又派了两团人来夹攻。五月九日早上敌人开始向农军攻击，然分水凹形势险要，敌军完全不能展开，几次冲锋，都给我方大炮赶退，敌人都说农民不怕死，城乡的农民及同志都以为可以缴枪了，当时的形势是胜利的。可是，早上七时命令他们去包抄敌人的农军到十二时才到。而反革命的大炮后来又打不响了（原来我们是得不到好的大炮呀），农军子弹又少，结果给敌军攻下了。分水凹离海丰县城仅三十里，下午三时敌军已入城了。分水凹之战是不是应该的呢？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是知道诱敌军深入来对付他们是一个办法，曾经计划到：假如敌从海丰之赤石来攻，则让他们深入才四面起来截击，但在分水凹情形就有不同。第一，分水凹形势十分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兵莫敌之概，敌人来是不能开展作战，只有拼命冲锋；第二，农民武装并不少，且有一门大炮；第三，假如让他进来，必有多少不好的影响，农民将必有以为我们已经失败了，反之，假如能够解决那来攻的逆军，他们必更要计划妥善才再来进攻海陆丰，因为反革命向来是害怕海陆丰农民的。我们觉得这样是对的，不过武装不好，农军官长误了时候，分水凹失败

之后，好些存有专门依靠农军的错误观念的同志或群众因此灰心，才是缺点和错误。

敌军入城之后，因为海陆丰从来威名及这次的大战，十分惊慌。先锋下午入城，是晚大队到了只在城外驻扎。农民方面，参加战斗的一部分比较恐慌，而大部分农民及乡村农军仍然是非常骄傲，说农军不中用，千余敌军都不能抵抗，而愿与敌拼一死活。敌人进海丰数天，只占据县城及汕尾市，农军则退乡村。敌人对付农民的办法，是以大军集中海丰县城，另派出大队到一个区乡去，农民如不能守或因战术上退出某乡村，那末，敌人便随便焚烧几所房子，随便拿十个或二、三十个农民，并随便枪决几个，而农民常有不能相助的，因敌军到何乡区是没有什么一定的，他们不一定肃清（实际是没法肃清的）一个乡村之后才到别的乡村，有武装的农民因而无法很快的集中去援助。这样的结果，农民一部分更加坚决，一部分则畏缩退却，因为他们的房子，财产及家庭都在乡间，生怕受同样的损失。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敌军恐慌，反动政权未曾建立，农民又是热烈，敌军对付农民的办法将使一部分农民畏缩，更促成围攻县城的决心（因乡村通通是我们的）。此外，因海丰的乡村反动势力是很少的，当然更使农民群众向着县城的敌人。

事前我们曾经计划如何去骚乱敌人的军队。我们要在晚上——特别是敌军初到的一晚，各处放火（不管是何人的房子或草堆）、鸣锣、击鼓、吹角、叫喊、放冷枪、烧地炮，使敌人惊乱而起来缴枪。在敌人经过的地方，四围埋伏截击。派农民去当敌人挑夫，中途或一听见枪声便即行逃走，使敌人行军不得自由如意。但未曾经大斗争的党部及同志是不很可靠的，一切的骚扰破坏工作，多未能切实执行，经过很久准备组织好了的交通及侦探，一时会接不着头，所以敌军攻进海丰的第一天不能反攻。十号敌人追击退公平吴振民统率的农军及梅陇（农民顶好的一区），县城很是空虚，决即以其他各区农军（不管是有枪或持铁器的农

民)攻城,结果因准备不来,敌军则日间进攻各乡区的农军,晚间又回城集中以防农军黑夜袭营,而未能实现。于是再决定十三日(都是早上二三点钟)进攻,重新定了口令符号,并在附近高山及城内放火为号使各处一齐进攻,但是吴振民所带的主力部队因退到约定的地点,原约定分水凹,打败仗则退大安或新田以外(已到河田),未能赶回,到时虽有一千余农民参加,也不敢进攻,因为他们太过重视常备的农军,同时也是实力太少——没有好枪,子弹很少,大部分是粉枪和铁器。可是敌人还是非常的恐慌的,几天来进攻各处都未得手,海丰反动派又很小心未敢出来活动。农民呢,虽然怨恨吴振民说他因同乡关系投降蒋介石,或者说我们不中用,然而革命情绪还是非常之好,吴振民也带队转回新田了,于是又决定于十六号(十五号晚)第三次反攻。敌人到海丰已一星期,但对各乡区仍然全无得手。当晚农民非常踊跃,各区乡到的武装农民有三、四千人。晚上二时山上火起了,枪声响了,各处农民皆知到主力军到了(原指定主力军应先开枪),高呼着冲锋前进(农民多持铁器或有枪而子弹很少,故常常一接触即要冲锋),可是不一刻而枪声忽止,农民又犹豫不前,退到原来阵地。直到天明一部分收队回去,一些给敌军赶散。原来吴振民固然与我们联络得很好,准备十六日早(即十五号)一同反攻海丰县城,但十五日他听说海丰敌人兵力不弱,忽然不依计划派队攻城,是晚才送信来请改变计划,同时又派小队——二十人去放枪,弄得农民个个以为主力军来了而勇敢,这差不多中了陷井呵。这次没有冒险进攻是可惜的,因为敌人来了一星期全无办法,农民还占据了所有的乡区,扬言反攻,他们都准备走了,长官预备了便装,准备于失败时逃走,十三日的事情他们是料到,故他们那几天特别的恐慌,假如我们冒险进攻,这个攻打县城就不是投机的了。

三次反攻不成,于党及民众都有很坏的影响。他们不但是怨恨吴振民,而且怀疑到自己的力量。敌人知道武装农民之散漫,

实力之弱薄，自从积极准备暴动以至现在二十五天中，党是勇往直前，全无畏缩或者会失败观念。到了此时党是不免停顿着问：现在怎样消灭敌人呢？当时的情形，只能在乡村做工作，要反攻而至消灭敌人必须农民力量增加并整理武装，或有外面力量的帮助及敌人方面有机可乘的时候。我们再看各县的情形。五华还是停顿着没有发展；潮阳、普宁已经失败；紫金也不能保守县城及重要的区乡，退到炮仔墟；惠阳平山只有一时很小的骚动，那时知道惠州军队里面有三个营长七个连长是同志，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党员，且不知道是何部属，除开两个营长离部队之外，另一个营长李某已经公开压迫农民暴动，去信不生效力，这些武装都未利用以帮助暴动，惠州已经没有希望了。

“现在怎样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们时刻想记着的问题。潮阳、普宁失败了，二百潮阳农军到了陆丰，明知其是败兵，但我们以为总可壮壮农民的胆子更勇敢来参加攻城，于是又想作一举而消灭敌人之计。但是二百的潮阳农军沿途已经走了一半有余，吴振民所率的部队更是败兵不能再战，攻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各处的乡村还是农民占有的，但汕头已增加两团兵到海陆丰，要积极扑灭海陆丰及潮阳农军。五华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实力仍存，敌军只有宋世科的两连人，于是决定五月二十一日把农军拖到五华去发展，然而因大队敌军尾追及沿途反动武装的截击，无法在五华活动而到江西、湖南去。军事上完全失败了。

失败以后，跟着就是严重的摧残。海陆丰的反动派渐渐的回来了，从前不敢活动的现在也渐渐出来了，工农会改组委员也出现了。保安队民团也渐渐成立了。逆军当时唯一的事情就是清乡，所有的乡村都经过搜查，所有的农会工作的人都要拘捕或枪决。斗争已经完全是采取守势。当时的工作是：

斗争问题：农军仍保守能够占据的乡村，公开的筹饷并杀戮反革命，或抢劫豪绅，敌军来则与抵抗，败则退守或暂时解散。在常备农军退出海陆丰的时候，曾留下几个军官加派到乡间组织

训练农军，除开能公开的以外，各处也要秘密组织和训练，这于以后的暴动有很好的成绩。救党会救党军工农会更发出紧急宣言，警告人民不许以任何方法帮助敌人，反动军政税收机关官员，税捐承商，宣传员，侦探，团丁队兵，以及反动机关团体的伙夫杂役，无论何时一经查出，一律枪决，家属则永远驱逐出境，家产全部没收。乡间豪绅及一切反动派，则进行暗杀工作，但杀到还不很多，因为除了很勇敢明了的同志或农民以外，一般农民都以为自己是“良民”，不应做此等事情；第二，因自己身家田园屋宇都在乡间，恐有连累；第三，雇用则非经济所能做到。此外，破坏交通的工作是经常的做，电报几个月来是没有通过的。此时的责任是使反革命政权不能巩固。

党：不坚决的分子，此时就开始表现其动摇态度。一些是偷走了（算是很少数），有些是走了又找回去，没有走的而党的工作也做得很少。当时重要的责任是管理组织上一切事情，维持党员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发出了宣传大纲，说明此次斗争的意义，现在并无失败，并指示如何继续争斗。重新审查各级党部负责人，整顿秘密机关及交通等。所有重要的负责同志都特别找到谈话，告以当时的工作。

工农会：海陆丰的工人和农民是没有人能领导的，除了他是勇敢忠实的共产党员。反动派虽有改组委员，但并未做一点工作。他们的宣传员到乡村宣传，对农民说：从前农民要缴会费给共产党吃，又要开会，现在呢，不要缴会费也不要开会，农会还能存在，也还能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的回答说：从前要缴会费，现在就要缴民团保安队费。开会，这是我们愿意的。宣传员觉得不行了，到了第二个乡村，就改了调说，农民兄弟真是辛苦……。农民反回答：“是呀！要你们地主资本家才安逸呀！”

（以上是梅陇农民的语）工会农会仍秘密存在，特别指定了负责人，六月初海丰还开过一次全县各工会代表会。但秘密的工作仍然是很坏的，对改组委员开始就打算以激烈手段对付，但各乡区

他们都不敢去，县里也全无活动，改组委员是未有打死过。原来也决定派人参加反动的改组委员会，因为同志及工农群众都不愿意，改组会又无活动，也没有实现。工人农民对自己的工会农会是很拥护的，甚至有些工农同志对党要比对工农会冷淡。在失败后，工农会也时常发布命令布告宣言，以指挥群众，这是比专门由党员个人去活动好。

以上失败后受最严〔重〕摧残时工作。考查失败及当时工作的状况，可以得到几个教训：第一，农军是有进无退，可以胜利而不能失败的。原来暴动是要勇往直前，不能有丝毫退守的心理，要天天得到胜利。才能维持群众的勇气，而在农民中间为尤甚，分水凹之败，参加战争的许多以为完全失败而没有希望了，几次反攻不成，群众以至一般同志，总以为我们的将来是凶多吉少，许多去进行如何去保全他们的家室乡里了。再，历次的经验，在有多少胜利的时候，你要多的交通员，运输或侦探等都有许多农民尽义务，但如有一点不利的消息，他们就马上心灰意冷，觉得什么事都完了，那时你要一个人送信，就同志也还要发生问题。第二，农民的习性是保卫家乡的。自然这不是绝对的，海陆丰东江及北江的农民还到了湖南、湖北呢。不过一般来说是不肯离开家乡的，而且留在乡里的作用是要比到城市或别的地方大。在许多事实里，农民虽在前敌作战的时候，如果敌人骚扰他的家乡，那末，他要放弃一切，回去对付或去搬家产带妻子去避难，党的机关所在的乡村，如果发生清党的事情，危急的就地的交通员等会一个也看不见。第三，在许多小的或大的事件里，冒险是好过谨慎，谨慎的危险过于冒险，谨慎常常是懦弱者的护符。暴动总是利用群众热烈的革命情绪和勇气，冒险以进攻敌人，而农民的散漫又比城市工人厉害百倍，一切军官看见乡村农军总会摇头害怕，以为不堪一击，的确，农民是没有几根好枪，子弹也少到或者没有一颗，对付敌人呢，差不多一见面就要喊杀冲锋，如果小心计算那就只有不干。第四，失败的初时，经逆军

严重的摧残，农民大概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保存家乡是第一着，我们虽说应如何去继续争斗，而败势不可当。这自然是一方太重视吴振民的常备农军，同时经此次暴动后农民没有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得到什么，这就是群众一时消极的原因。第五，虽然暴动以前有很多的准备，但未经过斗争的党部及同志是不能切实实现的，因此，敌军到来之后，并未给以大的打击。

第六章 反抗运动

经过敌军严重摧残之后，表面上似乎农民已经给反革命镇压下去。其实不然。乡村中或者完全是农民的（如赤石区），或者农民占大部分的势力（陆丰之新田区，海丰之公平、梅陇等区）。农军出没无常，军队无法应付。捐税可以说没有收入。逆军也用些欺骗手段以抗捐诱农民群众，每次清乡都有农旗在前，假冒农军或者表示拥护农民利益。他们很注意的宣传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的减租案，然而农民不但不欢迎，反而生怕这个决议案之实行，因为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结果就是要海陆丰农民加租。究竟他们的改良欺骗手段也太笨，有些地方要钱去领减租证，有些地方宣布农民所减的租百分之二十五要以若干归民团及保安队，若干归政府。农民因切身利益的关系又起来了。

我们很坚决的进行抗租运动。我们并不希望农民能够全部或大部分不交租，我们只希望因此问题引起更大的争斗，同时宣传（只是宣传）土地农有。在五月底到六月中旬海陆丰民众是完全取守势的，敌人兵力最初又有三团人，并成了六、七百余保安队及民团，农民是一时无法起来，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以发动群众。现在全海陆丰军队及团队不过千二、三百人，又有了收租的问题自然可以起来了。此时更感觉到以前的斗争，意义总不很明瞭，农民也不知道暴动后可得到什么，于是土地就是要解决的问题了。当时区委土地农有的口号也寄到了，于是就很相信抗租虽然

无法全部实现，也可以极力宣传土地问题，土地农有的口号能喊得普遍，就是抗租的胜利。

党员以及农民群众最初是不同意抗租的。一种以为现在的情形。减租尚且无法做到，何况不交租，而且如果如此做法，将引起更大的屠杀。据他们的意见，是以为必须有外力帮助，消灭敌人才能讲到别的问题。另一种意见以为不应抗租，而要立刻大暴动——攻县城，击走敌人，那末，什么事都可以办。他们是要冒险拼个死活，胜呢，似乎可以保持永久的胜利，败呢，也好另寻出路。当然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坚决抗租，我们要引起争斗，但不希望很快的得到县城；我们要宣传土地农有，不希望能够完全做到不交租。

抗租的办法，在可能时公开的不交租，严厉或柔软手段以对收租人或地主，狙击收租人使不敢向农民要租，截抢输送之租谷，偷割地主的田禾，并枪杀恶劣地主。各区乡农会都开会报告煽动群众，农会发表宣言及布告，并由农会自己决定对付不坚决抗租农民的办法，对帮助抗租的农军，抽收所没收的租谷以作粮食。结果呢，海丰之梅陇、赤石、公平之最大部分及陆丰新田之一部，完全没有交租，农民对帮助抗租之农军（如公平）争先挑新谷以作食粮，对不坚决的农民要比对地主厉害，在那些地方，地主简直不敢过问。梅陇自六月中旬决定抗租之后即准备长期之争斗，筹足了粮食，七月十号一次大战之后，与地主豪绅及农军不断的争斗，自七月到九月的两个月中，敌军只有损失，几次给埋伏各乡村山间的农军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兵士以至军官皆觉得无法，无心再战，一直到九月初第二次克服海陆丰，狼狈退出。公平农民在七月抗租期间，经过杨梅水岩石（皆惠阳属，但农运及党皆是海丰管理的）的争斗，占据了高潭（惠阳属）恢复农会及农军，打败了黄虎〔羌〕（距公平区墟场二十余里）的民团，也曾恢复农会，农民帮助农军作战，输送粮食非常踊跃，陆丰西北之大安及东南湖东、金厢等区，七月中（二十一、二十三等

日)也起暴动,农军攻打警区民团,缴得枪枝十余杆,杀反动派数人。海丰之汕尾等区都开过各区乡农会会议报告抗租运动,虽无做到抗租或即起争斗,但农民是受了很大的影响,敌人也更在恐慌之中。第一第九区农民更自动集合有枪农民去劫九区警署。这是抗租运动所引起的争斗。

形势完全不同了,完全退守的形势,一变而为完全进攻的形势。暴动是可以继续,可以扩大的。于此可以得个总论:民众的暴动不是一个命令可以起来,“肃清反革命”之类纯粹政治的口号也是不能鼓起群众来的,只有是群众切身的需要经济的要求可以发动群众的暴动。再则,农村的争斗,不能即刻希望夺取县城,不然是没有方法可以起来,夺取县城的失败,将引起群众更大的灰心与失望,而且也只有各乡村更不断的骚动可以牵制敌人制胜敌人以夺取县城。抗租运动的时候,攻打县城是不可能的,但可起乡村的骚动,这个骚动可以延长到两个多月之久,卒至完全恢复海陆丰两县(贺、叶未入粤二十余天)。最后就是党的领导必须是十分坚决;不要给同志及群众懦弱的心理所动,不要受某种不好的影响。抗租命令初下的时候,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十分怀疑,以为是空想,不合实际,然而结果呢,可以说完全胜利。只有坚决的党可以领导群众,党的坚决的领导是暴动胜利的保障,我们完全相信。

第七章 第二次暴动

抗租运动以后的争斗是没有停止,而且日益扩大。杀戮豪绅反革命因事实的经验,也渐渐的更“残酷”了。在四月事变之后,我们推想武汉必先出兵讨伐蒋、李,因为在政治上比北伐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广东民众有伟大的力量,有一师兵力即可以给群众很大的帮助。克复河南之后,更以为所谓南北革命势力也能联合,当可专力对付南京、广东,后来听到湖南的消息,加以东

征南讨的宣传全无踪影，我们已知道有问题了（党的情形，乡村里一点不懂，都是推测幻想）。八月中旬得到南昌革命回师广东的消息，我们不相信能够有多少兵力到广东，但却以为叶、贺残部能够逃到广东也增加农民暴动的力量。秋收暴动计划也收到了，省委改组和执行秋收暴动计划也来了，海陆丰各县的党和党员有了不少的兴奋。我们为的是要能够顾到全部的工作，我们几个月来最苦就是党少有整个的计划，党员群众只知道要破坏反革命政府的稳定，要打倒什么，要继续暴动，而不知道是以暴动手段达到没收分配土地与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为我们只是零碎的争斗和牺牲——没有正确的出路。因此，党部及党员群众，一部分是消极而不斗争，一部分因为不知道党整个的政策，不明白正确的出路，斗争也是乱动。海陆丰有这种情形，接近海陆丰的各县尤其是如此。接到秋收暴动和省委暴动大纲之后，固然在宣传欢迎叶、贺回师，群众或党员自然有些不好的影响，但我们知道叶、贺希望很少，党又有坚决的政策及全盘的计划，故党员也仍然勇敢坚决去领导斗争。我们万分相信海陆丰民众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收复海陆丰，不过怕各县不能动作，使敌人能以全力来压迫，这也不过是暂时的，海丰（以至陆丰）党及农民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

梅陇、公平及新田各处农民仍然继续争斗，其他乡区的农民也渐渐起来了。逆军还在不断的进攻乡村，但全未得手，而且各处都蒙损失，兵士都不愿再战，加以积欠军饷四个月，军心更是动摇。团丁队兵因各处农民蜂起，都个个准备逃走。敌人武装约千二百至千五百人，农民武装则不及此数，枪枝很坏，子弹因经过数月的争斗没法补充至多不过十颗，而敌人反非常恐慌。敌人在七、八月间几无日不向广州、汕头各处告急，但全无援兵开往，故无日不继续其恐慌。这是九月初了，我们决定以全力驱逐或者收缴海陆丰反革命的武装。经过数月的经验，深知不是一发动就可以驱逐或消灭敌人，占据所有的城市和乡村，而是要各处

一齐起来骚动，使军心动摇不愿作战的军队及恐慌的民团保安队应付不来，兵力分散，才来缴械克服所有的地方。我们决定：还在斗争的乡村继续并且扩大争斗，未起来的不计力量的大小，不计牺牲或胜利（局部的）一齐起来，进一步则进攻势力比较弱点的陆丰敌人；同时青坑各处暴动以控制汕尾并使不能救援陆丰，至最后才进攻重要的地方——汕尾及海丰县城。计划决定了，各处都很积极的起来。叶、贺的消息呢，本来应该可以到东江了的，但此时反全无消息，群众及党的方面，也没有什么影响。农军攻城的谣言使敌人更加恐慌，更派人到省请李济琛增兵，一些反动派雇定了船只准备逃走，军队则看见山上采薪的农民，就要集中准备，城里搜查非常之严。梅陇、公平各处都有胜利，陆丰西北部也起来了。七日陆丰农民克服了大安，缴了敌人十多根枪，八日更乘胜利直取陆丰县城，虽然没有缴枪械，但敌人更认识农民的力量，而群众的勇气便大振了。海丰的青坑也在八日克服了，梅陇又于九日把敌军团队驱逐，施行屠杀。公平驻兵（一连）又投降了，汕尾也于同时入农军及工人纠察队之手。海陆丰除开海丰城以外皆克服了，敌人武装约千二百人皆集中县城，固守待援（因计算日期他们的援兵就可达到），但恐慌的状况比前更甚百倍。晚上城内及山顶到处火起，炸炮及冷枪时有所闻，敌军连晚都不敢睡觉，疲劳万分。我们一面准备集合所有的力量以攻海丰城，同时断绝敌人一切粮食。十日梅陇农军乘胜逼近县城，因各处不能齐集，未能进攻。十三日因梅陇时间赶不及，致公平农民到来，附城工人及农民起来也不能进攻，然而敌人经这几次的骚动，早已决定逃走了。我们又决定于十六日（十五号晚）再次攻城，各处武装骚扰工作，截杀反革命的布置皆妥当了，梅陇、赤石农民曾两次冲入城内，毙敌军二人，缴枪两枝，但因子弹已经用尽（没有一颗）各路不能一致而退出，公平也冲入城内，毙敌一人，因梅、赤农军已退，其余又未到来，而不敢深入退回原防，陆丰农军虽也占据了附近要地，但为时已晚，各

路皆已收队了。经过这一次的进攻，农民没有一弹而能冲锋作战不怕死的精神，使敌人谈虎色变，第二晚（十六晚）竟全部逃走了。路上经农民截击，但未得到枪械，这是收复海陆丰的经过。

海陆丰又克服了，叶、贺还是没有消息，各县又没有起来，海陆丰是非常孤立的。克复海丰城的第二天，就搜到反动派请援的信，说是李济琛决派一团人到海陆丰（比前增加两营），计算日期十八九就可达到，因为这种关系，党的政策是应付临时的，就是积极筹备增加武装等工作，土地问题因没有方法，结果只空有其名。再分述于次：

（一）政权问题：政权的性质已比前次进步了。前次是所谓县人民政府，这一回是工农的独裁。各区乡农会宣布接收区乡政权，两县则由各团体产生临时政府。本计划即召集大规模的代表大会，因时间过促没有实现。政府唯一的责任是肃清反革命，县革命政府成立了革命裁判委员会，区乡政府委员会差不多全付精神去对付反革命，但因准群众自由杀人，故经革命裁判委员会处理的很少。

（二）对付反革命问题：历次斗争的经验使党及群众深切知道，对反革命宁可过度的残酷，不能有丝毫姑息。故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这是时时警告各级党部及同志的。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了，因为这是群众要求的，焚烧反革命的乡村或屋宇的时候，农民特别踊跃，数千群众争先恐后的前往，而且把墙基都掘去了。反动派的房子自然也要焚烧了。这是否不对的呢？不是的。我们觉得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已经是反动的了，不能说怕他们的群众反动，宣传也无法马上得到他们的群众。反而他们（群众）是目前反对自己的反动力量。我们也举行清乡。没收了好些当铺及商店，我们没有管他们反动派的股份占得怎样少。买不了的货物，则分发给工人和农民。有一次还想焚烧罢市反抗我们的市场呢。

（三）土地问题：我们主观上是很坚决的，要马上没收土地

并马上分配起来，并将没收分配的情形时时宣传，以引起农民群众的注意，——发动群众，故临时县革命政府一成立即宣布没收土地，交县农会去分配给无地农民。可是没有一点切实的办法，农民虽然听到的，仍然得不到土地。同志呢，一些以为这是困难的问题，要研究清楚才能分配土地，一些以为怕分配土地时发生纠纷，因而反对即时没收土地，自然这是更错误了。

（四）财政问题：对财政问题，也有了一个经验，就是宁可过分剥削敌人及富家，不要怕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而致粮食经济不能解决，暴动因而失败。我们除开没收反革命财产之外，所有的商人或富户都勒派军饷，限期交纳，否则拏人封屋，因此，财政是筹得很充裕的。反动派的织布厂也没收了，布匹则运到农村里去。往后因要筹备自己的并断绝敌人再次到海陆丰的粮食起见，把地主的谷米都没收了，商店的原本决定没收的，但未做到。再，我们为要使敌人再进来的时候秩序纷乱，而利于我们的进攻起见，没收了商人的火水（洋油），火水商人也暂时扣留（自然是优待）要他暂时不做生意。这样，自然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许多人以为这样的筹款没收米谷将会使小资产阶级反对我们。这是不对的。第一，小地主及商人原来应该反动的了，因为我们要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工农独裁的政权；第二，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不能坚决的革命，同时也不能很坚决的反革命；反革命派又不能给他们什么利益，而且更利害的剥削，当然也不能和反革命密切的结合的。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或反革命，重要的不在我们对他们的手段，而在革命势力之高低，为维持暴动的胜利而过分剥削是对的。此外是没收米谷及火水问题。许多人也以为这于贫民的需求有关，这也是片面的理由。断绝敌人的需求，扰乱反革命统治下的秩序于暴动是十分有利的。这都是经验告诉我们的。

（五）扩充武装问题：这是当时很注意的问题。原来预备了之扩充武装，但没有想到办法。要从现有乡村武装农民中挑选数

百名训练作为常备军，也没有做得好。想利用些土匪，结果花了一些钱，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还看不见）。

（六）宣传问题：我们公开作一切的宣传，开过了好些武装大会，要学生CP全体动员宣传。但因当时李济琛的政权比较稳固，叶、贺全无消息，各县也无动静，海陆丰实力又不充足，同志还有不少害怕的心理，有些看见我们这样去对付反革命，生怕将来反革命这样去对付他，因而不敢积极工作，CP更看不见，故宣传除开几个重要地方外，很不普遍。陆丰农民有些因看见我们筹钱、杀人、焚屋那么厉害，要他们起来，还说“不要太凶，农会终归失败的”。宣传不好是我们很大的缺点。

（七）关于党的方面：正在改组各级党部，吸收一切勇敢坚决的农民入党，但因斗争的紧张时期，同志都喜欢去打仗、拿人，内部工作终不免忽略，党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少的。

这一期间最重要的缺点就是对土地问题无切实办法，因此，关于切实的工作及继续争斗的准备，只在消极方面屠杀反动派，积极方面偏于筹钱及整理武装，未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争夺土地。不过杀反动派方面还有相当成绩，好些地方（如公平、梅陇）差不多已杀清了。

第八章 第二次挫折

克复海丰之第二天就搜查到反革命的信，知道反革命的大军即将到来。我们早决定如敌军再来，必定增加兵额及军实，农军大部分没有一颗子弹，对仗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退出海丰县城，把所有武装调到乡村去肃清反革命——主要部队则调公平出河田，陆丰县城的去肃清东南部，在敌人重新进来的第一晚则必须乘其不备反攻一次，九月二十五日敌军到了海丰，我们依所定计划进行，但农民及农军是只能前进不可退却的，经此一退却，群众及农军的勇气自然有多少影响，所定计划大部分不能实现。

当时的情形是要过一相当时期使农民勇气恢复之后，或有外力相助——叶、贺军队到来之时，才可以大举向敌人进攻。至于在乡村里面，因没有土地革命的切实办法，工作也不外比从前更厉害的杀人、筹钱，对农军加以训练等类罢了。

敌军来了之后，永不敢向我们进攻一次，因我把反动乡村都烧了，米谷及火水也没收了，敌人的粮食及宿舍都成问题（梅陇是一例），自然又增加不少的恐慌。他们的地盘只有两县城及汕尾市，各区乡完全是我们的或者大部分是我们的势力。当时只差新败的农民（实际不是败，不过一退就不易收拾），一时不能鼓其勇气反攻，不然虽敌方增加许多兵力（陈学顺全团，另保安队等约六百人），也即时可以解决的。敌方以几个月的经验也知道进攻乡村是没有效果的，故此来大施其欺骗手段，假造农旗及农团制服，大喊拥护工农利益，不摧残农民只杀共产党首要云云。所以敌军进攻之来清乡是很少的（或者叶、贺入粤之影响），可是群众早已认识敌人了，群众是没有受到什么坏的影响的。

这时候虽然不能立刻向敌人反攻，也没有好的方法在乡村间实现土地革命，但到底还据有所有的乡村，敌人全不敢向农民进攻，反而农民时常去骚扰敌人阵地，故农民勇气还是十分好。叶、贺入潮汕的消息到了，对海陆丰自然又有多少影响，农民又跃跃欲动了。

第九章 叶、贺军队入粤与失败

最先我们就不依靠叶、贺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未必可靠，即以全力自己收复了海陆丰。第二次挫折之后，同志及农民群众不免有叶、贺来时，我们必能重整旗鼓的观念。自然这也不是完全坏的，海丰（以至陆丰）的党员及群众是知道自己的力量了，他们都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海陆丰的问题，但叶、贺能给反革命一个打击，影响到各县农民起来争斗，于海陆丰是有很大的帮

助的。这是我们对叶、贺的最大希望。叶、贺军队入潮汕之后，即集中全力于揭阳进攻兴宁，我们知道了叶、贺的实力，知道敌方的情形，又知道各县农民的状况（普宁事件等），但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总不至以完全失败，不过这是一个机会，必须我们各地努力，才能打破这个困难，胜利才有保障。因此我们决定，无论力量之大小，无论将会牺牲到怎样的程度，都要全部起来，给海陆丰敌人以一打击，以影响前方战事。于是又有十月五日进攻陆丰城之事件（陆丰当时只一县城是敌人的）。

前敌曾派员到海陆丰招兵，我们知道这是于胜败有很大的关系，于是全力帮助，决招足三千人（他们原定二千人），因他们没有带招兵的款项，也预备一万元借给他们作招兵之用。计招兵专员二日下午到海丰，到四日早上一天之内已出发新兵至七百人之多，于此可见农民群众的热烈和同志活动的积极。可是这批农民群众出发的时候，前方已经失败了，他们除领几元安家费之外，只领到路上每天四角钱的伙食，途中的困难是不堪说了。

我们还是继续招兵，同〔时〕坚决的指挥各处一齐向敌人进攻。可是原定五日进攻陆丰县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二十军已失败到了陆丰。流沙之役，叶、贺部队及革命委员会的军官职员，同志或非同志纷纷逃到海陆丰，二十军里面工作同志也大部分离开大队，计划如何到△△去找省委。原来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带了一师及二师之两团（流沙之役与二师师部隔绝了）到陆丰之后已向海陆丰逆军团长接洽投降，故许多同志都离开此叛军，另找出路。

在叶、贺克复潮汕消息传到之后，我们（东江特委）即已计划各县如何动作，特别在海陆丰要各处截击败敌毋使漏网。二十军到了，而且传说有许多女将军，群众都知道共产军来了，皆十分高兴的起来到处截拿败将，结果在青坑、捷胜等处拿到百余人，一切衣物金银通通给农民抢完了，而且给农民很厉害的毒打一场，他们被打不过乃直认是叶、贺部属，或认是共产党，农民

愕然说：“呵！原来是同志！”于是他们又受很好的招待。

对二十军叛变问题，据二十军脱离出来的同志说是一师师长蓄谋很久，汤坑之役就开始显露其反动原形，常常发反动言论的特别是副师长欧学海更多挑拨之词，流沙之役该师全不作战，到陆丰之后即借口伙食无着，总指挥不知下落为词而投降。接洽投降之时，很公开的说即可拿些农会代表共产党来枪决。我们初决定以革命空气去包围该师。向民众开大会欢迎，或派代表去接头，担任伙食等，但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没有进行。我们再决定解决二十军的办法。用二十军出来的同志分头活动，联络可以指挥的部队即日发动，如不能指挥的部队则运动逃兵，农军亦向该军攻击，钱是有的，人也分配好，依当时的情形是很有把握的。农民对叛军大大的失望，但同时对叛军非常仇视，欧学海曾带百余兵到汕尾接洽投降，经青坑时给农军截击一场。但是刚在进行而六、七千的追兵赶到，二十军给敌军（陈济棠、徐景唐、黄旭初等部）先解决。

二十军到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汕头失败消息，知道退海陆丰的计划，此时又知道流沙之役，于是派人分六路去找革命委员会，并请他们依原定计划到海陆丰来，然而二十四师的残部也已到了，共产军已完全失败了。

二十军叛变之不能解决是十分可惜的。假如陆丰坚决的依原定计划进攻陆丰城，那末陆丰敌人将以为我们与二十军已有联络而溃败或不战而退却，在二十军亦将以农军之可怕，敌人势薄弱，或者不即投降，此其一。二十军工作同志有五十余人，团营连及下级干部及士兵都很多，如他能有计划，解决二十军是非常容易的（一师部特务连也有同志），但他们却不计划如何去解决他们，而只身脱离部队计划如何逃走，这是非常可惜的，此其二。此外陆丰东南部的农民力量是薄弱，不能有方法对付他们，自然尤其是不能解决二十军的原因。

次日二十四师残师到了陆丰东南部，那时后有追兵（离二十

里)前有叛军(在陆丰城),河田一带(陆丰西北部)有黄绍雄部二千余人,海丰县城有陈学顺的一团人,民众及同志方面因二十军的叛变,对所谓叶、贺革命军完全失望了,以为也是反革命的,故二十四师到来之后,力量素来薄弱之陆丰东南部农民更加一个都看不见。后来与党部接到了头,知道是可靠的残部,方把该部千三、四百人经陆丰附城、大安、新田,越过敌人几处防地而到农军的防地赤〔吉〕石溪。当时我们明知道是败兵,但总料不到是完全不堪一战的,并且还以为仍有若干枪枝,于是一知道这个消息即发紧急命令,要各处即扩大一切骚动,并赶紧招兵补充兵额。然而他们实在太狼狈了,军衣已溶烂了,军毡、雨笠、草鞋几乎全部没有,天复下雨而且冷若严冬,加以战败之兵睡眠给养的缺乏,致精神异常疲乏,沿途丢下的不计其数,惨状实难形容。兵士还不知道回广东来是为什么?长官以至一般群众所表现的都是失望,他们一致咒骂革命委员会,说他只会吹牛,不管他们死活。当时的情形重要是维持军心,暂时避免作战,农民对他们仍然是很好,他们到来之第二天,附近各乡农民纷纷出代表来慰劳,并挑许多花生、萝卜、猪……去慰劳他们,一天之内集中五百担谷(没收的及农民抽出来的)以作粮食。我们并即解款替他们发饷,发雨笠、草鞋、面巾等,没收的布匹也有用了,于是即为他们做军服。他们病的伤的数百人,我们也有了医生和药品。狼狈不堪满肚的失望和怨恨的部队,这样一来军心也渐渐安定了。我们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去指挥他们。我们明白的对他们说:东江革命委员会是东江的工农组织的,是共产党及少数国民党左派指挥的,他们对东江革命委员会有了不少的信仰,但似乎增加了对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怨恨。

军心渐渐的安定了,但他们还是满肚的怨恨、怀疑和幻想。他们对革命委员会以至高级长官总有些闲言,说他们吹牛、怕死、不顾他们的死活。虽然有了很好的给养,看见了农民的力量和革命的热情,总怀疑到他们的将来。他们自然有和比较开明(?)

的军阀合作以求出路的幻想，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维持并整理这一部的武装，我们尽力替他们解释，并告诉我们的出路。农村中增加了这一大批的武装，在我们看来是了不起的。党员及群众都以为海陆丰农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两次夺取了海陆丰，现在当然更可以扩大暴动。我们不应希望马上得到惠州或广州，我们可到乡村间去肃清豪绅地主。经过几天的休息整理，经过了一番的宣传，军中的党部也成立起来了，一切的怨恨怀疑和幻想减少，以为应该是如此的了。我们为铲除豪绅地主（对地主已经决定要严重的杀戮了），为要造个形势险要的根据地，为要解决目前的粮食，于十日（十月）进攻南岭（紫金的大乡村）。南岭与海陆丰相连，海陆丰、紫金、惠阳那一带的田地都是南岭的地主的，该处交通不便，谷米不易销售，故有五十年的陈谷。该处形势非常险要，地主都有坚固的炮楼，有许多枪枝，我们部队（二十四师及农军）到了之后，该地农民也起来了，地主据楼抵抗，激战一日未能得手，但兵士的勇气是很好的，对此豪绅地主都有灭此朝食之概，这部武装在农村中是有作用的。

南岭没有打下，正在计划到紫金的龙窝区或者到紫金城。适海陆丰敌人因农民骚扰他们，又因移防恐农军乘机重占县城，要向农民先示威，于二十一日进攻农军防地黄羌（公平区离敌人防地有二十余里），农军及二十四师之一排皆非常勇敢应战，毙伤敌军二十余人，军心更壮。省委计划一部分已经收到了，海陆丰农民在白军再到海丰至叶、贺之失败，本没有停止向敌人进攻（至少小的骚扰），现在勇气又添百倍，大的争斗又来了。当时我们已进行第三次收复全海陆丰的工作，现在既完全胜利了，土地革命切实的进行了，农民已得到了土地，党在海陆丰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叶、贺残部（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与海陆丰农军同样是海陆丰以至东江土地革命有用的力量。

第十章 第三次暴动

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自四月十五以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戮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的经常的斗争。固然这样使豪绅地主阶级更加加重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同时也使豪绅地主恐慌危惧。

一个重要的时机到来，真正革命者是不肯轻轻的放他过去的。所谓抱住时机，是革命者极宝贵的信条。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到来了，尤其适在这时广东张（发奎）李（济琛）的冲突，已由暗斗而开始明争了。海陆丰的农民一面为纪念这伟大的革命纪念，同时为利用军阀冲突，亦即统治阶级崩溃的时机，遂准备和开始有计划的暴动。因为这时适当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的事件发生，很显明的是与李济琛反脸的第一幕，驻防在海陆丰的李部陈学顺，决不能留在海陆丰以自取灭亡。同时农民的收藏〔获〕时期已到，豪绅地主无理性的剥削，当然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遂有由经常的斗争，而变为伟大的暴动之准备。当时的暴动的准备是：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起来攻打反动的武力（民团保安队等）及占据城区。同时屠杀豪绅地主，并事前分别在各要道上分别截击搜捕。

二、作战步骤先区乡、后县城。海丰方面，以梅陇、赤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据青坑区进迫汕尾。陆丰方面则以西北部农军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

三、武装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而帮助农军作战，以缴反动武力的枪械，并歼灭其实力。

农民暴动的准备正在计划，而反动军队已闻风立即逃遁。驻

海陆丰的防军陈学顺部急于十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内调集陆丰、公平、油尾部队到海丰，很显然的预备退避，当时一班豪绅地主及商人见此情状恐惧万分，极力的挽留并电请李济琛下令勿予调动，同时用种种谣言以冀反动军队之停止开动以作为保护身家的工具；但是陈部终因恐惧自己的覆灭，终于不敢一息的停留，于十一月一日抱头鼠窜的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逃去。农军因特别关系，未曾将其截击缴械，实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陈部逃遁后，当地的保安队四百名，更形吓得尿屁直流，纷纷的乘间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陆〕丰，一部往捷胜退避，以图保存实力。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反动的武力之怯懦恐惧，与民众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动的势力了。

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和崩溃，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都使暴动急剧的暴发。海陆丰广大的农民贫苦群众，即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英勇的斗争，而形成空前的伟大的暴动。为便于叙述起见，特分别的记述如次：

一、占领海丰之经过：自逆军陈部于二十九日调集部队逃避，公平农军紧联合第四团之一营即围攻最反动之乡广村〔庵前〕，捕杀豪绅地主数十人，焚去逆产房屋十余间，并占领公平圩，于十一月一日长驱直进占领县城，捕杀反动派多人。同时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豪绅地主三、四十人，当即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领汕尾，反动派因得信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杀少数反动派。此外除捷胜外，其余海丰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并捕杀一切豪绅地主。农民贫苦群众，无不踊跃争先恐后的参加。

二、占领陆丰之经过：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逆军陈团未退出海丰以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当时河口有百余名保安队，陆丰县城亦有二百余名，与第四团之一营交战，一时未能击退，后农军冲入县城，保安队遂向碣石城溃退，于是陆丰县城遂入农军之手。

三、围攻碣石的经过：在未占领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所以第四团到时，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都到阵地上来，由领袖激昂的说了一番此次暴动的意义后，所有的农民更奋臂兴起，大声叫道“很好！”“很对！”杀气腾腾的奔向阵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反织〔动〕势力亦极力顽抗，经几次的肉搏，终将碣石占领了。

四、攻打捷城的经过：捷城的农民于这次暴动，可以说通通的起来了。他们高呼杀尽豪绅地主，为平民复仇的口号。但因保安队的死守（因为他们无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拼命的死战），所以双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丰县工农兵代表〔会〕开幕时，始决定由第四团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攻下捷城，当该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工农群众，均欢跃高呼欢迎。兵士受工农之激昂慷慨的奖劝欢迎，竟连夜开到捷城，会同农军共同作战。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团派去的一营担负北门，公平、梅陇、捷胜的农军担负西门，东南各区农军负担东门，仅二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也同时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后即缴械数十支，大捕豪绅以及反动派，处以死刑。同时农军即将捷城掘平。捷城既下，于是海丰全县，可说完全到农民手中，没有一个反动派了。

五、其余河口、碣石各处的反动武力以及豪绅地主，也均先后由工农贫苦民众铲除搜捕殆尽。农民伟大的暴动，虽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农民的英勇斗争，将更加高涨发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伟大的暴动，杀人并攻城，完全由工农自己为主力的斗争。第四团的武装，完全仅在协助之列，完全系工农民众自动手的斗争，至毫无军事投机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十一章 胜利之后

（甲）搜杀豪绅地主及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海陆丰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在此次暴动中及暴动后，更加显明的表演出他们激〔彻〕底的阶级性了。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以及重利盘剥者，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以为好恶生杀的标准。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为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乙）土地农有的分配

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给耕种的农民等等。在八月间海陆丰第二次暴动时，已宣布得很普遍了，此次伟大而普遍的暴动，对于没收土地财产的工作，更进一步的解决。这次的没收土地，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当然这样的办法，对于佃农是很圆满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时自耕农也没有若何的损失。至对于从前依靠田租为活的寄生虫，自然不客气的叫他滚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县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给一切得地的农民。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如下：

第一注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给与该农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不得自由买卖及抵押，如该证遗失，即须报明县政府补发。

现在海陆丰土地，都是这样的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并极力打破农民从前以为土地是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而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造出来的。地主之占有土地，完全由强夺掠占而来的。农民应坚决的以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权、收获权、享受权，均应

全部归耕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陆丰的农民，深信阶级的彻底斗争，只有根本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丙）焚毁一切契约债务关系

封建社会的契约关系，是豪绅地主阶级，藉此以强迫农民自己出卖自己。同时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关系，亦同样的是豪绅地主加紧剥削一切劳苦贫民群众血汗的保障和工具。要彻底的推翻豪绅地主的凭藉，就是要根本毁灭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的遗毒。海陆丰农民在这次暴动的运动中，除了尽性的杀戮豪绅地主与没收其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苏维埃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觉，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苏维埃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务关系亦均消灭无遗。尤其关于所有当铺，更尽量没收，所有一切金器财物，都令持票认回，免于赎取，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藉作剥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丁）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

固然，海陆丰的伟大暴动，摧毁了海陆丰一般地主豪绅统治势力。但是豪绅地主，时时有乘机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个的反动势力没有完全推倒之前，地主豪绅无时不有报复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海陆丰一克复后，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镇压反动势力之复活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见，即开始招募志愿兵，先在海陆丰招足千名，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布告一出，应募者接踵而来，可见农民对革命委员会拥护和服从之热情。革命委员会以应募者之过多，于是遂决定各乡村组织赤卫军，为乡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乡武装农民，均编入赤卫军，轮流向省〔乡〕政府服务。同时并由农军中挑选千余人，编成工农革命军，以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

在叶、贺溃退时，所有枪械子弹，多分散在乡村中，为防反

动派收买计，所以现在分向各乡村收买，一以裕军实，一以防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极多。

（戊）工农劳苦民众拥护革命委员会之热烈

农民此次暴动，受东江革命委员会之指挥，得有空前的成功，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海陆丰克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热情所激动，都自动的努力筹款，不到十余日，海丰已解了二万元，陆丰也达万元到东委去。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军〕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缴，足见工农民众拥护之热烈了。

（己）工农贫苦民众的口号

工农贫苦民众，为促起更广大民众之争斗起见，对于宣传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传口号大致如下：

“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广〔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一切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

（庚）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情况

海丰县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颇为热烈，会场一切装饰都用红色，一切旗帜都用国际旗，并有第四团之军乐队参加，赴会民众约有六千余人。是日在开会前枪决八九个反动派，并在会场焚毁许多田契，民众欢呼不已。陆丰同日也有集会纪念。海陆丰纪念大会并有电致中国共产党、中华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电云：

（略——编者）^①

^① 与本书《关于海陆丰第三次暴动胜利后的形势和党务工作报告》所附电文相同。

（辛）胜利后的社会状况

苏维埃政府成立，确定了工农民众的自己政权，一切的剥削和压迫，都已解除无余，社会状况，自然进于较良好的现象。兹将民众各方情形，述之如左：^①

一、工农方面：工农因得到土地取消债务，当然解除了他们铁的锁链，所以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舞狮唱曲演剧以表示快乐和胜利，对于一切的工作，都很热烈的参加和拥护。

二、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财产为工农没收不见踪迹外，其余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农民解除了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当然的强大起来，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场来买东西了。

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剧烈高涨，一般知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这次海陆丰的斗争，一方因受事实上的教训，一方因受环境的支配，一般青年知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有的要求到农会工会中工作，他们看见这种阶级剧烈的斗争，和对豪绅地主无情的杀戮并不见以为骇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说：“这是应该的”。

海陆丰工农贫苦民众的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命，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保障工农政权之永久胜利。这种阶级斗争的剧急爆发，工农贫苦民众之英勇奋发，证明了中国革命潮流之高涨。同时这种工农革命之高涨，残酷的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财产等，也就是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的酬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就是工农政权，很快的消灭背叛革命的国民党的开始。从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旗帜，而镰刀斧头红色旗帜将照耀于全球之上了。

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

^① 原书系直排。

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

（壬）苏维埃政府之外交

海陆丰工农群众以广大的力量，肃清境内反动派，筑起自己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后，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心惊胆裂，日夕在那里咒咀，帝国主义者眼见工农兵士们的奋斗精神，也不敢在旁冷笑。以绅士态度骄天下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在苏维埃的政权面前，只能够恭恭敬敬，一厘的臭架子都拿不出来，这次汕尾英舰的交涉，实在可以开中国失败的外交史的新纪录。只此一件小事，我们相信任何军阀的外交部总长，无论如何办不来。谁说工农兵士握了政权之后负不起外交责任？伍朝枢们除了卖国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去年十二月念七日上午四时由香港驶来一艘英国兵舰，泊在汕尾的海线外，距离汕尾约七里路左右，该舰即用电船拖小舢板，载武装海军兵士三十余名，徒手兵士十余名，并主教思理觉，驶近汕尾登岸。海丰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闻讯，即行散开于海边，以防不测，并制止其登岸。泊近岸的英国海军立即停止，由主教思理觉上该舰致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书一封。书云：

“迳启者，兹接确息，贵治下之中西男女教士擅行捕拿，意欲逐出贵境。敝舰承意领事之请，前来接载。请即释回，还以自由，实为公便。此致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台照

计开列如下：

陆伯祥教士 白英奇教士 黄子谦教士 连玛利教士
刘玛利教士 梁儒理教士 黄玛利教士 三位西女教士”

汕尾区政府接函后即令该电船停止，静候政府答复。随将复函送去。函云：

“迳启者，来函悉。查本市所有男女，除黄子谦一名因犯罪

为敝政府扣留外，余俱安住本市中兴旅店。兹据来函，除黄子谦一名因案未决仍须扣留候查外，当即通知该住中兴旅店教士着其落船。此复。”

复函送去后，船上又复来一函。函云：“迳启者，敝舰纯系为载男女教士前往香港，并无别意。倘贵军未有骚扰教士教堂等，甚为亲睦。如有骚扰，下次再来巡视。现查黄子谦一名系英籍，今日该舰之来，专为载此等耳。”

区政府接函后，再作以下的答复：

“迳启者，查黄子谦系中国人，因犯罪被拘，裁判权在敝政府，无论任何国家，自不能干涉。惟既入英籍，为顾全邦交起见，自可释放。但有一言奉告：吾海陆丰民众对于一切宗教，早已觉悟，一致反对。嗣后请不必再来宣传。至于‘如有骚扰，下次再来巡视’之言，自可不必虚作威吓示威。须知吾人有全中国而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一切任何万恶势力俱不足怕。更有进者，嗣后贵舰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则吾人自有相当对待。莫谓言之不早也。此复。”同时并将黄子谦并西教士七、八人释放落船。该兵舰即向香港方面驶去。

第十二章 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

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是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苏维埃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三百一十一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代表占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之多寡分配代表数额，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分配数额，由会员直接选举出来，兵士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

海丰代表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日开幕，各开会四天。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不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象已至无上极乐之国一般。到开代表会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别的情景，自会场以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都是红灯红旗彩照耀满目，而各马路上的清洁齐整，均由民众自动的扫除得一尘不染，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的遗像，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各处都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意义。

这个代表大会的意义，第一，使工农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尽量的发表土地革命的意见，作参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众及代表明白此次没收土地，取夺政权，现在还不能说是胜利和永久的巩固，只有更积极的前进，更坚决的斗争，促各地农民的暴动一直到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起来没收土地，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有胜利的保障，才有巩固的基础。即使反动势力的反攻，我们绝不因之而恐惧而灰心，只有英勇的斗争，只有坚固的团结，只有死命的作战，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第四，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贫苦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

这次代表大会，除第四团兵士全体参加外，此外紫金、惠来、惠阳及陆丰农民，莫不踊跃来参加和庆祝，同时各地农民更能尽量的前来参与，并作热烈的庆祝。这个代表会确是中国空前的

工农兵代表会，尤其空前的得到民众热烈的拥护，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光荣历史！现在把海丰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形录下，使一般与海陆丰隔涉的工农兵士，也知道这次大会是如何的热烈了啊。

（甲）第一天

十八日为大会开会的第一天。早饭后各区代表即陆续进会场，至十时遂鸣锣开会，依序唱国际歌，奏乐，向国际旗马克思列宁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团及秘书就席，奏乐，主席陈舜仪致开幕词。各团体机关致词，奏乐，代表团推古逢江答词，奏乐。演说：首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彭湃演说，听者异常兴奋凝神；次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团董朗，东江革命委员会代表刘琴西，中国共产党海丰县委员会代表杨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海陆丰地方委员会代表觉悟，相继演说。全场鼓掌雷鸣，听到奋发处，口号便随口高呼，情形极为热烈。演说毕，随有第七区代表临时动议，略谓逆党民团尚为〔有〕一部分死守捷胜城，为我驻第五区及第七区工农革命军围困，惟城尚未攻破。现在要求大会即日派大队前往助战，务求早日将该区反革命派肃清，同时并由大会派代表前往慰劳在围攻捷城的工农革命军，会场对此提案，均敌忾同仇，即时全体通过后，即请工农革命军第四团派一连前往助战，限期将捷城攻破。至下午二时全体代表团即集队送革命军出发捷胜，公推彭湃对该队致词。略谓海丰四十万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三百余人在今天来开这个空前未有的盛会，尚有一小部分逆党存留在捷胜，实是我们之羞，今天大会既严重请诸位同志去助战，务请各位同志于十九日到捷胜下总攻击，攻破捷胜城，杀尽城内一切反革命派，二十日回师县城参加工农兵代表大会。词毕并高呼向前进，登城杀尽敌人等口号，声冲街衢，情形异常热烈。代表团送工农革命军出发后，即回会场继续开会。由彭湃作政治报告，对于国外国内以至东江等情形，极为详尽，全场代表之表现，尤为愤发激昂，鼓掌不绝。报告完，全场遂奏乐

欢呼口号闭会。

(乙) 第二天

十九日为开会第二天，上午九时鸣锣开会，依序唱国际歌，奏乐，向国际旗马克思列宁遗像行三鞠躬礼，次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陈舜仪报告审查经过。计审查结果：（一）没收土地案；（二）杀尽土豪劣绅案；（三）改良工人生活案；（四）改良兵士生活案；（五）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农家属案；（六）取消苛捐杂税案；（七）妇女问题案……等多则。报告后先逐条付大会讨论，各代表俱相继发表意见，对于各种提案，俱有详细的讨论，情形极佳。提案第一条，讨论时间最久，讨论结果，经全场一致决定后，随接临时报告：是日上午十时十分，临时革命政府接汕尾电话称，赴捷工农革命军今早六时下总攻击，八时许破城，计生获俘虏三十余人，缴枪七十余杆，杀逆党及城内豪劣无算，现正在搜杀一切反革命派，并焚烧其房屋云。全场闻讯，欢悦异常，高呼口号，鼓掌雷鸣，同时军乐队奏乐志庆。一时欢声充满全场，情形万分热烈，实非笔墨所可描写也。即由大会组织欢迎队，明日到谢道山欢迎攻捷凯旋的革命军；并由大会电令攻捷革命军将该处反革命派尽量肃清，明日将俘虏带解回县。至下午二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二，第三，第四，各案，决议完毕，时间已晚，遂依序闭会。

(丙) 第三天

二十一日为大会第三天，上午九时如仪开会，继续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成案，付大会讨论表决。是日止讨论抚恤遭难烈士及工农被祸家属一则，至决议时已九时半，主席即临时报告顷接汕尾电话，攻捷胜革命军已于今早六点由汕尾起行，约十一时可抵县，现在我们应列队往谢道山迎接等语。全场俱欢呼鼓掌，一致赞同。当即在会场前集队，由军乐队前道；参加者有农会、工会、学联合会、教联合会、妇女协会等全员。及驻县工农革命军，苏维埃政府赤卫队等，共约万人。欢迎队至谢道山车站，时该凯

旋军大队已到，带同俘虏三十人，敌械四十杆。两队相见，皆狂呼口号，高舞红旗，鼓掌掷帽，同时军乐齐奏，爆竹大燃。倍极热烈，革命空气，弥漫田野，诚极一时之盛，迎见后即同回龙舌埔开欢迎会。首由陈舜仪主席，行礼如仪，次由林道文同志及一位第四团兵士同志，相见〔继〕报告攻捷情形；群众听至捷城反革命派顽守土城。抵抗我军时，咸切齿痛恨；听至军攻击捷城，大杀土豪劣绅，则欢呼鼓掌，会场情形，倍极激昂。继由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由捷解来俘虏应如何处置，付全体代表表决时，全场皆坚决齐呼处以死刑，于是全场又欢呼鼓掌不绝。及后遂唱歌高呼口号闭会。闭会后，该被获反动派，即在会场就地处决，围观者人山人海，皆极口称快。按是日天适下大雨；而赴会欢迎群众，毫无避缩，队伍仍极整齐，足见民众欢迎之情绪，实极热烈也。又代表团及凯旋兵士散会后，即回万寿寺欢会，皆尽欢而散。

（丁）第四天

此次大会期间原定三天，嗣因欢送革命军攻捷城并欢迎其回来，公祭“八五”烈士^①参加民众武装示威大会等，种种关系，大会遂不得不延长期间，念一日即为大会第四天，未开会前由彭湃同志报告攻碣石情形：对于逆党戴可雄王霸朱华六等据城死守的情形，及该地农民应如何靠恃自己的力量去攻打，不可依赖军队的力量，词意迫切，听者皆为感动。开会时首先讨论取消苛捐杂税及妇女问题案两则，并通过临时提议：禁止运米出苏维埃政权统治外的地方案一则。主席团以时间关系，随即提出关于其余各种提案，不必严重在大会讨论，可交由苏维埃政府办理，经全场一致通过。

提案结束后，全体代表即整队前往东车站公葬攻捷死难兵士

^① 即一九二五年夏第一次东征后同陈炯明军作战牺牲的烈士，因共有五十三位，又称“五三烈士”。

一名，至则排立墓地，奏哀乐，向烈士灵柩行三鞠躬礼，杨望同志报告烈士攻打捷城情形。略谓：烈士奉令赴捷，第一日下午三时出发，即日到汕尾，次早即抵捷胜，到时未及用膳，即勇敢登城，奋不顾身，卒至遇害，这种死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永久纪念效法的。报告毕，奏哀乐，举行公葬，同时并燃炮，向烈士行三鞠躬礼，静默志哀三分钟，礼毕，遂整队往龙山公祭五三烈士亭。

是日全县民众举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大示威。赴会的除本邑附近的工农兵群众以外，尚有紫金陆丰惠阳等处的武装民众前来参加，共达数万人，以致附城空地，充满武装工农兵，异常拥挤，异常热闹，同时并演剧舞狮等助庆。至十二时在龙舌埔齐集开会。时因会场不敷容纳，赴会群众多站于会场附近各地。由陈舜仪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有各团体机关代表相继演说，演说毕遂整队巡行，沿途大燃爆竹，高呼口号，红旗蔽空，一时革命空气，高涨万丈，热闹的情形，可称空前未有。且是日于未开会前，先在会场焚烧红印契十余担，并于各处枪决反动派十余人。赴会群众，无不称快。

下午二时又继续开会，先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次讨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陆丰地方委员会提案意见书，当即通过决议案一则。乃举行选举，采用介绍选举法，先介绍预选人二十名：农民十二名，工人五名，兵士三名。由大会逐名举手表决，以最多数者当选。选举完毕，即奏乐唱歌闭会。

并于是晚行闭幕礼，唱国际歌，奏乐，向国际旗及马克思、列宁遗像行三鞠躬礼，由主席团代表陈舜仪同志致闭幕词，略谓：今晚是海丰工农兵代表会结束的时候，来行这个郑重庄严的闭幕礼。我们在这里开会过了四天，议了许多事件；并选举苏维埃政府委员及裁判〔委〕员；又派兵攻下捷胜城。这四天当中所做出的事件，是万年不朽的。今晚结束了。以后大家同志，还要更加努力，来巩固这个苏维埃政权，实现土地革命。这是大会闭

幕后同志们应尽的责任。其次介绍新苏维埃政府委员及裁判委员。由代表大会代表致训词。后苏维埃政府委员及裁判〔委〕员正式宣誓，其词曰：“我们决心要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奋斗。不怕死，不要钱，不偏私，要杀尽土豪、劣绅、地主；要烧尽红契印，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帝国主义，实行世界革命。如有偷懒退缩，愿受代表大会之枪毙。”乃由大会代表将“海丰苏维埃政〔府〕印”印一颗授与新委员。斯时大会在群众的欢呼声、炮声、军乐声中结束了。

（戊）大会开幕通告及宣言

一、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通电

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革命委员会、暨全国各革命团体均鉴：敝县工农群众及工农革命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占领了全海丰，夺得政权，现在已经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把全县的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政权交给全县的工农兵群众。根本肃清封建势力，铲除一切反革命派，实行土地革命。同时并由本代表大会发出通令，令县及各区各乡严密组织赤卫军，以巩固苏维埃的政权。我们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即在世界上，除苏俄以外，亦是第一次。我们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我们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以后，还要加倍努力。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去奋斗！尽力帮助各县各省各国以至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务使世界革命，能达到最后成功！

二、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

我们在今天开这一个光荣而隆重的代表大会，是中国空前所未有，是全世界自从苏俄后才看见的第一次！我们这一个代表大会是用工农武装的力量，消灭了反革命军队，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工农兵大团结而得来！这一个代表大会是我们工农兵同志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过去的一切生活，已经苦得不堪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日在资本家地主，土豪，及一切反革命

派压迫之下过奴隶牛马的生活，我们已经彻底地明瞭了。我们欲解除一切的痛苦而得到解放，只有用自己武装的力量夺取政权建设工农兵独裁的苏维埃政府，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只有在苏维埃政府实现之后才能得到。现在海丰的政权已夺到我们手里来了。一切政权皆归我们管理，我们在此庄严伟烈的大会，产生正式的苏维埃政府，今后我们一切工作更加繁多，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大了。我们在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就是扩大工农革命军以巩固苏维埃的政权，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根本肃清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封建势力，我们自今以后，只有扩大我们武装的力量，实行工农兵大团结，才能保我们最终之胜利，我们齐声高呼：

- 一、工农兵团结起来！
- 二、大杀土豪劣绅！
- 三、打倒地主！
- 四、解除反动武装！
- 五、实行土地革命！
- 六、改良工人生活！
- 七、拥护中国共产党！
- 八、扩大工农革命军！
- 九、苏维埃政权万岁！
- 十、中国共产党万岁！
- 十一、工农阶级解放万岁！

(己) 出席代表成份及人数：

区 别	代 表	人 数
第一区	农民代表	二十四人
	工人代表	六十人
	兵士代表	二人
第二区	农民代表	二十六人
	工人代表	四人
	兵士代表	十九人

第三区	农民代表	二十六人
	工人代表	七 人
	兵士代表	七 人
第四区	农民代表	二十人
	工人代表	○
	兵士代表	○
第五区	农民代表	十五人
	工人代表	五 人
	兵士代表	二 人
第六区	农民代表	二十人
	工人代表	一 人
	兵士代表	○
第七区	农民代表	十四人
	工人代表	○
	兵士代表	○
第八区	农民代表	十九人
	工人代表	一 人
	兵士代表	○
第九区	农民代表	十七人
	工人代表	三 人
	兵士代表	○
总 数	农民代表	一百九十一人
	工人代表	九十人
	兵士代表	三十人

(庚) 第一届的苏维埃政府及裁判委员会委员

(一)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十三人:

姓 名	职 业	票 数
杨 望	农 运	全 数
黄悦成	农 民	二四六

杨其珊	农	民	二四三
古逢江	农	民	二三九
吴礼式	农	民	一九一
曾 添	农	民	一九一
黄娘汉	农	民	一八五
钟妈宁	农	民	一七六
陈舜仪	工	运	全 数
何怜芳	工	人	全 数
江中直	工	人	二五一
吴 群	工	人	二一四
王怀栋	兵	士	二三九

(二)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裁判委员会委员十四人

姓 名	职 业	票 数
林 彬	农 运	全 数
宋耀南	农 运	二二四
许择修	农 民	二二三
林谭吉	农 民	二〇三
陈桂招	农 民	一七九
叶谭安	农 民	一七八
赵 徒	农 民	一七七
吴 齐	农 民	一六八
丘 棍	农 民	一四四
林务立	工 人	二二八
卓爱华	工 人	二一七
叶 禄	工 人	一七五
王 素	兵 士	二五八
黄 添	兵 士	一二六

(辛) 大会中的政治报告

以下是彭湃同志在大会中的政治报告。从这一篇演说里不但

可以代表其余，并且可以观测海丰工农兵士群众的政治意识是如何地坚强了。

大家兄弟，大家同志，现在将我的报告分作四段：一、外国；二、中国；三、广东；四、海陆丰。

全世界约十五万万，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人究竟那一种多？是有钱的多还是无钱的多呢？就是无钱的多，有钱的少。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自盘古氏开天，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世界上各国——英、美、法、日、意……等国的穷人，不晓得大家联合起来，只有各个各个的去和有钱的斗争，没有大的力量，不能把少数的有钱人扑灭，所以斗争到现在。

八十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马克思，他看见这种情形，知道无钱的人要得到胜利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所以叫一句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今天，大家代表，来这里开会，就是要团结我们工农兵力量，和有钱的人斗争，并不是张贴标语，讲几句闲话，就算了事。今天政治报告，所以说番鬼的事，就是要说他和有钱人斗争的事来给我们参考。世界有几个大国，小的不要说了，现在把英国、美国、日本、意国、法国，几个大国来说：英国，是一个大国，英国的资本〔家〕，是很有力量的，他一方面有工厂，一方面有田地，所以他带有大地主的性质，一方面压迫工人，一方面压迫农民。他压迫工人怎样呢？请大家将身上衣服看一看，其中多数都是英国来的，衫袋里的东西，还有许多是英国来的。英国很多工厂，用机器制造东西，出品非常的快，非常的多。他为什么要装出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要赚大钱。为他要赚大钱，所以尽量压迫工人去做工。到了出品过多销

售不去的时候，就将工厂关起来将工人逐出去。他若不将工人逐出去就要亏本，等到货卖完了，才叫工人复工。这些工人贫得剩两支脚和两只手。工场关闭，便插起手来忍痛挨饿，东张西望，终是找不着一些什么。因此他们当饿到不得了的时候，就知道联合起来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但是英国的资本家看见工人有这样团结的力量就害怕起来，想出种种法子来愚骗工人，对着工人说：我们都是英国人是很相好的，什么都可以商量的，因此工人常常受他们欺骗去和他们妥协，把自己穷得要死。马克思先生当时带着一个望远镜，看得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去和有钱人斗争，没有分别什么国界的。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再不要受有钱人欺骗。

英国的资本〔家〕，对待工人这样，但是他们对待农民怎样呢？他用资本把农民的土地买得很多，把田垅掘掉，联成大大丘的田，用大机器来耕种。他们犁田的时候，用着个像“勃勃车”^①的东西，后面挂着犁，只用一个人，不消半天，就可把几十丘的田犁完了。割禾的时候，用着一个机器，像挥头毛^②一样，一点钟就可把几十丘的田割起来，挨着呀舂米呀……通通都用机器。因为这样，耕田的人失业没有土地的，一天一天增多，这些失业没有土地的人，便跑到伦敦去做工，找寻工作的人既多，工价便大大的低落，因此工人失业的更多。因此工人农人渐渐觉悟起来，会联合起来，时常发生罢工的事情。

以上是英国的情形，其他象美国、日本、法国、意国，大概都是一样，这叫做“到处杨梅一样花”。只有一个俄国，不是这样。俄国是一个大国，他的耕田人非常的多，十年前，也是和我们中国一样，受着有钱人欺负，过那奴隶牛马的生活，耕田人要卖田给资本家的时候，就要人和田一同卖去。但十年前有一位列

① “勃勃车”是海丰群众对汽车的叫法。象勃勃车的东西，后面挂着犁，是指拖拉机。

② “挥头毛”，即理发。挨着，即碾谷。

宁先生，他是马克思先生的高足弟子，看见这种情形，就在俄国中组织一个共产党。原来共产党各国都有组织，到了列宁先生的手里，全世界的共产党，就象蜘蛛网一样，俄国就是一个网心，列宁先生就是一个蜘蛛，指挥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共产党的大本营在莫斯科，叫做第三国际。列宁先生于俄国农人说：俄国的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千几百年前的时候，有钱人是从我们老祖公手里抢去的，现在我们要和他们夺回来了。从此他就领导俄国工人、农民，从资本阶级手里，夺回政权，把土地分给农民，工厂分给工人，组织一个苏维埃政府，政府的委员，都是工人和农民做的。

有了政府，列宁先生还以为不够，还要组织赤军，和我们的工农革命军一样，大家都武装起来，和敌人冲锋。他打仗的时候，是有进无退的，所以没有一年把反革命派杀尽，政权就由工人农民兵士，举出人来打理^①。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所以俄国的地主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派没有一个存在。所以俄国政府，十年来很稳固，象铁桶江山一样。俄国共产党，把农村田垌铲除去，分配给农民，耕田都用机器，加倍便利。所以农民就有时间可以娱乐，出产又很丰富，生活宽裕起来。从前没有书读的，现在就有书读了。俄国的人现在通通都识字，也能够演说，也能够看报纸，也能够……比从前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大大不同。第三国际，现在还有力量帮助各国的革命，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通通都得到解放，和俄国一样。

但是，各国的有钱老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看遂〔见〕俄国这样都害怕起来，象怕老虎一样，惊到通身发抖，对着他国内穷人说：俄国共产党是骗人的，大家不要受他的骗。因此各国未觉悟

① 打理，即管理。

的工人农民就被有钱老和他们的政府迷惑着，但觉悟的工人农民也能知道俄国共产党的真意，接受他的言论去和资产阶级奋斗。总结来说，要在各国的工农大多数都知道列宁所建设的第三国际是对的，多数起来和他们国内有钱的人斗争到底，胜利终是贫人的，只看贫人团结的力量怎样。

现在来说中国的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很阔，出产很多，中国的革命能成功，对外国的贫人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中国是番鬼的退步，番鬼如果给国内的贫人打败，就到中国来，所以番鬼是侵略中国的。如果中国革命成功番鬼就没有退步，资本家在世界上没有立足的地方，所以中国革命和外国很有关系的。但是中国十六年前孙中山就叱出革命革命，革来革去革出几个军阀来发财，如陈炯明、汪精卫、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孙科一般人，都发财到肚皮肿，工人农民只有出钱。国民党说：现在要北伐，你们要帮助我的军饷，我要拥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结果总是骗人的话。工人要求加薪，农民要求减租，国民党就替有钱的人来屠杀工人农民。所以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反动的党了。国民党现在里头有许多新军阀，变做四分五裂，汪精卫在湖北组织一个政府。蒋介石、白崇禧们在南京组织一个政府。南京分裂，上海又组织一个政府，朱培德在江西又组织一个政府，李济琛在广东独立，又不受武汉政府的命令，又不受南京政府的命令，只是一味屠杀工人农民，冯玉祥、唐生智不对，霸占河南，勒军饷、派公债，河南的地主土豪劣绅，是他的走狗，替他去剥削工农。冯玉祥开口还说什么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农工。蒋介石也是这样。唐生智、朱培德也是这样。工人农民有什么要求，他就说共产党捣乱，农匪猖獗，做出清党运动，到处封闭工会农会，看着做工农运的同志，拿着便加以一暴徒的罪名，拿去屠杀、监禁，甚至暗中拿去沉海的，也不知多少。蒋介石现在积极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图谋恢复从前位置。汪精卫初时还是要和共产党合作，在武汉政府时，曾反对南京政府，免蒋介石总司令之职。后来受有钱

人运动，也居然背叛革命，和蒋介石等妥协，实行国共分家，做出“汉宁合作”等狡猾手段，纵唐生智等在湖南、湖北屠杀工人农民至万余人之多。张作霖在北京做皇帝，看见冯玉祥、唐生智、蒋介石戴着三民主义招牌，可以欺骗民众，他也赞成三民主义，但事实上残杀工人农民，比汪、蒋一般人更加厉害！但是工人农民不是永久受人欺骗的，现在也知道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党，都起来反对他，唤出一个口号：打倒残杀工农的国民党！（全场鼓掌）

中国共产党看见国民党的头目都已背叛革命，遂领导一般勇敢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国民党斗争，并知道国民党的军阀，所以能稳固的是有一般地主土豪劣绅资本家等做他的墙脚，所以特出一个政纲“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所以打倒地主及土豪劣绅资本家。即所以打倒军阀，也即所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工农兵能够团结力量，军阀及一切的反革命派都能够消灭的。湖南、湖北的农民，这几个月来，到处都有暴动，他对待地主，用一种极痛快的手段叫做“戴高帽”，我们海陆丰还没有做到——他们拿着地主，便把他来擦面，糊一顶高高的纸帽，写明地主的姓名，戴在地主头上，游行示众，跟着还有村中儿童，手里都执着青竹枝乱嘶乱打，有的还鸣锣高呼口号，然后在稠人广众之中，执行枪决。这是我亲眼所看见的。他们这样杀却地主，总计有万余人之多，总之——中国反革命的潮流一天天的高涨，同时革命的势力也一天天的高涨，我们全国的工农群众，能够象湖南、湖北的农民一样，反革命的势力不久就以可肃清了。

现在说到广东情形：广东的情形，可从北江说起，北江这几个月来，铁路工人都觉悟起来，时常破坏铁路，断绝反革命派的交通，农民也有暴动，实行分土地焚契约，现在有千余工农革命军和资本家打仗，工农革命军愈战愈多。资本家愈战愈少。南路和北江一样。琼崖被我工农革命军占领的有五、六县，都组织苏维埃政府。西江如广宁、高要农民时常暴动杀土豪劣绅，和军队

打仗，军队退时，就占领城市，军队所在地方，农民工人，都和他经济绝交，军队所在的地方，没有一些东西可买，而且一夜数惊，所以军队不敢久住就退却了！最近李济琛、张发奎，因互争地盘预备作战，李济琛部虽多一点，但是他较戇，一味残杀工人农民。张发奎的部队，虽然较少，但是他厉害一点，能够和工人农民妥协，虽然他这种手段，是暂时欺骗农工的，并不是好意。广东工农群众，被军阀欺骗了好多次，现在已有觉悟，无论李济琛也好，张发奎也好，都认他是敌人，准备着和他们斗争了！广东的工农群众，受李济琛秘密的公开的杀了几千人，但他们还是很勇敢不怕死的和他们奋斗。有一回广州有一个劳动童子团团员，在市上散发共产党传单，被李济琛军队拿着，押去打靶时，坐在“勃勃车”顶，神色非常快乐，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便可证明工人的心理，及不断的和军阀斗争的精神了！东江方面，普宁县乡村全部都是我们的势力，只有县城，才为逆军所占，至第四区第一区农军，几次发生暴动，已经得到相当的胜利。潮阳、揭阳各县斗争形势，大概也是一样。至五华安流一带，全为我们势力，县城内虽反动，但势力非常稀少，汕头工人农民，也有相当的觉悟，月前叶、贺占领汕头，不久虽然退却，但两师人在闽边，仍保全实力。这就是广东的情形。

最后说到海陆丰：这回海丰工农群众和敌人斗争，确实英勇，不但广东难比，即在全中国全世界也难得。当刘秉粹、陈学顺入海丰的时候，表面上的政权虽然在反革命派的手里，但实际上工农群众的势力，依旧没有损失，潜在乡村中活动。一般做工农运动的同志，潜在乡村，都能领导一部分最勇敢的农民兄弟攻打城市，农民兄弟不时也能在田头垄尾，山径穷途，掳掠和逆军收捐等职员去枪决或沉海，使得刘秉粹、陈学顺等，坐卧不安，夜里睡也不舒服。计算这回逆军入海丰，约有六个月之久，在这六个月当中，刘秉粹、赖骏华、陈学顺、戴可雄、陈祖贻、欧阳

洗这般人，虽然尽力牵猪掠牛，刨人烧厝^①，但农民反抗的风潮愈烈，各处都起来暴动，兼之中华革命委员会派来的军队帮助，所以能够把县城及各区的民团、保安队、土豪劣绅等逐走，或者杀掉。现在已经重新占据海丰城了！海丰已经成为工农的海丰了！不过还有一点缺点，就是放走了反动派，不能在逆军未退时候，把一切反动派杀尽。陆丰情形更坏，陆丰的农民兄弟，听见人说土地革命焚烧田契，都是不甚明瞭，有所顾忌，对于土豪劣绅存着仁慈的心肝，所以陆丰的反动派好多藏匿在乡下，能够安然无事。只有金厢、河田的农民，象海丰一样。这是因为宣传工作未普遍，所以陆丰最大问题，就是农民不能杀土豪劣绅。海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应如何扩充军队去帮助普宁、陆丰。至于亲手杀戮土豪劣绅及搜查契约，掘除田堂，这也是农民兄弟目前重要工作，应该决心去做的。

总括说一句，外国的有钱人和无钱人，中国的有钱人和无钱人，统统都发生斗争，广东的斗争更加厉害，海陆丰已把有钱的人赶出去了！现在有钱的人，愈战愈少，无钱的人，愈战愈多，革命的成功，就在目前了！各位代表试看，我工农革命军，占海丰，海丰的情形，便焕然一新。这几天开大会，更加不同。满天的红旗招展，马克思马路，列宁马路，中山马路两旁都写着红字的标语。我们的会场墙壁栋柱都捆着红布，盖会场的也都用红布，虽然把全城变做红色的海丰。一般贫苦民众，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俨然是过新年一样。往常将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般贫苦的兄弟，愁着米、愁着柴，愁组〔着〕鱼，愁着蚶^②，愁着猪肉，手里没有钱，持着篮子在路上思索，不幸给债主看见，便被他一把扯住，三下拳头，四下巴掌，打得双眼垂泪，哀求财主饶命。乡下的农民兄弟，也是一样，无谷还租，年边田主

① 刨人，方言，即杀人。

② 海丰风俗，过年要吃蚶。

追讨更紧，要是不还，“虎佃吞租”四字便进入衙门去了！恶吏下乡，四处搜索，农民只好跑去蔗脚藏匿，现在就相不同了！现在海丰已经克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取消了一切债务，把土地归农，工厂归工。农民收获都归自己，拿着劣绅土豪就刨，拿着地主资本家就杀，还要召集全县的工农兵开一个代表大会，打算实行土地革命的事宜，斟酌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新年，比往年更加大。从此以后，我们日日都是过新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很坚决的大杀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把一切的反革命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卖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我们的新年愈过愈大。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不达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罢了！

（壬）大会决议案^①

（一）没收土地案

理由：从前田地的例规是田主私有的，农民耕田就要纳租，定出种种方法——造田契，筑田垵，并利用政府来剥削农民，结果使农村经济破产，生出种种弊病：第一，帝国主义者乘机发展实业，极力帮助资本家、土豪劣绅、大地主施行其侵略政策，而资本家……^②等也极力勾结帝国主义以巩固其一切利益；第二，田主利用田地剥削农民，自己不用劳力在家享福，农民终日劳苦反不得一饱；第三，农民既没有田地，所以对田地观念很薄弱，不肯努力改良办法，如把土地交还农民，他一定是有加一点功夫去耕作，落多一点肥料，使收获增加，那么经济才能一天一天的发展。总而言之，田地是天生自然的，天就是田主，人如何称田主，试问他从哪里来？他一定不能回答，只好说是他的父亲传下

^① 大会决议案（一）至（八）按1927年12月26日《政治通讯》15期发表的刊印。

^② 原文如此，下同。

来的，问他的父亲哪里来的，他说是祖父传下来的，问他的祖父哪里来的，他又说……终不能说是什么人做的，这岂不是笑话？天是空的也不能做出田地来，只有我们农民才能开垦创造，不过后来给田主霸占去罢了！所以没收田地归还农民，理由是非常正当，不过没收的方法很多，请各代表在大会尽量地发表意见。

办法：甲、拥护工农革命军，消灭民团、保安队……等反革命军队，赞助工农革命军伙食。

乙、打倒反革命政府。

丙、焚烧契约租簿——应调查之一，田主有私藏契约者，田佃替田主包庇者，另外抄去多一张者，俱一律枪决。

丁、掘去不妨碍农民工作之田垆，使田主认不清楚。

戊、由苏维埃政府发田地使用证分给农民。

己、分配田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调查明白实行分配田地。

讨论结果：甲、关于“甲”“乙”“戊”三条通过。乙、关于“丁”条田垆应怎样掘法？几时掘完？结果：由各乡苏维埃认为无妨碍工作可掘者即掘去，时期限旧历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掘完。丙、关于“己”条（一）田地要怎样分配法呢？一、热心农会而无田可耕的同志应该怎样？二、有人田地有余要雇工的，有人田地不够耕的应该怎样？三、一家中人数增加或减少或迁移时应该怎样？四、一分永不再分或一年分一次，三年分一次呢？彭湃同志提出五种分田标准：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田地的时期则不必限定，照俄国办法，经乡苏维埃认为要分时则分之，结果俱通过。彭湃同志对于分配田地时并提出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俱鼓掌高呼通过）。（二）田地分配后每年出息应抽多少供给各乡、区、县政府做办公益费。结果暂抽十分之一，自明年六月起实行。（三）田地分配后对于兵士家庭应该怎样维持？兵士家

里有田地不得回家耕种者，应准其雇工，以便供给其父母妻子，没有土地者，退伍后应分配田地给他。三区农民代表古鸿江同志发表意见：凡荷枪的同志没有田地者由苏维埃政府设法，结果通过。

（二）杀尽反动派案

办法：甲、凡帮助敌人以及一切反动派——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以及侦探宣传员警察保安队，通信员（？），〔承〕批敌人捐税，与在敌人各机关办事者一概拿着枪决。

乙、由工农会下命令给各会员彻底调查敌人及反动派拿着枪毙。

丙、各乡如有藏匿敌人及反动派者与之同罪。

丁、工人农民无论日夜应随时随地去调查敌人及反动派，尤其是沿海工农更要负责。

戊、逆党有藏金银衣服器具及牲口者应尽数交出，否则与之同罪。

己、有接济敌人粮食——如买柴草米之类及帮助敌人交通者枪决。

庚、拿着嫌疑犯人交乡政府开会议定，可否枪毙，但乡政府不得自由放人，应交由区政府决断。

辛、各区乡秘密组织赤卫队，暗中负侦探敌人，调查契约租簿等之责。

壬、组织赤卫队，自十一月二十日起由县苏维埃政府通令各区乡，县限二日内成立，区限三日内成立，乡限四日内成立，逾期者由苏维埃政府取缔之。

讨论结果：关于“甲”“乙”“丁”“戊”“己”“庚”六条俱通过，关于“丙”条：

（一）藏匿敌人及反动派者怎论罪？

（二）乡下有女子从前是嫁给反动派的，现在回归母家，是否可以论罪？

结果：一、敢私藏敌人及反动派者将人枪毙屋宇焚烧家产充公。

二、嫁与反动派的女子，既归母家，应由乡区会调查从前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应杀则杀之，不应杀者，任其居母家或另嫁人。

（三）改良工人生活案

办法：甲、实行三八制，手工业工人及店员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十时，童工女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时。

乙、无论男女老幼工作同样工作应得到工资。

丙、工人前如有支长工薪及债务此后一律取消。

丁、劳动保险——工人因工作身体受伤的则店东应照给工资及医药费。

戊、工厂商店作坊工人住处应有卫生设备。

己、工厂归工人管理。

庚、店主无故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辛、失业工人应由公家设立工厂给与工作。

壬、取消包工制，店主及工头如有虐待工人枪决。

癸、女工在将产前后应有两个月休息，工资照支。

子、按照物价增加工资。

丑、取消合同制。

（四）改良兵士生活案

理由：兵士替我们在战线上冲锋陷阵牺牲血肉头颅非常重大！但是他的生活，不用说已知道各人是痛苦的！不但时常穿不暖食不饱；并且到老病至于饿死！这等生活何等凄凉！故此要设法改良。

办法：甲、在最近时期发棉衣军帽及军毡给兵士。

乙、从新发给一律的军服。

丙、在最短时间发给军饷。

丁、提高军人文化程度——设立军人学校，俱乐部……等。

戊、禁止官长任意虐待兵士。

己、军队经济公开，由军队组织调查委员会审查之。

庚、改良军队中军医设备。

辛、兵士家庭政府应给与田地，同时许其雇工耕种。

壬、兵士退伍时由政府给与田地。

癸、兵士在战线上死亡者，应开会追悼。

（五）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案

办法：甲、由大会着苏维埃政府令各区乡政府调查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农民家属于五日内报告县苏维埃政府。

乙、清查逆产拨交遭难烈士家属及被祸农民工人。

丙、苏维埃政府着定期开追悼被难烈士大会。

丁、抚恤遭难烈士家属，除由县苏维埃政府拨款抚恤外，由各乡区另筹别款补助。

戊、于最近时期救济受伤兵士。

己、建死难烈士纪念亭。

结果——俱通过。

（六）取消苛捐杂税案

甲、除烟酒〔屠不取消外，其余〕剥削工农兵〔的苛捐什税〕一概取消，惟奢侈品可以酌量增加〔税率〕。

乙、制定单一税〔率〕。

（七）妇女问题案

甲、儿童公育。

乙、取消妓馆。

丙、禁止买卖人口。

丁、取消多妻制。

戊、扩充女子教育。

己、禁止残虐女性。

（八）禁止米谷出口案（临时）

结果——凡苏维埃政府政权统属以内〔外〕地方俱不准出

口。

(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海丰县委员会提案

(甲) 关于政治的：

(一) 杀尽地主豪绅反革命军队实现土地革命；

(二) 打倒国民党。

(乙) 关于青年儿童本身利益的：

(一) 禁止学徒制；

(二) 规定儿童劳动年龄和时间；

(三) 强施普及革命的教育及免学费；

(四) 保养被反革命派屠杀后遗下之孤儿。

(丙) 关于农村青年工作的：

(一) 帮助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组织；

(二) 建筑公共运动场及俱乐部。

(丁) 关于文化方面的：

(一) 铲除一切庙宇偶像；

(二) 打倒基督教及其他宗教；

(三) 建设革命的新文化：

1. 苏维埃政府设立赤色宣传院；

2. 出赤色文化宣传刊物；

3. 在各区乡设立赤色图书馆；

4. 改良戏剧。

决议：

大会听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丰县委员会关于政治青年文化等提案后，认为是苏维埃政府行政急务。除政治方面的及抚恤，保养被难农民遗下孤孩案切实决议苏维埃政府迅速执行外，其余关于禁止学徒制，强施革命教育及文化等案，大会交给苏维埃政府，俟议出办法后切实执行。

(原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过新年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教育宣传科制发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恭喜土地革命成功

新年是无产阶级休息日，旧年是资产阶级休息日，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我们就要过新年。

工农兵	仔细听	我今天	讲正经	我们是	中国人
辛亥年	打满清	皇帝倒	有奸佞	袁世凯	窃国柄
抽苛税	养重兵	借外债	压革命	从此后	国愈粉〔纷〕
狗强盗	割据兴	派贪官	和污吏	劣绅士	同一气
高租谷	放重利	包官司	勒主意	军阀们	争地盘
一战争	死万千	廿二省	无宁土	工农兵	如牛马
我国民	真痛苦	东西洋	资本国	剩余品	尽输入
好原料	尽输出	卖枪弹	勾军阀	资本家	真可恶
今天是	工农兵	〔资〕产灭	无产兴	共产党	流赤血
为工农	谋利益	要工农	大团结	夺政权	来建设
苏维埃	新政府	是工农	真基础	无土地	归农民
无工厂	归工人	恶地主	恶豪绅	概杀尽	不留情
全东江	工与农	武装起	杀反动	地主倒	豪绅杀
土地命	才能革	明年是	一二八 ^①	这新年	意义大

① 即1928年。成文日期是1927年12月，故谓“明年”。

新斗争	大牺牲	资本倒	社会兴	无产者	保主人
建设了	新生命	主人翁	过新年	得胜利	应纪念
长与幼	老和少	男妇们	齐热闹	红红花	红红旗
挂满天	插满地	锣鼓戏	白话剧	狮麟灯 ^①	一齐唱
要这样	才热闹	主人翁	注意耶		

(原件藏海丰县红宫纪念馆)

① 即舞狮、舞麒麟、花灯等群众文化活动。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海陆丰 苏维埃政权问题致广东省委信*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①

△△兄并转省委各同志：

△△△△到后的省委决议，中央完全同意，唯届此新军阀混战期中，中央尚须要你们特别指出的有海陆丰问题。

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亟。只是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我们须知外县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于胜利后，如不开始向外采取进攻的形式以图广大的发展，必致坐困一隅，为敌人所算。尤其海陆丰地处潮梅惠之间，军阀在东江用兵，海陆丰势成孔道，我们如取保守策略，海陆丰县城必会为敌人一时占领，施行白色恐怖，甚且波及乡村，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发展。在客观情形上，张发奎的军队已逐渐东移，陈铭枢因广西军队进省，只得仍逗留汕头，与陈济棠军队发生暗斗。陈济棠队伍据报载，已经海陆丰向省方前进。果如此，则与张发奎的冲突，必在惠州海陆丰之野，陈铭枢、钱大钧的部队或更将袭陈济棠之后，而广西军队也必袭张发奎之后，走入彼此混战之局。因此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的进攻策略，除掉使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士群众中外，更宜划定区域：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宽广的发展。发动各县工农群众的方法中，互派代表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宣传或参观苏维埃政权一事实为必要。

军阀混战既逐渐扩大，我们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必须随之愈加着重。在上述的几军中，尤以张发奎的军队为较易着手，其中或许还有我们同志隐藏在内。我们破坏的方法必须注意于下列各点：

1. 宣传的口号除通常的外，应加上“反对新军阀战争！”“兵士们不要替军阀当走狗，回家帮着农民暴动去！”“土地分配给退伍兵士及工农革命军的家属！”等口号。特别在张发奎、陈济棠的军队中要多散布，因为其中广东籍的兵士不少，易起作用。

2. 用农民、工人、兵士的家属或海陆丰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名义写信给兵士，鼓动他们倒戈哗变。

3. 派得力分子秘密投入军队当兵，发展我们组织，并谋破坏。

4. 在军队驻扎或经过的地方派得力分子密谋联络。

5. 在战事开始时必须扰乱双方、后方，劫夺双方枪械、饷银、粮秣，破坏双方交通、间谍，并在工农群众中间广大号召不当伏，不卖米，不借民房，不做谍报等口号。

6. 一切破坏工作总须以能拉出一部分队伍或一些散乱的兵士，投入农民革命军中做为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武力为目标。（下略）^①

中央

一月四日

^① 原文如此。

中共普宁县委的报告

——组织、宣传、暴动和土地革命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 ①

叶巡视员：

普宁目前内外部一切情形报告如下：

内 部 方 面

A. 组织状况：

(一) 区委数目：

普宁先前原有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八个区委，现在也是八个，不增不减。

(二) 支部数目：

(1) 原有支部。现在已恢复的原有支部共二十五个，计第一区五个，第二区一个，第四区二个，第五区二个（缺第三区，未审何故），第六区一个，第八区十一个，第九区一个。

(2) 新成立支部。普宁自十一月份至现在以来全县共增加新支部共三十四个，其中第一区七个，第二区六个，第三区两个，第六区一个，第八区十个。

(3) 将成立之支部。全县在三日内可增加新支部十七个以上，其中第二区可增加两个，第四区可增加一个，第五区可增两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个，第八区可增两个，第九区可增八个。

(4) 全县新旧支部总数共有五十五个。

(三) 党员：

(1) 旧党员数目。全县党员现在所存的共三百五十人，其余有的过洋，有的死了，有的开除，共在二百人左右，其中详细尚未调查明白。

(2) 新党员数目。自是日止，全县新党员共五百六十人左右，其中第一区一百四十人，第二区一百零三人，第三区十八人，第四区二十人，第五区十五人，第六区二十六人，第八区二百人，第九区三十人。

(3) 全县可增加新党员预定数目。全县在一九二八·一·五以前可增加新党员一百人以上。

(4) 党员成份：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工人占百分之一，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四左右。

(四) 整理组织，改组县委：此间根据省委东委来信之指示，将于第五次县委会议决定改组区委，并规定改组计划如下：

(1) 各区定一九二八·一·三以前举行全区党员大会选举新委员。县委于十一日前召集全县代表大会，选举新县委委员，代表现定每十名党员选出代表一人。

(2) 区委以七人至九人为限。

(3) 区委之下设常务委员会，委员三人至五人为限，须有农民同志参加。

(4) 按期举行支部大会，区委派人参加。

(5) 每周由区委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一次。

(6) 实行收党费。

(7) 县委组织部制发支部开会报告表及工作报告表，并督促其依时做报告。

(8) 督促开支部干事会。

(9) 支部书记避免兼外部工作。

(五) 发展组织计划:

(1) 公开征求党员。

(2) 各区设立登记处(地址不必固定)并指定一同志司登记工作。

(3) 各区发出征求党员通告。

(4) 各区乡武装农民及参加斗争者尽量吸收为党员。暴动先锋队至少须介绍十分之七入党。

(5) 规定各区于旧历十二月份内发展党员一千二百人以上。

B. 宣传工作计划:

(一) 对外方面: (1) 出版赤化半周刊。(2) 翻印《红旗》、《布尔塞维克》等。(3) 组织县委宣传队, 人数四十人, 公开向群众宣传。

(二) 对内方面: (1) 翻印《省委通讯》及《东委通讯》。(2) 出版《支部生活》。(3) 开训练班两种——支部书记训练班和新党员训练班。(4) 每星期召集区宣传会议一次。(5) 县委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 以清典、奕、棣五三同志为委员, 以增加指导训练宣传工作之努力。(6) 着各区开办党员短期训练班, 材料由宣传委员会供给。

以上所述是普委内部组织、宣传之大略状况。

外 部 工 作

A. 土地革命:

此间自接到省委东委潮梅巡视员来函指示后, 即坚决地决定全体党员动员领导全普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 并决定进行计划如下:

一、由县委发出重要通告, 着各支部于二日内召集党员大会, 讨论实行掘田垡、烧田契租簿等办法。

二、由县农会通令各区乡协会，召集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讨论烧田契租簿掘田垵等办法。各区委同志则藉此种会议，以探求农民对于实行土地革命之意见以给我们定出办法的材料，其目的在煽动民众起来实行。

三、令各区乡协会选出五人至十五人为委员，组织掘田垵烧田契租簿委员会，专司领导农民实行掘田垵烧田契租簿任务。现在二、五、八区烧田契租簿、掘田垵委员会已完全成立，其余各区乡也在进行组织中。至于各区委支部及区乡农会讨论结果，多以应实行烧田契租簿，一俟田契租簿烧到将完的时候，才实行掘田垵；又以为应将地主田契先行烧尽然后才及于农民。县委对各区群众意见，认为可以，所以决由各区乡如此做去了。现在第五区的十八乡，各乡田契租〔簿〕已在努力收缴，二日前得该区的报告：“谓已收缴田契二十余担，不日要召集大会当众焚烧，不日十八乡将可完全缴完”。其他各区乡也在进行收缴中，约十日内可以缴得一半以上。第八区也在进行收缴田契，有小部分已缴得，不过昨日有逆兵两营到普摧残我们，农民恐怕搬走，所以烧田契事，当受其影响而停顿其进行。现农民有将自己缴烧之倾向。此是普宁土地革命方面之工作状况。

B. 暴动情形：

县委对普宁进行暴动计划，决定两〔三〕个原则：一、先肃清零碎及力量薄弱之反动分子及反动乡村（即可以削弱力量大的反动乡村和反动势力），至于力量较大的乡村（县城及果陇乡等）广大民众有要求进攻则进攻，否则置之。二、对于有训练善于作战的正式军队，则避免与之作战，专向逆军骚扰或袭击工作。但逆兵少数下乡捕人摧残时，则尽力抵抗之。三、暴动绝对群众化。如此决定后，即严令各区努力执行此项决定进行各乡杀戮地主豪绅，并令各区于旧〔历〕十二月初七日起至初十日止召集广大群众实行总暴动。并规定各区委在此暴动三日，至少做到：

（一）杀戮三十人以上的反动分子，（二）焚烧三十间以上的反

动分子房屋，没收其财产，努力宣传及领导农民实行烧田契租簿及毁田坐债券等。第八区在此种决定之下，于初七日上午八时实行总暴动，参加群众万人以上，分四路出发，进行烧屋杀人，计八区此次暴动，攻破坛墩反动乡村一，全区房屋焚去七百间左右，杀死反动派十余人，反动财产被参加群众所抢取。但进攻坛墩时，第八区农民素不惯作战，所以坛墩反动派死力顽抗，致有一次败退，农友被烧去两个小乡村，计焚烧房屋二百余间，被毙两人，轻伤三人。第九区也于是召集民众二百余人暴动，分四路进行烧屋杀人，反动派无力抵抗，所以进行很顺利，计抢获反动派财物两百余担，烧屋二十余间，杀死反动分子数人。第五区也于旧初六、七、八实行暴动，参加民众一千余人，各乡农民在各乡自行暴动者也不少。计第五区数日暴动结果，杀死反动派不下十人，缴地主田契十余担，区农会没收得反动派财物三百担，值银三千元，烧屋数十间，被参加群众掠去财物不计其数。尤可记述的：第五区于旧历初六日，赤卫队数十人到西社烧反动派黄励生房屋两座，参加者男女共千余人，当时励生已逃走，只获其子二名，没收其财产数十担，其中有谷及乌糖^①数百担，参加群众一见即向前争抢，可笑一般妇人抢到乌糖涂得一面黑黑！还是拼命的抢着！第二区也于旧初九日召集六千余群众实行暴动，各持武装，初（上午八时）到流沙开会宣布暴动理由，宣布后即分队出发实行杀人烧屋，所向无阻，杀死反动派两人，烧屋四十余间，反动财物尽被参加群众抢去，值银数万元，全区继续杀反动派地主三十人以上。这十余日来，每区日日都有大小暴动发生，可惜各区委支部不能随时做报告来，致暴动详细情形不能得到十分明白，因不能做出确实的统计来，不过大约计之，杀死地主反动派二百人左右，烧屋达一千间以上。此外两件事有特别写出之必要，第一件是攻果陇，第二是攻坛墩。

^① 即红糖。

第二次攻果陇情形：

一、攻果陇之理由：（A）凤湖洋厦一是零丁派首领一是关爷^①首领，至于两乡头目，均是地主豪绅阶级，他们看我们自旧历十一月十四日宝镜院被围攻后，及团部被压迫上山后，便以我必因此打击而永远难以恢复元气，于是他们便出争夺全区及全区政权，好一方面夺取回我们夺去之派内群众，以镇压我们之再来，一方面互相保存其封建势力，所以关爷派则聚集果陇洋厦溪南等关爷派内头目，在乌石开会，决定组织治安队分驻流沙、积溪等区；零丁派首领凤湖十二爷佳亮之子也于某日（约在旧〔历〕十二月初五）召集其派属内之绅士在大坝开会，讨论组织保安队分驻大坝、棉湖等区，乃当他们在大坝开会时，果陇壮大泉联络城内烂崽约二百余人，到大坝把凤湖某三爷打死，因此凤湖与洋厦果陇两方互相捕人准备械斗。但又闻凤湖有与果陇洋厦妥协调和倾向，其原因是其两派头目，均是资产阶级，他们看穿我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且我们比派别械斗还要厉害些，他们为顾虑我们用渔人政策以制他们的死命计，可以调和妥协。这种情形下之我们，为防止凤湖用零丁旗帜号召我们民众（即属零丁派内之乡村）可给他们去攻果陇，因此把我们民众派别观念提高起来，及防他们妥协成功，致凤湖洋厦以后一致去帮助城内进攻我们计，非二攻果陇不可，故二攻果陇。一实行零丁关爷两派属乡之握住我们者，视线便集中致攻果陇的红旗^②去，不知所谓关爷零丁了。又可从凤湖不敢与洋〔厦〕妥协，若果妥协，我们也有利益，因实行二攻果陇以后的我们民众必因恐惧凤湖不来帮助攻果陇，而且实行妥协之不对了，此是我们二攻果陇一个原因。（B）二攻果陇第二个原因是二、九两区群众之热烈要求参加。（C）二攻果陇第三个原因是果陇位置在二、九区之间，在全县中心

① 普宁县农村旧有红黑旗两大封建派别，其下又分零丁、关爷、僧提、佛祖四派，各派历来不和，时常发生械斗。

② 红旗是当地封建派别之一见上注。

点，成了我们东西南北阻碍联络和交通的东西，且为城内第一个助力，果陇一解决后，城外反动势力多×问题，城内容易打一半。

二、力量的准备：（一）调二、九区携枪武装四百人，分南北东三路进攻果陇，此后又准备尖串队四千人以上，协助携枪队前进。（二）九区之坡乌、平林、葫芦地三乡准有枪武装一百人以上，尖串队数百人，调第一区赤卫队一百人以上，于是早四时镇守城内要往果陇必经之坡乌亭地方，准备袭击城外反动派武装出援助果陇。

三、进攻经过：我们于旧十一日上午六时即分三路向果陇南北东三面进攻，我军奋勇前进，鏖战一小时，即将果陇大寨外之五小乡村完全打进，并放火焚烧，我军复继续进攻大寨，攻果南路总指挥（县委，负兼团部第一连长）何云开同志已由沟南路打进柑园，将冲入大寨，但是时（约上午十点钟）风雨大作，持尖串参加群众（约五千人）大多数因身湿冷，离战场回去。于是云开同志及兵士数十人，成为孤军深入，致被敌人向前围击，何云开同志及一兵士中弹死亡，兵士见云开身亡即退走，敌于是乘势追击，又被击毙二人。攻果陇之北路总指挥周犹虎也因孤军深入之故阵亡，因此兵士及参加群众惧怕逃走。攻果之东路见南北两路败走，也随之退却，于是二攻果陇不成功。且我们死去十人，伤数人，失枪数杆，又我们退走时，敌人乘势把接近该乡之我方乡村马厝宅烧去厝屋不下十间，敌人死者也在十人以上。我们二攻果陇的战争，同时又牵动到城内的反动武装在坡乌亭地方与我们第九区及第一区武装开火，即下午三时在城反动派闻得枪声，知我们进攻果陇，即派武装一百五十名左右，由大坝路出援果陇，至坡乌亭地方，即与守该地之武装开火，历战四点钟因我方勇往冲锋，敌人散走，我们追击至林脚，结果打死敌方七、八人，烧乌岗的草堆数十，屋三、四间。坡乌亭一战，第一区全区有响鼓出枪向城内射击，第九区坡乌、平林、葫芦地三乡也均响鼓，

出武装数百参战，不失为群众暴动。

攻坛墩情形——第八区农民群众数千于旧〔历〕十二月初七日上午赶往坛墩烧反动地主房屋，当时因侦探工作做不好，致坛墩准备数十枪，埋伏袭击我们，又暴动群众没有准备抵抗敌人之顽抗力量，遂致仓卒崩散，后八区委随即召集有枪武装数百人，围攻坛墩，然因第八区素不经战！且子弹稀少，每枪平均不上三十粒，种种准备完全没有，所以是日不特攻不下，而且退走，当退走时敌人追击，我们又不敢停足抵抗，致被攻破我们两个小乡村，被烧屋达二百余以上。县委闻讯，以第八区目前无力解决坛墩，且若不于一二日内把坛墩解决，钟□等乡必定反动起来，因而影响全县不少，于是星夜派第一区赤卫队八十名，协助第一区于初八早进攻坛墩，结果因第一区赤卫队经战多次，勇往冲锋，敌力不支，所以遂攻破坛墩，缴械七杆，毙敌十余人，其屋六百余间完全纵火烧去，杨美乡大寨地主豪绅帮助坛墩作战者，也一律烧其房屋，至其中良好农友及有加入农会者，则不损之一草一木，所以素被地主豪绅欺骗杨美大寨之农民也觉悟起来，对农会表示欢喜，因×反动势力也沉伏下去。

C. 武装情形：

此间目前军事计划，另见军委拟定军事工作大纲。至于组织方面，决定注重农村武装——乡赤卫队组织。现各乡除有枪者外，打大尖串大刀，实行农民全体武装，并每数乡联合于适中地点“搭洋寨”，由该数乡内派出武装集聚于其间，实行各乡联防，为培养乡武装主持人起见，决在各区实行开办短期（一月以内）军事训练班，现在八区筹备实行。

普宁县委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策 问题致广东省委信（节录）

（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

△△^①兄并转广东省委：

△同志带来文件，收到。

在△△信中和目前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中，中央对于政策的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只是这篇决议案的内容与上次△△△△初到时的决议案并没有很多的不同，仍然是总的政策对各方面的指示。的确，广东各地党部还未能都如广州、海陆丰那样明了并且坚决的执行党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这一个总的指示在许多地方还是很需要的。不过更进一步的具体计划如工作方针等亦是很切要之图。在省委还未完全了解各地情形以先，一个具体而合乎各地需要的工作方针固然是不容易定的，但有几个急待指导的地方，如广州市、香港、海陆丰以及其他的重要县份，省委似应有分别的计划之指示。

海陆丰改守为攻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只是在此进攻的策略下必须有具体办法的指示。省委致东委函中的指示关于反对军阀战争的策略，多偏于军事的布置，且消极的退避太暗示了多一点，而缺少关于政权及扩大土地革命的指示，海陆丰来的材料既不充分，中央亦不能作若何具体的讨论，惟重大的感觉即在具体的方案除掉军事的布置和杀豪绅地主的宣传外，还找不出苏维埃政权在海陆丰建设后各项工作的头绪。关于这一点，或者也同是省委

① 原文如此，下同。

所感觉到的。

.....

士兵工作之缺乏，这次广州事变已给了我们深深的教训。省委现时须立即重视这一工作，须看他仅次于工农运动。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必须成为有计划有工作的组织。在军队中的党员或是做军事运动的党员诚然有许多还未彻底了解党的政策。但省委对他们应一边加以严格的训练，一边还要用他们的经验和长处指导他们投入反革命军队去谋破坏。不要因为他们无甚大用便一伙儿都送来中央放着，广东有反革命军队可以破坏，有工农革命军（如海陆丰及第一师）可以学习而无人派出，命令工农同志有组织的加入反革命军队及扩大工农革命军，必须严厉的执行，反委工作须依照当地情形定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切不要只是应付那些临时问题和事变。军委对于工农革命军及工农武装的组织编制和扩大与作战计划亦均宜根据海陆丰及广州暴动的经验有个切实而具体的讨论。这个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和办法，不仅对于广东有莫大的贡献，便对其他各省亦会发生同样的效用。

.....

海陆丰的材料亦望省委设法多多寄来。

中央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目前 政治形势和土地革命工作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①

1. 海丰苏维埃自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复极力压迫，如香港对海丰的经济封锁，严密搜查商船，不准红布等货入境；又时刻加以炮舰的威迫，汕尾、妈宫日日都有英国兵舰逡巡，并准备登陆。在帝国主义压迫当中，海丰苏维埃有一樁最光荣的事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很有价值的，这种事实就是没收帝国主义的教会医院，解散其学校，拘捕其牧师、姑娘，意帝国主义无如之何，请英国兵船来汕尾示威，船到汕后，但欲登岸，我们已〔先〕期准备，军队在岸上布防，船渡工人罢工，该帝国主义以为无势力可乘，遂很文明的写信给苏维埃政府，请释放牧师、姑娘，并表示亲善。一个小小的海丰，帝国主义竟无如之何，此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除帝国〔主义〕压迫之外，军阀土豪反动派又时加压迫，北洋海琛舰亦有数次到汕尾示威，蔡廷辉土匪，陈伯齐民团，时在多祝、埔心扰乱，在“二八”事变后，四团调到中洞，蔡、陈逆匪竟到离海丰三十里泉凹放排哨，准备攻海丰。同时陆丰又为陈子和保安队攻入，海丰工农军及农民攻陆丰，又为反动乡村所击，不得胜利。同时反动派又大反其宣传（此反动派是最近潜入来的），以致惊魂未定的群众及同志，发生不健全的动摇，对苏维埃政府不无影响。又因苏维埃指挥不能统一，各区各自为政，财政、军事政权均不能统一，同时苏维埃政权群众还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有多少不大认识，工人对区政府（区农会）发生怀疑，以为不是工人的政府。至群众的利益，政府不能切实保障，如农产品价格低落，工业品昂贵，工人失业得多，贫民生活无法改善，此是很危机的。又如财政全县每月只可收入七千三百元，海丰自光复至今共使出十二万元，现在重新整顿，每月至低限度要使出一万九千余元，收支比较每月不敷一万二千元，红军到海丰时竟使出秘密工作费二千元，财政问题实是异常困难而无法解决的，以上是海丰政权的危机。

2. 土地革命的工作做得略有成绩。关于杀戮反革命总共人数全县一千九百二十二人，此反动派之杀戮多是由赤卫队杀头，或交由农工妇女杀，群众对此尚有些不明了恐惧的表现；关于焚烧田契总共四十七万一千八十八张，租簿五万八千零二十七本，烧间〔房〕四百五十一间，田主债主对焚烧契约多数争先恐后缴交，有〔少〕数抄契底，有的收藏起，一般农民对焚烧契约均极欢喜，而且自己能去查缴，自耕农则多不愿意将契缴交，此是农民私有观念的表现；关于田垄仔农民还多不大明白其作用，故农会有去督促，则随便乱掘，掘去其面者有之，掘一半者有之，高低乱掘者有之，一方面因指导不得力，一方面宣传工作不普遍，如没有督促则迟疑不掘，有此之故，以致土地分配者，只有青坑、公平、青草等少数地方，土地分配之原则依照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决定，还是可以执行。

3. 武装工作：工农群众都极愿意武装，多数区域农民（少数工人）均积极制造枪枝及尖串，计全县子枪^①共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枝，粉枪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九枝，尖串共七万三千六百九十枝，赤卫队共三万七千八百零三人，四百五十人在乡中者三七八〇二人，惟缺少军事政治训练。^②至军队方面，海丰工农革命

① 子枪，指单响步枪。

② 原文如此。

军共有六百五十名，粉枪队五百名（此粉枪队本有一千五百名，因给养训练诸问题故暂减少为五百名），海丰军队指挥很不容易，因多系农民出身，地方观念太浓厚，故调动不易，而且薪水多，至影响于其他军队，此是亟应改正的。

4.组织方面：（1）组织状况全县〔原〕有党员二千五百人，增加七千五百七十人，开除党籍者八十三人。成份农民占85%，工人占10%，知识分子占2.5%，其他占2.5%。区委、特支和支部〔原有〕八十七个，减少支部十个，现在总数区委九个，特支一个，支部二百零九个，支部种类农村支部一六五个，工人支部七个，其他支部二七个。

（2）组织的趋势：因我们在下半月份扩大赤色恐怖，各区都继续大杀土豪劣绅及反动派，与群众大会之常常召集，革命空气还是一日高涨过一日，一般工农群众，都很多入党之要求，特别是农妇，各区都有成千的数目起来参加革命。在这种状况底下，对于发展党的组织是很没有问题的。

（3）在本月份党的发展很快，并且多是农民分子，这因是我们工作好的地方；而一方面因组织发展，教育训练的工作不能跟得上，致一般新同志入党后未得党的最低训练，多是表现出自由行动与感情作用。

（4）我们的原则，农村支部的书记，要忠实勇敢的农民同志担任，但农民同志多不惯做技术的工作，并且因支部的组织发展了，很多没有许久经过党的生活的农民同志，就拉他来当任支部书记，对于一切的工作，更发生了困难。因此，致各支部组织都十分散漫，不健全，在乡村中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5）海丰是文化低落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数量甚少。而我党自政变后，对于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戒严，很少去介绍他们入党。然而事实上因我们得到政权后，工作天天的增加，又一面要向惠州、潮汕去爆发农民的暴动，都要在海丰供给不少的工作人员，因此海丰目前人才颇觉恐慌，有很多工作都没有人去干。

(6) 县政府、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的组织都很散漫不健全，特别是县农会更是一塌糊涂，它对于各区乡农会，简直是没有一滴关系的，它对于各区乡农会，没有做过一次的指导。

(7) 党员与群众都十足表现其军事投机的错误，在“二八”事变，逆军尚距离我们很远，而一般同志与群众，一见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部队移动，即如自星散，甚至到新年那一天，已是平静无事，而大会群众亦不免自相惊扰。

5. 宣传方面：

(1) 对内教育训练工作因为我们积极发展，故教育训练工作也跟着紧张：A. 县委决定先办支部书记、干事、小组组长的训练班，全县分为四批训练，成绩不大好，又因我们要向惠州方面发展，故开办多祝、紫金同志训练班，埔心农民训练班，又开设宣传员训练班，各区委亦均有新同志训练班之设，因教材之问题，故亦不多有成绩。B. 出版刊物《出路》，登载政治消息及指导工作的文字，并多发训练材料给各区委参考。

(2) 对外群众大会在一月来召集很多个，如“庆祝广州暴动武装大会”，反军阀战争及“反基”武装大会，庆祝东江农民大会武装大会，欢迎广州红军武装大会的群众大会，都是异常热烈的武装大会。到会者多则五万人以上，少亦有成万人。至于县委更组织宣传队八十名，各区委亦有组织，总工会宣传队八十名都是工人担任，此宣传队因多工农，故程度不甚高，现县委决定将宣传队再加训练，然后派往惠来、陆丰、普宁、埔心等处工作，同时县政府更建设一个工农兵俱乐部，里面有跳舞、演剧、国乐、国技、体育等娱乐，此俱乐部在列宁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便可开幕。

6. 农运方面：农会的工作因县农会不健全，没有妥当的同志负责，故不能指挥区会，县农会要区会干的事，区农会可不管，故县农会只有招牌而无工作；至于农会公开工作以后，各乡农妇都异常热烈加入农会，在青坑农妇武装大会中，到者竟达一万余

人，各人有武装，而且与男人争相拿，并能杀反动派呼口号。不但青坑如此，即〔捷〕胜、公平、高潭、梅陇、赤石等区亦是如此，此可以说农妇已切实起来参加斗争。

7.工运方面：总工会多做应付的工作而没有计划，故亦异常散漫，在“二八”事变中更特别表现不好，各业工会则能够自己召集开会，惟缺乏领导，未入会的工人都极多的争先恐后入会，此固然一方面因非工会的工人无保障，然革命空气所影响，亦可使其必然，各工会能自动组织宣传队落乡宣传，此亦是很好，工人因失业大多，生活不得改善，故他们大都主张制止商人减少营业，没收反动商店充为工人合作社，找革〔命〕工作做，公家办合作社，组织赤卫队，此即是海丰现目〔在〕工人的要求。

8.青年运动方面：青年运动发展极快，少年先锋队之组织，发展一日千里，数已达万余人，他们能自动打倒偶像，或捕杀反动派，少年先锋队等均缺乏训练，故训练现时极为紧要。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转录四师师委关于广暴失败后 红军到海丰经过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

广州红军由广州来海丰之经过，其中种种异常复杂，最明显的就是此回我们（红军中的党）的工作，犯了极为〔多〕错误的。兹分述如下：

1. 广州暴动的情形

A. 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对于军官教导团有一种风气，就是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亟要暴动了。所〔以〕在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大施屠杀。时叶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屠杀的主张已经没有实现。越数日，张发奎等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中已有屠杀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了，并且他们此种决议已要实现。听说于十二月十号夜他们已打电西江调兵回广州，实行大屠杀政策。已处于生死关头的军官教导团，只有暴动才是他们的出路。在主观方面，暴动的原因是在此点。

B. 在客观的方面呢？当时广州的军队，只有沙河炮兵团一团，广州市警卫团一团，公安局的保安队及警察，河南只有李福林的部队，反动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于是决于十一早晨暴动。广州市的反动武装，已给我们解决十分之七、八、九。此次暴动胜

利中所得的武装，据当时的计算，可得五万。我们当时有批〔把〕工农军扩充到三军的计划。

2. 失败的原因与退却之经过及其错误

A. 失败的原因：就是以军队为暴动的主力，不能以工人为主力（其他的报告有简单的此点）。

B. 退却之经过及其错误：

（1）我军于十三日下午退却，即日晩到了龙眼洞。在退却的命令下去之后，我们找不到黄花岗集合。但是，此部〔分〕退的军队，到了黄花岗，已没有人去指挥他们。尤其是到沙河时，已经是乱七八糟的各自行动，有许多迟到的都莫明其妙，还不知就在那时退却。由黄花岗到龙眼洞沿途为民团土匪所截击，被缴的枪及被杀的同志与非同志，我们找不到确数。

（2）到象山时，象山的民团来截击我们，卒为我们击败。而自己子弹之损失及士兵之受伤，亦颇为不少。但我们总不能继续暴动，即不能把象山的街市及近街豪绅地主的房屋施行大焚掠的工作。有些同志言把反动派的几间屋来烧了，叶镛同志竟命令把火打熄。叶镛同志的此种错误，同志们对他已有很多的批评，说我们现在不应踏叶、贺的覆辙，所谓什么“仁义道德之师”的，并不是我们革命者之态度。应该到一处焚烧一处，到一处毁灭一处的旧制度才对的。

（3）到花县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苏维埃政府。我们的军队一跑，苏维埃政府也跟着跑了。那时我们只枪决一个民团。焚烧了一些不关重要的文件（？）^①释放了许多囚犯（？）。

（4）到从化，因为我们太过“君子”，秋毫无犯。向商家求款而不拿人，结果人逃款无。这是我们的教训。

（5）我们一路到了龙门、蓝口，而到了紫金。到紫金时，虽捉了县长、教育长、民团团长、商团长，还交给紫金军处置而

^① 原文如此，下同。

已。其余大商家财物没有丝毫损害。这个也太妥协〔协〕太慈悲于资本家了。

(6) 到紫金龙窝与李汉魂逆军接触激战，结果毙敌四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枝。此回虽得胜利，但我们避免与敌军之直接冲突，即退来炮仔圩。但退时不知何以要退，士兵因之失踪者颇多。

(7) 我们的退却是无计划的，非常仓卒，负责同志也没有跟着一齐走。就是团长李云鹏也没有随军退却，退花县之后的出路及沿途的工作方针，都失了党的指导。党应该负此□绝大的责任。

3. 师委之错误及其改组

过去师委委员唐维、王侃予、陆更夫、彭蓬、袁裕、钟友千、徐象谦，他们都是由唐维与王侃予二人指使的，既不是上级的指定，又不是民主的同志的选举，故弄出了许多错误。同志中又闹出一个“四川主义的大封建笑话”来，这是因唐维、王侃予、叶镛是四川人。由他们支配一切，四川人已是揽总权了。四川的同志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非同志攻击的厉害。同时又因他们（师委的同志）的几个能力很差，故不得不添了几个非四川人充师委，以杜口实。然总权仍在王侃予之手，以致师委中分成派别，互相诋毁起来。到海丰第一次党员大会，即将师委改组，委员由大会选举产出，如下：

委员：袁裕、白歆、龙子仁、唐维、唐嵩、刘校阁、王若水。袁裕为书记，唐维、唐嵩、袁裕三人为常委委员。

(1) 师长叶镛系由连长升任的，经验当然很差，即一般非同志也因〔而〕不大信仰。省委应速派人来任师长的责任。

(2) 党代表现由师委书记袁裕同志代理。袁裕当到海丰时，东委书记很留心的问师委及各同志有无发生问题，答没有何等事。故第一次党员大会不过象演说会一样请几位同志去演说。

至各同志所提议，师委没有在大会提出。及至次日，同志把师委一切的怪状都爆发出来，才再开大会解决。由这一次袁裕同志对东委还不忠实把内容告诉东委，东委认为党代表应由省委派同志来担任。

(3) 子弹问题非常缺乏，第二师更甚！

(4) 四师退来紫金，东委令其即退海陆丰的意见：(A) 四师既退紫金，当然目的是来海陆丰。当时，紫金县委有欲定在紫金的意见。东委不赞成，认为四师在紫金，第一党的力量及民众的力量很薄弱，一定不能予四师的帮助，而是紫金县更易陷于军事投机。(B) 与敌人李汉魂接触太近，才有五十里，很容易与敌人直接发生冲突。(C) 四师由广州退出十九天才到紫金，部队一定疲倦，而且党内党外必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的。东委以为有以上之理由，故令其即速退来海丰陆丰，以便休息整理，然后决定进行。

(5) 四师除留一团(五百人)驻海陆丰帮助农民巩固后方，余皆开向惠来、普宁方面去。可是普宁很久没有报告来，现状如何尚未明了。故四师到普宁须待普宁方面消息再定行止。

(6) 四师到后，草鞋已有补充，每人亦发饷一元。军毡、衣服尚待多日才能办到。

(7) 四师学生到海后得到民众极热烈的欢迎，及苏维埃政权种种的建设，及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种种给予个极好的影响。

(8) 四师千余人才有三百同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东委已督促师委积极吸收同志，以坚固四师党的组织。

东 委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东江 农民代表大会经过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①

1. 召集大会的作用及筹备大概：此次召集大会，其重要目的，在使团结东江农民力量去实行年关大暴动，很坚决的去实行土地革命……。在这个会未开幕以前（一九二七·一二），即指定五个筹备委员（林彬、陈子岐、梁秉刚、郑躬、戴文复）组织筹备委员会，该会于五日成立，开始工作。内设秘书处、宣委会、财政、庶务、交通、招待、布置诸部，即用省农会名义发出通告召集，并发出各县报告大纲……各部亦分头进行，但各种均没有充分的预备。〔这〕就是筹备的大概。

2. 大会延期的原因：大会开幕原定一九二八年之元旦至五日，嗣因各县之特种原因及海陆“二八”事件之影响，代表赴会寥寥无几，故延期至三日开幕。但代表之出席者，仍仅有几县。

3. 各县出席之人数及其成份：出席代表仅有七县（惠阳、惠来、紫金、潮阳、海丰、陆丰、五华），代表共七十九人（惠阳十五人，惠来十六人，紫金十六人，潮阳二人，海丰三十人，陆丰二人，五华三人，内占同学四十八人）。

4. 各县的报告：有报告的仅有三县——海丰、惠阳、紫金②兹略述于下：

a. 海丰的报告：（甲）土地问题：①农民对土地早已认识是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

天然的产物。②干过夺取土地的斗争以后，结果已夺得了土地。

(乙)政权问题：政权统归了农民协会，全县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丙)武装问题：①全县除了海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外，赤卫队之组织，子枪有四八四杆，粉枪七三一六杆。②没有反动武装。(丁)农民斗争经过情形：斗争分做四个时期：①是减租运动少胜利，未流血的斗争。②是减租运动大胜利，牺牲流血的斗争。③是向讨赤军及逆匪的斗争。④是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戊)农会组织：①乡会八六一个。②会员总数五八三九户。

b. 紫金的报告：(甲)土地问题：①农民认识土地是天然之物。②第三区炮仔已干过夺取土地的斗争，结果该区农民得了土地。(乙)政权问题：第三区政权归农会，除了第四、五、六区都在反动政权外，其余各区大部分政权归农会。(丙)武装问题：农民武装……反动武装有枪二、三千杆。(丁)农民斗争经过：自四月十五日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农民迭与反革命派作剧烈的斗争，虽历遭失败，而奋斗不止。(戊)农会组织：①区农会十个(第三区)①。②乡会三〔十〕二个。③会员共一万四千余人。

c. 惠阳的报告：(甲)土地问题：①在东北部农民不认识土地。在西南部农民较认识土地应归农民。②但因势力单薄，无法去干土地革命的斗争。只有鸭子埗的农民有抗租运动与地主斗争。(乙)政权问题：惠阳是惠州政治中心，军警林立，农会力量单薄，故虽有十四区地方，没有一个区是农会取得政权。(丙)武装问题：①农民有组织的二百余杆枪，无组织的未计。②反动的武装约二千余杆枪。(丁)农民奋斗情形：①省港罢工时，组织纠察队，时与反动乡村土豪奸商冲突。②农民时与民团冲突。③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冲突——平山、白芒花农民暴动夺取政权，

① 原文如此。

后为反〔动〕军队压服。（戊）农会组织：乡会八十余个，会员五千余人。

5.会议期间及重要报告：此次大会原预五天，因为展期后各代表之工作关系，故缩短为三天，连日夜开会。其重要报告：政治报告——海陆丰斗争经过、经验及前途（以上系郑志云同志报告）；广州工人斗争经过及其教训，土地问题（以上系彭湃同志报告）；农民协会组织问题（林彬同志报告），工农联合问题（梁秉刚同志报告）。此外是公祭烈士，欢迎红军……。

6.代表精神及会场各种表现：代表精神颇觉涣散，在每天开会中，都不能依时赴会，在开会后，仍有三三两两的入场，他们只有在其寄宿舍的地方谈谈或到街上去玩玩，看看舞狮、唱曲……。在会场的表现又不是好，一部分不是交头接耳，就是瞌案（海丰代表比较好点）和怕冷的缩作一团，尤其是对于报告过长的煞尾，更没有注意。

7.大会缺点的总批评：

（1）在偌大庄严的大会中，没有一条提案和决定，代表不觉得责任之重大（对会场不注意）。

（2）各县代表未能代表大部分农民。

（3）代表在会场中很少（或绝无）发表意见——批评和讨论。

（4）这次大会看不出好的结果。

（5）大会筹备处，也没有充分的预备，尤其是宣传工作做得不十分好。

（6）东委不注意该大会。

东 委

中共东江特委发展暴动的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①

海陆丰在表面上看来，应成为东江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在地形看来，海陆丰南面有海口可与省港的无产阶级联络，甚而至于〔与〕第三国际及世界无产阶级也容易发生密切关系；而西方可通惠阳及惠州各属；北面可通五华、紫金、兴宁一带；东面可通惠来、普宁及潮汕一带。东江的土地革命，由此三面发展前进，很容易造成苏维埃政权，在东江实行割据局面。现在东江军阀的混战已将开始，张发奎、黄琪翔等在惠州四面被人包围，只有企图夺取东江才是他的出路。且大军云集惠州，给养上成大问题，故不能不向富饶的潮汕发展。陈铭枢、钱大钧、陈济棠等虽欲保持其富饶的潮汕，但潮汕是一平原之地，没有险要可据。陈、钱等要保障潮汕地盘，若非取得惠州，则潮汕是万难久居之地，而且潮汕各县之暴动勃发更使他不能安于枕席。取得惠州，亦可以镇压东江民众之暴动，况陈、钱等心目中更要夺取广州之大希望。在现在陈、钱等军已到五华，张、黄等军已到紫金，接触日近。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在此东江军阀互相火拼之中。张发奎、李汉魂要取潮汕，则不愿经过共产党的老巢海陆丰，因为若取道海陆，而张、黄部必先与共产党的老巢火拼后才能直达潮汕。况在事实上海陆丰的赤色暴动，不是短时期及少数部队所能镇压下去的，如此先将自己的精力去与各个军阀所反对的大杀〔敌〕共〔产〕党消耗，才能夺取潮汕，这是张、黄所不愿为者。况军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可通过海陆，而通过后又非有一、二师人去镇压海陆的暴动。他的部队是与后方惠州失了联络的，变成孤军深入，此是更愚者所不愿为的。反之，陈铭枢、钱大钧等要取惠州，亦基上的理由，不敢通过海陆丰而与惠州敌人作战，盖恐海陆丰的共产党折崩去阵脚也。所以海陆丰的政权必然继续稳定下去，是毫无疑义的，并且双方的军阀怕共产党比怕他自己前面的敌人还要厉害。在客观的条件看来，海陆丰的政权不但在比较长期的稳定下去，并且在目前更有向外发展暴动最好没有的机会：第一是军阀的战争，当然对于民众暴动的镇压要松懈了；军阀的战争结果使东江农民工人增加了负担，奸淫、劫掠、放火、杀人、拉夫等必然给一般民众的痛苦。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暴动，一定获得农民、工人及一般贫苦民众发生无限的同情，这是最好的时机一个了。其次，旧历的年关已迫在眉睫，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必加紧的压迫，工人的解雇与工人失业的恐慌，和年关生活的困难，已从工人的背后袭击。乡村的豪绅地主更是大张爪牙向一般农民及贫苦受迫租勒挟，工人、农民的嫁妻卖子、饮毒吊颈，故在年关中更觉所见多有。这也是年关暴动去引起全东江的大暴动的一个最好没有的机会了。

客观的条件是迫着共产党去领导这个东江的大暴动。全东江痛苦的民众姑无论他是赞成或反对或对共产党莫名其妙，然而他们的痛苦，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除的。然而东江共产党最进步者要算是领导海陆丰的共产党，尤其是海丰的共〔产〕党。可是现在就海丰的共产党有几个最大的危机：

1. 海丰县委的同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同志，多表现出胆小如鼠。在政权稳定的时候，是不能很积极的去求发展这个政权及使一切的工作深入于群众中间，如一个反动将来的时候，就先民众而逃。“二八”事件的发生，海丰县委整个表现出他的弱点来。

2. 自从“二八”事件，海丰县委可说是他当民众面前掉了自

己的威信。“二八”事件的虚惊时，民众的组织既已是一个定〔壳〕空挂，苏维埃政府也是掉了许多行李爬墙自相逃散，县委的同志变零丁孤苦迷路的孩儿一样可怜。

3.现在不但是民众当〔尚〕惊魂未定，即同志中也有〔谈〕虎色变的态度（原来还没有见虎）。

4.现在支部的工作，如何去活动，真是莫名其妙！总一句话，海丰的县委仍是散漫而无能力的一个党！

在陆丰方面的党，更觉可怜！在各部分工作的人员不是用火烧出来的同志，更是受了处罚及投机分子。党部既不能健全，同志亦莫名其妙。这次的陆丰政权的失败及保安队陈子和的反宣传，居然把大半个的陆丰挣〔插〕出白旗来，并相屠杀我们的同志，陆丰简直是没有党的失没有我们的民众①！

惠来方面，因军事投机到受陈子和保安队缴械及白色恐怖，现在工作同志都逃到海丰来。惠来是解散了党。

普宁方面，自失败后到今毫无消息。紫金的党虽然派了几个同志去，但军事投机的老毛病还是不能肃清。

五华方面，自县委改组后，比较稍有生气。可是尚未能负起儿多指导暴动的责任。

惠阳方面，因过去的同志，没有训练，前〔到〕省委派同志去改组县委，而老同志有不愿意的表示及对新的书记表示不满的封建观念。

由上诸点看来，客观的环境如此，主观的力量如彼，这就是东江土地革命目前的危机。而是我们要领导东江的暴动，造成苏维埃政权，在东江割据的先决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何去健全各县党的组织，及如何去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1.办党校——内分三班：一为训练新同志者，二为训练下级

① 此句原文如此。

干部者，三为训练各县领袖人物。训练人才，由省委派来。

2.到各县巡视。颜昌颐同志巡视紫金、五华北路各县；志云同志巡视东路、陆丰、惠来、普宁各县。

3.由海丰县委调多比较能干同志到各县帮助。

4.由各县派人来海丰交换工作。

第二个就是如何去发展宣传工作：

1.由东委组织宣传队，将海丰现在所有的宣传队划归东委直接指挥。

2.梅陇白话剧团，亦调归东委指挥。

3.多制布告、标语、传单、画报等。

4.彭湃同志应到各县做口头的煽动群众。

5.海丰应多组织旅行团到各县去做宣传工作。

第三个就是关于军事行动的方面及其他：

1.二师应向紫金、五华方面发展农暴，并须负宣传敌军投降及枪子弹等。但到五华之后，应趋向普宁方面与四师联络。

2.四师应向惠来、普宁方面发展农暴。到了普宁之后，就应与二师发生密切关系，并帮助汕头周围之暴动，然后方可前进。

3.派人到各县侦探四军所在地，设法使之投降，后面并多送宣传品去。

4.办侦探工作训练班。

5.各县委应供给翻译人才与各师，以便武装宣传队之用。

6.西路惠阳方面，因四师十团留在海丰，可以相机向西行动。

第四个是子弹问题：

此次海陆丰因乏子弹，不能与敌人对抗，倒被陈子和打进来，大作反宣传。而且二师部队因乏子弹，致被敌击死二十余人，失枪二十多杆，死连长二人。现二师子弹甚少，由四师方面抽到每人五发，也不上二、三十发。四师每人尚有五、六十发，

如发展下去，当然是要无子弹，如此便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了。此间没有子弹可买，只有靠机器自造及省委设法供给。

第五个〔是〕各县工作：

自接省委变更东江暴动方向，向潮汕方面发展，造成东江的割据局面的命令以后，一方面固然海陆丰的革命势力极力向惠来、普宁、五华、紫金各县发展，一方面惠来及普宁等各县的农暴，亦令其在此年关及张、陈战争之际爆发，并使之蔓延扩大，完成东江的割据局面。东委对于各县工作方针，在各方面都是予以相当指示，特别对五华、紫金、惠阳等地（即张、陈此回战争场所）除极力发展农暴外，并尽量骚扰敌人，截劫敌人辎重枪械，断绝敌人交通及封锁其敌人粮食等，尤其对敌人的宣传投降敌人士兵等更为注意。

东 委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 各种工作的统计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①

省委：

海丰自建设苏维埃政权至今，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是很必要的，如烧田契几多，杀反革命派几多，武装几多，赤卫队几多，应作一个数目的统计，报告你处，以便查检，兹作一统计表如下：（此表是今年一月十四日统计）

一、杀戮反革命派统计

附城 200	公平 212	梅陇 132
赤石 14	汕尾 100	捷胜 642
青草 117	可塘 45	高潭 20
青坑 204		

总计 1822人^②

二、焚烧逆 屋统计

三、焚烧契 约统计

四、焚烧租 簿统计

附城	200	80,000	5,000
公平	270	94,120	924
梅陇	500	23,800	1,200
赤石	5	3,967	370
汕尾	24	14,114	30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此数字有误，应为1686人。

青坑	56	80,000	50,000
捷胜	440	42,015	80
青草	12	25,460	60
可塘	65	34,712	243
高潭	20	73,000	120
总计	1,580间 ^①	471,288张 ^②	58,027

五、赤卫队统计 六、常住区市赤卫队统计 七、枪支统计 八、子弹统计

附城	1,084	110	120	10,000
公平	420	24	31	210
梅陇	1,983	30	304	10,000
赤石	61	20	379	5,852
汕尾	450	55	26	450
青坑	20,000	60	54	810
捷胜	9,130	50	72	800
青草	3,125	32	91	2,110
可塘	350	50	20	2,380
高潭	1,200	20	200	1,000
总计	37,800人	451人	1,254支 ^③	34,567发 ^④

九、粉枪统计 十、火药统计 十一、尖串统计

附城	300	600	10,000
公平	1,500	500	7,500
梅陇	180	400	18,500
赤石	31	152	438
汕尾	466	3,000	12,000

① 应为1583间。

② 应为471188张。

③ 应为1297支。

④ 应为33619发。

青坑	7,000	8,000	10,000
捷胜	1,270	600	10,032
青草	342	250	3,120
可塘	400		2,000
高潭	1,000	500	100
总计	12,519支 ^①	1420斤 ^②	73,620支 ^③

① 应为12489支。

② 应为13502斤。

③ 应为73690支。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 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①

今后进行工作：

一、政治方面

(一) 巩固苏维埃政权：

A. 准备消灭敌人方法：我们此后应积极的准备消灭敌人的办法，应纠正党及群众的错误，提出欢迎敌人来临的口号，以训练群众，并准备各种办法，如坚壁清野、破坏敌人交通、宣传敌兵、捣毁敌人财政、扩充武装、注意侦探、捕杀土劣逆党，联乡截击敌兵，党员不得离开工作地等等，但此还须再加十二万〔分〕的详细计划，现在正着手准备中。

B. 向外发展：1.多印宣传品散发外地；2.训练干部人才；3.多派同志往外地工作；4.组织宣传队往各县；5.组织参观团来县训练；6.帮助发展惠阳暴动，解决埔心、多祝敌人；7.加紧埔心、多祝、高潭党的工作。

C. 整顿内政：1.统一财政，一切财政收支统由县政府直接管理；2.统一军事，各部队直接受县团部指挥，各区委不得随便乱调军队；3.区政府绝对服从县政府命令，努力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使群众切实了解；4.区政府已是多设一工人代表，帮助解决工人问题，借此以提高工人对区政府的信仰；5.注意群众之表现，切实保障群众的利益；6.整顿交通，保护商业；7.创办工农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贩卖合作社，由工农自己集资，使农产品易于流出，工业品得以输入；8.规定各团体用费：（1）党、团县委每月经常费应在千元以下；（2）党团区委每月经常费，应在二百五十元以下；（3）党区委秘密工作费不得在五百元以上；（4）各区常驻赤卫队应截存四名至二十名（一、二、三、四、五区各四名，六、九区各十名，七区十五名，八区二十名）；（5）县农会、总工会，每月由苏维埃，各帮助五百元（各区农会每月经常费，不得超过三百元）；（6）市区政府罚款，应解缴县政府，区市政府在五百元以上之特别用费，应报由县政府核准；（7）海丰所有军队只发给伙食及公费，兵士每月至多只发给借饷一元。

（二）完成土地革命：

A. 1.彻底铲除封建势力：对封建势力尤其是反动派，应继续铲除净尽不留。各种工作应使群众自己能够切实起来担任，不应由几个什么兵及常驻的赤卫队去做，而且围捕反动派，对无辜贫民应极力保护，不可损及毫毛。2.反动〔派〕须经过县市区政府之判决（附城市区政府对裁判反动派还须交给县政府），已经县政府判决死刑之反动派仍旧须交给工农去杀头。

B. 切实完成焚烧田契租簿的工作。

C. 切实变更土地经界（十日内应变更清楚）。

D. 实行土地分配：1.各区会土地科应增设指导十人，负责督促及指导农民分配土地；2.各区农会每日必须会议，一切讨论土地问题；3.在一个月內田地应分配清楚；4.确定土地分配原则；5.赶快制发土地使用证。

（三）注意武装工作：

A. 工农群众的：1.工农应制造尖串及枪枝，农民每人一枝尖串，工人每二人一枝尖串，枪枝亦须尽力所能及制造；2.每乡定至少应有赤卫队三十名，每工名^①应有九十名，此赤卫队应由工

^① 原文如此，“每工名”疑是“每区”。

农自己担任，不发薪水伙食，工农能全数武装，充当赤卫队更好；3.赤卫队应加紧军事及政治训练；4.赤卫队的组织，农民的分为县队部、区队部及乡队部，直接受农民协会指挥。工人的则为县队部、区队部及工会队部（工人的本应有县队部及各工会队部就可以，惟因地域及易于集中，故〔设〕特别区队部），直接〔由〕总工会指挥。此工会赤卫队的最高指挥为苏维埃。

B.军队的：1.加紧政治军事训练；2.开设干部训练班（此训练班经于一月十六日开学矣）。

二、组织方面

（一）组织仍应一日〔直〕发展。A.发展对象：1.农妇；2.赤卫队及工农革命军；3.交通要道乡村农民及船渡工人。B.发展方法：1.公开征求党员，多将工农信仰的同志公开；2.吸收同志条件不宜太苛；（3）注意党的主义及政策的宣传。C.普遍农村支部的组织。

（二）严密党的组织：A.县委与区委要发生密切关系，县委应派员到各区巡视党务。B.各区委间要发生密切关系，各区委在可能时，互相派人考察党务。C.划一党费：1.工人半毛，2.失业工人二仙，3.农民半毛，4.农妇二仙，5.知识分子（原件缺文）。

（三）健全支部：A.召集全县书记联席会议。B.督促支部按时开会报告缴费，区委应时时派人考查支部工作，并多与支部书记谈话。C.支部是有干事会之组织，百人以上的支部，干事会以五人组织之，除书记干事组织三人外，候补干事二人。D.督促干事会按时开会报告及参加小组会议。E.在组织发展的区，为便利于管理和训练，应该设立特支。F.按时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每月至少四次。

（四）注意教育训练。

三、宣传方面

（一）对外：A.出版画报，B.扩大工农兵俱乐部——组

织白话剧社、跳舞队，C. 扩大对外宣传工作（专派宣传队到各县去），D. 多办工农会训练班：1. 对象：各业工会执委及乡农会执委，2. 办法：各区派人落乡联约^①或联乡召集训练，3. 材料：由县委规定大纲，E. 注意赤卫队的政治训练，党主义及政策的宣传。

（二）对内：A. 多办新同志训练〔班〕（凡新同志均应普遍训练，训练班应到农村中办，一个月内应结束）；B. 1. 极力训练进步分子，选派党员肄业东江共产党〔党校〕，2. 办工农活动分子训练班；C. 提高党员教育程度，1. 县委及区委应举行每周同志报告会，将党务及政策重要问题等报告，2. 多搜集各种材料并问题供给各区委，3. 《出路》继续出版，多登指导及批评文字；D. 每个支部均应自己组织宣传队，1. 先选出支部中进步农民训练种种宣传方法等，2. 支部中每一小组成立宣〔传〕队一小队。

四、农运方面

（一）组织的：

A. 改组县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

B. 召集全县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会期三天，本月十七至十九日）；

C. 健全县农会各部，多加入勇敢进步农民及有农运经验的同志，并加入妇女为执委；

D. 尽量吸收农妇入会，开办农妇训练班；

E. 整理各级协会组织，使发生密切关系，多开区执委及乡执委联席会议；

F. 农会组织土地委员会，督促各区土地之分配工作；

G. 即办工农贩卖合作社。

^① 海丰自清朝形成的区、乡（自然村）之间的区域名称，相当于后来区、村间的乡。

(二) 宣传的:

提高农民对农民协会的信仰: A.多办农民训练班, B.出版画报, C.多散发各种标语传单于各乡。

五、工运方面

(一) 组织的:

A.改组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B.〔召〕集全县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会期三天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C.使全总工会各部多加进步工人; D.整理各业会组织,一月内各业会均有代表〔会〕之召集及组织各业会执行委员会; E.即办工农贩卖合作社; F政府所设办的商店,不得倒闭,应允合作社由政府管理,由工人贩卖,或管理贩卖完全交由工人的亦可; G.制止商〔店〕缩小营业,谨慎没收商店,不反动的不得没收,保护商业、商船,组织商店工人监督委员会。

(二) 宣传的:

A.各业会应各自己组织参观团,往农村宣传并考察农民生活,提高工农的结合。

B.多办工人训练班。

C.青运方面: 1.加紧武装训练, 2.加紧教育训练。

海丰县委^①

^① 此文缺前部,《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省委报告》一文缺后部,疑此两文实为一文。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 开办党校问题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①

省委：

关于党校一事，在二〔五〕日前的报告——东江暴动工作计划中已略有说过，兹再详细报告于下：

一、东江土地革命之进行，目前已经碰着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在党的力量不能够领导群众，消失了在群众中活动的作用（在五华、紫金、普宁、惠来、惠阳各县土地革命之迟滞不振及海陆丰此次“二八”事变都可看出），详细一点说，就是党的同志不明瞭土地革命之意义，没有暴动的决心和煽动领导群众之能力，无处不表现其低能状态。故东委此回办党校之原因，即为补充同志领导暴动之实力——暴动的知识，而选出继续领导农民暴动的人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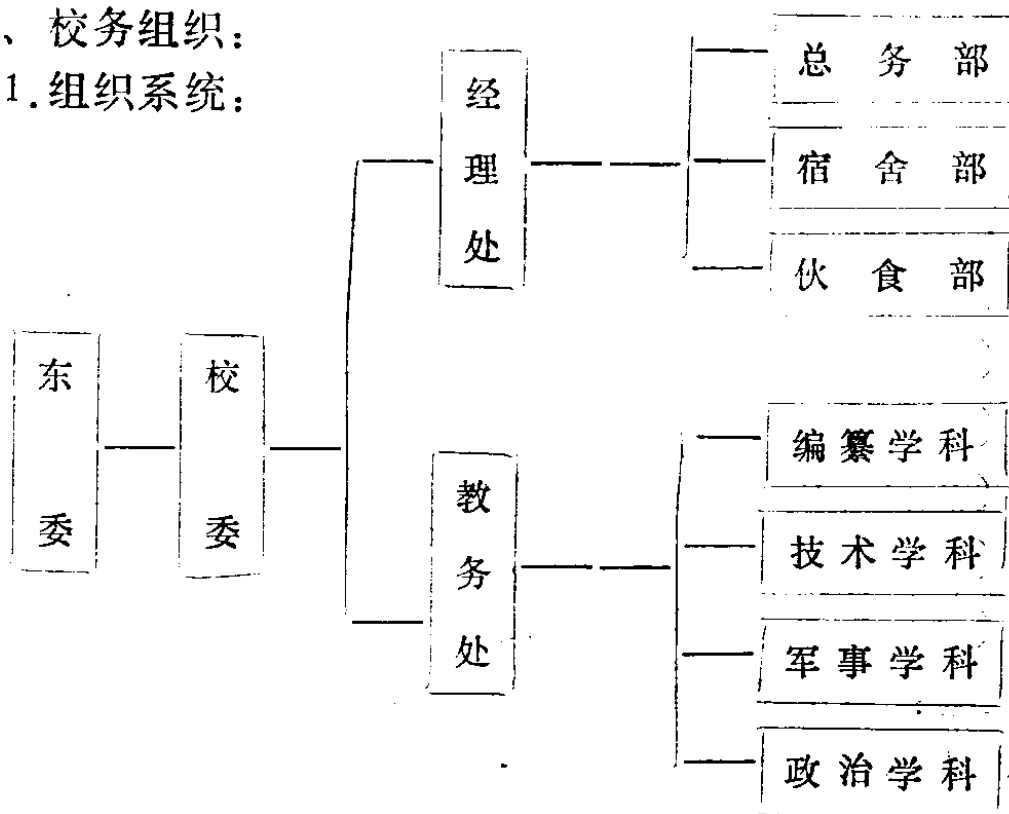
二、党校之期间为一个月（即一月二十一至二月二十一），学生人数为一百人，以海陆丰、紫金、普宁、惠来、惠阳酌量分酌之。党校设校委，以管理全校一切工作，委员为张北辰〔星〕、成声②、刘锦汉三同志，以锦汉同志为书记。昨日（十七〔八〕日）校委开第一次会议，其结果如下：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古宪章日记作成声（朝鲜人）。

一、校务组织：

1. 组织系统：



(1) 教务处由成声同志负责；

(2) 经理处由卓学佐同志负责；

2. 学生问题——资格。

(1) 高级小学以上的程度；

(2) 对土地革命比较坚决的；

(3) 来读党校不妨碍重要工作的；

(4) 年纪在十八岁以上；

(5) 身体强壮的；

(6) 注意调查学生之家庭状况。

3. 入学试验问题：

(1) 照考试结果分级教授；

(2) 海陆丰学生考试不及格的，应再派补足；

(3) 考试办法：

a. 检查身体：

b. 文字试验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问题由教务处定之；

c. 速记试验由一人作短期间的演讲，令学生速记，记的检定

其程度。

4.教材方面：

- (1) 请省委供给；
- (2) 在海陆丰尽量搜集。

5.教授方面——说明：现没有人担任讲授的科目：

- (1) 中国共产党史；
- (2) 党的组织及政策；
- (3) 农民与土地革命；
- (4) 中国国民党史的批评；
- (5) 暴动技术中的农民暴动；

注意：以上诸科目请省委即派人来讲授！！！！

6.工作人员方面：

- (1) 翻译员四人；
- (2) 速记员三人；
- (3) 钢笔手二人；
- (4) 印刷手二人；
- (5) 杂差二人。

7.经费方面：

- (1) 在八百元以上，九百元以下；
- (2) 由卓学佐做定预算表呈报东委核准。

三、党校课程表（由张、成二同志编定，尚未在校委会通过）

说明：课程尚未编好。

兹将科目及时间录下：

- 1.列宁主义大要——六时间；
- 2.苏维埃建〔设〕——六时间；
- 3.第三国际与世界革命——六时间；
- 4.各国革命史中重要经验——六时间；
 - (1)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 (2) 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俄国之大革命；
 - (3) 一九二一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

- (4) 一九二三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
- 5. 中国共产党史——十二时间；
- 6. 中国党的组织及其政策——二十四时间；
- 7. 农民与土地革命——十二时间；
- 8. 中国国民党史的批评——六时间；
- 9. 军事学——红军及其组织——十二时间；
- 10. 术科——二十四时间；
- 11. 侦探术——八时间；
- 12. 暴动术——十二时间；
 - (1) 市街暴动——巷战，
 - (2) 农民暴动——与民团军队交战；
- 13. 宣传技术——十时间；
 - (1) 民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方式；
 - (2) 演说方式；
 - (3) 壁报标式；
 - (4) 俱乐部建设；
 - (5) 图书室；
 - (6) 演剧。

东 委

古宪章关于东江党校的日记摘抄

(一九二八年一月)

(一)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教官：梁道夫——俄国红军军官学校毕业
金秉铉——同上 (朝鲜人)
李点阳——同上
校委：咸 声 (朝鲜人)
张北星 (朝鲜人)
郑志云
陆定一
刘锦汉
李 彬 (朝鲜人)
陈赤华 (浙江人)
梁秉刚

(二)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梁道夫演讲：

红军的军事上、政治上、及文化上的教育。

1. 制度：①纪律上紊乱；②战斗力减少及工农关系不密接；③常备兵役不足。

2. 义务制

教育的目的是保护自己阶级的利益——政权。

金秉铉讲：侦探术

(三)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李点阳讲：红军组织成立后之工作。

军事学、射击学、土地问题、世界革命史。

参观县农会记事：

分配土地（委员九人）主席一人。

执委会

常务会——七部（每部主任一人）

	经济	
	组织	
秘书	秘书	干事 每部 一人
文牒	宣传	
收发	农妇	
技术	青农	
传达	赤卫	

（四）支部指导：1.组织原则及系统，2.纪律问题，3.党组与团组，4.CP与CY关系。

（五）共同生活委员会（二十五晚选举）共委员五人：陈汉枢、林鸿芬、陈乔生、罗铁云、古云章。

卫生部三人：林春宣、刘荫麟、吕柱汉。

俱乐部三人：万淑君、林谋、陈纪泽。

裁判部三人：刘镇生、陈集、黄绳真。

运动股：陈振球、李燮、李学修。

政治文化股：李炳枢、陈肇眠、余献琚。

娱乐股：李访君、姚盼农、林国赓。

（六）开会：刘锦汉同志主席报告，在干事会决定各组工作，报告及批评等的事项怎样：

1.批评之意义；2.批评者应注意之点（九点）；3.受批评者应注意之点。

（七）阵地射击法。

（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共紫金县委的报告^①

——目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工作及下月工作计划*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②

提 纲

1. 政治状况。
2. 党的总现象。
3. 农运工作。
4. 年关暴动情形。
5. 组织报告及下月工作计划。
6. 宣传报告及下月工作计划。
7. 其他。

I. 政治状况

1. 自张发奎部退出紫城，李济深军队到达之后，紫城一般豪绅地主便大肆活动，李部并委任紫金著名豪绅洪苑香为县长，洪等得军阀武力之帮助，便组织民〔团〕保安队，大施白色恐怖，将附城一带，刘钟诸乡村，大杀特杀，大烧特烧，弄得附城以前毫无所谓的乡村现在也带有一点革命性了。

2. 炮仔三区、洋头等处土地革命的宣传日形扩大，农民暴动杀豪绅地主及第二师来紫金之消息传布到各区去，各区的豪绅地主便非常恐慌，县城一日数惊，关城闭户，地主豪绅纷纷搬迁逃避，但是他们受了前次（十二月二十一日）省红军入紫城的打击，现在也颇努力联络洪苑香、钟叔元等于二十九日在县城召集

① 原件无收件人，从本文内容看，似为紫金县委给省委的报告。

② 年代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铲共武装大会，想借此以联络紫城一班豪绅地主，但是到会者，仅乌石一乡数十人，于此可以证明附城豪绅地主，尚不能联络，他们现在用家族自治会或联族自治会等，到处组织民团联络防守检查。

3. 李济深与张发奎两部于十八日在白溪一带开战，张部损失甚大，张部英雄率有残军六、七百人逃往九和市芍塘地方受豪绅甘竹铭接济，李部到紫城后，即向中心坝五华方面追击，张〔李〕部现在紫城者，仅百二十人非常恐慌。

II、党的总现象

1. 宣传方面。对于党员教育训练，也颇积极，近来收得效果，对于群众及土地革命之宣传，仅限于三区，尚未能普遍到各区去。组织方面，对于发展有相当的成绩，现在党员数量上已有五百十人，但仍是畸形的趋向，除三区外，各区发展得很迟慢，在质量上亦不甚好。

2. 区委支部的现状：三区各支，现既渐起作用，但党员行动思想工作之幼稚，犯有好多错误。一、五、六等区在一个月前才有党的组织。四、二区才派人回去活动。现在五、六区比较颇发展，而且能发生些小作用。党的负责人亦颇有活动能力，积极工作。一区在目前白色恐怖之下，负责人及党员成份不好，致一点作用都没有。四、二区尚未有报告来，但在目前亦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县委一月来已注意到各区发展的问题，但苦无适当工作的人才，现决定多调各区忠实勇敢农民来炮仔训练及往海丰参观，并一方多开农代会或乡区联合会等以广宣传训练及吸收同志。

3. 各支于这半个月来对于报告开会缴费，已渐能切实执行，三、五、六区委，亦能按时报告，不过因交通不便时，感隔日久一区什么都能做，到四、二区才有党的组织。

4. 三区各农民同志自经训练后，已颇能认识党的纪律及党是什么，现在事事都带有团体的行动，各负责〔人〕及老一点的同志，自经每次严厉之批评及督促之后在每次的斗争颇能积极工

作，但有些因受批评和督促而转灰心。

5. 此地从前党与团尚未分化，自C.Y.省委巡视员王克欧同志派了陈振生、高云两同志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来负〔责〕团的工作以后即分化，但是陈、高两同志，因在海丰享受苏维埃的热闹，不得捱得客肚山内乡村艰苦的生活，最先陈振生监于炮仔之危急（一月三日），称病逃回；最近高云受×史及过旧历年的挑拨，亦逃回。现在C.Y.工作无人主持，一满〔班〕团员非常不满意，从前由党分出的团员个个要求升党。

III、农运工作

1. 此地农运从前因不注意于下层基础及群众，以致三区各乡农会，有为一班聪明小地主豪绅所把持者，月来已注意于夺取群众的工作，自土地革命工作紧张之后，小地主就一个个暴露出来，农民受夜珠乡小地主的乡会职员惨杀农民教训之后，更有先发制人的决心，正值年关之时，更奋勇暴动起来，肃清小地主。

2. 秘密乡农会之组织，近来颇形发展，但因缺乏适当的人才去活动主持，致发展稍为困难。各公开的乡农会，近来对于开会员大会、武装大会，极形热烈，在三区每次都有同志去参加宣传土地革命。县农会近来颇能取得一班农民的信仰，各乡农会有何事发生都有报告县农会，每一次的暴动都用县农会的名义去号召，但县农会负责各同志，已尽量调到外区去工作，致各部均感缺乏人主持。

IV、年关暴动情形

此地关于年关暴动的计划及准备已详前报，自二师决定向紫金、五华发展后，再与二师负责同志详细讨论决定，二师发展方向由紫金三区洋头联络六区中心坝向五华龙村、梅村前进，因这些地方农运比较有基础。但在紫金三区必先帮助农民肃清南岭、黄布诸地主然后才能前进。兹将最近暴动情形分述如下：

1. 三区

A. 洋头各乡武装农民自前次（一月三日）暴动围攻地主土

劣钟关石之屋被张发奎部打散之后，农民愤恨异常，誓必杀钟逆而后已。此次（一月十七晚）洋头武装农民约六、七百人又围攻钟逆，钟逆恐慌非常，乃受敌所贿、出卖农民的指挥曾平怀（非同志），竟强迫农民解〔除〕围攻，该逆于十八日逃脱。农民益形愤恨，十九日乃复召集农民将钟之屋及炮楼焚烧。二十日洋头各乡农民在洋头圩开土地革命武装大会，枪决曾平怀。此次洋头农民经过围攻钟逆及枪决曾平怀之后，得了不少的教训经验与认识，一般同志及群众亦有好大的影响，与敌人决战的心益坚。

党在洋头各乡组织，派去几个同志，又因缺乏工作与领导的能力，得不到农民的信仰。

B.二师自十八日出发南岭帮助农民暴动。已着着胜利，我们计划是步步肃清，现已将地主包围，南岭农民因受几次暴动重大的损失，此次暴动，对于武装非常薄弱，但均能很勇敢的出来参加各项工作。南岭支部在这次斗争中都能有很严密的组织，全体党员都动员，切实出来担负各种工作。

C.夜珠附近各乡农民约六、七百人于二十二日会攻夜珠地主，夜珠附近各乡支部都能领导农民去参加，现已将地主楼屋大寮包围。

D.其他：共和乡支部领导共和乡农民群众起来捕捉该乡小地主（乡会职员），黄布农民及附近各乡准备消灭黄布地主，夜珠地主解决之后即可进攻，李坑地主看见乡会贴有杀尽一切地主标语，便惊慌逃跑。

在此次暴动工作中三区同志都很能努力，切实去干，担负各种宣传组织工作。

2.六区：虽因主观力量有限，党成立未久，党员数量颇少，乡会组织共有六个，群众只有百余人，但客观环境很好。米贵，农民过年关又苦，军阀已跑完了，农民要求暴动，然六区同志对于暴动不坚决，又有家庭的顾虑，始终不敢出于一试。

3.五区：红军到紫金城时（一月三日）即起来暴动，即被张

发奎军队及民团压下去，该地主已严密防守监视，能否在年关决定的计划去做，尚未有报告来。

4. 一区：客观的环境很好。地主豪绅恐慌，搬迁又不能团结。但一区主观力量一点都没有，所以什么都说不起。

5. 四区、二区：自戴耀田诸同志回去尚未有报告来，未知能否照决定计划去做。

V、组织报告及下月工作计划（十二·二十六——一·二十二）

A. 对内组织状况

1. 前月份的报告全县共有党员二百零三人，此二百零三人中间有〔的〕同志的年龄和能力均不合加入党而应加入团的，以前紫金没有团的组织，故暂编入于党。C.Y.自省委派陈振生同志来此主持团的工作，党与团既经分化，计特编于团登记的三十二人，除此三十二人外尚有党员一百六十八人。本月份增加党员三百四十二人。现在总数五百十人。兹将各区属党员人数分别述下：

第一区党员十三人，

第三区党员三百八十人，

第四区党员十一人，

第五区党员二十五人，

第六区党员三十二人，

紫金团队部特支五十二人，

紫金县县农会特支八人。

2. 成份：农民百分之七十四，手工业者百分之四，兵百分之十，自由职业者百分之十二。

3. 支部数目前月十三个，本月增加十七个，现在县共有三十个。隶属于第一区委者一个，第三区委者十九个，第六区委者四个，紫金团部队特支指挥者二个，直接由县委指挥者有第四区古竹支部、第五区柏埔支部和埔美、良友乡支部县农会支部等。

4.支部的性质：机关支部四，军中支部二，其余均属农村支部。

5.区委：前月份报告有一、三、四、六等区区委的组织，现第五区区委已取消，其取消原因述下（组织变动情形）。

6.组织变动情形：第五区原有区委的组织，但事实上只有一个空名，并没有设立党的工作机关，因区委负责同志均分散各处工作，区委之下亦没有支部，现将该区委暂行取消另组织两个支部，一在柏埔，一在埔美。直接县委指挥紫金团队部原只有一个支部，现团队扩充成立两大队，团队部特组织一个特支，每大队组织一个支部。组织变动情形如此。

7.开会及缴费状况：本月份共举行过两次党员大会，到会党员多属第三区，外区很少。平均每次到会人数一百六十人。开过各支〔书〕联席会议一次（第三区属），决定支书联席会组干会、宣干会，每月须开会二次，并决定会议日期，县委会开过六次常务会议，二次支部会议。本月内平均每个支部开会二次。对于收费方面，县委决定每月工农分子收三仙，知识分子收一毛，机关工作同志收二毛，依此计算本月应收校费十三元八角，现实收到五元二角八仙（所收数多数是第三区的，在外区者多未缴来，且有很多没能力缴费者）。

8.同志的思想行动：同志对于团体观念不甚好，经警告者有戴锡珣、钟泰初，自暴动后即有些畏缩（对戴而言）；不敢出来活动者有刘崇本，开除者有温石康、郑亚士，二人均是新加入的。温每次开会不到会，经警告不听；郑亚士第一区人，明显的与地主勾结，现已经将该二人开除。

9.团体的总现象：1.本月内各支（第三区属）对于开会、报告、缴费均比较注意一点，但工作能力很薄弱，不活动，不能自动的到群众中工作。各区委对于校务很少报告并不会指导支部工作。2.支部与区委不发生密切关系。3.支部书记间有不能支配同志的。

B. 对外组织状况

1. 农运方面：紫金农运在过去的组织未有发展到各区乡去，即有农运的地方组织亦极不健全，且多为土豪所包办的，现在全县可以公开的农会只有第三区方面三十余乡，其余各区简直没有农运可言，现各区已派人在秘密进行中，已有秘密组织的在第五区有两乡会员均有百余人，第六区有四乡会员亦有百余人。

县农会组织亦很不健全，表面虽有组织、宣传、秘书、青农各部，但事实上分工极不清楚只有一个空名罢了。

2. 武装方面：紫金基本部队——紫金团队部以前只有三分队，人数武装不过三十余枝，现扩充成立两大队，增加基本部队一百五十名，正在进行扩充，各乡农会亦已派人调查武装并组织赤卫队。

下月工作计划

A. 对内：

现在对于发展组织第三区方面已比较发展，现应特别注意发展外区的组织，兹拟下半月的工作计划如次：

1. 发展方面

(一) 发展人数一千人。

(二) 成份——忠实勇敢的贫苦农民。

(三) 发展的区域——第一区附城各乡及山前鹧鸪塘等处。
第二区九丫树、上濂、黄洞等乡。

第四区古竹。

第五区柏埔、埔美等处。

第六区中心坝、迳仔圩^①、龙溪。

(四) 人数的分配——第一区一百人，第二区上濂、黄洞等处一百人，第三区三百人，第四区一百人，第五区二百人，第六区二百人。

^① 迳仔圩，疑为敬梓圩。

2. 整顿方面

- (一) 健全各区支的组织，各区支应依时开会及报告。
- (二) 组干会每月决定会议二次。
- (三) 派巡视员到各区调查并整理党务。
- (四) 审查投机的不良分子。

B. 对外：

1. 整理县农会内部组织指定各部负责人。
2. 调查已有农会组织之各乡，如被土劣包办者即派人改组。
3. 发展各区的秘密机关。
4. 调查各乡武装并成立赤卫队。

VI、 宣传工作报告，一月份（八——二二）

本月份宣传工作系根据上月工作计划去做的，现将其经过情形报告如下：

A. 对内：

1. 训练班：共办过三次，所训练同志均是一九二七年加入的新同志，三次人数共一百二十四，时间每班均三天，材料是：1. 主义与党（威），2. 组织及纪律（霖），3. 怎样做个好同志（威），4. 土地革命报告（民），5. 反对军阀战争（民），6. 苏维埃政权问题（威）。

训练班的同志均是三区的农民分子，其他各区的同志因交通不便而不能来，经过这次训练以后，三区一般的同志脑筋已逐渐有觉悟，农暴工作也因之进步了。

2. 报告会：一月来（八——二二）开过报告会两次，第一次人数约一百五十人左右，题目是：1. 反对军阀战争（民），2. 我们目前工作（年关大暴动）（威）。第二次到会者约二百五十人，题目是（1）列宁纪念（历史及纪念意义）（威），（2）在列宁纪念周中的工作（民）。报告会以后各支部渐能活动起来，他们能回乡召集农民报告了。

3. 讨论会无开过，因为时间缺少及人才的问题。

- 4.校刊仅出《赤帜》一期，因无纸料，致不能按期出版。
- 5.其他，关于年关大暴动，曾发过告同志书及宣传大纲等。

B.对外：

1.农民训练班，因两次招生均无人入学，大约因旧历年关的关系，以致无开。

2.革命小报仅出两期，也是因缺乏纸之故。

3.宣传队已有组织分发各乡宣传，如各乡斗争中如南岭、夜珠、慎田、洋头一带均有派去，不过宣传人才太少而且时时调动去做别的工作，宣传以后群众的现象不会报告（因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很低之故）。

4.农军政治训练大纲：改为党代表制度以后第一、二大队均有人负责，对内对外也均有工作，政治训练大纲系依据二师所发的有经常的训练了。

5.李、列纪念工作：A.武装大会到会者约有三、四千人，假如天不落雨更为热烈，农妇、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均有参加。

B.各乡自动的开会纪念，因县农会及第三区委宣传人员太少，不能乡乡派人去参加报告，只由各乡支部同志负责报告而已。

C.党、团发宣言外各机关也有发，并且二师发有许多画报小传单等件。

D.特刊因无纸料，故无出版。

F.宣传大纲：此地并无接东委发来，已早自做了分发各支部。

6.其他，除东委寄来各种宣传品及告张、李等军队小传单之外照发各地外，此地也有告陈、李、张部士兵及告张部革命军人士兵书（专为张部残部逃九丫树等处而发的），各种宣传品除六、三、五等区有尽量分发外，余各区尚是沉寂且无报告来。

县农会曾发有告全县农民等宣传品，专为现在被地主豪绅诱惑之农民而发的，洋头此次暴动事件昨已报告东委了，建民同志赴洋头即将曾平怀扣留枪〔决〕并召集全体农民宣传其罪状及教训。在列宁周中也在大会报告（洋头斗争纯然是农民怒恨钟润石

而起的，经建民同志在大会中宣传土地革命意义后始有觉悟之故）。

C. 宣传工作的总现象

这月来宣传工作之总现象可分两方面而说：

1. 好的方面：宣传比较普遍（比前月）而进展外部工作也紧张，同志一般的妥协及投机思想已渐进于革命一方面，去各处的暴动就可证明。

2. 坏的方面：坏的方面也不少，各区支队、三区、六区有报告宣传工作外，其余各区均没有而且各机关宣传部不健全以致不能独立的宣传工作（如农会团队部），其次就是经我们宣传后群众的反映如何也得不着确实的报告，不过只能说其大概群众是日趋我们方面来的，如现在三区的农民及各地的暴动均听我们的指挥。原定计划不能完全实现这也是重要的缺点，自然原因是很多的。

二月工作计划

A. 对内的：

1. 负责同志训练班（专召集区支负责同志，时间定一礼拜）。
2. 一般同志训练班（新同志，约办三班，时间三天）。
3. 讨论会（继续开）。
4. 校刊继续出版。
5. 报告会（“二·七”报告及纪念）。
6. 宣委、宣干训练班（三天或五天）。
7. 编经济政治常识（与内外同志看）。

B. 对外的：

1. 农民训练班（前月既招约十余人）。
2. 革命小报告继续出版。
3. 继续编印农军政治训练大纲。
4. 举行土地革命宣传周（派得力同志往各区秘密召集农民开报告会）。

紫金县委

中共广东省委 致东江特委并转全体同志信

——“二八”事变与指导机关的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东江特委并转全体同志：

(一) 沈△^①同志到未？甚念！今日接到你们关于“二八”事变的详细报告，证明省委在本月十三日写给你们信所指示的改组党的办法完全是对的，你们必须坚决的执行。从你们的报告中发现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因此其所以发生“二八”事变的原因完全没有认明，然当以处置此项事变的办法及整顿党的方针更是完全错了。

你们说此次的错误完全是军事投机的观念的原因，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为什么各级指导机关，经过这样的斗争，还有这样深的机会主义，你们却全未认清出来。同志们！这完全是因为组织上的原故！就是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原故！！知识分子的动摇不定怯懦退缩，这次“二八”事变又教训我们。知识分子没有阶级的立场，其所以跑到革命方面来，好的是受了工农革命的影响或感觉到自身没有出路；坏的完全是一时的投机，来做官拿钱，聊以当他的英雄气概奋发的時候，的确很能拚死的斗争（这种拚死完全是靠不住的），但是决没永续坚忍的意志（这完全是环境做成的）。尤其是过了一向安逸的日子，忽然遇到事

① 原文如此，查系沈青下同。

变，势必恶劣的根性就马上爆发，恐慌退缩怕死贪生，甚为〔至〕骗款潜逃躲到别地方去享清〔福〕。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在工农阶级斗争中受过长期的洗礼，一定要有广大的工农群众时时影响他、监督他，才可以做工人阶级好的工具！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党怎样？我们的党的知识分子怎样？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很少经过长期工人阶级斗争的洗礼，党内的群众虽然有几千的工农同志，但因为党的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太不民主化，对于指导机关少能发生影响和监督，同时入党以后所受的党的政治训练又几乎全是机会主义的。当然他们的恶劣根性是无法去指导的。以这样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指导机关，如何能坚决的去领导革命，如何不遇到事变便动摇慌乱，怕死贪生！

同志们！为什么指导机关会充满这些知识分子，这不是偶然的事（因为党在历史上完全是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因此指导机关完全为知识分子所把持，还〔这〕是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党对组织问题的观念，的确有一个很深的机会主义：

第一，就是轻视工农分子，以为工农同志既不识字更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没有做指导的资格。所以，无论如何不愿意要工农同志到指导机关中来。

第二，就是党在政治上完全不民主化，党过去差不多是绝对的集中。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只让上级指导机关几个同志讨论，下层的同志不单是不让他们讨论，不让他们批评，并且不让他们知道。就是要他们做工作的时候，也只要他们知道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做起报告时，完全是一种“吹牛皮主义”。这种“愚民政策”的结果，使全党的同志都变成一种机械的奴隶！更谈不到对指导机关有影响和监督。在组织上，一切指导机关负责人自支部以至中央都是指派，中央指派省委，省委指派县委……①自己指派自己，指来指去当然完全是知识分子。一方面因为轻视工农

① 原文如此。

分子，另一面他们脑袋中也只有这些知识分子，新产生的工农分子还在无法知道。

所以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的原故，实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纯粹客观原因，而的确是主观上有一个很深的机会主义。必定同志说我们党不是老早就说要提拔工农分子到指导机关来吗？并且现在许多指导机关中不是已无〔经〕有一些工农分子吗？！其实过去的提拔工农分子到指导机关中来，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实际上不但指导机关的工农分子很少起作用，而且使这些工农分子根本比较弱的都渐渐的知识分子化了：第一，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指导机关，提拔的工农分子至少都有几分知识分子化的，才中他们的意；第二，指导机关既然是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一、两个工农分子在里面，连说也不敢说，一方面听到这些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头头是道，遂把他的阶级意识都迷惑了，偶然说了两句，又被这些知识分子一个客观的不对，一个主观的不合，便使他以后有话也不敢说出来，久而久之他的思想、精神、生活都知识分子化了。所以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并未因此扫除，就是因为各指导机关仍旧是完全知识分子起作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肃清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第一，要打破轻视工农分子的观念。因为他们的阶级意识的确比知识分子坚定得多，到了危急的时候，必定可以坚决他的奋斗，不至临危变节或退缩的。至于识字太少，这是很小的问题，找两个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做技术工作便好了；第二，要极力扩大党的民主化，尤其是海、陆丰农村可以完全公开的地方，在政治上党的总的政策，要下层同志尽量的讨论批评，尤其是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错误，更要让同志尽量的批评指摘；在组织上完全用民主的选举，并且在选举时，要经过严厉的批评，然后方能使一般同志认识很清楚，否则仍旧是一些知识分子当选；并且要限制工农分子一定要占多数，当然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仍旧可以当选，并且工农阶级必定要这些工具，不过在现在我们的党

内实在是很少很少罢了！！同志们！这次省委会议的精神便建筑在肃清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上面，现在省委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继续省委会议的精神，完成这个任务。望你们也完全接受此次省委会议的精神，坚决的改组东江的党部。

在你们报告当中，看出你们“二八”事变以后处置的办法仍旧深存了很深的机会主义。虽然看出了党的危机，但是危机的根本在什么地方仍旧没有看出来，你们虽然想改造党部，但还没有坚决的执行。照你们现在的观念，改来改去不过仍旧改一批知识分子来，半斤等于八两便了。譬如你们为改造党部，因此办一个农〔党〕务学校来训练一批指导人材，限定高级〔小〕学校以上的程度，并且试验速记，期限一个月。如果是办速记人材的学校则可以，如果训练党的干部人材则真是笑话。你们想有高等小学以上的资格并能速记的分子，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在海、陆丰一年多斗争，尚且不能将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负责同志训练好，而想办一个月的学校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训练好，岂不是笑话。可见你们完全没有了解党危机所在，你们在“二八”事变开的批评会讨论出来的十点，完全是表面上的现象，没有一点指出了根本的原因。在海丰县委的报告，虽然比较东委的报告要坚决一点，但是也没有认出党的根本的危机，所以一方面主张改组几个党部和政府工会机关，另一方面仍表示觉得农民做支部书记，因为技术工作太差，弄得不好，那末农民既然支部书记都做不好，更无法做指导机关负责人了。因此断定现在海、陆丰各级负责同志一定是知识分子。同时看出你们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观念何等的严重。同时在海丰报告上，主张到各级党部中去开报告会。不开批评会而开报告会，仍然是一种旧式的办法，仍然是知识分子怕批评的观念，仍然是轻视工农同志不敢批评指导机关的观念。于是在东委暴动的计划的报告中，对党的四项办法，更是药不对症：第一办党校，你们办党校的法子既然如此，不过再造出一些临危退缩的知识分子出来；第二巡视各县没有改造党的坚决的办〔法〕，

又不能彻底以批评这次的错误，巡视有什么用处；第三调海、陆丰人材到各县去，所以你们调去的人一定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海、陆丰的表现已是如此，到了工农势力更弱的地方不要〔是〕更坏吗？第四要人来海、陆丰交换，派人来学习尤可说，若派人来交换，那末派来的人必定是在各县党部负责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到海、陆丰党部来负责吗？因为你们完全没有认清党的根本的危机在那里，当然只能定出这些办法来。你们这些办法比海丰县委的主张还要弱得多！！

省委认定此次“二八”事变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生出来的结果，就是党的指导机关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原故。如果各级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实际起作用，决不会如此之恐慌退缩，犯到这样大的错误。至于东委指出来的什么侦探不好，准备不好，完全是枝节的原因。因此省委认定，现在海、陆丰党的指导机关完全不能领导革命了，并且将要断送海、陆丰的革命，断送全广东的革命，一定要即刻彻底改组（由沈△同志带上的信所指示的办法根本上完全是对的，不过还不够），同时东委在此次事变也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一，完全没有认清客观的政治情形，根据这个不可靠的报告，便不加判断马上退却。

第二，主张完全退出海、陆丰向北发展，不去用群众的力量与敌决死战来保存海、陆丰的政权，而轻易放弃海、陆丰革命的基础，完全是退缩避免斗争的观念，这样的政治观念当然要指导一般同志到贪生怕死的路上走。

第三，东委本身必定非常恐慌不镇定，无坚决的办法，在开负责同志大会中的报告必有过失和恐慌之处，所以使一般同志这样恐慌。

第四，东委在事前对付敌人的计划先存了一个退走的心理，所以影响到一般同志。同志又没有作广大的宣传，同志与群众都没有准备，所以临时这样恐慌。

总之，此次事变最大原因，的确由于东委政治观念的错误、政策的错误，因此东委要负重大的责任。因此，省委决定改组东江党部的具体办法如下：

第一，东委即时改组，指定两个工人同志，两个农民同志，一个军事或兵士同志，再加彭△、杨△两同志共七人组织之。工人、农民、军事或兵士同志由沈△同志与原来东委共同决定之，在〔其〕原则以在“二八”事变当中，对东委的办法表示不同意见和在事后表现正确批评者。

第二，即刻召集海丰全县代表会议，代表数至少一百人，代表成分工农分子至少在三分之二以上，严重讨论此次事变。并决定以后的策略，同时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改组县委，委员人数可增加到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工农分子须占三分〔之二〕以上；常委可增加到九人至十一人，工人分子至少二人，农民分子至少五人。

第三，即刻召集苏维埃大会。严重讨论此次事变，并决〔定〕以后的策略，同时改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第四，即刻召集总工会代表大会，严厉讨论此次事变，并决定以后的政策，同时改组执行委员会。

第五，东委即将此次事变的经过，做一详细报告及批评，公布于群众，同时并发一讨论大纲到各级党部去，让同志尽量的讨论和批评。在东委报告当中，应指出东委本身政治观念的错误、策略的错误及各级机关组织上的错误。

第六，海丰各级农〔党〕部均须即刻彻底改组，支部书记尽可能的以农民同志担任，区委委员农工同志须占四分之三以上，一切改组均须以民主选举法行之。

同志们！改组党的组织，当然是目前主要的任务。但是决不可改造党部而妨碍斗争，并且只有斗争更急遽，党的改造没〔才〕有希望，更能彻底。因为一切智识分子的破产，只有在斗争激烈才易为表露出来，工农分子的坚决勇敢，也才能表露出来。所以

我们要在斗争中去改造党部，决不可因改造党而妨碍对外的斗争。

学校应该急办，但是内容应该完全改变：

第一，学生成分。工人分子应占四分之一，农民四分之二，知识分子至少〔多〕四分之一。

第二，入校资格：（一）须限定曾参加各种斗争表现有成绩者；（二）做过党的支部工作或区委工作或农军赤〔卫〕队工作者；（三）略识文字者；（四）入党在五个月以上者（高小以上程度一项应完全取消）。

第三，试验。只应该试验对政治的观念，对土地革命的观念，对党的观念。文字只要他能看苏维埃为农民出版的报纸便行了（速记应完全取消）。

第四，教材方面。应把海、陆丰暴动的经验、土地革命的经验、苏维埃政权的经验、党的组织的经验占大部分，其他“共产党与第三国际”、“苏俄革命史”、“党的组织问题”、“豪绅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等占小部分。

必须这样的学生分子，这样的教材，同时教授方法注重学生自己的讨论和批评，然后才能造出真正党的干部人材。换句话说，就是学生的根本已经很好，并有斗争的经验，不过到学校中来把他自己的经验，加以整理，再加以理论、训练，以补他的原来的缺点。这样出校以后，并可以马上担任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和苏维埃中的工作。

以上便是省委对于“二八”事变以后，改造党的组织的意见，务须切实执行为要。

（二）关于东江目前的策略问题。前数函已经有详细的指示，现在再要提醒的就是积极进攻的策略，要积极发动东江的群众暴动，军事行动也要在整个策略之下去进攻，帮助各县的暴动，同时存留一半以上的军队保卫海、陆丰的政权。在你们过去决定的策

略，表面上最〔是〕进攻，实际上完全是退守的，表面上不放弃暴动，实际上就是把暴动成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海、陆丰首先放弃。

在你们报告当中说：“东委为便利指挥东江各县之中心点，须向北移动，第四团军队要避与敌直接冲突……^①向紫金、五华发展，所成立之粉枪师因欲减少目标……^②于敌人到时即解散，”同志们！这的确是你们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海、陆丰政权存在的意义多么伟大！对于东江革命的影响，对于全广东革命的影响，对于全国革命的影响多么伟大！这样轻易的决定把他抛弃，这不单是政治上的错误，而且是一种莫大的罪恶！！海、陆丰苏维埃的政权消灭了，对东江的暴动，对全广东的暴动，对全国的暴动，要受多么大的打击！还能说向敌人进攻吗？还能说是发动暴动吗？你们不要这样想：“我们放弃了一个海、陆丰，再到别处去造一同样的海、陆丰”。因为海、陆丰不是少数人造出来的，尤其不是少数军队造出来的，而是海、陆丰百余万的农民群众，历年的英勇的坚决的斗争，创造出来的。你们更要知道，在有伟大农民群众的海、陆丰，尚且不能抵御敌人，走到群众力量比较弱的地方，民团力量比较大的地方，不更要被敌消灭吗？所以就是单为逃生路的策略，也都错误了！

当然东江各县如过去海、陆丰农民群众经过长期斗争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可以创造出新的海、陆丰的地方还有不少。不过你们决不可完全抛弃海、陆丰再到别的地方去，而是要一方面向外发展，一方面竭力巩固海、陆丰的政权。因为有海、陆丰的政权存在的影响和帮助别县的暴动更易为扩大得多！

省委历次指示你们的策略，党全要你们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所谓“坚壁清野”的策略，完全是一种消灭敌人大部队的战术，而不是说你们可以放弃海、陆丰，以海、陆丰群众力量的伟大，

^{①②} 均原文如此。

的确二、三师到来，都可以完全扑灭他，只要我们能够坚决领导群众斗争。同志们！你们要信任群众的力量呵！只有群众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此次“二八”事变的确是由于你们政策上的错误，和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所造成的。你们〔的〕政策，即是要抛弃海、陆丰别寻生路的政策，那末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和政府工会组织的知识分子当要更大的恐慌，急于逃走。你们应该负重大的责任。所以你们现在应很坚决的改变原定的计划，重新决定坚决的与敌人斗争的计划，坚决的保卫海、陆丰政权的计划，坚决的扩大暴动的计划，同时要坚决的提出下面的口号：

誓死保卫海、陆丰苏维埃的政权！

消灭敌人的军队！

一致向敌人进攻！

围缴敌人的枪械！

只要我们齐心杀敌，敌人的武装马上是我们的！

赤色的海、陆丰是工农创造出来的，一定要不让给敌人的！

一百余万的农民，几千反革命的军队，吃到〔都〕要吃完他！

一致起来保卫我们自己的政权！

放弃海、陆丰是我们的耻辱！

保卫赤色海、陆丰是我们在全国革命中最大的责任！

类似这样的口号一定要在海、陆丰农民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同时并把东委决定的计划可以公开的部分尽量向群众公开，以表示保卫海、陆丰的决心，以坚决农民斗争的勇气！

在我〔你〕们新的东江暴动计划中，仍含有同样的观念，很大的危险性，现一一指示如下：

一、在断定“海、陆丰政权可以比较可以长期稳定下去的原因”，只是分析敌人在互相火拼的时候决不敢来海、陆丰，全未分析出其所以不能来海、陆丰的原因，是由于农民群众的伟大，

就是农民群众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敌人。如果认不清楚〔这〕一点，假如敌人不如我们所料的偶然来了，或者他们的火拼暂时停止了，马上向我们进攻，那么我们仍旧只有开步走的一法。这种认不清群众力量的观念，完全是一种军事投机的观念！一定要认清了这种伟大的群众的力量，然后才能有保卫海、陆丰的决心，然后才能真正扩大群众的暴动。如果他们看出群众的力量不敢来海、陆丰，我们自己还看不出来吗？同志们！这一点是你们根本的弱点，望你们切实的严厉的纠正！

二、你们判断“二八”事变的不同，只看出了党的危机（并且只看出了一半），没有看出你们自己主观上政治观点的危机，〔致〕发生出来的政策的错误。关于这一点已经在上面重复说明了，不过在此地证明你们这种观念从“二八”事变还没有多少改变！

三、在你们整个计划中，关于发动群众的方面，除掉扩大宣传一点外，没有别的计划。为什么不把海、陆丰群众起来的经验，写成一个精密的计划，去告诉各县？

四、关于军事计划方面，仍然是抛弃海、陆丰别寻生路的老办法。军队当然可以调出一部分去帮助各县的农民暴动，但是必定要保存一部分在海丰，以保卫海丰的政权，尤其是经过“二八”事变人心动摇的时候。

所以这一个计划根本的弱点和缺点，仍然很多。望你们根据省委指示原则，另订详细的计划，尤其是各县如何发动群众的一点，必须详细的规定。

（三）关于海、陆丰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从没有作过一回详细的报告，就海丰这个大概的报告，表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对于苏维埃政权有很大的危险，你们应该充分注意，并须马上用积极的政策去补救的。

四〔一〕、“苏维埃政权还有多少不甚认识，工人对区政府（区农会）发生怀疑，以为不是工农的政府，至于群众的利益，

政府不能切实保障，如农产品价格低落，工业品价格高涨，工人失业很多，贫民生活无法改善，此是危险的”。在一般当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区政府问题。现在的区政府是不是原来的区农会接收政权，并没有另行组织苏维埃？如果是如此，当然使工人怀疑区政府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并未加入农会。同时区政府（区农会）也决定保障工人的利益，因为他在历史的惯性上是专注农民利益的，所以马上将区分^①政府改组，实行组织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兵士或许很困难参加区分苏维埃（假如区分政府没有直接指挥的赤卫军），但是一定要有工人代表参加，并且要设法使工人代表在苏维埃中能占十分之一以上。在区分苏维埃政府当中，只要有一个工人当选为委员，这不单是要使工人认识区分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而且与工人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问题极有关系。因为农民革命如果不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将要走到单纯的农民革命、非社会主义的前途，甚至土地国有（所有权归国有）将不可能（土地国有还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农业工业化农产品公有以后才是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农民私有的习惯性太深的原故。分区、市镇上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农业雇工等，仍旧要比农民更接近于无产阶级，更易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们还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惟贫苦的农民还是有多少的农具）。所以他们（市镇手工业工人、苦力、雇农等）是各村中无产阶级的代理人，一定要加重他们在区分苏维埃中的影响，指使农民革命完全接受无产阶级的路上，而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发展。另一方面，农民代表中须加多雇农的成份。

这里我们尤须注意，所以使工人对区政府未热烈的拥护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及党对乡村工人利益与乎日常生活问题，并未能予以充分注意及改善其生活。致海、

① 以下多次出现“区分”两字，疑为“区乡”。

陆丰土地革命结果，工人并未得到很多利益，甚至简直没有。这样自然使乡村中工人对区政府不能发生热烈拥护。这是过去海、陆丰党部忽略了工人运动的很大错误。你们必须对此有严格纠正，然后能使他们知得政府是他们的。不然就是改变了区农会成立苏维埃，也是一样得不到热烈拥护。

第二，工人失业问题。在我们的推测，农民生活既然因土地革命改善，当然对于工业区的要求增加，手工工业品也是一样，如添置农具、桌凳、衣服等。那么区分中的工人决不会反为增多失业，就是地主豪绅跑掉，农民的要求当然可以补偿有余，或者是因为区分中的手工工厂主跑掉了，工人无法生产罢？那么苏维埃政府应该马上提倡生产合作社，并设立很小的银行，借给他们的资本，使这些区分的小手工业可以马上恢复，并且可以加以增多起来。那么，不但是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并且对于工业品和农业品的剪刀〔差〕问题，也可以有相当的补救；同时在生产合作社未建立以前，政府设立失业保险会，拿钱救失业工人生活。

第三，农产品价格低落，工业品昂贵，贫民生活无法改善。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小商人相当让步（在不妨碍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之下），稍为减轻对他们的设备和负担，奖励他们输入农产〔工业〕品，输出农产品。政府方面亦可采买农民最普通需要之商业品回去，平价而沽，这样也是一个办法。至国营商业的办法，在及〔反〕攻击封锁的海、陆丰目前还很困难做到。所以只有利用小商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要极力提倡各种合作社（地产、消费、输出、购买等）的组织，使工人农民能自己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一方面可以抵御小资的剥削，另一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去（这就是目前俄国新经济政策中精髓之一部）。同志决不要误会，以为现在海、陆丰，如苏俄一样的以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当然是不能够的（这个客观的条件很易认识不必多述）。所以〔目前〕海、陆丰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极力帮助各县农暴的发展，扩大这个割据的局面，完成全

广东的革命，全中国的革命。不过对内政策无论如何要向这条路上，才能解决目前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才能更有力量的帮助各地的暴动。如果以为现在是对外发展时期，完全不注意国内政策，所有这些严重的问题，便可根本危害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这是同志们应该万分注意的！

二、“苏维埃指挥不能统一，各区各自为政，财政、军事、政权均不能统一”。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一个问题比〔较〕易为纠正：第一，马上制定苏维埃组织系统，政权行使系统；第二，规定一切财政收入支出，均须归县政府支配，区分政府的用费，均由县政府发给，不得自截留收入，更不得自由征收，即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亦归县政府管理，区分政府不得自由支配；第三，军权须完全统一，在苏维埃政府之下设一军事委员会指挥之。即各区之纠察队、赤卫队等亦须有系统之端，直接归政府指挥，各区分政府不能有指挥军队之权。其他各项政治也是一样，均归县政府管理，即区分学校经费亦须归县政府发给。以上这些规定即须召集一次苏维埃会议通过严厉执行。

三、“反动派又大做宣传，此等反动派是最近潜入来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现在一方面要极力发展革命的勇气，稳定群众的动摇，使这些反动派无法发生影响；另一方面，要极力肃清反动派，要乡村政府切实检查限制。过去屠杀反革命派的政策，虽然在原则上是非常对的，但是在执行上或许有宣传不周到或有过分之处，以至有海、陆丰农民同志自起，和海、陆丰农民亦有不甚了解而发生不满意〔者〕。即香港工人亦常对党部有以下的质问：“地主豪绅反革命派当然要屠杀，但是为甚么海、陆丰有许多贫苦的人也被屠杀？并且还被迫逃走出来的。”可见我们的宣传工作太不普遍，同时执行的时候或许也过分地方。因为广东乡村或异姓的械斗的封建习性最深，因此在屠杀反动派的时候，还是旧的械斗的宿怨、封建的遗毒，使到一村一村的人整个的屠杀或逃走。这是不甚好的！当然一在开始的时候，不得

不过分一点，以发动群众革命的情绪，如果长此下去必然要生出不好的影响出来。所以，以后应该加重宣传的工作，使一些反动分子（当然是指贫苦的农民）潜移默化发动他们的阶级的觉悟，从仇恨苏维埃转而拥护苏维埃。同时使一般工农群众了解屠杀地主豪绅、屠杀反动派的意义。同时在每乡可设立很好之侦探机关，每乡有甚么生人或某种特殊举动，都要能侦探到，使反动派不能活动。这种机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秘密的。

四、财政问题。现在海、陆丰的财政不〔仅〕是要支持内部的经常的用费，并且要准备帮助各地暴动的经费，救济工人失业的经费，和各种建设的担负（建立银行、合作社等等）。那么如现在这样收入之少，如何够支持。所以，现在的财政非切实整顿不可。整顿的办法：第一，要统一财政，全县收入支出均须由县政府管理。区分政府不能支配财政之权；第二，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完全归县政府管理支配；第三，取消从前内地的厘卡等，只县城府在四境设立出入口的征收机关，可稍为重税率，一方面可以把一切的税收都归县政府，另一方面使一般工农群众和小商人等都很愿意；第四，规定市镇地税每月应纳若干，从前城市房屋都有房主或地主按月来收租，现在可通通没收归政府管理，按月征税（当然比从前的租额轻一点），这一笔的收入一定很多的；第五，奖励提早缴纳税款（苏维埃会议通过之土地收入十分之一）或对政府的捐输；第六，各种经常费用，均须制定确实的预算，扫除一切不正当的消耗，并降低一切党部政府机关中的职员的生活费等。以上六项如果能切实办到，当然收入可以大为增加。现在只有七千多元的收入，可见财政太没有整理了。关于财政方面因为无详细报告，当然只能作这些原则上的指示。下次报告，务必将详细情形及计划作一详细报告来，必须详细指示。

五、完成土地革命问题。据报告说：“自耕农则多不愿意将契缴交”，又说：“关于掘田垵仔，农民多不明其作用”，又说：“以致土地已经分配者只有青坑、公平、青草等少数地方”，可

见海、陆丰土地革命还未彻底完成，同时发〔现〕农民至少是自耕农还有不甚信任政府的观念存在。这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必须〔使〕土地革命愈彻底完成，才能愈坚决农民对苏维埃政府的拥护。自耕农不愿意拿出田契，不应完全以政治的势力去强迫他，而要极力表现政府能保障，并且提高他们的利益，发动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拥护，那么他们自会愿意拿公田契来缴交政府；同时土地完全重行分配了，他们为要得土地使用证，也一定愿拿出田契来。如果是带于地主性的自耕农（雇有几个雇农的），当然要同时用群众的威力去强迫他。掘田垵线的问题，完全是为重行分配土地起见，只要切实进行重行分配土地，那么不且〔仅〕是要掘废旧的〔田垵〕问题，并且要建筑新的田垵。如果农民了解这是土地革命必然要做的事，当然很高兴去掘，不会如现在这样的敷衍。因为现在我们或者只告诉他们掘废田垵，使地主认不清楚自己的界限无法翻身。如果这样，农民一定马上可以认到“如果地主能够翻身，就是掘废了田地也没有甚用处。”同时掘废旧的田垵又不建筑新的田垵，的确有些妨碍他们的农事，如蓄水、蓄鱼及田面高低不等易于损害肥料等。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能积极进行重行分配土地，那么农民会自己起来掘废旧的田垵，建筑新的田垵。分配土地的时候，一定要分给雇农，使雇农能够得到利益，便可使他们更坚决的领导一切农民来拥护苏维埃政权。过去雇农还有些得不到土地，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六、“海、陆〔丰〕军队指挥很不容易，因多系农民出身，地方观念太浓厚故调动不易，而且薪水太多，以致影响其他军队”。关于农军编制和军饷必然应统一，并且一县的常备军，应该轮流调换，顶好每三月调换一次，他所有乡村的农军和赤卫队，均可以受到军事的训练。因此军饷不必太高，以打破雇佣兵制的旧习惯，而发农民自动武装的观念，这是由募兵制转到志愿兵制的必须经过的阶段。因打破乡里观念，易于调动问题，这就要加紧政治的训练，同时多与海、陆丰等地的农军换防，并且加入

于非海丰人混合编制起来，才可以慢慢的打破。关于海、陆丰现在的编制及军队中训练等，也不知道详细情形，无法详细指示。

七、农会问题。据报告说：“农会工作现在一塌糊涂”。我们觉得海丰农会组织，现在或可取消，因为土地革命后农会已是经济斗争，政治问题又归各级苏维埃政府管理，所以现在农会实无存在必要。关于农妇，为启发她们的革命性，可以成立一种妇女组织，这是我们推测结果，不知还有其他必要存在的理由否？我们以为既有苏维埃组织之地方，无再存在农会之必要。

八、工会的组织必须切实整顿，并极力发展组织，务使到全县所有的工人即乡村市镇中的工人和水上的船夫都加入组织，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更加扩大。过去对工运工作不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以后应该切实充分注意的。工运详细情形速做报告来，以后详细指示。

九、关于党的问题。在本信第一部分中已说很详细。不过还有重要点还要说一说，就是党员中工人的成份太少，现在只有百分之十，同时指导机关不可更少工人分子，这样得能使①党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影响而渐渐走到农民党的危险。在海、陆丰这样工业全未发展的地方，当然因②困难使党员中工人成份增多，不过也要尽可能的增加工人同志，同时在阶级指导机关中则务必增加工人同志。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和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地位，望你充分注意。

（四）几个重要问题

一、沈△同志实实在在看勿出，因时常工作太忙了。

二、省委经济万分困难，无论如何每月须设法筹三千元供给省委，并由沈△同志带两个月的回来（六千元）。

三、广州暴动牺牲极大，省委决定作广大的募捐以救济死伤

① 原文如此，似有错、漏字。

② “因”疑为“很”或“较”之误。

的工农兵士。海、陆丰即须举行广州暴动大募捐，借此可以宣传广州暴动的意义。

四、速将各项情形如扩大东江暴动的策略和工作计划、对付敌军进攻的计划、现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治、经济、财政、军队编制等情形，做极详细的报告表来。过去报告太不详细，尤其次数太少，以后至少每星期一次，有特别事件在外。如无船只，应派专船送来，以便随时详细指示。

省 委

(按《政治通讯》一九二八年
第二十六期刊印)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第二次 党员代表大会经过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①

省委：

兹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经过报告如下：

甲、召集代表大会的原因：

自“二八”事变后，县委虽然改组不健全的区委及各团体的主席团，并分别调查惩戒同志，同时并发出告党员书，提高同志对“二八”的认识，东委亦发出警告全体党员书。但省委认此“二八”事变是极严重的，无论东委、县委、党员在此事变都有极严重的错误，故特派代表来县召集代表大会，报告批评此次错误并改组县委。

乙、筹备办法及议事日程：

县委决定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办法，代表人数，每五十党员选出代表一人，计全县一万一千党员，代表总共有二百三十人。开会时间为二天（二十二——二十四），会场在准提阁，经费约达三百元，大会议事日程为第一日（二十二）1.东委（彭湃）、县委（舜仪）、省委沈青报告“二八”事变错误；2.批评、结论；3.政治纪律。第二日（二十三）1.政治报告（沈青）；2.中央扩大会议报告（定一）；3.县委工作报告（舜仪）；4.讨论目前工作；5.改选县委委员。

丙、大会优点：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大会已开，东委、县委、省委报告之后，各代表都很严重的发言批评，如“东委不注意侦探工作”，“东委恐慌”，“增加敌人勇气”，……“县委无独立奋斗精神”，“县委没有指导各级党部”……等，会场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又改选时在介绍预选中预选人员一一提出通过，此人有一点缺点，全体代表便很坚决的齐说：“不要”，故三十人预选人（三十人系完全由全体代表选出），结果只得十一人当选，此十一人至少有过半数代表赞成，全体通过者有八人，此时真正表现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丁、大会缺点：

第一，代表没有受过教育训练，如选举县委委员时问非同志可以当选否？选举县委误认为选举县长，有些代表入党时期极短才加入二十余日者有之。

第二，代表不注意代表大会，如代表有的说：“我到今未曾开过一个如此辛苦的大会。”并会议时有些不经主席许可而自回家，有些睡觉，此虽是极少数的，但足以证明代表对此大会之不注意。又如讨论目前工作，由县委报告工作计划后，各代表发言讨论者甚少，只是随便的通过。

第三，代表精神不集中，如讨论军事时，代表总要涉及其他之事，又代表对于所讨论的问题有的亦很不注意，误以为不重要。

第四，大会革命空气高低极快，如东委报告后，全体代表都很严重批评，后经东委彭湃同志反驳各代表后，鼓掌不敢批评东委，一时空气异常沉寂。

第五，代表多有封建思想，代表多信仰彭湃同志，是明知彭湃有〔错〕误，但亦很少提出惩戒的提议，如批评结论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同志坚决的提出，大多数农民同志多不敢言，又如甲区代表受惩戒时该区代表便很不满意，很没有面子，此是地方界限的观念尚未打破之故。

第六，代表不晓得党，多数农民代表信仰东委同志，对东委

不敢批评，对县委则很严厉，如有县委同志说东委错误时，代表有的替东委代辩说：“县委既错，东委其错亦少，而且东委错误县委应连带负责”。有些代表实误以为县委同志个人就是县委，实不明白县委同志批评东委是为党，不批评东委而更有损于党的意义。

戊、大会决议案：

1. “二八”事变经过：

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七时，东委得到陆丰郑志云同志电话说：“据河田坐探报告，陈济棠先锋部队六百人已到河田。”东委召集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师及东委向黄羌移动，决定后召集附城党员报告会，会后（下午二时半）东委即开始移动。其他各机关同志纷纷逃跑，影响于群众，党部亦随后移动，海丰登时化成白色恐怖的局面。东委至黄羌后，探得毫无敌人前来，于三十日午迁回海丰，各级党部及各机关团体也复恢复，但民众仍恐慌非凡。一月一日开民众大会，因农会红旗忽倒，民众涌退，以致踏伤妇女及童子团员数人，海丰苏维埃恢复后出一布告，说此次的移动是“诱敌”。

2. 影响：

（1）民众对党的信仰减少；

（2）苏维埃政府的基础摇动；

（3）增加敌人的勇气，以致发生陆丰被反革命民团占领；

（4）民众非常恐慌。

3. 错误：

（1）东委

①东委遇事恐慌——东委退却时态度恐慌（大多数代表证明）。

②东委不注意发动民众力量，而只注意军队移动，尤其是没有把敌人来的消息告诉民众。

③东委于二十八日调第二师到黄羌去向北发展，并不是先时

决定的，而是乘机退避的计划。

④东委平时虽有应付敌人来临之原则，但对于“二八”事变未规定应付此事的具体计划。

⑤侦探工作不好——（1）敌人并未到河田而在离河田三十里之田心坡〔坝〕；（2）敌人到田心坡〔坝〕后的行动是向海丰进攻或他去，东委未作详细考查。

⑥东委不认识自己的差误——在代表大会前始终未将自己差误公布于同志及民众。

⑦东委不明了“二八”事变意义（在“二八”事变后，东委不即召集开会报告错误及设法惩戒县委，经县委多方催促请求惩戒，然后才做一张严重警告书发给全体同志）。

⑧东委不健全，当时仅有彭湃同志一人在东委。

⑨“二八”事变发生后，经十余日的时间，不报告省委。

（2）县委

①县委没有独立奋斗的精神。

②不能切实执行东委命令。

③县委没有指导所属各级党部及CY。

④县委负责同志慌张逃避。

⑤县委不注意侦探工作。

⑥县委参加东委退却前的会议，关于东委的错误，县委亦应连带负责。

（3）公平、可塘、附城、汕尾各区委及负责各机关各团体的同志，都表现恐慌，充分表现他们革命意识不坚决，尤其是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回来之后，还出布告欺骗民众。

4. 政治纪律：

（1）东委应当改组，全体主席团严重警告。

（2）东江革命委员会取消。

（3）县委常委委员革职，重新改组。

（4）县委常委委员罚做下层工作。

(5) 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事前仓惶逃走，事后发出欺骗民众的布告，各团体负责同志，亦非常恐慌，应由新县委分别严重予以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处罚。

选出之县委新委员：

县委委员纯用民主制选出，初由各代表每人介绍票举七人，后将代表选举票汇齐，归纳以占票数多的三十人为预选委员，后由代表报告〔过〕此三十人之历史，交代表一一举手通过。后经通告以下十一委员，此委员中只黄娘恩是工人同志，其余十人均是农民同志。

陈治中、林覃宝、戴永良、林守沛、林信、黄亨、黄娘恩、罗景、刘友兰、刘文杰、彭景虞。

以上就是代表大会的经过，兹更将委员工作分配如下：

1. 常委是黄娘恩、戴永良、林覃宝、刘文杰、林信五人。
2. 职工运动委员黄娘恩、罗其光、杨挺泰、张畅、郑振芬五人，娘恩主任（此五人均是工人同志）。
3. 兵士运动委员黄悦成、彭桂、戴永良、万维新（以上四人均是农民）、朱先犀（四师学生）五人，永良主任。
4. 秘书处秘书长陈舜仪，干事陈左邦、杨捷芳，组织科马绩良，宣传科陈旭光，军事科彭桂，交通科刘文杰。
5. 组织会议刘文杰、戴永良、黄娘恩、余国英（CY）、杨捷芳；我们因为教育宣传工作扩大故特设一宣传委员会，又因维持及发展海丰经济起见，又设一经济委员会，各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常务委员会每日开会一次。

再，你处对我处二月来政治应指示的，中国的、广东的至于海丰特别的情形，请你们应注意之指示为要！

海丰县委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红军击败 蔡廷辉军队等情况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①

省委：

1. 惠阳属埔心民团日益猖獗，该处受其摧残甚为厉害，农民均到海丰要求帮助他们暴动，故县委特决定于二十日开红军二连及公平、高潭、梅陇、附城武装农民力量分四路进攻埔心，并多发宣传品并宣传队到该处宣传，攻进了几个反动乡村，杀了几个土劣后，因红军与农民关系不好，土匪又出没无时，该地革命农民的力量比逆团少得多，故收军回来。就该处分区农会已恢复，有十二乡农友已公开举行武装大会。因我们进攻埔心，多祝逆团及蔡廷辉复率队亦异常恐慌，故他们亦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向赤石进攻，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蔡廷辉部四百余人已攻入赤石属鹅埠，晚我们又反攻不获胜。次日蔡逆复率队进攻赤石，我军因缺少子弹及农民搬家物，无心战争，遂又被其攻入赤石，计蔡部有水机关二挺，德国大炮两磅，好枪四百余枝，驳壳二、三十枝，兵士总共六百余人。到赤石后只烧了几个乡村，不敢多加摧残，只在赤石圩驻防，当时我们遂决定调红军二百枪，海丰团队四百枪，赤石、梅陇武装工农二千余人分四路进剿，当时并令梅陇农民防守多祝民团，附城农民防守埔心民团，二十六日早激战四小时，杂〔卒〕将蔡逆部击溃，计缴大炮一磅、大炮弹十二箱、机关枪二挺、步枪四十余枝（农民缴去者不计），枪毙六十余人，俘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虏三十余人，残部既已被红军及工农军包围或可至全部扑灭（当此是梅陇区委以电话报告，至详细情形仍须再行调查）。顷又闻多祝农民亦已准备暴动，我们为向外发展，当以赤石等处武装力量帮助惠阳农民暴动之发展。

2. 县委为帮助东江暴动，自克复至今已派出七十人，多系负责同志，今为发展普宁农民暴动，形成东江的割据，复派尖串队二百人随红军第四师前往助战，并为二师五团代招兵士，将向紫金、五华等处发展。

3. 我们因为经济及其他问题，已将粉枪团改为工农革命军海丰教导营，减存五百人，训练三个月，将来可为工农的教官或为第四师的部队，此部队经费由农会会员每户捐一角，计三个月共三角。

4. 香港致公党现又派人回来活动，但力量尚少。我们已严密调查缉拿，对主谋者当杀头，受骗当向其解释。

5. 在十日内海丰已开了一个农民代表大会，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一个工农兵代表大会，报告“二八”事变，检查自己组织，并确定进行计划，各代表大会详情再行报告。

6. 工人现在失业者已达三千五百余人，此失业工人县委已决定办三个合作社（可容工人一千人），至关于工人生活仍是没有好的法子去改善，县委为使农产品输出，工业品易于流入，亦决定办一工农贩卖合作社，每一工农已决定捐出一角，同时并设工农银行发行纸币。

7. 我们为养成群众合作精神，决定在十日内建立一个公共食堂，一个养老院，为鼓励劳动习惯亦决定实行共产党礼拜六，每礼拜六早晨五时起全体党员均动员出外做工七时始息。

8. 自实行土地革命至今工农运动极为发展，尤其是农妇更广大的出来参加斗争，她们能够武装杀土劣，现加入农会者已达二万七千余人，各区已开始建设农妇训练班，训练一般进步的农妇。

海丰县委

海丰县白水磔十二乡 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决定防匪办法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条 各乡协会赤卫队应于二日内成立，并须加紧训练。

第二条 遇有匪警时，各乡协会执行委员应指挥该乡全体赤卫队□赴援救□□乡村。

第三条 每乡协会□□□□忠勇能干会员三人为交通员，以便传达消息。

第四条 防匪时期，各□□□及粉、子弹，由各乡协会自备。

第五条 放哨用费由该□□协会负担。

第六条 遇有匪警，以吹角为号，各乡协会一闻角声，应即率领赤卫队赴援；至口令、灯号、旗号、臂章、俱遵□政府颁发的施用。

第七条 遇匪时，被匪击毙者，恤丧费陆拾元；被伤者包医全愈，缴获敌枪归所获者自用，但不得私卖；毙匪一名，赏银伍元；生擒匪一名者，赏银□□伍元；夺获匪赃，按价值十成除以三成充赏，其余七成归还失主（以上恤金及赏费，由十二乡协会共同负担）。

第八条 各乡闻匪警不赴救，及不负责派人放哨者，报由上级协会处予惩戒。会□□警不听乡执行委员指挥赴敌及放哨不尽力者，俱由各乡协、乡执行委员会分别惩戒。

第九条 □□第一度步哨设了望岗，由吊贡、白水磔二乡协会共同负责；第二度步哨设竹仔山双头路、莲花路等处，由白水

礫乡协会负责；第三度步哨仙人开拐，由吊贡乡协会负责；第五
(四)度步哨设新宫，由顾莲峙协会负责。

第十条 吊贡凹步哨设下陇仔，由吊贡乡协会负责。

第十一条 榕树凹步哨设湖□排，第二度步哨设营盘，第三
度步哨设羊屎凹。此三度步哨由高沙各乡协会负责。

白水礫乡农民协会	营盘乡农民协会
羊屎坑乡农民协会	峙岭乡农民协会
顾莲峙乡农民协会	赤泥乡农民协会
上山寮乡农民协会	楼下乡农民协会
乌石仔乡农民协会	北岩乡农民协会
兴隆仔乡农民协会	吊贡乡农民协会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海丰县农民协会布告（第二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为布告事，迭接自水磔、崎岭、顾莲峙等乡农民协会报称：惠阳等处民团土匪颇为猖獗，时思越境劫掠农村，□□等乡曾遭匪祸，全乡被抢□□，损失甚巨。似此，若不设法防卫，恐接近惠阳边境各乡深受其祸，为此，□布告自水磔、崎岭、顾莲峙、平屎坑、赤泥、楼下、兴隆仔、营盘、上山寮、北岩、乌石仔、吊贡等乡农民协会，应即严密联络，一遇彼匪越境抢劫，被匪抢乡附近各乡协会，应即率领全乡赤卫队协力抵御，以弭匪祸而保农村。至防匪办法，可依照该十二乡协会联席会议所决定者执行。倘闻匪警而视不救者，一经查觉，即予以严重惩戒。仰各该乡协会，即便遵照毋违。

此布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林 彬 吴 齐 刘汉材

宋耀南 彭创如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布告

(一九二八年一月)

照得本党领导东江农民暴动，原系使一般贫苦民众自动的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凡我贫苦民众应如何努力求其现实，以谋本身利益。乃地主豪绅见着革命民众觉悟起来于己不利，大造谣言谓本党要杀老人小孩及一般妇女，作浪兴风，殊甚痛恨。查老人小孩、妇女，本党扶助抚慰，尚只不服从，何曾乱杀。即如此次上埔乡之老人小孩妇女，受反动派之欺骗而反对本党，应而本党不但不加屠杀，而且抚慰有加，给饭给钱，各得其所；民团团丁亦是贫苦人民，倘能识诚来归，自当赦免，保其安全。自此以后，只有阶级之分，并无姓氏乡村之别。凡我民众切勿受反动派之欺骗，实所愿望。如甘心反动，则是□□本党，忘却本身是贫苦人民，言念及此，深为痛惜，□□□□切勿自误。此布。

彭 湃 林 成

主席团：郑志云 黄悦成

颜昌颐 范照南

一九二八年一月

(原件藏陆丰县档案馆)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节录）

——海陆丰苏维埃和军事组织与策略*

（一九二八年一月底）①

广东省委：

一、一般的政策问题

（一）广州十二月暴动意义之宣传应更改省委的观点并加紧起来（略——编者）

（二）现时广东省委应采取的政策

现时广东应当尽量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除西江、南路、海南岛等问题已见前几次信外（海南……），海陆丰区域应当积极向外发展，照现时的大概状况，应以向西北境发展而与北江取联合形势为主要方向，以扩大东北江使成一大割据区为目的。当然同时可以向潮梅发展，有可能时，甚至袭击汕头——以游击战略实行夺取敌军辎重机弹取得发财货物为目的的战斗。详细具体的规划，自然要在当地方能定。不过有一个方针上的问题：海陆丰是否可以固守起来不发展暴动区域呢？——当然是不能的。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是使民众发生南〔苟〕安的幻想，发生在一县之中解决工农政纲的幻想。不但如此，在军事上——军队必须扩充，而同时财政是因海陆丰的贫困封锁不能容许军队的扩大，甚至不扩大也是难维持。所以必须整顿扩大军队，实行各村农民、各业工人的集体兵役制（彻底改造现有的旧军队），以创立工农革命军，调遣出去作战，扩大革命地域。同时各乡镇各县本地只编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民警性质的赤卫队。只有少数的现役军队，而有普遍广大的军事训练。随时可以分批召集的预备及后备部队。这些预备后备部队是在业的工人和农民，不需给养。现役的部队也只由县乡地方政府给养。凡此一切，都应有极深的革命兵役义务之宣传。至于工农革命军（正式军队）的大部队，指挥给养都归东江最高政府——东江苏维埃，如果长久的驻在这一小小区域不得发展，则第一个月农民群众是欢迎，第二个月即觉得负担太多，愈往后愈觉得负担的重。

（三）肃清反革命与屠杀政策

暴动时无情的铲除反革命派豪绅地主是必须，是应当十分坚决的。但是我们的口号，并用不着是“杀尽……”“杀尽……”的。对于其他区域尚且不应该以豪绅的杀人焚毁为政策及口号。对于海陆丰尤其不行。“不这样者斩，不那样者斩”的军律，是应当十分审慎的，必须在政治上的意义，万不可以乱用。对于反革命派一方面应当如此行使革命政权，一方面还应当有极广大的宣传：苏维埃政府是不好杀的，凡是杀的都是因为反革命派要危害革命及群众利益“不得已”而杀的。这是苏联革命十年以来经过极大的红色恐怖时期都是如此的。多少有原始性的农民暴动固然不必能免原始式的恐怖现象。但是我党的领导，除掉勇猛领导这种热烈情绪去肃清反革命外，还应努力于有组织有政治意义的行动。

二、东江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政策问题

东特报告及省委去函之中，显然看得出东江苏维埃政府之前有许多主要问题。

（一）财政经济问题

经济上工人失业，农产品贱，工业品贵的剪刀〔差〕问题，其实〔原〕因是显然的，何况在封锁状态之中。必须赶紧创办各种合作社（生产的，贩买的），政府也要尽可能创办全国商铺或全国合作社，小商人设法到外面购货。设法维持失业工人的少量津

贴。

财政问题，则省委的指示原则上大致是对的。但是中央今年〔未〕接到海陆丰财政制度及现状的详细报告，实际能行与否，不能断定。现在所能指示的，只能是税收制度必须有细密的研究和统一的支配，必须有节省用费的整个计划。

（二）政府组织及农民协会问题

已经成立苏维埃的区乡县，不必再保有农民协会，应当制定苏维埃区乡县组织暂行法，使各乡选举完全是依照苏维埃原则，工人店员必须选入。苏维埃会议（村）及代表会议（乡、区、县）必须定期的开。苏维埃代表必须对选民做定期报告。选举执行政务虽然是各个执委，但是普通代表应多去参加政府工作，加入种种事务委员会（各乡中的教育委员会、路政等等）。选民应有召回代表之权，而且要很切实的实行。

农民协会的取消，应有说明，理由可指出农民已经由暴动而胜利，建立了代表会议政府，人人都可参加政权。

东江的苏维埃在普宁、惠来、五华、紫金各乡〔县〕暴动割据局面成功之后，应即速召集六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东江苏维埃，以代替东江特委“以党治国”的国民党的老方法。

（三）土地问题

关于土地问题，省委的指示没有错误。但是关于建立新田主的问题，必须有系统的宣传，地主田地没收之后，要实行如何的土地制度？土地一般的是属国有，无所谓私有田契。一切旧时私有田契以法令公布作废。每乡（区）的苏维埃，支配该土地的分配，发给土地使用证。这些问题如果是群众代表的苏维埃的决议及其执委的法令，自然可以使一般民众、以至自耕农了解这种必要。

三、组织问题（略——编者）

四、军事运动

新政策下的军事运动可分两部讲：一部是赤卫军的建立，一

部是统治阶级军队的破坏。在原则上与工作方法上，中央将另有军事运动的决议案发出，现在只须将目前广东急待解决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海陆丰的赤军在组织系统上必须力求统一，除将各乡村留着自卫的赤卫队外，凡是号称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必须统一其指挥。现在海陆丰已有两师的名称，每师须尽量的充实，务使一师达到三团的组织。每师的枪械除以一团保留其新式者外，余下的两团可以〔把〕农民的土枪编入。两师各设师长，并设党代表。东委应有军事的组织，直接管理这两师的给养、编制、调遣和教育。为作战计，军委应指定一军事同志任两师的总指挥，在其下有〔一〕小规模指挥部组织，遵守军委决定的原则大纲，行使其指挥调遣权。党的系统须经过党代表及各级党部而管理这两师的党员活动，但军事的指挥权仍直属军委，各级党部绝对不能干涉，惟军官有违反军委决定的原则或有背叛革命的行动，党代表得立即改变其命令。情节严重的并得逮捕这个军官。

军委的组织于东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名义上便应改隶于政府，而同时仍受东委的秘密指挥。

这种决定省委必须严令东委执行。军权不统一，指挥不统一，赤军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保卫是无从行使其最高限度的能力的。同样的方法也应适用于海南岛以及其他有赤军的地方。

（二）海陆丰以及其他的赤卫队应使其成为地方性的组织。各城市、乡村均应尽量的发展工农赤卫队的组织，不仅在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凡是有秘密工会、农会的地方，都应赶紧成立赤卫队的秘密组织。在政权已经获得的地方，赤卫队的责任亦不仅在保卫其所隶属一个区域的政权，并应联络其邻区的赤卫队员共同保卫政权的联络责任，在组织上便应有联防的办法。而工农革命军便应在这个联防的责任外更负有向外发展的最大前途。任何地方割据的苏维埃，在政治上军事上不发展便失败。发展的内容是包含有扩大与深入两个使命。在军事上赤卫队是留以助革命的

深入，而工农革命军应力求其向外扩大，这一个重要意义应普遍地在工农群众中宣传，务使不致再蹈上次海丰因为第四团一开拔弄得全城随之一空的覆辙（自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三）赤军的训练不仅重在进攻的战术，还应更重视防御战、山野战和骚扰劫击的战术。这种战术的演习要使工农群众都能多量的参加，以免致临时惶惶。即在进攻战术中也要加上群众这部分力量，并且要领导群众参加这种演习，使每一个军事指导者和每一工人农民改变他们旧日对于军事的神秘观念和不相信群众的武装斗争力量的见解。

（四）赤军的数量必须在一有组织有计划的广大宣传中尽量地扩充。赤军扩充的数目，不应依照公共的军械的数目做标准，应依照事实上的需要和所能调集的武装做计划，分配武器整齐而较能作战的编为工农革命军，余者悉数为赤卫队。

（五）工农革命军的编制可依照国民革命军的三三制，以团为战斗本位，团以上只存在师的编制。师部的组织要缩小，团以下的特种队除侦探队、卫生队必须设立外，余者可因时制宜。

赤卫队的编制可依照广东原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工人赤卫队的编制亦可用纠察队的组织法。

（六）党代表的制度在工农革命军中必须实行，但不是每一级军官都需要派一党代表监督他的。在目前的状况中，大概以营起都需要设党代表。党代表的人选最好能以工人农民同志充当。

（七）赤军政治工作须与军中各级党部及地方党部有密切之联络。

（八）赤军兵士的组织应分三种：一种是政治的即选举出席地方苏维埃代表的会议；一种是经济的即赤军中经济委员会参加经理卫生的管理；又一种是文化的便是士兵俱乐部等等的组织。

（九）在敌人军队中的党组织，支部中各级须设一副手，以便正的负责任者一旦被开除或是死伤，不致有接头无人而中断之虞。

(十) 煽动敌人士兵，劫缴敌人枪械，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军情等工作，省委应有一工作方法遍发各县支部以广宣传，使之成为一群众的工作。

中央
一月底（补发的）

谭国非关于东江 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谈话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①

在叶、贺军队未失败以前，广东东江有一暴委的组织，后又改为东江革命委员会。及叶、贺失败后，许多负责同志表示〔现〕不好，甚至有拿了钱跑的。他们根本错误的出发点是害怕，以为革命只是武装行动，以为我们的政权不稳固，怀疑苏维埃政权，因此农民群众对我们很失信仰，以为我们只是欺骗他们。所以我们此时重要的工作是极力的整顿党、检查党员，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甚至枪毙或监禁亦所不惜；有些同志不肯出来工作，则烧毁其房屋要他出来，这些是去年十月以前刚收复海陆丰时的现象。当时党的领导的能力，确是不够的。

后来改变组织，在党的方面有东委的组织，管理东江的党，东委之下为县委——区委——支部——小组。东委系以七人组织的，各县县委以七人或九人组织之。

在东委以下，各县均有县委的组织，如紫金、普宁、海丰、陆丰、五华、惠来等县均有县委组织。各县委的书记，多系斗争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在东委及县委之下，均有党务视察员及农军视察员，东委的视察员各一人，各县委的视察员数目则不一定。

党员的数量。我因为未管组织，不甚明了。当我离开时（十二月三十日），海陆丰的党员共在一万以上，成份最大部分系农民。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怎样发展组织？在暴动区域内党都是公开的，在每一次的暴动中，必须发展许多同志，同时亦有许多农民要求入党。又限制各区委及各支部在一星期中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同志，又利用各种民众大会宣传以吸收同志。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发展是很快的。

纪律问题。党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有执行枪决或监禁者。但这些重要纪律问题在执行之先，必发下到各支部讨论，提出许多问题，令他们答复。比如此人犯的纪律应如何处决？应否枪决？枪决后于党于群众有些甚么影响？……^①必俟答复后，再斟酌多数人的意见处决。

支部会议。在海陆丰各支部的会议，经常的都能开。经常会是每周一次，有临时问题发生，常一星期开会数次，讨论的问题，除日常的工作问题外，最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土地的分配问题。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好的结论（现在的土地分配情形，是从地主手中所没收的土地，只是被从前各地主的佃户占据而已，从前没有佃田耕的人，至今还是没有土地耕，有些还是就雇于人的。比如有我们的同志，在苏维埃工作，家有田不能耕，即雇用他们来耕）。这个问题，比较是个重要的问题，值得中央注意，现在我们亦在着手调查土地与农民。

在党的组织之外，外面的组织东江有革命委员会，海丰、陆丰有县苏维埃，各区有区苏维埃，此外尚有农民协会及工会的组织。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有许多农民领袖加入，实际均是东委指挥，东委在那里工作。

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在各苏维埃政府均有我们党的组织（支部），一切重要问题，均是先经党决定，交与苏维埃执行。各地派赴苏维埃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均系经我们负责同志介绍，提出名单通过。我们在苏维埃的同志只占三分之一，但是他们均受

^① 原文如此。

我们的指挥。

党如何领导斗争？在每次斗争，党下令命各党员参加，并监视其行动。在各地每次的暴动中，即以该地党的负责同志为总指挥，一切计划，均在党中先讨论。

农协与苏维埃政府关系问题。现在外面的组织，除苏维〔埃〕政府外有农民协会的组织，因此有些问题，即弄不清应归农协解决或归苏维埃解决。但一般农民因为历史的关系，比较与农协接近，有问题发生时多半拿到农协去解决。现在农协究竟还应否存在，亦是一个问题。

担任党的工作的同志。担任党的工作同志懂得组织的现在是非常缺乏，虽然办了些短期的训练班，但他们都非常幼稚，技术工作亦作不好，所以统计现在还是没有。现在已办有训练班，但是仍急需派能作党的工作同志去，不过是要广东人才合宜。

军事工作同志缺乏，现在亦办有军事训练班。

宣传问题。宣传问题除对同志训练有《东委通讯》外，有各种报纸。对敌人士兵的宣传，我们此次在河口的战斗，得有很好的教训，收有好的效果。此地敌人士兵多系四军、十一军被反动的官长带去的。我们宣传的方法，在斗争前，即武装的到敌人驻在的村庄去贴标语，如：“你们都是几千里来到此地，替资本家拼命是值不得”；“我们都是工人、农民，替工农谋利益的，你们快到我们这边来”等标语。及至战争一开火，我们打了半点钟即停止，喊他们四军、十一军的兵士朋友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果亦停火，彼此对谈。他们叫我们派代表去，我们派代表去，他们亦派代表来，磋商条件。如此数点钟之久，被他们指挥官察觉了，马上即将他们调去，另换保安队，把他们关在一房子里，不叫他们打了。后来敌势不支，叫他们出来打，他们说我们昨日要出去你不准我们出去，现在我们不出去打了。最后敌人杨作梅溃散，这部分士兵即投降了我们。

武力的组织。当我离开时，在海陆丰正式军队不过两团人，

合农军及赤卫队共约有四千枪上下，连散在农民个人的枪枝计算在〔内〕，东江合计存枪万余，其余尚有机关枪、盒子炮等武器。不过子弹非常缺乏，手枪、盒子等每枪至多不过五、六发，步枪每枪至多不过二十发，农民在战斗时用刀、镖等均很勇敢的加入。

粮食与金钱的集中。现在没收的粮食与金钱等物，均分散集中在各可靠的地方，我们的后方总储藏处是很稳，当时敌人要来夺取是不容易的。

总之，海陆丰各处的反动势力已完全肃清，敌人要来攻击是不容易。其他如五华、紫金、普宁等处乡间的政权都在我们的手里。敌人如果要肃清东江，至少要有二万以上的军队。

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 紧要通告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海丰县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

为通告事：现自二月份第一个礼拜六起，为海丰全县民众举行□□□。每礼拜六日早五时起身，以鸣炮为特号，一闻炮声，即为公众作二点钟工作，农民应替该乡出来当兵的农民耕田，其他各界民众亦应找公家工作来做，过了限定时间始得做自己的私事，切实执行完成最有意义的礼拜六。特此通告。

□□□乡农民协会执委会

第二区农民协会执委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①

绮 园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句千古不易的名言。海陆丰民众之有今日，绝不是一种平凡的收获。数十万贫苦的农工，在那面表示凯旋的“苏维埃”旗帜之下，应该纪念以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战绩呵！那些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们，发了疯似地狂吠咒诅！正可见我们的伟大与光荣。自然哪，海陆丰已经不是地主豪绅们统治下的旧观了，完全两样！他们哭丧着脸很伤心地宣传：现在是“人间地狱的海陆丰”了。那又何必说呢，难道海陆丰以外的地方就是我们工农阶级的“天堂”了么？他们或者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各地都和海陆丰一般，那他们自审比流落在上海的“白俄”还更糟得多。他们吃工农的血肉吃得太臃肿了，“跳舞”是非常难看的，不似“白俄女伶”那样值钱；然而他们又能够象“白俄公子”那样勇敢，投到张宗昌麾下去充铁甲车队吗？所以提起海陆丰，自然手寒脚战。虽然海陆丰还是海陆丰，但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工农贫民阶级两副不同的眼睛看来，就会变成“云泥相隔”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另外一个地狱。

他们在“我们的地狱”、“他们的天堂”里头，利用所豢养的诸色走狗，大的小的村〔蠢〕的俏的，各尽所能的从事造谣煽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惑，说海陆丰简直赛过阴间十殿，鬼气森森。一句话，就是各为其阶级利益，在他们原是必须如此。但是，他们说来说去，总是些捕风捉影之谈，一点真凭实据都没有。其实，我也未免太呆，他们何曾想找什么真凭实据呢！小孩子吹的“肥皂水球”，碰了实物，不马上消灭得无影无踪吗？聪明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何至蠢到连小孩子还不如？他们既不肯说，自然是下愿意说，那末，让我们自己招了罢。我们磊落光明的举动，那里怕在人面前公布！

海陆丰苏维埃成立之后究竟是怎样情形？他们攻击的重心尤其在海丰，那末，先拿海丰来说罢！

海丰苏维埃自建立以后，香港帝国主义首先觉着刺眼，对海丰实行经济封锁，严密搜查商船，不准红布等入境，又时加以炮舰的威迫，汕尾、马宫日日都有英国兵舰逡巡。在帝国主义者压迫当中，海丰苏维埃有一椿光荣的事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很有价值的。这种事实就是没收帝国主义的教会医院，解散其学校，拘捕其牧师姑娘。安居在香港的意国主教，急的搔头抓耳，没有办法。后来终于请了一艘英国兵舰来汕尾示威，且欲登岸。谁知驻汕尾的工农革命军已准备好了，来便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帝国主义者随后忍着满肚子闷气，很有礼貌的写信给苏维埃政府，请释放牧师姑娘，并表示亲善（见十六期本报）。除帝国主义封锁恫吓外，军阀土豪反动派又屡图死灰复燃。北洋海琛舰亦有数次到汕尾示威，蔡腾辉土匪陈伯齐民团时在多祝、布心扰乱，同时陆丰陈子和的保安队尚未澄清。我们四围都有敌人，但是我们仍然在包围中奋斗。

土地革命的工作做得还不坏，焚烧田契总共四十七万一千八十八张，租簿五万八千零二十七本。田主债主对于焚毁契券，在苏维埃政府之下，都争先恐后的缴交。有许多田垌已经铲平，没有以前表示私有观念的界限了。土地也遵照全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原则，重新分配了。

在海丰已不是怎样夺取政权而是怎样维持政权的问题了。维持政权每每比夺取政权尤其难，因为不但把豪绅地主的统治推翻，并且要将旧有的经济关系完全改过来。这样就非使一般豪绅帖帖服服地不可。如何能使那班原来的统治者不狡然思逞呢？群众的武装就是唯一的保障。现在海丰除正式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之外，还有几万武装了的随时可为苏维埃政府效死的民众。同时，为要保持那已得的胜利，也须极力的向外发展土地革命，西向惠阳、博罗，东向普宁、潮阳，北向紫金、五华，三方面同时并进，造成一个红色的东江。

他们在个把月来开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如庆祝广州暴动武装大会，反军阀战争武装大会，庆祝农民代表大会武装大会，欢迎广州红军武装大会。到会的群众多则五万人以上，少亦一万，都是异常热烈。此外，对内的教育训练也没有放松一点，许多的训练班都在开办。同时，县政府更设备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工农兵俱乐部，革命的民众闲豫的时候很安适的去欣赏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乡村呢，完全是农民的世界，从前的豪绅乡长都降到被统治的地位，乡农民协会是唯一的政权机关。桎梏在吃人的旧礼教底下的妇女也完全换了样，他们很踊跃的加入农民协会来参预斗争。在青坑农妇武装大会中到者竟达一万余人，各人都有武装。不独青坑如此，即捷胜、公平、高潭、梅陇、赤石等区也莫不如此。他们那种一向无前的气概，往往令男子们退避三舍，自谓不如。工人呢，他们团结在海丰总工会之下，改善其牛马般的生活。他们要求制止商人缩小营业，没收反动商店办工人合作社，经营合作事业，组织赤卫队，下乡宣传，参加各区土地革命的斗争。青年运动也有极快的发展，少年先锋队的组织真是一日千里，数已达万余人，他们自动的去打破偶像和扑杀反动派，并且很能够做宣传工作。一个十四岁的童子飘着红领带站在演说台上，对着成万的群众，作五十分钟滔滔不绝的演说，他那小拳头向空伸击时的神情，他那牧牛砍柴受凌虐时的痛苦生活的追述，

他那显浅而有条理的话，打动了无数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心，使他们淌泪。总之，海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所有被压迫被轻蔑的农工，不论男女老幼，委实与前不同，我们不知道天堂的内容究竟如何，不敢妄自比拟，但是总可说他们已经得到“自由”了，然而地主豪绅所得的可恰恰相反，怪不得气得如此发昏。

现在讲到杀人，这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所最引为痛心疾首的一章。我们是不讳言杀人的，因为我们被杀了也成千累万。但是，我们最不善于杀人的。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乎杀人。我们没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吃了数千人的习惯，没有做过新旧军阀们那日以杀人为事的职业，也没有象国民党以“杀尽共产党”为大政方针的党纲。叶、贺共产军队从南昌一直到汕头，经过二千多里的地方，所杀的地主豪绅还不到三十人。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三天内杀人之少，就是所有反动的报纸也不好意思说。不错，海陆丰对于地主豪绅是不肯轻轻放过的，理由很简单，假使不如此，反动派的活跃便不能镇压下去。而且，我们在他们铁掌之下又何曾享过一点儿优待呢！海丰一县之大，几个月来杀戮地主豪绅，据最近确实的统计，共一千八百二十二。这个数目和李福林、薛岳在广州两三日杀了五千七百多工农市民，真是未免相形见绌了；就是比四月十五李济琛在广州捕杀的三千多工农学生也不如远甚呵！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机关《字林西报》，刻意的诋毁海陆丰苏维埃的惨酷，但是对于李福林、薛岳、李济琛的杀人政策却加以赞美。他说：“共党在占领地内……四十岁以上者，则认为老朽，最后皆须被杀”。去年五月唐生智、许克祥在湖南叛变的时候，曾说共产党的条例是把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女都杀尽，这回《字林西报》又重新修正这款条例，无形中增加了十五年。他又说：“海陆丰共党恐怖政策之种种传说，刻得目击者证实，其惨酷真相，较传说更为厉害，使人不忍卒听”，于是长篇的形容如何如何杀人，并更令那残忍惨酷的人生观的中国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心领神会，就是述至杀临蓐之妇，因其致死方法太

惨，以“未便记载”四字了之。十二月十三日李、薛军队在广州南关把三个女共产党员，先用棉花裹身，其次用火油焚烧，其次枪毙，其次剥得精光陈尸于天字码头，最后还用木柴塞入女阴中。究竟不知那种情形野蛮，他既未便记载，我们也无从比较了。然而广州那回事，中外各报仿佛都笑嘻嘻的大登其特电，似乎表示他们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又说：“共党有一直言不讳之政策，即将一地方居民杀三分之一，使存留者生活较良。其屠杀政策，至少为一种经济手段。大抵不生产者，倚赖社会而生活者，一般老年者，病至不可救药者（如麻疯及盲目），皆不容存在。此种政策，殆可谓发狂的经济学与优生学之实施欤？”帝国主义者呵！你们恨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海陆丰，是你们的自由，可是这种枕块昏迷，语无伦次的神情，不怕旁人冷齿么？八十万民众的海陆丰杀了三分之一，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不过将你们的那副对待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残暴的尊容，来暗示一般中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罢了。而中国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还用你们教獐升木吗？他们的杀人主义早就秉诸数千年血腥的道德文化的遗传。现在更加帝国主义者从旁助喊，背后扶持，于是杀得加倍精神。看看最近的事实罢：据说张发奎、薛岳与陈铭枢、李济琛两军近在东江兴宁、五华等处大战，死伤各以万计，为历来战争所仅见云。军阀们高兴起来，一动手就杀了两万多！桂系的胡宗铎、夏威两军前数日在湖南衡山打一次败战，伤亡六千余众，对方还不知多少，合计总有一万罢。唔！一下子又是一万！可是上海只有两家报纸把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用六号字登在第二张的尾巴上。中国纵横宇内，没有一处没有军阀的战争，简单就是杀人。而且他们所杀的大都不是四十以上的老人，而是精健力强的壮夫。奉天通化有几个大刀会的村庄，不是十二岁以上的都被张作霖杀了么（申报）？他们是否实施那发狂的经济学与优生学呢？不，国民党是在实行总理的民生主义！张作霖、孙传芳是在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兵士们替军阀拼死打仗，所得的报酬是欠饷一

年，死的更不用发。军长们都发了大财，兵士们终于该死！一般工农贫苦的民众呢，直接死于枪炮水火，间接死于灾荒疫病，这个数目谁能够算得清？何况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共同剥削敲剥底下过活，就是不死，又有什么生趣可言？好！海陆丰是“暗无天日”，你们的治下应该是化日光天。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异口同声的这样宣传。不过，我们劳苦的工农兵士群众呵，垫高枕头想想吧！

二月十六日

（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布尔塞维克》第十八期）

海丰县苏维埃人民 委员会布告(第□号)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为布告事，照得本会第一次委员会议，互推陈舜仪、王怀栋、林承美、黄娘汉、罗逢香、郑振芬、罗景等七人为主席团；并决议陈飞为秘书处秘书长；陈子歧、罗逢香、陈云山、林承美、胡占群为经济委员会委员。以陈子歧为主席；王树棠、黄强、贺维中、王怀栋、黄娘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王树棠为主席；陈舜仪、罗其光、陈子歧、陈海槎、李强仪、林少棠、罗景为工商业委员会委员，以陈舜仪为主席；林彬、陈子歧、胡占群、罗逢香、张畅、李如华、曾添为建设委员会委员，以林彬为主席；王尔瞻、卓学佐、张畅、吕雪务、郑振芬为教育委员会委员，以王尔瞻为主席；叶瑞、余美、吴语、招才、罗其光为交通建筑委员会委员，以叶瑞为主席；黄娘汉、林彬、吴语、郑振芬、叶亭为裁判委员会委员，以黄娘汉为主席；陈云山、彭剑如、李强仪、林潭宝、成碧为人民健康委员会委员，以陈云山为主席；罗其光为政治探访局主任；黄强为赤卫队长。除克日分别组织成立工作及分行外，合行布告全县民众一体知悉。此布。

王怀栋 罗逢香 陈舜仪
主席团： 郑振芬 林承美 罗 景
黄娘汉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二月八日至十八日暴动的状况和趋势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省委：

前后托沈青同志带上三封报告，及银二千元，谅可接到。未见复，甚念。兹将旬日来东江暴动状况及几件重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旬日来东江暴动状况及其趋势：旬日来东江暴动是继续着向前发展。在每次暴动或战争中，无论胜败我们多是取了进攻的形势，不特东江的豪绅地主民团保安队逐渐崩溃消灭，陈铭枢、张发奎、钱大钧派来帮助压迫农民的零碎部队——如蔡腾辉、蔡廷锴、钱部的补充营（在葵潭及由惠来解运子弹来援的）与派来普宁援助地主的一营逆军，皆败亡溃退于东江农工联合力量之中。同时不特素称革命的乡村更加积极的参加暴动，即中立的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也因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勒饷摧残而反抗他们，要求农会红军共产党派兵去帮助他接济他。如陆丰大坪、黄塘、上砂等地，紫金章田、青溪、章溪田等乡，惠来^①禾多布等处。三多祝民团亦有一小部分因看见我军传单而发生脱离民团，派代表来海丰接洽的行〔动〕。

不过虽然一方面暴动发展，乡村中起了迅速的阶级分化，然而暴动终于不能尽可能的发展，且未能有相当的扩大。在没有红

^① 疑为“阳”字。

军去帮助的地方暴动没有起来，群众已经起来反抗民团保安队的乡村——如大坪一带乡村等处——我们不能去领导他组织他。在好多次战争中，军队仍然成了主力，参加的群众缺乏组织，党部领导群众的力量很少，且多陷于军事投机。旬日来暴动中有以下几件重要事实：

1. 普宁方面：红军一团人（四百余人）到普宁后即攻果陇。结果果陇虽然攻下了，焚了乡，捕了几十个反动派，但我们损失很大。这件事的经过，前函已有报告了。未几〔日〕普宁县委的书记陈魁亚和余坤两同志又决定红军去打和尚寮。之前并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他们攻和尚寮的目的是在缴枪，并没有一点土地革命的革命意义，因此参加的群众就比较少了。当攻和尚寮时，果陇民团乘机攻赤水，劫放被我们捕获的逆犯数十人。这些逆犯是农民要求要枪决而普宁县委负责同志不准的，因此农民甚为怨望。又适汕头派一营兵来援助果陇、和尚寮截击红军，结果逆军退并派代表说要投降我们，晚间乘间逃走了。这回和尚寮并未攻下，然经果陇乡这次战争，红军只剩战斗兵百余人，甚为狼狈，伤病者横卧草屋中没有医药，英勇的红军已呼出哀音。同时普宁农民恐慌异常，在□西逃者很多，以为红军已无能力消灭敌人，损失若大，我们更有何用处？勇气消沉一落千丈。普宁暴动至今数日，以这次的失败为最大，原因完全是普宁党的军事投机和策略上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东委主张：第一，普宁仍是暴动的局面。果陇和尚寮的战胜，汕头逆军的退败，葵潭〔被〕我们包围，彭湃同志到普，皆可以鼓动农民的勇气。故仍须积极进攻发动群众暴动的策略。但红军第十一团须暂时休养补充。第二，东委很详细的指出他们的军事投机机会主义的错误，召集全县代表大会改组县委，并严重处罚陈魁亚、余坤及其他一切负责同志，并召集群众公开报告县委的错误……。

2. 攻葵潭经过：惠来、陆丰地主民团的大本营——葵潭，已打〔于〕十四日给红军第十团及陆丰惠来农民攻下了。葵潭圩内

商店一概焚毁，财产一切没收（并不是由有组织的逆产清查队去没收，而是几万的农民去抢），反动者杀了数十人，缴枪数十枝。钱大钧补充营及惠来、陆丰地主民团大部分已逃走了。这回参加作战的农民有数千人，但缺乏组织，运输队、救护队及农军都组织不好，且因伙食问题多次发闹，打战时又不甚勇敢，负责同志也是一样。惟碣石、金厢的农军则极勇敢，且能冲锋。总之未经多次参加战争的农军是一定无组织，且不勇敢而好抢财的。然而民众能够动起来参加斗争已经进步，不过这些参加斗争的民众大多数仍未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

3. 黄塘、南岭等处暴动：陆丰西北残敌杨作梅、罗一东、马克委（惠来人）、戴可雄（海丰保安队）等民团及利用农民数千人，占据河田，极力焚乡捕人。红军两连及西北农民恢复河田后，即向黄塘、南岭进攻，已经攻下了。大坪附近及上砂等处农村亦因受戴可雄、杨作梅等摧残踊跃鼓动，要求我们派红军去帮助，并说愿供给红军伙食。现极力肃清杨作梅等民团地主势力，打通普宁、五华、紫金。

4. 紫金方面：南岭攻下后，章溪田继续给第五团和当地农民攻下，亦缴了一些枪和杀了一些逆党。该地农民男女都起来参加，农妇也如南岭一样都能够帮助作战，挑柴烧逆屋及慰劳红军，转送阵亡将士皆甚热烈。

蔡廷锴因围章田、东坑等处损失过大，已狼狈逃跑。走时并扣留了二个黄布的大地主，说要赔偿他的重大损失。听说蔡逃走时被农民截击缴了多少枪弹。黄布是紫金三、四区大地主巢穴所在，有枪二百左右，炮楼很坚固，内中且有外省人在，大概是逆军留在这里帮助地主的。黄布附近农民对于攻黄布是很迫切要求的。数日前第五团已令农民去围攻黄布，炮楼已给我们攻下了好几个，只剩一二个炮楼未攻下。据二师师委报告，多一周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一月来紫金县委对南岭、章田、青溪、东坑、黄布……等处

暴动绝少报告，有之只是二师师委的一些军事上作战的报告。东委屡次催促其报告，并指示他们好多发动紫金全县暴动方法，但县委始终没有报告。

5.五华方面：一周来有一个很简单的五华农军伐罪吊民的报告来，说是五华地主民团与驻防军联合摧残农民，农军已派队镇压收回农民云云。一月来五华暴动未见发展，号称我们势力范围的六、七两区，仍未能彻底肃清地主民团恶势力。但是五华的地主官僚豪绅已积极向农民进攻，并且组织地方警卫团委员会，魏公杰（前是我们同志）为其委员会主任。广大农民群众仍未发展起来，好多是被地主利用。五华党部很急切的盼望第二师去五华援助暴动。但东委不主张即派红军去，而先叫颜昌颐同志到五华改组党部，并决定发动群众暴动工作。

二、红军状况：红军的伙食费仍然不能按期发足，且伤兵很多，子弹很难补充。近来更发生了几件不好的现象：

1.第二师副官盗卖子弹，粮服股股长侵吞卖米谷的款四、五十元，炮仔圩时候且有强买强卖的事实（据C.Y.东委同志王克欧说的）。数日前且有兵士九个（是前日万丙臣部下投降编为第二师的）私行逃跑，这些人已执法枪决或扣留查办。第四师在攻果陇、和尚寮之后已有几个学生逃跑。

2.二师四师师委报告都谓：一班兵士皆说东委与南昌革命委员会一样，只是骗人要发薪饷，但实在并未发足，广州暴动时说是兵士每月发饷二十元……①

① 原件缺页。

海丰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令（第四号）

——令第六区苏维埃政府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为通令事，照得全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救济金融、利便市面交易起见，决议建设劳动银行，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自应依案执行，克日集款建设。惟事属创举，筹划未周，纸币亦未及印发，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以期迅捷，一俟募集巨款，将行设法扩充，布告收回。除布告暨分令外，合将该行发行纸币条例，随文令发，仰即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十足使用，不得拒绝，致干咎戾。此令。

王怀栋 罗逢香

主席团 罗 景 林承美

陈舜仪 郑振芬 黄娘汉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附：海陆丰劳动银行发行条例

- 一、本行为利用交易起见，特设此项银票。
- 二、本行纸币，因在外处印制未就，暂借南丰织造厂银票，并由两县人民委员会加盖印章发行，俟纸币制就，即由该银行收回。

三、此项银票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种，暂发行十万元，十足通用，不折不贴。

四、此票俟换回纸币后，可随时到行兑现，必要时，再设分行，以便各地就近兑换。

五、自布告日起，两属人民，须一律通行此项银票，不得拒绝使用。

六、如有拒用此项银票者，即以破坏金融论，与反革命同科。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海丰县苏维埃 人民委员会布告（第四号）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为布告事：照得在此革命斗争时期，工农贫民为反抗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之掠夺残杀，必须实行征兵制，以扩大武装力量而谋苏维埃政权之巩固与进展，惟对于应征士兵之家庭生活，自应妥定优待办法，俾资维持军队纪律，尤须保存阶级服从。当经全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现〔规〕定征兵条例及工农革命军暂行刑事条例，并经特别会议修改确定在案，自应依案颁布执行。除通知各区遵照办理外，合将该项条例公布，仰全县民众一体遵照。此布

计附：征兵条例

工农革命军暂行刑事条例^①

主席团 罗逢香 王怀栋 陈舜仪 罗景

黄娘汉 郑振芬 林承美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附：征兵条例

一、工人农民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壮者应当兵一年。

二、一九二八年海丰须有二千人当兵，陆丰须有千五百人当兵（由大小乡村及工会分配之）。

^① 原文无此附件。

三、农民应征兵后，其家庭无力雇工耕田者，由该乡苏维埃负责分派该乡农户赠工耕种，每季并须将士兵田地作完，方准做自己工作。

四、农民替兵士耕田时，伙食由农民自备。

五、兵士家庭，如有壮丁一人以上者，日常田工，须自己操作，如非一人之力所能办者，应照第三条行之。

六、兵士家庭，如无力购买肥料农具之类可向苏维埃劳动银行借贷。

七、兵士家庭如遇风雨灾害时，该乡苏维埃应负责派资救助之。

八、士兵不幸阵亡，或在服兵役期间病故，除由县苏维埃特别抚恤外，其家属仍得享本〔条例〕之特权。

九、士兵之子女入学得免收费。

十、士兵在服役之期间内，得免一切之捐派。

十一、士兵之父母如有死亡，得由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援助其丧费，并由该乡农民举行公葬之。

十二、当兵之农民，除发给其个人伙食外，并每月发给零用二元。

十三、当兵之工人，除发给伙食外，并准照给其应得工资，及退伍时，由县苏维埃安置以相当工作。

十四、当兵之农民家庭，无壮丁者，由该乡苏维埃酌量帮助其老少伙食。

十五、凡属工农革命军，其长官士兵，均同得享受本条例之特权。

十六、工农群众之当兵役时，由县苏维埃给以证明券证明之。

十七、士兵如有违犯军纪，以致开除或执行枪决者，则取消其以上之权利，并缴销其证明券。

十八、本条例自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起施行之。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慰劳红军周宣传要点

(一九二八年二月)①

一、红军是实行土地革命，帮助工农暴动的军队，是工农及一切贫民的武力，自从广州暴动以后，他们即负了这个责任到东江来，在陆丰、普宁、惠来……②等处，帮助农民大杀豪绅地主、民团、保安队，苦争困斗，不避艰辛，此种英勇奋斗牺牲的精神，每一个工农兄弟都应该表示着钦佩与拥护。

二、在这一次红军到普宁帮助农民打果陇、和尚寮……等反动乡村，攻打葵潭及攻打南岭，肃清陆丰东南……等处，与军阀、民团、保安队、豪绅地主打仗，虽肃清了不少反动的乡村，但我们英勇的同志也牺牲了不少，受伤的也很多，他们的死伤，都是为着工农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应该有相当的慰劳他们。

三、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现在只有尽量向外发展，才能保障既得的胜利，因为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只有扩大之后，才能巩固，我们应该呼出“为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而帮助东江大暴动”英勇的红军，就是为巩固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为帮助东江农民暴动而奋斗牺牲的，海陆丰的工农兄弟，更要表示着很诚恳热烈来慰劳他们。

四、海陆丰的工农兄弟，不但要尽量地用钱力来帮助红军，更要鼓起自己的勇气，尽自己的责任来加入红军，受军事的训练，共同帮助东江农民暴动的工作。

① 原文没有署作者，也没有标明时间，从文件内容看似是中共东江特委于1928年2月的文件。

② 原文如此，下同。

五、口号：慰劳英勇的红军！慰劳土地革命的先锋！红军是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军队！捐钱慰劳前方战士！拥护英勇杀敌的红军！加入红军！巩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扩大东江大暴动！英勇的红军万岁！东江暴动成功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工农兵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原件藏海丰县档案馆）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节录）

——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策略、 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①

广东省委：

接到你们最近的工作方针，并参考立三同志的报告，中央以为广东省委最近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最近广东的情形，虽然仍旧是李蒋斗争的酝酿局面，然而：一则蒋派正在联络冯玉祥，拉拢小军阀等的准备工作中，蒋已指令自己一派停止攻击李济深，李也似已遵命不再追击张发奎而任蒋调此部队参加北伐，将功赎罪。二则正因为广东各地农民暴动高涨，急速进攻反动统治，海陆丰仍在发展，所以两派军阀有暂时停止剧烈的互斗，而全力来扑灭农民暴动势力，尤其是海陆丰之势。

二、广东工农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搏战，因此进展到更加剧烈的阶段。现在决非单独的海陆丰的问题，尤其不是保存海陆丰的问题（战事形势上例如海丰城之暂时失去，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失去，决不能影响全省暴动的总任务）。现在是整个广东反动势力与工农革命势力的决战问题；反动势力现在是进攻海陆丰，进攻各地的农民，对广州及各地工人的极高度的高压；工农方面应当采取猛烈的进攻，加速发展各地农民暴动，崩溃敌人的军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队，消灭豪绅地主的武装，加速发展各区暴动的割据局面，加紧工人的斗争，加紧兵士运动。尤其是在海陆丰应取进攻的迎头痛击的办法，——不但是不应以退走为策略。

三、具体些说：（一）海陆丰政府的工农革命军，一部分已派到普宁方面，一部分派到紫金方面，而惠州、石龙这一方面似未布置，这是一个危险的状态，必须急速调遣一部分和农军共同往一路迎头打击。在海陆丰之内应当尽量发展极大规模的政治鼓动，指出现在经济的困难，是由于全省政权尚在反动豪绅军阀之手，指出解决农民痛苦、土地问题等至少必须广东全省政权之取得，工农解放的彻底成功必须全国革命的成功，所以不但一般海陆丰人民应当努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而且要努力于发展全省暴动。在海陆丰之内，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守卫海陆丰，尤其要将工人组织城市中的赤卫队，否则，农民的倾向，在敌军逼近时期，很容易发生过早的弃城入乡的方略。此外，自然更要尽可能的扩大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调往各前线作战。总之，海陆丰的进攻与扩大是唯一的保卫海陆丰之策略，尤其要注意惠属方面的迎头进攻。各方面的进攻当然不应全是军事的，应当以邻近各县的农民群众发动暴动为主，应当派遣许多公开的秘密的宣传队到敌军中去宣传兵士倒戈，苏维埃政府应以政府名义多发告敌军兵士的布告宣言传单。

（二）北江南路海南西江各区的暴动，应更加加紧发动或发展，向广州取进取之势。（…略）中国现在革命的发展，事实上形成特殊的方式：“农民割据”，这种割据的发展，必须取得各区内的较大城市的中心，同样，这种割据局面必须发展大城市的中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要在这上面表现坚强起来。所以广东在现时这种最紧张的斗争中，城市工人运动是十二万分的重要。

（三）尤其要注意的是省委对于中路的工作。中路有许多较大的城市，城市工人运动自然要加紧的注意，要发动工人的斗

争。（下略）

只有如此才能在各方面，尤其是中路骚扰进攻海陆丰军队的后方。

（四）省委及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有政纲性质的宣言：说明工农革命所要土地制度的改革，暴动法的严格执行，大生产的工厂公司收归国有，组织工农革命军，改良士兵生活（兵士委员会参加管理军饷的支配），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统治等，谁是反对这些事的人，工农群众自然要加以铲除，加以严格的镇压。对于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加以痛切的描写，对于反动派造谣说CP革命就等于大杀大烧大抢的论调，加以痛斥。这种宣传应当极广泛，普遍到一般群众。

（五）广东省委的兵士运动开始的成绩非常之好。现时的问题，不但是在普遍发展这种比较经常的工作于全省，特别是桂军，而尤其要在军队中做极广大的反对打工农的工作。

再则关于组织上的问题，现在省委所执行的改组工作，无疑的是党所亟须的，集体化的指导，工人同志，实际开始做各级党部指导工作，去掉领导机关中犹豫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民主主义化，使党员群众开始实行监督批评党部机关——这个路线都是非常之好的。此后必须积极的坚决继续执行这种方针，但是，还要更正确的指导这种组织上的建设，使有健全的无产阶级的路线。

省委自从上次改组后，对于组织上的指导，也和对于广州暴动批评的态度一样，有一种过偏的倾向（关于广州暴动问题，中央将另有通告）。省委前此对于组织上的偏见如下：认为因为党的指导机关是知识分子所组成，所以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见解是不对的。党现在必须提拔工人（贫农）到指导机关中来，必须扑除许多犹豫动摇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现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确犹豫动摇懦怯，这是因为这些（有时也全是工人的）观念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所以是机会主义的。这并不

是简单的因为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

“八七”会议之后我们党开始新的生命，我们半年来努力的工作，对造党的纪律是重要任务之一。现在各地改造工作的成绩，应当算广东是第一。但是广东的改组仍有这种缺点，中央认为必须速加改正。……省委的观念虽不是完全排斥知识分子，但有（是）确有“指导机关在知识分子手中，所以是机会主义的，只是指导机关在工农同志手中，便自然不是机会主义的了”之观念的倾向。这种观念便显然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观念。此后一般同志很容易因此观念，而以指导机关是否有工人或工人占多数的一个简单理由来做决定此机关是否机会主义的标准，——不问他的政策如何。这当然就不正确了。我党不但要指导机关有工人，而且要指导机关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因为工农分子也会有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保卫 海陆丰苏维埃的策略给省委报告^①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②

省委：

一、东江目前的严重局面

(一) 东江暴动及海陆丰苏维埃，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李济琛不特派了许多部队向东江各县暴动压迫，且有进攻海陆丰的事实。惠来县四日前到有钱大钧部一团人，合惠来民团共成千人，枪约五、六百枝；普宁到有陈铭枢部两团人；揭阳亦到有一团多人，河婆间将有一、二师人于是日要到；五华安流到陈济棠一师人；惠州第七军(?)^③派了九连步兵及两连迫击炮机关枪来解黄布之围；汕尾港更来四只兵舰开枪及大炮轰击汕尾市(无大损失)；三多祝、平山一带亦风闻有李逆兵到，但未证实。他们这些部队除了解救地主之围，又协同民团保安队搜索焚烧革命乡村。但不敢一直前进，而是一步一步的先压迫各县暴动，然后以陈铭枢(或陈济棠)为主力军由河婆入河田攻入陆丰、海丰，这是他们进攻海陆丰的步骤。他们的作战方法是：先占领各处交通要路，如葵潭、河田等，然后一方组织反动武装，一方分兵搜索，计算一月内削平海陆丰，他们并且梦想要建筑由陆丰至惠来、揭阳、普宁、潮阳等处公路，根本镇压海陆丰的暴动。我

① 原件标题是《东委报告(2月18至26日)》。

②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③ 原文如此。

们在普宁捕获揭阳敌军某营长通给普宁团长的信，内中说了削平海陆丰以后许多梦想（如建筑公路）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有以下的判断：第一，李济琛、陈铭枢已经暂时联合积极向海陆丰进攻，但他们联合中仍有许多冲突存在，互相等待，谁也不愿用自己部队先与海陆丰孤注一掷，他们的士兵更有多少不愿攻海陆丰的。第二，他们的主力军不是陈铭枢便是陈济棠。若陈铭枢为主力，则是向河婆来；若陈济棠为主力，则是向三多祝、埔心方面来。但三多祝、埔心只有谣传，没有证实。以我们推测，三多祝、埔心敌必进兵，才利进行，不过主力军或者就在河婆来罢。第三，他们这回来是很谨慎小心的，必用寸进方法，步步为营。一方面组织反动民团保安队，一方面搜索前进。第四，我们不能保障海陆丰不愿攻，但可以发动群众力量，用种种骚扰截击包围及坚壁清野的方法消灭敌人。

现在他们已在惠来、普宁、五华、紫金、揭阳各县压迫暴动，兵舰向海丰汕尾市轰击，进攻海陆丰的第一步已经开始了。各县农民虽受压迫，但仍不断的抵抗。汕尾区的武装工农更勇敢，数千人埋伏岸上战壕，兵舰派来登岸的小艇亦给××^①坑农民击退，汕尾市场没有惊慌。

二、我们应付敌人的策略

我们认为这次李济琛、陈铭枢等许多军阀联合向海陆丰进攻，一方面固因广东反动政权暂时的统一，一方面因目前东江暴动特别发展，蔡廷辉的失败，碣石、昂塘、南岭、葵潭、果陇、和尚寮等处的攻下屠杀，使东江豪绅地主一切军阀都惊惶失措，不得不积极对付我们，这是无法避免的，东江暴动因此停止，海陆丰因此永远塌台，这固然是敌人的梦想，但是否整个东江暴动暂时的压服，海陆丰苏维埃暂时的被解散，我们实不敢肯定，因

^① 原文不清，似为“蜈蚣”二字。

为不晓得我们的策略能够实现几成。

我们的策略并不是退守，把工农革命军抽上山，群众武装暂时〔收〕藏，再图时机恢复；也并不是把各县工农革命军完全调回来集中，工农革命军的力量防守要地，向敌军拼命一战孤注一掷，因为前一种是失败主义，后一种是军事投机。我们的总策略是发动群众的力量，用群众作战的方法来消灭敌人。东委已发出对目前东江严重时局宣言，号召全东江工农群众及革命士兵反抗一切军阀进攻海陆丰苏维埃，提出誓死拥护海陆丰苏维埃的口号，并在各地举行群众大示威，一方面命令东江各地党部继续领导群众暴动，绝不能因军阀的压迫而停止，也不应因海陆丰苏维埃被压迫而失望，命令海陆丰两县党部领导所有群众（连商人都内在）为誓死拥护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而战。同时〔向〕敌军兵士举行广大的宣传。现在海陆丰各级党部已陆续开各种大会报告，各地群众亦陆续开武装大会示威，声势颇好。

我们在这个总策略之下，并决定海陆丰、东江各县及二师、四师的具体工作如下：

甲、海陆丰方面：

第一，武装一切群众：除了老年及小孩之外，通通武装起来加入赤卫队，乡由乡队部指挥，区由区队部（有正付队长及党代表）指挥。每区分为东、西、南、北若干路，亦设正付队〔长〕及党代表指挥之。各区赤卫队受全县县队部指挥，一切军事负责人亦由县苏维埃委任，并颁布战时军律（如退却者枪决，不听命令者枪决……①）及作战方法。这些赤卫队除驻扎在各区乡防守外，择主力协同工农革命军在各地严密防守，遍地树插红旗，到处布满红军赤卫队。第二，实行坚壁清野，把各区圩场县城，市场所有粮食及一切东西通通搬走，人亦走空。我们现在即召集市民报告此种对敌方法不是退守怕死，而是诱敌深入的办法，并对

① 原文如此。

群众说：此刻不用惊惶，但须准备，待苏维埃政府命令下时即搬走。第三，对敌军士兵作广泛宣传，各要路、市场、乡村皆遍贴及散发对敌人士兵宣传品，各要路并插木板上写标语，各赤卫队身上亦带对敌兵士宣传品。敌人经过的山路，我们并派人在山上高呼口号。第四，抵抗骚扰截击及围攻敌军的方法，我们采用以全力对付敌人小部队；对敌人大部队则取处处骚扰截击、时时骚扰袭击的方法。我们的骚扰截击是无时停止的，并在各要口埋伏地雷（不知效果若何）。敌人小部队或大部队的士兵十分疲劳和动摇的时候，即围攻之。第五，注意捕杀及围捕回来海丰的豪绅地主。

乙、二、四两师行动：

第一，二师不用完全抽回海丰来。除了二师第五团（在海丰补充的）回海丰防守外，第四团仍看情形流动于紫金第三区及海丰二区（公平）一带，因为他们人数只有三百多人。

第二，四师共八连，三连留在普宁，二连在陆丰西北部（犹未往），三连于必须要时回海丰，分散东南（现在葵潭、甲子）。

第三，二、四师伙食由各地供给，但这不能完全责〔令〕各地党部负责。因为那个时候，筹措粮食并不是十二分容易，故东委仍须相当负责。

丙、各县工作：

东江各县的任务是继续暴动，由零碎的造成全县的总暴动。但兴宁、梅县、汕头、惠州等处只能发生骚动，不过他们与东委仍没有发生关系，我们只能设法要如此办。他们在这次反对军阀进攻海陆丰的工作，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地党部及各团体机关须通电反对，尤其是群众武装大会的示威，一致高呼“反对一切军阀进攻海陆丰”，“拥护工农兵苏维埃的海陆丰”，“放弃海陆丰是全东江工农群众的耻辱”等口号，并致电海陆丰苏维埃，誓以全力帮助奋斗。

第二，骚扰截击向海陆丰进攻军队，尤其是截击辎重军械，断绝敌人交通等工作。

第三，通海陆丰的要道市镇乡村，须广贴散发对敌人兵士宣传品，尤其是“贫苦的兵士不应受反革命长官的欺骗来进攻工农兵的海陆丰”等口号。

三、请省委办的几件事：

（一）请发表反对军阀进攻海陆丰宣言，并号召全省工农兵起来作行动上的表示。

（二）东委工作人员太少，军事无一个人可负责，东江红军没有严密组织，二、四师的补充整顿也无法进行，请速速派人来指挥军委，至要！至要！四师盼望叶剑英、恽代英来，为何省委不答复，亦请快些派他来。

（三）会做宣传工作及党的组织工作者东委正缺乏此种人，亦请派得力同志来负责。

（四）缺少医生看护，亦请快快派来，勿使病兵无人医治。

四、出席省委扩大会的代表，本决定杨望、黄依农两同志，但现因时局紧张不能往省委赴会，一切详细报告亦无法做去，现杨望在陆丰工作，彭澎同志在普宁，东委只有黄依农（或者亦要往陆丰）、黎得、志云三人，志云、黎得都不能抽身赴会。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 大安公平汕尾之战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三月七日) ①

省委：

海陆丰已于五日前（本月一日）给陈济棠部攻入了。四号以前（汕尾之战）我们对于敌人仍然取包抄之形势。现在呢，虽然仍是继续与敌作战，但也仅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抵抗和骚扰。不过这个部分的零碎的抵抗和骚扰，不是完全退守，仍含有步步消灭敌人的意义。其经过情形，大概如下：

（一）大安之战：陈济棠部队二千余人抵大安。我们因侦探工作之坏，敌抵大安还不晓得。二十七早晨至晚上，陆丰县委电话报告，仍谓河婆没有敌人。到二十九日大安举行民众拥护海陆丰苏维埃示威大会，猝被敌人前锋击散，死十余人。是晚陆丰县委侦探报告敌人只有三、四百，并杨作梅的保安队。当时我们推测敌人的前锋至多不过数百人，大安是陆丰农运比较有基础的地方，而且红军四师在陆丰者有六连人之众，以红军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不难将其前锋消灭。故电令陆丰县委，即号召大安赤卫队及红军四连（二连后出发）于二十九早晨四时，向大安敌人总围攻，新田、河田、河口赤卫队断敌人后方。开战时，我红军极力冲锋二次，激战二时余，但群众并未见一个起来帮助。据△△②同志报告，他手持红旗吹角叫农民来助战，农民有的只跑求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② 原文如此，下同。

免参战，谓敌人败时，我们才来追击的。结果因红军寡不敌众，且子弹缺乏（敌人子弹甚充足，手榴弹很多，机关枪亦多），遂不得不退出陆丰县城了。我们死伤四、五十人，敌死者四、五十人，伤者不计，敌并死连长一人。当敌在大安和我们开战时，已派成千人由大安从侧路占据公平。

（二）公平之战：二十九日公平也在举行拥护海陆丰苏维埃武装示威大会时，猝被敌人冲散，死十余人。公平是海丰农运最好之区，军事必争之地。我们也早视这个地方为消灭敌人之地，故用第二师全力和公平赤卫队、海丰独立营于敌人到公平时消灭之。不意二十八日由海丰县至炮仔的电话忽然不通，因此第二师不能依时到黄羌（距公平三十里之远）。敌人一部分住公平，一部分住在日中圩。一日早从公平进攻海丰县城与陆丰开来的敌人相会合。是日早上公平全区武装农民围攻公平，农民冲锋三次，将敌逐出公平，缴敌械三枝，行李数担，文件一束。敌向海丰县城前进，路中与独立营遇。独立营不敌，败溃。当时附城区尖串队数百人刚在红场集合，敌人已冲入县城了，分两路追击我军，并截杀由县城跑出来的人们。各党部负责同志，事前因独立营败退没有报告，东委派出侦探亦没有报告，故敌人冲入县城时，我们还不晓得，并且东委委员△△△△△等犹到红场去向尖串队演说，督促其出发，并责成县委、苏维埃、工会等机关负责同志不要先准备逃跑。谁知敌人已冲入县城了。当时尖串队一哄而散，都说东委“卖人青”（即是叫人去死的意思）。这回县城各党部机关因仓猝逃走，失了文件颇多。CY东委的文件及银都失去。

（三）汕尾之战：敌人入城后，我们即准备以各县赤卫队及东南红军（有五连人）向县城围攻，时间定二日夜十二时。但二日下午，敌军忽开四、五百人向汕尾出发，二百余兵向陆丰路出发，但未达汕尾及陆丰。我们断定，敌知我们要围攻县城，故调兵出去作空城计。假如我们去攻城，反为其所包围。故改攻县城

的计划，为骚扰及专力对付东南（汕尾）敌人。果然晚上天黑后，向陆丰路开拔的敌军即回可塘。但我们已将红军及东南农民数千围攻汕尾敌军了。三日早晨，红军五连由县城（这时颇疲劳）合东南农民成万人，步步包围着敌人。由早上激战到十一时，几乎完全被我们缴械了。当时我们一方面包围着，一方面呼口号叫敌军倒戈来降，卒无效果。后因敌军舰兵登岸，并接济子弹，敌遂乘势猛力反攻，向我们尖串队射击。尖串队及赤卫队多数逃窜，红军亦同时退守。这次我们不能消灭汕尾敌军的原因：第一，因赤卫队组织不严密，敢死队的组织也不健全，未能拼命去冲锋。因为尖串队不敢去冲锋，是一点没有用处的。第二，四师子弹缺乏，敌军子弹太多。四师自大安战败后勇气损失不少，未敢猛勇冲锋。第三，敌兵舰援救。

汕尾战后，红军连夜拖往金厢，准备到惠来帮助全县暴动，将在海丰补充的士兵遣散，携枪回去，未得归队的一连，则仍留在青坑、汕尾一带。

（四）失败的原因：

第一，东委政治观察错误——在二月二十日以前，东委仍以为桂系与蒋系的冲突很厉害，势将爆发，必无法派兵压迫陆海丰的暴动。故这时仍是注意于极力发展东江各县的暴动，仍未有准备攻打海陆丰的敌人。

第二，群众未发动——大安之战，一个农民也没参加。由河田、河口一路至陆丰西北，农民没有去骚扰截击，致成单纯的军事战争。

第三，赤卫队组织不好，及军事准备太迟缓——公平之战，二师犹未到公平，四师也不能依时到公平，故一号早之战，仅逐出公平敌人，并未能消灭之。汕尾之战，赤卫队并未有很好的组织，行动犹极散漫。成万人参加作战，效力并不甚大。

第四，侦探工作太坏——敌人到了大安才晓得，但人数还不知。到公平的敌人亦不知实数。

(五) 现在的形势及我们的策略：红军拖往惠来，东南农民颇为恐慌。虽然青坑、青草未被敌人攻入，但已无力向县城敌人反攻。公平农民合第二师二营于五号曾击退公平敌人，但不久公平又为敌人所占据。梅陇赤卫队虽时时向县城骚扰，但孤军难取胜利，子弹又极缺乏，现在已无向县城敌人总围攻的可能了。而且要以公平、汕尾、可塘的农民和红军的力量马上消灭公平、汕尾敌人，也不是十二分容易的事。

敌人很凶猛的对付海丰工农。陆丰方面尚未开始屠杀，天天只是贴标语和将红的墙壁粉白，士兵大赌大吹。然在海丰的白色恐怖异常厉害。小屿乡因赤卫队去骚扰县城后退入该乡，次早竟被包围，男女、年老、壮年及青年的共被杀百余人。汕尾工人被捕屠杀二、三十人。公平区附城工人及革命乡村被围捕屠杀者，最近数日当在二百以上。敌人围乡的方法，先在各路口及山路埋伏，然后搜索，因此被捕杀者常甚多。被捕者壮年、青年都不免，惟儿童，老年始有多少释放。陆丰反动乡村——上埔水等处，有农民数百人持大刀及尖串随军来海丰杀人。

陆丰方面：敌军六、七百人，住在大安、河口、陆丰县城。新田、河口农民曾有一、二次去截击敌人由河婆运来的粮食及骚扰大安敌人，但并无多大效果。东南部虽然没有敌军，但民众并未敢暴动杀乡村反动派及骚扰县城敌军。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极力占领各区，加紧破坏骚扰敌人。由各区的骚扰破坏再会合而成全县的围攻敌人，一方面使惠来、普宁、紫金、五华的暴动，极力向海陆丰接近（当然不是放弃别方面的发展），成了包围海陆丰敌人的形势。”

第一，海陆丰两县的苏维〔埃〕政权仍旧存在，继续行使职权。海丰的迁到梅陇，陆丰的迁到新田，并通电全省说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并未给敌人消灭。

第二，组织严密的赤卫队，日夜专以破坏敌人交通，屠杀乡村的反动派，截击及骚扰敌军的用品。各区子弹都集中起来，分

配于各要地，并截击围乡的敌人，而且各地的破坏骚扰，应发生好的，横（？）^①的关系。海丰全县设西路、东路、中路、北路及东南路赤卫军指挥处。

第三，加紧支部的工作。东委及县委合在一处，县委同志到各区去工作。东委委员除△△△同志受伤，黄娘恩同志阵亡，△△同志在惠来指挥暴动外，△△、△△两同志分配到公平、梅陇、附城去工作，△△△同志到陆丰东南部，东委由△△同志一人主持。东委要派多十余个勇敢工农同志到各支部去巡视督促工作。

第四，《暴动日报》继续出版，鼓动斗争的勇气。

第五，惠来、普宁、揭阳暴动打通河婆、鲤湖、紫金、五华暴动打通高潭、龙窝等处。

（六）从前东委请派主持军事委员会的同志来，但至今未到。现在更十二分需要一个能计划整顿军队的同志来。

（七）我们对于政治消息太隔膜，连报纸都接不到。对于全国尤其是广东状况望时时详细的告诉我们。

（原载一九二八年《省委通讯》第十五期）

① 原文如此。

东江暴动中英勇的红军

(一九二八年三月)①

克 欧

红军之主干，乃历史上有伟大意义的“八一”革命、广州暴动之遗产，编为第二师、第四师共五团。

红军的年龄，通通在三十岁以下，其忠实勇敢刻苦精神，从所未见，他们抛却一切去热恋土地革命图其成功。

凡有破坏土地革命的反动势力，红军必拼命的把他肃清，和敌人作战时，唱着少年先锋歌，插起刺〔刀〕便向敌人冲锋，无一次不是这样，也无一次不打〔败〕敌人。他们最讨厌和敌人取对垒形势作战，这样要刀牲〔消耗〕许多子弹，因为他们最宝贵的就是子弹，他们胜常〔经常〕说：“我身上的子弹，要造成东江的割据，□□全东江土地革命成功”。所以他们向敌人放一响枪常〔时〕，须要弹无虚发，为其瞄准原则，而且响了的子弹壳他还要拾回，贮之干粮袋中。

红军和敌人搏战，最欢迎敌人拼命放枪，或者肉搏的相打。因为这有二利：（一）在肉搏时可增多向敌兵宣传机会。

（二）战后可以收获许多子弹壳，交红军制〔造〕厂翻制。

普通的军队出发作战，如果没有充足之军实，即军官下一百道命令亦未必肯动。红军则一声有敌人，不问自己的子弹充足与否，拼命要把敌杀退才休息。红军第二师进攻紫金南岭地主，忽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黄旭初部队一团从龙窝来攻炮仔，二师部即调红军二连往炮仔防守，这二连红军，身上子弹最多者二十发，少者至五、七发者占半数，然而红军并不注意这一问题，欣然出发至炮仔，他们不愿做麻烦之防守，协同农民群众，猛向黄旭初部攻击，仅发弹二十发，把敌人追击四十余里，缴其军用品子弹等物十二担。

今年一月蔡腾辉率陈炯明余孽二千五百余人，焚劫海丰之第四区，并有向苏维埃海丰进攻情势，当时红军二师出发紫金、五华，红军四师出发陆丰、惠来，在海丰者仅有红军四师第十团一部约百余人，局面严重可知。苏维埃即下令驻海丰之红军百〔余〕名，兼程出发梅陇，协同梅陇、赤石民众限三天把蔡逆肃清。红军本其牺牲英勇精神，向蔡部猛烈冲锋，兼得万余民众参战，率以第五次冲锋把蔡军冲散，民众便乘胜追击，杀二百余人，俘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缴水机关枪二挺，迫击炮一挺，步枪五百余杆，子弹十五担，逆部逃亡狼狈，在后门附近过港，又沉船四只。这一次红军仅百人，几乎将一〔二〕千五百逆众肃清。

惠来一仗，是红军最出色的战迹，红军仅四连之众，与陈铭枢276师76、77两团，相持半月，每一次作战，红军以传单当子弹，口舌当机关枪，向敌人扫射，因此敌军三三两两，一连或一排投降红军者至二、三百名以上，逆团长向卓然看见红军用这样厉害的子弹向其部下扫射，非常愤怒，适逆师长颜德基又增调在汕之补充营驳壳队到惠，响即率逆众二千人左右向红军猛烈冲击，红军英勇的抵御，从黎明战至入暮未分胜负，翌日，惠来民众万余人持尖串来助，红军由正面向逆军进攻，民众分南北两路前进，逆军亦发枪向我军密集射击，斯时红军及民众高呼口号正与逆军之枪声相应，未久逆团长向卓然被我军杀死，逆军指挥失主，阵势忽乱，红军更猛烈地向敌攻击，敌军不能支持，如崩山倒海的败退，民众乘胜向敌追杀，杀敌人并得其枪无数，手榴弹尤多。

巡视员给中央的报告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党务、 军事、土地分配的情况^①

(一九二八年四月)^②

我现在将海陆丰情形很忠实的把我知道的在惶惶中逐条报告，中间我有不十分记忆清楚或说得过火处，如给我纠正之机会，尤为盼望与感谢。此报告记载在〔到〕四月五日止，以后事实恐怕大有变迁，特并申明。

一、海陆丰政权夺取时原因及情形

A. 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夺取〕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夺取，海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陆丰十一月五日。两县夺取政权的原因，远因在李济琛、张发奎战争快要爆发，李将驻海陆丰之陈学顺调潮汕。如是，素来以善斗著名的广大农民群众，遂起而夺取政权。近因在叶、贺失败后尚有一部武装（共约徒手伤病官兵一千二百余人，有步枪约八百左右，短枪四十余支，机关枪四挺，手机关枪二支，手榴弹四个，子弹每枪约五十发）在海陆丰。农民得此武装奋勇帮助，乃能一致奋勇与反动派斗争，而终结〔于〕夺得海丰全境政

① 原标题为《海陆丰报告》。从本文内容看，似为巡视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②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权，陆丰之大半（陆丰因党务不好，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时，未曾完全统一）政权之原因。至于当时夺取情形，海陆丰原驻防军约一千二百人虽已逃走，但反动派的民团保安队地主的武装总共尚有数千，但反动势力是分散在城中及乡村中，故当时无论夺取城市或大乡村，均由红军与农军用战争一日或半月以上得来的。每次战争，农民成千成万的参加，情形外表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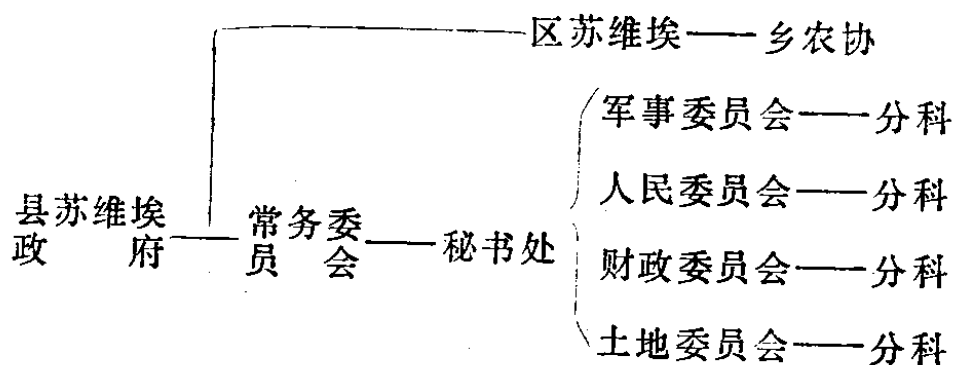
B. 苏维埃政权的区域

海丰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在全县境内。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占全境大半，尚有上沙等乡村，因反动地主武装有千余人，其群众又有万数千人，始终未攻下。故海丰除成立县苏维埃外，各区均成立苏维埃政府，而陆丰则缺少上沙地方未统一。

C. 苏维埃政权发生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发生，喊出苏维埃这个口号者是共〔产〕党东江特委。民众经过短期的宣传，然后才深刻知道苏维埃而赞同与希望其成立。其成立的方式，县苏维埃是由全县工农兵士代表组织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而选举代表而成立的。其代表大会代表之产生，均由工农兵群众中自己选举出来。其数目以人数为比例，总共代表海丰约一百八十人，陆丰一百五十人。成份农民最多，工〔人〕次之，兵士最次之。

D. 苏维埃组织系统表



我记得县苏维埃政府下分右列四委员会。但不敢承认说没有遗漏，因我不十分完全记得明白了。

E. 苏维埃政府工作

县苏维埃最大工作：（一）焚烧一切契约。（二）分配土地。（三）枪毙反动派时布告民众。（四）与香港、汕尾来往商人订定条约。（五）筹措一切用费。至于区苏维埃工作，大致与县同，其一切行动，完全承受共产党县委员〔会〕命令为转移。

二、党 务 情 形

海陆丰党务在东江方面比较健全，因东江特委在海丰，比较容易指挥。但陆丰党务比海丰幼稚，其影响所及，致陆丰反动派不能肃清，民众不能完全起来。兹再详细分述于下。

A. 党员成份及数目

海陆丰党员以农民占十分之九，工人、知识分子、小商人占十分之一。大约海丰在今年二月间统计党员有一万二千人，陆丰有三千人左右，后继续的增加，详数不知。但此等党员加入日多，而训练毫无，每次政变，自然脱离许多，尤以最近二月内，其被敌杀者至少在一千人，脱离党的组织者在二千人左右。但在政权巩固时，每个党员表示很努力，尤能领导群众，如每次示威大会，最多者到过十万人。

B. 党的政策

海陆丰党的政策，也可说即是东江特委政策，当时因交通阻碍关系，东江特委命令除海陆丰外，几不能传达其他各县。政策之实施与决定，因客观环境不同，前后变更许多次数。如对陆丰反动派盘踞之碣石，初则决定肃清。但因第一次攻击未下，农民红军损失太多，遂决定暂不攻击，但取包围及封锁政策。后经过半月，陆丰农民要求攻击，再行分途前进，一鼓即下矣。后两县党部接上级党部通告，设法保持两县政权永久继续发展。后讨论结果，如欲保存两〔县〕苏维埃政权，不是肃清内部反动派则可达到目的，必需向外发展，遂决定向外发展方针。大致分以下数个时期。

向惠阳发展。因广州当时准备暴动，故决定如广州暴动，则海陆丰向惠阳发展，以便彼此一致联络，以期成立东江割据的局面。如是派遣许多同志赴惠阳工作。不久而惠阳之第三区（高潭）完全被农民占领，其他各区农民亦继起暴动。不久广州暴动而即失败，张发奎大部驻惠州，准备与李济琛部迎战。后海陆丰党部又改变政策，不在惠阳大暴动，转向潮汕发展。因当时惠州集中大兵，不容易暴动。而原驻潮汕军队大部向惠阳方向移动，包围张发奎。此时潮汕一定空虚，如能照计划实现，潮汕容易占领。即决定分两路前进，一路以第四师大部红军由彭湃同志指挥由陆丰赴普宁；一路以第二师大部红军向紫金、五华发展。不久，普宁农民起来响应，将全县地方及反动派与反动军队大部肃清，除县城外，其他各地均占领。紫金第三区南岭、炮仔大地主亦肃清，全县亦均起暴动。但此时李济琛、张发奎两军已在紫金、五华诸县激战，普宁方面因势不能敌两军之夹击，遂向惠来退，帮助农民工作。二师因在紫金第三区攻击大地主，经过一月之久，损失二百人，又无子弹，不能向五华前进。直到前三月李济琛部将张发奎驱逐后，乃以二师兵力向海陆丰进攻。第二、四两师红军遂各调一部回海陆丰，其他各部在普宁、惠来、潮阳发展成一新势力。至前三月中，距汕头六十里许之关埠亦被占领，潮汕立即特别戒严。揭阳至汕头断绝交通后，徐景棠以全军向普、潮、惠三县压迫。当时党另改变方针，再以一部武装潜回海陆丰，图谋恢复两县政权，一部向梅县、丰〔顺〕县发展，暂时避免〔与〕敌军大部冲突，以免实力完全损失。此则党的政策前后之变更也。

三、军事情形

A. 红军

海陆丰红军共有第二师、第四师两师。第二师即叶、贺失败

后之残余部队扩充与改编而成者。叶、贺失败后所余部队，东委初编成是工农军第一大队。后接省委命令乃改名为工农军第二师第四团。直到海陆丰政权巩固时，省委又令扩充第二师第四团为第二师。另由农军中编成第五团直隶第二师（此团以后解散，因十分之九均逃回家中）。此即二师改编之经过也。

至于红军第二师任务，前后帮助海陆丰农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肃清了紫金第三区的大地主，在惠来、普宁两县亦帮助农民发展暴动。屡次斗争中，表示非常勇敢，如是到处承受农民极热烈的欢迎。但损失亦不少，官兵由一千二百余人，损失只余六百余人，枪由八百余支损失只余四百支左右。

至于红军第四师即广州暴动失败后逃赴海丰改编而成者。到海丰时共有官兵一千余人，步枪短枪共约一千一百支。其成份大半系以前教导团学生，其余约二百人，系警卫团黄埔警卫营士兵。该师到海陆丰、普宁、惠来、潮阳与反动军队及反动派民团保安队斗争前后数十次，其结果固然帮助了普、惠、潮、陆四县农民的发展暴动，解除了逆军一团余的武装，击溃逆军二团以上的兵力，但其损失，亦极不少。官兵一千余人除死伤逃亡及少数另调工作者外，只剩四百余人，枪支由一千一百支只剩四百余支，综计红军第二师、第四师人数的损失已达八百余，枪支亦约与人数相等。如此少数红军，如仍不设法保存，将来应〔影〕响东江暴动极大。因东江暴动，无论海陆丰及其他各县均因红军帮助然后发展。如现有〔红军〕消灭殆尽，将来东江暴动，除海丰外，恐不能保存现有势力。

B. 农军

海丰有农军一团部队，人数约二百人，枪支约一百五十支。陆丰有一团部队，人数只一百二十余，枪支约七十支。两县农军之成立，大致征募自农民，大半有家室，其组织无军队纪律。行动比较上很自由，如在有事时，则战争；无事时除少数在团部外，其余均回家工作。

C. 赤卫队

在海陆丰两县各区各乡农协会及苏维埃政府，均有赤卫队的组织，大致每区二十至六十，每乡有十名至三十名之多。但枪支均不完善，无论区乡赤卫队，至多不过十余支好枪者。其任务各区乡之赤卫队除护卫各区乡村外，执行肃清各区乡反动之职务。

四、土地问题

A. 分配标准

土地分配之标准有以下数条件：（一）赞助土地革命。（二）能劳动而自食其力者。（三）不与一切反动派勾结者。适合以上三条者无论男女老人，均有分配土地之权利。

B. 分配后情形

海陆丰农民对于土地之分配，大都表现良好现象。因海陆丰农民以前有十分之六至八系佃之地主者，历受地主之压迫非常厉害，故对于土地革命，具有深刻的明了，并有很坚决的志愿去杀地主、没收土地。直到土地分配后，一切农民均感觉共产党确是代表他们谋利益的政党。但土地分配后，未经长久的时间未见发生如何不好的现象出来。不过对于东委命令，对于没收地主的土地的秋收征收问题，有少数说党不应如地主式的征收租谷者。所谓东委征收秋获者即地主土地被农民收获后，东委决定以十分之五归农民，十分之二归乡农协，十分之一归区农协，十分之二归东委。

五、其他

A. 此次敌军镇压海陆丰政权的前后

海陆丰政权之存在，则东江暴动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应

〔影〕响桂系军阀在东江势力的崩坏，及东江所有地主土劣豪绅的恐惧与痛恨。故桂系军阀与东江各县地主土劣豪绅，对海陆丰为一死对头，早有决心设法镇压下去。待张发奎被逐出东江后，李逆济琛宣言回师以大部力量屠杀海陆丰农民。结果，卒以陈济棠、黄旭初两师及一补充营于二月二十九日占领陆丰，三月一日占领海丰。此时海陆所驻红军第二师第四师不过百余人，农军亦未完满准备防御方法，农民武器缺少。故逆军在陆丰大安与红军四师一战，结果四师损失百余人，如是陆丰县城及大安、河口诸重要地即安全的被他们占据。在海丰方面亦然。除在公平农民、农军与逆军一战外，亦无多大抵抗，遂县城、公平、可塘、汕尾被他们占领。逆军到海丰之公平区时，区委尚在召集各团体负责人开会，结果自区委书记莫退同志起至其他同志止，均被逆军捉。但逆军利用手段，所有被捉者，除有武器者解除外，每人各发大洋一元即刻释放。逆军到海丰县城时，逆军到东委门首，然后东委委员才逃走，因此所有秘密文件计划等均遗漏无存。苏维埃及农协会等机关人员亦惶惶逃走。

逆军初到海陆丰均少杀人，向农民宣传此次来保护农民，肃清共产党，用种种欺骗手段。当晚及次日，农民各处暴动或骚扰或向逆军进攻，嗣后逆军深知农民不可欺骗，乃即实行屠杀政策。此后捉着革命农民即杀。自二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旬止，海陆丰农民同志被杀或战斗而死者约达千人以上，在海丰城附近一极小革命乡村人口不过二百人，被杀大半。老者、少者、女子均被杀不少。

在这一月余之内，红军在海陆丰、紫金第三区牺牲者亦有二百人以上，其他大部已奉东委命令赴普宁、惠来、潮阳。

在三月底四月初旬在海陆丰只邓彦华一师兵力，而红军亦只百余人左右留藏在各处帮助农民工作。最近农民曾二次向逆军进攻，夺取海丰城市。乡村势力，仍在农民。如此证明海陆丰虽遭着极大的屠杀，乡村势力尚在农民手中。不久将来，海丰或犹

有整个的被农民占据。

B. 交通、建设、交涉、财政

海陆丰交通与东江各县非常困难。除与普宁、惠来、惠阳、紫金、五华能秘密来往外，其他各县均不能交通。至反动势力到后，能接头诸县亦失了联络。对香港、汕头方面，在党公开与秘密时均能设法来往。但由海丰赴香港或由香港来海丰，均遭香港英帝国主义的阻难。嗣后稍为困难。至于商人火轮与大民船之来往，往往被英帝国主义及军阀派遣军舰所阻。

建设方面。除海丰建立一红塔外，并有一规范〔模〕极大的红场，中间除操场能容数万人以外，此外有工农兵娱乐部演说台等。所有工作，均系农民自动的来工作者。惜工未竣而逆军已到即被焚烧矣。此外海陆丰县城及诸大镇市房屋均用红颜料染红，其意义表示赤化意义。在海丰城开辟了一条列宁马路、一条马克思路。在海丰举行过共同劳动日数次，成绩尚好。

交涉方面。除与海丰、汕尾港与香港来往商人订定行驶船舶条件，英帝国主义开兵舰来汕，后农民集合数万向其示威，它亦畏惧而逃去。

财政方面。初则尚能维持，继后非常困难。开始夺取海陆丰时，所有没收现款及罚款有五万余元及金器约七千元。第一月开销尚能维持，后来源少，除烟税、酒税、屠宰税外，只有香港来汕尾船泊捐款，总共每月平均收入只二万元左右。每月开销约五万元，不敷大半。后二月尽量设法，始能维持。一月间省委令每月津贴三千元，均未能照办。

此外还有一笔大收入。秋收时，将没收地主之谷，以十分之二归党，共有五千余担谷，故军队粮食甚充足。海丰城内设有一织布工厂，每月经常可收入数千元。

六、批 评

1. 好的方面

A. 民众力量雄厚

海陆丰尤其是海丰民众力量，比较东江任何县都要雄厚。在海丰方面，如无正式军队驻防，任何反动派不能在海丰安身。因为民众武装力量足以镇压反动派，同时每个农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有相当的认识，如在反动势力高压时，如有同志逃赴或经过农村间，每个农民同志均亲密异常，殷勤款待。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时，乡村中几无一反动派胆敢隐藏。对于反动派的彻底肃清，亦极力进行。如今年一月有一千余正式军队忽由惠阳经捷胜〔鹅埠、赤石〕拟入海丰城，后派红军一连会同当地农民男女万余人将该军队完全击溃，获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二挺，步枪数十支。此即海丰一部分农民第一次表示最勇敢者。至反动军队占据海丰后，红军大部虽开他处，而农民亦屡次图谋恢复苏维埃政权，曾经剧烈的与反动派战争数次。而数千反动派军队仍不敢下乡村。此即海丰民众力量现在之状况。但陆丰党部较幼稚，民众力量较之海丰远甚矣。

B. 红军勇敢

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在海陆丰与土豪劣绅地主及反动军队前后斗争大小数十次，其奋勇精神，殊与俄国红军相等。其忍苦耐劳，尤有可敬仰者。红军生活，每月除伙食，官兵每员至多发给二元，少则一元。每与反动派斗争，冲锋死战，毫无畏惧。即有死伤亦无怨言。第二师肃清海陆丰反动派及紫金第三区大地主的消灭，惠阳第三区的收复，及与反动军队的激战，在惠来、普宁、潮阳与反动派斗争，每一次无不表示奋勇精神，与农民精诚亲爱，而农民亦无不亲密爱护。因其奋勇如此，故前后死伤官兵至五百人以上。

红军第四师在海陆丰、惠来、普宁、潮阳的奋斗，其奋勇可嘉，亦不可费言。故其三月内的牺牲达五百余人。其生活的困苦与第二师官兵相等，其中亦无如何怨言者。

C. 农妇及少年先锋队

农妇运动，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未成立前，毫无组织。待至苏维埃成立后，县委即派人组织农妇，每区分途组织。如是各区中年以上的农妇，均已加入农协。在海丰有万人左右，陆丰亦有三千余人的组织。至每次攻击反动派，亦均有农妇参加，非常勇敢。每次示威大会或群众大会，均有武装的成千成万的农妇参加。枪毙反动派，亦有农妇执行之。什么慰劳红军，赴普宁、惠来、潮阳等县宣传，在红军中执行看护，苏维埃政府、县农会各机关中均有农妇参加工作，成绩甚好。至后反动军队到达海陆丰后，每次骚扰或攻击逆军，均有农妇勇敢的参加。

至于少年先锋队，海陆丰各有数千组织，每县各有少年先锋队总部组织。内部编制，与普通军队相同。每与反动派斗争，少年先锋队亦很奋勇的参加，前后少年先锋队的牺牲者亦有数十人。以上海丰农妇及少年先锋队奋勇，为全中国最著优良者。

2. 不好的方面

A. 未尽量设法武装农民

海陆丰农民有武装者总计不上四百支，而可武装之农民、农妇至少在十万人以上。当时海陆丰党部事前未曾尽量设法武装农民，而农民虽日日要求武装，结果终不能达到农民之请求。嗣后，东江特委虽曾一度的请求省委设法帮助枪弹，以便武装农民，加强海陆丰苏维埃的巩固，而省委初则承认，请国际设法，后乃云：“你们需要枪弹，即是犯了军事投机”。能武装的海陆丰十余万农民，恐怕犯了军事投机，卒不能武装。

B. 红军与农军赤卫队关系

红军每月生活，除伙食外，无论官兵，每员发给零用一元或

二元不等。而农军赤卫队每月除伙食外发给五元至七元不等。而农军赤卫队每次斗争，喜欢发洋财，少有勇敢善战者。并间有地方观念，即是士兵同志，不愿离开本境，否则私逃。如是，红军对农军赤卫队往往轻视。每次红军士兵小组会议时，大半提出严厉批评。但外表彼此绝无界限分别，亲爱如故。红军党的负责同志对士兵加以特别解释，彼此关系密切了。

C. “二八”事变

“二八”事变，是海陆丰党的一最大的错误点。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七日东江特委据报告，陈济棠逆军已到陆丰的河田，准备经过海陆丰赴惠阳进攻张发奎。东委以其大部队来海陆丰，我们避免战争，保存实力，将原有二师调赴紫金方面发展。东特委及二师全部遂于二十八日由海陆丰仓卒向紫金退却。两县县委、苏维埃及农民协会负责同志均仓惶逃藏。两县全体民众未得详细情形，均纷纷上山去。次日，陆丰即被反动民团乘机占领。杀同志及农民数十人，所有机关均被破获。结果陈逆济棠并未来海陆丰，空自惊逃。至三十日东委负责同志再回海丰，并另调军队赴陆丰。经斗争数次始收复陆丰，损失红军数十人，枪亦数十支。因此两县民众对本党俱有深刻怀疑，陆丰乡村反动派此后遂更增加。此即“二八”事变所受之应〔影〕响也。

D. 缺少党及军事指导人才

海陆丰无论上级与下级党部，均缺少党的指导人才。海丰以前完全是彭湃一人以农民会长资格去领导群众工作，故群众中少有知道共产党，只知道彭会长。去年四月政变后，彭湃逃武汉，幸而在海丰党的方面造出了几位办党的人，如郑志云，杨望等，指导方面，纠正以〔一〕人去指导群众，现在是党指导群众。下级党部指导人仍就不懂群众心理及无党的工作经验，所以往往下层工作发生意见出来或是工作整个的错误，幸而有一种好的现象，就是党的指导机关能统一，下层能信仰。关于军事人才，尤

为缺少，海陆丰农军指导人，除几位外江人外，本县没有一人能够指导农民与敌人去激战的。因为都是真正农民或是知识分子去领带农军，通通没有普通军事常识。

E. 政治纪律太严

在去年“二八”事变时，陆丰有二位C.Y.同志是在乡村组织少年先锋队的。他们因听说敌人到了，而所组织的乡村群众也不容许他们再停留在那里工作了，他们逃回海丰来。东委认为他们胆小，立即执行枪决。此种政治纪律，嗣后下层工作同志发生许多不好的现象。

F. 一般的

海陆丰党发展太快，对于党的训练缺乏，故每个党员，鲜有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当每次政变、叛变、灰心不干以及逃走的，至少在百人左右。非独海陆丰的党员如此，而红军中亦有此现象发生。红军第二师、第四师党的发展均快。而二师中训练较好，而四师因训练缺乏，曾在惠来逃走数十人，竟有支部书记逃走，更有同志逃入敌之群众去者。此皆因党缺少训练的最大原因。

此外，对于大杀大烧主义中发生一种不好现象。如海丰之捷胜城，陆丰之碣石城，普宁〔惠来〕的葵潭城，惠来县城，攻下后完全焚烧，竟有成千成百的无产阶〔级〕也被杀烧×了。嗣后反动群众利用此机会向农民作反宣传。如是，有许多农民都是以为共产党是杀人党，并且造出杀尽老少的谣言出来。因此，群众对党发生一种极大的怀疑。

七、特别说明

东江所以成整个东江暴动的原因，都是受了海陆丰的影响。东江暴动成功的，除海陆丰外，有普宁、惠来、潮〔阳〕三县及惠阳、紫金、五华各有一区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在成立苏维埃政

府的区域，民众均已起来。其他各县不过有小的暴动而已。因反动势力太大，卒不能鲜明的起来。但惠来、普宁、潮阳虽然曾经成立各县各区苏维埃政权，但均因党尚幼稚，并有三K党人掌握苏维埃政权的事实，将来此三县如要变成第二个海陆丰，必要改造党，增加工作人，注意三K党行动。

在东江农民枪支最多的是普宁，总计有顶好的步枪二千五百支以上。但农民均不敢拿出来用。潮阳有农军一团，枪支约四百支，在东江是最有战斗而无界限分的农军。其他各县农民枪支，每县至多不过二百余支。

海陆丰二月至四月半白色恐怖情形

(一九二八年四月)①

海陆丰居民共七十万，农民早五年前已经直接与反动派斗争。一九二七年四、〔九〕月间曾两次夺取县城经半月之久。后反动地主、土豪劣绅请来军队两千人夺回县城。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两县又被工农兵夺取，即建立苏维埃政府。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又被反动军队共约七千余人占领。海陆丰农民与反动军队及地主战斗死伤者在五千人以上。兹将以前者，暂不详论，姑将最近二月白色恐怖情形，详细言之。

1. 此次反动军队共有黄旭初、陈济棠两师，约七千步枪、机关枪十二挺、迫击炮四门。三月一日到达海陆丰后，对农民用种种欺骗政策，将掳获之农民除解除武装外，各发大洋一元，即日释放。并云此次来海陆丰系保护农民去杀共产党员的。假使你们农民误入共产党及农民协会者，仰即退出。如持武装自首者，除偿洋二十元外，并介绍相当工作。并出布告云，三年以上债息不还，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但农民均知其欺骗，绝不深信。仍就成千成万听中国共产党指导，各持步枪、尖串、土炮、镰刀，屡次向反动军队进攻。而反动军队乃知农民不可欺骗，用其惨杀手段。如是，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海丰县及公平、汕尾②、梅陇及陆丰县城、河口、河田、大安农民与其斗争二十余次，男女死于枪炮之下者约二千人以上。反动军队向革命农民进攻而捉

① 年、月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原件未署名。

② 原文“公平、汕尾”旁有“公车汕仙属的”几字。

杀者男女老少又在千余人。

反动军队捕杀农民在三、四两月内约在三千人，农民、农妇占十分之六，十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十分之一是十岁至十五岁的童子团、少年先锋队，十分之一是五十岁以上的农民、农妇。小孩被杀者间有腰斩者，农民、农妇有枪毙后而破肚割头、割阴物、阳物及用数十刀而杀死与用洋油而烧死者，种种毒刑，无不毕具。但受刑的农民、农妇临死时多有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地主及一切反动派”的口号。

反动军队虽有七千余人在海陆丰两县，因海陆丰农民十分之九非常革命，只敢驻扎在县城及诸重要村市。所有乡村，仍不敢下去搜索。故农民革命势力及故乡苏维埃政府种种组织仍保存在。并断绝逆军一切电话、电报及传达交通，截击其一切粮食、子弹、款项，昼夜骚扰其后方或攻击其巢穴。因此逆军虽多，非常恐慌，每晚无故惊扰，长夜鸣枪不停，而机关枪亦备置于驻防地的要口。粮食缺乏，子弹款项亦无法运输。嗣后送信三、五人不敢传送，以致派一连（一百人）而传达一命令者。如此可见革命势力之一斑。

海陆丰反动派即地主土豪劣绅，最近数月被杀者亦在二千五百人以上。在海丰反动派虽随逆军回来有一部分，但农民捉杀者又在数百人。现在反动军队虽多，屠杀农民虽残忍，但农民反抗亦极奋勇，固然现在农民革命区域的乡村内，逆军、逆党不敢前进；而逆军及反动派所驻地，而农民亦不敢前往。而农民势力及人数终大于逆军及反动派，最后胜利料想一定属于农民也。

海陆丰苏维埃的妇女革命工作

(一九二八年)①

海、陆丰苏维埃的妇女都是农妇，除千分之一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外，其余均未受过教育。这些农妇一般的生活非常困苦，除操作家内及抚育小孩外，还须操作种植收获及柴草等。她们均能自觉的很英勇的参加每一次的斗争。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时，与反动的地主、土豪劣绅的民团保安队的战争，大小不只三十次，所有各处农妇除少数运输一切粮食及担任交通外，均自动的武装起来参加战争。每一次表现比较男子还要勇敢。在捷胜、碣石、赤石、河口几次剧烈战争当中，农妇在战场上牺牲者有一百余人。

农妇参加战争者，均是中年农妇，所有年少或年较老的农妇，有一部分潜入敌人群众中去作侦探工作，其余任交通运输及操作家内日常工作。

在每一次群众大会或示威大会中，均有成千成万很整齐的武装农妇参加。在海丰红草区，农妇有一次武装训练，曾有十六岁的少妇持枪枪毙反动派。二〔内〕有四、五十岁者，有十四、五岁者。在陆丰的河口、大安及海丰的公平、汕尾等处，农军、农妇与反动武装战争时，亦曾牺牲了四十余农妇。她们牺牲虽大，未尝畏却，并且在每次男子不能去的敌人群众中，她们能自告奋勇去侦察敌人一切情形。

她们前后被捉去者亦有百余人，但除极少数被执行枪决外，

①原件未署名，无时间。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其余均释放。不过强奸者，少年农妇被捉后，大都不能避免。在河口、公平、梅陇三处有农妇数人在侦察敌人消息时被捉，除用刀杀死外并用刺刀穿破其阴物及奶子。其惨不可忍言。

总之，海、陆丰农妇是中国最苦的妇女，所受教育也是最少的，其革命精神及其忍苦耐劳的特长，尤为中国妇女界少有。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

——惠、潮、普三县暴动失败的经过及今后计划*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省委：

一、在四月初旬曾寄上报告一次，内容是述海陆丰失败后惠来全县苏维埃政权之建设及普、潮暴动之发展，并设法发动揭阳暴动之方法。至今月余尚未报告，虽然因交通不便，但实际还是报告工作不好。现在的报告约分二项，一是惠、潮、普失〔败〕之经过，一是最近的情形。

二、惠、潮、普失败的经过：

(一) 当海陆丰被敌人攻入，海陆丰民众与敌继续作战时，惠来之苏维埃已建设〔立〕。此时普因敌之减少，又因惠之暴动影响，亦继续由民众自己的力量起来攻下二区之果陇、望〔笔〕寮。潮阳之第三团，亦于参加惠暴之后返回暴动。东委同时指派CY东委书记王克欧及袁裕二同志到揭阳指导暴动。这时汕头敌非常恐慌。后来第五军到海陆丰，他们却分二路向惠、普进攻，向普者黄旭初部，向惠者是徐景棠两团人。他们是欲歼灭红军于潮阳，故攻惠时采取迅速秘密的手段。当时惠之党未能发动广大的民众去拥护苏维埃政权。在战争重要之北区，区委自己准备逃跑，中区在准备召集民众赴北区兵营集中时敌已临。当时第二师红军只留二连与徐景棠之两团抵御，那能不败。兵营失败后，各地民众只是恐慌，没有抵抗。当时潮、普虽得红军之助，结果都未能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投机错误。潮阳方面互战多日，无分胜负。在普宁方面则我方损失甚大。当时东委召集一个

紧急会议，有的主张打回海陆丰去，有的主张向揭阳、兴宁发展，结果通过了打回海陆丰的决议。但当二、四师召集于盐岭时，适为敌人所袭。红军仓惶合二、四师兵六百余人，向五华方面退走，此役散失红军三百余人。东委随即派四师师委委员带上指示书尾追红军，不过至今尚未接到他的报告。

(二) 红军去后，潮、普、惠三县的民众甚为恐慌。虽然有些少数农军截击敌，如普之第六团袭击黄旭初之后队，但是白色恐怖随之而起：

1. 惠来农民被围杀者约二百余人，被捕者百余人。北区兵营一带乡村三十余个都被烧尽。除了余家寮、青坑二个反动之村而外，其余的农民都上山避难。中区县城一带的农民，都不敢回去耕田，妇女被奸淫者不下数百人，并不分老少。农民对此甚为痛恨。

2. 普宁因黄旭初到第二区不到三天即开拔，故白色恐怖的范围及时间较小。但五区之汤坑乡因驻红军之故，被围杀者百余人，全乡被焚，妇女被奸淫者甚多。二区花〔灰〕寨等数乡，初为黄旭初以宗族主义之欺骗，民众多数返乡，后被其奸淫甚多，差不多全乡成了普遍的。农民恨之刺骨。潮阳阶级化〔划〕分不清楚，土地革命未深入，故白色恐怖程度不十分厉害。

3. 农民最恨奸淫，故此回敌之奸淫不特革命民众愤恨，即平常守中立之乡村，亦为奸淫所激动。最显明的为普之附城区林惠山等十〔之〕八乡（为普最有力量而革命之乡），在普暴动时未曾参加，后来县城保安队捕其妇女五人，遂激动了他们的恨心，集农军与之作战，连战连胜，因为潮汕的农民最怕人奸其老婆。

4. 此次敌以白色恐怖对付一般革命的较小之乡村，较大的乡村还是不敢肆意压迫。他们用骗民政策软化民众。如黄旭初到普之言论反对保安队，并且当保安队攻花〔灰〕寨时，故意助农民击退保安队，又如〔把〕惠来青坑等乡之青年同志会会员执行枪决。

敌人很有计划的在其兵力所及之地组织民团、保安队、联乡团这种组织，但只能在我们势力圈以外才行。潮阳联乡团最多（数十乡），普次之，惠来完全没有。故敌人见惠民无法组织，即令各乡组织赤卫队以防赤祸，他们竟有这样的梦想呢！

敌人仍是提出杀尽共党、拥护工农、打倒红军及赤白帝国主义。但是减租减税口号，未曾提了。徐景棠在汕演说：“农匪不成问题，但受共党的免租、免债、免税的宣传太深，最难挽救。”哈哈！徐景棠也知道土地革命无法战胜的。

5. 惠、潮、普之豪绅地主，在三县暴动时已将他们的势力铲除大半。如今呢？还是日在消灭呢！

（1）在惠方面，自从县城铲平后，可说豪绅地主的大本营已根本破坏，他们竟无法恢复。豪绅地主之被杀者百余人，田土给我们分配了，多数逃往南洋做苦工，至今不敢回来。往汕的地主竟在膳〔善〕堂争饭大闹，他们的末路比农民更惨。这回惠之受压迫，省汕各报载，迭送难民二千返惠，其实返乡者只有十分之一而已，贪财如命的旧派吴拔、新派方如山等数十人而已。这些已回的反动派，仍是恐慌万状。有一次敌人三百余人围攻盐岭，反动派误为敌人，并且惶惶逃命。他们现在只是围乡勒款，数元也要。

（2）普之豪绅地主存在乡村的颇多，如鲤湖等大乡。灰色豪绅地主在革命潮〔流〕高涨时，他们一点也不敢动。现在白派军到临，他们还是用软、恐〔硬〕两策，描写白军的强大，红军如何失败，使农民生恐惧，捉去联乡团或治安队以救乡里，这并不多数。

除此之外，普城的豪绅地主，现在已弱得多。租谷收不到十分之一，城内贫苦非常，反动武装力量只剩三百多〔支〕枪，枪支出卖者有之。不过，这些残余的保安队断断续续的还是出来围乡。

普宁桥柱、捍塘等处（每村二万余人，从前因叫出铲乎其乡

村的错误口号，遂引〔起〕各苦民亦极力抵抗我们。现在我们用救护反动乡村的贫苦工农的口号，他们渐次起来厌恶豪绅。最近我们并派有同志前往活动，指导其将来暴动。

(3) 潮阳的地主在经济方面的力量甚大，而在政治及武装力量很小。前次暴动时，豪绅地主多逃汕港城区，不敢向农民讨租债。一般纸币都归停用。不过潮之土地革命未深入——严厉杀尽反动派分配其土地——故豪绅地主的基础未能根本破坏。六、八等区的豪绅地主很厉害的向农民勒取去年八月以来的酒厘、猪厘等苛捐杂税，并勒缴联团费，每亩田五元以上。不过，反动派多数仍不敢返，如五、九、四、七等区。

三、潮、普、惠县的暴动计划：

(一) 东江暴动不能十分发展及此次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即各县暴动不能发生很好的关系。不独军事上如此，即党方面亦是一样。故东委在继续领导东江暴动，完成割据东江之苏维埃政权局面之下，重要工作之一，即是要使各县的暴动成为有组织整个的。因此，于五月五日召集惠、普、潮三县的联席会议，讨论三县的暴动计划。其他各县，我们亦有相当的计划去组织暴动。

(二) 潮、普、惠三县联席会议从五月五日起至十二号止，共开八昼夜，出席者共三十余人，都是各县县委、区委及活动分子。会议程序有政治报告、苏维埃政权报告、各县委报告、土地革命报告、东委亦有报告、每个报告之后详加讨论及批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三县暴动计划。最重要的决议案如下：

1. 组织三县暴动委员会，推彭湃、林国英、黄符等十五人为委员，并召集三县工农兵代表大会。

2. 集中三县的精锐武装及存留之红军（约三百余人）成立红军第五师。

3. 定出三县暴动策略，共有六点：

A. 扩大暴动范围，使其他各县和汕头至少要做到援助暴动。

B. 联乡围杀豪绅地主：有计划的分配群众的力量，全体动员杀豪绅地主，动作时间务期一致。

C.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集中三县的武装，从惠来暴动起，普宁次，就〔最〕后集合二县的力量助潮阳暴动。在潮阳方面，现在即急速割据北、西、南，向县城取包围形势。

D. 乘虚击弱：在敌人拖〔退〕走或救援某方之时，那不特立即命令暴动，并追击敌人（这不是说等敌人拖〔退〕走才可以暴动，不要误会）。

E. 拆散敌人力量：除设法向敌人兵士宣传投降外，并定敌人兵士投降者有田分之办法（将各区没收之田土之一部分划〔为〕兵士田）。

F. 广行〔对〕敌人之经济封锁及破坏其交通、财政。

4. 定出适合各地的口号、传单及宣传大纲，并发动群众，各县至少须宣传〔员〕一千人以上。至关于各县决议，有下列三点：

A. 继续分配未尽分配之田土：农民和我们同志一样待遇。

B. 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将在这回斗争中的动摇分子尽量淘汰（并大会决定），并改组各级党部（从下而上）。惠、潮、普已改组完结，并吸收了最勇敢坚决的工农〔分子〕在指导机关。又决定在一月之内吸收同志在千人以上（每县尤其注意重要区域及城市、反动乡村）。

C. 分化反动乡村之办法：用“接桥”的方法，即先派人去站在第三者地位，去牵动一般民众，提出他们经济的要求和“不理赤白”的口号，并秘密组织他们反抗豪绅地主的压迫，进而宣传其土地革命，吸收其中最进步分子为同志，以使领导其暴动。

四、这次批评东委有下列错误：

（一）机会主义：东委常以〔与〕下部同志冲突，无法压迫〔发动〕东江暴动之错误。

（二）东江此次失败东委偏争〔于〕消极。

(三) 军事投机：只会派红军去作战，未能尽量发动群众。

(四) 东委和各县党部关系不好，未能派得力同志指导各县工作。

(五) 东委对二、四师虽有补充的计划而未能实现，故红军只有减少。

(六) 东委组织不健全，除了三个常委之外，其余无人负责。

因此，联席会议决定请省委改组东委。在东委未改组以前，暂由惠、普推二农民同志加入东委为委员。

以上〔是〕关于潮、普、惠三县的暴动计划。至全东江的暴动计划，待下次报告。

东 委

关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成立之前后及其影响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王 备

东亚各国苏维埃政府最先组织成立者当然是中国之海陆丰。现在海陆丰政权虽然已于二月二十九日及三月一号先后被桂系军阀李济深死力以大军压迫而暂时被摧残下去了，但海丰自去岁十一月一号被我们克复至今年三月一号失守其政权保持至四个月。陆丰自去岁十一月五号被我们占据，至十二月底（“二八”事变）被反动势力占领一次，至一月九日完全收复，直至二月二十九日失守，其间成立至多虽仅四个月，但其意义之重大与其影响全东江全广东以及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尤非浅鲜。兹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后及其影响而在我心目所能知悉者特分述于后。

- 一、海陆丰政府未成立前之略情
- 二、海陆丰政府成立与叶、贺军失败后
- 三、海陆丰政府武装力量
 - 甲、工农革命军
 - 乙、农军及其他武力
- 四、海陆丰之民众力量
- 五、海陆丰之党务及政治情形
- 六、海陆丰政府与东江革命运动
- 七、海陆丰政府财政交通及其建设
- 八、“二八”事变

九、海陆丰政权失败原因及其后略情

十、结论

一、海陆丰政府未成立前之略情

海陆丰政权去年四月间曾一度被农民夺权，并曾经以农民力量与反动军队战争数次。故自此后海陆丰之土劣、资本家、地主痛恨畏惧海陆丰之民众最甚，尤其是“农匪”。但四月间农民占领海陆丰虽只数日，而反动派之财产没收不少，其首要被捉而杀者亦有数百人。旋因广州李逆济深以一师之众将革命民众压迫下去，当时海陆丰党务对于策略方面，尚未尽善，对于反动派间有优容（如对于县署及机关人员都未杀），并未喊出杀尽土劣地主没收一切土地，不完租不还债等口号，故此后民众亦渐沉沦下去。

自“八一”事变，广东省委虽然知道叶、贺军队向粤东江发展，但是当时东江特委对于东江农民之暴动，未常十分注意鼓动起来发展，即以素称中国最好农运之海陆丰，直到叶、贺军由汤坑溃败及流沙失散而长驱入陆丰时，沿途不但无农民协助无党部指导，即所有农民亦搬迁一空。当时陆丰党部不健全，以致影响到达陆丰之贺部官兵之失败。加以海陆丰言语不通，民众党部不与军队接近，而贺部负责官长无论系同学或非同学俱不明了海陆丰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详情。尤可怪者当十月五日贺部经过陆丰之博美时，我们负责〔同〕学知博美有陆丰西北部负党部专责之同学林铁史在，特往询详情，彼不但不助我们一切，他亦不报告藏在距海陆丰城约六十里许之深山——朝面山的东江特委，使我们到陆丰入城时已达深晚，当时驻陆丰逆军陈学顺团只枪弹不完整之士兵二百人，贺部共有三千余人由贺师长锦斋指挥入陆丰城，当时因不知有逆军多少，民众党部农民全不接近，革委消息及贺龙行止不知，当时竟使思想摇动不定之贺锦斋致向陈逆驻陆丰城之团×投降。

假使到达陆丰贺师长锦斋统率第一、二师全部及三师之一部

投诚时，如我们在贺部党的工作做得好时，亦不致失败，因贺锦斋之动摇，初在炮台对我谈及，我曾以此情告恩来兄，而来兄无答复，至葵潭更明显表示当时与一师师委决定：A.派人先赴陆丰找农民及学校；B.切实探听贺锦斋如确投诚时，我们令同学军队拉上山去，再行贺锦斋及其他诸反动长官；C.在必不得已时诸负责同学逃出。结果师委〔负〕责及各团书记同学不健全，尤其师委书记李明铨到达陆丰晚（十月五日）私与其他军事负责同学逃走。十月六日早贺锦斋与陈学顺团×在诚内谈判投诚，除贺锦斋、欧副长、伯川外我亦列席，当时贺令我降诚意详函告陈学顺转李逆济深，此后〔及至〕知贺之行动乃欲与李明铨等计商拉部队上山，奈他们均先逃，忽而方维夏同学（贺锦斋政治部主任）托师委委员兼第一团指导员傅兆丰嘱我同逃，当时疑贺锦斋捕杀我们，遂急告第三团代团长罗统一同学，我们先到乡间找农民，数日内必有好消息，到行动你必要时，率部向大安逃。如此可以证明，假使当时军中党的工作好，贺部可以全部（共官兵伙三千人，步枪约二千枝、大炮三门、机枪五挺、短枪百余枝）拉出，不致为陈济棠、黄旭初缴械。但后罗团拉到大安，无一农民及党员接洽，卒全部缴械，第三、五两团团、参谋长、特务营长均同学，其他各团亦有一部分官长同学，结果只拉出数十枪兵，其他均被缴械者。因由军队中党部不健全及其他原因，而陆丰党务及民众情况当时亦可想见一般也，此则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未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

二、海陆丰政府成立与叶、贺军失败后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成立是在叶、贺军队失败后，当十月九日叶部约一千人逃入陆丰属之新田而至海丰之朝面山休养整顿约一星期。陈济棠、黄旭初均先后由海陆丰赴潮汕，在海陆丰境内者只陈学顺团约千人，此后海陆丰农民见红军来，革命潮流为之高涨，东委亦加紧工作，并协同红军时出海陆丰、紫金第三区、惠阳属之高潭诸乡村杀土劣、地主，并将本党中央决定一切新政策向

民众宣传，并努力实行。陈逆学顺甚惧，当时李逆济深集中兵力于潮汕以对张、黄，遂于十月二十九日令调陈逆学顺暂时放弃海陆丰向潮汕退却，海丰保安队退捷胜，三十早海丰城遂为我军占领，公平梅、陇、汕尾港亦继续占领，至十一月十五〔八〕日遂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嗣后红军协同农民继续肃清各乡反动派，没收逆产杀戮一切反动派分配土地，至十一月十八〔九〕日又将逃赴捷胜城之保安队等及土劣共约千人肃清，是役被捉及枪决者至五百余人之多，此后海丰全境反动派肃清，而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矣。

关于陆丰方面，陈逆学顺退出后，但陆丰反动势力较之海丰尤多，如保安队杨作梅、陈子和仍盘踞陆丰城，至十一月五日始由海丰开赴陆丰红军一营，会同陆丰团队部等克复陆丰城，但反动武装仍未消灭，大半逃赴碣石，红军与陆丰农民曾于十一月初旬两次攻击碣石均未下。因该处反动派请有反动武装增援，是时我们非常注意消〔灭〕碣石反动派。东委负责同志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搬赴陆丰，指导不健全之陆丰县委工作，并计商如何克复碣石，不数日碣石〔攻〕下，河口亦攻破，获机枪二挺，步枪数十枝。俘虏数十名，没收财产亦在万元左右，嗣后陆丰反动派大半可告肃清，而县苏维埃政府已于十一月十五〔六〕日成立，工农兵代表大会亦已举行矣。

在海陆丰县城乡镇等反动派肃清时，前后被我们捉杀或战毙者约三千人，大半皆土劣、地主及少数反动武装，而我红军之死伤亦在百七、八十人左右，农民、农军亦有数十人。以上大略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前后之情况与叶、贺失败后逃来军队之关系也。

三、海陆丰苏维埃武装力量

甲、工农革命军：

工农革命军有第二师、第四师。第二师即叶、贺失败后部队改编而成，第四师即广州暴动后教导团、警卫团、黄埔特务营各

一部集合而成，于今年一月五日由龙川、紫金而入海丰，兹再分述之。

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即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于去年十二月〔广〕东省委命扩充武装力量而改编补充者，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即大队部改编而成者，所谓大队部者，因十月叶、贺部失散逃入海丰时，如仍名某团，恐目标太大，东委乃将此部队名为大队部，其意在与农军某队某队相混合，使敌人不注意也。至十月末省委令改第二师第四团，团长为董朗，党代表为颜昌颐。十二月末改第二师时，另成立第五团，第五团均由海陆丰农军中与青年团中拣选约五百二十人充战斗兵而成立者，团长为刘立道。二师师长初以兼党代表颜昌颐代，至十二月末，省委命董朗兼代师长，颜昌颐〔为〕师党代表，王备为师参谋长。第二师全部官兵伏约壹仟捌百人，战斗兵不过八百名，五团士兵均海陆丰人，成立陆续逃走或补充未曾担任重要工作。至于第四团战斗兵不过七百人前后克复陆丰与土劣、地主及反动武装战〔斗〕不下三、四十次，前后杀土劣地主反动派在数千人以上，而该团士兵之死伤亦在三百人以上，营长死二人，重伤一人，连长、连党代表、排长等阵亡者亦二十四五名，师党代表颜昌颐亦于今年三月初五日公平之役受重伤。

第四师到达海丰后，东委即决定一团留海丰，两团收复陆丰后，即向普宁发展，第二师第四团向紫金、五华发展。第四师共有千一百人，枪枝千零数十枝，后即依照计划进行，由陆丰赴普宁，结果普宁因接近潮汕，反动武装时来时往，故普宁农民虽成千成万参加革命，卒不能将全境克复。第四师在二月底前后在海陆丰、普宁、惠来牺牲者官兵亦有四百余人。

工农革命军第二、四师前后本有能战斗者共约二仟二百余人，后因分派赴各县作农运或失败或死伤者，至今年二月末达七百人以上，此时能充任战斗兵者，两师不过七百人（但二师五团分散各乡村不计算）。损失最巨者尤以第四师，因该师师长师党

代表叶镛、袁裕等虽称努力，因原系连长被同学公举者，每多同事不满，详情在第九节内海陆丰政权失败……再^①分述。

乙、农军及其他武力：

海陆丰原有整备战斗经验之农军四百余人，均各有良好长短枪，至去年四月间反动势力压迫过胜，东委特别军事投机，乃决定令该农军假道湘赣赴武汉另图生存，殊不知不久武汉已变成反动大本营，而农军竟在湘粤界被范石生击溃或缴械，十余年海陆丰农民奋斗所获之武器即送终于此。故至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虽然各县成立一团队部，各区乡之赤卫队等武装总共好枪不上七百枝左右，故每与反动派战争所有农民均苦无子弹枪为限，即有枪亦无子弹，工农军及农军之枪每枝至多不过五十发。

四、海陆丰之民众力量

海陆丰民众力量之雄厚，在中国本是少有之县份。两县人口号称七十万，农民占十之九，所有海丰之农民工人，及陆丰大部农民均有阶级之争斗性。每与反动派斗争，或开纪念会，或示威会，每次至少到万人以上。如海陆丰无正式军一团队以上驻防，则所有土劣、地主及小数武装莫不惊慌失色，并有被农民赶走之事实。如在两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农民与反动武装之保安队民团地主军阀军队共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每次均非常奋勇，考其所以农民力量如此雄厚者，又海丰较优于陆丰者，因海丰党员多于陆丰两倍以上，党的指导亦较优。闻海丰有党、团员万余人，陆丰亦有五千人左右，海丰农会组织亦较早及优良于陆丰云。

五、海陆丰之党务及政治情形

在东江各县党务，海陆丰比较健全，因东江特委，常川在海丰。故所有一切工作，容易直接指挥海陆丰县委，故海陆丰自十一月克复后则将我党公开向民众宣传，正式向工农征求同志，办事地点亦经公开，此时海陆丰所有一切军事政治以及其他一切实

^① 原文如此，下同。

施工作，均接受党部命令去执行。以海陆丰两县比较言之，海丰之党优于陆丰，因A.海丰党的指导者较优；B.海丰民众对于无产阶级之革命性，有普遍深刻之印象；C.海丰反动派在县境内者大致肃清，陆丰则反是。

关于海陆丰党的策略政治方面，完全接受东委之指导，当时东委均依照上级党部决定之新政策去进行，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不纳租不还债，焚契约，杀尽一切反动派，故一般民众均能相信本党为他们谋利益，一致很坚决来拥护本党，并且自动的去杀戮一切反动派与加入本党。

当时对于党务训练方面，亦甚注意，东江特委在海丰办过两次党校，选择东江各县工农分子来受训练，海陆丰亦曾开办两次训练班，专于训练海陆丰各区支部书记或干事人才者。

关于政治方面，尚无机会主义与投机主义之表示，当时决定由海陆丰向外发展之策略，均经依照计划去实行，如当十二月盛传李逆济深分三路向张发奎进攻，一路将由海陆丰经过，本党即决定无论张军或李军经过海陆丰时，当以一部武装由海丰向紫金、惠来方面发展，其余武装留在海陆丰协同工农截击或骚扰或破坏逆军一切工作。结果李逆军队不敢轻易假道，故我们军事力量仍在海陆丰，除以一部向惠阳属之高潭发展，尽全力设法帮助紫金、五华、惠来、普宁、惠阳诸县发展暴动工作，因欲巩固海陆丰之政权，必将海陆丰附近各县革命势力发展。

六、海陆丰苏维埃与东江革命运动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成〔存〕在，不但对东江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即对于广东全省影响亦大，如十二月广州之暴动，远因亦因海陆丰苏维埃尚在继续发展，故毅然举行。

东江如惠来、普宁、紫金、五华、惠阳之高潭区，嗣后均能发展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杀戮一切反动派，解除一部反动武装者，俱因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之成〔存〕在，而有以实际的武力人力财力帮助，而后所得的结果。

七、海陆丰政府财政交通及其建设

海陆丰财政方面，每月支出者需用四万余元，收入者当克复海陆丰时没收财产如布帛等约值一二万元，土劣、地主、奸商等之罚款约五万余元，汕尾没收当铺二户共有金银器约一万余元，大约在十一月之收入约八万元左右，但开销者亦在六、七万元。征收第二次秋收谷子约有五千石以上，其他粮食亦足供二千人以上之二月伙食。他各印刷机、石印机、小制弹机均在各处没收有×。自十二月后，罚款几无收入，因反动派均杀或逃尽，此时之收入，只靠烟酒屠宰等捐及汕尾来往省港之船舶捐与盐捐，每月亦可得二、三万元左右，但收入总不敷所出。因此时除维持海陆丰军队伙食、建设、招待及其他零费外，尚须帮助惠阳、紫金、五华、惠来等县之活动费与省委每月三千元之帮助费。

所谓交通乃指海陆丰（也可说东委）与省港之交通也。海陆丰与省港之交通在海丰有汕尾港、马宫均可通轮船，在陆丰有甲子、碣石亦可通省港及潮汕之轮船，故有此诸海港，故极便于交通。但十一月间英帝国主义屡次来汕尾等处封锁我方水路之交通，来往商人深恐没收货物，亦不敢来往交通，此时在表面上似觉交通甚感困难。但我们则藉民船交通每日来往香港、汕头、澳门亦无阻碍。至十二月我们在港自备电船来往，而商人与我们订〔约〕，亦用轮船输送货物，此后交通更无阻碍矣。

建设方面，除开办长期短期党校外，海丰县城建设一极宽大之红场，内设俱乐部、演讲堂……等部，场内可容万余人，场壁内外均用红颜色书写各种革命标语，规模非常壮大，可惜尚未竣工而反动军队已到。此外海丰全城及陆丰城与汕尾、公平、梅陇等地之一部，均用红颜色完全涂红四墙壁，遥望之即知为革命分子所在地也。他如小规模之铅印机、印刷机、每日报纸及其他出版物均有，此亦工厂之建设。

八、“二八”事变

“二八”事变是东委及海陆丰第一次最大错误而引起之事变

也，其影响本党在海陆丰民众中及在东江无产阶级革命中殊属不少。兹将其事实说明之如下：

当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逆济深分三路进攻张逆发奎，陈济棠部闻有三千到河婆，于二十七日午已有六百到陆丰之河田，当时海丰东委得陆丰电告后，即紧急会议决定武装除一部（农军）留守海陆丰作截击骚扰工作外，其余即于二十八日由海丰赴紫金、五华去发展暴动工作，届时恐逆军二十八日午到海丰截击我们出路，至二十八日上午东委及海陆丰县委对于民众并未将此情形解释，即各县区委与东委县委有电话之联络，但也仓惶出走未曾通知，遂退出海丰。令第二师也向紫金方面开进，海陆丰数十万民众都莫知所以然，如是十分之八九都逃避上山，堂皇热闹之海陆丰忽然变成一恐怖惨淡之海陆丰。但后调查陈济棠部并未来河田，已由河婆赴五华矣。东委至三十日，始由黄羌回海丰。沿途民众均无所有，公平区委、海丰县委也未归一人主持，因他们不但不知道逆军已赴五华，且半信半疑中，敌人已接近海丰城矣。但此时因驻陆丰红军（二师）撤退后而保安队陈子和即率队入城矣。至一月一日陆丰诸重要地几被他完全占领。重要同志亦被杀二十余人。陈逆并有侵入海丰之倾向矣。如是将开赴紫金方面之第二师再行令调回海丰镇压，至一月五日由广州暴动后之第四师到达海丰时，再行令调两团收复陆丰，此后不但我们损失同志多人，机关多被破坏，而民众对本党之信仰，减少不小，其他各县亦受极大影响。因此而东江农民有一日在海〔丰〕代表大会亦不能到齐代表，此即“二八”事变前后之经过也。

此次事变有以下不好之毛病：（1）侦探工作不好。（2）东委负责同志患有上山主义，欺骗民众。（3）东委与海陆丰县委尚不健全。（4）遇事过于惶惶。（5）此次事变东委错误大于海陆丰县委。

九、海陆丰政权失败原因及其后略情

海陆丰政权巩固则东江暴动可以日益发展，东江暴动发展，

桂系军阀李逆济琛在东江政权不保。故海陆丰政权之存在，桂系军阀认为是他们唯一的仇敌，故其将张发奎驱逐东江后，即调陈济棠、黄旭初二师全部及特务营协同海陆丰、五华等处逃出保安队等压迫海陆丰革命高潮，此即海陆丰政权失败之一大原因也。

东委因早深知李逆济琛将有大军向海陆丰开进，但事前未曾准备完善，如军事方面临时由普宁调队回海陆丰防御，二师此时正在紫金三区向土劣地主进攻，第二、四师及农军最感缺乏者子弹问题，每枪平均除第四师每枪有三、四十发子弹外，二师及农军平均每名不上三十发之火粉所造之子弹，故不能与逆敌持久战，此亦失败之一原因也。

在“二八”事变，当时党部负责同志过于胆怯，而此次逆敌入海陆丰则过于忽视，逆军已到公平市，而公平区委尚召集民众开代表会，致使逆军包围会场（区委），而重要同志如区委书记等均被捕。敌人到海丰城时，农军报告东委，东委正在会议，亦责报告者胆小，后出外视之，逆军已到门头，如是忙中生逃，因此党部所有重要文件及计划书均失散，而民众方面，亦未精密准备，此亦失败原因也。

海陆丰民众武器缺少，以两县民众言之，能武装战争者不下十余万人，但好枪不过六、七百枝，农民如有好枪，区区数千逆军一定可以防御或消灭。省委口头虽承认设法输送枪弹来，并令测量汕尾港以便输送军舰停泊。后英帝国主义军舰开到汕尾，大批军械到，海丰军民欢声沸腾，后觉是敌舰莫不痛恨，此亦趣闻。但东委后虽屡次向省委请求设法，俱答称如输送军械来，你们又犯了军事投机，如是十余万民众能武装而不缺武装，倘省委能设法而藉辞军事投机以阻止进行，此亦大错误也，民众不能预先设法武装，吾以为亦失败之一原因也。

以上所云，是海陆丰政权失败之大略情形也，其失败后详情，兹再分述之。当二月二十九日逆军由大安入陆丰城时，曾与红军第四师战斗半日，红军卒因子弹缺乏及众寡不敌，大败而

逃。此役红军共阵亡及被俘虏者共约百余人，枪亦失百枝左右。故逆军安然长驱入陆丰城，此时陆丰农军农民见逆军大部开到并战败红军，均极惊恐，大都逃散乡村或上山躲藏。至三月一日逆军一部由陆丰之大安赴海丰之公平，一部由陆丰城入海丰城，到公平时，曾与农军剧战数小时，是日晚到公平之逆军，并被公平之农民包围，二日早退出公平，至中午海丰方面援军到，再行占据公平，至于逆军入海丰时，因当时海丰所有红军农军均调赴他处应战，故未战而一座赤色之海丰城，即拱手送之敌人矣。

海陆丰既被逆军占领，仅占据陆丰之大安、河田、河口、陆丰城及海丰之公平、梅陇、汕尾、可塘与海丰县城等地，其他各地至三月十七、八尚不敢前去骚扰。到陆丰县城及河口、大安等地之逆军，每晚均有农军、农民前去骚扰或攻击，无论昼夜逆军均在极惊恐失色中。

到海丰县城及公平、汕尾之逆军，在公平者曾猛烈的与农民交战三次，其中有一次，公平逆军被农民驱逐公平圩外。嗣后协助第二师之一部，攻击公平逆军数次，结果因子弹缺乏或农民间生畏惧，公平均不能下。海丰县城、梅陇、可塘及汕尾港等地附近农民、农军协同第四师之一部屡与逆军战，可塘、梅陇因逆军不多，只驻数日退海丰城，汕尾逆军曾经数次与我农军等剧战，其中一次逆军几被缴械，因军舰海军登陆夹攻，卒击败我军。海丰城因其驻军较多，防御严密我军屡战皆北。

当逆军入海陆丰时，东委决定第二师大部仍在紫金三区发展暴动及严密固守并防御黄旭初来×，因逆军来，乃以陈济棠师由陆丰进攻，黄旭初师由五华、紫金而入海丰。二师以一部调海丰公平区之黄羌，帮助农民进攻公平敌人，后又调一营赴陆丰之新田，帮助农民进攻大安、河口逆军。第四师一部在由普宁入惠来，其大部调回海陆丰。在陆丰之大安，海丰之汕尾、梅陇、可塘等地曾协助农民与逆军数战，结果或因战术不好，终不能恢复所失地。在海丰第四师至三月初七、八大部调赴惠来，只留二连

(约一百战斗兵)在海丰，但海丰方面红军大部虽调赴惠来，农民仍能自动的与逆军战争或骚扰截击等工作，逆军只在驻在地防守而已，官兵日夜均荷枪实弹而不能安居与不敢他往。汕尾送信至海丰城约六十里，须以一连兵护送，如此足见在海丰逆军之一般也。关于二师在公平，三月初五日与逆军剧战一次，因准备不好，而东委委员兼二师党代表颜昌颐受重伤，而大溃散，在大安、河口方面也屡次进攻无效，总共民众死者在二千人以上。在紫金三区，至三月十九日黄旭初师以全部压迫，初战败于炮仔圩，再战败于南岭，遂成被敌包围之势，临时决定以第五团全部约二百战斗兵（不能战斗又系海丰农民）令其分散乡村。第二师第四团及师部直属部队急行军开赴惠来，遂于二十一日到惠来，二十二日即以一营协助四师一部及农民攻击惠城。将十一军颜德基师驱逐赴潮阳，至二十四日除留一营在惠来外，二师各部开赴普宁，四师开潮阳。当时拟将普潮惠三县造成一新的刈〔割〕根据地。在普宁方面，至四月五日我离开日止，只县城桥柱、捍塘、垌头四处未下，其他各乡村均在我们掌握中，此时潮汕水路逆军交通已断绝，潮汕均在极惊慌中，桂系军阀乃急调十一军二十六师由汕赴潮阳，第五军军长徐景棠由惠阳赴海丰向惠来进。因东委总机关全部负责同志已于三月二十七日由海丰到惠来，当时决定如敌不来攻，订四月十五开东江各县党员代表大会，十八日开东江各县农民代表大会，如逆军打破我们惠潮普三县革命新根据地，则决定以下退守方法：（一）大部武装仍回海陆丰，因海陆此时逆军部队一定不多，农民尚多，急起容易恢复也。

（二）如海陆丰不能去，则赴韩江上游，如丰顺、梅县、蕉岭、大埔方面发展，因据报以上各县均无驻军也。

在此争斗期间，海陆丰民众党员因均能勇敢牺牲与逆军奋斗，后因逆军由柔的而变刚的手段，加紧焚杀掳掠。农民及同学方面，在陆丰间有妥协，在乡村中竟有阻止宣传员前去工作者。此种不好现象，海丰少于陆丰。至于红军第二师由紫金三区退赴

惠来时，内部中亦有少数疑难而生动摇者，后经说明，幸无他变。第四师因多系教导团学生，经此困难及凶猛压迫，在海陆丰及退赴惠来、〔潮〕阳时潜逃数十人，其中有支部书记潜逃者，更有三、四人逃入颜德基反动派军队中作自首者。在四月初五日我离普宁时止，第二师除五团在海丰分散乡村外，有九百余人在惠来、普宁一带战斗兵约四百人，第四师除在海丰者及在惠来死伤百余人外，在潮阳、惠来只三百左右，战斗兵共约五百余人，以上系海陆丰政权失败后之情形也。

十、结论

关于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后及其影响已将大概情形分述之。兹将其措置据我所能观察闻悉者，特评论之如下：

当海陆丰初克复时，即由东委命令组织县临时政府，由海陆丰临时政府布告民众并严厉执行，没收反动派一切财产、土地，不还债、不纳租、焚烧一切契约，其宣传之号召，系以土地革命，结果海陆丰两县民众，均欢喜去执行了，至于分配土地之标准，大致以革命与否，人数之多寡，土地之肥瘦……为分配土地之标准。杀尽一切反动派（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之口号，均能普遍的在民众中自己去执行。

至于十一月十五日，海陆丰两县工农及兵士开代表大会选举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并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并选举人民委员会委员，内中均按照苏俄政府组织，当代表大会时，并决定分配土地，自愿兵对付一切反革命政纲。计大会代表除彭湃同志代表中央委员指导外，并有东委委员及各界代表与代表共有四、五百人开会，四日始完，每晚有民众数万巡行庆祝。

关于工农革命军方面，第二师打破雇佣制发饷制，初时每月士兵除伙食外，发零用费二元，官长少自五元多至十五元，后数月打破官兵不平等之发饷，每月官兵伙食外少则一元多则二元，士兵伙食每月二、三元剩余分用，总共每月有四、五元，等于国民军每月发饷，亦觉甚快乐。惟官长方面生活稍感困难，每连士

兵，组织一经济委员会，营、团亦然。官兵衣服，曾发长短军服各一套一件。十二月并各发一卫身衣，军毡平均士兵每人一床。草鞋每月亦能按发两双三双不等。各连有小规模之俱乐部，平时因到处均受农民欢迎，故士兵于生活及其他一切感觉均甚优裕。不过日见士兵伤亡，不能另召新兵补充为忧。

军队中党员，初在二师中，只百余人。至后增加党员团员六百余人。每连、团设支部，支部中干事书记等，士兵平均占三分之二。该团、连发生校内校外事时，该支部等有全权呈请上级党部取决办理。每连、团设有党代表专司党务及政治工作。

第四师官兵生活大致相同，党务稍有出入，到海丰党务不整，师党代〔表〕有委非同志之充任连党〔代〕表者。当时党员只数十人，后发展大半，因其发展分子多系教导团知识分子，结果诸多不好。

第二师工作，收复海陆丰时，每次与反动战争，均经参加，前后死伤官兵有二百余人。收复紫金第三区，屡次攻击地主及反动军队剧战，死伤亦二百人左右。在惠来、普宁，从我离开日止，约死伤三十余人，枪枝前后损失约八十枝。所获枪枝计早机关枪一、水机关枪二、步枪好坏者约有百枝。

第四师在海陆丰，与民团及陈济棠、蔡腾辉等部战数次，伤亡官兵约二百人，在普宁伤亡者约一百五十人，在惠来伤亡者约一百余人，潮阳伤亡者约三十余人。

“二八”事变，系海陆丰党部一大错点，早经言及，焚烧海丰之捷胜城、陆丰之碣石城，包围全城化之灰烬，死者数千，诸多无产阶级亦遭焚杀，此外面反动派说共产党是杀人放火党也。海陆丰民众阶级革命性固有，但地方观念亦甚重，只愿充任农军与赤卫队，而不愿充当工农革命军，因农军赤卫队较自由，所获亦多。工农革命军，既不自由，生活亦较苦，故曾应募工农革命军者，无论同志或非同志，十之八九皆潜逃。至于东委军事之措置，在三月以前往往偏重于海陆丰，军队之调动，战斗之决定，

亦往往患有军事投机或其他错误，对于现在东江第二、四两师红军没有坚决之补充扩大与如何设法保存之精密方法。当二、四师初到海陆丰，总共不下二仟二百人，枪枝亦有一千六百余枝；现存者只共千人左右，枪共不过八百枪左右。

在工农革命军英勇为一切反动派所畏惧，不过党员发展太速，训练太少，内中尚有不少动摇分子，其有反动之官兵，同学或非同学，业经处决数十人。但在军中党的基础，犹未坚强，如四师在海丰、惠来逃走数十人，因由其不能忍受一切困苦及党的生活，未曾久受，而出此下策，亦足以证明党尚少训练也。

总之海陆丰虽然已被逆军占据已达数月，所有红军虽然大部已退出海陆丰，但是海陆丰除重要数处城镇外，其余乡村仍在农民势力范围内，尤其海丰农民力量，常有恢复全县之准备。至于惠来、普宁、潮阳县城，现在虽在反动武装势力内，但各乡村，亦在农民势力范围内，大多数农民均经起来。普宁农民有良好步枪二千数百枝，惠来亦有五六百枝。潮阳除有一团极有训练能战斗之农军（约四百枪）外，农民枪枝亦在七八百枝，如驻军少，随时农军起来皆有恢复全县的希望。因此三县，曾经工农兵代表大会中产生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颇能领导民众向一切反动派进攻。不过以上三县之农会及苏维埃政权，大半操于三K党手中。党尚未健全，且党员尚未十分发展。（闻之惠来、普宁两县党员不过八百人左右，潮阳只四五百人）至于揭阳、潮汕一带，虽常川驻有军队压迫，而农民起来者亦不少。如去年底潮汕水陆交通常被破坏，今年三月揭阳属之关埠（距汕头六〔十〕里水路，二小时可达）亦一度被农民占领。他如丰顺、大埔、蕉岭、梅县等，于今年二三月间农民均起暴动，杀戮土劣、地主等工作。紫金、五华与海陆丰更有密切关系，如海、陆实力能保存，则紫金、五华革命势力即刻爆发。据上观之，东江农民整个的已起来暴动，固然在东江反动势力与武装（如地主土豪民劣绅、资本家的武装）亦甚雄大，但革命群众之多，超过反动派不只十倍，倘东江工作好，

不久将来各县继海陆丰之后，而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割据东江，使桂系军阀经无可如何也。

王备报告

申 明

一、此报告忙中草成，不但未详尽，而词句亦有不妥当之处。

二、此报告是在四月五日前我离普宁时之大概情形，以后者未述。

三、海陆丰及东江党务军事及其他详情，东委另有详细报告，省委、中央是足可令其送阅，故此未详。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敌人状况 和党各时期策略等给省委报告^①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 ①

1. 敌人状况及策略行动
2. 群众表现及武装组织
3. 党各时期策略
4. 党务状况
5. 其他
 - a. 反攻县城经过
 - b. 四县暴委成立经过
 - c. 善鸣同志等来海被难经过
 - d. 二、四师状况
 - e. 兵士运动状况
 - f. 今后斗争趋势

省委：

好久没有报告给你，因为交通断绝，怅甚！东委在时，将海丰县委的职权代理，及后他离开海丰到惠来去，海丰县委才能独立工作。后秉刚、善鸣同志由你处到海，我们代东委收到你一封长信，里面是述过去的错误，及以后的工作，同时并接善鸣同志在船上写的一封短信，闻你尚有多信付来，但均为交通员失落！时日飞过至今已过二个多月，我们在此不能明了政治状况及不得你的指示，甚为困难，而且东委交通亦断绝，现急待解决的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问题很多，故特派兵运同志△△一人，亲自报告到你，希你详细加以指导，至紧，至盼！

一、敌人状况及策略行动

敌人的状况，可以分为几个时期来说，起初第一时期（即东委离海时），敌人只有军事上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反攻公平，反攻汕尾，反攻梅陇，几次战争都未得到胜利，于是敌人遂以乘战胜之威，到处施行白色恐怖，海丰各区都给敌人占领。除赤石、梅陇、青草三区为陈炯明派蔡腾辉逆军占领外，其余各区均为余汉谋部队所据。此时敌人的确已得到军事上的胜利，但经我们极力骚扰破坏之后，敌人军队亦颇恐慌，如在各区中掘战壕、屯沙包，严放步哨，不准兵士看传单（看传单者枪决），有时甚至更因误会自相开火，或一夕数惊。故其表面上虽得到军事上的胜利，但还不是完全的，多少总有不安之状！政治上更是动摇，而不能稳定，如各区署长无人敢做，捐税无人批办，各地交通断绝，货物、信件、电话都不能往来，市场冷淡，街市上只有兵，而很少有他种人，农村中很少有民团之组织，官长都不安心睡觉，恐慌动摇之极，甚更禁止赌博及吃鸦片，故此时敌人的行政的确是很不安的！至于财政更是动摇，敌人吃的用的琐费^①，都由广州寄来，海丰一点钱都不得措筹，甚至连米食都要到外处运入，才有办法，此足见其财政动摇之状。总之，在此时期敌人只有军事能胜利，故其政治财政以至于军事行动上都有多少缺点、动摇、不能稳定，故海丰陈炯明派均在香港而不敢回来活动。第二时期，敌人即大用其屠杀手段，同时并进行分裂的政策，利用封建关系而组织民团。此时群众表现极恐慌，而且有少数叛变（党员亦叛了许多），同时陈炯明派又大批的成千累万从香港、惠阳回来，他们——陈炯明派不但是工农的敌人，而且是国民党的敌人，但是这回桂系要来海陆丰镇压苏维埃，屠杀海陆丰的群

^① 琐费，即费用之意。

众，知道自己极无办法，因为他绝没有一个群众做基础，故他不得〔不〕利用陈炯明派做他的脚手^①。陈派在海丰有小部分的反动群众，而且在封建的关系上他们还可以活动而取得小部分的群众，同时陈派对海丰状况比桂系熟悉得多，因此桂系便需要陈派；而陈派方面亦有种种企图，他们要借此而组织群众，发展自己的武装，夺取海陆的政权，甚而至于实现旧时的东江割据，故亦乐而为桂系的爪牙。桂系与陈派各有各的企图，故暂时能合作来对付苏维埃。陈派一回来便有多少乡村站到陈派那一边去，东南方面更因封建的关系民团四处组织，凡围乡杀人都用民团的力量，革命分子几不能立足，此时余汉谋的部队已到陆丰、惠来去，接防的是第五军十六师全师三团及一营。另外蔡逆的部队仍在，而且各区都有保安队，全县有一半乡村组织民团，敌人除了围乡杀人之外，尚作题军需^②勒公债的工作，故其财政亦比前不甚困难；行政方面因为反动派多，各区行政机关都有人主持，市场亦因富绅大商回来，交通比前便利，故亦比较日趋于热闹；在其组织方面，更有工农兵商学联合会，国民党县党部及善后委员会之成立及改组，故此一时期是敌人政治军事财政都各稳定的时候。但此时半死时候又值红军二、四师已由惠来败回，分散于公平、梅陇等处，敌人因此亦颇呈〔恐〕慌之状，虽极力向红军搜索，卒均不得效果，故反动派更有少数逃走，敌人对西北的交通亦不甚便利，政治上更有些不能稳定。第三时期即是敌人大恐慌而至于冲突时候（此时即是秉刚、自选诸同志到海，我们得省委指示时），我们得到省委指示之后即筹备反攻，故遂于五月三日反攻县城。起初我们决定用二、四师力量及梅、赤、公平及附城群众力量反攻县城，而县城的兵士便暴动响应。我们料定反攻是有把握的，反攻胜利后即是〔向〕公平发展，然后夺取全海丰。

① 脚手，即爪牙之意。

② 题军需，向群众硬派军饷之意。

后因动作时间不齐，即指挥不统一，群众参加太少，兵士不能暴动，遂不能得到完全胜利（只胜利一半，动摇敌人政权，增加群众勇气），然敌人由此便极恐慌，逃往香港及各地的反动派数达几千，县城及各区加倍戒严，掘战壕，起团卡，严防步哨，搜查出入行人，晚上更是厉害，常有发生误会开枪之事。而且财政亦发生动摇，捐税多辞批^①，商场冷淡，甚至敌人里面发生冲突，第五军以为我们晓得口令是保安队传出的，由此桂系便以为第五军兵士亦有共党，保安队、民团亦有共党，遂互相猜疑起来，戒备颇严。另一方面我们群众勇气日高，敌人恐慌日甚，无〔论〕军队、保安队及乡村民团都一样的恐慌。后来他们日加镇定，但少数反动群众仍极恐慌，而陆续逃往他处，至第四军集中省城，第五军将移防时，更为恐慌，反动逃跑者更多。此时观察敌人行动，广东政局似乎有些变动，驻陆丰的三十一团慌忙调回广州，十五师又调到惠、潮、普去，海丰十六师又要分防陆丰，故此刻敌人兵力抽少，敌人更形恐慌，因恐调动时给我们袭击，故一方请黄旭初（驻紫金的一团）派二营人来高潭、黄羌牵制并搜索，一方将十六师四十二、七团调到陆丰，另将十六师各团改编。如此敌人遂得从容的调动，恰巧此时有一种声气由民团中传出：“我们的民团，要反为粤军”^②，不久、海丰全县的保安队及重要乡村的民团都给第五军缴械（时间在五月二十九午）。由此我们可以证明敌人营垒中已发生冲突，桂系与陈派已发生冲突。他们为什么冲突？他们合作各有各的企图，陈派方面这三个月武装力量的发展，实足使人心惊，他有蔡腾辉、戴可雄、杨作梅、陈耀寰、陈丙丁、钟景棠的武装力量，并且有许多乡村民团的力量，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随便都可以与第五军抗，甚而至消灭第五军。他们在广东政局变时，在桂系无暇东顾时，在桂系兵力

① 当时的捐税，多给一些“捐棍”承包，由于敌阵动摇，那些承包捐税的“捐棍”也“辞批”了。

② 粤军是陈炯明所部，与桂系有深刻矛盾。

薄弱时，都一定要实行其占据海陆的虚梦，故他们此时遂有“蠢蠢欲动”之意。在桂系方面，眼见陈派力量之大，故必在其有心发动而在未发动之前，加以严重的打击，将其武力削弱，于是遂有五月二十九日围缴保安队、民团枪械，拘其保安队及民团长之举。在陈派方面则以广东政局有变，而亦似有动作之准备，及至事为桂系发觉而受打击，则不得〔不〕忍气吞声，从别方面工作，因陈派自己的力量尚不能消灭第五军，而且第五军缴得枪械，又是卖给乡村民团，故陈派乘此机会在乡村活动，扩充反动乡村民团的武装，为他们扩充势力，故保安队枪械虽被缴，而枪械仍落在民团，亦即是落在陈之手，故陈有此原因，遂不敢与桂系公然发生冲突打起战来。在桂系方面则以保安队是驻城市的，集中的，这种势力之长大实足为虑，但此海陆“共匪”又未肃清，而断然弃陈，则对桂系工作实有妨碍，因此遂将陈派力量加以削弱，而不敢完全消灭之，故将民团、保安队缴枪，而将枪卖给民团，因为民团是散漫的，不是集中的，没有训练的，桂系将集中之枪支而分散之，这是其重要策略之一。另一方面，桂系还想抢得群众，以前民团、保安队都是陈派组织的，现在他们将枪卖给民团，就想借此而抢群众。故〔桂〕、陈两派现时为自己利益，都不能完全分裂，他们知道一分裂，海丰政权马上便可为“共匪”所得，故他们还是进行自己的企图，暂时尚能貌合神离的合作。总之一句话，桂、陈两派终久是冲突的，但现在是小冲突，大冲突尚未爆发，一似两方布置妥当，大冲突即可实现，在敌人此种冲突中，反动派都更万分恐慌，他们都说“第五军叛了，第五军要归降共产党了”，故他们又纷纷逃往香港或惠阳。现在海丰敌人仍是如常的作白色恐怖的工作，政权颇稳定，县长是钟秀南，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致公党徒，国民党县党部是有招牌，但无人办事，一切政权都操在致公党。兵力的分配，是第五军十六师四十六、七两团，四十六团二营驻公平，二连驻可塘（九区），一连驻青坑（六区），一连驻七区，一营驻汕尾，县

城驻二营，师部及四十八团团部都驻县城，另外大炮连，师部特务连，卫生连，团部特务连，机关枪连一总驻县城。青草（八区）驻有守备队（蔡腾辉的）一连，梅陇亦驻蔡逆一营，凡驻兵之地，都有民团协防，重要区域二百人，小的区域一十人至一百人不等，敌人比前不甚戒严，但东南敌人仍是恐慌，晚上都在山上驻。

以上是敌人攻入海丰至今大略的状况。

敌人的策略，亦可分为几个时〔期〕来说，第一时期是以军事力量，抢夺各区，镇压群众时期，敌人入海后即分驻公平、县城、汕尾等处，因为他们的兵力只有一师，力量甚弱，不能随便分散，经了我们几次反攻，并日日夜夜骚扰之后，他们更调大军来镇压，每到一区，至少用兵一营，到时即极力屠杀群众，每围一乡，亦必用兵一营，至少二连，同时见人就打，见屋就烧，白色恐怖之厉害，实亘古未闻，他们初到时是不急于占据各区而只是一区一区逐渐的对付，每到一区之后，即屠杀随之，然后将兵力抽少并利用反动分子驻防，而军队又次第到别区，施行屠杀搜索，使群众恐慌，无力量反攻，由此遂逐渐占据各区地盘。第二时期是分裂政策，敌人知道海丰工农群众始终是共产党领导的，专用屠杀政策是无用的，因此他们便有分裂政策之实行，他们此政策有两种作用：a.使群众与共产党分裂。b.使群众分裂。他们有此作用，遂在屠杀搜索之后，乡村的革命分子逃散，群众恐慌时，即利用陈炯明派出而组织民团，一般乡村因受摧残过甚，一有人提出避免摧残之办法，组织民团，亦多赞成，因此之故，海丰乡村遂有民团之组织（不是普遍的，大概组织民团的乡村，占全海三分之二）。他们组织民团之后，即用民团杀人，敌人此种策略，即是“以民攻民”，“以组织攻组织”，海丰民团有几种：A.民团长及团丁都是反动的；B.民团长反动，团丁不反动；C.团长与团丁都不反动。不反动的民团久而久之亦变成反动，因为他们用“以民攻民”之法，不反动的民团，他们要

他出来围乡杀人，又不算是民团，如一围乡，被围乡村的农民又极怨恨，围乡一次二次三次，一不做，二不休，被围乡村日益加增，由此遂逐渐变成反动去了！反动的民团青坑区较多，其他都是敷衍组织的，敌人此种分裂政策，在东南做得颇好，在西北则几完全没有效果。第三时期又急力进行搜山围乡及软化政策，此时因为红军由惠、普败回及反攻县城，所以他们便在西北（东南亦然）极力搜山围乡，在搜山围乡时，又极力做宣传工作，告红军官长及兵士的传单，对革命民众的虚言，所在多有。他提出的口号是“杀共产党的领袖”，“杀共产党的官长”，“到国民革命军这边来”，“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他们因为口头宣传不能做，故即发宣传品很多，而且他们对红军亦已变态度，从前拿到红军就杀，此时则不杀红军，红军之伤兵亦有好好安置之事实，因此红军中有分散在农村者便发生动摇，逃到敌人去的亦有多少（不过极为少数）。在桂系与陈派冲突以后，桂系的宣传更为厉害，他们减少围乡的工作，将围乡的罪恶归到保安队去，而且极力发宣传品，山路及农村皆有，桂系在与陈派冲突后，而即极力宣传，亦是很有作用，他们藉来抢群众，他们除了宣传文字之外，还注意口头宣传，但是口头宣传无办法，农民不敢听，工人亦不喜；于是遂想出拿人听演讲的办法，六月初便发生拘掠去街投圩的老农妇、老农（因为壮丁不敢投圩，在街市者只有农妇老人）及店里工人，来大演其讲，但此举是没有收效的。日来他们的政策更好，每一队围乡搜山队伍，便有一队宣传队随之，他们今日搜那个山，明日又搜〔这〕个山；今日围这个乡，明日又围那个乡；而且围乡的队伍，是出来重要乡村及交通孔道住扎，他们一住都有几天，一方面围乡搜山，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此即是第三时期政策。

敌人的行动本已在现状策略时说了许多，现在简单的说一说：在经济上他们不准工人罢工及加薪、减时，不准商人罢市，而且替商人保护运输，宣布田地归还田主，店铺归还店主，债务

租约一切有效，并进而制造契约（契约租簿前给苏维埃焚烧，现他们要田主债主等重制，每张在县署盖一印，便是从前的红印契债卷一样，契一张盖印一个须银二角，故敌人此举，一方要恢复田主债务，一方仍是在爬钱）。在军事上他们都以兵力集中，而且起初时，调动不定，不准兵士常驻一处，现在亦每日调防一次，兵士每日都有工作做，除了操讲之外，便是围乡搜山，奸淫掳掠，他们一围乡，便派了很多兵，分做四、五路，围数十乡，使乡民走东无路，走西也无路，故农〔民〕被掳及被打的很多。围乡时除了烧屋、抢猪、掠牛、及搬运米食什物之外，还大施奸淫，农妇老者年六十，少者年十二，都常闻被轮奸。海丰自敌人入境以来被奸淫妇女总有成千累万之多，他们的兵士所以不厌围乡者就是因为得以奸淫。敌人此举，除了屠杀群众之外，还有两种作用：A.增加兵士的围乡勇气；B.增加农民对兵士的恶感。至于搜山动作亦极厉害，海丰的高山如银瓶、莲花^①都给他们搜索过，比较小的更不待说了。他们搜山尚不止一、二次，常搜了几日，重搜四、五次，但敌人此种动作，常不能杀得红军及工作人员，而兵士则异常跋扈，故敌人搜山围乡政策都时刻表现无办法！在行政上他们实行开烟开赌，检查人口，征收一切苛税，执行一切苛刑（如审判杀人都用惨刑，他们刑律的厉害比我们要多十倍）。甚更有征收人口税、门牌捐（蔡腾辉征收），他们虽有县长，但什么事都取决于善后委员会、师部。在组织上他们取消工会、农会及赤卫队，组织工农商学兵联合会，组织民团，不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致公党的组织仍极秘密。在宣传上他们每遇一事便有张大其词的谣传，如日日都有捕获要匪的传单，他们拿着比较活动的C P便要放联炮^②，出传单，提高反动群众的勇气，而降低我们的勇气；另外他们还要造谣，某某领袖已被拿（如反

① 银瓶山和莲花山，位于海丰北面，是海丰、惠阳（现为惠东）交界处的大山。

② 即鞭炮。

攻县城之前二、三日他们反动派都是兴高彩烈说郑志云、陈舜仪等二十余人在某处开会（被拿），已被枪决，其实是绝无云影。他们此种宣传虽不发生大作用，但至少提高反动勇气，降低革命群众热情是有成效的。近来他们更是深入，在我们驻红军的乡村，便派了兵去，他做了极多传单，并标语旗，说要欢迎红军来合作，他们军队一出乡，城市里便即有捷报出现，群众方面日日看见、听见就是他们的胜利，某处被捕几多人，被杀若干，猪牛损失若干，烧屋若干，我们方面的好消息很少，故群众多少总有些勇气降低，其宣传工作当有些效果。

二、群众表现及武装组织

群众的表现可分为四个时期来说：第一是勇气蓬勃时期，此时即是敌军初进海丰境地，至第二次反攻汕尾为止，海丰群众的勇气实为勃发，在工人方面，敌军兵舰到汕尾，汕尾工人便有七日夜防守海旁之事，敌军一入公平，县城工人竟能在一、二点钟内集合四百人到公平，接战后敌军入县城，工人炸炮队，能在大街楼上掷炸炮，杀死敌军尖兵五、六人，致敌军一时恐慌，不敢深入（此时没有工人掷炸炮，敌军得以长驱直入。我们的牺牲〔不止〕一人，因工作人员此时都在城内红场及苏维埃等处），我们工作人员因此遂得退出，工人赤卫队是时还在各处秘密集中，预备即晚我们反攻时，工人从里面杀出，其他各地工人在每战争时，都有参加，而且极为热烈，譬如要召集一百人，而工人竟到三百人，故工人勇气之勃发实〔不〕难看见！农民方面都是一样英勇，第二次反攻公平，农民绝无子枪，亦无红军帮助，而敌人卒被农民直冲进去，在圩内几乎徒手与敌巷战；第一次反攻汕尾，农民到者成千累万，甚至连农妇都到战地助声势，卒因我们指挥不坚决，而不能攻进；梅、赤农民在蔡逆未到时，竟白日来县城挑战，蔡逆到时又与之大战，群众勇气亦甚高，后敌人虽仗军事势力而施行白色恐怖，然至第二次反攻汕尾，东南农民参加者还有五、六千人之多，而且尖串队敢与红军一齐前进，故勇

气尚未失，故在此时群众表现都各勇气百倍，绝无畏缩妥协之心。第二时期是第二次反攻汕尾以后，反攻县城以前，在此时期，群众勇气已渐渐消沉，不但妥协畏缩，而且有些反动的表现，群众因受敌人厉害的屠杀，发生恐慌，革命的工人都跑出来乡村，乡村的农民都日夕不安，此乡的农民搬到那乡去，那乡的农民又跑到此乡来，走来走去又是一样恐慌，一乡受屠杀奸淫掳掠焚烧，故他们恐慌之时便生出畏缩之念，由畏缩而妥协，由妥协而投降，故起初遇见一围乡，便车〔升〕白旗，由老大在乡中烧炮欢迎，后老大或壮丁被捕去，便以此强迫而组织民团，民团起初组织是挂空名的，一般农民都说：“我们面降心不降，组织民团是表面上的应付，我们的心志还是拥护农会。”后来民团〔被〕强迫去围乡，围乡又有利可得，故团丁遂渐渐变成反动了，此种情形海丰各区都有发生过，但以东南各区最多。东南各区，因为党的组织不健全，我们的基础不好，群众的封建思想太浓厚，家族姓氏的关系很厉害，故敌人一到，如大姓或大乡反动，小乡便随之反动，不然就是被摧残过甚，如某姓强房硬厝有一人反动，他便利用房族关系，号召自己房头的人起来对付别房的革命分子，故常有一人反动而一房随之。此种情形在青坑（六区）最甚，在青坑区中各乡都有民团之组织，而且极为厉害（故六区区委整个被获，工作人员亦死三分之二以上）；在西北方面，赤石、梅陇都大部分成立民团，但反动者比较少，而有时我们同志还能在乡中活动；公平群众表现较好，但妥协退缩之心理是有的。后来红军回来群众的表现有两种：A.惠、普暴动失利，红军已改回，我们的出路更少，而灰心者更多；B.红军已回来，我们尚可以此武力对付敌军，恢复政权，而提高了些勇气，但红军到后，本要即刻反攻，后因兵士恐慌，子弹缺乏，遂反攻不成，而将红军分散各地，群众方面看见红军到后而分散，故有些更加灰心！第三时期是反攻县城，至攻下赤石，此时群众们表现，都有些勇气再振之势，他们有的以为，我们已经攻下县城了，我们杀

了几个反动派，夺了一条汉机关^①，夺了二、三十支步枪及驳壳，放了成百被禁的同志，夺了许多子弹，破坏了敌人政治中心，我们的确有些胜利，我们此种手段要使反动派发抖！有的以为“共产党的力量是这样大，红色的海丰中有恢复之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奋斗！”故反攻以后，各区群众都有勇气再振之表现，如梅陇群众自动的到埔仔反攻梅、赤；及后我们反攻赤石又得了胜利，得了很多军用品，蔡腾辉的军队七、八百人，竟为我们一冲而溃，得了迫击炮二架，炮弹十二箱，此时梅、赤群众，都一时热烈起来；公平群众亦勇气百倍，在攻西山^②之后，参加民众有万人之多，虽然不甚勇敢，但群众的确已起来，后新田、河口攻下，反动者逃走，中立者送猪肉给红军，而革命〔者〕更加奋勇是当然的，故此时群众的表现，勇气实有再振之势。第四时期就是在桂系与陈派冲突至现在，此时群众又是呈现恐慌，因为敌人极力进行白色恐怖并用软化政策，他们派兵到重要乡村去住，一方屠杀，一方宣传，群众因受摧残过甚，故亦表现畏缩妥协，如公平日来日日夜夜都有围乡，并强迫乡村组织民团，不服从者大铲特铲，服从者可保无事，农民都四散逃跑，无家可归，即有家可归者亦不敢归，在受迫过甚时只有与之敷衍、妥协，但多数群众虽有此表现，而少数的仍是坚决不愿投降。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日来极力屠杀民团，如赤石杀了几个民团长之后，现在民团已无形解散，苏维埃已布告禁止组织民团，群众亦不敢组织民团，而常自动的起来杀反动分子，反动派因此极为恐慌，中立者亦渐渐倾向我们，故此时群众表现大部分更加恐慌、灰心、退缩、妥协，小部分则更加坚决。至于武装问题本有千余弹枪，但是自敌入境后陆续给他们缴去的〔枪〕械达一半弱，而所存的现已拿不出来，因多埋藏在敌人范围内故也；粉枪亦有许多给敌缴去，存

① 即机关枪。

② 西山位于陆丰西部，是海陆丰交界处的大乡村。

者亦分藏在各乡；工人的尖串多已被缴，农民则由各人埋去。武装的组织我们起初有工农革命军一营，后敌人入境，此营便散于各地，至东委去惠后，我们又将武装重新整顿，成立工农革命军一师，取名海丰独立师，师之下不设团，只分为十营，营直接受师部指挥，但为指挥便利起见，常受各区指挥处指挥。海丰共有九区，加多高潭一地，故分为十区，每区成立一营，计共成立十营，每营人数不等，多则五连，少则二连。此师成立后，各区各营都已成立，每营中除子枪集中外，粉枪、尖串亦有编进去，不过没有集中，但号召是很容易的，此一师人在海丰境内是可以调动的。除此工农革命军组织之外，还有赤卫队之组织，此赤卫队是从前已有的，但组织不健全，故又重新组织起来，计全县组织有一万人，每区五百至二千不等，此赤卫队的武装，都是尖串与粉枪，各区都已组织成立，他们经常的工作是放哨截劫，杀反动派。工农军与赤卫队成立不久，因敌人白色恐怖厉害，东南的工作已无法做，所以工农军及赤卫队除了少数叛变，大部分都逃往各地方去；西北的武装亦因群众太恐慌，虽有组织而等于零，不过公平与梅、赤有好多工农军尚能集中做工作。后来反攻县城，我们将武装重新整顿过，仍成立工农军一师，不过东南各区只成立一营，赤卫队的数目减存一半，但此虽有决议，但组织成功的不多。现在我们要极力整顿武装工农军应设法集中，而且要扩充，赤卫队亦有整顿，因现群众太恐慌，我们当加以积极的发动，使赤卫队能组织，组织好后又有工作做，我们欲教赤卫队起而做防守工作，如放哨、侦探、修整武装等，及后当做进攻暴动的工作。

三、党各时期策略

党的策略可分做三个时期来说：第一时期是解决敌人部分的力量，占据各区而汇为总的夺取县城。因此时海丰敌人只占据四区，县城、汕尾、公平、可塘四区，我们还保存有五区的政权，我们汇合各区的力量解决一区，是很有把握的；如东南各区只汕

尾及可塘二区是敌人的，我们以赤坑、捷胜、红草四区群众力量先夺取汕尾，解决汕尾敌人。攻汕后又汇合东南各区力量而解决可塘敌人，攻可后，即汇合梅、赤、东南、附城力量夺取县城进而克复全海丰，在事势上实有可能。故一方面在各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一方仍相机解决部分的敌人。但敌人始终不将力量分散，同时蔡逆又从梅、赤进攻，我们反攻汕尾及反攻梅、赤失败后，此计划便无形的失败！第二时期的政策是肃清民团保安队，严防敌人的分裂政策，准备武装消灭敌人。此时因敌人实行分裂的政策，组织民团、保安队，故在民团、保安队组织伊始时候，不加以扑灭，是很危险的，而且敌人力量过大，我们暂时的能力不能扑灭，只有民保^①力量溃弱，而且民保是敌人的基础，故要准备扑灭逆军，必先肃清民保，要肃清民保，故对敌人的分裂政策，必须先有彻底的严防，如不准农村车白旗，欢迎敌军，杀形似反动的老大，禁止交军需，杀逆宣传队，组织我们的宣传队，使群众无法妥协，而不致为敌分裂。在严防分裂肃清民保的政策之后，还定出积极准备武装，消灭敌人，因要消灭海敌，必须有群众武装，现在群众武装组织散漫，故必须整顿，如组织工农军一师及赤卫队一万，此武装即准备在某一时期暴动，如反攻县城一样，此是第二时期策略。第三时期即是反攻县城前后，我们这一次反攻县城的计划，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及目前中国以致广东的政治环境——张、李军阀将近火拼的时候——与海丰的民众要求而决定，无论在客观上及主观上我们都相信在这时候，只有积极的坚决的把我们所有的力量作一总的先反攻县城的敌人，用工农兵大暴动的口号恢复海丰的苏维埃政权，只有如此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我们是相信这一次反攻县城是有胜的把握的，一方是因海丰的民众在国民党军阀严厉的白色恐怖之下，已忍受不住，在军阀屠杀政策之下，是会造成群众暴动的勇气与决心的（海丰在

① 民保，即民团和保安队。

两个月来很多革命的乡村都成枯槁荒凉之景象，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且日来受民团之抢掠，奸淫，差不多已臻绝境，工人也多因城市为反革命势力所占据而失业，生活已陷于极痛苦之境地)。一方我们的兵士运动也有相当的成绩，故我们相信在这一个工农兵大暴动的口号之下，一定可以把海丰的逆军瓦解，把一切的反动派（如钟秀南、钟景棠之流）杀净，而使海陆丰的苏维埃得到一个永远的巩固，进而可以形成东江苏维埃割据以夺取广州。同时，对我们第二、四师的军实（子弹枪支粮食军饷等），又可以得到相当的补充，所以我们对这一次反攻县城已下了很大的决心和抱了很大的希望。但现在我们反攻后的结果怎样呢？我们这一次并没有失败，我们这一次一方因为广大的工农群众还没有起来，只有单纯的军事行动，用一部分红军去与敌人打战，逆军中的兵士同志不能一致的暴动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在军事行动上又有种种的缺陷，如指挥不能统一，动作时间不能一致，二、四师又不能有很好的联络等。所以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只是：缴敌人汉机关，及手机关各一支，步枪数十支，毙敌官兵数十名，伤百余名，一切被监禁的工农及革命同志都解出来。我们虽然仅得到这种小小的胜利，但因此，我们在海丰的工作已经得到一个新的转机，敌人已表示着非常恐慌，群众的勇气也已逐渐提高，广大的工农群众一定在最近期间可以鼓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向敌人进攻的局面，我们现在更应积极的不断的进攻敌人。用我们现在海丰所有的二师及四师的力量，加以整顿之后，即用击破敌人方法，把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先行解决，同时并帮助农民肃清反动的乡村，解决民团保安队，发展农村暴动，扩大工农武装的组织（如赤卫队、工农革命军等），准备作第二次的暴动，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工作的总方针。第四时期的策略，就是海陆惠紫四县联席会议以后即是四县暴委成立时候，此策略是：在广东政局之变动，广东尤其是潮、惠、普工农暴动的发展，更以海、陆丰陈炯明派和桂系军阀的冲突开始，这许多客观条件都是说海、

陆丰是到了一个总暴动恢复政权的时候；但无奈我们主观的力量，发现了许多的缺点，如红军二、四师因子弹不能得到一点好的补充，又因粮食问题等又影响于部队的整顿，即本地武装亦因粮食之无办法等原因，不能尽量集中，更以我们以前教育训练工作没有做，所以即集中的本地武装赤卫队亦缺乏战斗的能力。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总策略，仍然是攻敌人小的部分和敌人薄弱的地方，普遍的暴动起来恢复各乡村的政权，为夏收总暴动的准备，在陈派与桂派军阀开始在海、陆丰冲突的时候，我们暴动目标应移重陈炯明派的力量，如民团及蔡腾辉、杨作梅等之部队。因为陈派是我们最后的死敌，我们先消灭他一分，就是我们以后工作容易做一分，尤其现在陈派与桂系冲突时候，我们所以对陈派之进攻，桂系之第五军多少有点观望不救的。至详细的如：东南应即暴动起来，以牵制敌人，使其不能专对西北暴动地点，以东南在大嶂一带，集中武装力量，向可塘的反动乡村进攻；赤坑亦应于最近有动作，并且这种暴动工作要合陆丰东南取联络；西北的公平应与陆丰西北和高潭发生很好的关系，并设法打通与惠阳的动作与海丰呼应。工农革命军尤须积极加以整顿与训练，起初以防卫的形势如设法抵抗敌之围乡，渐进于进攻敌人的形势，加紧武装工作及群众的宣传工作。我们决定在夏收时候，作全县总的暴动，因田主现已积极准备收租，此租若给田主收去，则一时农民都要饿死，故此时农民必坚决的起〔来〕奋斗，我们此刻已在积极的准备！

四、党务状况

海丰的党在我们建设苏维埃政权四个月当中，发展为最快，原来党员只有三千人，在那四个月增到一万八千人；支部原来二百个，现增至四百六十余个。那时候，我们急切于发展党的组织，而期望于普遍城市乡村，所以对于工农入党条件，只是放低，且在每次群众集会公开征求党员。但是组织上虽然如此发展，教育训练工作未能随之并行，结果：只有数量增加，质量并

没增加。在这时期党务加以整顿——整顿各支部，淘汰一般妥协投机分子，党务略有起色，支部多数能够按时开会，缴费，在乡村起作用。这是在逆军未入境，海丰苏维埃政权未失败的大略情形，以前已有报告，不必详述，现在只就逆军余汉谋入海丰（时间三月一日），至现在的党务状况简略报告如下：

（甲）县委状况：

第二次全县党代表大会，选出第三届县委委员，均是农民同志，工作能力较差，日常工作，多是秘书处应付。在逆军未入海丰城的前一、二天，决定各委员分配到各区去工作，因为各委员从前都是在各区工作，对当地情形熟悉，工作上比较有把握，县委只留比较进步的常务委员刘文杰同志一人，协同秘书主持工作。敌军占据海丰将及一月，东委将县委工作同志分散，工作都由东委指挥包办，三月尾东委将移到惠来的时候，县委又恢复工作，迨至四月尾刘文杰同志被敌捕杀后，县委工作完全由秘书处主持。

县委委员十一人，除刘文杰、黄娘恩、彭炯虞、罗景四同志先后被敌捕外，其余除治中、叶亭、林覃宝、刘友兰四位同志均畏缩；戴永良、林守沛两同志则散漫不甚能做工作；只有林信同志比较坚决努力，他在东南主持工作，因他从前是在东南工作，对那方面情形熟悉也。

县委常务委员会，及全体委员会议，自逆军占据海丰以来，因为各委员分散到各区去，有的被敌杀，有的已藏匿在乡村，很难召集，所以未曾开过一次，只有召集过扩大会议三次，来讨论各时期的工作，及解决重要问题。这几次扩大会议，县委委员（未能全数到会）及各区委负责同志，军事负责同志都有到会。在反攻海丰县城（时间五月三日）以后，县党委、各区委，支部之不健全，县委已定期召集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先行改组。到了开会那天，适敌人数百，到梅陇南垵、埔仔洞一带（会址就在南垵附近），包围搜索红军，敌人一连驻了数天，各代表都跑散，

这个代表大会已开不成。这时候敌人在各区乡村不断的搜索很严重，要再通告召集代表大会，事实上的确难以做到，所以县委工作，又不得不暂由秘书处主持，一直到现在。

就以上的情形看来，可以知道县委之不健全，现再决定七月一日召集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改组及讨论夏收暴动问题。

(乙) 区委特支状况：

1. 区委：各区委状况，划分东南及西北两部来报告，现在先就东南报告出来，东南各区委（汕尾、青坑、捷胜、青草、可塘）在逆军入境以后月余当中，都能够主持各该区的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四月尾间，敌人对东南乡村搜索很严厉，尤其是当地的反动派回来组织民团保安队，对围乡搜索革命同志更为厉害，青坑区委负责同志刘汉材、蔡敬群首先被捕杀，其余各支部负责农民同志及CP区委委员亦被捕杀多人，东南乡村因为封建势力比较西北强固，又农民受白色恐怖过于厉害，乡村已有竖起白旗与组织民团，公然捕拿革命同志，各区委工作同志及较赤的农民同志均不能在东南立足工作，大多数同志跑到公平区东北部（与东南之可塘区、青坑区接近）。此时汕尾与捷胜的两书记，还坚决的在原区维持工作，迨后又因敌人搜索过于厉害，汕尾区委书记又跑走了，捷胜区委书记仍然在原区维持工作，所以东南各区在那时候到现在，各区委除捷胜区以外，还未能在地恢复工作。青坑、青草、可塘三个区委的负责同志，协同东南各区跑出来不敢回家的农民同志（三百余人），现还在公平东北部^①，做多少工作，如刺杀乡村反动派等。西北方面，（附城区西北部、公平、梅陇、赤石）党的组织比较有基础，农民生活比东南亦困苦，革命性较强，地势多山，每次斗争均有大多数的农民参加，所以虽受逆军民团保安队如何围乡搜山，各区委还能够在乡村中

^① 当时东南各区负责人和赤卫队，多集中在公平东北部的九龙洞一带坚持工作。

进行工作，区委会议及各支部负责同志联席会，虽不能按期，还能够酌量情形召集，但工作都是临时应付，对参加支部会，督促支部工作，发动群众等工作，则少有做到。县委现时督促各区委，加紧进行扑攻乡村民团及杀反动派，加紧进行整顿工农革命军及恢复赤卫队，整顿党务，发动群众等工作，县委对区委在斗争当中，表现不健全者，已先后着其召集区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之。

2. 特支：惠阳属之高潭设一特支，直接受县委指挥，该特支在此次斗争当中，能够领导该处同志及农民进行骚扰及截击敌人，并照常进行其党务工作，颇算健全。自六月初间高潭为敌人黄旭初所部，及李坑屯、南岭民团占据以后极力肆行其屠杀，围乡搜山，异常厉害，该地民众逃跑一空，特支工作同志亦不能在高潭立足，只有跑过公平方面来，该处党务暂行停顿，现时准备以高潭跑出来的赤卫队及公平武装力量，解决高潭敌人，敌人解决后就可以恢复高潭的一切工作。

（丙）支部状况：

各支部状况，亦须划分东南、西北两部来报告比较明了，东南各支部在敌人初占据海丰的月余当中，虽各区为敌人占据，当地反动派尚未回来，民团、保安队未组织，敌人对乡村还未进行围乡搜索，此时各支部虽有少数负责同志畏缩，不敢工作，然有少数支部在乡村中能够起作用，各乡村路口组织放哨，召集农民参加攻打敌人，传递信件……等，支部会、小组会按期开会者亦占多数，迨至四月尾，当地反动派已回来，反动乡村组织民团、保安队，勾结该区逆军围乡搜索很厉害，有少数支部负责同志，被敌捕杀，此时东南各区支部负责同志先后逃跑藏避，有少数比较灰色的支部负责同志，也不敢工作，从此东南党的支部，就无形解体了，现在能够在乡村中秘密活动的支部很少。西北在上面报告区委状况中，已有说及，党的组织比较东南为有基础，又因地理上之关系，加之西北各区委的工作地多在西北方面来督促，

所以西北各区支部虽经敌人围乡搜索，有少数支部负责同志逃跑，或畏缩不敢工作外，大多数支部还能够保存组织，及在乡村中发生作用，如阻止农民竖白旗，组织民团……等，支部会小组会能够召集，不过不能够完全按期，干事会则可说很少开会，但支部工作多集中到几个负责同志去做，并不是全支部同志都分配有工作做，县委现时督促西北各区委加紧进行整顿支部——改组不健全的支部干事会，少数未恢复的支部，在最短期间务须完全恢复——对东南支部，亦责成该各区委设法使之恢复，但各区委对此项工作经过还未有报告来。

（丁）同志表现：

在去年十一月间至今年三月初，这四月当中，是党极力在海丰发展的时期，在这四个月中增加党员一万五千人，但是组织上虽然如此发展，教育训练工作未能跟到，所以一般新吸收的党员，多数未有得到党相当的训练，不晓得党的主义，不明了斗争意义，一到敌人临境，故表现畏缩，有的表现动摇。青坑区在四个月当中，发展党员为最多，然而该区在从前是封建思想（姓氏观念、乌红旗主义^①）最浓厚的地方，我们苏维埃政府时代，对该区的杀戮为最多，（有的因我们负责同志不审慎考查，而偏听农民挟私报告而杀错的）这些被杀戮的子弟或有亲戚关系的人，他们在那时候，因为我们势力底下不敢表示不满意，及明白反动，且到我们这边来，对革命工作很努力，我们同志看他们工作比我们同志还努力，将他们吸收入党，又没有加于党的相当训练，致敌人占据该区施行围乡搜索的时候，他们即叛党反动起来，跑过敌人方面去充任民团或保安队，甚至有的反叛的党员充任敌人向导，来拿我们工作同志者，刘汉才、蔡敬群两同志，以是而致死。此种不过是青坑一区有之，在青坑亦不过是一部分而已，这些叛变的党员，均是农民，东南其他各区都有部分的农民

^① 海丰乡村自清朝以来有红黑旗的派别，常发生械斗。

同志叛变，但比较青坑数量少，他们叛变的原因，以受白色恐怖太过厉害，但当地反动派挟迫“为现死不如赊死”而致于叛变者。东南区勇敢坚决的同志还多，叛变者不过是部分而已，较赤的同志，多数因在当地不能立足，跑到西北方面来。西北的党员群众，虽同样经历过的白色恐怖，然而叛变者很少，很少，可以说是没有了。但是畏〔缩〕者好多，坚决工作者不过一部分。至城市的工人同志方面，在敌人初入境时，表现的确是勇敢，县城的工人同志能够领〔导〕工人群众出发公平攻敌，敌人入城能够抛掷炸弹。迨后因为白色恐怖太厉害，有的较赤的工人同志，多数已不敢在城市立足，跑到别处去，已不敢活动工作，公平、梅陇的工农〔人〕同志，则很少起作用。总括来说：海丰党员群众，在此斗争当中，普遍的表现多数是畏缩，有部分动摇，而致反动，有部分坚决勇敢参加斗争者。

五、其他

A. 反攻县城经过：得省委来信及赵自选等到来，我们已略知外面的政治情形，四月三十日召集了一个全海丰县第二、四师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暴动问题，当时确定了有反攻县城之可能（详策略第三时期），随即决定五月三日早反攻县城，当时县城共驻兵一团以上，而且师部、团部机关连、大炮连都在县城，他们除一营一连驻五坡岭，其余都驻城内，因此我们反攻亦分为二路进去，我们的力量，用二师二百余人及附城、公平武装攻五坡岭，用四师一营及二师一营及梅、赤群众攻城内，同时动作时，县城内兵士即暴动，杀官长，响应我们，又组织运输队、屠杀队、宣传队；同时对于屠杀的分配及运输的工作，均有具体的决定，并成立一军事委员会及海陆丰总指挥处，以指挥一切的武装行动，对反攻县城时间决定在五月三日早上三时，决定后遂分头准备一切，红军二、四师亦已移动，群众亦分头组织，兵士的暴动亦已着其分配工作，到二号晚，敌人的口令已经拿出，而且攻城内的由西门即弯进去都是我们兵士同志放哨，我们预定以四师先

动作而不响应，一直冲进县公署，而始分头围缴敌人枪械。但至动作时四师及梅、赤群众（群众只有二百人参加）由西门进去，不转弯而竟直进，因此遂过敌人步哨，当时即开枪，一开枪县敌各处都准备，或移动，或闭门固守（本来他们对反攻消息是早知道的，因为我们要群众参加，故对秘密当不能十分严守，故在反攻的前一天下午，敌已召集逆军连长联席会讨论如何应付，但他们尚未知我们的时日）。四师遂直冲进去，少数群众亦进去，当时冲进了保安队办事处，放了成百“犯人”，冲到红场师部与敌抗，缴汉机关及手机关各一挺，缴步枪三十余支，杀反动派十余人。县公署因准备有机枪，守备队闭门固守，机关枪连拖走，故均不能攻入。此时兵士同志本已分配各人的工作，如某人杀某官长，缴某人枪，但因枪声一响，官长四散逃避，兵士同志以指定的杀不着，便不会再动作，表现态度犹豫。故全城兵士只有二个倒戈，其余都不暴动。后时间已久（约一时），四师及群众遂退出，退出时二师部队始到五坡岭与敌对抗。当时枪声一响，机关连即拖到五坡岭集中，五坡岭的后出来准备一切，故二师到时已不能与敌对抗，群众多不敢上前，四师退时，又不能派一半到五坡岭后面去攻敌之后，二师因没有援助，遂败回。计此役我们只死十人左右，反攻县城就在此结束。总之我们不能胜利原因，有几种：A.没有群众参加，只有红军单独行动；B.行动不一致，指挥不统一；C.兵士不能暴动。反攻县城及全县敌人都整个恐慌，逆党逃往香港及惠阳者不下千余人，予敌人以重大打击，城市及反动乡村都开卡掘壕，防备甚严。在我们方面，反攻虽不能完全胜利，但确已提高群众的勇气（已在群众表现中述及），故此役亦不能算是失败，可以说是胜利了一半。

B.暴委成立经过已有海陆惠紫暴委报告，故不赘述。

C.善鸣同志等死难经过：善鸣同志与秉刚、自选等八人于四月十日到八区之埔町乡起水，起水后即分为二批而行，林甦、吴齐、赵自选及一普宁同志为一批；善鸣、秉刚、欧荣、李某为一

批，自选等那〔批〕到某某即住扎，虽被围，但均脱险而出，卒能达到康美洞^①会刘文杰、陈子歧（东委特派员）。但善鸣同志等因山路不熟，由青草圩冲过，当时由秉刚先行，善鸣等随之，至圩旁秉刚遂被拿，善鸣、欧荣二人因敌人（放哨的）即已捉秉刚，故他们二人遂脱险而过，秉刚乘敌不备亦脱衣而走，后虽被大队在圩旁小乡被围搜，卒能在坑中脱险，而李同志因脚痛落后始给蔡腾辉部队拿去。秉刚脱险后即乱行山岭，到达康美洞。而善鸣、欧荣二人则到汕尾区属之大网寮住（距汕尾市约五里路）宿，那晚适汕尾敌人围某乡村，围后往汕尾时路经大网寮旁，敌人说“大网寮未搜过，未知有住匪否？何不搜一搜？”因此敌人遂无意中到该寮去搜，当时善鸣同志等遂被搜去拿往汕尾，隔二、三日即枪决，李同志亦给蔡逆枪决。而秉刚、自选等即过来县委处讨论工作，跟林甦及普宁同志派往陆丰工作后，吴齐同志又在康美洞给敌枪决，除秉刚同志派往梅陇区负责区委书记，赵自选同志则在反攻县城时，当北路的指挥官，当场又给敌人打死，几位负责同志都不幸在海丰殉难，党的损失真大！此便是大略情形特此补报。

D. 二、四师情形已为暴委报告。

E. 兵士运动状况：自第五军到海丰第二日，我们即会到兵委△△、△△二同志，二次决定兵士暴动，都因调动而不能实现，五军十五、六两师的党员只有十余人，完全是零星没有组织的，故起初发展组织及教育工作，都完全没有，后每营决定成立一支部，因敌军驻防及调动都以营为单位，故我们亦以营为发展单位，同时并决定对敌兵的宣传口号，并教以工作。而兵士同志教育程度，又不甚高，活动能力亦比较差，故关于敌的行动常不明了，兵士委员会的组织亦异常松懈；到海丰后支部同志及兵委

^① 海丰、陆丰，惠阳等地，若干自然村同在一山谷中，此山谷被称为“洞”。本书出现的五云洞、大安洞、中洞等均是。

都每周开过会，同时党的组织亦有发展，现十六师已增至二十余人。但此兵士运动亦限县城，因各地都无接头地，而且委员工作能力大略，县城兵士的党，虽早已与县城区委及县委直接通信发生关系，但县城接头地又被破坏，现要另找人极困难，计现我们的组织，可由△△兄口头报告，不必在此赘述。但此兵士运动异常重要，请你即派多二、三人来，△△同志亦应同其即来，因我们已准备夏收大暴动，△△同志已被监禁。

附言

1. 关于日常生活近来工农及一切人民都异常痛苦，物价高涨，工人有工作者，而工资极少，因工人多而工作少，从前一律的加薪一律取消，革命的工人都逃到乡村耕田，或作流氓，革命的农人在东南的田园，都完全不能耕种，在西北亦有些无耕，即耕的亦很不安心，敌人终日都围乡，工农终日都跑。

2. 关于农〔村〕的问题很多，如耕田的牛给反动派牵去极多，公平区六百余只，赤石全区已无牛，梅陇西北农民〔的牛〕亦绝种，东南的极〔更〕不用说。凡革命农民猪牛都完全给敌人牵去，反动派的牛我们又要没收他，中立者又变卖，或往香港，牛是农民用以耕田的东西，若无牛便发生极大的困难，故现在海丰的牛问题，将来是很难解决的，不但牛如此，在敌围乡时农具、谷种都给敌人抢去，故下季的谷种及农具问题是很难以解决的。

3. 敌人入境至今，农民都向我们如此要求，以后第一不可毁弃神明；第二大会不用开得如从前那样捷〔多〕；第三女子不用如前那样活动，因女子在现在完全失了作用。多是普遍的要求，第三的则甚少，农民此请求，虽有些不对，但大多数的农民都如此的与我们请求。

六、今后斗争趋势

海丰敌人虽终日都进行烧乡杀人牵牛掠猪，民团（已改为警卫队）虽积极的组织，但对于我们的活动却未损，近来因为我们

扑攻民团的结果，使敌人——尤其是民团，更加恐慌与动摇。在每个反动乡村的人，入夜都在上山，城市的军队，有的入夜也在山宿，蔡腾辉的土匪近来更逃跑了很多，其兵士更加恐慌，预备逃跑。但他们现在还是终日围乡，我们呢？因为扑攻民团，公平及赤石的农民亦日在怨恨反动派，要求我们快些暴动，但他们不敢参加，红军二师已发生大问题，因官长尚不负责，几不能成军（暴委已有报告）。海丰敌人更是惶恐百倍，而且现在夏收已到，敌人已预备收“十足租”，群众都在“操心”，都主张在此时暴动，故我们决定号召群众杀田主与反动派，没收反动派的粟，盗割反动派的谷，禁止中立农民交租……等。夏收暴动的办法，我们要在夏收之际，做成全县总暴，夺取海丰政权，我们现在一方面已在积极组织赤卫队，扩大宣传，一方面又在扑攻民团，在此一、二日来的工作及状况看来，敌人已穷于应付，我们群众的勇气已比前略好，而且东南的群众都很多已武装，准备攻东南（东南的赤坑，捷胜都无兵）。故现在东南、西北的暴动似将近联成一气，我们要在最短期间，夺取东南的乡村，恢复东南的工作，故今后的斗争不是西北一隅的，而是全县的，在我们全县乡村暴动杀民团的工作做得紧张，及夏收杀田主抢谷割稻的工作做得激烈时，我们便可以夺取全县的权，我们已积极实行。

1. 末后△△兄这里限他一礼拜回来，因这里的工作紧张，请为催促。

2. 我们财政很恐慌，红军的伙食已发生恐慌，子弹亦绝，请帮助多少，无误！前闻汕尾区委有银饼存在杨维植同志身上，请即向杨同志取回，给我们应用。

3. 我们各种消息都未知，请时为赐教，以后我当陆续派交通员去。

4. 今日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经过及决议另录。

海丰县委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第三次 党员代表大会经过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①

省委：

海丰的党在此次斗争当中各级党部表现不健全，党员群众表现不坚决，县委觉得此层，对各区委之不健全者（如附城、公平、梅陇、汕尾、捷胜等区委），已先后召集该区代表大会改组，对不健全的支部则由各区委改组之。县委本身之不健全，本来在反攻海丰县城（五月三日）以后，已有决定召集全县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当时因各区代表到来赴会者只有公平、梅陇两区，其余各区代表均未到，又适敌人到会址来围乡搜索，所以那次所召集的代表会已开不成。至本月一日再行召集全县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兹将此次大会经过报告如下：

一、开会时间：七月一日下午起至二日下午止，经过时间十八小时。

二、到会人数：代表二十八人（汕尾、捷胜两区因交通断绝，故没派出代表，梅陇、青草两区代表未有来出席），参加者：东委代表杨望同志，CY代表五人，四师代表二人。

三、在大会的报告：（甲）目前政治状况及海陆惠紫四县联席会决定“暴动总策略”（杨望）。（乙）海丰工作经过及党务状况（舜仪）。

四、（一）斗争方面：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甲) 对东委的批评：1.对军事工作不甚注意，任无军事学识的王侃予同志为军委主任，以致敌一临海丰，便感无法应付，军事上遂至失败！2.在斗争工作紧张时期，东委将县委取消，以致各种工作趋于凌乱！3.东委对四师部队不注意整顿和扩充，以致四师只有打战时期没有休养时期，只有消耗没有补充，致失去红军在东江帮助暴动的意义。4.着令赤石区委欢迎第五军的错误，东委负责人郑志云同志应负责。5.逆军入境以后，东委只有郑志云同志个人包办。

(乙) 对东委、县委的批评：1.不注意侦探、交通工作。2.对斗争趋势缺乏指示下级党部。3.东委、县委以前对二、四师关系不甚好。

(丙) 对县委批评：1.县委过去工作不切实，如我们以前虽有喊出“欢迎敌人来临的口号”，但自己不先准备应付敌人的力量！2.不注意整顿群众的武装和训练。3.县委过去不能切实发动群众，及将阶级斗争的意义去训练群众。4.县委过去对区委的工作，不能有切实的督促，只有文字上的指示。

(丁) 对区委的批评：1.各区委过去大多只顾虑敌人来向我们进攻，忽略去查察敌人弱点，想向敌人反攻！2.各区委对群众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做得不好，对分配在乡村的红军，不甚注意。

(戊) 对一般的批评：1.海丰工作只有上级的活动，不注意下层的活动；2.海丰此次斗争，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3.海丰此次斗争的衰颓，不只是各级党部不健全，尤其是一般同志不坚决；4.海丰群众对红军，异常亲爱信仰，但他们此种观念，只望红军替他们恢复苏维埃，他们忘却自己力量，群众此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5.海丰苏维埃表现没有作用，群众还有许多不认识苏维埃，而且在此次斗争当中，不见有做何工作。

(二) 党务方面：

(甲) 对县委的批评：1.县委过去不健全，工作多由秘书处

主持；2.过去县委只知发展组织，不注意教育训练工作，以致到了斗争时间，同志大多表现畏缩、动摇，党不能成为群众核心，领导群众斗争；3.县委在苏维埃时期不注意设特派员或巡视员到各区委考察及督促其工作。

(乙)对县委区委的批评：1.县委、区委在斗争期间均不注意纪律问题；2.县委对党务缺少了指示区委，区委对党务缺少报告县委，支部对党务工作更缺少进行。

(丙)对支部的批评：支部组织不健全，所以弄到海丰整个党不健全。

(丁)对一般同志的批评：一般同志在斗争期间，不能自觉训练自己，至多数同志（尤其是农民同志）以为自己入党以后，敌人就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所以对于一切工作都不敢去做；还有的表现：敌人不要来围乡搅扰他，我们团体不要给予工作做就算好了。

(三)大会决议案：

(甲)对海陆惠紫四县联席会暴动总策略之执行，决议如下：

1.武装问题：(1)工农革命军组织：①第一、二、三、四区，东南、高潭各成立工农革命军一营（就将以前的工农军恢复起来）；②每营至少要有一连集中，做基本部队；③规定时间，施予政治和军事的训练，④无论公家或私人所有子枪均应集中，倘私人不愿意充任工农军，由公家向他借枪；⑤工农军组织，除子弹（枪）以外，其余粉枪、尖串均应编入。

(2)赤卫队组织：①公开可以组织的：a.在过去赤卫队组织，因为是以乡村农会会员为单位，所以全乡农民年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者，均为赤卫队队员，一到召集的时候，便很难于指挥，以致过去赤卫队，虽有组织之名，而无组织之实。我们对此缺点应即纠正。所以，此后应以乡村为单位，每乡由苏维埃指定壮丁若干为赤卫队队员，以乡村人数多寡而定，大概每乡

百人者以十分之一的壮丁加入赤卫队。b.赤卫队组织法：每十人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每中队受各区各路指挥处指挥。c.各乡村加入赤卫队者，均应登记，造成花名册，存在该区各路指挥处，并发给证章。d.按时施以政治军事训练。e.恢复时间须于十日内完全恢复。②秘密组织：a.各区择一环境较好的地方，为发展工作中心地，然后再向外发展组织；至我们组织方法，用介绍手续吸收乡村中勇敢坚决分子为赤卫队队员，同时并秘密加紧其教育宣传工作；b.由区委与苏维埃派同志向所指定地方去活动；c.赤卫队组织原则，亦依照公开组织法，惟组织单位则以人为单位。

2.宣传问题：（1）各区应即组织宣传队，无论公开秘密都须派出宣传队到各乡宣传，名义则〔用〕苏维埃宣传队；（2）各乡村须恢复召集乡民大会；（3）县委组织宣传委员会，另对县苏维埃所出版之《红报》须使之分布；（4）在此次代表大会中，因为欲使海丰的党能够领导群众实行夏收大暴动，夺回海丰苏维埃政权，所以我们在此次大会须将我们的党的策略发出对群众的宣言；（5）大会宣言大意分为下列几点：①敌人进占海丰以后对于民众的宣传状况；②整个政治略情及海丰政治状况；③夏收暴动的必要和可能。（6）反宣传者一律将其杀掉——所以对于神棍与老大等在此期作反宣传者，我们都须将其杀戮。

3.取缔乡民团：（1）扩大宣传，我们须先把民团罪恶及其组织民团之无作用，向群众普遍宣传；（2）由苏维埃名义禁止全县各乡村民团之组织；（3）对于乡村中主持活动组织民团者，及反动团丁、团长，我们须将其枪决；（4）对于已组织乡民团而没有摧残过我们者，我们不加以究办；（5）乡村中民团已有印信和白旗等，我们须限期要其交到区苏维埃焚烧；（6）凡乡村中已有组织民团或开始活动者，我们支部负责同志须将组织民团主动者携出交我们枪决，或报告区苏维埃，而我们同志不将其交出或报告时，则先究办我们同志。

4. 偵探交通問題：（1）偵探工作：①各區應指定專人負責偵探工作；②縣市各重要路途應設坐探；③負偵探工作同志每月須要有報告。（2）交通工作：①縣委對於上下級黨部之交通須使之靈通；②各區委均應設一區交通處指定得力同志負責；③區委對〔區〕委交通須指定交通員二人負責傳遞信件；④各區交通處應找交通便易及接近總交通處地方設立，倘交通路線發生事故時，應設法找別路線交通。

5. 夏收總暴動問題：（1）由蘇維埃發出布告禁止農民還租，並須依前分有田地收穫；（2）組織武裝暗殺收租田主及一切走狗；（3）對反動派的租谷一律將其沒收；（4）為保護夏收須於最短期間將民團一律肅清。

（乙）對黨務整〔頓〕進行決議案：1. 對於指導機關：（1）改組縣委；（2）按時召集縣委會及常委會議；（3）派出巡視員；（4）嚴厲執行紀律；（5）改組不健全區委；（6）區委派出各路巡視員。

2. 支部問題：（1）未恢復的支部，應即恢復，（在特殊情形底下區委應根據實際情形去恢復支部）；（2）改組不健全幹事會；（3）人數過多支部不便于召集支〔部〕會時，立即組織支分部，小組人數當在三、五人間；（4）支部應按時開會、報告、繳費；（5）小組會，支部幹事會須派同志參加，支部會議區委應派員參加；（6）支部同志應分配實際工作。

3. 宣傳教育問題：（1）《縣委通訊》繼續出版；（2）給各支部政治訓練材料或討論問題；（3）支部會議應討論當地實際問題。

中共陆丰县委关于二月 至六月的斗争情况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 ①

省委：

自从桂系军阀于二月二十八日进占海陆丰以来，与兄处及东委交通多所阻碍，甚至于前三月来完全断绝，以致各种工作失去指示，县委与东南特委亦于三月前失去联络，县委失了全县之指导，迨四月十二日县委工作机关破获，常委吴鉴良、彭元章及秘书长陈谷生三人被拿牺牲，县委全部工作停止。因此指导各区暴动工作及党务，只有两特委而已，本欲召集县委其余委员开会，再指定人在县委负责，因东南与西北之交通又打不通，前县委委员除死亡者以外，亦多畏缩不敢参加工作，难于召集。故五月东委来函给东南特委也欲召集全县代表大会，成立县委，并指定委员，也不能实行，西北因与东委特派员杨△^②同志发生关系，遂于五月十日召集西北特委各区委开联席会议，指定林△△、吴△△、范△、范△南、林△五人为临时委员，并以前三人为常委。西北特委取消，直接指挥西北各区委。东南之交通遂屡次设法也不能打通，在〔直〕至前七天，西北与东南交通才打通了。同时与东委发生关系，遂于六月二十七日，根据东委函即召集临时县委及东南特委开联席会议，报告各方面情形、过去工作，决定今后工作计划，同时成立县委，以便整个的指导全县工作。兹将在这次斗争中——桂系军阀二月二十八日入境以来情况及我们党内

① 原件无月、日，根据本文内容看，成文时间当在七月初。

② 原文如此，下同。

外工作述之如下：

甲、敌人入境前一般情形概述——一九二七·十二·〔二十〕八东南事变，以至一九二八·二·二十七敌人入境

A. 政治军事状况：

自东南各区事变后延长十余天始为我们克复，陆之政治又到了一个转机，内外工作亦继续恢复，同时并在此次事变中得到新的经验——找出我们过去工作错误，决定新策略，应付陆丰当时政治。究此次事变原因，唯一是土地革命之不能深入民众，苏维埃民众亦不能明白，我们除极力注意此等宣传外，并改组全县各区苏维埃，迨二月初旬改组完毕，并即召集全县苏维埃大会，改组县政府，不过在这大会未开之前二天，敌已进陆境而不果举行也。在这二月中苏维埃在民众中较有认识，群众对于土地革命亦不至于如前误解——如苏维埃政府是杀老人及小孩子的——于是政权比从前较为稳固。

而且东南对于事变中之反动乡村我们则进行“分化政策”扩大宣传，说明工农被豪绅地主之乡界姓族领导反抗革命政权之错误，极力促其阶级分化，工农群众接受土地革命宣传。当这政策力行之后，东南民众也得渐渐跑过我们这边来，受我们领导转向反动势力进攻，实行土地革命。如一月二十九日攻进葵潭、进占大坪，得到胜利，虽不能将逆武装消灭，也可说给东南逆党以重大之打击——葵潭为东南逆党之最后巢穴也。西北方面当东南事变时，虽不受其波及，但河田逆党杨作梅及反动武装乘机极力向我们反攻，而占据了河田，有向新田、河口发展之势。西北农民极力抵御，始在均势中，迨东南事变后，工作恢复而且进步，于是召集西北武装向杨逆进攻，以谋扑灭西北反动势力，如是斗争中经了月余，将杨逆逐困于上砂约（河田区北部之反动乡村）一隅中，不难消灭。后忽桂系逆军进攻海陆，杨又复活为逆军前锋……（后节再述）^①

^① 原文如此。

至于土地革命工作，此时亦有进步，已把各区田地进行分配于各农民，迨逆军入境时已分配了结矣。对于豪绅之屠杀，稍严厉执行，民众亦无反感（不过误杀者亦不在此例）。对于各区赤卫队及扩大东江暴动宣传积极进行，不过达敌军入境时间较短，没有什么成效可见。迨至二月间桂系军阀之进攻海陆苏维埃政权之空气非常浓厚，而且在逆军行动上也可证实，故县委决定整顿及扩大武装，一方面向民众公开宣传，使其以自己力量来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敌奋斗，并准备粮食用“坚壁清野”手段。迨二月二十五日，方接东委函，证明敌军已向海陆丰移动，接近海陆边界，县委即决定作战计划，原则上发动广大民众作有计划的与敌游击战争，对于西北应如何布防，但准备可是来不及了，敌于二月二十六日便与杨作梅保安队攻入河田而至水滸（是约名，有数十乡）、黄沙坑矣。翌晨攻进河口、大安，三十〔二十九〕日进占陆城矣，反动政权开始建立。总之在这时期之政治情况，我们革命势力正在高涨，而且趋发展中已领导民众向全县反动势力总的进攻，将在胜利中以消灭敌人，民众已渐渐明白苏维埃之政权并正在组织自己力量来拥护土地革命工作，已分配了田地者有十分之四，对于敌人进攻之各种确迟于准备了。

B. 党务方面：

党在东南事变中表现了以后，有坚固之基础，尤以东南各区，故决定极力整顿之。当时又适我党发觉在组织上有机会主义之表现，决定实行工农化、民主化，即组织各级党部，故当时中心工作，认为依上面原则，改组各区委支部，尤以东南加般〔紧〕整顿，以谋健全。当时党之工作在东南极有进步，在组织上不比从前那样散漫，亦有相当之发展，与县委关系颇密切。对于教育工作（一般党员及干部人才之训练）做得多。当时党已是转机之势，日向于健全之路走，至于西北则因只顾于与反动势力斗争而忽〔视〕了党之工作。因当时党很注意东南工作，而且西北教育工作，尤以河田、河口两区为甚。总之，党的工作之谓之较坏。

后县委才注意西北工作，而敌已入境，斗争潮流高涨，欲救前弊害，又无暇做到了。尤须述者，当各区委改组完毕后于二月十一日即召集了全县代表大会，会期三天，对于政治上斗争上有所决定，尤以党务根据民主化工农化改组外，对于各区党务，均亦有详细决定，当时产生了县委来指导全县工作。不过敌已于开始向我们进攻，县委委员召集了一个全县会议，分配各种工作。此外，敌人已进境，故至今县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召集就不能实行了。总之整个之党在此时期东南各区实有进步，西北仍是迟滞，党员人数值〔达〕二千余^①，县委亦已改组，但即受敌人之压迫，对于党所决定之新策略不能执行，故只是形式上之改组罢了。

乙、敌人入境后以至现在情况——一九二八·二·二八至六·三十日。

A. 政治军事：

1. 敌人入境经过——敌军前锋三百人余汉谋部于二十六日协杨作梅部有五、六百人进占河田圩，并向水濠约进攻，当时该地武装农民千余（我们在该处做工作时间不上一月，他能站在革命方面，因他是姓彭，向与姓罗的不睦，时有械斗，杨逆与罗姓豪绅有勾结，故他们便成为我们势力），奋勇与敌抗，误认逆军完全为杨逆部，当时抵抗四、五小时，毗邻东坑农民千余，因天降大雨，粉枪打不响，不能前进往援救，我西北常备工农革命军一连亦在河口与河田边界警戒，不能开去参战，于是遂为敌攻下。当时敌打了万余发子弹，死伤颇少，我方农民被屠杀者数十人，第二天（二十七日）敌即进攻黄沙坑（河田及河口要地）乡，该日（二十八日）我们已开工农革命军二连出发河田抵抗，我二连

^① 1928年春，陆丰的党员已见文献记载有二千余、三千、五千、六千等几个数字。陆丰县委机关1928年4月遭破坏，主要领导全部牺牲，同年6月才正式恢复县委。此报告的二千余，疑不准。本书《综述》中说六千，是根据1928年8月7日广东省委文件《广东全省党的组织统计》。

到黄沙坑时与敌（有千余人）接触后，我方不敌，向河口路退，迨达河口圩，河口农民正陆续前来集合，忽见逆军追至，故胆寒星散，无法指持〔挥〕作战，第二连部亦向新田退去，无甚损失，于是河口又为敌占据了。敌军抵河口后（留百余人驻河口），即（下午一时）冲大安区，正在开全区武装大会中，敌一至，几千民众狼狈逃散（因河口区委与大安函告知敌向大安前进，而大安区委未接到而敌先进矣）。当时击毙农民四人，宣传员一名，当时县委仍在陆城，该晚据各方报告系杨作梅进占大安（仍未接到河口及大安区委报告，故未知是逆军），故决定调四师部八连人和一区民众及少年先锋队几十〔千〕余人（东委也同此主张），于二十九早反攻大安。是早敌亦向陆城前进，与我们于蕉坑地方接触，当时激战五小时，敌人数二倍我们，故众寡不敌，我方向海丰方〔向〕退，敌便于是午占据陆城矣。我四师本欲转道至新田，再帮助农民反攻，奈不能通过公平（公平已于是日为大安逆军占据），于是不得已与八区赤卫队等退至海丰之可塘、青坑。敌抵陆城后第三天，东南特委即召集东南各区农民反攻县城，当时集中了七百余农民，分二路进攻，行抵水墩地方（距陆城十里）与敌接触，农民见敌炮火猛烈即退跑，难于指挥，其余一路亦受其影响而自行退去。敌方数天后又开一部（五百余人）占博美、南塘，我们屡召集农民，因恐慌保守，而难于集中了。后敌更明目去占东南各区（这就是三月二十五日以前之事情形），西北之新田区自敌入境后二十三天（三月二十日）即分兵去占据，农民亦大恐慌而不敢抵抗矣。于是全县为桂系军阀所占领，开始建立其反动政权了，实行白色恐怖，尽力摧残工农群众了。不过当三月十日及十六两日西北特委在新田召集西北武装农民七百余，协同二师红军一连（由中洞来的）进攻河口，客观上是极有把握的，敌只有二连而且没有准备，第一次因河口水太深阔以致中路主力军不能过不果行，只做一种扰乱工作而已。第二次因农民同志及民众太保守，误为我们不进攻敌人，敌即不来进攻我

们，于是民众参加者极少而又不能实行。

2. 敌人对付我们策略及我们应付方法与结果：

敌人占领了各区：（1）即恢复其豪绅地主反动政权，同时并勾结逆党陈炯明遗孽等扶植其反动武装协同他向革命势力进攻。（2）拼命向革命乡村实行大屠杀抢劫政策，并向中立乡村示威，压迫其跟反动乡村起民团竖白旗，不然则以屠杀之手段对付。若起了民团，则压迫其干反革命行为——合同他屠杀及抢劫革命农民。（3）指革命民众为共匪——“杀人放火”的口号下去领导反动及中立民众来任意屠杀革命民众。上面三种策略是敌人入境一贯政策。（4）日来敌人又变更了一种新的策略，就是对于屠杀后之革命民众施行软化手段，即是着中立乡耆老（豪绅）或以宗族乌红〔旗〕地方观念等来拉拢革命农民，说什么今后我们好好的联合，消极可以软化农民革命性，积极方面以谋一网打尽。

敌人既用如此之策略，我们怎样呢？第一，我们更向民众宣传敌人与民保是联合屠杀革命民众的，在他白色势力底下我们只有反攻，消灭敌人，是唯一出路。第二，如投降反革命便是自己杀自己，苏维埃政府又应以严厉对付，一面在行动上我们杀戮其主持投降的土劣，以警醒之。第三，极力宣传共产党就是工农的政党，始终为工农利害奋斗，屠杀共产党就是屠杀工农自己。第四，团结（收容）逃难出来武装农民并整顿乡赤卫队向民保进攻，恢复乡村政权。第五，尽力挑拨、造谣、破坏其联和，并且在行动进行武力破坏——即是两方讲和中我们去围杀该乡村，使农民认敌欺骗的一面讲和，一面屠杀之手段。究竟之结果怎样呢？敌人政策之成效颇大，从反动民众不特变为敌人武装前锋，中立农村也投降过去，现革命农民除一部分外，其余日起动摇，我们颇有几次反攻。五月十二日之反攻新田，我（民众五百余，向二师二百人）与敌（一团人）激战四小时，后因子弹少及众寡不敌而退，然给敌人一大打击，恐慌异常，民众之勇气亦提高一

点，其余影响各区亦不少。迨新田敌因调防，新田空虚，于五月十八又为我赤卫队占领，恢复苏维埃政权，焚烧反动乡村，于五月二十四日召集民众八、九千人（不过大多数不是我们组织的会战斗的，而且只会得现成之利益——打下后搬东西的），合二师部之百余人攻进大安区西山约之反动乡村（五、六乡），当时毙民团虽一、二人，然该处货物被农民搬运一空，房屋焚去十分之六，耕牛计五、六百只（大多数是抢革命乡村的）。以后其他（海陆丰都是）反动乡村都极恐慌，有的从前中立而受压迫而起民团者有私派人来与我们讲好。迨至五月二十六日又集中河口逃出来民众合新田赤卫队（共四、五百人）合二师二百余人攻进河口圩，毙民保二十余人，缴枪二十余杆（粉枪），并得米、鱼等二十余担。给此重大打击后，二十九日敌反攻，我们又退上护（小圩）到了上护复驻了数天，敌又于六月四日袭击上护，当时上护又为敌占据，后我退到响水乡中（十里），翌晨反攻，敌人又退至新田，双方没甚损失。我乘其胜势召集上护民众五、六百人合二师二百人攻河田，当时攻进去，毙民保十余人，米盐食物甚多，为农民发横财，后我恐新田敌截击，再退回上护，迨至十日敌又再至上护，而我方有些损失，即退到激石溪，民众多星散，乡村又再受其焚毁，受其摧残压迫比前要重十倍。其余逃出各地集中起来之武装数十成群，有多数时去抢劫反动乡村，或回去杀当地之民团长、逆党等，但此种流氓性的武装，我们因粮食不能时常去接济他，因而散漫难于集中。一方亦是党员在该武装不能发生作用，故多不能在我党领导之下去做各种暴动工作，其他如东南博美等区集中武装时向敌扰乱几次，敌甚恐慌，而反动派方面多数逃跑到外处，如河婆、香港等处，其详细看下面民众之表现一段。

3. 民众受摧残情况及其表现：

桂系军阀及逆党豪绅地主对革命乡村大施其屠杀，日夜派队围捕牵牛掠猪奸淫，无所不至，烧山搜索更为厉行，西北之河

口、新田、大安各区革命乡村均变为塘地瓦砾为土场，野草蔓延毫无人烟，田园荒芜，六畜断绝。以东南较逊耳，计被敌捕杀者，东南及附城有千余人之谱，西北约千余人，统全县在三千人以上，我们同志占二百余人，猪牛五谷六畜、犁耙、水车、家常生活用具，均掠得一空，壮者、少者、老而能行走者，都是负儿、担物、牵牛，成群向较安全之地方逃命，日日搬〔盘〕山过岭，啼哭于途。便是藏住深山茅居穴处，风雨交迫，饭食不饱（蕃薯米菜寻得亦不容易）实惨不忍言。当时民众受此摧残，初时发出幻想妥协，以祈不罹白色恐怖之祸，我们虽向其解释，领导其向敌反攻，他则畏缩不敢参加居多，如三月十六日之攻河口、新田，河口民众之不敢参加便是其例。迨受摧残之后，乡中之武装逃散或受缴更难于集中，〔每〕日只换逃命谋活而已。及至现在他虽觉得逆党反革命之可恶，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然一方面奔走日久，困难万象；一方受白色势力高涨之恐吓；一面中敌人之软化联和政策，故有思回故乡之感，耕作田园，以望解决经济问题，因而向反革命逆党妥协，或遵逆党起民团竖白旗条件，投到反革命去者亦不少。这点三个月来我们之乡村政权亦随之而去，这是一个严重之条件，另一方面则有部分感觉受逆党之摧残厉害，更激起他消灭敌人之决心，惟其如此，方是他唯一之出路，这一部流氓式之民众更容易受我们领导，其中分子也是过去之赤色农民。在目前程度无与敌妥协之可能，也是我们对付敌人之一部分主力不忽视也。中立乡村在我们政权底下时，他绝对受我们领导，自〔反〕动政权建立及极力向其压迫，有时在敌人之“刨猫教猴”之手段中少数（也是稍受我们领导者）亦受革命乡村同样之摧残，后乡中之豪绅（老大）等不久便领导全乡民众向敌投降，有反抗之者（如我们同志等）则被逐出乡，其余民众表示得过且过，红旗、白旗均可以，此以河田、大安及东南各区之乡村大多数如是耳。总之，这部分民众，非经过相当时间之宣传训练，根本不是我们之力量呵。另有一部分一方面受逆党之压

迫，起民团竖白旗，一面又恐我们严办他（我们坚决不准他接受逆党之条件），故壮者都去过洋或逃得别乡村去，只有一、二“老大”等在那里敷衍，而敌又把房屋等物焚去，后还有一部分（东南的）过去是反动的，后经我们做一些分化工作，在此次中，多数农民反觉得农会较好，便不受该乡逆党等之欺骗而向革命乡村摧残，甚至在该乡之同志家中可以住容负责同志，做秘密工作。逆党等压迫他做什么事，便是敷衍从事。末了，反动乡村中民众——素来受逆党领导的，他很坚决的来搜山掠人、围乡、掳掠，他认为确与我们不能两立，目前是他的天下，便要大报其仇了，但我们向他时时暴动影响到他时极恐慌，甚至为身家生命计而先逃他处去——不过此种少数之者。逆党在此时兴高采烈的庆祝“清共”成功，而且此次受逆党之摧残实为空前未有，尤以农村经济破产已极，农民耕牛被牵殆尽，早季下种或无，有之则没有下肥料及加以人工，那收获比平时要减几倍，而且在吉石溪（新田）、河口之南北溪等处，连青苗老早给民保放去田水及牵牛去吃，弄得比野草还枯萎咧！其他农产品亦摧残殆尽。而城市经济亦受其影响，米价比前（在我们政权底下）贵倍半，其余生活必需品也比前腾贵。

还有一件要详述者，在白色恐怖底下，对于土地革命之影响怎样？在西北方面农民既人家散空，田无下种，则定无还租矣，或有下种者，他亦不愿意去还租，而且在经济上应济目前之米粮不可能还地主，不过一般地主豪绅，声言要到夏收时候，纠合反动派来割禾，使当地农民又饿死，这层逆不能出此农民已逐渐割起来了。中立农民（已投降反动者），他田地虽然分了，他为避免摧残，故恢复田主制度，此以东南各区为多，反动派者更不用言了。

目前政治军事情况总述及最近趋势：

自从四月来，桂系军阀用武力建立了反动的城市政权，并扶助豪绅地主及民团保安队，随着建立反动乡村之反动政权，继而

用白色恐怖的高压手段来威吓利诱建立反动乡村之反动政权，迨至现在他更用宗族地方乌红〔旗〕的联和政策来拉拢革命农村中之不坚决分子及欺骗革命民众，以图建立革命乡村中之反动政权，根本断绝我们之根据地及收容我们民众。

他自此以来，反动政权日趋稳固及扩大——由城市而至乡村。但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因为逆党之内部各派的冲突日甚，如攻入河口时搜得杨作梅走狗——学参给作梅函中说，县人民自卫团之总指挥长已给曾享军〔平〕（逆伪县长）争去，我等（学参派）力争不敌云云，这足以证明逆内部明争暗斗之表现。其他第五军与陈炯明派杨作梅等，时限制以予打击。在海丰第五军有缴保安队枪之举，前有人传说：杨作梅逃港，不知确否？如互争权利是不得否认的，至于反动政权底下（自县市一直到乡村）的官僚走狗——民团等，各为各之利益，对于反动政权之应如何去巩固掉在脑后的。况且中立乡村之政权，不过是目下受压迫而建立，穷苦之群众是有认识的——对他不利而有反对的，这也是说这种乡村之政权如沙上建屋，毫无基础的。至于革命农村之政权，根本不是反动的。因民众受摧残之深，生活日趋困难，促他更明白，唯有暴动，推翻了军阀豪绅地主之统治，才是出路。总之，足证明他们反动政权始终不能巩固的，尤其是时时受我们暴动潮流之影响，更使他日日动摇崩溃之过程中，如前次我克复新田，所谓中立民众起了民团的，他们又来参加攻打河口了。至于武装方面，第五军只有十六师只有四十七团部一团，驻防各地，东南六区中各有二排，新田有一连，大安有一连，县城约一营，时多调防以增加威势，余保安队主力只有杨作梅百余人，游击队五十余名，其余各区市约有民团警察等四、五十名，在尤可注意者，就是反动乡村之民团，现在暂行扩充，如买枪弹中立乡村之起民团是也，但这种武装是极散漫的，没有训练及作战能力。至于我们呢？除金厢只枪^①失去了大半（三十余杆），其余损失者

^① 即“子枪”，海陆丰方言，“只”、“子”音近。

亦极少，但现在集中者，博美有百余名，河口第二连有百名（昨因环境不好，粮食问题，已分散在各乡）。

其余潜伏在各乡村而有可能召集者，东南有二百余只枪，西北有三百余只枪（多数土六八），若粮食有办法，便可设法去集中。至于各乡赤卫队现虽解体了，其斗志已消沉殆半，但这部分始终是敌人之死敌，他之受敌人之摧残是不能忘记的，尤其将来受逆党之经济政治之压迫而除了受我们领导去暴动是没有出路的，他现在只有怨逆党而无怪责我们，况就中国政治局面——军阀之混战尤其在明争暗斗之蒋桂之冲突中已将到了军事时期，那更予以我们发展暴动时机。

总观上面情形，现在反动政权在海丰〔陆丰〕表面上虽是在稳定，而且日有扩大之中，但是不强固，而且日在动摇崩溃之过程中。武装方面，也是极复杂而且多数没有战斗能力，现所以能够维系者，只有一团有训练五军耳。如我们能发动被压迫摧残民众，整顿及集中其武装，在可能时加以训练，并且领导其继续普遍暴动，恢复乡村政权，消灭乡村反动势力——民团逆党等，以至形成占据区市而克复全县，豪绅地主之反动势力——民团保安队等多窜到陆之西北的河田或上沙去，除反动民众外，其余民众又在我们红旗底下去恢复苏维埃政权，这是客观上条件之趋势也，主观上的力量能否如上所述，是看我们之工作如何为断也。

B：党务方面：

1. 组织状况：

（1）各级党部情况：县委在这次斗争中已先准备了秘密工作之各方面，如交通便利之地址及与各特委、区委之联络等，总之，已准备来指导这次伟大之斗争。谁料自逆入境时，一切之作战计划，因准备时间太迟，故流为泡影。后逆进占县城，县委则搬到秘密工作地去，当时虽有去函指示两特委及各区委反攻，不过因各区被敌重大打击，内外工作正在收拾中，对该指示也不能执行，后放〔到〕三月十〔中〕旬，因交通断绝，来往函件均停

留在交通处，于是各区情况不明，不能切实指导，亦是交通上有函件不能送出去，简括之县委自此以后，便等于空设（时派人去弄交通，也打不通），失去指导之责了。不特如此已也，迨至四月十二日，工作机关破获，县委一切文件被搜去一空，负责人亦牺牲，当时每欲召集代表大会，重新改组县委，因交通断绝，于五月十日西北特委与东委特派员开会，指定林铁史等五人为临时县委委员，以便指导全县工作。对于东南工作亦完全失去指导，不过该临时县委实际地是过去特委之工作耳。迨于最近六月二十七日，东南特委与东委发生关系，东委并派杨△△同志（东南特委书记）来找西北特委（他还不知有临时县委），于是二十八日杨参加县委会，除东委指定五人外，其余五人由这会决定，县委常委五人，林△△、范△、杨△△、张△△、吴△△，并指定吴△△为书记兼组委主任，张△△为宣委主任，林△△为军委主任，委员范△△、魏△△、黄△△、李△开、蔡△△、郑△、胡△等六〔七〕人。其他对目前工作也有决定，今〔会〕后各区委交通已打通，当然与县委发生关系了。

东南及西北特委（初为（？）^①消特委）这特委是根据地理上组织的，与敌斗争中接承县委之指示，来切实主持东南、西北各区工作，不久便与县委隔绝，对每区之斗争及党务，由特委主持并实际领导斗争，敌人虽极力压迫，他不曾消失督促各区工作之责，至对党务之工作，则没有什么可述。

各区委在此次争斗中，比去年确有进步，负责人逃跑者，只有金厢区之黄△△、南塘之黄△文及多数农〔民〕分子之区委员有点退缩而已。河田、河口区负责人孙德慈、王天策被逆捕杀，其余逃新田，金厢受压迫太重，除黄△△跑后，其余工作人员离开该区。甲子亦然，不过他等虽离了工作地而对该区工作亦有所指导也。现在除河田外，其余各区仍回原工作地矣。

① 原文如此。

因此上面情形，区委有以下数点不好现象：第一，委员（工农成份）多散漫或少数畏缩，秘书长包办一切（也是事势上不得不如此），也可以说是他坚决地主持区委一切工作。第二，各区既多数离开工作地，因而太不能切实指示各支工作及领导群众斗争。支部之状况那就糟了，十分之八已解体了，什么开会啦，缴费呀，领导群众斗争咧，都不能做到。这次斗争之失败，此为最大原因之一也，究其原因，负责同志范△，〔及〕一般同志因过党生活短而且没有教育——也是过去畸形发展之结果。第三，因反动势力压迫太厉害，事实上同志不得不逃散。第四，与区委多没有发生关系。

（2）党员人数质量发展及其表现：

党员在二月十〔中〕旬统计二千余，农民同志占十分之九以上，大多数是三月来吸收的，尤以西北各区都未得到训练，同志不明党是什么的甚多，在此斗争中能积极而且继续决定斗争者不上四百人，余多畏缩逃散，找也找不着——上所说是大概情况，因县委文件均失，各区对于组织之技术工作很□，故没有确实统计可考。在此次斗争中，死亡同志二百余人，集〔其〕中多是畏缩在山匿孔为敌搜捕者，如河田区委负责人孙德慈及河口区委王天策，附城区委张汉广、许崇兴以至县委牺牲者之吴鉴良、叶燕桐、范如、彭元章第二十余人，才是坚决与敌人拼死而牺牲者。党发展上又是怎样呢？约吸收二百余人，大多数是在此次斗争中较勇敢及对事事能够尽力负责，但未收〔受〕训练，对党观念不深也。

至于同志之表现是怎样，说来这是一件严重的问题，多数同志（十分之九以上）都脱离党支部，无开会亦无工作，尤有许多农民同志此次被逆什么杀尽共产党分子、消灭共产党之恐吓之下自起恐慌，四散逃跑。我们支部各〔要他〕做什么交通、侦探工作，他便说人家认识我是CP，而且是极主要什么几多银花红悬着通缉咧！因此许多负责同志离开了工作地及对区委工作之无办

法不能活动等，这个也是重大原因。因此这大部分同志已失了作用，内外事事当然是些坚决好的同志负责，然他一些虽事事努力做去，然干部人才死去，故其活动也不能得到多大效果。党之各种计划也不能实现——一方面因各同志脱离了党，于是对于政治情况及党之策略，党之经过多不能明白了，这是以证明党只有数量上之增加，而在党之历史上之关系教育工作不能普及，那些党员是没有党的〔观念〕，无作用，并且使党之组织上倒趋于散漫了。

（3）纪律方面：

这层在此次斗争中也是不好现象，如党员既此，不知党是什么，那当然不明白纪律是何物，我们严格的执行起来，不知要开除及处分了多少，由是“因噎废食”，纪律也没有严厉执行，这是错的一回事（不过只言发展，而不随着教育，开除、惩戒，恐开不了、惩不了的）。

（4）交通侦探工作，这种与敌人作激烈之斗争中，敌人之调动等，我们都不能明白，支部失去作用逃散均不能报告上级党部，或有之则交通不通不能送去，抑送了也失了时间——非常迟滞，我们之反攻破坏，各工作受此阻碍者不〔甚〕多，现在仍对侦探，除靠区委支部报告各方消息来以外，后有使负专责。

（5）实施民主制之观察：

自从党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对党之组织采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个月矣。在这颇短的时间中表现了许多好与坏之现象，好的使工农能对党负责人加以批评、督促，每个同志都能尽量发表意见，党之策略主张能使党员明白。坏的方面，误将事事都要由大家决定，如党下一命令下去，要十个党员干一件事，有六人反对，因而反对命令——以农工同志居多，换一句话由误解而至与绝对服从命令。本来民主制是来反对〔个〕人包办的，不过在事实上各区本有工农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务时流于散漫，所谓秘书长者代包办一切，无形中代替了从前书记之职〔责〕员，甚至来支配常委。

(6) 技术与调查工作:

自从此次斗争开始以来，对于各种表册，甚至全县名册、各区名册及其他文件多失去，每星期及每月之调查表、报告表等，均不能照常填就，寄来对付于各种统计工作，完全无做，现在支部数目及党员人数均不能确实知道。

(7) 公开工作状况:

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在这四个月来，受逆严厉之搜索，已星散回各区，活动颇少，其余不知其行踪。工会方面完全解体，几个工作人员不能入城市活动，工人头目也逃跑一空，故工运工作现无法可做——附城区委解体也。

2. 宣传教育状况:

自敌人未入境以前，本对敌人兵士之宣传认为一件很必要注意的，事实上对此种宣传品，亦刊印很多种而且很多，如标语传单。但这种结果，敌之士兵受其影响者极少，因受其反动长官之严密防范及作反宣传等，而且这次桂系军队到陆后，较可任意奸淫、掳掠、赌吹，故其革命性又实难发动。对于群众的宣传呢？亦不能深入，而且只发些少传单或向农民做个别谈话，虽有得到多少效果，但最坏者在城市及反动或些少中立者，我们不行去进行工作，宣传也是一样。其他民众大会（只有用几次多少乡村联议）也不曾召集过（不能召集）。故党之策略及主张，均不能深入群众脑里以鼓起其革命情绪，敌人之各种手段，我们在宣传上不能去破坏他——向民众扩大宣传，使其不为所惑。至对内之教育训练可说完全没有做，《县委通讯》逾四月也停刊，只有召集工作同志开多少报告——告明当时政局，其余之训练班及支部会之讨论问题等——〔一〕点后〔没〕有执行——同志因时多逃散，支部解体故也。

由上面看来党在此次斗争中，完全失去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全县的党失了指导（内外斗争工作），对于区委多数不能解体，但受压迫而离开工作地，与该地党员民众脱离关系。至支部多数解

体，陷于无政府状况，完全失了作用。党员多数脱离了党，而且日在恐慌畏缩中，坚决斗争者亦有，不过在少数。其他技术交通等工作，弄得很坏。宣传工作不能深入民众，教育完全停止，前去〔长此〕下去，日趋于腐坏，党员退缩、投降、逃散，失了〔作用〕，领导民众消灭敌人、恢复政权、由乡村至城市才是唯一出路，亦是第二方面的趋势。究竟这两个趋势向哪方面走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向第二方面走的，为什么？第一，党始终是不能消灭的，无论在何种环境底下。第二，陆丰反动政权是不能巩固的，反动武装之松懈腐化都是向着崩溃的途径走去。第三，党员之退缩逃散，都向死路跑去，事实很明显的告诉他，所以使他不能不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客观上的条件。

丁^①、此次斗争中观察的批评

A.此次斗争经过详于前，不过为便利起见，特将失败原因录下：

1.过去的苏维埃政权大部分不是农民自己力量来建设的，而且组织上是由县而区而乡，即所谓由上而下组织，故农民多数对苏维埃政权不能认识。

2.农民的武装组织太散漫，而且当时刚开始组织乡赤卫队时，所谓几多名？什么粉枪，尖串，大多是空设的，我们很难用此武装与敌抵抗，过去之攻河田、河口、新田，都是以二师主力，便是着〔实〕例。

3.党在武装群众失了作用，如乡村支部等党员不能切实领导民众与敌继续奋斗。

4.甚至县区委失去指导之责，侦探、交通工作做得很坏，对我、敌、……^②不能明白，以致阻碍军事党务之进行。

5.对我宣传教育工作大部分停顿，以致民众受白色势力威

① 原文如此，未见“丙”。

①② 原文如此。

吓，以至退缩，这些都是此次失败最大之原因。

6.准备工作太迟，忽略后方工作。

B.党在此次斗争好的表现：

1.①县委、区委少解体，虽离开工作地亦不失该地工作之指导，虽在环境万恶中，如河口、河田为继续工作，而牺牲负责同志〔志〕县委虽全部破获、牺牲，而各区工作，有东南、西北之特委，为之维系，以致工作不至于停止。

观察上面情形，政治的党务的决定以下计划：

A.对外：

1.组织及整理武装：（1）组织恢复乡村赤卫队。（2）成立主力部队（尽可能集中枪枝）。（3）组织暴动队，屠杀豪绅地主及各种破坏工作。（4）干部同志在武装组织中活动。（5）收容逃难武装农民。（6）设法加以宣传教育工作。

2.宣传的中心工作：（1）工农自己武装力量消灭民团保安队及乡村反动势力。（2）恢复乡苏维埃政权并向城市取包围形势——总的反攻。（3）实行夏收大暴动。

B.对内：

1.整顿党务：（1）改组各区委（依东委左字通告）。（2）设法普遍恢复各支部。（3）厉行铁的纪律。（4）整顿交通、侦探工作。（5）严密准备秘密工作。（6）整顿调查技术工作。（7）尽力发展同志及厉行清除不良分子。

2.宣传教育方面：（1）继续发行内外刊物。（2）设法训练一般同志。

其他：

A.经济方面：县委工作费现仅存二元，而各区委至佳只能维持自己现状，有时要县委供给。而海陆惠紫四县暴委及东委亦不能接济。

B.暴动工作：除东委指示外，并直接受四县暴委指挥。

① 原文如此。

C.红军近况：二师自六月十四日以前驻在激石溪、罗峯附近地方，实力共有步枪及短枪四百余枝，人数五百余人，后因伙食困难，子弹无法补充，敌人有向该处取包围行动，并极向红军宣传，当时兵士接受其宣传者亦有，以致不特无斗志而且极为动摇，于是师委同县委联席会议决定（四县暴委亦同意）十四日下午向陆丰之东南发展，在六日中攻进葫芦峯、八万的反动乡村，计杀反动派六、七人，并抢了反动派粮食银物等甚多。十六日，迨达东南陂沟，翌日向大坪发展。敌军极力向陂沟、大坪压迫，普惠闻有重兵，师部不能与东委发生联络，故预备二十一日转道回吉石溪，计此次二师兵力损失去枪有百枝之度（不过四十人有枪，仍在陂沟活动，亦在内），人数损失去十分之一（带枪的兵士中途不肯行，不听官长命令，欲私逃的）。总之，兵士及少数军官至此极为动摇，斗志殆尽，抵激石溪后，有一部分，第一连副连长压迫了士兵二十余人投降罗峯敌人去后，并有一部分逃到朝面山去投降敌军（数十人）。当时，我们与师委决定设法将动摇分子结（缴）枪。结果才得五十余杆。其余坚决的官长有百余人，现仍驻在激石溪，由县委之军委委员何△△同志负责主持。

中共海陆惠紫四县县委 关于成立临时特委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省委：

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因为与省委交通不便的原因，以致关系不好，在这斗争时期紧张当中，遂发生指挥上的重重困难问题。本月四日海陆惠紫四县暴动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四县县委负责同志及代表同志，都觉得这个困难问题应及早解决，以免妨碍四县工作之进行，商定成立海陆惠紫四县临时特委，以指挥四县党务及斗争工作，所以有四县临时特委之产生。兹特将成立四县临时特委理由、成立经过、临时特委职权，大会对省委、东委批评，大会对省委请求报告于下：

(一) 成立四县临时特委理由

海、陆、惠、紫四县有如上所说，因交通上的困难（惠阳与省委交通比较不甚困难），与省委、东委关系不好，省委、东委对四县工作都指挥不到，在公开方面虽有海陆惠紫四县暴动委员会之组织，以指挥四县苏维埃，但在党方面，除了四县县委之外，没有四县统一指挥的机关，在指挥上就发生了许多问题：

(1) 四县党部自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至今八个月以来，很少得到省委、东委的指示（海丰县委在五月间省委特派员赵自选同志以来曾得到省委的一次指示），对种种困难的问题，大多不能得到上级的解决，在工作进行上已发生了很多的妨碍。如党务的整顿，四县党部表现不健全的时候，要待省委、东委来整顿，交通上如此困难，等到何时才得整顿或组织，四县暴委是公

开的组织，其权限当然不能够来整顿党务。在这斗争急激时期更要有健全的党去领导斗争，若任他不健全不遽行加予整顿，这是不行的。既有特委之组织，则得以整顿之，这种情形，在事实上已表现出来。陆丰县委的负责同志林铁史在东南给敌人捕杀以后，县委几乎解体，工作多数停整；等到四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由联席会再指定同志加入县委负责工作（召集党员代表大会改组县委，在陆丰是难做到的），然后县委得以比较健全，在最近对党务及武装的整顿工作，才有进行，这种问题当然要迅速解决，是不能够等待省委、东委解决的。但是在当时若没有四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去解决陆丰这个问题，到今这个问题必是还没有解决，那末，对陆丰的工作，必弄得很糟了。若当时有特委的组织，便有权很迅速去解决此问题。又现时紫金县委又是不健全，不是分派，就是个人包办急待改组，最近四县临时特委成立，由特委负责派员前往召集代表大会改组之，才不至发生问题。在此种情形底下，四县临时特委有成立必要之一。

（2）我们各地暴动是要有联络响应的，在这国民党新军阀蒋、桂系冲突的时候，我们更加紧发展扩大，暴动更要有联络响应。尤其是在海、陆、惠、紫四县，地势上最接近，对于暴动更应有很好的联络。在公开虽然有四县暴委的统一指挥的机关，但暴委是不能够指挥四县的党，若是以公开的组织来指挥党，在组织上是不合〔适〕的，是有毛病的；那末领导四县斗争的党，因省委、东委指挥不到，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机关，在斗争上必发生各自为战，^①失却联络，四县斗争，必因此而吃亏，这是四县临时特委成立必要之二。

（3）还有一层在斗争紧张的时期当中，环境之变化，特殊事件之发生，是不能免的，四县的党既与省委、东委关系不好，

^① 从“失却联络”至“共计二十二人到会”，原件注明是漏写补抄在本文后面，是编者将此内容移上来的。

必有至因没有四县统一指导机关，而发生不可预定的问题：有四县临时特委之组织，便可解决四县党的问题。这是四县临时特委成立必要之三。

出席四县暴委代表的同志根据以上的种种实际情形，故由海丰县委召集四县代表同志开会而成立四县临时特委。

(二) 成立四县临时特委经过

(1) 时间：十月六日晚上。

(2) 到会者：由海丰县委召集四县出席四县暴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志共计二十二人到会。

(3) 会议程序：a. 主席宣布开会理由，b. 讨论临时特委组织问题，c. 选举，d. 临时特委职权问题，e. 讨论临时特委工作问题，f. 其他。

(4) 临时特委的组织：决议：a. 委员五人；常委三人主持日常工作，b. 常委三人分任书记、组织、宣传，c. 对于特委底下的其他各委员会及秘书的组织由常委会决定之。

(5) 选举结果：△△△、△△△、△△△、△△△、△△△五同志为临时特委委员，并指定：△△△任书记，△△△任组织，△△△任宣传，组织常委会。

(6) 临时特委的职权：有指挥海陆惠紫四县县委及督促四县暴委之权。

(7) 大会对省委、东委批评：省委不注意海、陆、紫工作，完全没有指示，东委更不注意惠阳工作。

(8) 大会对省委请求：a. 海、陆、惠、紫四县自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至今，工作同志死亡颇多，现时工作同志不够分配，同时现有的工作同志因工作能力较差，所以对工作上的进行，殊有妨碍，请派同志来主持工作！能做兵运工作的同志亦请派来。b. 海、陆、惠、紫四县自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至今八个月，城市完全给敌人占据，农村经济因受敌人严酷的摧残，破产已达极点，现时对红军二、四师伙食及工作费，无从筹措，财政

之困难，实为空前未有，请设法拨款接济！c.此次四县代表同志根据实际情形而成立四县临时特委，但未得省委之允许，对于党的组织上未审是否适合，请求核示！如临时特委不合组织，应取消时请详加指示，有何别的组织代替特委，或请派特派员来指示四县工作！d.海、陆、惠、紫因交通上的困难，现时对全国全省的政治状况，及我们斗争策略，很不明了，同时对海、陆、惠、紫四县工作错误之处，请详加指示！

海丰县委 惠阳县委一代表何洋

陆丰县委 紫金县委

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惠紫 四县特委、海丰县委信（第一号）

——关于暴动政策之重新估量、党的目前
工作以及组织整顿发展问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四县临时特委转暴委、海丰县委诸同志：

刘同志来，所带你们的报告均收到。你们在这几个月中间的艰苦奋斗，省委一向均在系念之中，张善鸣、赵自选、杨望、林铁史以及其他诸同志与农民之牺牲，尤为省委所悼惜！吾人惟有继续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一致努力，以求最后的胜利！

从前谭泗同志回来所带报告亦均阅悉，省委当时即有详细之指示，拟仍由他带回给你们，但他因腹胀如鼓、几次欲力疾启行终于不能做到，病愈加重，只有请假回家休养。省委另派两兵运同志带指示信前来，但到后无法与你们接头，又将原件带回。以后省委屡次设法从惠阳方面找一交通路线，以求恢复省委与你们关系。这几月来，你们完全得不着省委的消息与指示，这亦是省委所认为歉咎之事。现在惠阳交通已通，以后必须力求关系密切，使工作易有进步。

前次之信已失时效，不另录上。兹就此次报告与刘同志面述各节，省委对于你们有下述之指示。

一、暴动政策之重新估量

省委前次有夏收暴动之通告，但各地均因布置工作缺乏，群众勇气不高，组织力量薄弱，以致不能起来。你们有三次暴动之

通告，但党员与群众之表示，亦不能热烈的执行通告之指示，以致没有成绩可言。现在，你们经过了一番惩戒负责同志以后，决定进行秋收暴动之准备。

省委最初有夏暴之决定，本来没有能正确的估量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情形，只是基于欲促进各方面的布置工作，所以这一决定本身已经是不正确的。中央指出广东只能借夏秋普遍发动乡村斗争，不能决定此时之暴动，就后来全省工作之表示，中央所指示，自然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各级党部得到夏暴通告以后，多只急于求暴动之实现，对于事前各种布置工作，反轻忽不加注意，结果非流于非群众的盲动，即完全陷于不动——便是说连斗争都发动不起来，你处的情形亦正是一个例子。

现在国民党虽然得着了表面的统一，但对外向帝国主义投降，济南完全屈服，日兵现仍在盘据济南胶济路，南京惨案则以向帝国主义道歉赔款了事，关税自主权亦断送于对美、对德条约，限定中国向美、德货抽税不能超过于对中国人，以至任何人所完之税额，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自然更只是一句空话了；对内仍旧是封建之割据局面，所谓裁兵只是借口吞并异派军队同时又整理自己军队，所谓五院政府更只是各派分配赃物之代名词，军政财政与一切政权决无统一之时，并且是代表豪绅地主阶级的桂系的胜利，最近李济探想以自己做中央军政部长为条件，让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假令此事成功，李亦终不能自由指挥全国蒋的部队，陈到广东更无如陈济棠、徐景唐、王荫梅、何³①。关于工农生活更绝谈不上如何改良，在工人方面他们想以恢复官办工会欺骗工人，但对于工人利益的要求则千方百计摧残压迫。农民要求土地更是被认为罪不容诛。工农小商人抗捐，抗税等运动亦十〔之〕九不能达到目的，而苛捐杂税反转是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工农贫民对于国民党只有更加明瞭其罪恶，更

① 原文如此。

……^①，更加要求反抗，所以从这一点说来，暴动确实是客观群众的要求。

但现在是不是说，暴动已经到了行动的时期呢？那便我们不能单从群众的要求一方面来看，我们还应当看统治阶级的动摇程度，与群众斗争的勇气与组织力量如何，同时并且亦要看党的主观力量如何。现在蒋、冯、阎、桂之冲突自然随处都有，但他们还有妥协延缓的余地，而且他们为了镇压工农暴动，亦知道非求一暂时的妥协延缓不可。工农则正在前一革命失败之后，斗争的勇气尚未恢复，民众的组织与党的组织则均受着很大的破坏，在这种时候，要决定暴动，自然非流于少数人的盲动，并会完全动不起来。

第六次全国大会对于中国政治的估量，认为自“五·卅”以来的一个大的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且是失败了，但革命的潮流并未低落，而且另一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那便是说，现在还不是暴动的行动时期，但行动时期很快就要到来，因为统治阶级动摇的程度只有一天天更厉害的，他们暂时苟安的局面终于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群众斗争的勇气逐渐会恢复而增长起来，现在蒋、桂之间的冲突，仍旧是一触即发的形势，上海邮务罢工之影响各处，各省农民斗争之继续起来，都表明这一估量是正确的。全国大会认为目前党的政策，应当是加紧群众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发动日常生活的斗争，征〔争〕取成千成万的广大群众于党的周围，以便于在另一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完全〔成〕全国的暴动。省委认为这一决定，在广东各地仍旧是正确适用的，虽然广东各地，尤其是东江、琼崖的农民曾经经过伟大的暴动，但现在仍旧非加紧群众工作不，能希望很快来一个暴动。所以你们夏暴的不能起来，是不足奇异的，现在仍继续决定秋暴政策，更是一个错误。

你们以前对于夏暴之估量，以至于最近对于政治的分析，指

^① 原文如此，下同。

出军阀豪绅间冲突的事实，是不错的，不过你们对于他们的冲突每多过分的估量，你们假定很快要来的蒋、李的破裂或第五军与陈炯明派的破裂，但事实证明他们还可以用各种方法延缓这一破裂，你们因为这一估量之错误，结果反转忽略了自己的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奋斗，而养成下级同志与群众依赖等待军阀战争的心理。你们对于主观方面群众勇气的低落与党的组织的不健全，亦已经看得出来，但不注意怎样去加紧工作，怎样使党能获得广大的群众，而只注意很机械式的用命令纪律强迫少数积极的分子执行暴动工作，这自然无法使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暴动，亦不会能使暴动得着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夏暴自然是得着你们那样的结果，假如你们仍旧如以前做去，可以断言秋暴的成绩至多亦不过像夏暴一样。

所以你们必须根据全国大会的精神，改变你们的秋暴政策，切实规定目前的群众工作，与秋收及年关发动广大的斗争计划。只有这样做去，方有把握于群众起来之时获得暴动的胜利。

二、四县的党目前工作的前途

四县的党特别是海丰的党，目前工作的前途，应当有下列的认定：

第一，所谓红色乡村，我们确实能公开工作的，应力求阶级宣传的深入，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与一切游移右倾的倾向奋斗，不要因为这是红色乡村便忽略了宣传，尤其不要忽略了与一般意图模糊阶级意识的观念奋斗。并且要注意将群众组织在正确的阶级观念之下，而且应当努力扩大红色乡村于邻近各区。

第二，在城市与一切反动的或中立的重要乡村，要利用我们现有的同志，或尽可能的送同志或农民到那中间去活动，在群众中利用每一当地发生的实际问题鼓动宣传群众，使认识阶级斗争的意义，而引起他们内部的群众斗争。在这种地方，亦须注意多方式的组织群众，使成为阶级斗争中有组织的力量。

第三，兵士民团中的工作，必须积极设法进行，亦要利用他

们自己的实际问题鼓动他们反对官长豪绅，使他们更了解而同情于工农斗争。

第四，假如前三种工作有相当的成绩，你们便可以计划发动游击战争，那便是说，在群众要求斗争甚为迫切，或甚至群众自己已经起来之时，可以征调武装到那里发动起武装的冲突，而尽力扩大此种斗争到周围的地方。游击战争的结果如能发动广大范围的群众起来，敌人内部动摇崩溃，那才容易造暴动的局面。

三、城市与重要乡村工作是目前第一位的重要工作

关于城市与重要乡村工作的重要，以前省委对东委均曾有指示，但你们似乎总未加以充分的注意，现在省委尤其要特别说明这些工作是你们目前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只有城市与重要乡村工作做得好，你们才会得着光明的前途。

你们的工作切不可只是自囿于一部分红色乡村，红色乡村群众无论如何赞成我们，要求暴动，但若是各区城市与重要乡村的群众斗争完全不能起来，红色乡村的群众是不能自信他的力量的。我们以后切不可只是想着集中红色乡村武装从外面解决城市与重要乡村，这在最近是不可能的事。一定要使城市与重要乡村内部自己摇动起来，外面的武装只是帮助内部的群众自己起来，方才有把握获得胜利。

据说你们在城市与许多反动或中立的重要乡村中间还有不少同志，这可见你们要执行上述工作确是可能的。你们应当有决心指示他们进行这种工作。为他们计划一切可行的办法，派同志秘密指导巡视工作，务要将这些地方的群众工作做好。在你们没有同志工作的地方，要设法派人去做。

城市与重要乡村的工作，除开反地主……工作以外，应包含（一）职工运动，例如反抗行商工场主的斗争……帝国主义运动，（二）反军阀豪绅运动，例如反抗苛捐杂税……杀，（三）兵士民团运动，这些工作必须同时要注意到。

职工运动必须特别注意于产业工人交通工人及集中的手工人

（如盐场工人等）以及各城市重要的手工人店员，每一斗争须使有更多的群众参加，引起群众注意，用群众的力量以求获得胜利，并且要使组织工作与斗争同时并进。

对工农小资产阶级利用每一问题宣传鼓动他们对帝国主义对军阀豪绅的愤恨，亦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工农的这一类的宣传。小资产阶级亦不会满意于帝国主义军阀豪绅的统治的，不过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一定要工农群众能起来领导这一斗争，小资产阶级方能跟着起来。

兵士民团的运动不可只靠标语传单，要设法多接近他们，一方宣传兵士要求土地参加暴动，一方尤其要注意利用各种实际问题，鼓动其反抗官长豪绅，脱离反动的影响，使他们更易于倾向暴动的路上。

四、宣传工作

你们的《红报》、《暴动报》尚能收得相当的效果，此外你们亦尚知注意宣传工作，但据你们的报告，可见你们宣传工作上有下列的缺点：

1. 宣传的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有三点：（一）关于土地问题，应依照这次全国大会之决定，改变“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口号；一方使富农中农的革命作用加多，一方显明乡村中反地主阶级的旗帜。（二）你们以前决定放松军阀（邓彦华），而侧重攻击豪绅（陈炯明派）之态度必须改正，军阀系镇压暴动主要的敌人，他以前是陈派豪绅的主人，现在为反对陈派，必定会另外植立一派新豪绅的势力，以为他们的爪牙；你们看见他们攻击陈派，只知存幸灾乐祸之心，结果群众反会对邓彦华方面存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三）对于张发奎军队攻打潮汕的谣言，你们似乎全无正当的宣传方针，下级同志或甚且惊喜相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大的错误；张是破坏广州暴动的罪魁，屠杀广州工人、市民四千五百人的凶手，他到海、陆丰只有比邓彦华更残酷更凶暴，如何还能将他们看作救星？无

论张的部队今日远在长江以北，完全只是蒋介石的工具，即令能来广东，亦只有号召工农群众群起反对；以后对张发奎的宣传，要力改此种错误。

2. 宣传的材料过分夸张，反转失了群众的信仰。尤其是对于军阀豪绅的冲突言过其实，徒然引起群众对军阀豪绅冲突的倚赖等待观念。

3. 宣传材料不注意应付敌人的各种反宣传，这使群众对于反宣传发生迷惑，对我们的宣传亦引起不注意。

4. 宣传成为少数同志的工作，而不是要支部……个同志去宣传，例如你们要负责同志读报，要组织三人至五人的宣传队，似乎除这少数人外，其余同志只是被宣传者，而自己不是一个宣传员。

5. 有时亦只能对少数人宣传，例如你们向苏维埃负责人员个别谈话。

6. 只知运用刊物、宣传队、个别谈话等形式的宣传方法去进行宣传工作，不注意用自由谈话的方法，扩大宣传的范围。

现在你们一定要有决心扩大宣传的工作，除《红报》、《暴动报》尽可能的分配于各地，并改良其内容，以指导各地宣传工作外，还要注意下列几件事情：

1. 每个同志无论在红色白色势力之下，都要做一个党的宣传员。

2. 宣传要注意不是见人便喊出我们几个简单的口号，这样会使不了解的群众惊骇却步而易于发生危险。要是利用每一实际问题，说明我们口号的内容，例如说明地主制度，豪绅制度的罪恶，由这一宣传说到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这样的宣传可以在任何白色势力之下进行，而其效力一定比只说口号不说口号内容的好得多。

3. 宣传要利用各种公开的形式，例如自由谈话等，务要使灰色同志在群众中侃侃而谈，既不是演说，亦不是正式的个别谈

话，完全在有意无意之中使群众深刻了解敌人阶级的罪恶。

这种宣传方法一定要推行到各城市重要乡村中去，白色势力最大的地方，都要设法进行这种工作，自然，红色乡村的宣传工作亦仍旧甚为重要。

五、工农组织问题

海、陆丰自苏维埃成立以后，工农组织已不十分注意，失败以后更加破坏，现在群众虽然要求暴动，但组织他们却极困难。但组织工作亦非常重要，我们要利用各种组织，以经常的加与阶级的训练，而且亦只有在我们影响之下有组织的群众，方才是最靠得住的力量。

现在组织群众亦要不拘泥于恢复工会农会之一形式，而要根据群众的要求，使其一部分的组织起来，有时甚至于不须要一种形式的组织，但一定要设法与群众有一种比较固定的关系，如定期聚谈等，务使在此白色恐怖之下，群众仍可以多方式的组织在我们党的周围，经常接受党的影响，在用工会农会名义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时，自然以用工会农会名义为好，但若是群众对此名义表示恐慌，尤其是怕参加工会农会之集会时，应注意其他各种组织群众的方式。

党对于有组织的群众，不可直接命令，即暴委苏维埃对于工会农会以外的各种组织，亦不可直接命令。一直到这种组织自己愿意接受暴委苏维埃之指导时方能公开指导他们，现在只能依靠党团作用来领导他们，当然暴委苏维埃亦可以公开的宣传影响他们。

六、党的问题

你们现在已经注意到支部之整顿，而且在海、陆丰西北的支部整顿得颇有成绩，这是可喜的事情。不过你们对于支部说是至少可以报告消息，那便未免希……支部一定要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即是在群众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在群众要求斗争之……能勇敢而正确的领导群众的斗争，他决不能只在做一个坐地……

便算了事。假如支部……不能发动领导群众，而只能报告消息，海丰群众的暴动……而来？

新的同志的发展，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据说最近增加新同志的事几于停顿，这决不是说是白色恐怖下当然的现象，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决心到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所以群众不能真正了解本党，而我们亦便不能继续吸收新的勇敢忠实的分子入党，旧的同志多不能公开行动，而且有一部分受失败的影响表现消极，必须有新的积极分子加入，而且他们可以自由活动，方便于负责白色势力下各种党的工作。

各城市区乡负责人员，须尽可能的找可以公开活动的分子负责，纵然能力较弱，特委县委可以派得力同志巡视帮助。

特委之组织省委正式批准，并取消临时的名义，但……〔惠阳〕与省委交通便利，仍直接属省委，但与特委发生……〔横〕的关系。暴委的组织仍旧，但须与特委关系划分清。暴委不能直接命令惩罚党内负责人员，公开事务并不得交由特委或各级党部直接处理。海、陆丰党内党外的事向来分不清楚，例如外面的事都到党内解决，党外机关又直接指挥党部，此病须要力改。

关于夏暴以后之惩罚，省委不能同意于这种处置。夏暴之决定根本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省委自己应当负责。你处夏暴成绩不好，本是意中之事。至于政治纪律，在广州暴动后省委之处置，中央已经认为不当，盖以政治上的错误除非不受纠正，成为组织上的问题，方应加以惩罚。若因政治见解之不完全正确，不注意工作上的训练，动辄大加惩罚，结果非将全部工作人员尽加惩罚不可。而此种惩罚亦成为无意义的事。你处这次惩罚，尤有许多不正当的地方，如令知识分子向农民常委道歉，这仍是故意分别工农与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开除同志党籍以后仍罚其作苦工，开除后则已非党员，如何能受党的处罚？所以关于这一次的惩罚，望你们切实讨论重新决定。

省委为接受第六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并重新决定全省工作，

决定开全省扩大会议，望你们接到此信讨论后，即派代表一人前来出席（要十一月八号以前到省委为要），至迟此信到后两日便要起程。如接信过迟，迟些来亦可，但至多不能迟过五天。代表由特委派出，要熟悉全部情形的同志，不一定需要书面报告。

省委现因经济困难，暂拔港币一百元津贴特委，另二百元作红军出境费用，不得移作别用（共三百元由刘同志带来），红军出境费用，只须计算到惠州之旅费，惠州另有招待人员，以后由他办理。红军无论二师四师，除意志坚决或有重要工作的以外，或动摇或病者，可遣其出境，因留海、陆丰无所益，徒多牺牲，病者尤为你们之累。他们的武装须交给农民，即现留红军的武装亦须逐渐移交农民，以便送他们陆续出港。将来四县暴动，须靠四县农民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省委于扩大会后，党派巡视员前来指导一切，其他工作人员亦当训练派来。

省 委

海丰农民暴动 与地主政府高压的概况

(一九二八年)①

滚 舞

革命领导了无产阶级同盟军，扩展了一支广大的赤色革命暴力，任臭烂的死尸国民党，野蛮无耻，勾结最反动的封建地主，俯颜低首，做了帝国主义谊儿，雷厉风行，双管齐下，高压工农的革命。然而滔滔不绝绵延不断“暴动”！“暴动”！最后终要打破地主政府的春梦哟！

赤色的小莫斯科——海丰的农工群众在反动领域力举铁腕流洒赤血夺来的政权，建设四个多月的苏维埃政府，捶碎死灰复燃万恶滔天的封建势力，推翻豪绅资产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度。自土地革命的风云一翻，东江一带农民暴风烈雨般都起来分配土地，响应海丰革命的链环线远近互相呼应，共产党独立的政治宣传与革命的领导权，俨若庐山瀑布飞流直下。革命呵！革命告诉了广大的农工群众：“剥削阶级之死敌是革命的工农，异常明显残酷的敌垒，摆在工农的眼前，非铁血枪扫尽反革命，建设苏维埃的政府，永远没有出头天之一日！”、“苏维埃”、“苏维埃政府”永远磅礴农民之脑袋深处。非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高潮再向落后的亚洲直流，滔滔东下。落水狗似的剥削阶级势成红涛赤浪里淹没了的尸骸呵！现在海丰苏维埃政府，虽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被)强蛮的地主政府蹂躏下去，可是人类的阶级斗争史永留着最有意义之一页！猛兽一样的地主政府呵！你总要在世界中添出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了！

(一)

征尘仆仆，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红军，炮火连天风声鹤唳，运粮助战的农民；在龙殿一役——激战七日夜，虽告失败，斗争的暴力尚能保留。窜往西北的高岭深山中准备乘机再攻海丰，由北路的公平区至海丰城，店〔铺〕心岭至新寮桥，西路的赤石区通梅陇至海丰城，黄旭初、钟景棠一切反动军队严防工农暴动，无微不至，放哨布防，密若罗网。敌垒之坚，谁漏得过谁攻得来，可是红军军事计划的巧妙，准备之周到，地主政府所料不到的。最后打得新军阀提心吊胆。壮哉！

记得亡命香江的农民同志说：“我们不能打得赢亦打得个痛快了！我们打入海丰鸡犬都不晓得，那在城的野兽晓得甚么？第一特色：我们早通知各乡禁鸡鸣禁犬叫，约日起事入海丰。第二特色：农民同志任钟老虎带农斑^①所委任的民团长，买了枪枝领子弹，做了军事侦探得口号，红军固善战，我们农友的助力亦不少吧！”并闻当日进攻之计划：

(一) 红军在北路入北门〔化〕装为反动军队，夺取敌械及指挥军事行动。

(二) 早派农民同志〔化〕装为卖青果的小贩私买兵士之子弹。

(三) 农民同志在地主政府所委任之民团局长买枪枝、领子弹，并侦探军事消〔息〕及调查各军事行政机关在何处，以便划

^① 钟景棠字蒂农，是个麻子，人民称他为蒂农斑；大革命失败后，他杀人如草，故群众又骂他为钟老虎。

配进攻。

(四) 运动各农村夜间禁鸡犬在屋内。

(五) 约定时日暴动，分各路进攻，杨望同志任公平之总指挥，林道文同志计划东路之进攻，并指挥农民同志运动第五军兵士，偷出步枪哨之口号，以农民担任交通，通知各路。陈飞、柯时夏同志任西路之指挥，彭小杰同志担任农军之总队长。

(六) 学生同志担任宣传。

(七) 凡电线都一律砍断。

(八) 党严厉告同志守秘密，并计划一切之工作，分各部切实进行！

“暴动真是艺术”，军运农运各部门，暨一切技术工作，都准备好了！果然乘隙入海丰城，沿路答应口号，反动队伍的步哨以为是自己的军队，红军入城之后，神速夺取南丰纱厂的炮弹无数，开始进攻反动机关，以前计划之工作都能切实执行。是夜适天色暗黑，各反动军队误为缴械之事发生，盖附城一带桂军与陈炯明旧部翁辉腾等都在驻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际，只加紧各守营部不敢踏出门庭一步，红军攻陷了几个机关，农民救了狱中同志，焚毁了囚狱，红军以天将发白，并因孤军深入，为保留势力计，遂神速指挥退却。姑不论现在反动派信口雌黄，而红军深入虎穴英勇作战，于今敌军犹心寒胆栗，啧啧称之。

“暴动”伟大的暴动！——赤色农民的锄头，要把国民党的残骸，再加一锄；锄烂死了的尸骸，葬入黄昏荒冢里去长睡了！

(二)

海丰西北一带的农民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贫农，向受地主压迫最残酷阶级之仇恨为最深。于此革命斗争为最烈！北路之公平田地差不多十分之六是县城幼石街马姓巨族的田租。王作新与归丰林

豪族在公平区之平岗约一带都有很多风柜租^①。西路梅陇的田地多数是该区归丰林族的^②。新寮等乡的田地则是北门的恶绅林卓存、河报后庄族等大地主的公租，当民众减租运动之风云一起，西北一带农民对减租运动为最热烈，纷纷组织农会，同地主斗争。一直到土地革命，都起而拥护苏维埃政〔府〕杀地主土豪，蜂起而争配田地，烧了地主的田契，掘了田陌，至野蛮反动军阀猛击店〔铺〕心岭——北路之高岭——与红军激战之日，农民们与少数最勇敢最觉悟的工友都向前线去助战，没到前线的在后方防止反动派之捣乱！听了农民悲壮之喊声吧：“大家有枪拿枪去，无枪拿溜尖^③，有锄头的拿锄头去！无锄头的拿竿串！有饭送饭去，无饭送番薯，——五坡岭打伤了的红军同志，我们快快背他上山去，免受敌人一釜熟^④，农民英勇的斗争何等的英勇？爱护红军之虔诚，红军同志自知道五坡岭上的情景吧！

野蛮的地主政府，残酷的反动军阀，农民恨之刺骨，恨不得枕其皮食其肉，农民对付白色军，于今反动军阀还心寒胆吊呵！

（一）反动军阀所经的路上井里都放下了毒药。

（二）农民担番薯到市上贩卖，薯心中藏下了一条药线。

（三）不担茶水到路上，不担米粟到县城。

（四）夜里散贴传单，煽动兵士发长官之洋财，快杀长官拥护农民！

（五）鼓动小商人不要做生意！

（六）不同军阀运输！

（七）摧毁了电线！

（八）农民做了红军的侦探，并代我们同志买物件送上高山去。

① 租谷须以风柜（风扇车）扬净。

② 归丰，林姓，是海丰梅陇最大的地主，拥有地租一万余石。

③ 溜尖，亦即尖串，状似红缨枪而没有红缨。

④ 一釜熟，海丰方言为一锅熟，此处形容不致受敌人“通通杀害”之意。

(九) 农民私买兵士的子弹。

(十) 农民在深山中建筑了草屋，整好炉灶，给上山之同志住宿！

固然，军阀惟一的死敌是农民。不错，“红军先锋农友殿，攫取政权铁血枪！”第二次的大暴动^①，红军固善战，伟大的群众势力是互相适应，才有计划的形成暴动唯一的条件，始夺得一部分武装的胜利。二次大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演出一幕盘古以来所罕见的大屠杀，尸积如山，血流成渠，“杀一千个勿漏一个！”此种野蛮的残杀声，于今还充满海丰城。你们孙中山的孝子贤孙、党国要人、尊孔子讲仁义说道德一付假慈悲的面孔，不要脸之东西，广大的革命群众快要结束你残喘的政治生命了！我在港据农民之报告：——国民党的罪恶表：

国民党新军阀勾结了陈炯明的死党农民刽子手钟老虎带农大屠杀特屠杀：

(一) 反动派嗾使烂崽恶汉用红砖烧得红烘烘，烫农民、学生、工人的心胸！

(二) 拿着革命的农妇及拘着中学校的女学生，以削针的青竹枝撞烂其阴户，割乳等虐刑！

(三) 拘农民入狱，用大刀剖开腹部，挖心肝割阳脰，死后葬入小瓮！

(四) 革命农友的孩儿亦杀得光净——名曰绝种，预防后日报仇。

(五) 凡入过儿童团或其父任过工会农会之职务者“击杀”，七、八岁之儿童死于刑场者甚多！

(六) 借名落乡剿匪实则奸淫抢掠，国民党之军阀说：“发乡村之横财！”

(七) 农民之耕牛被牵到香港拍卖者数到万余只。

^① 指“五三暴动”。

(八) 农民的屋宇被焚，耕牛被掠，流亡山野饿死者屈指难数，逃往南洋者二万余人，卖身者——作番猪——五万余人^①。

(九) 小商人的子弟任过宣传〔员〕捕不到者，罚其款项，或拘入狱中受苦刑！

(十) 新生社员拿到即击杀！

囚狱林立，刑场若网，视死如归悲壮而死的共产党员，受尽“野禽兽”的虐刑极矣！那般挂三角皮带的恶兽，在囚场设了一架恶虐的刑具，把我们同志捆在其上。下边燃着火盆，烘得遍体的油质下滴。并用三寸刀一点一滴一片一片的宰割，刘汉才诸同志在这虐刑之下悲惨的殉难了。同志们！断头断臂死何惜，所贵以身殉主义，于今红日照红桥，独立江陵带血泣！我们不信社会永远的黑暗，最后东方会发晓，我们不信军阀永远的横行，群众的暴力终能捶碎旧社会的锁链呵！——白色恐怖笼罩的海丰，虽雷厉风行的屠杀，阶级的仇恨种下了死不共戴天的深仇，零星的暴动还是遍处的暴动，最后的胜利终归我们的！

(三)

海丰自执行土地革命以后，封建传统的观念随之而消灭了！同时阶级的分化异常明显：

(一) 豪族的无产阶级起而与土豪劣绅地主斗争。向〔来〕地主阶级常利用宗族与别宗族的斗争，例如青坑区之南涂余族与沙港的曾族，二大巨族的农民，常因放田水起械斗。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传统之观念在农民背后之唆弄，致一般农民“自己打自己。”可是土地革命以后，农民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的敌人是地主阶级，同时他们晓得：“共产党是拥护工农的最革命之政党”，

^① 卖身作番猪，亦称卖猪仔。当时很多农民只身逃出，到香港后无以为生，卖身到南洋群岛做苦工。

尤其是雇农更趋向于革命，杀地主分土地为最热烈。他们往日听学生之演说，受知识分子的领导，现在看着学生有的害怕躲了，他们拿着火水倒到他之家里，问他“出来革命不出来革命？如不敢出来革命屋要起火了！”昔日学生领导农民起来团结，到了斗争的营垒分明而趋剧烈之斗争，多数贫农起来领导学生了！尤其是拿反动派的时候，知识分子对革命更不忠实，他们对之反动派，私做人情，放他逃走，农民一发觉，即不客气的拿学生分子到苏维埃政府，要求严重处罚。自耕农方面本来有的可以做地主之再生者，他有时可以做反革命，有时不革命而中立。总之是经济背景之不同，形成一个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性。所以土地革命发生，各阶级之分化更趋明显。例如附城林、马、陈三大巨族的贫农，都起来革命，城厢附近的乡村之雇农，同第七区捷胜城附近乡村之农民与何姓的地主阶级斗争一样，趋于剧烈之斗争了！

（二）恶劣地主残踏最悲惨的乡村，革命的暴力尤趋猛烈的爆发：附城之东赤山约一带，是海丰农会之发祥地，不消说东笏陈姓势族向来勾结恶劣官吏压迫剥削算天字第一号，该处一带农民，早恨之刺骨，犹如普宁十三乡的农民，〔对〕方姓豪族勾结贪官污吏之压迫，阶级之仇恨早已根深蒂固一样的植下深仇了。所以赤山一带的贫农在任何斗争之历程间都很勇敢，当杀地主皮囊的时候，他们调笑万恶的地主说：“地主老爷呵！试趣白带鱼甜不甜？”——白带鱼即是杀地主的大刀。

猛兽般杀人的地主政〔府〕虽摧残了苏维埃，表面上土地革命之高潮趋于停滞，而阶级的对垒永站在水火不相容了。同时新军阀盘据了海丰之后，农民恨之刺骨，更不待说。小商人的破产，得不着生活的出路，恨军阀之苛税，陈炯明派“穿孔搵隙！”——即敲竹杠——例如每个上烟，地主政府要捐六元，叫小商人怎样做生意？白俄似的陈炯明派穿孔搵隙的手段，比之明火贼地主政府的揩油更加高明，例如拿一张纸票要找十二元，那里一张十元之纸票出二元银水呢？小商人在淫威之下只取无抵抗主义的说

法：“没有现银找吧！”这群流氓似的白俄，即拉了几个丘八来敲竹杠，名正义顺说一句“拒绝军用票”绑小商人之肉票去了！一五一十罚款了事，否则吃免钱饭^①，但是可怜的商人，只泣血吞声听军阀摆弄自己之命运！

阶级趋于尖锐化，军阀、地主豪绅、烂崽、鸦片烟客、陈炯明派落伍的学生分子，一切的反动势力，“猛虎落荒丘”似的咬死农民。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镇压农民之革命。

（一）地主阶级雇买一班恶汉烂崽设立民团防御共党之暴动：

甲、侦探共党之机关——化装为割草的农民，及在城注意农民买何物件往何处去，很机巧精微的侦探！

乙、凡任各乡之民团长者，必以其父或其子被工农梟过首者任之！

丙、凡来乡做客者，必先向民团报告得着许可，始准寄宿！

丁、夜间团丁守更并照户口派人每夜轮流守更。

戊、三家一保甲，每夜各互相搜查。

己、各户填写户口表。

庚、征收农民十分之一的米粟，为民团分局之经常费。

申、凡有鸣锣告警；各乡如不出救即严格取罚。

……

（二）新军阀不只勾结地主，同时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

甲、海丰反动派之机关设在香港永胜街丰桂堂——勾结英帝国主义之大本营。

乙、收买一群海丰流氓，到处密布侦探拘捕逃亡来港的共产党员。

丙、捕共产党员者，免向港政府出票，即可随时随地拘拿，解回广州、海丰枪毙。

^① 坐牢。

丁、反动派联络香港暗差，共同侦探共党机关。

戊、由海丰来港，或由香港赴海丰的搭客严密搜查，并盘问详情。

(三) 新军阀防虑工农的周密：

甲、联络民团，计划共谋防共。

乙、重兵驻防西北路及海口！

丙、清早军事长官同兵士化装为农民荷锄、戴笠，侦探共产党员在何乡村住宿，——因我们同志夜里从山中来农村寄宿，清早跑上山去——即开枪射击。

丁、近海一带搜查渔船，并由海丰到谢道山之车站，每日来往二次之汽车，凡搭客行旅都一律检查！

戊、邮政局来往信件报纸都拆阅查察。

己、各埠的旅馆都派有专查！

庚、山中丛林都烧得光净！

申、农村有匿藏共党者受军阀的轰毁！

不惜横蛮的军阀帝国主义土豪劣绅，他们要维持自己的特殊权利，保留寄生的剥削制度，共同的目标都要伸其铁腕消灭农民之土地革命。同时他们这群落了平原的饿虎因吸血而斗争了——反动派内部之冲突。

语云：“良弓藏，走狗烹”这是必然的现象。当土地革命的爆发，赤色的暴力异常充实扩大，桂系新军阀利用陈炯明派吴小铭、钟景棠为走狗，同时日夜在风尘仆仆东奔西跑的走狗，频近肉盘，垂涎三尺，一片野心怎不突突跳动耶？！

(一) 陈炯明的死党翁辉腾、蔡腾辉等日在招兵积饷扩展势力。

(二) 陈派一般落伍政客抓住爬钱的职位——盐场饷关。

可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新军阀所为何来？！一下马威即缴陈部枪械，吓得这般走狗，屁都不敢放，听说现在五军军部拘囚陈派许多个政客，敲竹杠。钟景棠等晓得当头棒已打

下来，一溜烟溜到英番的老巢去^①，这是新旧军阀之冲突呵！

(四)

谁都晓得“对反革命的仁慈，即是对革命群众之残酷！”所以在暴动一开始，“罪恶无妨多做些”，海丰农民轰轰烈烈的暴动，推翻了旧社会的秩序，在革命的舞台上开演了一幕红色斗争的好戏。除了挂三角皮带的新军阀，大肚皮的资本家，八字胡须的政客和地主〔失〕魂散魄，怨恨诅咒。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红场，衣服褴褛荷锄戴笠广大的革命群众声震如雷大，喝彩特喝彩呵！革命的历程间，固然有许多错误，这是充实革命之教训！

我留港工作被海丰反动派发觉，省兄即叫我离港，没有延长时间作详细之调查，革命失败后之教训我不得窥其全貌，殊可惜也。只零碎根据在港抬轿渡生过日的农民同志之谈话，仅简略记之：

(甲) 乡苏维埃根据上级机关杀戮地主的命令，只照样画葫芦，不顾及客观的环境，致后来我们同志在乡村活动异常困难。因为乡村小地主他还是中立而不敢作反革命之行动，同时小地主的子弟从前受过了宣传，许多同情于我们之革命，他们传统的感情还是很浓厚的。可是乡苏维埃政府杀了他的父亲，势成不共戴天之仇，现在小地主、中农之子弟趋于反动了。当日红军到了海丰看见此种情形大为惊叹，即告县苏维埃：略谓“只可由乡苏维埃政府拘捕小地主交县苏维埃政府裁判，不能由乡苏维埃马上枪决”，并言及对附县城及各区大地主应严格制裁，对之中农之策略应使其中立，而不反动的运用此策略！可惜事已迟了！可以说：不顾及客观之环境，只据主观的照样画葫芦死板式的杀戮，没有深刻观察农民心理。要利益于革命，反对革命之创伤！农运之同

^① 英番的老巢指的是香港。

志留心呵！中农可以趋于反革命，同时他还受大地主之压迫，也表同情于革命而摇摆不定之中立态度。在革命之历程间，我们应运用策略，使其不反动。而乡苏维埃的政权，及农会的执委，不要信他可以忠诚于革命者！

（乙）领导农民与白色军阀作战，在战术上的错误：海丰农民反抗军阀之斗争勇敢的与军阀之斗争已有历史的关系。反动派早视为洪水猛兽。不错，在斗争的历程中流血是必然之现象，领导农民革命亦是必要的扩大。可是到了暴动一开勿视为儿戏，一切的计划与策略应活泼巧妙的运用：当红军与军阀作战的时候，农民有枪枝的赶赴前方助战，及作侦探、运输、建筑障碍物、开战壕等工作，是对的；集合许多手无寸铁的农民去作冲锋，在革命之观点上不啻盲动的损失革命之势力，跟随群众之尾巴，没有观察主观的力量，是否可以解除敌人之武装？抑或可牵制敌人削弱其作战之力量？当时反动军队云集，见着手无寸铁之农民，即开机关枪轰烈扫射，农民之牺牲甚大，军阀之野蛮极矣！

（丙）没有充实的扩大工人参加苏维埃之政治行动。

（丁）技术工作不留意：自反动军阀盘污了海丰，我们同志多在乡村活动。托农民入城买英文水^①、油印纸等，被反动派的侦探跟随，农民到所在地，即拘拿同志破获机关，因同志没告诉农民之技术工作耳！

最近海丰零星的小暴动还遍处继续的暴动——海丰及东委之交通，没有到港，其中详情，不得而知，我只根据海丰小商人暨逃亡来港之红军同志所报告者零碎言之：

1. 红军说：海丰的枪枝被敌人缴去者数约二千，现在所存之枪枝有八千余。红军现在赤石一带之高山中的红军，约有四百余人，只缺少炮弹耳！

2. 离公平区数十里之黄羌圩，集合农民六百余人攻公平，沿

^① 指墨水。

途杀戮民团，并缴其枪械，后因驻防公平之反动军队闻讯，即开赴西北路一带与农军激战约三小时，农军为保存势力计，即指挥退却。

3. 沙港曾姓大地主压迫邻乡异常凶猛。农民恨之刺骨，旧八月十日夜半时分，三百余农民带着枪枝围攻该乡，火战二点余钟，只因子弹不足，遂鸣锣退去^①。南涂一带之农民都有游击战争之事爆发，杀大地主焚地主之房屋都日有所闻！

4. 梅陇、平岗、新寮、埔仔诸乡约，都继续不断的小暴动，地主到该乡约收租被杀戮之后，除勾结军队之大地主向农民敲剥，其他的都不敢下乡收租。

5. 八月初旬杨望同志召集农民前赴新寮桥缴民团枪械，因勇敢杀敌流弹飞来，卒致毙命。至八月二十陈飞同志赴该乡约煽动农民及任该处之工作，西北一带之游击战争都时时爆发！

附志：

杨望同志是一个最刻苦、最勇敢拥护农民利益而奋斗之农民领袖，地主政府认彭湃同志为海丰第一罪魁，杨望为首恶，杨同志奉党使命英勇的领导农民之斗争，不幸殉难，深为革命惜也！

总而言之：继续不断的小暴动最后终要打破地主政府之春梦！

“暴动”，“暴动”捶碎封建社会势力之恶集团！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浪潮”滚滚向东流！

“苏维埃”，苏维埃政府永远磅礴在工农的脑袋深处！

^① 指六、九区农军夜袭沙港天主教堂反动堡垒之役。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 关于四县情况等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

省委：

友达同志十一月七日回到我处，得指示及港币三百元。慰甚。即遵命派绍统同志（海丰CY县委委员）为特委全权代表到你处出席扩大会议，并报告一切。希接到报告后，对海陆惠紫党务及斗争工作加以指示！

一、特委成立至今海陆惠紫四县各方的情况如政治党务及斗争工作之进行如下之状况：

（一）政治概况

甲、敌人方面

1. 海陆惠紫的敌人，在全国军阀缓和局面底下，表面上亦勉强装做安闲的样子，大唱其训政工作，什么教育会之成立，教育之整顿，海汕公路之完成，电机之购置，县长之巡视。各区处处都欲表示其政权之稳定而使群众减少斗争的勇气，提高其倾向敌人之错误观念。而另一方面用围乡烧山的手段作出不拿农民只消灭红色武装之事实，想分裂农民与我们的关系而抢夺一部分群众。

2. 敌人武装之分布和防备。海陆惠紫敌人的武装有第五军十六师及陈炯明的一些势力，在海丰有十六师二团并蔡廷辉警卫队二大队及各区警卫队各五十人至百人不等，第五军及警卫队都在西北谨守，东南只有警卫队驻防。在陆丰的有第五军一团人并杨作梅的部队，此部队均驻县城及西北，东南亦只有民团防守。在

紫金的有第五军二营分驻县城中心坝、龙窝及炮仔。敌人武装所驻之地都很怕我们暴动，故各地均掘战壕沙包或连筑围卡，晚上放哨密如蛛网，七点钟以后不准行人往来、不准放炮，日间更在各处搜罗投市的农民，其防备之严各地都是一样。

3. 敌人财政之穷促。敌人的财政入不敷出，虽过去尽力向群众苛剥，但因各饱私囊〔囊〕及供过于求之故，其财政亦万分支绌，如警卫队之几月没发饷，教职员薪金之无法筹拨，都是财政支绌之事实问题。至于向群众之勒索更愈出愈奇，什么牛捐畜猪税，什么完成海汕公路债款，什么投圩捐每人投圩出入各要四仙以充警费，什么门牌金换税，此种苛捐杂税之重重苛勒就是他们财政支绌中的补救办法。

4. 陈桂暗斗之新方式。陈炯明与桂系之冲突在过去表面上虽然和缓，但近来他们的暗斗都极利害而且各人都有新的方式，桂系屡次之欲消灭陈派武装，但因受全国政治的影响及陈派之退让而未见其冲突之爆发。但陈桂之间始终是不能调和，故各人现在遂有新的暗斗方式。桂系的手段在政治上让各行政机关给陈派中人掌握，而对于一切行政却实行操纵，在军事上则无条件予陈派武装以经济限制，逐其驻扎乡村使之自行瓦解。如蔡逆部之被逐日中圩及新寮等一样，现蔡逆部队兵士多因财政困难各私自逃走，仅存二百人左右完全不成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必定消灭。在杨作梅部队亦见好弱了，此是桂系对于陈派武装的压迫。在陈派方面亦积极进行反桂工作，如：（1）运动第五军兵士逃走及活动第五军兵士当警卫队；（2）整顿武装及活动致公党的组织发展，如加紧海丰各区警卫队之训练，河婆之恢复护义军，及河田、河口等处强迫农民之加入致公党；（3）秘密宣传第五军之罪恶及向我们接洽，如杨作梅冒充东路总指挥派得力代表到海丰工农军接洽磋商帮助我们粮食子弹及合攻第五军，并紫金致公党徒劝农民与其调和共同驱逐党军之事实一样，都是陈派的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陈桂的冲突日趋厉害。

乙、群众方面

1. 敌人的摧残苛勒与群众要求暴动的迫切：敌人入境以来所施行的白色恐怖为从前所未有，海陆紫三县被屠杀之工农达万余人，不敢回家者亦以万计。即在乡之农民因受敌人围乡搜山之故；猪牛谷种农具均无，夏收之后工农之生活尚可勉强支持，但在此一月来谷米杂物都贵，工农亦多叫苦连天，尤其是敢回家者更属可怜，敌人的苛勒，因财政支绌更日加无穷的剥削，农民卖子鬻妻者在紫金之南岭、海丰之东南为数极多。农村经济现已破产，农民亦已少入市购物，小商人因生意冷落之故更表同情于苏维埃，如海丰商民有说，“苏维埃时代免一切苛抽，生意热闹，那时真好”，又如海丰东南农民在白色统治之下更愤恨敌人之苛勒而要求早暴动，其余各地的群众都因生活的问题如要求保护秋收一样主张暴动之心更加迫切。

2. 斗争工作：海陆惠紫过去的斗争常不是民众直接行动，而是以少数武装与敌人冲突，在最近一月来各地武装因有了颇切实的整顿，注意政治及军事的训练，都能起极大作用，无论紫金、海丰、陆丰各地的武装都能普遍的在各地攻打反动乡村，使敌人穷于应付而得到很好的成绩，例如陆丰部队之攻上护，紫金部队之攻里坑，海丰各区武装之攻打乡村民团，攻后有的民团自行解散，有的帮助我们粮食，有的搬家逃跑，而一般农民更知道我们力量出而接受我们的宣传与组织者亦属不少，这固然是群众的斗争犯了军事的盲动主义，但此动作于海陆紫三县的政治上确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在一月来更有很大的进步，乡苏维埃能发生作用的在海丰之西北、紫金之炮仔、陆丰之吉石溪及内洋所在多是。乡赤卫队员未有什么训练，但能截攻敌人运输，杀反动派及与敌人作战者亦颇多，如赤石的参加作战，高潭的之截攻敌人，公平的之当迁〔运〕输队，海丰附城、梅陇、布心及炮仔的之出发攻击反动乡村或杀自己乡村的反动派，至于赤卫队之

日夜放哨或当向导更是他们日常的工作，已进步到群众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此种宣传与组织工作更在比平日来有很快的发展，因为群众斗争的发展，乡村的反动势力亦日见瓦解而减少，如反动乡村内部分裂及中立派之倾向我们，此都是最近群众斗争进步之故。

（二）工作经过

甲、斗争方面

斗争工作已经在政治概况内说过，无复述之必要，但为明白各县斗争工作切实起见，对各县之工作地域及方针亦应略说一说：

1. 海丰的：

海丰的工作地域只在西北一隅，东南工作除可塘外都完全停顿。东南党的负责人除给敌人杀戮外其余的都跑到外处，因为乡村的白色恐怖太厉害，东南的党已完全解体。西北的红色乡村虽多，但反动的亦不少，在西北的东南部存留着而无法扑灭之，最近一月来因武装骚动工作做得多，而宣传组织亦知稍为注意，故西北工作已有大大的进步。附城乡村政权之恢复已到南路，将与东南的红色区联接，可塘的工作亦已普遍全区，与东南之青坑区联接，故东南工作在最近必获相当效果，海丰的工作地域如此，海丰的工作方式须顺便说及：

海丰工作进行之方式，于各地则以公开扩大组织，并同时以武装力量反抗敌人，尤其是注意肃清民团，进而消灭邻县反动乡村，帮助惠、紫、陆暴动，以巩固西北政权。并以力量帮助东南发展，使海丰工作的中心西北得以扩大而健全。至于东南则用宣传组织方法推动之，并用秘密的手段扩大组织以恢复已失的乡村政权。

海丰的工作如此，故一月来工作之进行根据以下之原则：

（1）西北方面：（一）加紧注意赤卫队的组织及工农革命军之整顿；（二）谋已得的乡村政权的健全，故对于乡村中的动

摇分子敌探等应迅速加以杀戮，并时时召集乡民大会及乡执委联席会，报告政治情况及我们斗争策略，同时并严密县、区、乡苏维埃关系，以巩固我们的组织；（三）注意截杀工作，在各处交通要道设截杀队，杀逆党敌探及敌人交通，使西北敌人失了联络……^①境常有〔民〕团的组织，而且极为利害，应时到梅陇、赤石毗连的反动乡村扑攻，布心的武装应时到布心横坑活动，高潭及公平力量应时帮助紫金、陆丰动作，使沿海丰的陆惠紫边境反动势力消灭而助其工作发展；（六）如遇敌人围乡搜索力量薄弱时，我们应集合力量给予重的打击，至敌人夺取我们乡村政权时，则必以武装力量反抗之；（七）西北应有帮助东南发展之任务，在东南工作难以进展时，西北应有帮助东南之决心，如助经济及代其肃清东南根据地之反动乡村，同时附城工作亦应向东南两路谋发展，扩大宣传到八区之十三乡南汾并六区之下遥、陶塘等处。

（2）东南方面：（一）东南工作之进行首先注意侦探交通，俾东南情形明如视掌，同时尤应注意宣传，以便利我们组织及种种运动；（二）以可塘及大照山一带为根据地，故对可塘及大照山应迅速加紧肃清民团工作，以恢复已失去的乡村政权；（三）截杀工作：东南应赶快的组织游击暴委队，以断绝敌人交通及发动群众暴动，在大山大海及汕尾路等做红色恐怖工作；（四）东南发展路线可分做三条，中路由港口到陶塘，东路由船坞到七区，西路由下遥到八区，汕尾只做工人运动，其进行路线如此，故东南对联络工作应当注意，如派人到附城，帮助八区活动及使各区工作关系密切；（五）指定东南各区苏维埃负责人及将东南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并秘密分到各区活动。

2. 陆丰的：

陆丰的工作地域有东南西北之分，西北只存新田之吉石溪、

^① 原文如此，下同。

东南只存南塘之内洋，此外都是白色乡村，我们的工作都完全停顿。因一月以来注意攻打民团，及宣传组织工作亦略有发展，新田的连安约及大安接近海丰的乡村都接受我们的宣传与组织，河口的南北溪亦已有同志进去活动。至于东南的工作，因为与县委断绝关系太久及财政的困难而未见有如何之发展。在此工作进行当中最近西北更发生一种调和的空气，即是杨作梅之活动，他以帮助我们粮食子弹打倒第五军，派出得力代表向我们接洽，陆丰的农民因为苦于粮食子弹之缺乏，多数受他们的宣传，而且他们于工农军粮食断绝时毅然送米谷来接济，一般同志更因此而观念动摇，都想与杨作梅调和，而杨的代表非常勇敢，竟敢深入至吉石溪甚至有我们的同志保护其出入，当时暴委的应付是：（1）先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报告敌人的阴谋，先使负责人明白起来反抗；（2）召集武装同志开报告会；（3）诱骗逆代表到红色乡村而杀戮之；（4）用县苏维埃名义发出宣言，指出调和的错误及我们以后的出路。以上工作经由陆丰执行，现在群众亦已明白调和的错误了。

3. 紫金的：（略——编者）

4. 惠阳方面：（略——编者）

乙、党务方面

党务方面的工作在特委成立以后我们极注意，过去海丰，紫金的党虽不能完全恢复，但已恢复的支部都能建立工作，如指导乡苏维埃分散同志工作及整顿赤卫队等，近一月来更异常活动。支部之暂次恢复者亦日见多，新同志之吸收也不少，在海丰亦注意到，惟支部因得从前吸收党员之教训，对此工作万分慎重，故发展亦不能有很好的效果。海丰现在已恢复的支部有一百二十一个，党员大约有二千五百人上下。陆惠紫支部及党员数尚未知。至陆丰的党支部几完全没有，最近因得特委指示始在大安、新田接近海丰之乡村恢复了六、七个支部，惟尚未能建立工作。军队中的党都很健全，支部多能发生核心的作用，如海陆紫及四师部。

队中的支部都能切实训练同志及发展组织。最近特委更将组织系统讨论明白，并着各处切实作训练工作。所以军队的党部很普遍的健强。至关于不良党员的淘汰，已用重新登记的方法使支部健全，惟这手续亦已将结束。至于各县委之健全问题，亦应略为报告：海丰县委不甚健全，最近已由全体委员会改组常务委员会，改组后常务会亦未能健全，只有林彬及宋耀南两同志主持县委的工作，常有顾此失彼之势……并没有领导群众斗争之能力，故改组县委实刻不容缓。特委现决定在党员登记工作结束后，即召集全县代表大会改组之。陆丰县委亦未能健全，只有吴克绵同志一人主持。因为陆丰工作困难之故，县委人数不能分散各处以指挥一切，县委工作除整顿支部及武装之外，连县委人员都要亲率同志去杀反动派工作。最近他们已与东南特委发生关系，并已恢复了几十个乡村的支部，工作范围或将日见扩大。紫金县委工作虽比陆丰县委的作得好，但亦不能健全，同志互相仇视怨恨，地方观念甚浓厚，县委书记钟慕奇同志做得太包办，多为同志反对。故特委特派代表前往召集全县代表大会改组县委，该会代表五十余人，精神尚好，已重新选出县委委员，并纠正过去错误，县委书记系陈〔允〕材同志(特委派去的)及傅森林、钟导等九人为委员。县委改组后工作亦见可观。各县委对于党务情况尚无报告，此间的报告只从略。以后当着人……

二、第二次暴委全体委员会议经过情形

在特委成立至第二次暴委全体委员会议(十月二十日)的经过时间，我们承认海陆惠紫四县的斗争及党多沉溺于军事行动武装骚动及少数人的截杀工作，而少注意群众的直接行动；只知道发动武装或军事反攻敌人，不注意武装以外的群众工作；只知道以少数武装进攻乡村骚扰，不注意创造公开的群众斗争；只知道暗杀反动派，而不注意鼓动群众以对付反动派的仇恨，以致弄成斗争变为少数人干的勾当，而不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故工作未能扩大及深入。且党和公开的宣传组织都视为不甚注意的工作，故群

众感情的发动及勇气的提高，党及民众组织之发展与敌人组织的分裂，均不能得到进步。一方面宣传组织工作如此，又一方面则以少数的武装与敌人对打，故海陆惠紫的党务及斗争工作均未有长足的发展。特委有见及此即着暴委召集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纠正此种错误观念并在此次会议中定出以下的斗争工作方针：

海陆惠紫四县目前的斗争应是群众的直接行动，以宣传发动群众勇气以组织力量使斗争扩大及深入，同时并以现有武装为帮助新斗争的工具。

大会并根据斗争方针对于宣传组织及武装各方面的工作更有如下的确定：

（一）宣传方面

我们要发动群众直接行动的斗争，必须造成客观对群众要求斗争热烈的空气，所以必须要有普遍的宣传和鼓动。从前各地都忽视宣传方面的工作，文字宣传只有《暴报》、《红报》、“小传单”之发出，口头宣传做得太少。宣传的内容则每每偏于多说政治的出路，指示政治的趋势，多注意以党去做宣传。至生活上的困苦切实去做。经济的宣传以夺回群众的更为少数，这是宣传不普遍的原因。大会为纠正宣传工作之错误，确认普遍的宣传鼓动与组织的整顿都是一样的重要，但宣传鼓动是一定要达到尚未组织的地方。同时决定工作原则如下：

甲、群众方面：

1. 民众团体的宣传重于党的宣传；2. 经济宣传如时时多向工农群众解释工农兵的困苦；3. 注意感情的鼓动。

乙、敌人方面：

1. 加紧促成陈桂冲突的宣传；2. 暴露敌人罪恶，启发敌人〔区〕群众的自觉。

（二）组织方面

组织工作以前我们亦没有方法去进行，组织的涣散不能发动群众。武装及各种组织都不能十分健全建立工作，至于组织之发

展更为困难，组织工作进行当中有时因为地域的关系，常彼此不相往来，不能有所联络及帮助，即不能互相适应及调济工人、农民与兵士之间更不能有所联络。组织发展之不平衡与不适应环境的配合，是组织工作进行中最大缺憾，如敌人的组织发展更少注意。设法加以制止和破坏，更是不对的地方。因此对组织工作有以下的决定：

1. 组织工作应普遍的相适应相配合，工农兵的组织应有平衡的联系，各县区工作更应有相适应相配合之发展；2. 切实及整顿旧有的组织，同时并积极发展新的组织；3. 以组织方法分裂敌人的组织。

（三）武装方面

我们的斗争既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故对现有武装应认定不是目前斗争的主体，而是帮助群众直接行动的工具，故我们对于武装亦须加以注意。暴委对武装工作的决议是：

1. 对现有武装切实加以整顿，注意政治及军事的训练工作；
2. 现有武装在直接帮助群众斗争中我们应使其组织扩大。

（四）除上述经暴委决定外，特委对于健全及扩展群众、党的组织问题亦有如下的决议

关于健全及发展群众、党的组织问题决议：

甲、登记党员，登记手续限海陆紫三县半月完毕。

乙、各县应切实整顿支部：1. 未恢复支部限期恢复；2. 区委应按期参加支部会议；3. 各支部应注意吸收勇敢新同志；4. 注意保存党的秘密性；5. 凡三人以上得成立支部，支部人数至多不能超过三十人，军队不在此限。

丙、各县应按期出版党刊物。

丁、各县委应设健全巡视员若干人，时时到各区支部去考察。

戊、各县委见某一区支部不健全后即召集支部改组不健全区委。

关于军队党的组织问题决议：

以营为组织单位组织营支部，支部之下组织支分部及小组，如该营无二连以上者则不必组织支分部。在海丰各营支由区委直接指挥，紫陆各营支则由各县委直接指挥，营部可设直属小组，各县区委应时时到营支去做训练工作，各暴队亦应多组织支分部受营支指挥，惟第一队则直接受特委指挥。

对各机关党的问题决议，各县须即组织机关支部：

1. 暴委则组织支部受特委指挥；2. 县委县苏维埃即组织支部受县委指挥；3. 区委区苏维埃组织支部受区委指挥。

以上关于党的健全组织已积极进行，颇有成绩，各县区支部比前能发生作用者极为多数，海丰更为进步，紫金次之，陆丰为下。惠阳的情形未熟不赘。

军队党的支部近亦较好，至各机关党的组织自着手进行，已有七、八成立就绪。

暴委自全体委员会会议决定斗争工作方针及定出工作原则后，对宣传即交由宣委会讨论。四县整个的宣传计划——宣委会定出之计划是：

今后宣传工作进行及方法，决定今后宣传口号：

A. 目前宣传总口号：工农团结起来！继续扩大斗争，严密及发展群众组织！消灭陈炯明派势力！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摧残，恢复乡村政权！竭力保护秋收！反对征收一切苛捐杂税！反对逆军团匪迫勒的摧残！反对恶东恢复苛待工人条例！拥护中国共产党之领导！恢复红色海陆丰！夺取惠紫政权！工农兵苏维埃万岁！

B. 目前经济宣传口号：不交租不还债！反对征收民团费门牌捐！反对勒收民团谷！反对逆军团匪强横的抢掠！反对逆军团匪强奸妇女！反对逆军团匪掳人罚款！反对恶东任意开除工人！反对减少工人工资！反对恶东以无理苛待！反对逆军团匪烧厝掠猪牵牛！反对逆军团匪妨碍耕种！

C.目前对敌兵宣传口号：兵士是工农的化身！兵士的枪不打工农！反对摧残工农的反革命官长！反对克扣军饷的反革命官长！不做军阀升官发财的牺牲品！不做军阀的走狗残杀自己的工农兄弟！帮助豪绅屠杀工农便是屠杀自己！兵士的出路只有联合工农一致暴动！实行兵士暴动！军阀到处斗争，工人没有工做，农民没有田耕，兵士没有生命！

决定今后宣传方法：

A.对各县区的宣传工作负责人的：

a.鼓起各县区宣传工作负责人对于宣传之兴趣及其明白宣传之意义。为欲达到此目的，其方法有二：第一，每当上级机关欲发宣传品时，事前必须征求下级负责人之意见，至发出之后又须加以考查其对此宣传品了解之程度而施文字及口头的分析。第二，上级机关各种宣传刊物尽量使下级同志有发表意见之机会，定期责其投稿，至上级工作经过又令其加以批评。

b.建立各县区宣传负责人本身工作，为欲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如下：第一，各县区负责宣传工作同志对该各县区应有一总的计划之决定，并须按期将工作报告上级。第二，上级所发出宣传品应责其亲召开会议根据报告。

B.对群众的：

鼓动下层群众之勇气，提高群众对宣传意义的认识，深入宣传；为欲达到此目的，我们的方法是：第一，应在群众会议中去做宣传工作，每项宣传必有负责人去做报告。第二，每种宣传除发出总的整个的意义宣传品外，应有多样式的文字简单明显去宣传。第三，每种宣传发出之后，应使群众认识其重要，把宣传品意义提出向群众报告。

C.对敌人方面的：

暴露敌人罪恶，打击敌人，宣传启发其群众之自觉。第一，注意敌人方面，用浅显简单而具有感情的鼓动文字宣传分散到城市各处街道及分贴墙壁等。第二，在攻打反动乡村时，须分发宣

传品，各处武装均须以发散宣传为责任。第三，在交通大路墙壁及大树大石等分贴标语并用粉笔火炭在城市墙上厕所等处涂写标语口号。

组织方面：

对今后的组织计划当时因囿于秋收暴动工作，只限于秋暴时期的组织，过去对于秋暴方式之确定是：

秋暴方式：是用经济的宣传发动群众，保护秋收的勇气，并以组织力量推动群众直接行动，以现有的武装帮助而造成普遍的骚动。

根据上述的秋暴方式我们对于组织武装工作的决定是：

（一）组织：

A. 武装组织：1. 截杀队应在秋暴期间多做截杀工作，尤其是注意地主有可能收租的地方。2. 四师与各县区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应切实整顿训练，对赤卫队尤应扩大其组织，并注意武装军火的补充如粉枪、尖串、火药铁（？）^①等。

B. 其他组织：凡在我们政权底下之组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下十二分决心于最短期间使组织得平衡的发展，互相适应互相配合，并特别注意乡苏维埃之健全。

C. 各县区的联络：在区条件底下我们应认真注意横的关系，因为我们过去只知道有直的关系，往往忽略了横的关系，故对于邻县及邻区的关系每多不密切，失于联络，这亦应特别注意的。

关于秋暴工作除积极做宣传组织工作外，我们目前的应付方法是：

（1）我们承认目前斗争中经济的宣传重于政治的宣传，故我们今后的中心工作应普遍的启发群众做不交租不还债运动，同时用暗杀队帮助此工作之发展。

（2）规定保护秋收条例，秋收为工农兵的生命，而保护秋

① 原文如此。

收，故对于保护秋收条例如下规定：

1. 下乡收租讨债者枪决；2. 替地主收租谷债款者枪决；3. 替匪军地主运输租谷者枪决；4. 缴纳谷给敌人者枪决；5. 重造契约债券者枪决；6. 田地应照苏维埃分配耕种，如有擅行吊田者枪决。此条例经由暴委及各县区苏维埃颁布。

(3) 各县区苏维埃应通知乡苏维埃着农民保藏秋收粮食，至保藏方法除由暴委经委会通知外，并着各区乡苏维埃召集当地负责人照各该乡各别情形开会设法保存。

(4) 敌人围乡抢谷时各县区农民应起而直接行动，而现有武装则应帮助农民尽力抵抗截击及骚扰之。

(5) 扑攻反动乡村时，我们应尽量焚烧其房屋并没收其粮食。

(6) 对反动乡村的团匪出来抢掠农民粮食时，在附近乡村的武装群众应使其向该反动乡村袭击尽量破坏其经济基础。

(7) 注意截击敌人运输，如敌人有粮食在河道及大道经过时应设法领导群众截劫之。

陆更夫关于海丰 的红军出港事致中央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①

中央：

关于红军出港事，还有几件要报告的：

1. 据来人谈：在海丰以全数计，约三百余人。全数外出，则需时日，并要增多经济才能办到。惟尚有一事值得注意者，则以彼处之兵士成份计，尚有伙夫、传令兵及其他闲杂而无工作能力之人员，军事学自然无有学习（现尚在习基本操），政治认识亦浅，虽然他们都是希望出港，但出来之后，是否又有其他工作给他做呢？这一种人是否亦要他出来？

2. 第四师兵士（学生现在不到三十人了）病伤的很多，是应把他们送出来的。但经济大成问题，他们有的甚至不能走动，但等在那儿是只有死的，出来尚有医治。故我们请中央能够多准备些钱，这些才可能出港（只要中央经济有办法，送出方法我们再和省委讨论）。

3. 省委经济困难，请中央速送钱到此，彼方有办法（我之预算表你们约看了，并且我带来之钱，现在只有五百元上下了）。

4. 据我这次送来之人，我和他们谈话的结果，好的自然很多，但动摇的、过去怠工的（如王昌明），不能工作，不明政治的（卢醒石、邓鹤鸣）等，我实对他们没有办法。比如王昌明给钱要他去湖南，但我回来之后，他又一同去上海，去后才通知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我。还有其他的，因他们是三人一组同来，假如内中有一不良者，你要他去别处，他也是不去的。

5.以后我回上海时，我可以再和他们详细谈话的。在此地他们不是争钱，就是要你送到医院，事情太多。再以过去许多人的介绍信是钢笔简写，这是因为他们有许多人住在旅店里的原故。

6.中央要派他们的工作，须要和他们详谈，尤其是关于党籍、工作能力等。因为海丰实在是有很多的新同志，再加以时常作战，训练很少，并且有许多过去没有经过党的生活的（故派去工作者须详考查）。

7.我不日就可回上海，再细报告。现在中央可寄一批钱至港，以便省军委便利进行。

陆更夫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 目前工作问题致海陆紫特委信

(指字第一号)*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特委：

省委根据你们报告及陈同志口头接报之后，对于你们的工作，有下列指示，并特派陈同〔志〕前来巡视，报告省扩大会要点，并指导一切。

(一) 你们经过了几个月艰难困苦的奋斗，现在还能保持海、陆、紫一部分的政权，而且党与苏维埃的工作，最近都有进步，无限欣慰。不过当前的问题：第一是保守苟安决不能维持你们现有局面；第二是群众没有起来之时，单纯的军事进攻，决不能有一×的出路。这两个问题粗看起来是矛盾的，但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有好的解决，不然则你们工作前途仍是不能乐观的。

(二) 现在你们的工作，应当要注意群众工作的全盘布置，同时发动游击战争，以游击战争推动各方面的群众工作以周围广大群众起来，保障游击战争的胜利。现在谈不上暴动，“夏暴”已是省委错误的决定，“秋暴”亦是不正确的主张。因为现在群众并没有起来，要以暴动夺取一个大范围的政权，结果非走军事为主乃至纯粹依靠军事的“非群众的暴动”不可。秋收与年关均需利用以发动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发动所谓白色的乃至中立的乡村中群众的斗争，使我们的游击战争可以更便于发展。但一定要群众的斗争普遍的起来，而且有把握可以打毁敌人的政治军事

中心，夺取政权，方说得上决定一个地方暴动。

（三）据报告，你们近来军事工作也很有进步。但省委认为你们现在的军事工作，仍未完全适合于目前海、陆、紫所需要的游击战争，而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骚扰。你们单依靠这样的军事工作，虽表现出有很少的成绩，但仍旧是不能为你们得一出路的。你们必须依照省委扩大会所决定的游击战争的办法（由△△^①同志面说）组成小的部队，自动在乡村游击向豪绅地主势力较弱或群众已经起来的地方进攻。游击战争要以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为主，要居于自动的地位。不是要防御敌人，不是要准备与广大部队敌军正式的拼命作战，而是要有计划的攻击敌人弱点，使所到地方能帮助当地群众起来。但要能使游击战争得着顺利的发展，必不可专门倚赖武装的力量，从外面进攻大的乡村，因为这样若得不着大乡村群众起来，每不易获得胜利。所以，游击战争必须与整个群众工作同时并行，要使游击战争所到的地方群众可以起来，而且亦一定要得着群众的帮助，方能有把握的决定游击战争的胜利。

（四）城市、大乡村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游击战争是要从这些地方群众对于本地的豪绅地主毫无疑问是有斗争要求的，^②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比我们乡村的农〔民〕所受的痛苦差不多没有两样。但我们从前对于阶级宣传的工夫，尚未做得十足，所以城市的基础甚为薄弱，许多地方变成所谓反动区域白色乡村了。此后我们应当积极的设法插入这些地方工作，发动他的群众起来斗争，以与我们游击战争相联系相适应，以扩大游击战争的胜利。县城和汕尾是最重要城市，须用大的力量去注意他，组织秘密工会及发展党。陆丰现只一区工作，须注意恢复并扩大之。海丰东南六、五等区，从前我们工作基础甚好，地位甚重要，应特别注意恢复并扩大之。

①② 原文如此。

(五) 现在海丰尚在的苏维埃，有群众直接参加此组织，这是一种大的进步。以后更应运用得好，令群众代表更多数，而有兴味的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苏维埃工作的同志，应时时注意分配工作给一切代表去做，我们党无论何时都是秘密的，只能直接指挥政府组织里的党团，四县暴委是用来指挥各县苏维埃的群众。政权机关的组织必要存在，但应该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委中党是运用党团的作用来实现党的主张，但必须有群众领袖的意见参加，才不至于如从前对苏维埃一样包办。至于现在没有苏维埃组织的区域，应设法插进去工作，组织秘密的苏维埃或农会。这种组织，同样要群众自己起来管理乃能巩固。

(六) 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期的时间而现在多有病者，且现在经济上大为困难，省委经已同意送他们离开海、陆〔丰〕。但现在省委经济万分困难，此时已无法应付，须由你们设法。如无办法时，则暂缓送来，俟省委有办法时，才可送来。其能担任训练赤卫军之同志，可酌留若干分配于乡村中训练赤卫军。且完全送到省委来也不是办法，其能插入敌人军队中当兵的，可给些款送他们到惠州、省城投入军队，在敌军中做兵士运动。如愿去的，你们应召集群众大会热烈的欢送他们，鼓励他们的勇气，提出“再回到海、陆丰来见面”的口号，并教他们怎样去做士兵运动。工农革命军，改为志愿兵制，使战斗力加强，是对的。但须设法令多数青年农民轮流受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须多数分配于乡村中，兼农作，分成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以两或三组为一小队，二小队至四小队为一中队，二中队至四中队为一大队，二大队至四大队为总队，总队直属于赤卫军总部或委员会而隶属于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之下。就是说，分配乡村中的部队须保存于指挥之系统，临时要用时，可以集合指挥。但不是说完全要分散，当然可以留一小部分为集中组织之队伍，以保卫苏维埃政权，而且这种分散，不是解散，而是积极扩大组织的意义。工农革命军和红军名义统改为赤卫军，他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战

争。党和苏维埃应分配人插入所谓白色乡村和中立乡村做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其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反地主阶级的斗争，以创造游击战争的环境。

(七) 海、陆、紫党部须注意做军事运动，第五军中从前我们的组织，但兰培同志已在汕头牺牲，现在要再派人继续做此工作是困难的，因言语不同难以在海居留的关系。固然省军委当尽可能设法再继续此工作，然主要还是要你们来做。自然你们来做此一工作，是有很多困难，可是你们须尽力设法来做。现在兵士运动的政治意义，在省委扩大会中根据第六次大会的指示，有更正确的认识。我们认为，兵士多是从农村中破产失业的农民去充当，他是农民阶级的，不过他穿了一套军服，拿着敌人一根枪，受了新式的军事训练，所以他们是“武装的农民”。兵士在军营中与官长的对抗，是农村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反抗的反映。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须是从军营中争取这“武装的农民”群众。你们应设法战胜一切艰苦困难，来做此一工作。同时省委扩大会议接受中央意见，改正了过去“兵变主义”的错误，和对于士兵阶级性的“流氓成份占多数”的错误的估量。认为兵士运动应像农民运动一样，更严密的从下层群众去发展宣传、组织与斗争，改去“发洋财，有一连变一连”的口号，而其目的是在兵士群众的大多数，使之总汇于工农兵相适应的夺取政权的暴动，或则在农民区域内与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相适应暴动起来。自然在秘密泄漏等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即时发动兵变，但除此外，应以与工农有相适应的发展与爆发为原则。再则在敌人治安委员会之下的警卫队、民团之类，我们应同样努力照兵士运动之原则去工作。在农村中，军队每驻在县城及重要市镇，而下到直接打击农〔民〕的几多全是这些地主武装的民团式部队，而这些部队的成份都是由农民出身来的，所以我们一定注意打入去工作。

(八) 海陆紫特委之组织，已于省委扩大会议中正式决定以海、陆〔丰〕为工作中心。惠阳与省委直接交通较便，改为省委

直接管辖，但仍须与你们发生密切之联系。普宁、惠来、五华在交通上与东委来往较便利，划归以潮汕为之中心东委管辖，但此三县仍须与你们发生密切关系。陈同志到时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产生五人至七人特委。陈舜仪同志于联席会议后，即调来省委工作。各县党部于联席会议后，即着手改选，须从党的基础组织之支部改选起，尽量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应尽量在支部中讨论，并应实行征收党费——每人每月自一仙至二毛，须做到党员须到会须纳费须工作的原则。暴委须改为革委——是群众性的组织，已如上述。将案公开命令革委须以党团作用在革委中实现党的政策，尽量提拔群众中积极分子为代表参加实际工作，这一政权才是群众自己的政权，而能得群众的死力拥护。C Y工作只有一县工作，现暂不成立特委。海丰C Y县委书记须参加特委会议，C Y应努力于少年先锋队工作，但公开隶属于革命委员会，为红军建立之基础。

（九）反帝运动是我们目前重要的任务之一，你们应以他是日常工作中之一。东江、×〔琼〕崖农民暴动之失败固然有客观的和主观的种种原因（如当时蒋、桂之妥协一致压迫革命等），而帝国主义之帮助中国军阀干涉中国革命也是重大原因之一。两三年来各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节省主义的——加工时、减工资、改用新式机器节省劳力政策之下，得着暂时之稳定，和缓他们的经济危机，及相互间的冲突，于是有余力来干涉中国革命。广州暴动之后，虽然结束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然当时破坏了统治阶级的经济秩序，统治政权因经济恐慌而非常之动摇，中央币跌至三成以下，各军因欠饷而动摇，兵士天天革命化而趋向于暴变，各地群众在广东暴变之余波下都急剧斗争起来。此时海陆、琼崖之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天天向上，实有扩大的可能，可是香港帝国主义极力帮助李济琛对暴动区域厉行经济封锁，又帮助李贼数千万，得着广九、粤汉两路接轨的密约，李贼得此巨款，维持了中央纸币，发了饷，稳固了军队，补充了军实，亦有

开拔费可以调动军队来东征西讨，于是东江、琼崖的暴动受了巨大的压迫而失败了。可是现在世界革命形势已进至第三个时期了，各国帝国主义都恢复了战前的经济力，于是生产过剩，市场不足，失业因节省主义的结果而无限增加，于是无可挽救的经济危机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又不可避免的快到来了，而各国无产阶级在节省主义之下生活天天恶化而革命化。这明显的是世界革命高潮快到来的象征，同时现在英、日瓜分南北中国的联盟又再生，美国则在收买蒋介石想插入长江流域。这种错综勾结，必然令中国的农民劳苦群众更增加其剥削。广东的农民，因帝国主义侵入最先，而经过买办地主阶级的手被帝国主义剥削的更深，农村破产比他省更加厉害，现在李贼更完全投在英帝国主义怀中，勾结愈密，广东的农民被帝国主义的剥削自然愈加厉害。所以，我们目前重要的任务是努力在群众中宣传反帝，以争取一切工农劳苦群众，所以你们反帝宣传应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在农民群众中与工人群众中和小资产的贫民群众中都是一样重要的。

(十) 省委现在给你们每月津贴四十元，省委现在经济万分困难，从前你们付来买货钱，经因布置发动各地工作以应接海陆苏维埃政府用去，省委本身无法筹还，现给你们以这少量的津贴，是无法的。望你们自己设办法，不过，你们党的经济切勿和苏维埃的经济混淆，党不能用苏维埃的钱，如党费不够时，可以公开向苏维埃会议提出最低的党费（绝对不能多），得大家通过方可领用。至于你们在农民中筹款的方法，应是减到最低限度的土地税，和向有钱的实行×收累进税，其他临时的或经常的特别捐税都应停止，才不至令农民有不好感想。且累进税与土地税额，须在苏维埃大会中经大众通过方可征收，且要令农民很情愿的自己缴交到苏维埃来。至对于地主有钱者的高额税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十一) 扩大党的独立政治宣传问题，是海、陆、紫目前最

主要的工作。现敌人已由严重的白色恐怖到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上来，这种改良的欺骗宣传，比白色恐怖要厉害十百倍。他会使群众发生对于国民党的幻想，且海、陆农民据说对张发奎派影响尚有很深的存留，前曾听见张发奎打回广东的传闻而高兴起来，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张发奎、汪精卫、陈公博等是反对南昌暴动的罪魁，是屠杀广州暴动群众的刽子手，早已投降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的膝下，因为他们会代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所以他比白色恐怖还要可怕。你们应在群众中明确指出他们的罪恶，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我们的独立政治宣传，以巩固并扩大在我们影响底下的群众。你们原有对群众的宣传刊物——“红报”及“暴动报”，亟应刷新及扩大分发。“暴动报”要改换其他适当文字，以扩大宣传。

省 委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 海陆丰红军出境问题给中央报告

(普字第六号)(节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①

中央:

1. 红军出境问题

海、陆红军除已送出境的外，仍存二百余人在海、陆丰，现要分散到乡村或遣送出境。琼崖红军尚存四、五百人，内有二百余病兵，多是受山崖瘴气足上生病，不能行走，病得非常利害。此二百余病兵，若不早日设法医治送出，则必被敌人烧山以至完全牺牲。其余亦多不能在乡村立足，非送出境不可。省委以为琼崖红军，多是勇敢忠实的同志，如能把他们送到莫京去训练是很好的，未知中央意见如何？如同意请即复知，以便转琼崖。到南洋每人约须旅费三十元以上，省委对此，因为经济如此浩大，觉得没有办法，前交来红军招待费，省委在经济困难下，曾借用港币400元，沪币400元，现在因中央无款来又不能垫还。所以请求中央对红军问题拟一详细办法，并予以切实的津贴。不然，过去海陆丰、琼崖英勇斗争的红军将完全牺牲于敌人之手，诚可惜也。

(下略)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海陆惠紫四县暴委 关于政治形势和工作情况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省委：

过去情形，已详特委前次报告，故不分开再报告你处。现为划分职权起见，特将公开工作报告，惟此报告只限于陈绍统同志去你处后情形及工作经过。望接到此报告后，加以指示。

(一) 政治情形

1. 敌人的计划及行动

过去我们因有秋收暴动计划之决定，故对实行秋收大暴动之口号也曾做过多少的宣传工作（如发出秋暴宣传大纲及召集群众报告会等），迨接省委指示后，秋暴计划虽已改变，但我们为要注意鼓动群众日常生活斗争，想在秋收时造成普遍的乡村骚动起见，又定出竭力保护秋收的口号加紧宣传（海陆惠紫各县苏维埃均有保护秋收之布告、宣言、传单发出，暴委更规定保护秋收条例发贴布告，此布告更发现于海丰县城内及二、三区等城市）。因此，敌人即大惊小怪以为我们将施行秋暴计划，故亦组织海陆惠紫四县大搜索的联盟，敌人此次的计划是对于他们（敌人）势力所不能顾及的，红色乡村群众又素极坚决而不妥协者，则尽力施行抢掠摧残手段，使其全乡变成焦土，群众流散异地，企图根本破坏我们的工作地域。至对于其他乡村在施行围乡搜索时，则深欲利用欺骗手段，只单独指出某一乡的负责人或工作同志，务

使分裂我们和群众的密切关系，有时亦用威吓手段，使群众离开我们。总之，敌人此次计划无非为欲镇压我们的秋暴，使我们无法活动。敌人的行动在这一月来，可以说完全致力于围乡搜索、烧山的工作，故四县群众被摧残情形甚惨，特分述于下：

海 丰

海丰的一、二、三、四、九各区我们组织达到的地方，近来无日不在被搜索抢掠之中，尤以二、三、四各区的红色乡村更为利害。二区的中、东、西路如高沙、吊贡、九龙、两头湖各乡，每次敌人来围都是四面包围并且是黑夜先有埋伏的，故农民被拿获甚多，每次自十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三区的埔仔洞与四区的大安洞、明溪、热水各洞被摧残更甚，农民住屋几全数焚毁，猪牛鸡狗米谷釜锅以及一切物件也一洗而空。农民逃往外处或过洋者亦不少。统计全县农民及工作同志死难者亦不下百人。东南苏维埃特委会主席莫退同志，委员黄学诗同志及新派往六区工作的郑弓、刘有达二同志都因敌人围乡被拿，其余下级干部及乡村负责同志死者亦多，我们损失真属不少！

陆 丰

陆丰工作做得很差，最近敌人对陆丰群众的摧残亦真利害。陆丰工作地原只有新田一隅，可说只有激石溪一个地方，前月二十四日早，驻新田逆军并河口、大安、新田、上护等处团匪合约六、七百人，驻激石溪十一天，同时河口杨作梅，南岭逆军十八师一部及团匪和黄羌逆军至本月四日晨才退出去。计此次损失：农民被掠约四十人，毙的十余人，残余牛只尽被搜去（约二十只），谷子被挑出新田者约达二百担。武装方面损失预备队兵士二名、枪二杆。逆迹几遍各处，新田区委及区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跑散。至部队亦因伙食问题无法解决极感困难。东南交通原已打通，因此次搜索现又梗塞。

紫金与惠阳

紫金各区据报告亦受同样摧残。三区的炮仔各乡尤为利害。

驻炮仔逆军一连合高潭逆军两连人协同禾多布各处团匪约七百人，也声称准备二十六天粮食举行大搜索。对炮仔六乡及南坑等也施行其抢掠，农民亦多跑空，至老弱及妇人均被拘禁于炮仔圩内，并欲强迫老实农民搬到炮仔圩内住宿，不准其回乡，有时则迫其带路搜山。禾谷多遭强割。农民被捕者达百余人，紫金伪县长及逆党温子良并亲到炮仔向被获及其他农民宣传，施行其欺骗政策。

惠阳则与此间关系殊不密切。县〔暴〕委屡寄通告及函件予惠阳县苏维埃，到今竟未接其一张报告来，故全县情形全不知道。惟高潭则因直接受海丰县苏维埃指挥，各项情形颇能明了。高潭区属之红色乡村实不上十个（全区只有二十四乡）多系山乡，近来被敌人的摧残特甚，逆军驻扎中洞竟达一个多月。玉〔至〕杨梅水、朝客、万福各乡也不离逆军团匪足迹，搜索又特别严厉，围乡搜山多系夜晚出发，逆军又极活动，故高潭属之红色乡村差不多被其摧残殆尽，横直数十里中乡村实找不出一人，一片萧条凄凉之境况真使人一见伤心！农民连搭在山上的草寮也时遭焚烧，农民只住山空〔洞〕、炭窑、石岩中住宿避命。且田禾已成熟者尽被割去，未熟者亦遭残毁。有时自己谷虽幸得割起，但藏在山上又遭抢去。至番薯青菜都受践踏或毁去，甚至放马去食。农民生活极端困难。近竟有九个红色乡村的农民一方面因饥寒所迫，一方面又受逆军的摧残投降到反革命去者颇多（农民多搬到高潭附近去住），故高潭工作又感受极大困难。以上所述就是敌摧残的大略情形。

2. 陈桂冲突表现和致公党的活动

陈炯明派余孽蔡腾辉部下黄海等部队近来忽被逆军第五军全数缴械（在海丰城外双桂山及公平之日中圩），蔡逆又被悬红三千元通缉，其基本军队早被第五军压迫拖回他的老巢——黄埠、平海等处去了。第五军军部对海丰伪县公署又极不满意，曾发训令两度，一责县署所用非人，一责县署不举行孙中山纪念周，词

极不利于陈派。至陈派近则用多方式手段霸占各政治机关，如县署国民党部等处活动。蔡腾辉被通缉后还在惠属之吉隆圩等处活动并秘密造枪。这些都是陈桂冲突之事实表现。最近致公党在东江一带尤大肆活动，致公党首领钟秀南（海丰伪县长），现已指定吕松如为潮汕活动干员。在海丰县城指定钟汉翘为组织，第一区长甘照侬为宣传，并闻又归并陈祖贻所组织之坚社分子进行。其团之组织在潮汕方面致公党已指定陈祖贻为主任，钟鼎彝为宣传，陈绍唐为组织，在海丰县则指定马达为团主任，钟汉卿为宣传，马铁为组织。至海陆紫各县致公党首领近更多亲自落乡施行其欺骗群众及作各种活动等。

3. 群众表现

经过逆军团匪一月的严重摧残之后，群众当不免有恐慌之表现，尤其是红色乡村中的群众每日无论早晚都束装待走之状，在田园中耕作时也是准备着衣被、粮食、锅等以便随时跑山，这是可看出一般群众恐慌状况。但在我们组织宣传工作有基础地方，红色乡村中的群众尚不因敌人之严重摧残恐吓欺骗而至投降反革命，他们还继续坚持与敌人争斗，对我们更表示很爱护，无论我们工作人员或部队住宿在这些乡村时，农民都很关心，敌人来围时他们又能先时通知我们或叫喊以便我们准备避免，对敌人则认为狼虎猛兽一样，看见都是退避，到乡村时，农民又是逃走一空，在海丰如三、四区的红色乡村群众甚至有急切的要求暴动之表现。四区各洞有组织的赤卫队因受逆军团匪围乡摧残后要求愿合同军队死力抵抗，或截击敌人。海丰之第二区群众近以生活困难，无法维持，逃往南洋者极不少。陆丰之激石溪、紫金之炮仔等红色乡村群众除恐慌以外对我们实没有什么不好的表现。惠阳属之高潭最近有二、三个红色乡村（如万福、公湖……等）竟叛变而投降到反革命去。在白色底下乡村及城市的群众因敌人此次摧残影响，更表现不敢与我们接洽，畏缩和妥协心理又为加增。

(二) 工 作 经 过

暴委自接省委指示后对各县区苏维埃工作已有开始整顿，但月来因受敌人搜索影响，工作受了极大阻碍，故成绩颇少可观。

1. 暴委本身工作

只有依照省委指示及特委最近各种决议案督促各县区工作，对红色清乡联防条例，在你处未发来以前，此间并暂时已行规定颁布(文长不详录)。此外工作就是日常应付各县区各项零碎事件及派巡视员到各县区督促，并重新依照我们新的策略决定工作计划(暴委负责同志都有派出去巡视)，至宣传工作也有加紧进行，暴委宣传委员会经常都有通告到各县区及个别指示工作。

《暴报》尚能按期出版(每半周出一张)，内容也有改变，第一版之论文栏则注重于政治之分析，敌人摧残状况及指示斗争出路等；第二版所登载各消息应注意群众日常生活斗争状况。文字则力求浅显，一方使各县区苏维埃宣传有所取材，一方使普遍群众都能看阅并尽量增加份数(现只能每期出二百余份)，对宣传总口号及经济宣传，对敌人兵士宣传口号也有规定。

2. 各县工作

各县工作，海丰方面近来较有发展及整顿。陆紫工作则因敌人搜索之故似觉停顿，惠属之高潭更因敌人严厉的摧残，群众多已叛变或逃去，工作范围尤日见缩小。现略为分述于下：

海 丰

海丰苏维埃现时还未能独立工作，所有事情俱由海丰县委(实际只有一人)兼办，故县苏维埃方面实没有什么工作可言，至各区苏维埃现都能独立工作，与区委分开。关于公开一切事情交由苏维埃办理。一、二、三、四、九等区苏维埃委员或由该区工农兵代表会议重新选举，或由县苏维埃暂时指定，较前实有整顿而颇健全，且各区苏维埃之下又成立宣传委员会，专负对外一切

宣传工作。区苏维埃对于各乡苏维埃又能按期召集乡执委联席会议及参加乡民大会等(这只限于一、二、三、四区的红色乡村)。广州暴动周年纪念时，三区并有数百人之工农兵群众开纪念大会，各区工作近来又较有发展。一区工作近来已发展到距县城三四里乡村去，现并极力向接近东南方面发展，县城消息也颇灵通。三区工作则渐发展到洋下去。四区之鹅埠现也恢复了分区苏维埃。惟二区因敌人搜索严厉之故，颇少进展。自从东南特委取消后，即建立青坑区工作(六区)指定同志发展。青草(八区)工作也另指定同志从一区方面进展。不过现因派往东南工作同志(如莫退、黄学诗、郑弓、刘有达等)先后被捕后人才殊缺少。城市职工运动各区现也有指定专人负责。民团运动也有加紧进行。兵士运动则因以无适当之人负责现仍极难入手。至现有工农革命军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颇有进步，如：

(原注：缮至此因发生敌人，避免后，不知在何处止，故于△篇续前)①如三、四等区工农革命军，每日都有举行操练及演讲等。攻打反动乡村工作颇觉减少。赤卫队的组织和训练，暴委虽有详细之规定，现成绩仍甚少。

陆、惠、紫

陆丰工作殊少，县苏维埃实际也没有人负责，各区工作又极少进行，新田区虽有指定人负责苏维埃工作，但实际也只有去激石溪一小隅活动。又少宣传工作，只有县苏维埃发出些少宣言传单之类。县苏维埃本已决定出版经常对外宣传刊物，但以人才及工具缺乏，终不出版。至工农革命军因粮食缺乏及敌人搜索已实行裁少，解决反动乡村之工作又不能进行。东南方面近更失了联络，大概那方面经济困难活动实甚少。东南现仍存有一部分武装(约二、三十人)闻前曾要拖到西北激石溪方面来，后以河田、新田敌人阻截故仍回去。

① 原文如此。

紫金工作也只有三区炮仔一部分红色乡村约十个，仅占全区乡村百分之一。近来工作计划虽有决定，但仍无执行，不过有一部分工农革命军表示颇坚决。惠属高潭工作更见退步殊少可报告。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工作经过的概况。

(三)对省委的请求

1.人才问题是此间极感觉需要的一个问题，此间自暴委一直至于县区苏维埃多数兼任党务工作，甚至有一身数职的亦有，海丰县苏维埃则只是一个县委的负责同志兼任，演来演去都是独剧戏，不独困难且因此妨碍工作，加以因省委前次指示红军有动摇者都准其出港，遂致不动摇者亦动摇起来，暴委的参谋长刘铁超同志，巡视员王振生同志竟坚要出港，在未批准以前即有怠工态度，现已出港，而暴委又突出缺少工作人员。这就是一个例。故暴委希望省委若此信在绍统同志未回以前到达，请多派康健而有能力的工作同志来。

2.经济问题叠请省委接济仍未见拨给，现在红军四师给养医药等在需款，此间实无法筹措，无论如何请拨多少济急。

(四)红军出港及此间与东委的关系

红军出港，自组织出港委员会以后，送出同志未及几批（每批不过三、四人），万年^①即因款项不能继续到省委请领，因此停顿者几及半月，现交通虽然恢复，惟交通线只此一条，统计出港红军人数仍非两年办不清楚，亦是一问题也。

东委与此间交通梗塞故至今数月未接到其一张指示。余概容再报告。

海陆惠紫四县暴动委员会

^① 原文如此，“万年”疑系“前月”之误。

海陆丰赤色新年的回忆^①

许 冰^②

(一九二九年一月)^③

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工人都休业一星期，大家都乐得做他们自己的玩意儿，糊灯笼呀，做纸花呀，预备初一晚要举行提灯大会，还有舞虎狮呀，做大戏呀，锣鼓和串炮整天的响着，自马克思路以至列宁街通通是红色的，一路标贴的口号，更是说不出他一种‘艺术化，革命化’，远远望去比上海的南京路还要强十倍，热闹处较各大公司大减价还要挤得紧。虽然这样热闹，但也再看不出有一个穿长袍，着裙子的少爷或小姐，个个好象学生穿制服一样，都是本地工厂出的土柳条布，短衫裤；他们都是鱼呀，肉呀，鸡呀，鸭呀，成大球的背着挑着，喜气洋洋的一路唱着《国际歌》、《少年先锋歌》。

各个农村中的男妇老幼，都是穿着很朴洁的衣服，个个都是面团团一层不可言喻的喜气，大家都忙着做糕果呀，采山花呀，把各家的门户扎彩象衙门做喜事一样。每一个乡村都有许多的音乐锣鼓奏着。一群小孩子，每人手执一根红木棍，高呼着口号，做他们的体操。还有一帮妇女们‘婶呀’、‘姆呀’、‘姑呀’的招呼着：‘我们初一日大家都要早些起来，一同到城里去开会，顺便去苏维埃政府及工农兵俱乐部玩耍’。

① 本文所说的新年，是指春节。

② 许冰，又名许玉馨，彭湃的爱人，1933年牺牲。

③ 年月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兵士的营盘里更是和现在军阀统治下的绝对不同，一般工友农友都一手拿了满篮的年糕鸡鹅果品，凡他们所有的东西，无不亲自送到军营给兵士吃，表示他们的亲爱。他们经济公开，官长与兵士同样的食宿待遇，还有零用费，士兵自己还建设有‘俱乐部’，里面风琴、留声机、乐器、古玩、图书、秋千、网球、摇桥……凡一切取乐、运动的东西，无不具备。他们的规则不是机械式的，得空就是尽情的享乐。

旧历新年初一那一天，集会就是在一个百亩阔的红场，地下铺满青松，将红布扎了三四个演讲台，分三个座位，中间就是工人和兵士，右边就是妇女，左边就是农民，到会的人数整整有十万多，满空红旗招展，真形容不出他一种庄严和威武。十点钟到了，鸣锣开会，就有一位工农兵苏维埃的代表起来说话。

这是我去年在赤色的海陆丰参加这一大会时所亲眼看见的事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几天来，外面迫债的人凶得很，常常在街上打起架来，资本家在年关加紧剥削工人，而致工人激起罢工的事，亦层见迭出。因此，对于去年的海陆丰赤色新年的故事，好象影戏一样重演在我的心坎里，因此把他写出来，供献给全中国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

（原载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红旗》）

参加海陆紫代表大会的感想

(一九二九年二月)

郁 ①

……②过去每次大会的错误是：1.不注意职工运动，每次大会对职工运动没有讨论，决议案就更说不上，这一点证明海陆紫同志不明了党是个什么党，不了解党是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基础建立在工人群众中，才能担任中国革命任务；2.不注意讨论政治问题，对政治主张争论绝少成绩，总言之争论的亦不是中心问题；3.负责同志错误绝对不承认的，这点真正表现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意思，完全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

……但这次大会是比前两样的了，……

……这次会议的时期与环境，可以说是海陆紫从来最严重的时期，但这次会议绝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同时各县代表虽是受了敌的封锁大搜，把交通路封锁，但很艰苦的仍然依时到会。大会预定这次出席代表四十人，开会时除了二、三个真正无法通过交通路之外，其余都能出席……

这次大会的成绩是真正接受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且根本纠正过去不正确观念……会场上争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对政治都充分发表意见，如对资产阶级性质革命转变为非资本主义前途，以及全国政治情形都讨论得非常热烈……用布尔什维克精神接受第六次大会及省委扩大会的政治主张。对职工运动问题，每个同志都

① 即陈郁。

② 原文如此，下同。

大骂过去错误严重。讨论及规定以后指导机关如何执行职工运动决议案……可见大会不但纠正过去错误而且认识职工运动是党主要任务……所以这次关于如何创造无产阶级的党是充分讨论……纠正过去把党的组织公开、不集体的去指导以及包办指导机关的错误。同时并纠正过去忽视群众组织工作的错误……

……这次会议虽然开了八天八夜，但代表的精神没有受到时间太长的影响。当大会开完的那天……开了新纪元的游艺大会……并请红军参加……

（原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学习》半月刊第一期）

中共海陆紫特委关于过去工作的错误和目前工作情况给省委报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

省委：

我们自接到指字第二号信后，本已决定召集全体委员会议切实讨论，但因各委员自被敌人严厉搜索后，不知逃去何处，事实上难于找寻，故今日特召集一常委会议（常委四人组织干事一人参加）开始讨论，现特将讨论结果——关于信所指示各点之意见报告如下：

省委所指出的政治路线说明目前蒋、桂是一相持对抗的局面，最近桂系军阀之严厉加紧向革命势力进攻，是蒋、桂军阀准备战争的积极的表证，我们承认这自然是正确的，推断（海）、陆、紫敌人之大举向我们进攻与封锁企图根本消灭革命势力，这自然是在必然之中，我们也承认这是一时的现象，他们决无根本消灭革命势力之可能。但在目前这一时期中，我们整个工作无论如何设法总是万难进行，并且因为局面日趋严重，现在已完全停顿的状态之中。

省委来信所指示各工作，各点按照我们目前实际情况实有未能适合之处，我们始终承认省委对海、陆、紫的实际情形，还未能实际明瞭，兹特按来信指示各点分别述之：

一、关于海、陆、紫过去工作之错误

省委所指出海、陆、紫工作错误之三点，我们考察过去工作固不能不有相当之承认，但我们也颇注意纠正此错误。保守红色乡村实是一种错误，至于白色乡村的工作我们也有相当的注意，

城市工作也未尝稍加忽视，派去海丰东南工作的同志也牺牲了好几个，最近特委也派了两个同志到海丰之第七区去，从水路去打通交通，想法恢复东南工作，无疑在这困难环境之下，灰色同志及经济均极缺乏，工作入手，殊非容易。至说对敌人进攻，全是一种无抵抗的“上山主义”，这也未能尽然，过去我们对敌人小部队围乡搜山，曾给他们不少的打击，故敌人对于我们实有相当的戒备防范。最近敌人部队已布满各处，在海丰第三区之一个埔仔洞，已有七、八处驻敌人，每处相距不上一里路，人数共达千人（其他各区也如此，公平一区共驻兵十余处），各路口要隘，俱为所占据，且每日都继续不断的进行搜索（每次搜索都是数路包围），粮食遭其封锁，连农民种在田里的番薯也被敌人掘清，这真是敌人清野的政策。赤卫军的兵士都在半饥半饱中度日，且子弹缺乏，勇气低减，似此情形，势难与敌人对抗，非不抵抗，实难以抵抗〔抗〕。然近赤卫军中有一部分被包围，迫得无路时犹有作困兽之斗（如赤卫军总指挥部用三十余枝短枪冲出几百敌人之包围及在银瓶山用几十人与千余敌人打）结果我们死伤二十余人，枪枝部分损失。这固然是一种不估计主观力量的拼命精神，但处这情形事实出于无奈，此处三区还有十余武装农民因忍不住敌人之摧残与百余敌人武装作战，结果都因目标发现了受敌更大更凶的搜索包围与封锁。至说宣传工作，只有一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①等普遍通俗的口号，完全没有提出适应时机的煽动口号，这也不甚近于事实。我们承认过去宣传工作有不少的错处，但我们也未至那样呆板的专门高叫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去宣传群众，甚至去宣传敌人兵士，在每一时期（如夏暴秋收以至敌人每一次大的搜索摧残时候）我们都知道提出些煽动群众的口号——根据群众日常所感受的痛苦而发一些宣言传单之类，对敌人军队中的宣传也有些注意到（最近对第五军兵

^① 原文如此。

士及充当警卫队农民，我们还用苏维埃名义发出宣言，说明他们的受欺骗指出他们的出路），不过因为种种客观上的困难（如没有完好的印刷机及交通阻碍等）不能尽量普遍而深入罢了。目前在敌人很严厉搜索封锁之下，我们整个工作已经要〔被〕迫停止，宣传工作更说不到有充分的进行（现印刷〔机〕已失去，工作更困难了）。总之关〔于〕海、陆、紫过去工作之错误，我们固早已知道并且想积极去纠正过去，但因实际的困难致使工作进行受莫大的阻碍。

二、目前工作的进行

省委所指示的认为目前所能做的工作，我们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也觉有许多的意见：

A. 白色乡村的工作，在目前的环境无论如何 穿空入隙，总是难于入手。过去我们欲派比较灰色的同志到城市或重要的乡村去已甚困难，现更无人可派，不但各处交通完全断绝，一些同志都各自逃命，目前不但比较灰色的同志难于派去，连所有红色乡村中的农民也多怕进城市去。况白色乡村群众在敌人大举搜索的影响之下，也表示得非常恐慌，而民团之搜查也甚严密，赤色的同志既不能进去，即有灰色的同志，群众及同志又多未认识，又难与之接洽。我们固然承认这一条打进白色乡村去的工作始终是极正确的，我们也承认这次工作须有耐心的去做，但在目前环境实没法进行，我们现在都是很耐心的想进行白色乡村的工作。

B. 对敌人搜索的反抗，在目前的景况实无可能，在我们主观上的力量已无可以做得到的范围内去抵抗敌人，在上面我们已说到好多实际。现在赤卫军多已分散（红军除一小部分遣散，还有些再受不住饥寒去投降敌人的），至有不能分散的一部分，则日在奔走饥饿中过活，或者是待敌人去包围消灭耳。

C. 赤色乡村中的清乡联防，这更是没法谈到，现在所有的赤色乡村已绝无人迹，勇敢坚决的农民不是逃〔到〕别处去，就是给敌人捕杀。其中有些忠实农民则被敌人强迫把家眷都搬到圩

市地方去住（这自然是些少数老弱的及儿童等），在所有红色乡村中房屋尽被烧去，田园也荒芜，鸡狗人烟都没有，只有敌人日在烧山搜索而已。现在所有红色乡村已什么都清，何处防去？至说欲在乡村中消灭敌人侦探便衣队等更是做不到的事，现在所有的红色乡村，有的是敌人部队，连农民也站不住，用什么方法去消灭？

D. 赤卫军现欲向敌人薄弱的地方移去，也无地可移，因（1）在群众组织没有基础地方（如惠阳边境）一发现目标即可给敌人包围；（2）伙食无法解决，现在到处都有敌人部队，且每日都在侦探我们部队行动。我们现在欲把这一小部分残余的武装，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去，一方群众自然极表恐慌，另一方又很易为敌人包围。故在目前环境这也是一种困难。且现在所存赤卫军都很零碎不整的，实无勇气以发动群众斗争（况先时我们宣传组织群众工作全没半点影响地方，且欲以些少武装去发动他们起来是一种难事）。

E. 拉参^①问题，过去我们拉参，并没有去拉到农民，我们都是对反动的富有阶级才用这种办法（有时真有反动能力的拉到后不罚款则行杀之）。所谓自耕农十元、二十元也拉之事，过去我们并无此事实。至以后拉参问题，我们更加十分谨慎秘密去进行，因为现在拉参更是难之又难了。至特委组织特别队来负担这工作，我们现在想设法进行组织，并与惠阳县委商量办法。

F. 特委经济目前确无出路，省委前津贴四十元之款既已停止，目前伙食已成问题，无论如何，还请省委设法帮助。

G. 我们现欲决定陈汉英、蔡家邦二同志到你处分配工作，希即寄给旅费。

H. 目前关于紫金工作，决定从西北方面入手，但闻燊林、戴耀田二同志在省委，希即派一人到特委来，以便商派到紫金工作

^① 即吊参，也叫绑票。

（从惠阳方面去）。

I. 我们因现在海、陆找不到住地，并且因为各项已近停整，日来赤石又添了民团六、七百人，稔山又增兵一营，蔡廷辉土匪亦甚得势，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稔山附近乡村）又发生问题，故暂决定到惠阳县委处商找一地点住，此时我们衣食住行日日都难解决，工作之困难可知矣。

海陆紫特委

国民党在海陆丰的清乡办法

(一九二九年) ①

亚 陈

海丰是一个曾经实行了土地革命，建设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群众的阶级觉悟与对敌人的认识都比较要来得明白。所以，他自然更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大仇敌了！自从去年三月直到现在国民党在海丰这个不满四十万人的区域里，至少杀了六千以上的“共匪”、“农匪”！可是这样还不够，还不能把海丰农民的反抗镇压了。所以必须把所有的革命的乡村都“清”个精光，所有的革命的农民都杀个干净。在他们的心目中，而且事实上确是这样，留了海丰的一个革命的农民，以至于任何地方的革命的农民，都始终会使他们的秩序不安哟！

他清乡的办法：第一，凡是红色乡村，不论大小，所有房屋以至于厕坑都一律焚烧，一次烧不完便继之以二次三次，直至完全烧毁为止；第二，凡是红色乡村的农民，不论男女老幼一概都是“共匪”，一概都应杀头枪决，用包围的办法，派队将所有的革命乡村围剿，一、二次不能将农民全数逮捕，则直至百数十次都不休息（所以如埔仔、高沙等处竟然经过六十多次以上的包围），务必将农民肃清；第三，凡革命乡村中农民的耕牛、农具一概搬走毁灭，田园的稻禾种植，可以盗割的则割之以去，未成熟不可盗割者，则放马放牛去残踏（如夏收秋收）尽情的毁灭。他们的意思是要做到这一步，不能把你们（农民）杀死，也要将你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们生生的饿死，一个都不要给你们留存；第四，凡是高山，不论一草一木，都烧得光光，使农民高山都住不得；第五，在城市中严密检查农民，限制农民购买粮食，一个人至多不能买过二角钱以上的粮食。这样，使革命乡村的农民自己又没有农产品，购买又不得，半至饿死！……

国民党的这种清乡办法，确是不错。现在海丰所有革命的乡村，不单没有一个人烟，连一根草都没有，只看到残毁不堪的瓦砾、焦土，冷清清的连一点鸡狗的声息都听不到。

（原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红旗周刊》第八期）

中共海陆紫特委关于 最近工作状况给省委报告 (第一号)*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①

省委：

特委已于前月移来海丰住，同时并已与海丰各区委及紫金县委发生关系，对于海、陆、紫一切情形较前明瞭，兹将最近状况报告如后：

(一) 政治方面

1. 敌人的军事布置及其行动

自宁汉战争后海陆敌人即继之以移防，三县原驻共有十六师一师，现只留存陆丰二营，海、紫各一营②，第五旅旅部及邓彦华均在海丰。其兵力之分配：海二、三、四区各驻一连，县城二连；陆新田、县城及东南各一连；紫一、三、六区各驻一连；不驻兵的地方都以警卫队防守，日夜颇戒严。红色乡村前所分驻之警卫队已纷纷调开，但还存留一部分防守并搜索革命势力；海丰民团更时在各地流动游击，驻兵亦是时常调防。观目前形势，则敌人异常恐慌，反动派都逃跑往港，本月又颇呈安定。他们现以为我们无力可以暴动，惟恐怕我们攻击弱小民团及潜入乡村活动，最近因县城赤石等发现我们告兵士传单，又由惠阳开来一营人，安安人心，并又向红色乡村大山搜索。陈炯明派的武装活动近又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 据下列各区驻军数量，这里应为海丰驻二营，陆紫各驻一营。

异常积极，除在各区开办基干队及分布基干队毕业的队员于各乡村教导民团外，蔡廷辉更在惠赤交界处大招兵马，成立队部，预定招七百人，声言要接防海陆丰，现已招定百余人分驻吉隆、黄埠、平海等处。

2. 敌人的烧杀欺骗政策及其影响

敌人在海、陆、紫一贯的都极力用烧杀政策，尤其在近几月中大烧大杀，但敌人如此烧杀，更使一般农民仇恨，故敌人在烧杀极点之后，遂大用欺骗政策。（1）对共党的则成立自新委员会，悬红五十元以下的共党准其自新，甚至县苏委员及区苏主席亦可准其自新，自新之后当即代替他们工作，进攻革命势力。

（2）对红色乡村一般农民的成立救济会宣传其到圩市住扎，并借给毡子、耕牛及发给每人一、二元之安家费代其组织民团，保护其回乡耕作。（3）极力宣传拒毒禁赌，强迫教育，并大兴建筑，如完成汕尾公路，开筑惠海公路，及建筑中山公园等，藉以掩饰门面表示其太平景象。敌人这种欺骗改良政策，比烧杀政策真要利害千万倍。现在就有些小武装同志叛变如郑崇、黄家枢、翁玉、李异、黄保农等，党的负责人亦有一、二自新，如郑躬（六区委组织被拿后自新）、关桂（赤区书记农民同志）等，红色农民则因“跑山”痛苦而接受宣传，都到圩市去（如赤石），或回乡耕作（如梅陇），更甚缴多少枪成立民团（如朝面山、激石溪等），群众在接受敌人欺骗宣传，虽然知道敌人的罪恶（我们已极力宣传），但一方面又恐怕我们责成或恐我们重到其乡村连累他们，均取“妥协主义”以为“暂时无事即算了结”，这是万分危险的情况。

3. 敌人的财政

敌人的财政状况，我们无法可以完全知道，在过去苏维埃时代财政收支很困难维持，虽然现在敌人增加苛捐杂税，但因要缴交上头的缘故，敌人无论如何剥削（所谓开源节流），一定不能维持长久，故最近他们财政似很呈恐慌状态，如追讨民团费，重抽

门牌捐，征取搜山费、筑路费之类，都充分的表现其财政恐慌。

4. 群众对敌人的仇恨与表示

群众对敌人的仇恨是极深的，尤其在敌人大烧杀时候红色农民因为备受千万分困难的摧残，家屋及山木被焚，禾稻及番薯被毁，猪牛鸡狗农具被夺，家人被杀，妻女被奸淫，不但饥寒交迫，而且日夜都跑山，凄怜苦痛真非笔墨所能描写，因此农民都咬牙切齿，时时痛恨敌人。他们每遇负责人，都誓要绝种所有一切敌人，杀尽反动派报仇，即在最近与敌人妥协之后亦各对敌痛恨，他们在圩市者时常感觉生活痛苦，不得自由，时时向我们表示反对敌人，回乡村者因为乡村附近民团奸淫掳掠之故，亦万分不满，虽恐怕我们连累他，但时时都向我们报告敌人罪恶。他们都怀忍耐一时图报将来，他们多数明白发毡、借牛、给牛都是欺骗政策，有的甚且至今不成立民团，即成立民团亦因敌人欺骗摧残之故而更怀恨反对。如陆丰之激石溪农民初缴些枪与敌人妥协，但敌人贪抢不止，故农民明白其面目，自知妥协亦是死路，痛恨异常。至于白色乡村农民亦是如此，敌人大烧杀时，白色乡村亦日夜都有围乡，而搜山费，民团费捐税的一切剥削，都使他们痛恨。而且白色乡村民团要到红色乡村烧杀，白色农民个个要负担极重的费用，如每人出发每日便要一元出发金安家，有时并要筹几多钱担保（恐被我们打死），不如此则民团不敢出发。故一搜山不但要抽普通的民团费、搜山费，而每乡个别的费用更多，农民负担更万分困难，故农民都极恨敌。但因为白色恐怖太厉害，农民亦就只得忍耐而已。兵士则因为搜山及军阀战争之故，日在咀咒官长，我们时常在山坑中都可以听见兵士因痛苦骂官长的言论，如“搜什么共匪？其实是痛苦我们兄弟”，“爬山过岭我们得到何种利益？他妈的！如此痛苦我们不搜，要搜就请官长去”。最近因军阀战争，兵士逃跑的亦有些少，如赤溪敌军兵士更接受我们宣传而由红色乡村逃跑回家，公平的兵士亦要求我们带他逃跑，如此可知兵士痛恨官长了。至工人及小商人我们

虽然不能尽明白其生活，但因敌人剥削之故，亦必痛恨敌人。

（二）工作经过

1. 敌人大搜索中各地党部状况

A. 海丰：海、陆、紫党代表大会开会后，敌人即大烧杀，各地党部都与特委不能关〔系〕，虽特委多有找交通路线，都无法打通，起初海丰一、三、四区委尚能与特委关系，但后来又断。一区委则潜到县城附近去工作，而且更在惠阳边境成立一个支部。二区委负责人周大林、蔡步墀二同志因搜索利害停止一切工作逃往河婆去了。二区委仅存书记林覃吉同志藏在山中，区委完全无工作。三区委初则跑落洋下一带活动，后来又因搜索利害停止一切工作，人员分散现未知去向，闻已往港。四区委仍在本区及惠阳一带工作，四区鹅埠一带支部均能按时开会，区委更在惠阳创立两个支部，区委因为不健全之故，特委在这时改组之。六区委宣传刘友达、组织郑躬、巡视员叶保慈均在这时被捕，书记未知去向，故六区委工作亦停顿。九区委吴礼色同志惨死，其余委员都逃跑，高潭特支亦停止工作。故这时海丰建筑在红色乡村的党完全停止工作，惟一、四区的党前已到白色乡村中去，独能存在工作。

B. 陆丰：陆丰在敌人大烧杀时，得到东南的报告谓东南工作已略有进步，还有几区能建立工作，县委以为陆丰第一位工作是在县城及东南，故决定整个县委搬到东南去，一方藉以发展东南的工作，一方避免敌人的搜索。而西北则成立一委员会以指挥各区委，同时与特委发生关系，惟县委去东南后，没有消息回来，西北委员会则因搜索利害不能工作，各区委都各自潜伏，故西北工作完全停顿。

C. 紫金：紫金只存三区有工作，西北工作不能建立，敌人大搜索时县委委员均分散，各自逃生，钟慕奇同志更在这时被杀，县委书记陈允才同志逃来海丰之公平潜伏，区委及支部无工作，故工作完全停止。

2. 各地党部的状况及群众工作

现在海丰的党，虽在敌人严重打击后，但尚能暂时恢复工作，自特委回海后，工作稍有头绪，恢复二、三区委并确定工作路线，使各级有门径工作。一区委工作近来极为发展，党的组织状况在是如此，原有支部四十个，现有支部二十七，已恢复二十一个，未恢复的十九个，新成立的六个（惠阳三坑洞一支在内），健全的十八个，不健全的九个。

最近县城工人街道支部及女工支部并几个大乡村支部都有恢复可能。

现在党员在四百二十余人左右，但一区委近来又遭一大损失，组织委员颜少卿同志给敌包围自己炸枪毙命，颜同志死后，区委工作当比前困难，然特委今已派员前去接充工作。二区委已由特委指定人员负责主持而且已能在农村中工作，现正着手恢复支部及创立公平圩支部。四区委近亦改组常委会，委员都能分散到各支部工作，近来更极力注意市场工作，工作范围比未烧杀前亦未见缩小，现在的情形如次：原有党员六百九十人，现有党员四百五十人，新加入党员十八人，原有支部四十九个，已恢复的三十三，未恢复的十九个，新成立三个，健全的二十二个，不健全的支部十四个，现有支部三十六个。

东南的工作亦已设法派员去干，最近更训练了二个较灰色的同志欲派回汕尾及一区乡村活动，但尚未知情形如何？陆丰的工作因未得县委报告故未知实情，西北委员则仍在海丰公平地方，现尚未能回去工作。紫金县委书记则已来特委，紫金工作完全停顿，现在只有重新从别处进行，群众工作亦与党一样，在敌人大烧杀时，群众工作几完全停止进行，苏维埃各都停止工作（有工作的很少）。在党恢复以后，群众工作然后暂恢复，乡苏均渐次恢复，而且各地群众因为军阀战争，勇气亦提高起来，各地同志（如海丰一、二、三、四区）都乘机会召集负责人会议，尤其是赤石区更能开乡民大会报告及讨论一切，群众都表示很好，但

带有点等待的情绪。兵士的工作只在赤石活动多少逃跑，但兵士的党尚无法恢复与创造，工人的工作亦完全停止。

3. 特委最近的工作

A. 专力注意第一位工作，确定第一位工作方法；特委自回海后即严重通告各地党部注意第一位工作，纠正过去工作的错误，定出具体的工作方法，各地党部过去虽略知工作路线，但一向都缺乏决心进行，而且工作方法又十分不好，致使工作完全限于红色乡村未能进步，特委根据工作路线定出方法按照各地实情，指示及督促各地工作，如一、四两区根据工作方法的确可以建立市场工作，现已有门径入手，不至如前之无办法，特委的工作方法如下：

(1) 积极的提拔新的分子派到市场白色乡村去工作，程度不必过高，在工作过程中是可以训练的，派同志出去工作不可希望过高，又不可给以工作过多，致同志“做三不着二”而灰心。

(2) 应多方面去找能在市场白色乡村立足的同志出来训练，开设训练班，一人二人三人都可以，党应耐心的、浅显的、好好加以训练，提高其对党认识及工作兴趣，然后始分派到各处活动。

(3) 派同志到市场白色乡村工作，当然要有种种方法，到市场的最好使同志找寻职业，如使之做小贩，或设法使之到商店打工，到白色乡村的则以开店好，或做小买卖为最适合，至于利用亲戚来往亦是活动的机会。

(4) 我们的女同志现在还不少，活动的能力比男同志还不弱，若能好好指导其到市场白色乡村工作，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做交通工作，女同志更能保持秘密，故党对女同志应积极的训练指导其工作。

(5) 红色乡村各地都有我们党的组织，红色乡村的农民跑到城市做工的非常多数，而且时有回家，此等工人对革命是很热烈拥护的，不过与我们接头不到，此后我们应该使红色乡村的同

志，积极去做活动本地在市场做工的工人。

(6) 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是很有可能的，无论何乡农民在市场必有交易，久来往熟悉的商店，故商店工人常与农民交情甚好，我们应利用这机会使红色乡村同志去活动市场工人，或使市场同志去活动白色乡村农民，或是使白色乡村农民同志去活动市场工人，不过我们要切实的明确的指导工农同志作此互相帮助的活动。

(7) 市场白色乡村的工作，应注意个别谈话式的宣传，尤应注意日常生活的发动，不可呆板的一见群众就要其斗争，一有斗争就主张暴动，我们应有耐心从小就大的工作，不可操之过急，免致一遭困难就取消了工作，我们要一点一滴的有“铁磨成针”的精神，然后工作才有进步的希望。

(8) 市场白色乡村的工作，一方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一方党的组织应万分秘密，工作同志不可随便给一般同志知道，甚至有支部的地方，二个支部的同志亦不必互相明白，通讯处等更不可使同志知道，防止同志倘一就捕而使全盘破坏也，此层秘密工作不但在市场与白色乡村应绝对如此，即红色乡村及兵士中的党亦应如此。

B. 打倒敌人的改良欺骗宣传：敌人的改良欺骗宣传与日俱长的在三县扩大，群众多少总有受其影响，特委认此是万分重要危险的问题，但各地党部有些以为此未必比烧杀重要。故特委严重纠正并定出打倒改良欺骗宣传的办法是：

(1) 各级党部及每一个同志应认清敌人的改良欺骗宣传比搜索杀烧要利害十万倍以上，烧杀是硬的进攻，人人都知道而且是痛恨的，改良宣传是软的进攻，人不但不会明白其罪恶，甚且更要为所欺骗，故改良宣传是我们最危险的敌手，欲打倒改良欺骗宣传，必先使同志的观念确定了解改良宣传的罪恶，而坚决与之奋斗。

(2) 支部会中必须注意改良宣传的解释，揭穿敌人种种罪

悉而证明其改良宣传的欺骗，使同志切实了解，并使之向群众解释。

(3) 改良宣传的影响近来群众中已日见扩大，如红色乡村农民多有弃乡跑往市场者，故打倒改良宣传的口号更应普遍的向群众宣传，暴露敌人这种假面具，使同志明白了解不为其所骗，乡民大会或乡执委联合会中均应广为报告，至每次宣传品发出亦应注意。

(4) 要打倒敌人的改良宣传，仍须积极的扩大我们党的影响，扩大我们党的政纲的宣传，使群众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而围聚党的周围。

(5) 在改良宣传之下：敌人的自新政策，现在发生多少效力，我们应使同志明白这是“陷井”，一齐起而反对。至于过去自新而反动的分子，特委更坚决的号召全党同志作危害其生命之奋斗，其罪恶更要各级党部坚决的普遍的广为暴露。

现在各级党部依此办法进行，敌人的欺骗亦相当受了我们的打击，如四区农民都明白敌人的欺骗政策，并坚决其对敌人仇恨的决心，一般同志经此办法的报告，思想模糊的亦颇能各自清晰起来。

C. 武装问题的决定：在敌人搜索时我们部队很大，统计三县集中武装足足有五百人，现在陆、紫部队则已潜伏或上山当赤色“土匪”，海丰部队四区的武装完全交给农民，三区的有部分武装给敌人缴去，一部分仍由负责人埋藏，二区、高潭的部队，除一部分交给农民及给敌人缴去外，其余尚集中成队伍，至于驳壳枪及马背枪则由总指挥部集中流动，自宁汉战争后，我们部队已稍不用跋涉，但伙食问题万分困难，时时都无法解决，故武装常有犯着非阶级的行动，如三区队伍抢一区革命乡村，四区队伍苛勒农民等。农民颇讨厌之，武装负责人虽明白非阶级行动的错误，但他们以为一到伙食困难，亦是无他法可以解决，他们的观念是如此，一般兵士的观念更如此，在他们中间都有非阶级的行动

的观念存在，而且非常浓厚，因此群众视我们队伍异常恐慌，都到苏维埃及党来请求设法，党的负责人因为武装行动如此，常因无法对付群众而军事负责人又不肯确定行动方针，故有些少不积极，特委认此是万分危险的，故万分坚决纠正此种错误。造成此种错误的原因有三：一是军事负责人观念错误，二是伙食及行动困难，三是指挥是直的，由总指挥部指挥，各区苏维埃不能指挥，致群众情形不能明白而弄成错误。特委欲纠正以上错误，特召集常委会及军事负责人、三个区委负责人开联席会议严重纠正此错误，在会中争论很多，很热烈，最后一致决定：（1）纠正过去的错误，确定阶级的立场，绝对禁止非阶级行动，在伙食万分困难亦应如此；（2）部队行动应与区苏发生密切关系，绝对听受区苏指挥；（3）各区队伍如欲过某区行动，须先得某区苏许可；（4）取消总指挥部人员及特别队部，分散到各区去，目标小而且行动灵敏，各区集中队伍都称为苏维埃赤卫军，乡赤卫队亦受苏维埃指挥，现在总部已经取消，部队亦是分散到各区去。特委则增加一人负责军委，但事实上此时军事动作是绝无仅有的。

D.红军遣散问题：红军遣散我们是继续不断的干去，在三、四区的红军，截至今日止已完全送出，在二区最近亦已大批由河婆出去，现只存几人（不日可去）。自敌搜索以来红军遣散及送出的人数，遣散的一百六十余人，送出的亦仅三十余人，费用遣散花去四百七十余元，送出的用去一百四十元，总共使去六百十余元，我们虽然伙食发生问题亦刻苦筹钱（有的向农民借）送红军出去工作。

4.特委工作的困难

A.特委现存可以召集的委员只有四人，其余的有的调到省委去，有的逃跑（黄娘汉同志），有的不知消息，特委召集会议只有委员四人，由此四人中互选三人为常委，陈舜仪任书记，林彬任组织，古鸿江任宣传，故现在只有常委员没有委员会，而且

没有巡视员，宣传工作更感困难。

B.特委的机关不能到群众中去，从前机关还可以在红色乡村，现在连红色乡村都不能到，要到山上住，伙食交通都万分困难，与各区委交通，除四区委外，多者要一礼拜少者亦要三天，与陆丰交通更难，有时敌人搜山则交通可以半月不通，特委的机关一遇风声紧急时便要连日连夜越岭过山，下雨没有草寮则全身都湿，即有草寮亦何尝能做技术工作，有时甚至连饭都不能吃，真所谓饥寒交迫，此是困难之二。

C.工作费虽有预算及已设有获得之法，但因敌人搜索各区亦无法取得款项，又因交通不便之故，特委更是时感工作费之困难，而且特委的特别队已经取消，因为无作用，而且妨碍工作，但特委无论如何要刻苦向群众筹钱以度此困难。

(三) 对指字第四号信的执行

宣传工作是过去我们极注意的，前我们已决定对内出版特委通讯，对外出版《红报》藉以鼓动宣传群众及教育同志，自得指示后我们更加坚决做此工作，我们决定召集海丰CY县委，惠阳CP、CY两县委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党报问题，会议地点在惠阳，会议时间在本月二十五日，将来会议后始将情形报告省委。但特委以为党报主持人及经费将来必成问题，特委与惠阳都无宣传人才，特委经费更难帮助党报委员会，惠阳县委亦然，未知省委宣传部对此有无帮助。

(四) 特委工作费的预算及获得

A.预算：(1)伙食费(特委常委三人、技术二人、海丰CY一人、伙头交通二人、东南特派员一人共九人)42元，(2)交通费30元，(3)活动费100元(海丰东南、紫金西北活动费)，(4)宣传费25元，(5)公费(纸薄、草鞋、药品烟油之类)20元，(6)特别费30元，统计253元。

B.获得：(1)各地党费每月可收拾元。(2)海丰苏维埃月费每月80元。(3)海丰各区特别捐助每月100元。(4)在

本月份举行捐助党费宣传周，其作用：一、扩大工作的宣传，提高党员对党认识，二、帮助党工作费推进党的工作（此种捐助款项是一次过的）每次每人以一角为限至多不限额，至少以半角为限，至太穷苦无力捐助的党员，得捐助半角以下的款项。（5）追收过去十二月，一、二、三、四月党费。预算工作费除固定获此〔得〕外，尚欠63元，这63元以（4）（5）二款先在五、六月份挹注，但此工作费虽如此预算如此计划能否实现尚成问题，因敌人搜索及交通关系，都很困难办到，五月份至今各区都无缴钱来，我们此刻又将挨饿。

（五）CY工作

CY陆、紫二县都无工作，海丰县委已经找得，现只存陈荣同志（工人）一人主持（刘胜信同志未给敌拿去现已派到四区工作），二区负责人虽存在但无工作，一、四区工作则颇与党一样，三区委则未知下落，现已派人从新组织，其工作现是积极恢复支部，其困难就是县委完全不能健全，做来做去只有陈荣同志，而且要召集会议亦万分困难。特委以为CY工作最近应注意灰色干部人才之训练及团员教育训练，此层当与CY县委商量办法进行。

（六）五月份工作

A.组织：（1）派员回去汕尾作初期之活动，建立汕尾工作。（2）切实与海丰工人同志接头恢复工人支部，注意重要乡村工作。（3）恢复乡村支部及乡苏维埃，经常召集会议。（4）召集紫金同志会议讨论紫金西北工作并派员到西北工作。（5）设法打通陆丰交通与县委发生关系，督促指示西北委员会工作。

B.宣传：（1）特委发出反对军阀战争及告民团宣言并各种小传单。（2）扩大五月份革命纪念的宣传，日常斗争的鼓动，召集红色乡村乡民大会，发动红色乡村农民扩大此影响到市场白色乡村中去。（3）出版对内《特委通讯》及分配中央及省委各种刊物到各县区轮流阅读，可能者并翻印之。（4）特委每周制

定讨论大纲，或各种问题经各区委及支部讨论。（5）开设一届灰色干部人才训练班，此班额定人数五人，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6）筹备海、陆、惠、紫一带地方党的政治机关报之出版。

中共陆丰县委关于 政治与工作情形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1. 陆丰政治情况:

A. 逆军行动: 自去年“三一”桂逆军队攻入海丰后, 勾结陈派余逆孽——致公党, 用他一贯极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烧杀政策。大概他十四个月来的白色恐怖所采的步骤可分为三个时期:

(1) 自去年“三一”至七月为第一时期, 占领各城市及东南。

(2) 七月至十二月为第二时期, 侵占西北各小圩交通大道及重要乡村。(3) 自今年一月至五月为第三时期, 侵入山乡——我们的根据地。第一、二两时期, “去年十二月以前”已有三代会报告了, 于此只说第三时期, ——一月至目前, 当三代会闭会陈同志还省之际, 一月中旬即逆军第二步谋侵入山乡各方条件之准备充分时, 当集其全力尽占海陆紫交界各山脉, 大施搜烧, 直到最近客观已找不见我们的痕迹, 仍未撤退山乡之兵, 而其采取手段约为下面四种: (1) 烧杀, (2) 移民, (3) 离间, (4) 诱惑。前二种用积极〔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 希图破坏我们根据地, 是以激石溪影〔朝〕面山六、七十方里之山脉, 约八千人之山乡, 除老弱的约十分之二移去平洋外, 其他壮丁之逃不出者均遭惨杀, 葱绿之草尽成灰土, 真是断绝人烟, 此为对红色山乡之手段。至西北平洋之红色乡村, 则去第三种离间手段, 如专对活动分子压迫, 起民团参加反动行动, 使群众与我们离开, 至对我们的动摇分子, 则极加以威吓与诱惑, 他的口号是, 不论是什么共匪, 能掠负责人、县委、暴委送来或愿缴枪者, 准自新! 在这

种白色恐怖底下采取诱惑手段自然得到多少效果，如海丰之郑崇，陆丰之叶桂、朱杰臣是。

B.陈桂之关系：桂逆要想到海陆丰来镇压革命，自然要找当地豪绅地主作向导，所以逆军一入海陆丰，大批陈派余孽即乘机到来，大施其屠杀手段，桂系固然为一时利用计，对陈之实力发展不利于桂系者无不加以抑制，而陈别〔则〕抱企图海陆地盘进而至于东江。果不甚久为桂之利用，所以陈桂之间成一种互相勾结、互相牵制的局面。邓彦华本与陈有相当的关系，为受桂派亲丁——政治人员之监视，不能公然接受陈之全部意识，五军政治部之公然宣布陈为封建余孽之罪恶，陈则有联络CP以倒桂之宣传，尤其是他们用离间诱惑手段所得到结果的“投降CP”之态度，陈派则以利用为主，而邓则取诱惑手段，这都是陈桂利益不同的互相牵制。至二月间湘战发生之后，桂对邓彦华之监视力已经取消，而邓公然成为致公党的御用，所以当时将陆丰政权整个移至致公党之手，如保朱杰臣之复出为缉匪长，警卫队数量之增加，桂系新扶植之乡团解散，可以说二月以后陆丰的政治为陆丰豪绅地主“自主”的对农民直接压迫剥削的政权。

C.致公党与家族自治会：陆丰所谓致公党，农民本来很认识他的罪恶，所以除陈派亲丁及豪绅外，没有一个不仇恨他，但自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农民受到往年的白色恐怖，大有生命财产失了保障之犯罪悲痛，聪明的致公党以为农民在客观大有求救宥之表现，所以乘机将他的公开组织——家族自治会极力发展，御用某个姓氏中的豪绅来破坏我们的阶级组织。当时自然有多少适合被压迫的农民的心理，以为自治会可以保障他的生命财产，从此可以脱离白色恐怖，这种组织在西北隅之河田、河口、新田三区最为发展。

D.国民党：陆丰各区有县区党部等组织不过是一个官厅式的机关吧，其中分子自然是一些豪绅地主、投机商人，除高喊几声三民主义外，就是强压筑路派捐为专责。虚伪的改良主义果然不

能向农民宣布的苦衷，大概他也知道陆丰农民是听不进耳的，一年来最大的功绩算是办“善后”、“赈灾”。所谓赔房屋——农民屋子被白色恐怖了的，结果每间赔了几毛钱，河口的高潭每间赔十一个仙，以是农民反因之愈加增加对国民党的愤恨与仇视。

总的说，陆丰政治整个的为豪绅地主对革命群众残杀后之威吓抢掠剥削，对我们所谓继续肃清政策。

附说，目前已到混战时期，豪绅政权当然动摇，对我们以先估量的有多少出入，为消息不通故，故不赘。

2. 陆丰民众的表现及日常的斗争

陆丰的民众自经年的受着残酷的白色恐怖，全县被逆枪杀者约二千四百五十人（内中 CP 约三百九十人）。夏收、秋收多被地主抢掠殆尽，兼之耕牛农具之被破坏，苛捐杂税之剥削，激石溪一带红色农民，因已全数逃走，流离外乡即表面投降，及白色农民生活完全破产，每天不见粒米以番薯充饥者多数，因以迫到他革命化，而愿向于我们。不过他预备队士兵散到农村去后，当地的党，未曾编入当地支部而白色压迫太厉害，亦无形星散，至最近五月十日得到反动同志之遭枪毙、防军之调动消息，西北工作仍有活动之可能，故已派特委转原地恢复工作，结果容后报告。东南方面原分五区，除甲子没有工作。金厢区委无甚作用外，其他都比较健全。最近发展惠来县属——特支及南塘三支总共十三个支部，一百十余个党员，今后已有向平洋发展之布置与可能，不过支部作用很少，完全表现着“群众尾巴”的样子。环境较好的时候尚有相当的好看形式，一受白色恐怖的压迫就为消沉下去。上级要想应付白色的时候，实在找不到支部，就是分配各支部工作，过后枪〔检查〕亦无成绩，形成负责同志一种单调把戏。

3. 宣传方面：

县委本甚注意尤其感觉到同志不发生作用是缺乏训练必然的结果，所以在困难之中，仍复开办短时间的训练班，训练支部干

事及老党员，但所训练的不过单纯是工作技术，至政治分析等，均没有材料，讨论大纲每周多有编发，但效果很少。对外文字宣传，“虽有党员当应，每个为党的宣传员”，实际上总不能全体动员，不过成为少数负责同志的任务。

4. CY工作：

陆丰CY自“三一”以后固然与党同样的停止，至十月党转变到整理组织的时候，对CY无法恢复，彼时团员星散，党的同志以为党恢复后再整顿团，总的说没有注意到团的工作，迨三代会的时候，才以“有党组织的地方应当要有团的组织”、“团工作不能健全，党应当要负责”，二个决议底下确定陆丰CY工作，但陆丰团之无基础——不是说数量——团员多属十余岁之童农，CY负责人之无自动精神且停止已久，所以毫无成绩。西北特派员于二月下旬随党跑到东南，现在团县、区委多附属党的县、区委，一面帮助党做一点工作，形成党的青年部。

5. 苏维埃与群众组织：

当去年十二月以前，陆丰尚能保存五分之一的秘密组织苏维埃，今年以白色之侵入，我们武装之解散，是次苏维埃才完全失去。东南群众对苏维埃仍不若农会之认识，因苏维埃对东南无甚给予利益，所以决定组织农会。农民对秘密农会表示无甚欢迎，所以以环境为转移，有时发展有〔时〕停止，至多方式虽有感情结合之兄弟会等组织，而多为新创造党的入手方法，所以作用全无。

6. 武装方面：

去年十二月以前本将苏维埃区域内之私、公枪完全集为常备队一团约三百二十人，二百四十枝枪——红军在外，后以扩大群众武装及粮食的关系把全数散到农村去，改为预备队，只留“西北”与“东南”各十六、七名手枪队，西北方面因受白色压迫，一百五十枝长枪的预备队全数星散——兵士全为当地人，被缴及卖去枪约三、四十枝——无确统计，该项枪支环境不好，甚难保存

或集合。东南方面以前团队部东南大队之百二十洋枪，现在多数损失，现无从调查。红军所交东南党部之枪约五十余杆，现在只存一半。反动武装全陆有组织的警卫队约四百五十枝，县城占半数。

7. 经济方面：

陆丰党工作费向由苏维埃帮助——实际上也分不清楚，三月份以前以某种手段向资产者剥削得二千余元以维持，但工作人员及无家可归的党员约八十人均须以党为生活，每月终无此巨款来应付。当时党的县委决定党员职业化，将同志介绍给农民做工或营小贩，同志以党的确无法维持下曾有自由去找生活的，现在尚有县、区负责人员以工作关系无法职业化的约二十八人。一月以来真是没有果腹过一餐，并且以后经济找不到出路，因此县委作迫切的要求省委予以每月百元至百五十元之经济接济。

8. 交通方面：

陆丰与特委交通现在预料〔下〕来是不容易打通，请求省委指示由直接省委或与东委及汕头市委联络，俾多得到上级的指示。

最后要求省委对陆丰工作给予严厉之纠正与指示，以后并要求多设法给予政治消息。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关于最近形势和特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给省委报告（第三号）*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省委：

龚同志到来特委因时间迫切及负责人病，故未作报告给龚同志带去，惟已请他代为详报。今日林桂兄到，带来指字信第六号及陆丰接头地点、通讯处、并印刷机全副收到，惟转来陆丰报告未收到，希代查一查。兹将最近情形报告如下：

（一）政治的一般状况

1. 军队调动后的恐慌及防守布置

邓彦华就师长职后，海、陆军队多调到潮汕，迨广东粤桂战争，邓所部军队大部分开到惠州，海丰只存一营防守，炮仔（紫金属）亦没有驻兵，陆丰亦驻有多少。此时因为海丰发现我们党的传单及县苏布告，并工人自动的通缉反动派，一时勇气增加，反动派恐慌异常，竟自己怀疑自己，县署职员也拿，县党部职员也拿，各机关人员及同志家属并自新分子都被怀疑，因此工商大造其谣，逆党则恐慌逃跑，一时市场冷淡，人心惶惶，县长虽有布告禁止，但终无办法。后来始决定召集防共武装大会，及调东南民团到西北接防，并实行以攻为守的围乡搜山，因此围乡搜山工作，现在不但不停止，而且日趋严厉。红色乡村中驻民团的也不少，计十余日来被掳去的至少有三百多人，已被枪决的达百余人，海丰一区的下级干部死的最多。但他们白色恐怖虽如此利害，然其恐慌状况与日俱长，如四区因逃监而街市商店闭门，民团抢赌行人逃走，几乎互相踏死，各处放哨加倍严密，但其恐慌

更加利害。

2. 海丰县长之更易

海丰县长钟秀南，虽然是地主代表桂系的走狗（此人与桂系冯祝万最为接近），现在海丰已属蒋系势力范围，这个东西当然不能安于位，故现已更易一个海丰第一个大劣绅的儿子陈祖贻登台。陈是法国的留学生，海丰“坚社”的领袖，美留学生陈伯华之侄。“坚社”是海丰知识分子的反动的组织，社员三、四十人，在前年已秘密发生，前年我们暴动时这班分子都给我们捕获，下级党部都〔主〕张杀他们，那时“地委”张善鸣同志不肯故放出，并给与工作。后政权失败，这班人就作我们的死对头，现在海丰的反动机关都是这班人主持。“坚社”都是带有法西斯蒂风味，不是海丰一地的组织，前据报告已归纳在致公党内做青年工作，但未知实否？惟这班实有与蒋系联合的可能。故陈一上台便注意宣传工作，《海陆丰日报》主笔已换“坚社”分子钟超如做，终日都在大吹其和平门面及改良欺骗，因此陈祖贻县长以后，海丰改良欺骗影响必日大。

3. 敌人之财政恐慌

敌人的财政已达万分困难，几至无法维持，各区都在反抗，上头命令私开烟赌，一区民团抽收神庙捐，城隍二百元，其他各庙各一百几十元，番薯捐每月八百元，二区增加特别捐，全区分甲乙丙丁四种，每户每月出五角至五元不等，甚至复提军需，三区则因财政问题与五区民团冲突，四区民团则亏空五、六百元，用民团名催促。东南亦与各区一样增加各种捐税，计海丰县长交代时，已亏空九万元无法补救，此点足见其财政恐慌也。

4. 群众的表现及对敌人的反抗

群众对敌人的反抗，日益厉害，勇气日益提高，就最近情形可以举些来证实：

A. 工人大多数日益革命，时常都说共产党好，讨厌敌人，最近海丰工人更是能自动的通缉反动派悬红，其革命勇气可见一

斑。

B. 兵士亦日益革命及讨厌军阀战争，五军部队由陆丰经过，竟被逃走三、四十人，二区的警卫队有的与我们接洽，五军兵士竟在搜山时放走我们被拿的同志。

C. 农民都与前一样的日益加增勇气，如他们一听见军阀战争，有的说“这时应暴动”，但是他们不敢自己暴动，有的说“现在如何是好”我们应即刻武装起来，但敌人禁止打尖串，我们的尖串早已坏了。农民一年来没有与我们来往，亦月月收月费，准备交纳我们，紫金炮仔群众更乘机攻入炮仔，全区都已焚毁，农民的表现都日趋革命化。

D. 小资产阶级亦日益趋向革命，赤石商民之罢市，县城商民之承认共产党有力量，三多祝商人之反抗苛抽烟捐，而殴打收捐者，这些种种都表现革命化。教职员因为群众斗争加紧，他们受其影响亦欲与我们接洽而日趋于革命。

（二）工作经过

1. 宣传鼓动方面

我们在这半月来极注意宣传鼓动工作，在文字方面，特委一连发出《宣言》、《告警卫队书》、《五卅宣言》及各种小传单，各区委亦有多少能够自己印发；口头方面则召集乡苏会普遍报告，不能开乡苏会者，亦开乡委联会，同志个人亦指导其向群众宣传，我们宣传的口号是用反军阀战争，打倒改良欺骗，与日常生活斗争三方面联系起来，我们虽未曾得到各区部详细的报告，但从各方面看来，我们的宣传在群众中实发生效力。

对内的教育工作，特委已发下《特委通讯》第一号及讨论大纲，并督促各地开短期训练班。特委的训练班，本已决定开办，但因敌人搜山所阻，故要延至十号始开办。省委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新路线，特委完全接受。

2. 组织工作

在群众工作中，我们的乡苏维埃的确恢复了多少，大约有三分

之一能按期开会，有的开会全乡的男妇老幼都赴会，绝不讨厌，而且要求宣传员开久些，他们完全与恢复苏维埃时代一样的热烈。同时我们更在惠阳组织了一个狮馆，在白色乡村的支部为核心作用，党的组织在十日内便恢复了十个支部以上（这是据各区零碎的报告所统计而成），但各区党的工作报告尚未收到。县城及公平都有二、三同志在活动，支部尚未恢复，东南的交通工人同志已接洽了三个，时常来汕尾、青草，此间现在正在讨论其工作。

3. 军事动作

我们的赤卫队，时常都有些少工作，一、二、三区都各有杀民团豪绅之举，高潭部队更有一举而杀十几个民团，三区部队因为杀反动派，白天追逐至距民团之地不远，民团一闻枪声，竟四散慌张全队拖去，我们兵士因此勇气略有增加。

4. 最近广东军阀战争的工作

我们这里因为交通不便，外间消息完全不知，在省委指示信第五号未到以前，即龚同志未来以前，广东战争问题我们虽接群众多少报告，但未敢证实，后来得到敌军二张小传单，我们即肯定广东军阀必已打战，而且东江必卷入旋涡，因此即自动的召集会议决定以下工作：

（1）扩大宣传：A. 利用环境召集各种会议，或用个别说话式的报告军阀战争事实，指出军阀战争对群众的罪恶与剥削及党的任务。B. 此次战争广东资产阶级扩大改良宣传欺骗群众，我们对此应十二分注意，各地都应暴露资产阶级改良宣传的罪恶，使群众对资产阶级与桂系一样的仇恨，一致反对军阀战争，打倒改良宣传，同时并应组织秘密或公开的宣传队，分组负担各项工作，除口头宣传鼓动外，尤须分发传单涂写标语。C. 各区赤卫队应同时兼任武装宣传队，每到一地都须担任散发传单，及涂写标语，可能时并作口头宣传。

（2）加紧组织：A. 利用军阀战争机会，各地防军他调，

群众勇气提高，应多方式加紧注意城市及白色乡村工作，工农兵、民团、学生、教职员、小商人的队伍中，我们都须打进去，一个一个的组织起来。组织的方式，群众的阶级觉悟清楚者当用革命的组织，否则利用亲戚拜结兄弟或食鸡血酒……^①都可以。B.红色乡村应极力恢复原有组织，苏维埃须有经常的会议以谋健全发展。C.乡赤卫队的组织，现在只有很少的区域能注意到，赤卫队是斗争暴动的主力，无论如何都须使其组织健全与发展，此次因为敌人大搜索，我们不知不觉只有武装的宣传，而没有武装的组织与训练，甚至连武装宣传都忘记了，这是犯了武装工农头脑而不武装工农手足的错误。我们应即纠正过来，即刻召集原有赤卫队会议，恢复及整理其组织并极力训练及使其发展。D.红色乡村的防守工作，仍须尽可能使之恢复原状如“登山”、“放哨”都是必要，红色农民因为受了敌人改良宣传的影响，多数不干这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在群众中纠正其错误观念，使我们在工作进行中不发生更大的危险。E.关于政治消息及各种情形的探访，我们当然虽所有支部负起责任来，但要使探访周到和敏捷起见，仍须组织侦探队散布在群众中，灵通我们的消息。

(3) 斗争与行动：A.发动斗争将我们目前主要工作在海、陆、紫现在的群众生活与表现看来，实有发动军阀战争与反苛捐杂税的可能，如赤石商人之反抗第五军使铜银而罢市，第五军之逃兵，公平商人之愿意担任我们暴动时之伙食，海丰工农之仇恨敌人抽收神庙捐等，都是发动及领导斗争之绝好机会，此层我们应万二分留心。B.在乡村中仍须注意清除奸细的工作，白色或红色乡村中之动摇及反动分子及落乡的民团都须坚决的予以杀戮，至杀戮的反动派无论是群众要求与否都须将其罪恶暴露于群众之前。C.敌人的力量薄弱的地方，我们应用常备的队伍，或赤卫队扑攻与消灭之，而扩大我们的区域和增加群众的勇气。如公

^① 原文如此。

平区只有警卫队二十余名，力量十分薄弱，我们试一计算我们的群众力量有胜利的把握时，当毫无疑问的攻击之，因此可以扩大工作范围，扩大宣传与影响，骚扰敌人后方，提高群众勇气，即至少也可以防止敌人之搜山围乡。故我们现在应坚决攻击弱敌，但仍须不要盲动，我们要有胜利的把握，有效益或群众迫切的要求，积极起来参加时才可以行动。但行动仍须确定阶级的立场，绝对禁止无目的烧杀——非阶级行动，倘若对主观客观力量绝无估计，而只是一味盲动，则党绝对禁止。D.此次战争时有军队拉来调去、兵士为行路跋涉之故，常有些落伍或迷途，我们去设法截劫或带到我们的地方，此工作去年公平已做了好几次，尚有些少成绩，惟对兵士我们应好好的向其解释，不可杀戮之。E.敌人兵士因为生活痛苦多想逃跑，但逃跑路线都要经过红色乡村，他们来与我们接头时多未敢逃，因此我们应派同志到军队中活动其逃跑，提枪给我们者当酌给酬金并须担任与之带路，不逃跑的兵士更要加紧我们的宣传，发展我们的组织。至于圩市中的警卫队亦须注意工作，敌人交通在此时特别紧要，我们应设法破坏之，且敌人恐慌时注意放炮放火以摇动其军心。

(三) 特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

1. 对省委指字第六号信之意见

自龚同志到后并接到省委给特委五号之指示信即提出扩大会议，加以详细讨论，结果对省委的一切，大都认为很正确的。特别是对军阀战争爆发到广东各地，使反动统治动摇，群众痛苦增加，对反动派愤怒不满的加剧，革命勇气相当的提高的，这个时候都利于海、陆、惠、紫党目前恢复及创造一切工作的条件，及在此时应注意发动游击战争工作，发起广大群众斗争等指示更为切合实际。又指出海、陆、紫党过去右倾超出左倾之上，扩大会议也认为海、陆、惠、紫过去的党的确有右倾的表露，此后特委坚决的与此右倾倾向奋斗，更加紧党的教育工作，在教育的工作上去纠正同志一切右倾思想的危险。但指示中指出特委前发现

不动的倾向，和海、陆、紫群众幻想蒋介石胜利的事，扩大会议对此却认为不然，特委自敌人去年冬防大烧杀之后，虽然处在极恶劣环境之下，但还是时时有设法进行工作，尤其是在蒋、桂军阀开始爆发战争时，即由惠属移回海丰来设法与各区委搞好关系，恢复各区委及进行一切工作。尤其是对宣传、鼓动群众反军阀战争工作，此时都动员同志去干，并指示各区委在宣传反军阀战争中还要指示督促群众准备游击战争的武装，至于悲观在特委常委中完全没有这种表现。又群众对蒋桂战争中并没有对蒋介石幻想，不过有少数农民因为不明瞭军阀战争的意义，对蒋桂战争盲目的肯定蒋介石胜利，这应该对省委说明的。

2. 特委本身的组织问题及机关地点

(1) 特委接到省委的指示后，扩大为海陆惠紫的特委，因此工作范围比前更大，实际工作亦稍有不同，故健全特委本身组织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特委委员派出外处工作的已有五人之多，故扩大会议决定补充委员三人——钟燕林（前惠阳县委书记）、钟战群（惠阳县委常委）、杨捷芳（前特委组织干事）、并由陈舜仪、钟战群、杨捷芳三人为常委，又以陈舜仪为书记，杨捷芳负责宣传组织工作，钟战群仍负责惠州职运。特委机关因惠州是四县中心区域，在整个工作布置中占第一位重要，并且交通便利，与省委关系密切，故依照省委指示，决定移往惠州去（但现在因工作费无办法还没有搬去）。

3. 海丰及惠阳县委的组织问题

(1) 重新组织海丰县委，因特委机关既移到惠州，不能直接指挥海丰各级党部工作，此时又因为海丰工作较为紧张，扩大会议认为有重新组织海丰县委的必要。故决定以古鸿江、林彬等七人为县委委员，并由古鸿江、林彬、徐向者三人组织常委会，指导海丰一切工作。(2) 暂时停止惠阳县委工作，特委既在惠州对惠阳工作可以直接指挥，并且因为惠阳党过去组织之涣散，一切工作同志工作能力之薄弱，教育程度之低下，更非直接受特

委指挥不可，故扩大会决定暂时停止惠阳县委工作。在特委下设惠阳巡视员二人巡视惠阳工作，与特委直接发生关系，特委此后对惠阳工作亦必加以注意的去谋工作之发展。

4. 海陆惠紫整个工作布置及各县工作布置

扩大会议决定在四县整个工作布置中以惠州、汕尾、海丰县城为第一位。各县的——海丰以县城、汕尾为第一位，陆丰以县城、碣石为第一位，惠阳以惠州、淡水、平山为第一位，紫金以县城、台钉〔古竹〕为第一位。

5. 游击战争工作

(1) 游击的中心区域，以海丰特别是海丰之公平区为开始动作中心区域，其他各处则尽量做牵制敌人及响应的动作。(2) 游击的原则，第一攻击敌人力量薄弱地方；第二有政治影响地方；第三有群众基础能得群众响应帮助地方；第四进攻不保守，流动不固定，动作须绝对秘密和迅速。(3) 游击的组织及指挥问题，以支部为组织单位，支部之下为小队分队，现决定在海丰第一、二、三、四区中各组织一支队，并根据地方环境及需要分设小队等，各区支队都受区苏直接指挥，至游击范围扩大时则由县苏指挥，紫金、陆丰游击工作，由特委军委指挥。至海丰游击战之具体切实的计划，另再召集一各区武装负责联席会议讨论之。

6. 宣传鼓动工作

(1) 宣传鼓动工作路线依照省委指示。(2) 宣传鼓动口号以反军阀战争“打倒资产阶级改良宣传”为中心，其他经常实际的口号须环绕此中心口号的周围，并注意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之联系。(3) 党的刊物，甲、对外的：创办特委地方党报定名为《群众之路》；乙、对内的：出版两种刊物，第一种是各区委支部负责同志及活动分子的读物，第二种是一般同志的读物（内容力求浅显）。

7. 海丰及惠阳CY问题

A.海丰CY的：（1）全县工作布置以汕尾、县城为第一位；（2）党对CY一切组织工作应当充分予以帮助；（3）在苏维埃区域内少年先锋队一切都应恢复起来；（4）注意教育训练工作，特别是干部人才之养成；（5）宣传鼓动工作口号除反军阀战争反对改良宣传外，还要提出关于青年特别利益的口号；（6）要注意发动青年群众的日常斗争，从这些斗争中去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

B.惠阳CY工作：目前应以教育训练同志，尤其是教育训练干部人才为中心工作。其他一切计划现因不明瞭惠阳团的情形，俟特委到惠州后再召集CY县委讨论之。

8.其他

特委此刻因为财政绝无，伙食停止，所以工作人员通通要到各区巡视报告最近政治及工作，及考查一切情形，同时并到一区召集军事负责人会议，讨论游击工作，今日下午常委都通通出发，所以即着林桂兄带此报告而去。此后工作报告俟多十天搬到惠州后始付去，特委以后的通讯处即在惠州。印刷机的代买费，因此刻无钱，俟后日送还。此致

C字敬礼！

海陆惠紫特委

纪念彭湃同志^①

瞿秋白

(一九二九年九月)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②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已经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我们还记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时候，在广州发生改组国民党的斗争。第一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口号提出来。照现在看来是很明白的，孙中山是完全拒绝这个口号的。而且，当时有许多同志也讥笑这种提议，总是这样的说：“算了！让他去吧，这种提议自身就犯着幼稚病，因为我们还在政治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呢！”当时的主张都是：无论如何要帮着孙中山去打陈炯明，改组国民党……等等的说法，杜撰理论。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反对。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他来看我，一开口就叫着：“这样子算什么？……如其说这便是社会革命，我便主张要社会革命好了！”他是很愤怒的。在国民党统治着广东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的，

① 彭湃牺牲以后，瞿秋白在苏联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内容主要包括彭湃的遗著《海丰农民运动》。本文是他为该书写的前言。署名屈维它。

② 四位同志，指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他们于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一直是非常的愤恨这些妥协的主张。

他恨当时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取着退守的路线。当然的，那时候大家都还薄弱，还算是他的理论强些，他比别的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多些。他并没有能够好好儿的求学。他的家庭，也是个地主豪绅的家族，他的家庭是非常之反对他的“过激的”，他的哥哥曾经为了他做农民运动要杀掉他。他的家乡是在广东东江的海丰县，那里很早就有农民和地主豪绅剧烈的斗争，这对于他的童年时很有影响的。他是广州的一个穷苦的学生，一九一九年的时候他就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又参加广州第一次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小团体。那些小团体虽也“反对”孙中山主义，可是他们自己也是乌托邦的自由主义的所谓“学说”，彭湃同志是非常的不满这种倾向的。他反对孙中山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反对陈公博、谭平山等等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他一开始便欢喜做群众工作。在一九二〇至二一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他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在广州工人中做了不久的工作，便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从那时候起，他便在海丰农民中活动。陈公博虽然也是广东共产主义团体的发起人，那时候他可是早就退出去了，广东党的组织是谭平山在那里指导，他对于农民运动是不会帮助的。所以只有彭湃同志一个人在那里建立党和农民的组织，省委是从来没有指示的。这个样子他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四年。

在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在党内提出，要在国民党改组运动中规定出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他告诉我们在海丰工作的情形。在谈话中我们可以认得他是一个很能干的群众运动的人物。他跑到做短工的农民里去活动，和他们在一处开会，讨论关于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他去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总是穿得

^① 彭湃于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他入党的时间还有不同说法，现在一般认为是一九二四年由团员转为党员。

非常破烂，一切生活都和农民一样，受苦受饥都忍着。因为长衫是中国绅士阶级阔老或者是少爷的符号，农民见着就讨厌，如若彭湃同志穿着长衫去，农民是不会信任他的。本来，中国穿长衫的人讲出话来，总是发命令，并不是来商量讨论。他后来在他的著作——《海丰农民运动》里很详细的描写了这一点。他那本著作，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那个时候，广东农民运动受了海陆丰的刺激，到处都发展起来。彭湃同志对于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是极有关系的。广东党的领导人物，这时已经有了变动，是陈延年同志在那里指导广东省委的工作。陈延年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便在上海被蒋介石枪毙的。党的指导机关已经积极的领导和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去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了。不久，彭湃同志被选到省委员会工作，指导广东全省的农民运动。

他是第一个主张没收土地，他是时常继续不息的在群众之间去做切实的工作。当武汉时代，他到了汉口，被选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立的土地委员会里，都有同样的一个争论问题。彭湃同志非常之讥笑这种官样的讨论，尤其不赞成去和地主将军们坐在一起去讨论农民的土地问题。专门讨论大地主、小地主的大小分量，他认为都是无意思的。他时常说：“呵！借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仿佛就一定要顾虑着‘小’地主，难道他们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吗？可是农民是‘笨虫’，他不会象罗易先生那样会打算盘，他们只是蠢里蠢气的要求土地和政权。”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政变^①的时候，彭湃同志就说，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已经成为腐烂的死尸了，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他这样的说，当时的中央还大大骂了他一顿呢！

^①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打击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武汉国民政府叛变的时候，他跑到农民中间去工作，带了队伍屯扎在湖南和广东的边界上。后来又带着队伍回到海丰去。那时张太雷同志是南方党部的书记，他遵照太雷同志的指导，准备海陆丰的暴动。有一部分南昌暴动的军队，在汕头失败了，向海陆丰方面退却。彭湃同志就组织农民自卫队，联合败退的革命兵士，组织海陆丰工农自卫军。这个队伍，在海陆丰实行暴动的时候有很大的作用。海陆丰的暴动是得到了胜利的，所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一直保存到一九二八年的四月里。海陆丰苏维埃的成功，自一九二七年末起，到一九二八年初止，对于湖南、江西和广东北部的农民骚动，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海丰的暴动比广州暴动早一些，他们便准备许多力量来援助广州。可是广州暴动的日子，从十二月二十号，提早到十一号，所以没有来得及赶上。

彭湃同志曾被广州苏维埃委任做人民土地委员，在海陆丰方面负责。他在海陆丰工作，一直做到苏维埃政权失败的时候为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他做中央委员，后来又选入中央政治局工作。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象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他现在被国民党的强盗一样的专制魔王杀害了。南京的强盗正在冒着险在中东路上玩他的对帝国主义卖笑的掠夺政策，想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巩固自己，镇压中国工农贫苦群众，镇压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所以，同时又用一切手段，来惨杀中国工农的领袖，反对共产党，救自己的命。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关于最近工作 和党组织情况给省委报告 第二十一号（节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六日）

省委：

兹将对你来信的答复及最近工作报告如下：

一、对省委来信的答复（略）

二、游击战争的工作

海、陆、惠、紫的游击战争，发展的情形，省委大概是可以明白的，我们不必再为赘述。现在简单归纳一月来进攻海丰之黄羌、石头坪、日中圩、鲇门、石沙湖、鹅埠；陆丰之河口、大坪、船埠头、坡沟；惠阳之黄砂洋等圩市，乡村不计。缴敌人枪械八十余杆，排枪占十分之二；枪毙反动派几十人；资送俘虏警卫队兵几十人回家（很多不愿回家，要在红军当兵）。苏维埃区域，亦扩大了极多。紫金之炮仔、×头，海丰之公平、附城、梅陇、赤石，惠阳之高潭、多祝、稔山，陆丰之新田、河口、船埠头、大坪，及惠来四区均为苏维埃区域。这些地方，虽然多有兵警在圩市驻防，但政权实际上是在群众之手，如公平、赤石一样。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当然是在此次进攻海丰县城，故特将进攻海丰县城的经过，及我们进攻后检查的决定录下：

进攻海丰县的经过

（一）进攻海丰县城的战术：

1.海丰县城，只有警卫队三百多左右，分驻五坡岭、蚕桑局、第九校小岳楼、第六校林祖祠、观音堂一带。其警戒线：

(1) 北门：茶亭附近与水心圩，有敌之军事哨，新花营、竹街口，有敌人复哨；(2) 西门：蚕桑局附近，有敌之军事哨，洗利桥有敌之复哨；(3) 东门：百岁亭有敌之排哨，虎头山有敌之军事哨；(4) 南门：小岳楼前石桥有敌之复哨。日夜都异常恐慌。

2. 我军有攻击该敌，夺取海丰政权的任务。

3. 第一、二、九连为主力，占领五坡岭，攻击城北之敌，以第一、九两连先消灭五坡岭庵敌人，自北门观音堂方面前进；以第二连消灭水心圩之敌，侧击城内出援五坡庵之敌，协同一、九两连，勇猛前进。在五坡岭一带，敌人消灭后，第九连为总预备队。北路以黄△△为指挥，林△△为政治委员。

4. 第四、五、六连为副力，攻击城西之敌。以第四连猛攻蚕桑局、第九校敌人，向西门县署方面前进；以第六连占领思园（即钟景棠母墓）附近高地，相机前进，侧击蚕桑局、九校敌人，并与此路红军取相当联络；第五连为预备队，布置于右翼马厝铺附近，警戒小岳楼及第六校相机动作。在消灭蚕桑局、第九校敌人之后，如五坡岭敌人仍据险顽抗时，则留一部分警戒西门外，其余各部有帮助北路协击敌人之任务。此路以黄△△为指挥，彭△△为政治委员。

5. 第三、七连协同赤石区赤卫军调动队三十名，为牵制部队，先驱逐虎头山之敌，向城东前进，以牵制百岁亭、林祖祠一带敌人，尤须相机攻击前进。

6. 赤石区赤卫队调动队除派三十人，牵制东路敌人之外，余部暂为预备队，偕同第九连前进。

7. 西北一带敌人消灭后，除派出追击队外，须即迅速消灭东路林祖祠、百岁亭一带敌人。

8. 第八连占领将军山，警戒台冲(?)①敌人。

① 原文如此，下同。

9.第一区赤卫军调动队，占领闻由地（？）附近高地，警戒雷公田、南泉岭敌人，高沙赤卫军协同竹仔坑农民，占领名园与竹仔坑之间的高地，牵制名园敌人。一区东路赤卫军占领藏（？）山，牵制桥东之敌。

10.公平区赤卫军调动队，暨东北西路群众，占领大埔、绿水寨附近高地，整日牵制公平敌人；中路群众及武装占领白石圪山；此工作，公平各路工作人员，须尽量参加。敌人来则缓缓而退，敌去则进，务使公平敌人不能出兵援救县城。

11.梅陇区赤卫军协同赤石赤卫军及当地群众，占领鱼仔潭附近高地，牵制梅陇敌人。

12.除第三、七连及赤石区赤军调动队之外，其余各牵制部队，于十二月三日天初晓，到达所命地，表示万分沉着。非敌人来到时，不得开枪与喊杀。

13.各区在十二月二号夜向敌人作多数次的大骚动，尤须注意三日拂晓以前，三时至四时间之骚扰。一区苏维埃须于二号夜十时，与十二时两次向县城敌人骚扰。

14.在我军开始攻击敌人时，少年先锋队须在县城内焚烧草寮，骚动起来，以动摇敌人军心。

15.决定十二月三日午前五时三十分，为总攻击时间。红军及赤石区调动队，高沙赤军，一区调动队，都须于十二月二日午前七时饱餐，到赤道集中，俟令前进。

16.总指挥黄△△，总政治委员左△△，参谋长△△，秘书长符△△，攻敌人总指挥部，随北路军前进。敌人消灭后，总指挥部在（？）。

17.口令：普通：“夺取”，特别：“海陆政权”。

18.旗号：问：双日：左右摇动三次。

答：双日：上下俯仰三次。

问：单日：画三圆形。

答：单日：斜举向左向下起落三次。

19.音号：问：双日：退讲堂，首句长加二长声。

早点名：集合，起床，背进，上讲堂。

20.红带：双日缚于右手，单日缚于左手。

21.海丰一区苏维埃，须预备五百给养，应于二日午后九时开饭。

22.一、二、三、四、五、六、九连，各调冲锋队十五名，在暴动胜利后，各调冲锋队每名奖赏十元，缴获敌排枪者，每杆赏五元，缴获驳壳枪者，每杆赏二十元，缴获土枪及杂枪者，酌量给赏，缉获首要反动派一名者赏二十元。

23.战时对敌人兵士的鼓动口号“警卫兵缴枪者无事”，“投诚者重赏”。

24.警卫队一部分有我们的初步组织，约九人，以白手布包头部为暗号。其结头在左边耳部之上，在战时如见有此种暗号之兵士，则不可乱打，如果他们反戈投诚，则须详细审察，不可太过相信，须防敌人之欺惑我们。

25.严重宣布战时纪律。

26.进城后，禁吃各种食品。

(二) 经过：

我们决定三号午（前）攻城，故二号黄昏即调动红军、赤卫队及群众集中。当时群众极为踊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红军、赤卫队、宣传队、破坏队、没收队……，都兴高采烈的勇敢百倍，群众与红军都表示与敌军决一死战，而且极有把握。自十时起，陆陆续续出发，次第与敌接触，各路战斗员，都极猛烈，沿城的小埠，均为红军占领，欢呼鼓掌，警戒作战。尤其是赤山约的群众，更加热烈，登在龙山、虎山之上，没有参加作战的群众，即焚香拜神，祝祷我们胜利。我们的红军，都进攻城下，但因我们工作不秘密，敌人已先知我们进攻县城，故于二号晚星夜尽量集中东南警卫队防守，同时又因我们城市兵警的工作不好，未能起作用，兵力又不够分配，子弹又缺乏，而群众又缺

乏武装，又没有战斗经验，所以便不能打进城。去打战时，东南的反动派，都向汕尾争先恐后而逃。海城更为惶惶失措，结果打死敌人二十四人，伤敌人八十人。缴敌人排枪二支；我们死二人，伤几人，被捕一人，枪失一枝，消耗子弹好多。敌人给我们攻后，加倍戒严，直至四号晚，援军（一团四百枪）到达，恐慌始稍减少。现在敌人加紧白色恐怖，二日来附城农民已被捕拿三百余人，耕牛被牵去二百只，清洗农具米谷，农民极仇恨。

（三）攻城检查：

1. 优点：

（1）群众热烈参加，此次群众参加进攻敌人的，足足有三千人（后方工作的男女以及各县扰动的群众人员）沿附城的山阜，均登有群众，欢呼鼓掌，警戒作战。

（2）红军兵官，勇敢坚决。

（3）战术及各种准备工作都对。

2. 缺点：

（1）城市兵警及重要乡村的工作做得不好。

（2）兵力与子弹缺乏。

（3）群众没有作战的训练，且缺少武装。

（4）侦探工作不好。

（5）有些官长不明白任务。

（6）红军战斗技术及纪律训练有些不好。

（7）工作不秘密，致使敌人得预先准备。

.....

三、党与群众的组织

（一）海丰

1. 党的组织：

海丰二月来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发展，西北方面党的组织已总趋着普遍，过去三区洋下的重要乡村（这些地方，是从前三区党的基础，失败一年半，工作尚未恢复）均不能恢复工作，二月来

工作飞快发展，相继恢复了四十余支部，每支部有二十个同志左右，二区的党组织，则已普遍；一区的工作亦能做到中南路去；赤石区的工作，亦将发展到赤石圩四大乡。东南的工作，自成立了六、九区及七区两个特支以后，六、九区已恢复二十多个支部，七区亦恢复了四、五个支部，现在四区已派人从旁发展；城市的支部，汕尾有一个，县城有一个，梅陇有两个，其余各区市已有线索，可以恢复及发展工作。总计全市、县现在有支部二百一十个，党员有二千一百零九人。

2. 群众的组织：

因为党的组织发展，故苏维埃的组织，亦跟着发展。西北各区，二月来，乡苏维埃已增加五、六十个，六、九区已进行恢复乡苏维埃。城市工人的组织，已比较从前发展，现在海丰已有染坊工会、布业、店员工会成立，汕尾已有缆厂工会成立，海丰、公平、赤石都将有挑伏工会成立。黄羌、石头坪的工人，更可以进行公开组织，各地船渡工人已有很多的船只的支部或小组成立，梅陇有茶楼工会成立。工运的进行近已由县委的职运委员会主持。常备警卫队只有第一中队有初步的组织，各区警卫队已有些发生了革命的组织。割草贫民，亦有机会进行组织。

(二) 陆丰

关于陆丰的工作，吴△△同志死后，此间即派巡视员前往改组县委。兹将巡视员的报告录下，便可窥见全陆的工作：

此次陆丰赴会同志，我均相当与之谈过话。在陆负责同志，在我视察扩大会后，比较能互相谅解，且要努力工作。惟工作苦于无头绪，且分工不清楚，有偏忙于事务，忙于应付趋势。尤△△同志，比较努力，而且沉着，惟应付工作比较迟钝，西北亦不甚熟。△△比较不熟悉党的工作，因他过去多做公开工作也。

魏△△系陆丰同志，亦进步，做事极审慎，工作能力则比较差些。其余各委员亦好，惟区委则能力太差，同志对党观念亦极模糊，以是教育全无基础（？）各种封建思想仍极浓厚，如海陆

界限、宗族、乌红旗帮派尚不时流露在同志口的。党的组织，似有相当发展，然始终不能采取由斗争去扩大组织，更谈不到用组织力量去发展群众斗争。现在支部已有九十四，同志约有八百余人，成份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因组织部没有计划去整顿，党的组织工作，及区委缺乏报告的原因，人数、成份、质量、支部数目，及同志在业失业的统计，离去、开除、逃散，等等，都极含混。群众表现尚好，且勇气亦有相当提高。

宣传工作尚多做，惟组织工作则极少。红军第七、八连均已成立，成立后亦有动作，惟缺乏能够训练干部。武装不甚健全。兵士表示，七连比八连好，八连都系东南各乡农民入役者，时有怕困难逃跑等事。经济最近比较不甚困难，计现存款尚有五百余元，攻河口以后，新田白色乡村多愿出款，此数亦可得千元。我△△陆现时经济有转机，特委工作费问题，亦曾提出会议讨论，结果各同志仍恐部队以后之伙食，多以困难为词，最后决定在下月份仍如数，款来后当寄到，以帮助特委。我更用宣委会名义，指定魏△△同志负责做《群众之路》及《红报》新闻稿件，并指定李△△同志，经常将陆东南情形及社会经济群众生活等，与《群众之路》及《红报》编辑通讯。因为他是进步之人，且经常喜欢学习工作也。此事因△△同志有嘱，故敢用宣委会名义，指定他做，并将决议，郑重向其说过。二十七日常〔委〕会是讨论全会问题及程序等，即全会预备队会，时间约十一点钟。二十八日开全会，时间亦差不多，全会只有一委员，计到会者七人，参加者三人，开会程序：

1. 报告：①政治报告，②工作报告。

2. 检查扩大会后工作。

3. 定出以后工计作划：①公开方面：a. 农运问题；b. 工运问题；c. 兵运问题；d. 秋斗问题；e. 武装问题。②党方面：a. 县委本身问题；b. 各区委健全问题。③CY问题。④广暴布置与追悼问题。⑤交通问题。⑥宣传教育问题。⑦其他问题：a. 县委

工作诸问题；b.特委工作费问题。

在此程序中，并补上静默致哀。此会议检查结果有以下的几条批评：

- 1.对扩大会决定各项工作，虽有进行，然尚不能切实去做；
- 2.不注意组织工作，尤不能用组织力量去启发斗争，扩大组织；
- 3.缺少宣传教育工作；
- 4.县委工作，虽比较紧张，然本身不健全，且工作没有头绪，不能切实分工；
- 5.县委对各项工作虽有指示及应付，但缺少督促和检查，尤其是秋斗与反军阀战争工作；
- 6.没有决心去进行城市工作；
- 7.与四县特委关系不好；
- 8.不注意CY工作；
- 9.没有计划前去整理党的组织工作；
- 10.对过去各个纪念日工作，没有执行；
- 11.各区委工作能力幼稚，且不能积极执行工作；
- 12.同志教育程度低，对于党的主义及策略，没有相当工作（了解？）
- 13.不能利用各种机会去煽动群众，组织群众；
- 14.对下级关系比较好；
- 15.游击工作颇积极。

关于农运问题：（决议）

1.组织方面：

(1)由秋斗及日常斗争方面，去扩大农会的组织，并运用已组织的农会，经常发动其斗争。

(2)组织趋势，应注意扩大东南组织，使东南组织与西北得到平衡的发展。各区组织应按照当地情形加以切实的布置（各区布置此条曾详细指出地方，加以说明，文长不赘述）。

(3) 严格限制富农加入农会 (此条亦有详细说明)。

(4) 采取由下而上的原则去发展全县农民组织, 不适合组织农会地方, 则可采取多方式的组织。

(5) 已组织农会的地方, 应加紧赤卫队的组织; 已经组织赤卫队的, 应极力使其发展并健全, 使其参加日常生活的斗争。

(6) 注意吸收勇敢坚决分子加入农会, 特别注意农村妇女青年农民。

(7) 从速颁发会证, 并注意入会会员之登记。

(8) 各区已成立区苏地方, 由区直接指挥各乡农会。

(9) 乡农会组织方式: 执委五人, 常委三人, 正会长一人, 组织宣传各一人, 如该乡有妇女青年成份者, 委员中应有妇女青年参加。

(10) 会员每月收月费一仙, 会员证金每张二毛。

(11) 农会有相当发展时, 应建立中心组织。

(12) 初进行农村组织时, 可采取封建式的入会形式。

(13) 会员大会, 每月一次, 执委会每星期一次。

2. 宣传方面:

(1) 注意农会本身利益的宣传;

(2) 注意农村各项阶级的宣传;

(3) 扩大土地政纲的宣传;

(4) 积极进行反军阀战争的宣传;

(5) 山乡宣传, 应注意日常生活及反苛捐杂税与打破封建关系等;

(6) 平洋宣传, 应加紧扩大, 并与经济政治教育各项宣传相联系;

(7) 注意白色乡村会员宣传工作技术的训练;

(8) 注意由会议去训练入会会员。

关于工运问题, 除依照扩大会决定布置外:

1. 县城工作, 由大安、新田二区委指定相当同志, 去建立及

恢复，船渡工人组织完毕后，并限定时间，去创立县城工属工作。

2.对于沿河口、大安、新田大道挑伕工人，指定大安、河口△△同志于半月内去组织该路挑伕工会，并借此发展城市工作。

3.船埠头工运，指〔定〕△△两同志负责，于半月内创立店员等工会。

4.南塘工运指定平洋特支去接洽△△等同志。

5.一区工运指定黄△△同志负责。

6.碣石工运，指定金△同志负责去找过去工人同志，去创立碣城工作。

7.甲子工运，先着△△同志去找寻△△等两同志进行。

8.金厢工运，限黄△△同志，于半月内找相当同志去进行。

关于兵运问题：

只决议成立兵运委员会及派灰色同志去公平训练。

关于秋斗问题：

要点只决定补做扩大会决议，及种种关于布置检查督促的工作（决议案长不赘述）。

武装问题：

除决定人数预算及训练外，并加请军委派连长二人及号兵二名，与秋斗时间内行动。

县委本身健全问题：

1.以谢△同志补充县委委员。

2.请特委以一宣传干事到来帮助工作，能兼技术同志更好。

3.常委分别决定，以△△为书记，△△为组织，△△为宣传。

健全各区委问题：

1.决定祖△、李△两同志过西北巡视，时间三十天。到西北时，并调河口、河田干部开一训练班。

2.决定△△两同志到东南巡视，并在南塘开一训练班。博

美、金厢、碣石开一训练班，巡视时间半个月。

3.在△△两同志离开县委时，县委工作由△同志完全负责。并指定△△同志帮助一切工作。

4.△△两同志到各区巡视时，并负责改组各区区委及整顿工作，常委分工决定后，再报告县委批准。

5.河口、河田合并成立一区委，大安附城合并成立一区委。但附城、河田工作，有相当发展时，可成立指导机关，改组大安、河口两区委时，应注意有好的河田及附城干部参加。

6.碣石、金厢目前合并成立一区委，常委分工决定以△△为书记，△为组织，△为宣传，△△两人为委员，将来工作发展时，才分作两区。

7.各区工作及分配同志工作，由巡视员到各区巡视时，召集会议决定之。

广暴布置：经分别决定各种宣传组织及行动，同时并以九号起为反军阀战争运动周，扩大追悼，宣传亦在此周进行，决议多条，不详录。

其他：CY交通宣传教育等问题，均有详细讨论，陆丰CY工作，过去完全没做，现在只有将团员入党者先划出来，一点一滴去创造。△△来后又害病，CY工作进行虽有决定，但尚需时日也。

陆丰无逆军驻守，警卫队全县约七、八百人。

惠来县委现在惠来属，决日间移到陆丰所属地方。明日可出发。

(三) 惠阳

惠阳的工作，最近因无报告来，故对其各区党的工作，尚未明了。惟据所知者，惠州党尚未能恢复。前特委派△同志前去主持，而△一危险，即跑往别处。惟C.Y.支部，则已成立。淡水的学生运动，亦比较发展（此工作是党去进行），九区（鸭子渡）的工作，亦已恢复，稔山、平山的工作都有些发展，群众

很多倾向于我们。多祝近亦成立一个区委，极力进行农会的组织，而且稔山、多祝、淡水一带，已在进行赤卫队的组织。近因敌人拉伕，群众更加仇恨敌人。惠州、平山已经罢市，我们的发展亦比较容易进行。

(四) 紫金

紫金的工作亦发展，各区近均派人到去工作。古竹、蓝塘、中心〔坝〕县城均已进行农会的组织，农民很多表现极好。三区的工作近更发展，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与稳定。党现在已有十八个支部，党员已有三百人左右。C.Y.亦有两个支部，惟C.Y.特委没有派人去工作，现在因为各区的工作已建立，特委已要人成立紫金县委，以主持全县工作，但尚没有人主持。

海陆惠紫特委

1929.12.6.上午十时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九团概况*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

名称编制	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三三制（现在有三营九连，每连暂编二排，每排二班）。
官长姓名及其出身	团长彭桂，团政委黄强；第一营长黄伯梅，政委颜云；第二营长陈伯虎，政委彭元岳；第三营长林军杰，政委古鸿江。桂、强、军杰、伯虎是海丰红军训练所学生，鸿江、伯梅、元岳是农民；颜云是学生。
枪 械	三百五十杆（卜壳、三八式、漏底、马背、粤汉造、七九、六八），另，□、手、早机关各一（共三杆）。
训 练	训练现时缺少，因游击战争发展。
兵士数目	三百五十人（战斗兵、伙伙、卫生队……等不计）。
兵士成份	农民出身（少数工人在内）。
饷粮数目及来源	饷粮现尚未知，饷粮来源都是没收反动派财产。
作 战 经 过	红军成立，至今四月，大小经过三十次战，战无不胜。只攻海城不能成功，攻赤石、后门、河口、高潭、黄羌、鹅埠，都是极大的成绩。战争至今已获枪一百二十杆（赤卫队收缴者不计），在作战经过中，红军亦渐次扩大。
发展计划	发展第一步四百枪（增加五十枪），五百人（每连暂增十名徒手兵）；第二步六百枪；第三步一千枪。
党的组织	红军都有党的支部，现全团设一特支，团部及各营设支部，营部及各连设支分部，排或班设小组，支部还不能按期开会，同志的教育训练尚缺乏。
其 他	成立红军教导队四十人，训练二月。

(摘自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中共海陆惠紫特委一年来总报告》)

复活后的海陆丰（东江通讯）

——一年来群众斗争的概述

（一九三〇年一月）

思 彭

一年来群众斗争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革命斗争暂消沉时期

蒋桂战争未爆发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暂时苟安，同时他们为准备战争，所以便极力镇压革命斗争，冬防大搜索，在海陆丰长久的围乡搜山，清乡血洗，在惠紫加紧戒严，镇压革命及围捕土匪，因此四县的苏维埃区域几乎完全丧失，红色乡村都给敌人军队驻扎，农民都死亡逃散。因为苏维埃区域之完全失败，所以城市、白色统治的乡村的群众在敌人围捕底下，勇气降低，虽然有些群众起来作经济斗争，但是极少的部分，影响不大，在整个斗争完全是暂时消沉的形势。

二、革命斗争复兴

自蒋桂战争爆发，群众斗争即呈现渐次复兴的形势，紫金炮仔苏维埃政权遂在此时恢复，海陆丰红色乡村亦渐次回复原状，惠阳经了一场恶战的影响，群众更是逐渐左倾。如惠州工人之经济斗争，潮〔淡〕水、多祝、河口挑盐工人之殴打盐警，多祝女工之反抗捐税，海陆丰工人之自动通缉反动分子、散发传单。陆〔海〕丰梅陇农民之反抗苛捐杂税，紫金农民自动夺取地主武装及耕牛，红色乡村群众普遍主张游击战争，多祝商人捐款给苏维

埃……^①都是群众斗争复兴的象征。而且此时东江的党极力发动游击战争，高沙攻下后，影响所及，群众勇气更为提高，兵士群众尤其左倾。此后收缴民团枪械，都极顺利发展，于是乎苏维埃区域已略扩大。至夏收斗争，红色乡村实行土地政纲，白色统治的乡村农民亦有好多赖租、减租、抗租、抗粮之举。如惠阳白花一带乡村之反对粮差，平山农民之减租胜利，横沥农民之反抗地主殴打，海丰东南农民之赖租，赤色〔石〕农民之抗租，二区农民之拘捕地主。因此斗争进展，促成“八一”示威，海丰农民有好多能作示威骚动，惠阳群众亦能散发传单、斩电线、开会。“八一”政治影响之波及，工农群众日益左倾，陆丰白色统治的乡村，群众有好多与苏维埃接头，要求去组织他们，汕尾工人对苏维埃念念不忘。“八一”以后，游击战争特别发展，游击队伍亦渐次扩大，于是群众斗争发展中遂建立了四十九团的红军。

三、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走上地方暴动的途程

红军建立后，反蒋战争已爆发，海陆丰的敌人都陆续他调，反动统治此时更加动摇，游击战争汇合起来，秋收斗争更得了普遍的发展。群众斗争，在惠阳有减租、抗租、反抗筑路、反对拉夫、反抗民团、反抗派丁放哨及强题枪械……在海丰有捕杀收租佬，抗租赖租，公平普遍抗捐，警卫队兵提枪投诚，工人抗捐罢工及工会活动之发展，赤石群众反抗围城费，公平梅陇商人要求我们暴动，红色区域群众投身红军参加游击战争，最近汕尾码头工人发生经济斗争，殴打货主，汕尾舵船工人反抗捐税，齐不入港……在陆丰有挑盐工人反抗盐税，农民反抗围乡与敌人武装冲突，东南有罢缴民团费……在紫金捕杀地主，抗捐抗税……至于群众的示威骚动，亦能很普通的起来，潮〔淡〕水赤卫队骚动敌人，平山农民炸毁东路桥梁，破坏全惠电线，斩坏全海东桥电线，城市日夜在大骚扰，陆丰农民亦时有骚动之举。四县反帝掘

^① 原文如此，下同。

护苏联反军阀战争的示威，都极英勇热烈。在此群众斗争深入发展当中，游击战争亦随之发展，进攻赤石、后门、石沙〔山〕、黄羌、河口、石头棚、日中圩、上护、大棚、陂沟、砲仔、高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尤其是进攻海丰城更是地方暴动英勇的尝试，苏维埃区域之扩大，一日千里。由乡村政权而至于城市政权，群众都汹涌起来参加作战，甚至自动围攻敌人。红军、赤卫队的组织，亦日益扩大。群众之左倾，群众之要求爆动，男女老幼都一样热烈，其革命情绪之高涨，充分的证明海陆惠紫的斗争已极深入发展，尤其是海陆丰的斗争，更是走上地方暴动的途程。

（原载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上海《红旗》报）

海陆惠紫革命委员会 通告（第十号）

——统一经济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海陆惠紫过〔去的〕经济状况弄得异常紊乱，各县〔没有〕整顿经济的决心，尤其没有积极找经济出路，以致四县的经济陷于□□□□□□为经济的困难，整个斗□□□□□□很大的影响窒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目前军阀混战更加延续，□□□工农斗争急快发展，惠属东江□已走到地方暴动的程途。在这严重的政治局势当中，为要发展斗争工作，为要充实地方暴动的胜利，更要倍加严重来注意经济问题，切实整顿经济，实行统一经济！本月八日四县经济会议经详细讨论之后，特有以下决议：希即严重执行，毋得稍有玩忽！至要！至要！

四县经济会议的决议

（一）过去的工作检查：

1. 过去各县区对于经济都不能统一，抱着封建割据的观念，各县、区自己找款，自己支配，无论上级机关如何推〔催〕促，都置若罔闻，尤其对上级机关经济的供给，更不能注意，如海陆丰各区对上级机关工作费的捐助都不能忠实，甚至连上级机关的经济下级还要截留或没收。

2. 因为经济不能统一，所以红军在游战中与各县、区经济关系亦颇不好，如红军团部与陆丰款项之轳轳，红军与海丰各区经

济出入之紊乱等。

3.经济不能统一，下级因要割据经济，所以对上级提款的命令常视为具文，以致影响组织的统一与健全，同时因经济不能统一，上级及各地财政无法支配，所以要发展工作，常因乏钱的关系无法做到。

4.各县、区不积极征收苏维埃月费，尤其陆丰更不注意，征收月费是组织上一个有意义的任务，不征收月费是即不注意群众组织工作，因之无形中亦松懈群众的组织。

5.各县、区对于经济问题，都异常混沌，都完全没有积极的决心去整顿经济，对经济的收入都表现：“得过且过”的状态，尤其对找寻经济出路，更不能有计划的注意，不能运用开源节流的路线。

6.各县、区对收支数目，都不能按月报告，即报告亦异常简单，“理数无数算”成了一些普遍的现象。

7.各地工作同志对经济不忠实有蒙蔽之弊，用钱不能节省，且有私人假团体名义派款，及用私人名义派款式的借款的坏现象。

8.过去县、区财委虽有组织，但有名无实，很不健全，没有切实建立工作，切实整顿经济。

(二) 统一经济的办法：

1.四县革委组织健全的财政委员会（海丰县苏维埃财委由革委财委兼）委员——陈子歧、彭鸿、罗其光、范乃、林子政，并以陈子歧同志为主席。

2.各县、区财政委员会（县财委五人，区三人）由革委财委派人组织之。

3.革财委及县财委应厉行巡视制度，按月经常派人到各县、区巡视，审核及指导各县、区财委工作。

4.各县、区应依照革财委规定预算书做好缴交革财委核准，除照预算额内支使，按月经常造册报告外，其余剩款应一律缴交革财委，至每项用途超过预算五元以上者，应事前报告革财委核准。

5. 革财委及各县区财委，应经常会议，县财委每月二次，区财委每月三次。

6. 各县、区财委除每月经常将收支数目报告，并须随时将经济状况报告革财委。

7. 由五月份起实行经济统一，各县、区经济应于四月份结束报告。

8. 各县、区财委直接受革财委指挥，财政由革财委直接支配，各县、区财政收入，应悉数归各县区财委，各县区苏维埃、革委绝对不能支配财政，即有监督指导权而没有支配权。

9. 各县区财委应在每月三号以前将前月收支数目造册缴报县财委，县财委则在十号以前造册缴报革财委。

10. 革财委每月将收支数目公布一次。

11. 各机关及红军赤卫队所没收反动派一切财物悉数归公，随时报告革财委。

12. 颁布及严厉执行经济上的纪律：

(1) 各县区苏维埃、革委干涉支配财政者，由四县革委惩戒该苏维埃、革委负责人；各级财委不努力执行自己任务者，亦应受惩戒。

(2) 私人派款者枪决。

(3) 食数者枪决。

(4) 用私人名义向人借款属于派款式者严厉惩戒甚至枪决。

(5) 私自没收反动派财物不报告者严重惩戒。

(6) 苏维埃用费应悉数缴交上级苏维埃、革委，违者以组织纪律制裁之。

主席团：陈舜仪 古鸿江 彭桂
钟定香 杨其珊

公历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原件藏海丰红宫纪念馆)

广东省东江苏维埃惠州 十属特别委员会代表报告

(一九三〇年九月七日)

海、陆、惠、紫四县（即海丰、陆丰、惠阳、紫金）过去是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以指挥一切公开的工作，但因这几个月来，革命斗争转变，工作范围扩大，主客观形势，都到了地方暴动成熟的条件，故在广东省委指示之下，于六月期间才由革命委员会转变成立为东江苏维埃惠州十属特别委员会，以为便利于领导及指挥地方暴动的机关，现在这个报告仍然是以海、陆、惠、紫四县范围来说，因其他各县正在开始工作，同时我们做这个报告，是不能够很详细地说明，因我是在海、陆丰工作，对于四县实际情形，未能十分明了，现在我仅能就我所知道的，简单分述如下：

I、统治阶级情形

目前政治变迁概况

海、陆、惠、紫四县，尤其是海、陆丰，是国民党老认为赤焰滔天，“小莫斯科”的地方。自海、陆丰四个月政权——一九二八年“三·一”失败以来，敌人都驻重兵于四县，以极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革命群众。单就海、陆二县来说，无论何时至少都要有二团兵力驻防。在蒋桂战争未爆发以前，是桂系部下驻防，那时白色恐怖极万二分厉害，天天都是围乡搜山，焚杀抢掠，肆意屠杀，无日或息。迨至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军阀退败后，四县地盘就为蒋系嫡系军阀蒋光鼐部队所盘据，在这蒋桂战争爆发之后，

即是海、陆、惠、紫反动政权开始动摇之时，他们曾一样的继续其屠杀政策，然因军阀战争激烈，防军调动不定，都已逐渐失却其镇压革命的作用，对于围乡搜山，较前稍逊。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斗争形势都已复兴起来，及至今年九月时候，西北蒋冯阎战争开始，两广战争又再重演，故驻防四县的蒋光鼐部因要应付前方紧急战争，也不得不舍弃海、陆丰而尽数调去。所存的仅只海陆丰一营人，惠州一连人及一部分宪兵，紫金也极少。此时四县的反动统治更表现其动摇之恐慌，因他们完全靠防军为良好工具，一旦他调，他们就失却其统治能力，此时适值秋收时候，群众斗争勇气更加高涨，政治形势起了一个极大的转动。解决反动乡村，杀戮反动派，一切的斗争，一时蓬勃发展起来。四十九团红军也在此时集中成立。所以四县特委即坚决号召广大群众协同红军总攻海丰县城（此时红军仅有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杆），群众参加者约整万人。但因事前准备工作不好及泄漏秘密，致被敌人先为准备，调抽各区警卫队集中于县城，总共约有千余人，以期孤注一掷，当时全县城都在红军及群众包围中，而且我们奋勇冲锋，已打入二路，后因农民散漫及其援军到临，力量众寡悬殊之故，故不得不退出。此役虽不能攻下，然他们已受了重大打击，打死他们警卫大队长二名，中小队长数名，队兵六、七十人，缴他枪枝三、四十支，而我方仅〔我〕伤数人。从此次斗争震动了四县的反动统治，由动摇而日益走进崩溃的道路上去，群众斗争更象雨后春笋般澎涨起来，此后党的策略是用一部分红军加紧到各地发动农民游击战争，十一、十二两月一连在海丰攻下了赤石、鹅埠、黄羌、高潭数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惠阳攻下了埠心，在紫金攻下了炮仔圩，该二处亦均建立了苏维埃。其余消灭各乡的民团更是许多。至正月间继续在陆丰攻下了新田、河口，二区亦均建立苏维埃。同时一部分消灭陆丰东南山乡的坡沟、大坪二处，民团全部缴械，苏维埃亦建立。至二月间继续攻打博美，至四月间攻打南塘、大安，虽无占据，然也得到

很大的胜利。自去年十月到现在，红军游击战争都是所向无敌，节节胜利，很少失败。计共消灭乡村的民团几十个，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十余区（多数分区），缴获敌人枪械计在千支以上。苏维埃政权这样扩大，红军如此勇敢，更加促进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惊破了地主豪绅国民党的人心坎，各处地主豪绅都纷纷逃跑，城市日夕数惊，警卫队夜间不敢在圩内住宿，均拖出山野露营，此时反动统治已表示无法维持的样子，不但无力可围乡烧山，即新建立的苏维埃区域，数月来均被弃舍，无法占据，只死守几个中心城市而已。在群众方面受了党政治影响的天天扩大，斗争勇气加剧高涨，农村的农民与豪绅地主不断地直接武装冲突，工人由日常斗争走到同盟罢工的道路，兵士由零星的逃跑而至爆发部分的革命兵变，到处商人都由反对共党而至准备欢迎，供给伙食。而且每一纪念大会或攻打某个地方都有群众数千至一万以上来参加。在这政治形势底下，海、陆丰地方暴动的主客观形势，都到很成熟的时期，在七月间国民党看着海、陆丰暴动形势之紧张，为了苟延其残喘的垂死命运，不得不三哀四求中央增加兵力于海、陆丰以为镇压夏暴之挣扎。故惠州增加一营，紫金增加一营，海、陆丰增补充团一团并特务营一营，四县总共有团军二团余人。他们为要镇压我们的夏暴及得到夏收的胜利，该团军即到后加紧向苏维埃进攻，围乡搜山，极为积极，有几个区苏维埃的政权已先后占去。在表面上此次政治形势的转变，但实际上是他们假攻为守的计划，垂死最后挣扎的必然手段。其反动统治动摇与崩溃的程度丝毫没有减轻，群众斗争不独不会给其镇压下去，而且更增加群众对他们的仇恨与斗争决心，夏收期间在其武力高压之下，到处抗租抗债，杀戮下乡收租豪绅地主，仍是激烈普遍的实行，整个地方暴动的局面，毫不稍变，据我们的估量，敌人军队在这军阀战争加剧的时候，实不能可久驻防的，看其调动不定及作游击式的应付我们，东出西空就可知道这是一年来政治形势变迁的概况。

反动派及其内部冲突

海、陆、惠、紫的反动派可分为二派，一为豪绅地主派，即陈炯明的致公党派；一为倾向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即国民党。海、陆、惠、紫的反动政权，完全是这二派联盟对抗的组织形式。在豪绅地主派的势力是县区乡民团警卫队及区乡治安委员会等，占据区乡为基础；倾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势力是建筑在国民党部县长防军等等，以县城为基础。在这二派的势力地方，变迁无定，防军有时是国民党跳上政治舞台占优越地位，执掌全县的反动政权，若防军他调减少时，则陈炯明派上政治舞台，占优越地位，摆布全县的把戏。但这二派的冲突，都是异常激烈，无时无地不表现出来。最明显的事实，如去年陆丰方面削曾显平县长之职，缴杨作梅之枪支（是陈炯明派）及十二月间陈炯明派之请林振群县长下野，并极力反对国民党部（是国民党派），最近县长之削弱陈少歧警区大队长职任，并极力改组各区治安委员会（陈派）。在海丰方面，去年防军之缴蔡廷辉枪支（陈派），及推任陈祖贻为县长（国民党派）。至今年二月间陈炯明派极力反对陈祖贻及再任蔡廷辉、钟景棠为各县剿匪总司令（陈派）。最近县长之通缉钟秀南而钟秀南逃跑，这种种事实，就可看见两派冲突之程度如何，惠、紫方面亦是同样的表演，虽然他们表面上似互相妥协，其实是互相利用以苟延其残喘的反动政权生命，他们暗中冲突，都已到了极点。其次他们各派内部中之裂痕，亦是异常厉害，不时地表现出来。

反动政府的财政收支

海、陆、惠、紫的反动政府的财政，一切正附税及苛捐杂税每月收入总数每县约在十万元以上，但除一部分缴纳上级政府外，其余所收的实不够每月的出款，尤其在这一、二年来，群众斗争之深入，苏维埃区域之扩大，对反动政府之收支更是日益减少，到处他们的经济都是呈现极端困穷状况，有的地方民团警卫队因经济无着，难以维持，好多日益缩减，而至解散的好多。但

是在经济支绌无从维持中，他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加紧增加对群众之抽剥，以弥补其缺陷，除不断的抢掠革命乡村外，则勒索军饷，民团费及什么苛捐杂税，种种巧立名目都是层出不穷。

反动政府对群众的策略

海、陆、惠、紫的反动政府对群众的策略，一方面加紧武装的镇压，用极残酷的手段围乡抢掠，焚烧屠杀，无所不用其极。自海、陆丰苏维埃失败以来，一般革命群众及革命领袖死在敌人枪毙刀斩之下者差不多一万人，赤色区域的乡村，到处都是满目〔目〕荒凉，房屋丘墟，田园荒芜。如海丰之埔仔洞、大安洞、朝面山，陆丰之碣石溪，紫金〔惠阳〕之中洞，〔紫金之〕炮仔等地均是数十里无人烟。但一方面还要施行其改良欺骗政策，利用氏族房界来分裂革命群众的战线，组织什么联乡防共，宣传共党如何烧杀抢，提出二五减租，抚恤灾民等放屁〔屁〕口号，企图欺骗群众，麻醉群众可永久屈服在其淫威压迫剥削之下而丝毫不敢反抗，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贯的双管齐下政策，可是久经斗争的海、陆丰群众，不独不会被其政策的镇压，而且更增加群众对他们的仇恨及斗争决心，因国民党狰狞的真面目，早已露骨的在群众前面表演了。

反动武装及其崩溃情形

在海丰全县除防军外，所有警卫队民团常备的组织在一年前有三千余人，在陆丰全县警卫队民团的组织，年前有二千余人，在紫金有一千人以上，在惠阳也有二千余人，四县共有八、九千枪左右。崩溃数量已减少一半，其崩溃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他们的范围日小，所以使他们对于财政之收入更加减少，故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而解散之。另一方面因土地革命之深入，红军及党的政治情形影响迅速扩大，使到一般当警卫队民团兵士多数觉悟，逃跑及叛变，同时并是我们红军游击战争之大胜利，各处民团警卫团队好多枪械是给我们消灭的。因此，其崩溃情形特别飞快，现在的趋势，他们的武装仍是继续崩下去无法

可以挽救的。

Ⅱ、社会经济状况

一、工商业状况

海、陆、惠、紫的商业，这数年来因农村受了反动派之抢劫，破产日多，农民购买力因之大为减少，同时并因外资外货之侵略，军阀混战捐饷无穷之剥削，故到处商业都是呈现凋零衰败的状态，尤其是苏维埃区域的商业，受了敌人严重的封锁，破产更是不堪，有好多地方因自觉冷落无法维持而倒闭者，如海丰这几月来三、四区及县城商店倒闭者十余间，陆丰县城及新田、南塘等地商店倒闭者计七间，其余如惠阳、紫金亦闻有商店倒闭者。惠阳方面商业形势有的虽比较能维持得去，然亦不能见有什么发展。工业方面，在海、陆、惠、紫的工业惟惠州有较大的工业外，其余居多是小手工业，在这一、二年来，因外货输入日多，土货输出日少，一般工业形势，同样的日见衰落的现象，而且因为洋货的侵占，好多手工工业品，到处都是堆积，不能销售。同时，生活程度天天增高，使一般小手工业不独不能发展，而且几有停顿下去的形势。

二、农业状况

海、陆丰的农业数年来都是一落千丈，因为农村受民团警卫队不断的摧残，军饷捐税重迭的压榨，破产已达极点，一般农民群众死亡者死亡，逃跑者逃跑，数量上日益减少，生产力亦大为削弱。因之到处田园荒芜，没人耕种，故农产品之收获较之数年前，减少数倍。惠、紫等地虽较少受反动派的摧残，然因天灾水旱之侵蚀，豪绅地主之加倍进攻，亦是一样颓靡不振，收获倍减。总之农业状况，在这形势底下，只有日益衰败，无发展的可能。

三、金融状况

海、陆、惠、紫的金融，都是表现极端贫困的状态，金融的流通，市面上是常紊乱不能一致，各属各通使一种价格，而且升降也无常。一般劳苦群众，感觉非常不便。同时一些豪绅地主大商人，并要看市面金银价格升降，随时收买堆积之，以为奇货可以垄断市面，剥削劳苦群众的最狡猾手段，故金融状态只有日益破产，集中于资本方面去，这是一种危机的表现。

四、一般的经济状况的趋势

一般的经济状况的趋势，目前因工农商业之日益衰败，军阀战争的继续延长，苏维埃区域很快扩大，危机四伏，无法挽救，一般社会经济只有日益破产，绝无发展的希望。

五、工农兵生活情形

在此种政治及经济严重危机之下，一般工农兵的生活，真是极端恶化。衣服之破烂，已不待言，每天所得，不独不能维持其家庭，连自己的生活，也大多难以度过，家庭内啼饥号寒，到处可闻，且因生活所迫流为乞丐流氓土匪者日多。其生活之困苦，非可言喻。如苏维埃政权不赶快建立，工农兵的生活就无丝毫改良的可能。

Ⅲ、群众斗争

一、群众斗争的一般趋势

在去年八、九月以前的群众，到处仍充满了失败情绪，合法运动，军事投机等等的倾向，对于斗争情绪虽表现活跃，然不能激烈的行动起来。自从去年十月以后，一般群众，因为国民党日日加紧向他们摧残压迫，重叠不断的向他们抽剥，故他们感觉自己生活的恶劣，唯一的出路，只有坚决的起来与敌人斗争。这半年来一般群众到处发生蓬勃的斗争，广大的农民无日不与豪绅地主肉搏。工人斗争都普遍了四县的罢工浪潮。兵士逃跑，兵变到处爆发，斗争形势已到了地方暴动的局面，目前的斗争趋势，仍

是向上开展着。

二、群众斗争的方式

一般群众斗争的形势，都已由日常斗争范围而起到激烈冲突的道路上去，每一斗争开始，工人就会走到罢工的形式，农民武装直接冲突，兵士叛变而至暴动，此种形式，只有天天扩大。

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及军阀战争的运动和各纪念日的行动

海、陆、惠、紫尤其是海、陆丰的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战争，因过去宣传工作颇深入普遍，故都有了相当的认识，以为他们是压迫及掠夺群众的魔王，对他们都恨之刺骨，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战争的斗争，都是异常激烈，做过伟大行动的表现。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拆毁教堂，拘捕牧师神父，反对国民党种种压迫及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战争、拉夫封船、奸淫掳掠等，斗争起来各地都是继续不断的暴动，每一个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等示威大会，如“三·一八”、“四·一五”、“五·卅”、“六·二三”、“七·一六”武装群众行动起来的都各有数千示威，呼口号，甚至与敌人激战都是非常勇敢。反帝大同盟，从前各县已经成立，但工作异常散漫，只是挂个空名，没有群众能起领导作用，这是过去反帝工作一大缺点。但自六月间已转变路线，在整个惠属成立一个反帝大同盟，由各县代表产生，经常进行反帝工作，各县也一概重新改组，运用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的组织起来，县区乡反帝大同盟都先后成立起来，故对反帝工作，已经日趋紧张的形势。

四、反对改良欺骗

海、陆、惠、紫的敌人一贯的政策除一面用武力压迫外，仍加紧施行其改良欺骗政策，但经我们在群众中，揭破其种种欺骗群众的事实，每一事件都发动群众起来与他们作激烈的斗争，故一般群众不独没有丝毫受欺骗，而且能实际的行动起来，其改良欺骗的真面目不时在群众中露骨地表演出来。故群众对他更加认识，过去虽有些少给其欺骗利用的，现在尝遍了他们的滋味，也

都能觉悟而起来斗争，倾向到我们这边来。惠、紫方面过去有一部分农民在其改良欺骗影响之下认识模糊的，还幻想国民党汪精卫、张发奎那派打来好，但经了我们扩大宣传解释，现都逐渐的明白汪精卫同样是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张发奎同样是一种军阀压迫群众的，对于改良欺骗的斗争各地都能很实际的加紧的发动，反改良欺骗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很普遍深入，而改良欺骗都日益破产失却其欺骗的作用。

五、对共产党的态度

在海、陆丰的群众，对共产党已有了长久历史的深刻的认识，无论老少，都明白共产党是替穷人做事谋利益的，尤其这一年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之扩大，一般工农兵甚至小商人都说共产党已变好了，一切主张都对了，故甚赞成及拥护党的主张及政策，而且纷纷由倾向而要求加入共产党。惠、紫方面，过去有一部分受了敌人欺骗而怀疑惧怕甚至反对共产党者，现在受了党的影响，工作的推动，也转变为倾向共产党而拥护共产党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有天天扩大深入，而群众也有日益增加信仰及拥护共产党的决心。

IV、职工运动

一、资本剥削与工人生活状况

海、陆、惠、紫的工业及工人，以惠阳比较大且多，海、陆丰等处都是手工业店员等为多，产业工人很少，但这数年来因洋货多量之侵入及军阀战争的结果，农村破产，商业萧条，同时农产品原料缺乏，商品运售都因交通不便，因此使各处工业也日趋破产，到处工厂倒闭者时有所闻。但资本家债主为要弥补此种损失，只有加紧的向工人身上压榨，故减少工资增加工时都日益厉害。每天工资由五、六毛减为二、三毛，时间已增至十二、三小时，而且有的困难于维持大批开除工人，故工人失业的日

多，又因为工资减少，生活程度增高，每月所得仅够供给自己，家庭便无法维持，故工人的生活，都是特别恶劣。

二、工人组织及斗争情形

在海、陆丰过去苏维埃时代因工作路线之错误为盲动主义所束缚，以为某一城市有主要反动的反动派在那里领导反动，就认该地全是反动，即领导广大农民向城市进攻，一律烧杀，如陆丰碣石乡村农民屡次攻打碣石城市，海丰捷胜乡民与何姓斗争，都是显著的事实。所以受了这种影响而引起一些地方农民与工人的永久仇恨观念发生（如碣石是如此），这是过去一种断送党的生命的严重错误。自失败后，虽有与此种盲动残余作坚决的斗争，极力的纠正过来，但对于职运的工作，仍不充分注意。故工人发展极为迟慢。至去年九、十月间，在党正确路线加紧指示之下，各县方积极的用大部分精神冲破一切困难来建立这一工作。故自这年来，组织发展甚为迅速，现在海丰已有二十余个分会的组织，即店员、船渡、盐业、挑夫、汽车、屠户等，人数约千余人，各区的工联多已成立，而全县总工会前也已经建立起来，最近并在筹备开全县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布置一切。紫金有六、七分会及二区工联会的组织，全县总工会没有成立，人数约二百余人。惠阳也有七、八分会，即印务、汽车、挑夫等，人数约三百余人，全总没有，工人斗争方面，因为资本加紧进攻，失业日多，工资减少，生活日苦，故一般工人群众为生活所逼，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已由零星部分的日常斗争范围而进到整个罢工的斗争方式。如海丰五、六月间盐业、船渡、屠户之相继罢工，惠州工人之反对黄色工会要求组织从前惠州的工代会的斗争，而引起印务工人、车衣工人的罢工，陆丰的船渡工人及碗业工人之反对国民党捐税及增加工资而罢工，紫金工人发起激烈的斗争。在各个斗争虽因我们准备及领导工作不充分而仅得到部分的胜利，或受国民党的压迫而结束，然罢工的浪潮已普遍了海、陆、惠、紫各县，现在海丰的盐业、船渡、挑夫、屠户等工人已经准备做一伟

大的总同盟政治罢工，陆丰的船渡、小贩、挑夫也在酝酿总罢工，惠阳、紫金现也继续准备罢工的斗争。每一罢工斗争，都有马上成立罢工委员会，以领导及指挥罢工之一切工作，根据工人迫切要求，提出斗争纲领，发出传单宣言，扩大罢工范围，选派代表到各县工人及农村发动援助及捐款等工作，现在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向前开展的日益扩大斗争的范围。

V、农民运动

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海、陆、惠、紫的农民多数是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很多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大概雇农占百分之十五，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五，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自耕农即富农占百分之十，在各阶级中间的关系，雇农与佃农较密切，对于革命的斗争，表示特别坚决与勇敢，站在一切前线。中农也比较接近于佃农，对于革命多数表示倾向赞成而且已参加革命战线奋斗了。富农比较接近于地主，对革命多数表示讨厌而且有的已妥协投降反革命，这在海、陆丰过去事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党在农村工作的策略，以雇农为基础，贫农为先锋，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在农村事实表现都是万万分正确。

二、农民生活状况

在农村中因受了反动派连年不断的摧残，苛捐杂税重迭的抽剥，兵灾水旱之侵蚀，军阀战争的结果，大多日趋破产，农民群众逃亡日多，生产日少，在白色区域的农民虽较少受反动派的摧残，然因豪绅地主加紧进攻，也是同样日趋于衰落不振的状态。因此农民生活，各处都是特别恶劣，每日连二顿番薯饭都难维持，衣服更不堪言，数年来因生活穷困之所逼，流为乞丐，当军土匪者日见众多，其生活之痛苦只有与日俱深。

三、农民组织武装及斗争情形

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有了长久的历史。在民国十三年以前都有了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可说为中国农民运动最先组织而斗争最剧烈的地方。故农民中有十分之七、八早已加入农民协会，农民对于农民协会都有了极深刻的认识。但现在赤色区域的地方，已完全转变为乡苏维埃的组织，在白色区域的乡村，仍是农民协会，现在海丰已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群众有两万人，陆丰有万五百人左右，紫金有七、八千人，惠阳也有四、五千人，其余正在组织，这是二月前的情形。武装组织方面分三种：一为赤卫队常备队，一为赤卫队调动队，一为赤卫队后备队。常备队是经常驻在区工作的，调动队是要解决反动乡村及攻打地方时调动的，后备队是在各县后备的，调动队与后备队经常是驻在各乡村。组织法，有苏维埃农会的乡村，无论男女自十六岁起至四十岁止，都一律编入赤卫队的组织。有的较老的，则编为通讯队侦察队等。编制是以三三制，即一大队三中队，一中队三小队，一小队三分队。各大队由县区苏维埃军务部及军务科的指挥，现在海丰县区乡有赤卫队常备队的组织者约三百余人，陆丰全县统计二百余人，紫金有百七、八十人，惠阳有八、九十人，各县区赤卫常备队因过去多数时调去补充红军，其次调动队在海丰有四、五千人，在陆丰有三千余人，紫金有二千人左右，惠阳亦有一千人以上，后备队已有很多很多记不出来。枪枝在常备队的完全是以土枪居多，调动队及后备队完全是粉枪及尖串刀矛等为多。斗争情形，自去年到现在各县的农民群众斗争情绪，都是天天蓬勃澎湃，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反动派财产土地，加入红军、赤卫队，参加种种工作，都是异常激烈勇敢。如海丰之农民攻打县城参加者几万人，陆丰的农民数次参加攻打大安、南塘等处，都是六、七千人，惠阳淡水的农民二、三千人自动起来包围淡水城，紫金之农民二千余人自动起来解决桥头反动乡村。这是一般广大农民群众斗争情绪迫切之一斑。而且海、陆丰的农民是无日休息的，都在与反动派短枪相接中苦斗。每一农村斗争开始，便

是武装冲突的形式，目前一般农民群众要求暴动的声浪，到处都在高涨，斗争形势天天向上飞进。

VI、兵 士 运 动

一、一般工作及策略

海、陆、惠、紫各县过去对于兵士运动的工作，是极不充分的注意，而且有的已由无形中表示忽视的现象，这固然有许多主客观困难的关系，然这也是极错误的，至去年八、九月间在党正确路线指示之下，才纠正过去忽视的错误，开始加紧的注意建立这一工作。但进行这一工作的策略，完全是根据指导的积极普遍的扩大对兵士宣传鼓动工作，发出多量标语传单、告兵士书等，到各地散贴，同时并纠正农民畏兵的观念，利用各种机会向兵士做口头宣传，找派灰色同志到兵营里头用多方式去建立工作或运用群众路线组织之，另一方面纠正过去杀戮兵士的错误倾向，即凡攻打城市所捕拿的兵士、民团、警卫队，一律加以优待，向他宣传愿投红军的则补入红军，不愿者给路费释放回去，此种办法行后，影响甚大。现在一般工作，海、陆丰县城警卫队及各区的多数已建立工作起来（海丰县城因工作不慎，被破获数次损失甚大）。惠、紫已经有几个地方建立工作，其发展颇为迅速，形势也极好，惟对防军工作，成绩都不甚佳，发展也迟，现正在积极进行中。

二、兵变与士兵暴动

在海、陆、惠、紫的兵变过去都没有大的行动，仅有二、三人至数人的很零星的逃跑到红军来，尤其是最近驻防海、陆丰的补充团，驻防一月已跑去士兵一百余人，有的走到红军来，有的到别处去，这是因为生活太苦及受我们工作影响所致。至较大的兵变今年三月间在海丰水口区有大部分警卫队响应我们去打，叛变三十余人过来，四月间在惠阳平海已有海军陆战队杀戮官长的

叛变，但因我们当时联络及准备工作不好，该连叛变后，即下海丰，地方生疏，多人接头不着，不知走到哪里去，甚为可惜。除这二次较大的叛变外，其余都是很零星的叛变，兵士暴动更没有。现在海丰县城及三、四二区的警卫队已在准备，我们暴动时暴动响应，陆丰甲子与大安二区的警卫队亦在发动暴动中。

Ⅶ、青年及妇女运动

一、青年和妇女的生活状况

在这军阀连绵混战，工农商业衰败，军饷捐税加紧压榨，经济日益破产的社会底下，一般青年和妇女的生活，都是异常恶劣与痛苦，尤其是农村青年与妇女，痛苦更是加深，在青年不独没有书读而且七、八岁就要帮助父兄做田园工作，如牧牛、寻牛草、砍柴等。较穷苦的都是和人家做工及学工夫，但十岁至十五、六岁做工的，工资每年不外八、九元至十二、三元而已。至学徒是订合同以三年为限的，在这三年学习期中，除吃二顿饭及一、二套衣服外，其余都一无所有，至于婚姻更不自由，有十分之六、七没有娶老婆，至于妇女除与男子同样耕作外，还要砍柴肩挑烹饪等工作，一天到晚真是没有片刻休息，有的还要受翁姑之压迫打骂（如童养媳）。衣食恶劣，没有饱暖之可能，其生理的痛苦，真是达于极点。

二、青年和妇女组织情形

□□的青年已多数组织起来，除加入苏维埃农会外，仍有少年先锋、青年作战队、童子团等组织，加入红军赤卫队的亦占大多数，妇女除一概加入农民协会苏维埃外，有的地方也另外组织贫民妇女协会，为数不多，在各级苏维埃农会工会等，多数有妇女青年为委员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在海、陆妇女及青年已经组织者约十分之五六，惠、紫方面正在开始组织，成绩也颇好，海、陆丰的妇女，好多已加入红军为看护、宣传、洗缝、运输等队。

三、各种斗争和解放运动

海、陆、惠、紫的青年和妇女因生活极端的痛苦，反动派加紧的压迫，故斗争情绪及勇气较之成年农民还要激烈些，加入赤卫队、红军，杀戮豪绅地主，抗租抗税参加种种作战的斗争，都是异常活泼，争打冲锋，尤其对于自己各种的斗争，更加激烈，无日不在斗争中。在赤色区域的妇女和青年的解放，已得到婚姻自由，取消买卖婚姻制，翁姑虐待的事也不曾发见了。有了读书娱乐的自由，工资增加衣食稍有改善的希望。在白色区域的青年妇女因在敌人压迫之下，解放仍不可能。

VIII、苏维埃状况

一、成立经过

在整个惠属因斗争深入工作扩大，即于六月在省委指示之下，由四县革委转变成立为东江苏维埃惠属特别委员会，为公开总领导暴动机关。海陆二县的县苏维埃，是在去年十一、二月的时候成立，在惠、紫方面因为苏维埃区域太少，还没有县苏维埃的组织，只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成立经过，即由各机关选出组织——筹备委员会，以筹备大会各种草案及一切工作，同时并在群众中加紧做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扩大苏维埃成立的影响，其次指定时日召集各区各种代表，并通告邻县区派代表参加指示开全县代表大会。

二、组织及选举法

惠属特别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人数十三人，县苏维埃的组织委员人数九人，区乡委员人数七人至五人，选举法在大会中通过一切议案后，即进行选举，由主席团择定候选人若干人，由代表投票选举之。

三、法令及政纲的设施

一切土地政纲革命政纲、劳动法令、妇女法等已先后颁布。

颁布方法由上级苏维埃颁布及大会到下级苏维埃工会等，由下级苏维埃工会通过实施办法而执行之。实现了没收反动派地主财产土地，取消买卖婚姻制，婚姻自由、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但这些有的不能普遍完全出来。

四、与群众的关系

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海、陆丰的群众对苏维埃是早有认识的，明白是自己的政权为他们唯一的奋斗的机关，故能为苏维埃而实际奋斗，苏维埃一切工作及法令等均由群众热烈的自动的起来执行，苏维埃对群众亦极力帮助他们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种种痛苦与束缚。

五、与红军的关系

苏维埃与红军的关系也很好，红军的扩充，都由苏维埃介绍农民去充当。同时对于经济上一切问题如粮食、子弹、运输等均由苏维埃负责去打理，红军对苏维埃认识也深，均诚恳拥护与受苏维埃的指导，有些地方因经济困难及红军多少表现不良的倾向，致发生无谓的意见，然经过党极力纠正，都无问题，这是很少的事情。

六、苏维埃的范围及武装组织

海、陆、惠、紫的苏维埃范围，在这半年来之扩大，都是非常迅速，在四县中先后建立了十余区苏维埃政权，虽然还有些地方给反动占据，然乡村的区域仍是我们的。现在海、陆、惠、紫四县苏维埃范围，纵横略有二百方里，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武装组织在惠属已有一队特务队的组织，现在训练预备派到各县区负赤卫队，及工纠干部责的，人数约八十人。县区苏各有赤卫常备队的组织，每区人数有五、六十至七、八十不定；乡苏维埃均组织赤卫队、调动队、后备队，同时还有游击队、暗杀队、侦察队等等组织，人数无定。

七、财政经济及民众生活

苏维埃区的财政，都是极端的穷窘，因工作范围日益扩大，

一切同志日益浩繁，每区支出多者在二千元以上，至少要一千元以上或六、七百元（包括党、红军及赤卫队经费）。所收入者完全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及拘捕地主大商人等罚款和向富农捐款，其余都是很少，故入不敷出，现在各县区多借债度日，有积欠至千余元或数百元者，经济状况苦不堪言。在苏维埃底下的群众，虽得到分配的土地，取消苛捐杂税及减少一切负担的利益，生活虽较前稍好，然受反动派的摧残太厉害，损失太巨，大部分仍极穷窘，甚有不能维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者，有的乡村提倡创设合作社以补救一切困难，终因敌人严重封锁，收效也少，不过在精神上的生活，如娱乐、训练等都比较好些，且相当的满意。

八、文化的设施

在苏维埃属下的文化设施，在惠属出版《群众之路》，现已改为《战鼓》及反帝大同盟等周刊，在海丰有出版《红报》，陆丰出版《暴动》的周刊，藉以扩大宣传及训练群众，还有召集各种训练班或利用机会演讲，至于农村方面，有些创办平民学校、免费学校，然因经济教员等等关系，仍未能普遍发展。

IX、赤色区域内的武装组织

一、各种组织（赤卫队赤色先锋队游击队侦察队等）的形式，数量成份及武装

赤色区域内的武装组织，县、区都是赤卫队及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是公开常驻的，人数：赤卫军及游击队海丰全县总共三百余人，陆丰全县二百余人，紫金一百五十余人，惠阳七、八十人，在各乡除赤卫军组织外，还有赤色先锋队，侦察队的组织，赤色先锋队的组织形式是公开的，没有常驻，临时调用，侦察队是秘密的，常派到敌人区域侦察各种情形。海丰赤色先锋队有组织的五、六百人，陆丰有四百余人，成份，各种武装组织除纠察是工人组织外，其余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及其他占少数。武装：

赤卫队常备军及游击队均是只枪外，余者多是粉枪尖串刀矛等武器。

二、训练情形

新组织各种武装队伍，除赤卫常备队游击队经常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外，其余乡村的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等，虽有训练，但因种种关系，仍不能经常的进行，故训练工作极感缺乏。

三、作战情形

各种武装队伍唯赤卫队游击队比较有相当训练，〔比〕其他战斗力量较强，每次与民团警卫队打战，因为我们比他勇敢，所以屡次取胜。其余在乡村之赤卫队先锋队工人纠察队等，因未经训练，战斗能力甚薄弱。

附：红军报告

I、第□军的沿革及作战经过

海、陆、惠、紫的红军，现在是一团人，名称从前是第六军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成立时期在去年十月，新成立时仅有百余人，是由各县游击队赤卫军编成的，现在已扩充到一千人左右，枪枝六百杆，战斗兵五百余人。自从总攻海丰县城及先后在四县中的游击战争，已建立了十余区苏维埃政权，一直至四月间到潮、普、惠帮助群众暴动及与敌人搜山时相碰着，总共有几十次恶战，都是与敌人短兵相接，在普、惠一战甚至打到没有子弹，将石头掷去，把他的弹药抢来再打。在七月间，海、陆丰民团分四路来包抄，我军已侦知预为准备，即由一路退出在半路遇着敌人约二百余人，与激战数小时，两军相距不过数十米远，结果将该敌军几乎全部缴械，缴他枪枝百余杆，伤毙官兵约百人，他狼狽逃回，仅存几十人，自此次打击后，敌人想要搜山，都裹足不前，最近更不敢来。作战以来十次中胜者约占十分之八，海、陆

丰民团警卫队，遇之都手足无措，魂飞魄散。红军的战斗力把敌人的胆惊破了。我方先后也共计有伤亡约百余人，但一般士兵的斗争勇气，反因此愤起，表现再接再厉的精神。

II、第□军编制

四十九团红军过去的编制是三三制即一团三营九连，最近得了中央指示，与潮梅各团红军合编成为一军即十一军，分为二师，四十九团与四十七团及各县编在一团，成立为第一师；四十六团、四十八团、五十二团合并编为第二师，但还未正式编就，现在才开始进行。

III、武器人数及官兵成份

四十九团枪枝约六百枝，枪枝种类：驳壳枪约十分之一，汉阳九六八枪约十分之五，三八式枪约十分之二，广东针枪约十分之一，洋马背枪及五六八杂枪等约十分之一，并有手机关两挺。全团人数官兵夫役总共约一千人左右，兵士成份十分之八是农民，十分之一是工人，十分之一是逃跑兵士及其他。官长成份，学者占十分之四，农民占十分之四，工人及其他占十分之二。

IV、政治组织及军事组织的系统及彼此的关系

政治组织设团政治部，负一切群众工作。军事组织，设立一团委，指挥全团军事行动，详细组织系统不大明了，彼此关系甚为密切，各种会议都各派代表参加指导一切工作之进行。

V、军事及政治训练

军事及政治训练都是异常加紧除出发作战没有训练外，每天都按时进行二操二讲的训练，但因作战时间多于休息，往往训练时间为动作时间所侵占，故对军事及政治的训练感觉异常不够。

VI、士兵生活

一、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虽加紧进行，仍表现不充分，故士兵许多欠缺教育工作，甚至表现不良的倾向如地方观念，右倾思想，耐不着苦，逃跑等现象。

二、待遇

士兵一切待遇都异常平等，官兵都很融洽，没有丝毫隔阂及不平等的样子。

三、娱乐

兵士娱乐除唱歌游戏及开各种欢迎会、慰劳会等娱乐外，其余都是很少。

四、纪律

对兵士纪律都依照军纪严厉执行，士兵如犯错误，都分别处罚，但多用说服方法，士兵对纪律亦极端服从，但有时亦表现不能运用方法去指导。

Ⅶ、士兵委员会

一、组织状况

各连排班中都各有兵士委员会的组织，兵士都一律加入兵士委员会，举五人至七人为该会委员，兵士对兵士委员会都极满意。

二、工作概况

士兵委员会组后，经常工作，都是教育兵士及纠正兵士种种错误及监督和向上级作报告。一切工作都极切实而且有效。

Ⅷ、经济来源及开支状况

红军的经济除由本身动作解决反动派及罚款为来源外，其余都是没有，完全是苏维埃所负担的，红军生活都是很苦，官兵一切都规定生活费，经济稍充裕时每人有时发给一、二元零用费，经济困难时，几个月没有发，军服更是没有，有的连换洗衣服都没有，每月开支单就粮食一项须六、七千元，其他费用一起算来要千余元。

Ⅸ、战略及战术

过去是用游击战略，即仅攻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消灭敌人武装，这样得到很大的胜利，有时因经济困难，将各部队分散于各地。最近因形势转变，即采取集中攻坚的策略，帮助群众作暴动

式的进攻中心城市，战术却采用早战夜战诱敌截击。

X、政治工作

红军对于政治工作，都做得极不够，除向群众作宣传工作外，对于群众组织工作很少去做。其原因是忙于应付军事方面去，这是一个极大的缺点，不过对群众影响极大，尤其在几月来红军节节胜利，影响更加扩大及普遍。

海陆紫县委通知（第二号）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①

号召广大群众举行欢迎普宁流沙叛变投身红军警卫队官兵示威大会工作。

各区市委：

国民党警卫队驻普宁流沙圩之李绍金全部一百余人，步枪七十三杆，驳壳二十三枝，受国民党军阀的欺骗，及反动官长压迫虐待的厉害，已至忍无可忍，所以该部中队长庞柱及全体官兵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晚，自觉暴动起来，刺杀反动大队长李绍金，枪决当地国民党地方委员会委员三名，捕获豪劣一名，全部官兵投诚红军，现在改编为红军十一军第二师第一团（即四十九团）第五连，庞柱为第五连连长。在这次兵变出来当中，一路所遇，碰到其他各地白军排哨，不但没有丝毫挠阻，而且更说出：“你们快快先行，我们也要跟着你们到红军去，请你们先与我们传达”。在军阀战争中，兵士遭受的痛苦与自觉，已四处理伏着兵变兵暴，而急待我们去征〔争〕取领导，所以这一兵变的结果，使潮普惠白军兵士更加倾向红军苏维埃，动摇潮普惠统治阶级更快走向崩溃的末日。海陆紫虽不是直接战争之区，而兵士遭官长的压迫虐待——枪决拷打种种严酷的限制，更为厉害，广大兵士群众痛恨国民党，仇视反动官长，倾向革命，认识苏维埃红军，不断地逃跑哗变，而党不能领导他们到苏维埃红军来，这种实是目前海陆紫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县委为要唤醒海陆紫全体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党、团员群众，深入这一兵变的宣传，到城市白色乡村白军堡垒——补充团警卫队的兵士兄弟心坎中去，发动广大的兵士群众，自觉的兵变，投诚红军，瓦解敌人势力，使这海陆紫地方，暴动更加的成功，特决定如下的工作：

1. 这一兵变的时间，恰恰在三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苏代会应用大会名义，发出“致普宁流沙兵变投诚红军的警卫队官兵书”及“欢迎普宁流沙兵变投诚红军警卫队官兵告补充团警卫队兵士兄弟书”等，应在大会中提议通过，号召广大群众举行热烈盛壮的欢迎普宁流沙兵变投身红军的警卫队官兵的武装大会，鼓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工人贫民更热烈的参加这一大会，自动捐赠备办仪礼，派遣代表慰劳，苏维埃应动员有组织的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到反动统治下的工农群众中去作热烈的宣传及募捐，扩大这一影响。

2. 县要发出“致红军第十一军第二师第一团一营五连官兵书”……“为欢迎普宁流沙兵变投身红军警卫队告补充团兵士兄弟及警卫队兵士兄弟书”及用兵变警卫队官兵名义“告白军兵士警卫队士兵书”等，各区委也要同样的多量的发出传单、标语，有计划的到城市白色乡村交通大道去散发。

3. 为要组织更伟大的群众武装欢迎大会，扩大这一影响，到城市白色乡村兵士警卫队的营垒中去，猛烈扩大这一宣传鼓动，普遍召集各种报告大会，动员全体党、团同志，深入到城市白色乡村尤其是兵士营垒中作宣传鼓动。各区委应纠正过去只限于红色乡村范围内的呆板陈旧的方式，应运用群众路线，深入到城市白色乡村中去，尤其是更须注意支部的领导作用。

4. 武装欢迎大会时间，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县一致举行武装大会，地点应采取接近白色乡村，时间不必过长，只要使这影响深入到白色乡村城市中去。

5. 在执行这一工作中，应特别注意纠正同志群众不注意兵运工作，畏兵如雷如虎豹的错误观念，加紧同志群众的兵运教育，

推动接头交通的技术，宣传鼓动的口号，发动斗争发展组织的方法，实际□计都是很紧要的。至于各区有组织兵士，更应尽可能召集出来开会，作详细的报告，与热烈的募捐，发动其斗争，促其实现兵暴兵变，吸引更多批的兵士群众到苏维埃到红军来，对于兵士的宣传鼓动，除一般口号外，在目前更注意：（1）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2）反对官长压迫虐待士兵。（3）反对禁止兵士出街。（4）不替国民党豪绅地主围乡摧残群众。（5）兵士行动自由。（6）要求发清欠饷。（7）刺杀反动官长投身红军。（8）革命官兵到红军去及“反对军阀战争”，“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拥护红军”，“扩大红军”，“巩固扩大苏维埃区域猛烈向外发展”，“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等，至于一般青年宣传口号，根据县委通告及各种宣传品材料。

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应即召集会议讨论出更具体的办法和执行，并将执行的经过报告特〔县〕委为盼。

海陆紫县委

团东江特委关于 海陆紫情形与目前工作报告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①

一、政治一般形势

1. 自从四十九团离开海陆之后，经过几次发动群众，武装猛烈向敌人进攻，的确使敌人异常动摇，因此在敌人有计划的进攻苏区之下，乘着红军他调，用驻海陆补充团集中进攻海苏区，陆丰也同样的举行。这一残酷的进攻使海陆苏区受到部分的损失，每天都有敌人到苏区四乡烧山抢掠，据十天前海丰调查所得，牺牲的革命群众有一百多人，党、团同志——支部的下层干部、交通等占三十一人。

2. 海城我们受了二个损失，被捕数人，敌人营垒中，因为士兵群众的左倾，都非常戒严，对工人群众更戒严压迫，在敌人进攻中群众受了很大的打击，斗争情绪部分受了挫折，而且近来敌人更施行其改良欺骗的手段，甚至有几个赤色乡村群众，在敌人欺骗之下，搬到城市去避，被敌人捕后，欺骗而自首叛变的有二、三个同志。

3. 敌人进攻中群众对革命斗争情绪还更剧烈，近来有公平工人同盟罢工，商人罢市，反对国民党抽剥，而且打破一种合法观念，为要彻底胜利，有扩大到海城去之势。苏区群众要求解决苏区白军，要求向城市暴动。平洋群众反田亩捐特别厉害，可塘区域有一个小小的乡村，任敌人几次压迫，依然坚持反抗。在陆丰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反动统治下乡村仍然如此，士兵群众表现倾向我们的依然增加，虽然革命士兵曾受到组织上的损失，但新的活动又增长起来。六区更有士兵杀死反动长官（可惜士兵行动占小数及不能与我们联系而被难），总之群众目前虽然部分受敌人进攻压迫的挫折，但总的形势仍然向前发展。

4. 党目前的策略是采取游击，发动广大群众的暴动。

二、青年群众的特点

农村青年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与赤色区域受敌人进攻，荒凉的乡村青年一天天跑到城市找工做，青年的生活异常痛苦，青年群众对革命的情绪表现更好，并在斗争中非常勇敢，梅陇屠杀工人，群众斗争都是青年占多数。

团对青年群众领导力量只限于红色区域，并且工作方式都不青年化，所以表现不出青年斗争的特殊内容（这一报告，是以海丰为中心的，并且下面组织状况亦以海丰一县才能够明了）。

三、团的工作

1. 少先队、童子团组织——限于海丰的，并且小部分未有精确的统计。

A. 少先队：乡队部二百七十五个、队员三千三百二十四人。

B. 童子团：乡团部一百二十九个、团员二千零四十人。

C. 能建立本身部分组织开会等生活，但童子团没有儿童工作生活。

D. 少先队武装组织只有能作战的，在公平五百多人有组织，其余各区依然比较散漫。

2. 青工组织：海城三人、汕尾三人、公平五人、赤石五人，赤石、梅陇组织有部分受到摧残，使组织数目比以前减少，但组织区域比前扩大，但组织生活仍很不好，海丰总工会青工部、各区联青工部、只有空名的建立，陆紫还未调查明白，紫金前有部分组织。

3. 团的组织：A. 支部数目九十二个（只限于海丰一、二、三、四区，还有五、六、七、八、九〔区〕城市、平洋、陆紫在内）。B. 团员数目一零二七人。C. 工人成份十人。D. 支部经常生活仍不能很好建立。E. 县委目前工作虽然是机关工作，比较不健全，但成份改造对下层的推动比前好点，对各区指导纠正过去单纯书面指示。F. 提拔新干部驱逐部分顽皮的老干部，得到相当成功，特别是执行起来，区委到现在才算脱离老干部的支部，县委的改造到现在才算是第二次大革〔命〕的新进分子，并有一工人二青农。G. 教育工作做得不充分，有部分新干部提拔起来后，但不能很好的教育。

4. 紫金：紫金工作很薄弱，以前支部组织，现在是找不出数目来，并有派得力同志在那边工作，目前须要从下层做起。

5. 陆丰：陆丰工作比较前进步一点，如新田、南陈〔塘〕、博美等区委有相当□□平洋工作，但区委仍很幼稚，同志组织生活是软弱的，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也不甚能积极工作。

6. 代表：海陆紫代表大会筹备于十五日开幕，三县总的情形可以在此明了，三县的工作布置也在此。

四、东委对海陆紫工作讨论

1. 目前海陆紫已在于与敌人进攻的残酷斗争之下，团对青年群众还不能广泛动员。海陆紫代表大会，东委派有代表前去指导，且有专信指导，大会要适应目前斗争，在大会中来布置团的工作，但是大会时间上赶不到来传达三中全会决议和东委决定的工作。因此需要东委派人前去传达及指示工作，东委对海陆紫工作的检阅都可以看出许多弱点与缺点，与三中全会决议、省委指示是会离开的，因此在传达三中全会决议及东委执行决议中必须指出以下缺点与弱点去执行海陆紫工作。

A. 保守观念怕到平洋、城市去，使团对平洋青年群众斗争领导表现落后。团的组织与青年群众组织广泛的向青年群众开门，打破保守观念为最主要的工作。

B. 苏区工作仍表现散漫，不做小的青年工作，只注意暴动，没有特殊工作内容，青年组织是一种保守的和平方式，而且缩小苏区青年特殊工作，加紧少〔先〕队军政训练，建立童〔子〕团儿童工作方式与文化运动之进行。

C. 不能使苏区斗争与平洋工人斗争联系，对工人斗争仍表现尾巴。

D. 支部生活不健全，与帮助的工作方式不能建立特殊的青年工作。

E. 与两条战线斗争——右倾清谈表倾〔现〕得特别严重，不能抓住斗争与动员青年群众，忽视小的日常斗争，怕做琐碎耐烦的教育群众工作，工作布置是第二党方式，如十月革命纪念，团的工作布置中告诉同志说，现在日常斗争是不适用了，而是要暴动，表现上比党“右倾？”说得实在算漂亮，实质上是清谈，躲避了许多工作的右倾。这都要与之坚决斗争的。海丰所谓反先锋主义，其实看不到此点。同时一些老干部认为敌人之有计划进攻，依然是和第一次大革命严重失败大搜索一样，而表示退缩，而对革命怀疑，而视工作难做，同样的在艰苦工作，动员青年群众与这种偏向斗争，而且要把一些腐化分子排除出去。

2. 补救这些危机来执行团的转变，去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当前海陆紫的残酷斗争，只有执行三中全会决议及东委执行的决议，去讨论执行办法，动员东委派去传达的同志，特别要根据这些来指导，东委更指出下面几个须实现之工作，要海陆紫团来执行。

A. 少先队的工作：在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登记的组织，应即编为新的组织，系统进行军事或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并不是限于一种参加作战的队伍，而应全部的训练。因此训练官应在县队部找几个相当常识青年分子，在县队部派去各区进行训练，如公平等区可集中作战的精干分子，应经常举行集中训练，公开训练更要有程序进行，在每次作战时应集中一短时间轮流与红军生

活之训练与接受调动，准备全部转送到红军赤卫军去。平洋、陆丰、紫金的少先组织应进行总计及建立组织生活，最好是划出一周时间专门为整顿陆丰、紫金、海丰未统计之区的少先组织，并进行军政训练。

B.对公平的工人斗争：去动员青工群众起来参加罢工，不可交区委去打理，便扩大县委要整个的布置，派△同志去主持最主要的工作是定出青工特殊纲领，召集青工大会或代表会，实施我们的策略。在策略上可根据三中全会青工决议来决定。

C.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在苏区工作的中心是炮仔、公平、新田、高潭这一带，苏区工作须有联系并建立健全区委，县委地点当然如此。过去我们对这一片苏区工作除公平外可说忽视，现在应把这些区域为苏区工作模范进行这几区的青年工作，加紧保护苏区之武装组织，进行平校等文化工作经验中去指导他们。

D.汕尾、海城工作：这两工作之创造，除执行十月工作计划之外，县委对此两处工作应直接指导，并须对团的组织上绝对秘密，常委三人中一人可负责接洽，一冲锋队，其余同志连第二个常委都不得知道。除建立青汕交通外，应在梅陇、可塘建立两个新的交通线。对海城外工作不只靠东西路为接洽处，应于邻区建立新交通及秘密通讯处。

E.因此海陆紫的工作布置应以公、炮、新、高为巩固苏区青年工作的中心，以汕、海为中心目标建立骨干，海东南，古竹，陆大乡等处工作自惠来、五华、河婆交界发展工作。

海陆紫县委关于 苏区和非苏区工作报告*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 ①

一、苏区工作

(一) 土地革命问题

[1. 已分配的]

(1) 如何分配? 分配土地的经过斗争如何? 海陆紫对于土地问题于去年春季时在特委督促之下, 只有海丰的部分的苏区执行。因为海丰是经过长期的斗争, 还有部分农民是自动要求分配田地, 这种分配还是依照人口而平均分配, 至今年海丰方面还有部分的重新分配。陆丰方面在县委督促之下才开始部分分配。在平均分配土地中, 因为雇贫农工作做得不好, 农村领导权落在富农之手, 富农还是敷衍的分配土地, 党还不能发动贫农起来斗争。紫金洋头一带因受了富农反映〔对〕与威吓底下农民终不敢分配田地, 党也没有好的计划去发动, 所以海、陆、紫对土地革命斗争是无深入的。

(2) 分配土地后农民的表现。过去因禁止土地出租, 有一些还是不满意, 这是很少数的。有些贫农分配土地后还得不到利益, 因为不注意质量, 〔对〕好田仍在富农〔手中〕而表示不满。但大部分贫农、中农分配土地后都很积极的参加革命工作, 如运输、放哨、交通等都满意的去干。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3) 分配土地后农民的生活。这里仅能就海丰部分来说，因陆、紫方面才开始分配。在海丰方面分配土地后农民生活确比以前好些，特别是敢起来斗争，起来和富农算得清清楚楚的，所得到的利益更加不同，生活更好。

(4) 现在贫农、中农的要求。贫农、中农有一些（很少的）要求土地出租，一些分配后因为质量关系有要求重新分配，有的则要求分山林，还有部分明知分田地好，但不敢起来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不好。

2. 未曾分配的

(1) 未分配田地原因。这当然是因贫农团不组织起来，不能团结贫农力量做反富农斗争，乡村政权尚在富农之手，而在富农欺骗威吓敷衍之下不分配土地。

(2) 未分配田地农民生活与表现。贫农、中农生活当然是比不上已经分配了田地的农民，但还有些不用还租，至农民的表现多是拥护苏维埃。海、陆、紫尤其是海丰经过长期斗争，群众受过革命洗礼，不但苏区的贫农、中农（指未分配田地的，已经分配田地的更不用说），即做非苏区的贫农、中农，过去曾分配土地得过利益，人人都明了赤派是好的，都明了赤派是为贫农、中农谋利益的，都能够想出方法来拥护苏维埃，而且苏区农民部分免还租，他是得到现实利益，故表现是好的，这当然党能够发动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更是不同了（按苏区情形还是有部分接近城市的还要受敌人抢掠与还租）。

(3) 贫农、中农的要求。未分配田地的贫农、中农，特别离城市较远的，已起来要求，但大部分仍在富农威吓欺骗之下不敢要求。

3. 现在对土地革命的执行

(1) 关于国际路线的传达。这一工作虽然执行上不甚充分，但县委还有开过一、二次的会议专门讨论，县政府曾召集一次区联席会，主要是讨论此问题。各区关于土地问题也有讨论执

行具体办法，县政府并有派专人帮助主要苏区分配田地。

(2) 如何重新分配。海、陆、紫分配田地一贯是以平均分配为原则，但对质量上分得不满意的则将重新分配之。

(3) 现在执行国际路线的程度。海、陆、紫对执行国际路线大部分还是不坚决，至一部分执行上不能加紧贫农团的组织从斗争上去执行之。

4. 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组织

(1) 过去对这一工作之执行如何？雇农工会的工作过去在惠属特委督促底下同〔怎〕样？海丰各区有些注意，这不过是应付式的推一下，动一下的注意，故海丰有部分有组织，召集过县区的雇农代表大会，但总未能经常的去扩大与严密其组织，加紧其教育，发动其斗争，陆、紫更不用说。过去对贫农团工作在组织上还弄不清楚，所以在县区贫农团的组织〔对〕中农也加紧组织以至弄到一塌糊涂。

(2) 现在执行的情形。对雇农工会工作各区经〔区〕委推动之下，比前是有注意。总工会会有指定专人负责雇农工作，加紧雇农工人下层的组织，抓紧其要求，发动其斗争，决定于夏收以前召集全县雇农代表大会，布置夏收斗争。在农村中的领导至贫农团的领导工作，不但是忽视，而且还是错误，现在固然是纠正和平的命令组织，而从斗争上用党去起核心作用，今后还应照省委指示去干。同时我们尤要批评上级党部对这一问题还是不注意。

5. 富农路线的统治和富农活动如何？

富农路线确实统治了党和苏维埃，过去海、陆、紫的党对此项认识不深切了解，以为海、陆、紫党没有富农分子或者不会走到富农路线的统治，而不明了在富农反映之下会走到党和苏维埃的指导机关来。至富农在下层活动更厉害，在农村偷取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威吓欺骗贫农不敢起来革命加进红军。

6. 彻底分配土地与肃清富农路线

进行中遇到什么困难？

最主要的是同志对国际路线认识不深刻，以致土地革命不能够彻底执行与坚决的执行肃清富农路线。其次是雇农组织不健全，反富农斗争不深入。干部脱离生产太久，而且疲倦，苏维埃不健全，同时红军和工农武装对此帮助还是少，党不能起作用。

（二）政治工作

1. 各级苏维埃情形

（1）各级苏维埃的成份。在县苏维埃成份工人很少数，贫农、中农占多数，几占十分之七八，占〔许〕多乡苏维埃大部分是中农以至富农。

（2）各级的苏维埃日常生活。县苏维埃的工作，现在还是可以，他的日常生活是经常讨论各区工作，对各区文字上的指示，派出工作同志到重要区域巡视。对土地问题不但县苏有讨论一、二次，还有召集各区传达，经常有开办公会，解决零碎问题。至说到区苏维埃，因为没有中心干部，工作抓不着中心，他的日常生活是找经济粮食，成为财政机关粮食股，至土地问题、工农武装、对乡苏的指导上都是很少注意，乡苏维埃的日常生活更不用说了。

2. 各级苏维埃的领导权

县苏维埃的成份虽然是贫农分子多，但在富农反映之下执行雇贫农上常会不积极，区苏维埃的成份固然富农分子少，但在富农之下常会走到富农路线，乡苏维埃则大部分是中富农占领导。

3. 改造苏维埃情形

县苏维埃的工作是有相当的改善，区苏还有如何的改变工作方式，乡苏之改造县委还是很少得到各区的报告，据一般同志说没有好的改造。不过有些乡村还是分配田地中去提拔积极的贫农分子，改造乡苏维埃。

4. 党对改造苏维埃所遭的困难

在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雇贫农的组织不健全，土地革命斗争不深入，贫农对富农妥协性还存在，而且干部对国际路线认识不深刻，客观上还是白色恐怖之利害。

5. 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及党团的工作

海、陆、紫党对苏维埃的领导确是错误，特别是各区。各区最大的毛病是党包办了苏维埃，不能建立工作，不能吸引非党员参加苏维埃工作。还有一些现象就是党和苏维埃站在对立地位，如青、可区至附布区苏，因很小的问题而将区常委扣留，至支部多不能在乡苏起作用。党团虽然有经常开会讨论工作，但他的工作已经是代替了苏维埃，甚至甲区与乙区因为经济问题还要用党团通讯。因为海、陆、紫党不愿意将一部分干部调到苏维埃作中心工作，以致苏维埃的现状，而且海、陆、紫不但同志在一般群众信仰党，忽视苏维埃。这是从惠属特委到现在所有的现象。

(三) 扩大红军与工农武装

1. 对扩大红军的进行如何

海、陆、紫的党在立三路线下，对扩大红军的错误，而使现在扩大红军的困难党虽有些注意，然不能战胜这一困难，反有因困难而疲倦的形势，可说扩大红军工作在海、陆、紫是万分不够的。

2. 对于红军的拥护及关于巩固

红军的进行如何

海、陆、紫对拥护红军工作，我们相信是比较好的，而且不是命令式的拥护红军，在运输买货物、慰劳红军、参加作战都是赤色区域群众愿意干的，当第二团红军到海、陆、紫之后受到群众的拥护，士兵有说：早知海、陆、紫这样，何必困守西北？而且有的说我们要牺牲，就要牺牲到海、陆、紫，不回西北。固然西北是环境困难，一方面也是红军受到群众拥护之后的表示。巩固红军的工作，特别是人才之供给也是可以的。

3. 现有的工农武装情形

常备的工农武装还是很少，县苏维埃有一队工农训练班（即以前的特务队和模范队）三十余人，各区的常备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各区县多的仅三十名，有的还仅十余名而至七八名乡的赤卫队组织。还有大部分有名无实，有小部分可以参加行动，但没有数目字的统计。常备队和赤卫队对政治、军事教育还是很少，工人纠查队的组织更是空泛的。

4. 对工农武装的组织及其领导如何

（1）工农武装的成份及人数，常备队的约一百五十人（工农训练不在内），其成份是十分之七、八是贫农，中农还是少数。

（2）武装和战斗力，这些工农武装的武器十分之四至十分之五是广东七九排枪，其余的是单尖枪，战斗力还是很好，在敌人进攻当中常以十余人击敌。但一个最不好是缺少政治教育，农民意识、地方性依然非常浓厚。

（3）群众对工农武装的观念如何？苏区群众大部分是认识清楚工农武装是自己的队伍，如敌情的变动等都能随时报告，就非苏区的贫农分子也认明白赤卫队是他们的武装。

（四）敌人对苏区进攻情形及策略如何

1. 敌人最近进攻的形势

因为革命形势之发展，更促进反革命的团结，敌人在一致进攻苏维埃红军底下，对海、陆、紫苏区的进攻是很积极的，他用一营白军实力分布海军〔陆〕苏区，同时即调海丰东南反动武装进驻主要接近苏区地方，一营白军驻陆丰西北，一部分驻陆东南，不断地用武力向苏维埃进攻。

2. 敌人的主要策略计划

现在进攻的策略是：（1）集中全力，采取游击方式，到苏区和红军打仗；（2）扶植豪绅地主，组织联团，在重要乡村建筑炮台以封锁；（3）一面用兵力压迫苏区群众迁居与镇压非苏区群众斗争，一面是用尽改良欺骗伎俩及收买苏区动摇分子在苏区活动，用部分力量向山脚乡村作游击进攻，企图镇压革命，破坏

苏区，消灭红军。

3. 见有AB团类似AB^①团的组织 及其活动

现在海、陆、紫虽然没有发觉AB团的组织，但我们可以说在敌人加紧进攻苏维埃底下，海、陆、紫特别陆丰确有许多弱点可乘，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类似AB团的组织，则〔有〕长毛党、致公党、三合会、姓族自治会的活动；紫金方面则有改组派的活动。

4. 敌人的计划实现的程度

敌人进攻苏区的计划确实有部分的实现，红军虽未受其挫折，苏区已有些失败，炮台政策已有实现。

（五）敌人进攻中苏区的情形

1. 苏区有否受到损失，损失的程度如何

苏区在敌人进攻底下，因为我们的工作不好，以致白水、石乐一带群众在敌人进攻威迫欺骗底下而迁居，平〔马〕安、铺仔、富竹园、石地也受到些小的损失。

2. 群众的表现如何

苏区群众在敌人进攻欺骗底下固然有一动摇，如陆丰之龙洋坑一些群众在敌人进攻当中惧怕，苏区固然是因一、二同志叛变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因敌人的进攻。至于大部分的群众更坚定他们的决心，而深刻仇恨国民党，就作已迁居的分子，也是大部分痛恨国民党，即就非苏区的劳苦群众仍大部分拥护苏维埃，反对国民党进攻苏维埃（因敌人进攻苏维埃时非苏区的群众常来报告）。

二、非苏区工作

（一）城市工作

① 原文如此。

1. 城市一般的形势

海、陆、紫是土地革命斗争比较长期的地方，许多豪绅地主在农村是已失掉统治，他们最后挣扎便是城市统治阶级在城市对工农群众剥削屠杀欺骗一齐进攻，但群众勇气仍是提高。梅陇暴动失败已受到惨痛的牺牲，但接着是公平的工人又起来反对国民党苛勒而罢市，大坪挑夫的反国民党担捐而罢工，屠业之罢市，这都是证明工人斗争是继续发展。

2. 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作概况

(1) 汕尾有工人同志十七名，但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党的基础的改造，而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最近并因CY工作破获以后区委工作，他不被包围这部分同志终不找着好的关系，而且破获后一、二同志慌而逃港，但别方面是梅、赤还没有派同志去工作，最近又有几个同志和十几个工人的群众组织。据报告：汕〔尾〕市有许多革命工人和革命农民在市上打工，发展形势是很好的，捷胜方面也由这一条线索接头了三十几个工人，海城也复四个同志在内面活动，公平区城市工作更为发展。此外洋头、金生、陆城、海〔梅〕、赤都有一些工作建立。

3. 党在领导斗争弱点与今后策略

党在城市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如公平工人斗争爆发要党去领导，而党表示束手。大坪斗争爆发也不能得到党的领导，甚至经过一回严厉的白色恐怖便表示出瓦解的状态。今后党对城市的策略是抓紧工人大小不满，去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去扩大党与严密党的组织，坚决培养灰色干部去进行城市工作。

(二) 农民工作

农村斗争的形势，海、陆、紫非苏区农民失败情绪已消沉，同时正是统治阶级加紧非苏区的农民剥削。因此更引起非苏区的农民反对而爆发着伟大的斗争。最近几个月来是曲涌农民反抗国民党田亩捐杂税，宝溪农民反对国民党。这些事实都是非苏区农民斗争的发展。对这斗争的主要策略是，抓紧一切反国民党的斗争

使之扩大，一方面就是要从国民党的斗争中尚联系到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从一切斗争中去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党和群众组织。在几个月来的斗争中，上埔等乡都有工作的建立。

（三）兵士运动工作

1. 兵士生活与兵士斗争

海、陆、紫兵士群众特别是警卫兵生活是很痛苦的，兵士不但不发饷，而且要受到反动官长的压迫限制。因此，兵士有革命的要求。海丰东南有部分队兵过去是赤卫队，受到苏区群众和红军政治影响之后，更表现左倾。但因惧怕白色恐怖，而且我们的工作不好，故许多兵士逃港，甚至逃跑。其他还有反官长而至打官长的斗争。

2. 因为兵士群众的革命与我们兵运工作的发展，所以统治阶级对付的策略是

（1）利用一些脱离生产久、阶级意识模糊的兵士，到处奸淫烧抢，使兵士仇恨而对立。

（2）收买一般阶级〔意识〕模糊的兵士表示很革命，向我们群众接洽，企图破坏我们兵运机关，在海城、赤石已经得到了血的教训。

（3）严厉对付革命兵士家属，封锁逃兵家产，特别逃到红军中的兵士，对其家属更残酷。

3. 今后党对兵运策略，是运用过去血的经验，去注意兵士生活，发动兵士大小斗争，从斗争中去建立兵运工作，加紧白军的兵士运动，尽量调派同志到白军队伍中当兵进行工作。

三、党的组织及党的状况 各级指导机关问题

（一）指导机关的成份

县委成份，工人约十分之二，知识分子十分之一，其余是贫

农和中农分子。

(二) 指导机关的方法和方式

县委对每一斗争的发生都有敏捷的讨论应付方法。但因交通问题，县委得到区委的报告直到县委指示几于过时的又过时，这是一点缺点。区委情形，固然有些能抓紧斗争的领导，但有的还是忽视。至县委工作方式还是能够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力求转变，从检阅运动文字指示中已能够加紧巡视到各区和支部去。

一般干部分子过去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的反抗，不执行国际路线的表现如何？海、陆、紫的干部对反立三路线工作是有相当的注意与教育，反富农路线是做得很不充分，至执行国际路线，因为不得深切了解，故执行上表示不坚决。

附注：

1. 党员数量、成份、支部生活、干部分子等可参观海、陆、紫县委总报告。

2. 谢武同志是离县委工作地好久，此次直接由区到分委来，故最近的消息不甚明白，报告是有些不详细。

海陆紫县委报告

其操代书

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布告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

查汤乃火在大革命失败后，假苏维埃名义在公平一带，私自派款，勒索贫苦群众，勾结匪类，抢掠评塘乡耕牛九条，不接受团体惩戒调动，而竟向群众作〔反〕宣传；李娘和私吞公高区苏在南路没收反动派谷四十余石，并合同乃火抢掠评塘乡耕牛，私自派款勒索，贩卖人家妇女；郑开云勾结南塘区豪绅地主，借苏维埃名义，私向贫苦群众借款，奸淫妇女，勾结土匪，任意抢掠，并与陈质君、夏伍组织反革命小组，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种种非法，无所不为。现我工农劳苦群众在这几年来，历受国民党军阀的狠毒手段摧残压迫，苛捐杂税敲榨之下，已惨不堪言，而又遭这班无赖之徒盗劫抢掠，其痛苦更陷于水深火热中，言之无不疾首痛恨！本政府是为工农贫苦群众解除痛苦谋利益的机关，断不容许这班无赖之徒存在苏维埃区域内骚扰群众，而妨碍革命的前途。乃火等非法行为，本政府根据各方报告，调查确实不谬，即派队缉拿，经提堂审讯，种种罪状直供不讳，即将该乃火等三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警〔儆〕效尤，而靖地方，合行布告，仰所属群众，一体周知，切切此布。

计开枪决犯如下：

汤乃火——三十三岁，公高区桥仔头乡人

李娘和——三十岁，公高区石牌乡人

郑开云——三十六岁，南塘圩人

主席团 杨 沛 陈荫南 林潭吉 钟一强 曾添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

中共东江特委关于 目前形势和工作情况给省委报告(节录)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①

.....

二、海陆紫方面：

1. 海陆紫自这月来大破获A B团、社会民主党，总共约二、三百人，其中干部占百余人，可以说海陆紫干部十分之八、九是加进反动的组织，而受了极大的破获。但这些的破获，只在干部方面，乡村中的破获还是少数。特别是海陆紫在破获反动组织中不能与土地革命联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直到现在才开始把过去社会民主党、A B团破坏下分配土地的乡村，发动群众重新分配。在破获A B团的过程中，如(各)地及红军中A B团、社会民主党分子都能够顺利的解决。但新田方面则因解决办法不妥（党与苏维埃派去的人不与区委、区苏发生关系，而扣留区苏负责人秘密审问），以致区苏、区委人员怀疑，而在A B团领导下全部区联队（二十余人）叛变，反对苏维埃与红军。同时在破获A B团中放错了几个，以致A B团分子放回后加紧破坏，说“屈打成招”。还有麻竹乡的放错一个，后这一个反革命分子加紧活动，而在党发[动]下广大群众正逐渐了解过去担保他，现在竟[竟]能变为布置捕获他，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是过去叛变出去的几个A B团分子（如江金英、华钦、石宝等），初时勾结国民党是秘密的，群众还不大了解，加之在“赤色土匪的”口号掩护之下更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模糊群众的认识。他们在苏区内非常猖獗，现在公开勾结国民党，广大群众比较认识，尤其华钦、石宝在黄羌演说，谓“过去受共产党欺骗，现在觉悟了，你们要去收租，我们是保护的”。及江金英对国民党说：“初时（指他叛变时）你们不去进攻，那时如果乘机进攻是容易的，现在他们（指苏维埃红军）的势力又澎湃了，现在没有办法消灭他了”。江金英这般话，群众更加了解，更使群众打消了对于A B团中所有的怀疑，证实了海陆紫苏区在反A B团、社会民主党中已开始巩固。目前国民党更利用这些反革命分子组织武装来镇压群众斗争，抢劫群众，而群众对于这些国民党变相的最反动的武装认为土匪，这是最危险的认识。我们应向群众指出的。现在一团红军亦已比较进步，以彭桂同志为团长，以陈开芹同志为政委，战斗兵百余，最近扩充三十余人。现在海陆紫最主要的是要从深入土地革命与反对反动派别的斗争中发动广大群众配合红军，以极大决心消灭苏区内及一切接近赤区反动的武装与发展游击战争。在工作上要特别注意公平、附大、新田与梅赤，至于龙炮的问题，尚是未有解决，这亦是要迅速解决的。至于一切工作，如改造苏维埃，改造党等工作，亦因反A B团斗争而放松了，这是错误的。我们指出，海陆紫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要他加紧土地革命，加紧改造苏维埃与帮助农民取得耕牛、农具，减少苏区群众负担。从这些工作去发动广大群众，肃清一切反动派别。至于一切工作，尤其党的组织工作，亦已指示其积极进行。现海陆紫定于十日开县委扩大会议，改组县委，我们决定以超如同志为书记，大林同志则调回特委工作。

三、陆惠的：

陆惠在一月来工作有了多少进展，最主要的是湖甲十五乡的抗租得到胜利，群众勇气相当提高，苏区的土地革命亦较深入多少，过去反水的乡村逐渐恢复。在环中全区武装大检阅，群众非常热烈，有四百余武装群众赴会，各乡群众纷纷送粮品慰劳红军。这的确是陆惠工作开始转变的成绩。但陆惠在工作中有多少

错误与缺点，如在深坑、石盘坑分田还是把山林与田先后分配，把山林估价后才来分配，使富农得以与贫农取得一样价值，以及在分配土地中尚没有热烈的反富农斗争，尚有多少中农妥协富农及房界关系等等。对反对反动派别的斗争尚未深入广大群众中去，所以过去反水的乡村，如田仔的群众还以为反动派别是苏维埃红军的事，党的组织亦不能在土地革命及反对派别中坚决的改造，而有右倾的倾向。这都是陆惠一般工作中的弱点。

.....

中共东江特委给陆惠县 委的信(新编第八号)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日)①

陆惠特〔县〕委：

根据魁亚同志的报告，认为县委此次会议对于过去工作的检阅与工作的决定是对的。为要你们加紧执行，特再给你们如下的指示：

一、发动平洋斗争，配合苏区群众斗争，使逆军不能久住苏区是对的，但不能因此而放轻甚至放弃苏区的工作。你们要照此次县委会议的决定，督促负责特区苏及党的同志到苏区内去进行工作，绝对不能因为敌人驻扎苏区而不敢到苏区内各乡工作。要集合各乡离散的群众和武装参加政治班，时时不断的向敌人进行骚扰、截击的工作，使敌人不能顺利的压迫苏区群众。这一工作，你们过去不能很好的执行，是错误的，希加以特别注意。

二、平洋斗争是到了武装冲突的形势。群众的迫切要求不是限于抗租、抗债，已深入到分配土地的斗争。向市镇进攻不是在我们主观上布置来牵制敌人、进攻苏区的行动，而平洋群众要得到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胜利与深入土地革命斗争的迫切要求，你们不能及早的来布置这一斗争，特别没有注意到准备充分的力量与敌作武装冲突，因此有部分群众，如湖甲区的群众以为豪绅地主不敢来收租，以为和平不用交租而不去准备进行得到夏斗胜利的斗争。有的抱着敌来即跑的观点，有部分群众与敌人作

① 年份是根据本文内容和有关文件判定的。

过反抗收捐税的武装冲突，因得不到各方斗争的联系与配合，不能更进一步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来应付敌人与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表现出群众斗争的阵势无力、散漫。所以有的群众在这一情形下表示恐慌，这是陆惠平洋斗争发展中主要的危险。可是我们在群众斗争深入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领导不足的结果，这决不是群众害怕与敌人作武装冲突的表现。事实群众是在准备武装斗争，要求区苏及我们同志去替他们成立赤卫队和等候我们去领导解决豪绅地主，分配土地。陆惠的赤色区域可以说有我们工作的乡村群众是要硬抗租，有的希望不用交租。豪绅地主现时是不敢下乡收租。但在敌人加紧向陆惠进攻中，敌人当然要实行武装收租，镇压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因此你们必须立刻充分准备和进行与敌人武装冲突的工作，使平洋夏斗能得到胜利与普遍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特别是金碣区要在这一斗争的基础上，将各个赤区打成一片，得到创造新苏区初步的成功，这是客观上容许的。

三、在这一斗争形势，就赤乡来说有着不少的弱点，主要的是乡村阶级分化不清楚，群众组织与武装组织不健全。所以你们应在抗租、抗债、深入土地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加紧反豪绅地主、反富农的斗争，使各乡的农民基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豪绅地主、国民党的武装收租。过去你们对于这一主要工作放轻了，豪绅地主、富农时时所谓赤乡作怪捣乱，所以斗争不能平衡发动。农民有希望和平抗租的倾向，各乡赤卫队要建立与健全起来，收缴各乡的零碎反动武装，袭击下乡收捐税的警卫队，并领导参加红军作战。我们要从各方面来发动群众斗争与大小游击战争，来团结组织群众，提高群众作战勇气与决心，由这样的来充分准备与进行与敌作大的武装冲突和进攻市镇，占据市镇。这一战术希望你们坚决来执行，不要专靠红军来做。

四、现在各区的赤乡多是小的乡村。在赤色区域的中间和附近的大乡村，你们还不能加紧去进行工作，这是危险的。金碣的樟园、望寮、向×及湖甲的汕尾与某某等大乡的群众是倾向我们

的，而且有部分群众要求我们去进行工作。你们要注意去建立工作，发动斗争。没有我们工作的乡村，如湖甲的横山、北湖、南湖、欧西与金碣之南灶等乡是在自动的抗租、抗债，证明非苏区的农村极便利于我们进行工作、发动斗争。你们要努力去发动夏斗，主要的是要着重我们区域的联系上来进行反动统治下的大乡村的工作。

东江特委

南博特区苏维埃政府募捐信^①

(一九三二年)

径启者：自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延长军阀战争。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国民党帝国主义摧残压迫底下，工人失业，农民抛耕，兵士当炮灰，学生辍学，商场冷落……等，把中国弄成荒凉的世界。因此，知非革命无以解除群众的痛苦，非武装暴动无以消灭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而臻中国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境域。为此，本府在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指挥底下，特号召全区工农劳苦群众，组织全区武装大暴动，夺取全区以至全省全国之政权，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素仰

先生

深明大义，热心革命，际此时机到来，当能解囊输将。

宝号

用特函请

先生

宝号 于 天之内，筹足大洋 万 千 百 拾 元，帮助政

府应用。幸勿摧〔推〕诱！此致

台鉴

一九三二年 月 日

南博特区苏维埃政府

(原件藏陆丰文化馆)

^① 陆丰县的南塘、博美两区合并成一特区，当时属陆惠根据地范围。

海陆紫苏区通讯（一）

（一九三二年八月）^①

国 声

我这次到海陆紫，虽然留海陆紫的时间是很短的十天，但因为我过去对海陆紫有相当熟悉，所以还能了解海陆紫的一切情况。不过因为时间太短，对于海陆紫实际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当然有多少还是不能知道，这是不免的。现在我们谈海〔陆〕紫苏区状况中，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海陆紫苏区的历史与最近状况：

海陆紫县是以前的海丰县及陆丰县的西北各区（陆城、大安、新田、河口、河田等区）及紫金的第三区（龙窝、炮仔）及惠阳多祝区的三个分区（高潭、布心、新庵）合并为一县。这些区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曾推翻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四个月的苏维埃政权，至一九二八年广东军阀李济琛大举向海陆紫苏维埃进攻，海陆紫的工农武装退西北部，保卫西北部一部分苏区。这些苏区比较广泛的是公平的苏区，其次要算梅陇、龙炮的苏区。其他如赤石、新田也有部分苏区，海城的苏区较狭，布心与陆城的苏区是以后创造的，可塘只有一些赤色乡村。这些苏区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至现在，与敌人作长期的残酷斗争，受国民党残酷的摧残，房屋被焚十分之八九，人口亦比前减少。现在这些苏区的群众大约二万人左右，武装有红军第一团与常备的赤卫队数百，各乡村都有赤卫队建立，群众对苏维埃的信仰很好。不过去年反动派别大肆活动时，有的区域（如赤石、鹅埠）因为区委、

^① 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区苏的人员十分八九是反动分子，他们窃据苏维埃机关，有计划的屠杀坚决勇敢的贫农分子来破坏苏区，及至开始肃反时，又因执行了恐怖政策，以至一些当地的反动分子逃回乡村欺骗群众成立联团，以致鹅埠苏区失败，赤石苏区亦受到损失，公平、新田、高潭、海城的部分苏区也因反动派别的破坏及与肃反时犯到恐怖政策，所以罗斜、中洞、朝面山、激石溪、朝客、杨梅水、白水标等处亦失败。以后激石溪群众因为南岭地主豪绅索讨七年来的老租老债，遂觉悟起来，脱离反动派别的领导，回到苏维埃旗帜下，恢复了苏区，朝面山、白水标苏区亦逐渐恢复，惟中洞、罗斜、朝客、杨梅水等处苏区至今尚未恢复。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开始第四次进攻苏区红军中，在广东军阀积极进攻东江苏区中，敌人对海陆紫苏区是积极进攻的，敌人进攻的策略与各地大同小异的，不过海陆紫革命发展不平衡，苏区是在西北部，东南部工作极薄弱，使敌人得以倾全县力量配合白军向西北苏区进攻。同时因为海陆紫苏区的地形长而狭（长约二百里，广约十里八里或数十里不等），利于敌人断绝我们的联系，敌人也抓住我们这一弱点，派军驻苏区要口，以封锁苏区，断绝苏区的联系，公平的田寮仔、日中圩、罗斜、牛眠石，敌人驻了很久，炮仔、洋头亦为敌人所驻，炮仔群众不能立足，已搬到激石溪来。最近敌人更进一步的进驻南垭、高沙、十三坑、塘尾与牛路头以破坏苏区的夏收。敌人进攻海陆紫苏区的兵力约有白军二团及当地警卫队廿中队左右。

在敌人严重进攻中，海陆紫群众与红军在敌人肉搏中得到了一些胜利，三个月来，消灭了几个地方的警卫队，打击了几个地方的警卫队，缴了二百杆枪以上，部分苏区群众（如埔仔、明溪等处）能够很勇敢的参加红军作战，打击进攻苏区的敌人。不过敌人进攻苏区时用大举的包围，所以我们很难消灭进到苏区内的敌人，只有给敌人以小的打击，除红军赤卫队用埋伏袭击打击敌人外，最近敌人大举进攻埔仔时，触我们的地雷，敌人死伤了一

百人以上，敌人经过这次的损失后，进攻苏区时怕触地雷，不敢行大路，行动、驻扎都放小心戒备，增加了敌军运动的困难，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利的。现在海陆紫苏区群众正在为着保护夏收而与敌人作残酷斗争，不过有小部分苏区乡村（如南埕等处）因为被敌人驻扎在乡村无法抵抗，而且妥协以保全夏收的表现，至于稍离敌人的地方，还是警戒着割禾，如埔仔、新圩仔一带群众还是放步哨割禾，群众的步哨与敌人的步哨相距很近，说话都可以听见，两方互相监视。苏区群众在长期与敌人作残酷斗争中，生活几乎军事化，如明溪的群众都是每人背着毡被包袱，敌人来时，赤卫队与敌人作战，老少的牵牛担东西，有组织的退走，敌走后又回来。甚至连说几句话还是军事化，如过去叫做几多喊路的，现在都说几多米达了。苏区群众对红军、苏维埃的信仰很好，当红军经济困难时，连卖牛以及紧急需用的钱都借去给红军做伙食，过去苏维埃的土地税是十分抽一，现在执行了累进税，在讨论累进税时都说累进税好是好的，但是苏维埃的收入太少了，红军吃什么呢？至于替红军运输更是很热烈，无论男女都能够不辞劳苦，不避危险，成群成队担着东西黑夜跑几十里挑到红军去，而且有部分是不需要工资的，这可见群众对红军的拥护的情绪。苏区群众的生活一般的比非苏区群众好得多，因为分配了土地，而且土地很多的关系。非苏区群众在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下生活极苦，对苏维埃的信仰亦好，时〔常〕有非苏区群众来找苏维埃，要求苏维埃派人去工作，警卫队中红军苏维埃的影响亦好，三月来曾有二次自动的叛变投到红军来，两次的人数三十余人，枪三十余杆并很多子弹。

海陆紫的夏收有两种不同的状况，在非苏区因为缺乏雨水，且群众受国民党剥削厉害，无力下肥，夏收不上四成。而苏区相反，苏区乡村近山水充足，夏收比往年倍好，苏区群众为保护夏收而战的勇气极高涨，非苏区群众夏收斗争的情绪亦好，但党的领导却极不够，县委对于夏收斗争的决定忽视了非苏区从夏收斗

争去发展游击战争，对苏区中鼓动群众为保护夏收而战亦不能抓紧，一般干部在赤色乡村中不能加紧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而以红军苏维埃的力量去代替群众斗争，他以为用红军杀到地主不敢来收租，便是夏收斗争胜利，所以他们主要工作是杀收税佬，与叫群众不要还租。县苏在夏收中亦是这样的精神，他出了一张夏收禁令，这个禁令是极错误的，最主要的错误：禁令中说替豪绅地主收租迫债者枪决，这是错误的。在非苏区常有雇农或劳苦群众被地主富农用钱雇他去收租，代替群众斗争。这个禁令在县委讨论时有同志反对过，但因为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不发展，对于争论的问题都没有详细讨论，而马虎的无结论的结束。县委直至现在尚不知夏收斗争的决定传达到支部的有几多，执行到什么程度。尤其是东南一带，县委空喊注意这些区域的工作，而实际工作做得极少，所以海陆紫夏收斗争做到怎样，我们还不能详细了解。

海陆紫的工作上犯了许多错误，最主要的是对东南工作抓不紧，对东南游击战争也不能充分注意，使敌人得以集中力量来对付西北苏区。在西北部比较有相当的苏区，白区的工作亦有多少建立，但对于群众斗争的发展与领导极不充分，最主要的是工作上不切实，而且犯了浓厚的命令方式，群众组织亦差，互济会、妇女工作、反帝同盟等群众组织，都是苏区包办，以至政权机关与群众组织分不清楚。因此非苏区不建立群众组织，而组织了苏维埃群众团体，是苏维埃命令他组织起来的。一个负责互济会的同志对我说，县苏派我来巡视互济会工作，我现来附大区督促区苏快建立各乡互济会组织，有同志纠正这个互济会工作的同志的工作方式，要克苦的到群众中去宣传，务使群众了解互济会的意义而加入，不要用过去命令方式，而这个同志却叹气摇头说：要是这样做法，我做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作方式每天可组织好几个乡，他到乡村叫乡苏召集群众大会，宣传组织互济会，群众在苏维埃命令下报名加入，这样一天可开几个群众

会，把几个乡通通组织起来，这样不就很快可普遍互济会组织，成立县总会了？现在要他克苦的工作，要使群众了解互济会的意义自动加入，那他认为这是苦的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普遍组织，所以他便摇头叹气，认为不会做这样工作。这便是海陆紫一些干部组织群众方法的一个方式。至于雇农工作，近来亦少注意，城市工作，也不能充分。苏维埃政府只注意找粮食而不去建立他的工作，许多群众来苏维埃报告事，苏维埃的工作人认为小事不打理。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所谓解决反动派（？）的问题，破坏了工作最多。非苏区的乡村稍有接头，不去团结群众力量，鼓动群众斗争，而马上派队去杀地主富农，没收家产，工作多因之塌台。在苏区赤乡，亦是极严重，不管是工人、雇贫、中农，不管是否可以挽救，凡稍有妥协敌人或做多少反动的事，便马上枪决，甚至牵及其家属，没收其财产。甚至落后的贫农有偷还租的，也马上枪决，这破坏了不少工作。红军方面，仍是没有相当集中，积极向敌人进攻，只有做一些少的动作。

最近县委已相当了解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而加紧纠正错误，对于各种工作也有相当决定。

这篇通讯暂告停笔，以后我拟继续的把海陆紫的群众斗争、工农武装以及一切问题及对海陆紫工作意见继续写出。

（原载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东江红旗》第三十二期）

海陆紫苏区通讯(二)

——关于占据新田圩的问题

(一九三二年八月)①

国 声

海陆紫的新田区，虽然工作不是如何普遍，但该区的激石溪是苏区，并且该区在前年曾被红军占据数月的，苏维埃和红军在该区有相当影响。在今年四五月间红军攻下新田圩，消灭了警卫队的一部份。此时海陆紫敌人力量薄弱，有不顾新田区之势，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占领新田圩，所以敌人便设法派几十名警卫队再来，可是警卫队很怕红军，在他们说便要求换好枪，发足子弹，发清饷，才愿到新田区驻防。海陆惠紫反动统治阶级，为着维持新田的反动统治，便依照警卫队的要求，换好枪，发足子弹与发饷。该警卫队到新田后非常恐慌，晚上拖到山上去露营，白天看各处没有红军来进攻，才警戒着到圩收捐、收饷。此时，我们还没有注意去消灭这部分敌人，以占据新田。以后，海陆紫县委接到特委要他们占领新田的指示，讨论特委的指示认为占领新田是有可能的，便决定了执行特委的指示，要去占领新田。那时又适新田圩警卫队叛变，携带枪弹投到红军来，这时敌人好久没有力量到新田，这更利于我们占领新田，把新田全区变成苏区，扩大巩固海陆紫苏区了。可是海陆紫县委怎样去执行特委占领新田的指示呢？

① 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海陆紫县委不能深刻了解：必须利用极顺利的环境，用极大力量去发动新田圩的工人斗争，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发动各乡土地革命，创立各乡苏维埃政权，用广大群众的力量配合部分武装来保障新田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而且只有广大群众力量才能保障新田的占据。因为不能这样了解，所以没有用极大力量去发动新田区工农群众斗争，而机械的曲解占据新田的指示，把红军的许多力量集中到新田圩（或附近乡村）驻，以为这样就是占领了新田区，执行了特委的指示了。结果红军许多力量集中到新田，放松了对牛眠石、黄羌、日中圩、高潭等处敌人的打击，让这些地方敌人更放胆的摧残赤色区域群众，而且不久敌人来了一个进攻，新田又被敌人占据，我们在新田圩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中的工作，一点没有进展。红军们仍是退回去〔激〕石溪。

这一回事的结果在极端顺利的环境中，我们不但得不到一点利益，而且受到损失——放松了对牛眠石等处敌人的打击，而让他们更放胆摧残赤色乡村的群众，这是何等可惜的一回事。这是我们占据城市的一个教训。

（原载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东江红旗》第三十三期）

新田警卫队起义士兵欧杰 在海丰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二年八月)①

团长、各位红军弟兄代表、梅陇区苏海城区苏主席、各位工农代表兄弟：

我们同来的十七个弟兄，推我代表向各位同志答话，我因为不会多说，只能简单的讲出几个实际感觉。

第一，国民党总是说要打倒帝国主义，但我们在国民党工作四、五年，都没有看到他们有一点打倒帝国主义的行动，和领导我们去做。只看到他们与帝国主义秘密订条约、借款、买飞机枪弹等，勾结帝国主义的事实。

第二，国民党总是说要打倒土豪劣绅，我们在国民党工作，不但没有看到，没有做过，只看到大批的土豪劣绅都在国民党做什么“委员”、“批捐员”、“所长”。

第三，国民党总是说要打倒军阀，昨天说蒋介石是军阀，今天又说他是忠实同志，我们的总司令了；今天说张发奎、李宗仁是军阀，明天又说他们是同志、副司令、集团军司令了。究竟哪个是军阀，不但我们听不清楚，连国民党的头人都弄不清楚。现在我们追究起根底来，才知道我们的官长自己都是真正老牌和新的军阀！

第四，国民党天天说改良士兵生活，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坏，

① 本文后部缺字，也无年、月、日，此年、月是根据本文内容和有关文件判定的。

这是什么人都知道，都看见，现在国民党当兵的谁都亲身的经过，事实只有蒋介石、陈济棠一班人天天升官发财，送款到上海、香港英、美帝国主义银行里存放。

还有什么“和平统一”、“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等许多好听的话，我们现在仔细想，哪一件不是肉麻！

讲到我们在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工作，压迫摧残群众，保护豪绅地主收租收债利，我们的家里又是穷的，设想起我们家里被租债捐税催迫的惨凄情况，真是千不该万不该！

我们再不愿受他们欺骗，再也忍耐不过这种死气，再也过不得那种痛苦！我们那边虽然还不明了苏维埃红军会这样好的优待我们，多少还怀疑着官长对我们说的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的鬼话，但我们终于用冒险精神，实行兵变到红军来了。这真是我们千劫万劫的八字里，到今天才有一点转运。

真的我们转运了，我们来红军后，真是感觉到先前连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快乐，苏维埃红军欢迎优待我们还不用说，沿途各地有成百成千的工农群众来欢迎我们，每天都有几十群众的代表送物品来慰劳我们。尤其是今天一区三区苏维埃各乡苏群众代表，红军一团的代表，办很多很好的酒菜来欢宴我们。我们十七个弟兄个个都说是出世以来，当兵以来没有受过的光荣的优待。我们精神上真快乐，我们没有办法来感谢各位，我们只有从今以后，誓死依照各位指示我们的方针，为群众奋斗，打倒剥削压迫群众的恶魔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即使几个愿意领路费回家的弟兄，也应该这样去做，才对得住大家，也才有自己出路。

最后我们还要希望各位，把我们的说话，设法告诉现在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的弟兄，因为他们都已非常凄惨。他们都要寻得出路，只是国民党反动的官长天天在欺骗着，他们一点不知道苏维埃红军的好处，不用说我们叛变以后的情形是被反动官长瞒蔽着的，各位必须用欢迎我们的精神，去设法帮助他们解除他们自己的……

中共两广省委关于 各项工作布置致海陆紫县委信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 ①

东江特委转海陆紫县委暨一团政委：

在全国红军的伟大胜利中，在东江苏区红军的发展中，广东军阀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整个计划下，对于东江苏区红军是比前更加紧的进攻。最近敌人在东江的兵力有李扬敬第三军及张瑞贵、张达两师，除了一部防堵闽赣边红军的进攻外，大部分兵力是向东江苏区红军进攻的。据反动报载，敌人是以张达的吴骏声、骆秀礼的团担任向海陆紫苏区红军进攻，以配合张瑞贵师进攻南山的行动。敌人的进攻计划除增加兵力进攻红军外，特别注意对苏区的封锁。在政治上他们除制造一些“共产党杀人放火”的谣言外，他们特别加紧“抗日必先剿共”的武断宣传，说什么“抗日军事受共匪牵制”、“非肃清共匪无以抗日”，企图把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推在共产党身上，造成剿共的舆论。一切反动派别自然加紧破坏苏区红军的反革命活动来响应敌人的进攻。你们必须深刻的了解敌人进攻的严重，对于那些忽视敌人进攻以及视敌人进攻是照例的行动的左倾空谈的错误。但是你们尤要了解目前的形势在全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基础上，在东江群众斗争的发展中，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的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我们是能够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几月来东江苏区红军的发展胜利就是很好的事实，对于那些在敌人严重进攻中悲观失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望的以及保守等待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必须集中力量给予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你们必须详细的检阅你们在执行国际路线中所犯到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几月来一团红军与海陆紫苏区不能很快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坚决的纠正这些错误，正确的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以巩固发展苏区红军，使东江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与闽赣苏区的密切联系。

省委对东江苏区反抗敌人的进攻已有整个的指示，除另抄一份给你们外，对于海陆紫方面再有如下的指示：

一、红军一团必须纠正以找经济为主要行动以及代替赤卫队的行动的错误的。依照特委的决定，集中向敌人进攻，以占据苏区周围的小镇（如高潭、新田、牛眠石、刀〔新〕圩、炮仔、羊头等处），〔打击〕敌人，以巩固发展海陆紫苏区。对于进攻苏区的敌人，必须配合广大群众力量，在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坚决的作战，消灭敌人的一路，以击破敌人的进攻。对于红军的扩大，你们是推动全体同志积极进行，尤要调动勇敢的同志到红军去。对于发动群众拥护红军、慰劳红军的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同时对于常备的及乡村的赤卫队，必须加紧扩大与领导他们的发动，务使赤卫队的力量能够保卫苏区及向附近非苏区游击，以免一团调动时苏区动摇的危险。赤卫队对于进入苏区的敌人，必须运用游击战术坚决的打击敌人。

海陆紫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陆惠发展。因此你们对于两河附大^①的工作，必须加紧注意，以取得陆惠的密切联系，以致打成一片。一方面对多祝、龙村等处，必须尽量帮助他们的游击战争，创造好的苏区以发展东江苏区。

二、发动与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是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条件。过去你们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是万分不够的。最近几月来海

^① 两河、附大是指陆丰的河田、河口、附城、大安。

陆紫未曾领导一次工人斗争，对雇农工作从前组织还未恢复；土地革命发展迟滞；一般妇女关于土地的婚姻的斗争，我们很少切实的去领导；非苏区的赤区的夏收斗争还是在命令式下进行；真正的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是很少的。相反的海陆紫的乱杀（所谓解决反动派）与乱没收以及强派中农以至富农的款等错误破坏了不少工作，阻碍了苏区的巩固与发展。过去这些严重错误必须切实的坚决的纠正，抓住目前秋收时机加紧去领导群众作斗争。交通工人的工作，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建立起来，斗争起来，这是你们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工作。

三、加紧反帝斗争的领导，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紧急的任务。过去东江尤其海陆紫，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是完全忽视的，这是不可容许的错误。你们必须迅速的坚决与这一种错误斗争，切实的加紧反帝斗争的领导等。特别要抓住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蒙古，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压迫上海各地反帝运动等一切事变来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阴谋，揭发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加紧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打倒对日宣战的障碍国民党”，“白军士兵不打红军，杀死反动官长到红军去，协同红军打日本去”等口号的宣传鼓动，领导广大的反帝示威，发展反帝同盟、义勇军、抗日会等反帝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

四、东南群众斗争的游击战争的发展，是对于敌人进攻苏区有力的牵制。你们必须加紧推动东南游击队，改正单独找经济的行动，坚决的积极向各地敌人进攻，收缴敌人的武装来扩大自己的组织。这在目前有很顺利的条件，你们必须坚决进行。同时，你们必须调一批干部与〔去〕领导游击队，加紧东南群众斗争的领导，以发展东南党与群众工作。只有在广大群众斗争基础上，游击战争才能顺利的发展。现在必须抓住秋收时机，加紧秋收斗

争的发展，与游击战争配合起来以开展东南各区的工作。

五、士兵工作在反抗敌人进攻中更有严重的意义。目前白军士兵与海陆各地的警卫队的闹饷的普遍与剧烈，革命兵变潮流也在发展，你们必须加紧过去几次革命兵变的宣传，纠正群众仇兵怕兵的心理，推动广大群众向白兵警兵宣传。对于叛变过来的士兵必须挑选一批成份上表现好的分子给予相当的训练，派到白军警卫队中去活动。省委相信这一工作，只要你们积极进行，必然有很好的成绩。

六、海陆紫党两条战线的斗争尚未很好的发动。因此，盲动路线的残余（如随便杀人、没收财产）、命令式（夏收中命令抗租）以及一般同志对革命烦闷、悲观、怠工、官僚腐化等错误尚未纠正，而且比各地更加严重。这是海陆紫苏区红军几月来比各地落后的主要原因。你们必须加紧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任何所谓“微小”的错误丝毫也不可放过，必须给予以致命的打击，尤其右倾机会主义更是主要的危险。你们必须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去淘汰不可救药的分子，健全党的组织。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大胆的向雇农工人开门，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同时对各级没有集体领导（区委很少开会，支部由几个活动分子包办），没有分工的病态，必须切实纠正。一切问题都要拿到下层讨论和执行，来启发下层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特别要加紧巡视工作、深入下层去了解下层情形，予下层切实的领导。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加紧对同志对干部的教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必须加紧进行。

最后省委再三指出，几月来海陆紫苏区红军一团的发展比各地是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海陆紫苏区对于党许多严重错误没有切实的纠正。目前敌人加紧进攻东江苏区红军，省委要求海陆紫党坚决的纠正过去的错误，切实的正确的执行国际和中央路线，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完成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

你们接到这一指示以及省委最近两次指示东江特委（八月二

十九东字第七号和十月×日东字第×号)，必须自上而下的积极的详细的深刻的讨论与计划的切实的执行。绝不允许借口军事紧张不召集会议来讨论指示，绝不允许省委指示正确而不拿到下层讨论与执行的阳奉阴违的官僚主义。只有如此，才能转变海陆紫的工作。 此 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共东江特委 给省委的报告(节录)

——海陆紫、陆惠斗争情况*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①

.....

海陆紫情况的大概：海陆紫苏维埃区域虽没有连成一片，可是群众斗争比各地是较有基础的，群众较有斗争经验的。所以国民党军阀在加紧围剿苏区红军的整个计划之下，对海陆紫苏区的进攻当然值得敌人更加注意。驻军足有三团（张达部），张瑞贵有部分部队参驻。现驻在激石溪内有七连人以上（约二营），埔子洞有四连（一营），大安洞有一营。紫金方面此间不明。敌人的计划用重兵占驻各区苏区作残酷肆行捣〔毁〕苏区的行动，在苏区外用其小部队加紧游击，施行封锁政策，掘战壕，开辟新路线（提防我们埋地雷），压迫灰色乡村起民团，加紧欺骗宣传，计划极毒辣。在敌人这样进攻围剿之下，各地群众斗争，海陆紫县委尚没有报告来，故极不明白。对一团情形，团部现〔驻〕扎吊贡，三连在公平区，二连在附大区行动；同时督用游击队在区加紧行动，牵制敌人的整个行动。海丰东南方面，现有一队海员队在该地行动影响极大，找经济也有办法，县委也移到公平的平洋去。这些情形是见团部给军委的报告。

陆惠方面：自军委移到陆惠去之后，敌人对陆惠的进攻，自

① 年份是根据文件内容判定的。

然愈加着重。湖甲区群众参加红军打了湖东圩，继而在十五乡与敌人巷战之后，使敌人不仅对苏区且对赤色区域特别是湖甲区的包围更加大规模与加紧起来。对金碣区的进剿也是非常注意的。在广东军阀新的进攻苏区以来，陆惠敌人对湖甲、金碣的进剿是循环不已的，并大烧赤村房屋、甘蔗与抢掠。湖甲区的十五乡、金碣区的五乡，农民群众因敌人的摧残的残酷，多数已走到白色乡村去，白天才回乡耕种。但金碣区所城湾一带农民斗争勇气很好，很坚决的参加红军与敌作战。灰色乡村的农民斗争情绪也日见提高。白色区域的乡村群众，最近对国民党的抽剥捐税压迫到赤乡砍蔗起联团的反抗均颇热烈。因此敌人对这些斗争的镇压也是非常厉害的。现驻陆惠东南方面各地的敌人数量，大塘、尚〔南〕塘经常各二连，碣石、甲子各一连，湖东三十名白军，金厢三十多警卫队，坡沟一连，苏区内洋乡三连人，陆城最多一营人，大安敌人不详。军委和此间的意见，是要很快的布置反攻湖东或打金厢两地；另方面加紧八万或大坪遍〔片〕的游击行动，以鼓动群众斗争勇气。

.....

（三）军委与特委情形：军委和特委十月十四号已迁陆惠的湖甲区。这一天是湖甲区群众配合红军与敌人鏖战的日子，战后附近湖甲区各地都有增加敌人。军委估计敌人第二天必然来一大包围，故决定全部队伍与军委退回葵潭的溪南路，向陆惠苏区前进。不料敌人对溪南路是和湖甲区一齐的进攻，军委因防备不充分，故受到一个重大打击，牺牲兵士五人，粮食股负责人一人，失枪六杆，策夷同志轻伤腹部。一团一连、二团的三连给敌截断联络，一部到南山，一部到陆惠苏区。现在还未得将队集中行动，挫折非小。现在军委由朱炎同志代理主持。策〔夷〕同志加以休养是无问题，对南山潮普揭的军事行动现还是策〔夷〕同志负责。

特委到陆惠十几天，工作做得很少（因敌人进攻）。二十九

号返到原地来，现正在找地点办公。振芬同志有病在陆，魁亚、子歧同志均有微疾。特委最近因为有了这样多的原故，致影响整个工作执行的迟缓与不力。

又：敌人最近封锁政策施行得更厉害，在反革命叛徒帮助下尤加得力。在葵潭区通湖甲区的交界地方，我们的交通要道，横山地方近有驻军，因此我们通陆惠、海陆紫的交通联系上受到莫大的打击。几天前开往陆惠集中的红军第一、三连的部分队伍现已转拨回来，我们的感觉极大不便之处。敌人目前的欺骗伎俩也非常厉害。被捕的一些所谓革命而毫不坚定的腐化分子，有多少在敌人欺骗之下叛变，交通员占多数，投降敌人并带敌人包围革命乡村和革命机关。在敌人这次包围林樟中，二十几〔个〕资本佬给敌抢劫精光，并牺牲守犯的同志一、二〔个〕，我们的经济上又受到一个不小的打击。这样的情形，我们的损失自然更多，工作上又加困难。

周大林陈云山为寻中央报告工作事 致厦门市委福建省委信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

厦门市委
福建省委

我们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此间，找你处多时，尚未得到派一员接洽。

现在特先做一简单报告，以为检核，首先报告我们的工作历史。

1.周大林，广东海丰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入党，九月负责海丰县梅陇区委常委，次年调公平区委，过了一年三个月之后，由东江特委调任潮阳县委常委、潮（安）澄（海）澳（南澳县）县委书记、潮（阳）普（宁）惠（来）县委书记及红军东江独立师第二团团政治处主任。

2.陈云山，海丰县人。一九二七年入党，历任海丰县苏维埃经济委员会主任，红军第四十九团副官长，红军东江独立师经理处长，红军独立师第一团第二团经理处长，东江军委后方勤务处主任，东江军委经理处长。

此次大林是在负责海陆紫县委，云山是负责军委经理处长（军委和一团红军到紫金方回来），同受东江特委更调工作，因敌人向东江苏区与红军进攻之严重，陆（丰）惠（来）方面，已成了塌台形势，以致陆线断绝，故改道到海丰之梅陇区，从海道前往，同时顺路去成立海惠县委（是东委所托付的）。由海丰之梅陇区、赤石区及惠阳之三多祝、布心等区组织之。到梅陇区之

后，海路也不通行。故又与陆惠县之黄超如同志（东江特委常委派来指导陆惠县工作的）等决定由惠阳方面去找两广省委转东江特委去，同时到两广省委先把陆惠、海陆紫、海惠、紫河及军委各种工作报告中央，请其赶快加以指示。因东江特委工作最近是直接中央指导，因中央指示出了东江工作竟犯到无路线的严重错误，刚在执行转变中，更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详情俟口头报告）。不意我们冲到了惠阳之后，又找不到县委，回海丰方面又是成了问题，于是于四月二十一日由惠阳直来香港找两广省委，无奈两广省委及香港市委于两个月前机关破坏以后，当时组织已经改变，连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支部还是与市委断绝关系，因此仍是无法找到两广省委。更因我们在香港无法作长久的立足，再于四月二十七日由港赶船到达此间，主要的是要找到你们转达中央报告一切及讨论一切，我们到香港时，港报载东江特委在潮普惠之后南山之龟山湾地方受敌人包围，陈魁亚等已枪决。我们估量，乃有其事，整个东江特委亦的确是成问题。现在请你们赶快派人接头，以将东江工作早日报告。如要在组织上再加以审慎的话，可将此事报中央，因中央是有人认识我们的，并可以说大林是东江特委委员之一。东江特委委员本有十一人，陈彭泽〔除彭承泽〕、碧清二同志牺牲了，高舒最近在汕头叛变，策夷同志因犯错误开除其常委及委员之职，现在所有七人是：茂崇、国声、振芬、超如、子歧、洋杏〔谭吉〕、大林。

周大林 陈云山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

回忆录

历史的回顾（节选）

徐向前

奔向海陆丰

离开广州后，我们一气赶到太和圩，追上了教导团的队伍，继续向花县进军。路过一个山垭口时，遇上地主民团的伏击，部队冲了过去。傍晚到花县，城里的敌人已闻风而逃。

部队在花县停了3天，整编队伍，讨论行动方针。

先清点人数，共有1440多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即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不多，我是一个，还有吴展。叶镛是黄埔第三期的。教导团的队长、党代表大多是黄埔第四期的，其余均系武汉军校的学员。

部队编为一个师。叶镛当师长，袁裕（国平）当党代表，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在一所学校里，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我们叫红四师，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红四师下属三个团：十、十一、十二团。我任十团党代表。还有一、二十个女同志，都分在师部、团部工作。我们团管军需的那位女同志叫彭镜秋，现在还健在。组织成立后，我把从起义指挥部拿来的银毫子全部交公。部队是仓促撤出的，经费十分困难。

部队下一步到哪里去？花县离广州太近，又靠铁路线，肯定

不能蹲。有的主张去北面的韶关，有的主张去海陆丰。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在韶关一带活动，多数人主张去同他们会合。于是，派人去联络。

部队在花县，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师里要我负责指挥打民团。那些地主民团滑得很，一天来攻好几次。我们要是不理他，就呼噜呼噜地来一片，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要是一打，他们就跑。有时我们正吃着饭，民团来了，部队扔下饭碗就去打；刚打走他们，一会又来了，又得去打。他们熟悉地形，零敲碎打，跑得又快。我们有时也追击一下，但追得不太远，怕中埋伏。我们把打民团的战术，叫做“打狗战术”。意思是别看它来势汹汹，你抄起棍子去打，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师部三次派人去韶关，都没找到朱德同志的队伍。第三天晚上，才决定去海陆丰，会合红二师。次日一大早出发，走了半个多月；经从化、良口、龙门、杭子担，绕道蓝口附近渡东江，南下进入罗浮山脉东侧的紫金县境。途中，有些民团怕我们，在村边插着木牌，写上“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我们就交代政策，分化敌人；遇上反动民团的袭扰、顽抗，则狠狠地打，绝不留情。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群众痛恨军阀，心向革命。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支援，对士气鼓舞很大。

紫金县城敌军不多，县长叫丘国忠，是个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极其反动。起义军撤出广州后，他坐卧不宁，屡电广州反动政府，求援增兵。当我军进入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丘逆误认为是广州来的援兵，派人出城联络。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冒充“援兵”进城。那天上午，我军队列整齐，开赴县城；丘国忠带着县府的大小官员来到城外，恭身欢迎。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将他们活捉，占领了紫金县城。丘国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1928年元旦，红四师抵海丰县城，受到中共东江特委和当地

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问。海丰是我党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彭湃同志的故乡。从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这带发动过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甚大。第三次起义是1927年10月底，数千农民在董朗、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共一千余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海丰、陆丰两县城，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我们进抵海丰县境后，见各村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颇有革命气势。县城的墙壁，都用红土刷过，全城一片红，真是“赤化”了的天下。群众听说我们是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

为欢迎红四师，东江特委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广州起义失败了不算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失败了再干，革命一定会胜利。二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要坚决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什么是共产党的法律？抓住地主杀他们的头，就是共产党的法律！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接着，红二师和红四师又胜利会合。从此，这两支年青的红军队伍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揭开了东江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坚持东江游击战争

红二、四师会合后，海陆丰地区的革命力量，进一步增强，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形势不错。东江特委决定“迅速扩大红区”，由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来地区发展，以便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区域。

这时我已调任红四师参谋长。部队在海丰城里住了三天，即奉令东进。我每天都找很多人谈话，了解敌情、地形、道路。当

参谋长，不把情况搞清楚是没法打仗的。部队先到陆丰，那里的反动派已跑光，不战而克。接下来打甲子港。这一仗打得比较厉害。防守的地主民团依托土工事顽抗。不过，他们的装备不行，扔的炸弹是土造的，炸开来很响，里面多是碎玻璃，杀伤力不大。我们强攻了几次，很快解决了战斗。继而攻打果陇。这个村庄是硬钉子，防守的是华侨武装民团，武器弹药不少。我们令十团担任主攻任务，十一团、十二团助攻，打了3天，牺牲了二三十个同志才攻下来，从而使陆丰和普宁连成了一片。战斗中师党委书记唐澍不幸牺牲，有颗子弹打进他的肚子，血流在里面致命的，身上一点血迹也没有。他是四川人，黄埔学生，工作勤勤恳恳，平易近人，是个好同志。我们一路下去，尽是和民团打来打去，几乎天天有仗打。这时，国民党的“进剿”就来临了。2月下旬，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海面，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彭湃同志组织当地军民奋起反击。因事前对敌人的“进剿”缺乏必要准备，敌众我寡，守了几天，顶不住了，被迫于月底退出了该城。

那边丢了海丰，这边就去打惠来。惠来城里是陈铭枢的杂牌部队，从福建来的。攻城前，我们叫人喊话：“我们都是穷人，要分土地呀！”“穷人不打穷人，你们放下武器吧！”还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多少起了点作用。敌人受了影响，既不打枪，也不交枪。

围了几天后，彭湃同志和他爱人都来了。他爱人姓许，也是共产党员，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彭湃同志急着拿下惠来，要领着人去爬城楼。他爱人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样太危险，我们不同意。组织队伍强攻了一下，打死敌军一个团长，敌人就跑了。

“进剿”的敌人继续压过来，我们在惠来城呆不下去了，便转移到普宁山区的三坑。彭湃和特委的同志也来到这里。我们是

在平原蹲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我们说这样干要吃亏，不能去。彭湃同志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去冲，我们也得跟去，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去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下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潮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红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处境越来越困难，怎么办？5月间，特委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红二师、四师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和二师的领导都认为，这个地方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再呆下去不是办法。应当把二、四师的千把人集中起来，拉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不容易被敌人消灭掉；待看准机会就咬敌人一口，能慢慢地补充和发展自己。这个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当时我们虽不懂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从军事上考虑到了不能和敌人硬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特委的同志不同意，说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很厉害，走不过去，要部队回到海丰去。我们都是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就按特委的决定办。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同志到上海去了。

在和彭湃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从前，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来到东江后朝夕相处，才真正了解

他。他出身富豪家庭，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当过海丰县的教育局长。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带头革了地主家庭的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在海丰领导成立了广东省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海陆丰地区的贫苦农民，十分感激和拥戴他，称他为“彭菩萨”。彭湃是个革命意志很坚强的人，又是能和当地的农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的人。不论环境多么艰难困苦，他总是充满乐观的、必胜的信念。他常说：失败了再干，跌倒了再爬起来！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那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象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走后，我们都很怀念他。后来，他和杨殷同志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彭湃等同志离开东江后，红二、四师根据特委决定，一道回去攻打海丰。特委同志说，城里有内应，攻克不成问题。其实守敌是一个多团，仅8个士兵是我们的人。我军攻进城里，占领了小部分地方，再啃就啃不下去。没有办法，我们带上那8个士兵，退出城来，又转到海丰附近的山里去。

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我们的处境日趋艰难，只好分散游击。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爆发卷走的……。没有粮食吃，靠挖野菜度日，红薯叶子算是上等食品，稀罕得很；没有房子住，临时搭个草棚避避风雨，后来因怕暴露目标，连草棚子也不搭，净住树林、草堆；蚊虫极多，害病的同志不少，又没有药治；整天和敌人周旋，他们来东山，我们上西山，他们来西山，我们又转回东山，一些病号走慢了就被敌人捉去。我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

了伤，天气炎热，伤口化脓，多亏医生采了些中草药敷上，过了个把月，伤口才愈合。6月中旬，叶镛同志因患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蔽在一个地方，被敌人搜出杀害。他是四川人，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任过武汉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的连长、营长，为人正直，作战勇敢，对东江游击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遇害时年仅20几岁。此后，由我任红四师师长，带着一二百人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搜剿”一次，我们的人损失一些，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摆脱被动的、有耗无补的局面。

7、8月间，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来了解情况。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到年底，只剩下了我们几十个人。

1929年1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最后这批人撤走，东江游击战争遂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

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伟大。

（摘自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回顾》第三章之第二、三部分）

回忆海陆丰的斗争

陆 定 一

1927年12月，我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消息当天就传到上海。团中央领导人紧急开会，决定派我立即起程，去参加暴动，名义是团中央巡视员，任务是协助团省委发动团员、青年参加暴动。因为抢时间，我是坐一艘货船去香港的。船到香港，广暴已失败，党和团的省委会人员都到了香港。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已经牺牲，党中央派了李立三同志为省委书记，召集中共省委扩大会议，检讨广暴的失败。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因此我得以了解广州暴动的经过。12月29日，我在香港写了一份《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CY在暴动中的工作》的报告给了团中央，同时请团中央指示我下一步的工作。团中央要我到海陆丰去巡视团的工作。

1928年1月上旬，我仍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香港党的机关派了“交通”为我带路。“交通”听到我的外乡口音，担心路上发生麻烦，要我装哑巴。我们从香港乘小轮船，经过一夜航行，安全到达海丰汕尾港，看见到处红旗招展，人们戴着红领巾，红袖章，生气勃勃，非常高兴。我们由陆路到海丰县城。

海陆丰是我们党领导的最早发生农民暴动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陆丰地委在1927年4月、9月两次发动农民暴动，都被敌人镇压下去。10月初，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从潮汕撤退到海陆丰，东江特委把他们改编为红二师，师长董朗同志，党代表颜昌颐同志。10月下旬，海陆丰工

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暴动，解放了海丰、陆丰两个县城，两县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首先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干部、群众革命热情都很高。我到海丰时，看到县城里红旗招展，也听说彭湃大义灭亲，把亲戚中的恶霸地主也杀了，自己家里的地契也拿来烧掉，群众对他非常敬佩。

住了几天，我逐渐了解到当时海陆丰的形势是很严峻的，这个根据地并非巩固。海陆丰第三次暴动，正是两广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的时候，因而没有力量立即进行镇压。11月份，红色政权不仅平安地度过，而且有所发展。广州暴动失败后，广东两派军阀接着在东江西北部展开混战，当时他们都避开海陆丰，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对他们都是“腋肘之患”，自然非除掉不可。这时我们面临着两种抉择：继续采取进攻的策略，向惠阳、广州的方向发展；或者采取守势，向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域发展，准备新的后方，必要时可以战略退却，到后方根据地活动。东江特委和广东省委采取的都是进攻策略，1928年1月5日，广州暴动的部队1000多人经花县、河沅撤退到海陆丰后，东江特委把他们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叶镛同志任师长，袁裕（袁国平）同志代理师党委书记。这支队伍除留一个团约500人帮助工农武装防守海陆丰外，其余都开往惠来、普宁一带活动。广东省委担心广州暴动失败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坚决执行原订计划，继续发动农民暴动，不得推迟，更不能中止，以便汇成全省的暴动，夺取广东政权。特别指示东江特委要巩固海陆丰的苏维埃政权，不要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邻近各县也必须起来暴动。省委批评上山或者退到偏僻地区以保持实力的政策是“自取灭亡”。实际上，由于敌人调集重兵到东江地区，要巩固海陆丰政权已不容易，发动新的全省暴动更是做不到的。

12月下旬，敌人围攻海陆丰的风声越来越紧，干部和群众都知道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因此在这时发生了“二八”事件。

所谓“二八”事件，就是当时谣诼纷纭，说是敌人正在向海陆丰扑来。我们的侦察员还报告说：陈济棠的部队距离陆丰只有80公里了。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必要时退到后方根据地黄羌。12月28日午后召开党员大会宣布这一决定，会后许多人一哄而散，有人以为敌人已经到了，连忙逃跑。傍晚，海丰县城行人稀少，机关空无一人。直到30日早晨，才知道我们的侦察员侦察不实，谎报军情。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广东省委对这件事情非常恼火，派省委常委沈青同志来查办。他认为责任在于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应向党员和群众检讨自己的错误，让群众批评。省委没有从形势的变化来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只是归咎于“党组织的机会主义”，而根源是“党的机关中充满了知识分子”，断言“如果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占绝对多数，实际起作用，决不会如此恐慌退缩，犯这样大的错误”。沈青同志到海陆丰后，立即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

我到海丰后十来天，即遇到广东省委在处理“二八”事件和东江特委、海丰县委的问题。党代会是1月22日在海丰县城准提阁召开的。大会一开始，主席就宣布工农同志坐前面，知识分子坐后面，先给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接着，沈青同志代表省委、彭湃同志代表东江特委、陈舜仪同志（海丰县委书记）代表海丰县委，报告“二八”事件的错误。代表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彭湃同志在群众中威信高，他作了一些解释，代表不再批评东委，主要批评海丰县委。

第二天，沈青同志作政治报告，我传达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当时我也是很幼稚的，有“左”的思想，对形势缺乏深入的分析，传达11月扩大会议的精神，就是强调进攻。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时，仍是要继续发动邻县暴动。会议最后改组了海丰县委。广东省委实行惩办主义，海丰县委常委都被撤职甚至处分。新县委11个委员中，1个工人，10个农民，出身都很好。但是这

样片面强调出身成分，又进行了大换班，一些有斗争经验的人落选了，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县委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当时海陆丰的困难，一个是军事，另一个是经济。

1928年1月以来，敌人对东江地区加紧进攻。我们的部队作战很勇敢，经常一个连可以打赢敌人一个营，一个营可以打赢敌人一个团。如驻蔡潭的一个连，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突破敌人一个营的阵地，并缴获了一批机关枪和迫击炮。在惠来的战斗中，红四师以三个连打垮敌向卓然进犯的一个团。但是战斗频繁，我军伤亡很大，主管军事的同志一直没有注意扩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军官都是外地人，听不懂本地人的话，不愿意吸收农民到正规红军中来。我到海陆丰后，曾协助共青团组织少年先锋队，把团员和青年编成四个队，称为“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卢森堡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营，共有1000多人。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四个队之中“卢森堡队”就全部是女的。其余三个队全是男的，少年先锋队在防卫中是起了作用的。当时颜昌颐同志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我对他说：兵力消耗这么大，没有得到补充，这样打下去能支持多久？建议由少先队补充红军。颜昌颐同志同意派红军干部到少先队工作，少先队跟红军走，逐渐把他们编入红军。但部队减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月中旬，敌军两派混战结束，统治广东的军阀部署兵力进攻海陆丰，形势日益严重。东江特委一些同志很担心，杨殷也说，他想不出保卫海陆丰的办法。

经济方面，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收入是靠没收地主土豪的财产，军队的给养靠它，政府的经费也靠它。开始时还可以维持，但这种收入不固定，逐渐地财政上就捉襟见肘了。政府人员生活也困难。我是团中央派来的，对我有点优待，彭湃等领导同志有时还带我到茶楼吃点心，许多同志伙食很差。当时管经济的同志是陈舜仪，我看他简直束手无策。为了开辟财源，维持军饷和政府的经费，不得不向商人和富户派税、派饷，税收仍是不够开

支。

2月下旬，团中央要我回上海，我即离开海陆丰。经过香港时，我向广东省委报告海陆丰的情况，主要讲了红军得不到补充和政府财政困难等问题。广东省委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发了一封《指示信》，批评东江特委军事上有拼命主义的倾向，是失败主义观念的反映，没有坚决保卫海陆丰的自信心。省委认为海陆丰的红色政权是保得住的，因为东江方面敌人多次失败，兵力损失很大，我们进行士兵运动就能进一步削弱他们。只要进一步发动农民，就会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造成全东江割据的局面，警告东委“不应有一点动摇”。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广东省委是轻敌的，这些指示脱离了实际。

在省委“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东委的战略方针仍然是进攻的，还在发动东江各县的农民暴动，但是他们究竟比较接近实际，兵力的进攻方向，不是向西（向惠阳和广州），而是向东，向山区普宁、惠来，这是正确的。这时，敌人分三路向陆丰的大安、海丰的公平并由汕尾调来部队实行包围。敌人炮火猛烈，红军和工农武装一部分上山，一部分分散到农村中，海陆丰的红色政权就此瓦解。

海陆丰是有坚实群众基础的地方，彭湃同志是极有威信的领导，海陆丰有党员2万多人，团员好几千人。正规红军有2个师两三千人，还有工农武装，力量是不弱的，为什么失败这样快呢？

海陆丰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敌我力量对比我们处于劣势，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都是客观方面的。就主观上来说，当时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很幼稚，不成熟。就海陆丰的情况来说，当时采取一些过“左”的政策，比如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信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

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这些都是幼稚的表现。我们的党从幼稚到成熟，需要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不经过若干次失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很难趋向成熟。

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进攻，不知退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前进、进攻甚至冒进是很容易的，退却、后退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在敌人步步向海陆丰进逼的时候，起义的领导人主动退却，向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发展，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识到了也办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实行退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何况在尚未失败时主动实行战略退却呢。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不攻长沙而上井冈山，这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办得到。这是战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但他竟因此受到处分，被撤消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他这个行动才被全党认为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的。这说明进攻需要勇气和谋略，退却也同样需要勇气和谋略。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谋略。该退的时候就要退。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要善于退却，这是脱离幼稚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海陆丰的失败中，我们所能得到的经验中，我想这一点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对于战略防御的必要，讲得很透彻，很具体，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不但用来了解过去，并且，我相信，学了这一点，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会变得聪明些。

我简要地讲了海陆丰苏区的兴起和失败，并且检讨了那里的错误根源在于我们全党当时还是不成熟以后，还要正面说一说广东东江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传统。

海陆丰人民的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其影响及于全

国。

海陆丰失败以后，继之而起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古大存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在普宁、惠来的大山区建设和长期坚持了革命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这个队伍同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一直坚持到与人民解放军会合，完全解放东江，解放广东。

到这个时候，东江人民才走完了艰难的革命历程，实现了先烈们的遗愿。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如实地回顾当年，为的是教育后人，革命的历程非常曲折，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东江的人民的革命传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学习。

（本文为陈清泉据陆定一1983年1月20日口述所撰记）

难忘的日子

——记1927年周恩来同志到陆丰

黄 秀 文^①

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一封由秘密交通站转给我的信，里面写着：“我陪同两位负责同志来到南塘，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希你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杨石魂”。我看了之后，即回信说：一定完成任务！同时心里十分惊奇地揣摩：杨石魂同志是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由他陪同来的自然是高级首长，但到底是谁呢？前几天，我曾听南昌起义军到达陆丰的徐成章团长说过，在流沙遭遇敌军袭击之前，他曾见过周恩来同志和叶挺、贺龙两位军长，失散后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了。难道现在来的就是其中的两位？难道我竟这么幸运地得到护卫首长的光荣重大的任务？但是我又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猜测。

第二天中午，又接到杨石魂同志来信，通知我即晚9时派两个可靠的党员到琐城岭迎接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军长，并且说，必须绝密地封锁消息，认真做好警卫工作。我一看这信简直乐得心里开了花，我揉揉眼睛，再仔细看信，分明不错。周恩来、叶挺同志就要来我家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同时，我又想这个责任不轻啊！周围30华里左右的碣石、博美和陆丰城等地，都驻有陈学顺的大股敌军和反动地主的保安队，他们正在企图扑灭革命火焰，血腥的魔爪时刻都有伸进金厢

^① 黄秀文，南昌起义期间，在广东省陆丰县任中共区委书记。

的可能。可是党已把这个重任委托我，决不能出丝毫差错，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住首长的安全！

我立即着手组织警卫工作。黄厝寮村30来户人家全是可靠的革命群众，严重的问题只是防卫敌军的突然袭击。因此我挑选了优秀的党员，分别到琐城岭、观音岭、金厢港口监视周围据点里的敌人，另一人在村外巡逻，并约定有情况时，以三枪为号。我考虑了让首长们住在我爸爸房子里。那是村子里最后面的一所屋子，有一个小院落，不容易暴露目标，也便于向后面山上隐蔽。

天刚黑下来，我另派两个党员到琐城岭去了。我自己也收拾好房子，怀着一颗火急的心盼望着和首长见面。晚上十点钟了，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焦急地后悔自己没有去迎接。可是我若真去了，又怕这边出乱子呀！上弦月已隐入山后。我更着急了，随手抓了驳壳枪，踏着昏蒙蒙的月色，朝琐城岭跑去。

“谁？”这是前去迎接的李秀的声音。

“是我。接到了吗？”我低声地问。

“接到啦！”语音刚落，李秀已陪同杨石魂同志迎面走近。我叫李秀和另外一位同志立刻先回村去警卫，我便和杨同志站在路边等候。

走上来的两位首长都是身材高大，穿着粗布衣服，多么朴素啊！后面紧跟着两位警卫员。杨石魂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

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秀文同志！”

“我来迟了，同志！”我说。

“有人带路就行了，你还来接，大家工作都很忙呀！”叶挺同志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说。

我本来有点拘束，但一听两位首长亲切温和的声音，我象遇见久别重逢的上级一样，十分亲切。

我们向村里走去，周恩来同志一边走一边问我家里有多少人，种几亩地，生活好不好？当他知道我正23岁时，高兴地点点头，带着赞扬的口吻说：“啊！你这个年轻的区委书记，还赶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呢！”

不一会，已穿过村后的小树丛，进入屋里。点亮了灯之后，我才看清楚周恩来同志英俊的脸庞，奕奕有神的眼睛，十足象个书生，只是颧骨很高，脸色有些发黄，我不禁暗暗地为首长的健康着急。我更没想到北伐时著名的铁军将领叶挺同志，竟是那么斯文，平易近人，这使我看到了人民英雄的本色。

房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地下临时给警卫员准备了一张草铺。我腼腆地说：“地方太狭了，请首长们在这床上休息。”周恩来同志好象看出我难为情，便说：“没关系呀！这就很好了。”这时，我很想跟首长们多谈一刻，可是想到他们南下2000多里长征的奔波，就不敢过于打扰他们的安静，很快地出来，让首长同志好好休息。

第二天，风雨大作，海里浪涛高得惊人。我向首长们报告时，发觉周恩来同志没有吃饭，脸色红得厉害。我不安地问：

“周恩来同志，你病了吗？”

“有些不舒服，但不要紧。”他温和地回答。

杨石魂同志焦虑地说：“周恩来同志发烧很久了，昨天过度疲劳，今天发热得更厉害啊！”

我一时愣住了，首长发高烧，而且很厉害，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该怎么办呢？附近城镇都有敌军占据，这里又没有医生，何况又不能暴露秘密，真是为难啊！

正在房子里徘徊沉思的叶挺同志，突然问我：“你能找得上陆丰县委的关系吗？”

“找得上。县委设有秘密交通站。”我说。

“那末，秀文同志，请你一面向县委报告，设法请个可靠的医生，替周恩来同志治病；一面派人雇船只，等风浪稍停，就启

帆去香港。”叶挺同志说完后，回头象是征求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看好不好？”

“雇船很好。不过请医生问题，我看不要麻烦县委吧。我的病并不要紧，行军打仗还能挨过来，何况现在的环境总算安定得多了。”周恩来同志说着坐了起来，好象是证明他的身体满可以支持。

“不行！你已给病折磨够了，应该赶快诊治！”叶挺同志肯定地说。

这时我们在旁的同志也以同样的心情，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意见，他才同意我给县委打报告。

下午，周恩来同志的高烧稍退一点，叫我找县农民协会的负责干部，和一位工农革命军的中队长到他的住房里座谈，了解我们这里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情况。他是多么关心革命事业啊，简直忘记自己还在病中。

我说：“今年春天，地委举办了区书训练班，县委相继举办了组委和宣委训练班，大力发动农民，扩大武装斗争。‘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我们这里就举行了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时间虽然仅仅10天，但是我们党组织了广大农民，起来保卫减租减息、抗租抗息的胜利果实，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浪潮十分高涨。”

周恩来同志听得很仔细，不时地点点头。当我再谈到攻打碣石城，农民持着大刀、尖串，用浸湿的棉被和稻草捆护住身子奋勇冲锋，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时，他赞许地说：“海陆丰农民的革命热情非常宝贵！现在应该继续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力量！”

叶挺同志忽然问道：“南昌起义军不是有个团送给陆丰农民一部分武器吗？”

我回答：“有！徐成章团长奉军委的命令，把武器送给了英勇的碣石和金厢农民，金厢的州渚村就发了一百多支枪。农民有了枪，斗争劲头更大了，部分青年农民穿上起义军同志赠送的制

服，全副披挂起来可神气哩！”

周恩来同志听到这里，随口就说：“农民武装起来的队伍，应该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才能战胜敌人。”

这时，县农协的同志说：“几天前，听说董朗和颜昌颐同志带领的起义军，甩开了敌军的追击，经过新田、河口，现在已安全地抵达海陆丰的革命根据地碣石溪和中峒了。”

听了这个消息，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他说：“这就很好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地燃烧起来！”

周恩来同志的话，句句都打动我们的心弦，提高对革命的信心，讲的真好啊！但想到他在病中，就希望他休息。可是他不顾自己的病，继续亲切诚恳地问着，谈着。

周恩来同志对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也非常重视。当时我们这个区的党团组织，虽然比1926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整个区才有一百多个党员，很多村子还是空白点。他谆谆教导我说：“应该抓紧发展组织工作，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只有党团队伍壮大了，工农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我们才有力量反对国内外的反动派，建立自己的政权。”

长期以来，我整天忙于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对发展组织是不够重视的。周恩来同志的话打中了我工作中的大缺点，我带检讨地说：“今后我要好好的发展组织。”

窗外的天空暗下来了，我感激地说：“请首长休息吧，希望今后多多指示！”

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微笑地点点头。在我们退出的时候，他们还送到门口，热烈地跟我们握手。

这一晚，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我想着首长的每一句话，和对工作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

第四天接到县委的通知，要我护送周恩来同志到革命基础很好的溪碧村去医病。那里有一个可靠的中医生。这天晚上，我备

了一乘轿子送周恩来同志到县委早已布置好的接头地点，当时叶挺同志、杨石魂同志和两个警卫员也一起去了。过了四、五天，天还没有亮，周恩来同志又乘着轿子和叶挺同志等一行人回到我的家里。当我知道周恩来同志的病状并未全好时，我的心情不由地又不安起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让首长早日到达香港就医。但老天不作美，暴雨虽然停止了，狂风却依旧卷着巨浪，猛烈地扑打海岸。听着这声音，我的内心就焦急得象油煎，恨老天爷偏偏在这时候跟我们作对。那时，每天我总要抽空看望首长一两次，两位首长反复嘱咐我要关心整个区，关心抗租抗息的发动工作，关心农军的扩大和训练；这一期间，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我们极深的影响。

一次，我进房去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正和两个警卫员一起坐在草铺上，认真地教他们学文化。周恩来同志看见我进来了，就站起来笑着对我说：“这两个江西老表学得还差不多哩！”那时我深深给那亲密的阶级友爱所感动。想起自己对下级干部关怀得不好，甚至粗暴地对待干部的缺点时，不禁刷地脸红了。

过了一会，周恩来同志忽然问起我念过几年书。我告诉他曾到城里念过高小。接着他又问我：“读过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没有？”

我说：“没有。”

周恩来同志非常恳切地说：“应该读。搞农民运动的干部不读这篇文章是不行的。”又问：“《共产党宣言》读过了吗？”

我怪不好意思地再次说：“没有。”

“啊！这是必须读的。”周恩来同志说着踱到我的跟前，靠近我坐下，非常温和地说：“秀文同志，你应该懂得，现在革命斗争正在进入艰苦的阶段，很需要无数忠于党的革命干部，懂得革命真理，掌握阶级斗争的策略，才能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在风浪中前进。因此，要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从实际出发，指导革命斗争。你说是吗？”

“是。首长，我过去就是强调困难！以后保证要认真学习好。”一种激动的心情使我站了起来。

当时周恩来等同志的食用全由我父亲照料。我父亲是一辈受苦的人，对革命的态度很坚决，过去有同志来我家，不用我说什么，他都热情地款待。他常说，同志们为革命离家背井，应让他饱暖些。这一回我郑重地告诉他，有两位首长要在我们家掩蔽，等风浪停了就走；我们要让同志吃得好些。他听了点点头说：“这不用你费心。”

首长到我家后，父亲每天送饭打杂，他总是笑眯眯的。一次他买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鲜鱼，高兴地做好端进房子里，叶挺同志一看见就微笑着说：“哟！老大爷，怎么买鱼呢？你家并不宽裕，再说，咸菜已经很好吃啦！”

父亲说：“同志，你们工作担子重，这位同志又害了病，不吃点鱼壮壮身子那能行呀！”

周恩来同志说：“老大爷，我们身体并不坏哩！你太关心了。”他接着又说：“菜已做了，那就请你送一盘给老太太尝尝，你也来这里吃。”父亲受周恩来和叶挺同志劝说不过，只得照办了。吃饭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看我父亲光吃咸菜，就把鱼放到我父亲的饭碗里。叶挺同志也风趣地对两个警卫员说：“怎么，你们也拘束了，打它一个冲锋吧！”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在周恩来同志等人走了之后，父亲才知道这两位同志是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他激动得泪汪汪地说：“怪不得他们那样和气，那样关心别人啊！”

周恩来同志他们，在我家住了半个月，船工来通知我说，可以出海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首长，大家都非常高兴。傍晚的时候，我备了一乘轿子给周恩来同志坐。在动身之前，两位首长亲自向我父亲道别，并殷切地表示谢意。我的父亲感动极了，他对着两位首长祝福：“老天爷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我们一行弯过州渚村20分钟后到达了海边。那里停着两条不

大的有竹篷的小帆船。我们便一齐上去。

开船了。天空灰蒙蒙的，海涛在咆哮。恰好遇上刮东风，顺风掠过奔腾的巨浪，船向漫无边际的大海飞驰。

我安顿了首长在船舱里休息，便出来坐在船头上，环顾着周围海面，心情紧张地筹划着假如遇上土匪的对策。半夜后，一弯月儿从海面上徐徐升起，船工告诉我，已经越过了匪船出没的海面，我们顺利地渡过险境，我真是高兴啊！但是，立刻又难过起来。在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叶挺军长一起的日子，我觉得全身都是劲，满怀信心。我想能永远跟在周恩来同志的身边多好啊！

船颠簸得很厉害，两位首长一夜也没安睡。离香港五里，杨石魂同志叫船工下了帆，改乘小艇上岸。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叶挺同志就要走了，我们热烈地握手，依依惜别。最后，叶挺同志把一支自卫小手枪和一副望远镜送给我，两位首长叫我好好坚持斗争。

我听着首长的嘱咐，拿着高贵的纪念品，觉得全身的血都沸腾了。

（叶左能整理）

（载《工农兵》1959年第八本，汕头市工农兵文艺月刊社编）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海陆丰

刘 立 道

南昌起义的革命军，在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和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下，于1927年8月3日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9月间进入广东东江潮汕地区。

部队到达东江以后，一方面布防，一方面进行整补。由于沿途不断作战，部队减员很多，而缴获的武器又不少，出现枪多人少的状况。周恩来同志派我去海陆丰发动农民参军。我到达海丰黄羌圩，与海陆丰县委书记张善鸣同志研究后，决定由县委发出号召。

海陆丰的农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已与反动军队和民团苦战了几个月，正苦于缺乏武器，得知革命军来到东江，将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他们，无不欢欣鼓舞。因此，当县委发出参军号召后，各区农民纷纷响应，星夜赶来报名者有千余人。我和林道文即刻带领参军农民去潮汕。不料行抵揭阳县河婆圩，闻听革命军在揭阳汤坑一带激战后失败。我们只得带领参军农民返回原地。

革命军失败后，一部分约2000人由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从三河坝经闽赣粤边境到达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约千人由董正荣率领，经普宁、惠来到达陆丰碣石溪。这支队伍沿途同敌人激战多次，损失很大，仅余五百人左右，于10月中旬进驻海（丰）、陆（丰）、惠（东）、紫（金）几县交界的中洞，休息几天以后，应紫金县南岭农民的要求，于10月17日晚到南岭打钟姓地主。部队由董正荣指挥，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带领农民一同前往协助作战。18日拂晓，先头部队到达南岭，与地主武

装接触，敌人占领了屋后山头阵地，居高临下，我军无法接近进攻目标——地主炮楼。我军乃先派出一连兵力，猛攻敌人高山阵地，经过激战，占领了全部高地，但地主武装却缩进炮楼去了。炮楼十分坚固，我军攻打炮楼的装备不足，数次攻至炮楼下，都无法攻破，遂于天黑后向炮仔圩撤退。19日，在炮仔圩休息了一天，20日仍回到中洞。回到中洞后，海陆丰县委传达了南方局从香港发来的指示，将到达海陆丰的革命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当时南方局的指示告知，党对革命部队的编组计划是，以朱德同志率领的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海陆丰的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海南岛群众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但海陆丰革命部队只有500人左右，不足一师的编制，所以编一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下属两个营，以随同部队到来的董朗同志为团长（率领部队到海陆丰的董正荣不是共产党员，部队打南岭转回中洞以后，根据本人要求，党送他到香港去了），张宝光同志为第一营营长，我任第二营营长。

工农革命军第四团成立后，在中洞整训和补充装备。团部和第一营驻中洞。第二营进驻黄羌圩（离中洞40里）。工农革命军的成立，引起海陆丰各地敌人的恐惧，反革命军队的团长陈学顺，企图进攻黄羌圩，来个先发制人。我军事先得到了农民的报告，作了充分准备。10月末，陈学顺率其全部及民团共千余人，向黄羌圩进攻，我工农革命军第二营给予迎头痛击，附近农民四起助战，吹号鸣锣，一齐杀来，反革命军队一开始就慌乱异常，溃不成军。在我军猛追猛打下，这批败将残兵直向海丰县城逃窜；我第二营追至海丰县城，敌人又弃城向陆丰方面逃窜，我军于10月29日黄昏占领海丰县城。10月31日，海陆丰县委和我军第四团团部及第一营都到了海丰县城，建立了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杨其珊、杨望、陈舜仪、郑志云、林道文等同志为革命政府主席团。随即下总攻击令，限期收复海陆丰各城镇。董朗团长亲率第一营向海丰捷胜镇（这里是海丰何姓大地主的所在地，我军占领

海丰县城时，城内地主武装也逃到这里）进攻；我率第二营向陆丰城进攻，陆丰党的负责同志陈魁亚等同往。陆丰县城及捷胜镇，先后为我军克复。我军占领陆丰县城后，又建立陆丰县临时革命政府，由陈魁亚、张威等同志组成主席团。占领捷胜镇后，农民将逃亡到捷胜的地主和捷胜的何姓地主一同加以镇压，将捷胜改名为“红胜”。

反动军队陈学顺、戴可雄等和陆丰地主武装及一些反动地主全部撤至碣石，碣石成了海陆丰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我第二营奉命向碣石进攻，董团长亲自指挥，党政负责同志陈舜仪、陈魁亚、郑志云、张威等同志也随军到达碣石。碣石三面临海，城墙坚固，我军于11月3日拂晓开始攻击，占领了城郊一带阵地和南门大街，但市区经围攻数天终不能下。我军牺牲排长1人、战士10余人，我也负了伤。

11月初，海丰、陆丰两县相继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和陆丰县苏维埃政府。

海陆丰革命政权建立后，中共南方局派颜昌颐、王备、黄雍等到东江来，组织东江特委，扩编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颜昌颐同志以东江特委委员兼任第二师党代表及第四团党代表，董朗同志任第二师师长，仍兼第四团团团长，王备同志以东江特委办公厅主任兼第二师参谋长，我升任第五团团团长，高山子、于以振两同志分任第五团第一、二营营长。11月中旬，党又派张寿徽同志任第五团党代表。

中共东江特委在海丰成立后，接着就召开了东江农民代表大会，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等县代表共200余人出席，大会号召拥护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并制定了具体的政策。这些政策大致是：禁止地主向农民收租，并追回已收租谷，违者枪决；地主私藏地契或者窝藏地主地契者均予枪决。在农民运动高潮中，地主被迫交出地契；债权人被迫交出债约；实行平分土地。工会、妇女会、少先

队、儿童团和一切群众组织的活动都开展起来，这里的工农劳动大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政权。

11月中旬，董朗师长率领第四团第一营，配合紫金县农民武装30余人，第二次打南岭地主，围攻三昼夜，我军挖开了炮楼墙壁，朝楼上只打了两枪，地主就投降了。我们将地主一一捆起来，缴获长短枪支八九十支，并没收了地主粮食、牲口和其他浮财，分给农民。打倒了南岭钟姓地主，为农民除掉了一个大害。根据农民的要求，我红军将其他12个罪大恶极的地主解送到海丰苏维埃政府，由苏维埃政府公审后全部镇压，群众无不称快。

在东江农民进行大规模土地革命的时候，广州工人阶级和国民军第四军教导团于1927年12月11日英勇起义，夺取广州政权，但终因反动派勾结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围攻，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部分同志（主要是教导团的学生）冲出广州，向东江方面撤退。反革命军张发奎部许志锐师紧紧尾追而来，东江特委军委会派我率第五团前往紫金县接应广州起义部队。反动军队许志锐部，一与我军接触，知道我们有了准备，即向兴宁方面走了。广州起义部队约五六百人终于安全到达东江地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袁裕（国平）任党代表，下属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3个团。从此，海陆丰的革命声威更盛。

1928年初，大革命初逃到香港的陈炯明余孽钟秀南、蔡腾辉等，在英帝国主义香港政府的帮助下，率匪千余人，侵入陆丰边境骚扰，为我红军第五团击败，死伤甚多。但钟秀南等匪徒，还不甘心失败，又窜犯惠阳县边境，遭我农民赤卫队彭桂部迎头痛击，狼狈败逃。

因敌人常潜入陆丰方面捣乱，威胁革命政权，东江特委乃派红四师至陆丰方面保卫革命政权。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颠覆东江革命政

权，又一次相勾结，于1928年2月间，调集广东反革命军队三个师的兵力，由余汉谋、李振球、邓彦华等率领，分三路向海陆丰进犯，并派海军舰队到海丰汕尾和陆丰的碣石各地助战；钟秀南、蔡腾辉等在英帝国主义的资助下，再次潜入海陆丰境内骚扰。我军虽然作战很英勇，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多，与敌人苦战三昼夜后，被迫退出海陆丰县城，进入中洞山、碣石山、朝面山、黄羌圩、杨梅水、炮仔圩一带山中，开展游击战争。

革命势力退出海陆丰县城后，仍保持乡村政权，但敌人邓彦华师长期驻在海陆丰县城和海丰之公平、汕尾等地，其他的较大市镇，又有反动地主武装，天天出动对我军“围剿”，并实行了经济封锁。

我军部队因牺牲、负伤和疾病，不断减员，在粮食、弹药、医药上都成了问题，部队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在上述困难的处境下，东江特委执行了“由一省的胜利，争取数省胜利”的“左”倾路线，要我军继续夺取城市。3月间，我军奉命进攻海丰县城，以第二师为主力，向五坡岭进攻；海丰农民武装部队由麻竹出发向公平圩进攻。这一战，双方伤亡均重。五坡岭离海丰城仅数里，敌人由县城派来增援，而农民武装在公平方面的攻击亦未得手，敌人即从公平方面又抽调兵力，向我红二师后方迂回攻击。我红二师，在无后续部队应付迂回敌人，弹药也补充不上的情况下，继续苦战，但终未取胜，被迫向吊垌撤退。4月间，红二师由颜昌颐党代表亲自率领又进攻公平圩，在进入巷战、将占领公平圩时，敌人由海丰县城赶来增援，我师党代表颜昌颐同志负重伤，战士伤亡亦重，只得向麻竹撤退。

经过这两次大战后，我红军受了很大的损失，从此，农村的政权也逐渐缩小了。是年秋，党派广东省委的陈郁到海陆丰视察，东江特委召集了各地负责同志开了几天的会议，一方面鼓舞同志们的士气，同时又考虑到红军的困难，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和农民结合在一起，平时帮助农民从事生产，战时持枪和敌

人作战。红军分散后，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干部，除留我一人担任东江特委军委会参谋长外，其他如董朗、颜昌颐、叶镛、王备、张寿徽、宛志学、范其俊、高山子、于以振等同志都先后奉命离开海陆丰到香港去了。当时，留下的本地主要干部有杨望、陈舜仪、梁秉刚、陈魁亚、陈子歧、陈统、彭桂、彭元岳等。

红军战士分散到农村后，和农民打成了一片，在农村中生了根，播下了种，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963年3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六辑）

海丰县苏维埃政权的一次 对外交涉事件

林 务 农

1927年11月中旬，我接受任务从汕头回海丰后，党派我到汕尾，担任第五区区委书记。我到任时，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已于11月11日正式成立。市政府主席彭少傑，委员有梁昇昌（负责农运）、郑敦厚（负责工运）、黄娘恩（工人）、苏镜波（工人）、谢玉珠（农民）、陈妈添（赤卫队长）等人。市苏维埃在几天前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出席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汕尾市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英雄气概，热情地投入巩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认真清除境内的反动势力，还把数名西方神职人员拘留起来，安排住在市区中兴旅店，等候处理。

12月27日晨，忽报有一艘英国兵舰向汕尾港口驶来。我意识到来者不善，当高度警惕以备不测，就立即命令所有驻军紧急集合，奔赴海岸散开，挖壕卧倒，以迎击敢于登陆之敌人。并商请由古怀率领来汕尾参观的五华县参观团，和随团来到汕尾的一百多名农军做好战斗准备，充作预备队。为迷惑敌人，同时通令各大院落的学校、机关，用白布条赶书“东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东江工农革命军独立团部”、“东江工农革命军迫击炮大队部”、“汕尾市赤卫队总指挥部”等，挂在大门口，并各派武装士兵3名，2名任守卫，1名当传令。如此摆布，使刺探我军情的奸细难以判断虚实。

英舰可能望见我沿海戒备森严，遂停泊在港口，放下一只小

汽艇，擎一面白旗，徐徐驶来。船上各人也用小手帕摇晃不停，并用扩音机高喊：“我们是来接领被你们扣留的神甫、修女的，别无他意。”汽艇上有主教、海军军官、翻译各1人，徒手水兵4人。

当该艇驶靠码头时，递上“呈：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台启”的公函一封。内略称：我舰是应意大利驻港总领事的要求，前来接回被你们拘留的传教士，并附列男女教士名单。我接阅后，对他们的翻译说：“转告他们，必须先执行两个先决条件：一、英舰应立即驶出3公里以外的公海；二、凡属我国的神职人员不准领去。”另外，郑重告诉他们，查神职人员除黄子谦因犯罪被我政府扣留外，其余均安住本市旅店。如果不答应上述两个条件，万一激怒已觉悟起来的工农群众，把两县所有的教堂焚烧，杀死传教的所有神职人员，那我政府概不负责，莫谓言之不预也。翻译对他们说后，只见他们叽哩咕噜了一通以后，回复称：须待他们回舰请示上峰，才能作答。汽艇随即掉头驶回去。

不久，我们望见英艇已驶出外海，小汽艇又驶回来。他们说，上峰已接受你们的条件。至于神职人员中，黄子谦系属英籍，并展示黄的护照为证。我把情况电告在海丰县城的彭湃，经请示，答复他们：查黄子谦是中国人，因犯罪在案，裁判权在我政府，无论任何国家均无权干涉。惟既入英籍，为顾全邦交起见，可以释放。我海陆丰人民早已觉悟，今后不必再来传教。以后任何外国兵舰不得擅自入港，违者我政府自有相当对待。交涉清楚后，遂把拘留在旅店的7名男女传教士交给他们收领。一场涉外风波遂告结束。

（马世康整理）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勤工作 的一些情况

陈 云 山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担任中共东江特委财委委员，同时担任县苏维埃经济委员会委员、县苏财政科长等职，主要负责后勤工作。当时彭湃对我说：“政权不是流血得来的，下来敌人必然派重兵进攻我们，我们要作好退入山区坚持斗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你要尽量节俭。”按照他的指示，我们把大批粮食、布匹和一些药品等运到朝面山、中洞、激石溪等地方储存起来。那时龙津溪的船只很多，我们组织了一个运输站，由蓝新负责。运去的东西把朝面山等处的仓库堆得满满的。我军缴获汕尾盐船的两座大炮和印刷机，也搬到了中洞。

夺取政权之后，突出的任务之一是扩军、拥军、筹款。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措施是：①由县苏维埃财政委员会主席陈子岐主持逆产清理委员会，没收所有当铺和地主粮食、浮财；②取消苛捐杂税，只保留烟酒屠税；③取消向地主交租，农民按耕地面积比例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粮；④向资本家派军需，海丰全县共派款十万余元；⑤开设百货、布匹、饮食等合作社，组织正常集市贸易。县苏维埃政府把大批食盐运到香港销售，购回一批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弹药等。盐业生产方面，通过组织合作社，和盐民实行三七分，盐民得三成，其余七成归政府。当时我们虽然很需要款项和各种物品，但是彭湃还是比较注意区别对待的。有一次，我们在田心村没收了华侨地主陈锦记很多绫罗丝缎和金山毡等，我打电话问彭湃，他说：华侨地主的東西不要没收，全部发

还他。”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状况较好，尤其是粮食很便宜，赤石的大米没有人买，曾来电请示如何处理。

彭湃还吩咐我想办法，把白银换成港币，以便携带。我们多数换成较大面额的港币，以100元和500元的为主。他很注意宣传工作，授意购买了不少铜鼓、喇叭、腊纸、钢笔、印油等，叫人把海城的街道刷上红色，写了很多标语。他很敬重老人，当时设敬老院于土地祠，有一次彭湃叫我一齐去看望老人，他问寒问暖。有的老人说：“现在生活过得很好，什么东西都由政府供给，只是无子弟。”彭湃说：“大家都是你的儿子，我彭湃也是你的儿子，你们要什么东西可以向云山提。”

在军备方面，每个少年先锋队员和童子团员中的较大者，都配给一只尖才。每个干部发一套大成蓝布衣服和一张包袱皮。这期间红军的后勤供应由东委财委负责。红二师、红四师的办公费、津贴费、粮食、工薪被服等，由各师师部直接向东财委领取。红军战士每人每天发配大米24两（司码秤），每人月发零用钱大洋1元。

1928年3月以后，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转移到山区活动，给养失去正常来源。再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和根据地干部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农民常常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大米或番薯偷偷送给部队，有时我们从平原弄到一些粮食，也是农民在晚上冒着生命危险送上山去，经常出现送粮食农民被敌人发觉惨遭杀害的情况。战士们经常接不上粮食，只好找草心、树皮充饥，有时甚至将敌人丢弃了六七天的死牛，也剥下皮来煮食。

1929年秋，红军四十九团在海陆丰成立，我任团部副官长。各团之上有红十一军。东委在大南山五福田背后山脚成立后方勤务处，负责十一军各团和各县工农武装队伍的子弹、粮食、医药等供应任务。后勤处设主任1人，由东江特委经理处长陈云山兼任，下设副官2人，会计1人，军械1人，被服1人，粮食1人，交通运输2人，事务员4人，炊事员3人，中医生1人，并

有1个排的武装负责保卫工作。1929年冬，由东特委在大南山制发灰色斜布军服给各团补充。1930年起，由军委后勤处负责制发，春季发草青色军服，秋季发灰色军服，每位战士各一套，均是列宁装。同时每人发胶鞋两双，还有牙刷、牙膏、面巾等生活用品，军毡只有适当补充。1932年起因形势日益恶劣，色布无法购进，只好买进白坯布自己进行漂染。

1927年秋红二师到达海陆丰后，在中洞就设有红军医院、枪械修理厂和印刷厂。苏维埃政权撤退山区以后，红军活动的地区更广，流动性大，因而在海丰的银瓶山、大安峒、明热峒，陆丰的激石溪、芹菜洋、白目洋、深坑等地设有医院。后来，在南山也设有医院和制弹厂（用旧子弹壳翻制）、炸炮厂、被服厂、印刷厂等。当时制弹厂、炸炮厂建在南山坑尾、白马山附近山寨。被服厂建在南山将军湖石船乡、无水田、五福田等处。医院建在南山望天石、五福田山后等处。1928年下半年以后，因西药极端缺乏，医院大都用青炸药为伤员敷伤口，医治伤药主要靠中草药。

1933年3月，革命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我和东特委委员周大林同志，由红一团团长彭桂派出18位战士护送，经惠阳出境到香港找省委汇报工作。因省委受破坏，遂转到厦门找福建省委和厦门市委，也未能接上关系。1934年春，我就流亡到了越南朱笃省。

（马世康整理）

战斗在三次起义前线的新田农军

叶石养 叶 仰

我们新田区各乡在1925年春东征军打垮陈炯明军阀队伍后，随着农会的恢复就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我们两人第一批分别参加了参城乡、屯寨乡农军。这两个乡的农军和激石溪、仙草径等几个乡的农军是全区的骨干队伍。山区人为了防野兽糟踏庄稼，不少农户历来备有火药枪，加上支援东征打陈军，以及打土豪劣绅时缴获了一部分钢枪，各乡农军的武器装备一般来说比平洋的区乡要好。而且，山区人性悍勇，又经过1926年农运高潮时，参加海陆丰农军吴振民大队长领导的攻打西山、剑门坑、黄塘、上砂等战役的实战训练，所以新田农军的战斗力是较强的。

1927年4月下旬，我们农军骨干分子集中到区农会，由党的负责人陈仓向大家报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广州屠杀工农，背叛国民革命的事实。大家听后非常气愤，都摩拳擦掌表示要跟反动派大干一场。不几日，即4月30日晚，我们各乡农军突然接到通知集中到区农会，共有200余人枪，陈仓传达了海陆丰地委关于起义的命令，区农协委员长范照南宣布了攻打新田反动派的具体部署。大家听后十分振奋，等待着行动时刻的到来。

5月1日凌晨4时，暴动队伍分3路出发，第一路前往屯寨；第二路前往径口；第三路前往新田圩，逮捕驻新田的粮官马洪。5时左右，各路开始动作，顺利地逮捕了反动的官僚地主丘仅文、丘肖棠、丘祥合、丘连及马洪，押解到新田圩文祠。天亮以后，“我们起义了”、“暴动了”的欢呼声，立即轰动了新田圩，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会干部和农军队员，都参加了宣传

和动员。上午10时，在新田圩文祠后面的广场上举行了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每个乡农会和农军部队都高举着红旗，农会员和工会、商会、童子团的成员，也各执一面小纸旗，情绪十分热烈。会上，党的代表陈仓作了长篇演说，他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罪恶，指出反动地主和官僚是国民党右派的帮凶，他们过去长期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现在又阴谋破坏革命，把广大人民往死亡线上推。接着他宣布由区农会接管区政权，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就地枪决了被逮捕的5个反动头子。会后，各乡群众吃了农会做好的粥，才兴高采烈地散去。

起义后的第3天，新田区200多名农军队员和河口、河田的农军一起，前往河田区黄塘，攻打军阀余孽罗觉庵的老窠，但反动头子已闻风逃走了。

海陆丰的武装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反动派，驻惠州的反动军队立即派遣一个团向海丰进攻。海陆丰地委指挥海陆丰工农救党军大队（原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大队）和乡村农军在海丰分水凹筑好工事，准备迎敌。我们参城、屯寨的农军与河口农军200余名奉命前往海丰参加防御战斗。激石溪、罗庚坝的农军百余名则在前一天到达海丰白水标。

5月9日，敌军刘炳粹一个团向分水凹进攻，我军英勇反击，战斗非常激烈，但终因弹药不敷，被迫撤退。此时，刚到达公平的新田、河口农军，只得撤回本区。在惠州、汕头3个团进攻下，我们海陆丰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5月中旬，吴振民率工农救党军大队200余人到新田，把一部分枪枝发给乡农军，并动员农军队员参加救党军大队。这时新田区有二三十名农军应征，跟随吴振民长征湖南汝城，后遭失败。一部分战士于同年秋回到新田，继续参加了革命斗争。

5月25日，敌军柏天民团五六百人进犯新田，在激石溪、参城等乡围捕革命群众数十人，焚毁房屋数十座，打死革命群众数人，被掠耕牛20余头及物资大批。当天撤离激石溪，次日退出新

田区。

6月5日，敌军刘炳粹团数百人骚扰新田，当天撤走。与刘团一起来的有新田丘姓反动地主组织的民团，他们胆战心惊地住了几天亦夹着尾巴逃走了。

所以，海陆丰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新田区依然是革命势力所控制的。虽然曾遭到敌军二三天的骚扰，可是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并没有受到挫折，相反地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右派及其帮凶的反动面目，增强了阶级仇恨。

8月，党和区农会号召我们起来抗租，保卫夏收。这时新田区各乡农会组织了抗租委员会，我们农军组织了抗租暴动队，准备打击敢来收租的地主，于是农村中又掀起群众性的抗租斗争。新田区的土地大部分分别被南岭、河口、螺溪等地的地主所占有，这些外地的地主害怕新田农民的革命势力，大都不敢到新田收租，新田农民的抗租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

记得是中秋节前，陆丰的领导人张威到新田，和区农会范照南他们到各乡检查我们农军队伍，告知要联合各区继续暴动。9月3日，刘琴西率领紫金炮子区农军30余人来到新田参城乡，与陆丰党的领导人会合，准备攻打县城。9月7日，在张威与刘琴西的指挥下，新田、河口农军及紫金炮子农军共三四百人，从新田出发攻打大安镇。我们晚上行军，早上太阳刚露头，赶到大安，立刻发起冲锋，直捣街内区署和民团驻地。钢枪、火药枪齐鸣，加上几百人喊杀声，把毫无准备的敌人吓得顾不上拿枪械便四处奔逃。敌巡官逃到田里混入挖番薯的农民群中，被抓到枪毙了。战斗很快结束，缴获了数十支枪和大批物资。

我们当天驻扎在大安镇温屋祠，准备第二天攻打陆丰城。可是在农军攻破大安时有几个残兵逃到陆丰城，向盘踞陆丰城的敌人报告了消息，说有数千农军攻陷大安，县政府的官员和杨作梅保安队吓得慌忙弃城逃走。第二天，我们农军顺利地占领了陆丰城。

我们新田农军在陆丰城担任警戒任务，参加没收镰子寨谢龙章等反动头子的财产。另一部分回到本区。

此时，陆丰西北地区还不安定，军阀余孽罗一东、谢少庭、温伯洲、杨作梅等保安队与民团匪徒，在河口、河田等地流窜。第二次起义前夕，罗一东、谢少庭匪帮曾企图骚扰新田，但没有进入腹地，便受到新田农军的英勇打击，毙其数人，缴枪数支，匪帮狼狈逃窜。8月30日，新田农军又攻打大脯丘石贞。该匪原系军阀陈炯明旧部，凭着手中掌握一些枪支就继续与人民为敌。农军侦查到该匪帮窜回本乡，立即前往攻打，丘石贞慌得夺路而逃，侥幸作了漏网之鱼。

9月20日，新田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第二次起义胜利。反动头子温伯洲、杨作梅以为新田农军大都远在陆丰城，便集中二三百匪徒于次日凌晨潜入新田圩及附近乡村。农军哨兵发觉后立即发出信号，少数留在本乡的农军迅速投入战斗，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这时，新田圩附近各乡的老人、妇女和童子团员大都拿着各种武器，如田刀、尖串、木棍支援农军，在田野里沙丘上，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喊杀声。农军得到群众支援，发起了反攻，匪帮支持不住，便掉头向河口败走。他们原是乌合之众，败走时溃不成军，温伯洲声嘶力竭地高喊“原路寻到来”！农民乘胜追击十余里方回来。计这次反击敌人缴枪十余支，毙敌十余人，温伯洲“原路寻到来！”这句话，成了农民普遍的笑谈资料。

陆丰县临时政府把陆城没收的粮食、布匹、煤油等物资，用木船运到新田，共有30余船之多，新田农民把这些物资全部搬到激石溪储藏。看来那时海陆丰的党已有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准备。

9月25日，敌军陈学顺一个团配合保安队再度反扑海陆丰。次日陆丰城失陷。不过新田区依然是我们农军的天下，群众的革命情绪还很好。

9月末，我们听说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军队占领了潮汕。这时，区农会向各乡农军宣传，号召农军前往潮汕补充起义军的兵员。张威在新田区主持募兵工作，新田有几十人应募，他们领到几角钱作费用。10月4日这天，海丰来到新田有几百人，他们和新田农民于第二日前往揭阳。但在途经河田区黄塘乡的时候，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被捕数十人，其余大部分被迫回来，一部分到达河婆的，也因为听到起义军在汤坑失败的消息而折回来。

新田、河口的区农会为营救被捕的农民，在大安、河口等圩场拘捕了几个罗姓的黄塘乡商人，作为与黄塘反动地主作对换的人质，这样他们才不得不把被捕的农民放回来。

10月7日，起义军一部绕道大安、河口的偏僻山路，于傍晚到达新田的参城乡，农会发动群众送米送柴给他们做晚饭。当晚起义军进入激石溪三江口。可能是长期行军、不断战斗的缘故，战士们大都十分疲倦，衣服破烂了，头发很长，有的还生了疥疮。在进入激石溪的路上，有一百多人动摇了，不愿进山，退回新田圩，显然想另找出路。这时适遇一个坏分子，他把这帮队伍带引到八万乡，被杨作梅保安队收编，当了杨作梅的兵。杨作梅获得2挺水龙机枪和100多条好步枪，便如虎添翼，誓与革命人民作对了。而那些受骗的起义军士兵，直到这年12月，我红军攻破昂塘时，他们才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那些枪械也被我军缴回。

在董朗领导下到达激石溪的起义军约有一千二三百人。他们到达后，当地许多农民把病弱的战士安顿在自己家里，杀鸡、煮鸡蛋、做米粿给他们吃，亲切地照料他们。新田各乡的农会收集了群众的许多慰劳品，送到激石溪三江口，整个范屋祠都堆满着慰劳的物资。同时，东江革命委员会派刘琴西前来慰劳，从中洞挑来大洋数担，每个战士领到5元生活费，并且雇了许多理发师给战士们理发。群众的爱护，党的关怀，使战士们非常感动。

起义军在激石溪休息了二三天，军民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好几个年青活泼的女同志，成天被老大娘拉来扯去，请她们喝客家地区特有的埔米茶，儿童团却围着她们，请她们教唱革命歌曲。然后，起义军奉命到东江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朝面山，不久整编为红军第二师。

这一年10月，新田区的党组织已有较大发展，成立了党的区委。我们两个人都在10月参加了党，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因这时是邻村合建支部。在党里我们懂得很多革命道理；知道自第二次起义以后海陆丰的大好形势，特别有了起义军这支正规部队，敌人已经十分恐慌。月底，党内传达说，农军要作好准备，即将再次举行起义，攻打县城。

11月4日，我们新田区的参城、屯寨、激石溪、罗庚坝等乡农军200多个奉命开到大安集中，准备攻打陆丰城。在温屋祠吃了晚饭，即开赴陆丰城，进抵县城旧圩时，发觉敌人在迎仙桥对面已有准备，乃退回河图岭驻扎。原来在这一天下午，红二师一个营曾从神冲方面向陆丰城攻击，因为新田农军没有准时到达配合，打了一阵，只得撤退到附近乡村警戒。敌人经这次攻击，已心寒胆碎，准备逃窜。

11月5日早晨，新田农军发动攻击，从河图岭直奔陆城，向龙山猛冲。集中在龙山的由反动头子戴可雄率领的海陆丰保安队数百人，才打了几排火，看到农军来势凶猛，慌忙向碣石城方向败走。我们新田农军和二师一部同时进入县城，陆丰城又回到人民的怀抱。

陆丰的三次武装起义，新田区的农军一直站在斗争的前线。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起义占领陆城的战斗中，我们新田农军是有汗马功劳的。

（叶左能记录整理于1960年5月）

苏维埃旗帜下的金厢区

黄 秀 文

金厢区地处滨海，地瘠人穷，农运发达，是陆丰各区中革命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1927年4月下旬，金厢区的党团组织和农会秘密开了几次会议，传达中共海陆丰地委关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决定海陆丰武装起义的指示，策划在金厢暴动与逮捕土豪劣绅，并指定各村参加暴动人数。30日下午5时，各村参加暴动人员在金厢圩附近集中，是晚一声令下，把警察所、税所等团团围住，农军冲进去，缴了6支枪，捕获了巡官，还捕获3个收税的。这3个人在金厢经常借收税压迫群众，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把他们枪决了，而巡官则只拘留一夜就释放了。次日区农会门口挂了一个金厢区治安委员会的牌子，实际上是农会接管了政权。各村则把土豪劣绅押解县府，如望尧村的林锡宽、城美村的吴禄合等都押往县里，这时金厢成了农民的天下。

5月中旬，敌军两个连进驻金厢圩，区农会撤退到农村。不久敌正规军撤走了，只留几十人的保安队驻守。7月中旬的一天，我情报员蔡流民在金厢圩被捕。当天下午区农会召开紧急会议，调集农军英勇善战者16人，他们足穿小履，身藏短枪，装成市民闲游至警察所门口，突然抓住哨兵，冲入里边救出蔡流民，并缴了几条土枪。这次行动使保安队吓破了胆，他们退入金厢小学驻扎，整天关着大门，再不敢外出骚扰群众了。

8月间，区农会接到海陆丰地委举行抗租的指示。一天晚上，区农军中队长胡汉奎集合全区农民武装往草洋村集中，配合碣石区农军攻打碣石城。第二天，几千农军乘敌军不备，迅猛地

攻入城内，捣毁区署，没收了很多物资，然后主动撤出。与此同时，由林其夏指挥农军把驻在金厢圩的40余名保安队围在小学内，保安队死命冲出，被我击毙3人，缴4支枪。这次抗租斗争，对反动派震动很大，农民则纷纷拒绝交租。

从9月上旬至11月全县第三次武装起义，金厢区农会一直领导着各村农民进行斗争，广大农民的革命情绪继续高涨。在此期间驻陆城的一营敌军曾准备开来金厢，被我区农军黄腾芳、胡南、李秀、黄妈猛等5人在乌坎渡头阻击，敌军不敢强渡，只得退回陆城。5位好汉挡住一营敌军的新闻到处传播，使农军的声威大震。

10月上旬，南昌起义军一部大约300人，在团长徐成章率领下来到洲仔村，他们交给农军95杆枪，其中驳壳12支，手提机枪1挺。这批起义军官兵都由区农会动员群众协助护送出境。因当时天气不好，海面上风浪比较大，有的人耽搁两个多星期才乘木帆船去香港。

11月16日，县苏维埃政府在陆城举行成立庆祝大会，金厢派出各界代表200多人参加。距这次大会前5天，金厢区派出农民代表16名，兵士代表2名，工人代表2名出席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维埃成立后宣布，各区由农民协会接管政权，直到1928年1月间，才接县委、县苏政府通知，要求各区分别召开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金厢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农民代表由各村选出，每村3、4、5名不等，按村大小指定名额；工人代表由工会选出大约10人；兵士代表由区农民赤卫队选出10名，共200余人。大会开了1天，选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广顺，财政胡兆轩，组织黄依禄，武装李禄，秘书李炳权，裁判郑国南、黄芝圈。大会还通过各项提案。

区农协在接管政权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在区委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扩大武装队伍。改农民自卫军为赤卫队，从五六十人

扩充到80人，中队长胡汉奎；把部分被迫在海上从事抢劫的人争取教育过来，组成一个叫赤卫别动队的队伍，由黄妈允、郑国南领导，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各村也组织赤卫队，人数不等，如洲仔村的赤卫队就有百余人。11月中旬打碣石时，金厢区组织有爬城队，两人一架布梯，由李禄负责；还有救伤队及由妇女组织的运输队。金厢有部分青年妇女参加赤卫队，在全县被传闻为新鲜事。

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区农会按县苏维埃代表会通过的决议领导农民起来分田地。分田地前夕，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开了好几次会议，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农历11月中旬召开的各村执委联席扩大会议，这其实就是党员大会，400多人参加（此时全区党员427人）。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决议掘掉田堂分田地，重申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同时决定把罪大恶极的地主一夜打尽，由各村农会执委协同赤卫队执行。当时逮捕了19人，全部押送到区农会执行枪决。

此后各村便进行掘田堂分田地。分田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农民自报，按该村耕地与全村劳力和人口进行酌情分配；一种是完全按劳动力分配。为了分得公平，掘了田堂的土地全部用竹竿重新丈量。已种者谁种谁收，分后再种，亦是谁种谁收。全区分田进度有快有慢，大约分配了六七成。

群团组织在这时候也有很大发展。区里组织了一个20几人的宣传队，由区宣委召集训练学习一星期，然后分片分队深入各村各户宣传，宣传苏维埃政府各种政策法令和动员组织各种群众团体。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的组织童子团，十四五岁至十六七岁的组织少年先锋队，共青团、农会、妇女协会也进一步扩大。

金厢的文化教育原来比较落后，全区纵横30华里，1.3万人口，只有金厢圩一间公立小学，洲仔和望尧村各有一间私立小学，且都是既不正规又时续时断。苏维埃政权时期，为普及文化教育，在较大的乡村设立夜校，以能教的工作人员为教师，由

区委宣委和区团委负责组织领导。当时的区团委书记是李学富，组织委员王文炳，宣传委员李鲇，他们经常到各乡夜校检查工作和任教，并从中发展党团组织，不久就使落后愚昧的农村显出一派生机。

党和政府还通过群团组织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宣传妇女解放。群众逐渐觉悟起来后，自己动手推倒神像，把神庙的墙壁粉刷成红色，作为乡农会或赤卫队的办公地点。苏维埃政府明令禁止三姑六婆、三教九流欺骗群众，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中，那些迷信之徒大为敛迹。对男女婚姻大事，我们在1926年就曾宣传反对买卖婚姻，苏维埃时期进一步用法令形式规定，男女双方要结婚都得到区苏维埃来申请登记，不受任何人包办与干涉。如白沙庵的一个尼姑与黄芝圈结婚，经过登记后便是合法婚姻。

对于如何保障农民生活，区委和政府亦采取过一些措施。例如曾由区苏维埃财政胡兆轩负责，在金厢圩设立平卖市场，米、谷、番薯都按平价出卖，不准任何人屯积粮食；在农村由乡农会牵头，组织互助会，以农户为一成员，二三十户为一组，一户遇到什么困难，会员规定若干米谷和钱来互助；对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属，给予优待，发给抚恤金。如霞埔村的黄吾荣在抗租暴动攻碣石城时牺牲，洲仔村黄依在在攻七乡封建堡垒时牺牲，都给家属发了抚恤金，并在烈士家庭生活、生活有困难时，给予必要帮助。

正当苏维埃政权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实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2月下旬分4路向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进迫。此时，县委发下应付局势的宣传大纲，要求作好迎战准备。区政府在乡村圩镇到处张贴标语，如：“兵士是工人农民的化身！”“穷人团结起来！掉转枪口向着反动的长官瞄准！”等等。同时，召开各种会议，当时除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赤卫队分别召开会议之外，金厢区还召开过一次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区委、区苏负责人作政治报告，介绍当前形势，向群众

布置如何坚壁清野，使敌人来了也没法立足。提出凡敌人所占领市镇，我们不去上市；凡敌人所占乡村，我们把锅鼎埋藏，家具搬掉，人员走空；群众要和革命武装一起行动，步步与敌人战斗，处处向敌人骚扰。大会之后，群众和工作人员都在分头作准备，因时间十分匆促，稻谷草草埋藏，以致后来在地下烂掉不少。

2月29日，敌十一师进了陆丰县城。县委曾命令金厢和东南各区赤卫队反攻，可惜几次都未能成功。敌人一时也不敢进攻各区。直至3月20日前后，大批敌人才分数路开赴东南区，驻重兵于碣石镇。敌人靠人众械利，日间从碣石开来抢掠，夜间奔回碣石，还是不敢在金厢过夜；我赤卫队白天用小船浮于海面，夜间登陆骚扰敌人。敌人闻讯集中“进剿”时，又不见一个人影，敌人撤走后各处又都有赤卫队活动，敌人又气又怕，便给赤卫队一个绰号“沙蚂军”，意思说赤卫队象蜻蜓一样多又来去神速。如此十余日，弄得敌人头眩眼花。至4月上旬，金厢有几个反动头子林锡宽、郑祖之等向国民党当局再三要求，始派一营敌军驻进金厢。但敌军也只能每次在我赤卫队骚扰后向群众报复，在农村大烧大杀。为减少农民群众损失，我赤卫队只好退到山上，坚持斗争。

（林兴奇根据1959年黄秀文回忆录《金厢区革命斗争史略》整理）

海陆丰工农政府成立前后 妇女运动的回忆

苏 惠

海陆丰工农政府成立前后的妇女运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海陆丰的农村妇女是参加着一切的主要劳动，因而她们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影响。在田墘镇我家后面一条横巷，以丁五嫂、陈姪、五姪、程姊等4户人家（包括二家中农，一家贫农，一家雇农）为例：其中8个有劳动力的妇女，都是参加了犁田、耙田、选种、插秧、施肥、铲草、割禾等劳动过程的，一到夏天，为了堆积冬天燃料，她们就更忙了！每天，早晨3点多钟起床，带着饭包上山割草，午后回家，吃过番薯（海陆丰农民终年劳苦所得，只能吃番薯和生咸鱼，程姊——雇农妇女，则连番薯都吃不上，往往是吃了几碗放盐的山叶茶，泡上几粒炒熟的黄豆子充饥的）再下田，直到傍晚，太阳隐没之后才回家来。家里就由七八岁，或十一二岁的童养媳，担当着成年人才能担当的烧火、煮饭、带孩子的工作。这种艰苦的勤劳的生活，磨炼着海陆丰妇女们的斗争意志，同时也影响着、推动着象我们这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妇女，使我们从对她们的同情和热爱，而积极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冬到1925年初，第一次东征军入境之后，首先在县城，组织了妇女解放协会，提出：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有平等的权利；男女在各级会议上有选举权；保护女工、童工；反对盲婚，反对蓄婢纳妾，婚姻自由……等口号。城市的知识妇女开始被卷进了革命的高潮。如当时海丰县妇协会的7个执

行委员——章行、彭坚、高云（出来才二三个月就病死了）、陈新、张威、敖琼等人和我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上述几个人，后来死的死，消极的消极，目前已不知消息）。

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妇女协会组织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下乡发动农村妇女参加减租减息的斗争，组织她们加入乡村的农民协会。正因为海陆丰的妇女具备着前面所说的参加主要劳动、接受能力和斗争性强的特点，兼之，她们一般地自1921年彭湃同志发起组织农会之后，都或多或少听过“反对苛捐杂税”、“不给地主送租”的宣传，因而一经发动，斗争的气势便象烈火般燃遍了海陆丰农村的田野，使一贯把妇女践踏在自己脚下，把劳动妇女当奴隶、当商品的地主阶级、反动统治者们，在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前发抖。虽然他们已经夹着尾巴跑了，但他们还是裂着眼，吹着胡子，掏尽心血，想把海陆丰的妇女运动镇压下去。因而，海陆丰的妇女和海陆丰的农民同样，经历着1925年“七五”（陈炯明叛变革命）、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这两次残酷的大屠杀。

这个时期，海陆丰的妇女们，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从1927年5月到9月这个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前赴后继地和农民们一起，经过三次暴动，终于在贺龙、叶挺的革命的正规部队的援助之下，在1927年11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这个阶段，妇女们以无比的热情和高度的积极性，参加了分禾、烧田契、没收当铺、镇压地主……等斗争。为了捍卫以血肉换来的斗争果实，她们鼓励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参加工农红军和农民自卫队。

1928年元旦，正当海陆丰的妇女们，热烈地、兴奋地庆祝着以鲜血换来的第一个新年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广州反动统治者们，又披起战争的铠甲来向我们进攻了。首当其冲的是汕尾。

3月，在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我们接到了党要我们朝湖田洞撤退的指令，当时的决定是：以湖田洞8个乡为基地，组织全区农民，坚持更残酷的斗争。并决定我为这8个乡村的政治指导员，要求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应该坚持下去。

由于当时领导上缺乏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采用了攻坚的战术，因而在反攻汕尾城几次失败之后，敌人便站稳脚跟，采取烧杀政策。每天清晨刚发白，敌人便吹着军号，抬着火油，到乡村里肆行烧乡、捉人、奸淫、劫掠。

那时的妇女们，特别是劳动妇女，已经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不管敌人怎样凶狠，她们还是以全力支持着革命。每天当敌人入村之前，一听到号声（敌人因害怕农民的威力，避免正面的战斗，每次进村都在一定时间——早晨，并一路吹响军号壮胆），她们就担挑着米粮等和工作同志们一同上山，敌人一走，便下山来担负烧饭、送饭、传信息的任务。有时，她们化装为挑菜入圩市去卖，进行打听敌人的行动，通报消息；当送情报被捕时，便把文件吞下肚子，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泄露机密；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她们捱尽拷打，始终不肯吐露实情。海陆丰的妇女在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失败后坚持革命的岁月里，可歌可泣的事迹是说不完的。

那些直接在党领导下担负革命任务的妇女干部们，每个人在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就作着为革命而牺牲个人的准备，因此敌人愈凶残，同志们的意志愈坚决。那种慷慨陈词、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对我们教育很大。例如王宝珍，一个新党员，原来是一个基督教徒，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初建时，才吸收入党的。当我们撤到湖田洞之后，她曾经来汇报过一次工作，可是当她为了入城去侦探消息而回到家里时，她的后母害怕起来，对宝珍同志说：“你还是自首吧，否则我只有去报告了。”“那你就报告好了。”就在后母的出卖之下她被捕了。当时，满怀诡计的敌人，还要伪善的“牧师”来诱骗口供，想探出领导机关的地点，

但宝珍同志和当时许多为了党而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一样表现了头可断而志不可灭的革命气概。“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知道，也不可告诉你，何必多话？”就这样，她遭受着剥指甲、插指心、割乳房、剖腹等酷刑至死，坚贞不屈。另一个16岁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丽卿，她平时穿着男装，剪短头发（一般革命女干部是为了混过敌人的搜索，往往是梳着大髻，作农妇装扮的），和男同志们一起到处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有一次她不幸被捕了。大家都担心着她年轻受不了敌人的毒刑，但事实上她是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荣誉称号，尽管禽兽们怎样威迫、强奸、毒打，她经得起一切的考验，始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

象这样生得光荣、死得英勇的同志真个数不清，谈不完。女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革命是一定成功的，胜利永远属于劳动人民的，血的种子一定要在全国的地面上开花结果的。

（原载1951年7月1日《南方日报》）

南丰布厂女工的自述

杨素琴

我父母生5男3女，杨望是我的五弟。我出生才4个月，家庭就把我嫁到海城大街水巷一家姓林的做童养媳。林家很穷，我从小就靠做针线和上山割草的收入来帮助家庭。1921年6月，我（21岁）到南丰布厂织布。工友们都是穷家苦孩子，大部分是童养媳，每天要做12小时的工作。中午厂方不肯放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只能吃点番薯之类的东西充饥。

1923年，陈舜仪、林道文来南丰布厂组织工会。他们向我们宣传组织工会的好处，说将来有电灯，工厂是工人的，工人的生活能得到改善等。我听后将信将疑，踌躇不决，回娘家对望弟说：“工厂要组织工会，要工人参加，不知好不好？”望弟马上对我说：“阿姐，你要参加，我找还找不到这样好的机会。”

当时南丰布厂工会的领导人是林胜宽、林魁烈、吕楚卿等。我参加工会后，领到一顶“胡仔笠”，上面写着：“南丰布厂织布工会”，开会时就戴到头上，排在农民队伍的前面。同时，布厂工会办工人夜校，课本是《平民千字课》，要学习4个月才读完，老师是坡头园的周育和陈鼎铭。

东征胜利后，我们参加了纺织工会和县工会筹委会的活动。南丰布厂由柯本式负责。林道文、吕楚卿领导我们工人起来罢工，要求“加薪减时”，实行“三八制”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吕楚卿、卓爱华对我帮助考察后，认为我表现好，于1925年8月26日下午2时，叫我到红楼（现招待所）出席会议。周育对

我说：“你25岁，符合参加党的年龄。”他又说：“你参加党后要保守党的秘密，对没有一起过组织生活的人不能跟其说党内的事，有什么事情应及时向党汇报。”

这一年我弟杨望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农会工作，有人写信给他说我加入了共产党，他回来后就试探我：“阿姐，你参加共产党，怕不怕死？”我听后严肃对他说：“多嘴，你别散来。”他听后面带笑容点了点头。

我们开支部会是很秘密的，约定了地点不敢一起去，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到目的地去。开了会回到布厂，有人问起，就说是去食“芝麻茶”或“苦刺心茶”；若到郊外开会，就说是去采“苦刺心”等。

郑振芬常常要晚上去参加党的秘密活动，她的爱人谢振鸿起疑窦，常和她吵闹。以后组织培养谢振鸿参加党，谢入党后才知道郑振芬是去做正义的事，便在支部会上主动向郑赔礼道歉。

1927年4月下旬，我和吕楚卿、郑振芬、卓爱华、何怜芬等去“鉴湖”参加共产党秘密会议，得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即去散发传单，参加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四个月政权时，布厂经理林卓存已回家。有人提出：革命成功了，工厂归工人，应该把布厂的东西分掉。我不同意说：“如果这样做，好比杀母鸡，以后便无鸡蛋可食，我们应该把工厂机器保护好，多生产，把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出去卖，卖后发工资，才能保证我们工人的生活。”陈舜仪听后，马上赞成说：“素琴说得好，这样就对。”由此，我们成立了管理委员会，选举吕楚卿、何怜芳做厂的财政主任，我做营业主任。我组织工人把生产出来的布匹挑到赤山、龙山等地去摆卖，我们一面卖布，一面宣传农会的好处。许玉庆有时也来参加我们摆摊卖布，与我们一起去宣传、发动农妇参加革命斗争。南丰布厂工人不论职位高低，每人每月发6块大洋，一律都在厂里住宿。四个月政权期间，我去参加了半个月的党训班。学习地点在现在招待所的白楼，参加人数40多人。

1928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重兵攻入海丰城。南丰布厂负责人全部退到白町乡，在陈子歧家住了3夜退到埔仔洞。敌人天天来围山，雨又天天下着，为了截击敌人，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在山顶上拾石块垒成一堆堆，如果敌人敢上山，我们就用石头和他们战。但敌人不敢上山，在山下围了3天，把老百姓的东西抢劫一空，还放火把民房烧尽。敌人退后，曾添要我做交通员，我便化装下山，先到伍狮埕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黄昏，由家婆把我接到家隐蔽起来。我接到上面送来的宣传品和信等，交给林夏帆、陈淑娟、马宫婵、玉云等。

1928年9月19日，我家突然被包围，我被捕了。原因是我弟弟杨望在8月22日率部袭击敌军时不幸牺牲。外面谣言我与望弟有工作联系。敌人审问我，我矢口否认，他们拿不到什么证据，只判了我二个月的监禁。我与吴树容、彭绛仁同狱，一天彭绛仁在手里写了二个字问我懂不懂？我说是绛仁，他机灵地叫我不可告诉别人。那时他才5岁，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几个国民党兵在监房外看着绛仁，轻声说绛仁年纪小不能枪毙，要做个烧饼给他食。我听后，即对绛仁说：“外面拿包和饼给你食时，你决不可食啊！”他很精灵说：“我知道。”我们把此情况告知他姑婆，他姑婆即通过钟秀南的关系把绛仁保释出去。

我于10月30日释放回家，继续由曾添指导做党的交通。经常与林夏帆、马宫婵、林素惠、陈淑娟、林枝、柯瑶英联系。

1929年，我们的地下活动很活跃，经常扰乱敌人电线，敌人坐卧不安。8月，我又因嫌疑而被捕，这次坐了一个月监，又因拿不到证据才释放我。

1930年，我的交通工作改由赖稼领导。2月，品泉茶楼地下党组织受破坏，叛徒出卖了6个人，其中一人是我，我被抓进去法庭对证，陈潭桂看到我就说：“我没说你，是彭武愚说你，讲我又讲阿卢。”

我只和陈潭桂发生单线联系，从无与彭武愚联系过。我质问

彭武愚：“我不认识你，你怎么讲到我？”彭武愚说：“我们品泉茶楼的窗口对着你家的门楼，我姐夫洪方是共产党，经常在你家出入，我估计你也是共产党。”

敌人原要把我枪毙，但拿不到证据，判了我3年监禁。陈潭桂、林夏帆等7人被敌人杀害了。

1931年6月，我生病，由坡头园的彩招保释我出来医病。我在家医了2个月，病稍好，即到香港柯麟的南华药房治疗。医好病之后，即去长沙湾全和布厂织布，后转深水埗的扬街的织布厂。1932年2月，港市党的负责人周白来厂联系，在布厂成立支部，当时参加支部活动，还有王彩英、赖娥、许淑琼等。

1934年9月，蔡步墀叛变，我和杨华、林德隆、谢桂、孙四等被捕。党请律师出庭辩护，敌人得不到我们的证据，便把我们驱逐到上海。从此再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才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陈赛枝整理）

海陆丰的生死斗争

〔朝鲜〕金山

参加了广州公社起义后，我们看到海陆丰苏维埃这么兴旺，大家都非常兴奋。我们在广州失败了，但在这里的农村地区，胜利也许依然是我们的。

苏维埃地区包括了海丰和陆丰两个县的全部，共同称为“海陆丰”，此外还包括惠来和普宁的一部分。邻近地区的农民纷纷前来考察崭新的苏维埃社会。他们人人感到扬眉吐气，回去后就在本村组织武装斗争。

我们15个朝鲜人对于所看到一切，特别关心——我们梦想有朝一日在我国领导同样的运动。对于我们同他们一起战斗，海陆丰人民感到又意外又高兴。我们到达的次日，他们就举行了“欢迎朝鲜同志”的大会。当教导团再一次开往前线时，吴松尹和我这两位朝鲜同志被要求留在后方。吴被推选为军事指挥部人员，并在党校任教，我在党校讲授工人运动史和共产国际及其活动史，并指导宣传方法。此外，我也在郑志云领导的党组织部任职。在组织部，我同他和彭湃密切共事。

我被要求成为海陆丰革命法庭的7名成员之一。他们说，由于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会更加客观和公正。我不喜欢这种工作，希望到经济委员会工作，因此经过两个星期，他们就免去我的革命法庭这项职务了。

当时海陆丰有好几支武装部队：（一）红军第四师，2000人，由叶镛率领，那是由参加广州公社起义的教导团幸存者和新志愿者组成；（二）红军第二师，800人，由董朗指挥，由贺龙

和叶挺部队的幸存者组成，好几个星期以前，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在遭到完全失败以后，仍企图占领汕头；（三）工农革命军，由当地群众组成；（四）农民赤卫队，通常总共有7000人至1万人投入作战，虽然我们拥有的步枪不足1万支。

全部青年农民都参加战斗，武装的或没有武装的，都是这样。这里有制造子弹的兵工厂。兵工厂的机器是从陈炯明那里夺来的。一些熟练的铁器工人制造能够射200公尺远的铁炮。许多战士就是用这些铁炮武装起来的。

彭湃的军事口号是“坚壁清野”。5万名敌军包围苏区将近两个月，才敢于企图进入彭的“人墙”。

我们教导团到达后不久，白军就开始增援海陆丰了。李福林、余汉谋和李济深派军队包围苏区，但他们当中谁也不想首先闯进来，怕被我们消灭。当时，将近10万敌军对付我们这支小小的2800名的“铁卫军”，这支“铁卫军”只受到数万名游击队的支持，这些游击队多半是没有武装的。

敌人第一次企图闯入苏区，是在2月蔡腾辉带着2000人，从西部发动进攻，并占领赤石村的时候。教导团急调300人前往支援人民作战。苏区人民在作战时高声呼喊，挥动红旗，妇女和儿童则分布在每一个山顶上，热烈地挥动更多的红旗，并呐喊助威。这一仗，我们打死了500名敌兵，教导团只损失3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使苏区充满了欢乐和自信。

余汉谋的军队有3000人。他的战术是白天在高山睡觉，晚上作战，总是在黎明前退去。他们要携带食物和补给品。有一天，在海陆丰以北20里的公平村，正举行一个3000人的群众大会。这是1928年2月19日的事情，我和郑志云一起从总部出发，去出席大会。大会进行主要讲话时，余汉谋的军队就开火了。原来他们秘密地走近包围了村子，人们事先没有提防。无数人死于这次突然袭击中。我看见到处都是伤者和死者。一些人持着梭镖，但其他的人只有刀子。人们都跑到附近的山头去。赤卫队坚持在公平

和海丰之间的小平原上同敌人作战。

我和郑志云一起到了海丰。那天晚上，整个海丰的人（包括儿童、妇女、知识分子）都武装起来，惩罚敌人的卑怯行径。大家聚集在一起举行大会，彭湃提出他的口号：“用我们的鲜血把敌人淹死！”人们喜欢这人口号，个个热情地高呼这个口号。接着我们就唱起国际歌和其它的革命歌曲来，并分为三部分，展开进攻。我们都尽快跑到公平去，许多妇女和儿童也都是这样。

左路队伍由工人赤卫队组成。它首先进入公平，并成功地展开猛烈的进攻。由农民赤卫队组成的右路队伍被冲破。中路队伍被敌人包围，因此左路队伍从敌人的背后袭击，以保护我们。我就是在这个中路队伍中。它是一个由党团员组成的纵队，由彭桂率领，我们这个纵队有20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敌人机关枪的猛烈袭击当中，一位漂亮的年青姑娘走近我，站在我旁边微笑着。她是共青团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我们常常在一起工作，互相日益有了好感。“我到处找你，”她镇静地说，“要是你牺牲了，我希望和你一起死。”“快躺下去，”我请求道，“你是在射击范围内的。”几分钟以后，当我转过身来跟她交谈时，我看到她头部流着血。她已经为革命贡献出年轻的生命了。

敌人将我们的部队分割开来，我们的左路和中路同右路互相隔离。我们不懂战术，有的只是自发的群众行动。有许多次，群众大批地向前冲，只带着梭镖和手枪。他们总是在敌人的机关枪扫射下被迫撤退。自然，我们是没有机关枪的。

接着，左路给冲破了，我们退回海丰，敌人紧追不舍，并占领了附近的一座小山。可是他们害怕进入海丰城，也怕在白天里进行街道战。

这次重大战斗由夜间9点钟持续至第二天早上9点钟。敌人只有3000名受过训练拥有机关枪的士兵，而那天晚上我们的大多数游击队都投入行动。但我们没能“用我们的鲜血把敌人淹死”，虽然为了这样做所流的鲜血够多了。我们至少损失了1000人，营

救了300名能够走路的轻伤者。白军士兵只死伤数百人。

后来，我们退到一个叫梅陇的高山上，决定防守这座山，同时策划收复海丰和公平。这时，白军已包围了整个海陆丰地区，敌人的包围正逼近我们。红军的2000名军校学员从东部回来，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他们一直在那里作战。

3月7日，我们展开收复海陆丰的进攻，结果遭到失败，但却把汕尾收复了。那时候，我们只有很少的战士。全部红军加上赤卫队不足1万人，而敌人单是在海丰就有一个军9000人。我们的第二师800人已减少至600人，教导团只有1000人回来。在这两次进攻中，我们损失了1/5的武装力量。

我们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到了这时，全部城镇已给敌人占领了，只有梅陇和汕尾是例外。后来我们又放弃汕尾，回到梅陇。敌人到处封锁，我们没法逃脱，因此拼死作战成为唯一的出路。

这时，蔡腾辉再次进入赤石，并从那里向梅陇发动第二次进攻。由正午到下午，我们在梅陇进行了苦斗，结果遭到失败。我们部队分为10人或20人一组，分散到附近的村庄去。敌人不敢在敌视它的村庄中留下来，所以进攻以后总是退到安全的地方。在两次战斗之间，村庄是我们的。

梅陇之败以后，我们认识到在当时使用大规模部队进行作战是没有用的；我们改而进行游击战。我们袭扰敌人的交通线，并消灭所有冒险运送大米或补给品的小股敌人。

敌人对我们进行了狂疯的报复。晚上，敌军包围村庄，第二天早上，往往杀害全部居民。例如在3月14日和15日，敌人屠杀一个地区的全部2000名居民。他们焚烧了稻田、仓库和房屋，所以我们没有粮食维持生活。

我们失去梅陇并分散为小组时，我同一批共产党员到山区去。敌人尾追30里，要消灭我们。我们运送伤员时，敌人就赶上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放下他们。敌人过去以后，群众就出来，把

伤员运送回家中，秘密地照料他们。

我们爬的山很陡很危险，通常是没有人爬的。两位朝鲜朋友吴松尹、成和我在一起，我们登山时就在队伍的前头。那时候我身体强壮健康，而吴则身体笨重，又不习惯于炎热的气候。他大汗淋漓，使人很为他担心。但他还是诙谐地说：“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他们从来不像这次革命一样要爬山，只有在中国，我们又要是战士又要是山羊。”

那天晚上，我们在另一边山坡上的废庙里暂住。我们一共10个人，每人都切望寻找食物，翻转每一块石头，指望在石块下面找到贮藏的大米。我们一边探测一边唱一支古老的朝鲜舂米歌，最后终于在一块石头下面找到小量的大米。我们只能找到一个破旧的铁盆，但它盛不住水，没法煮饭。所以我们把米捣成粉末，先做了一个饼，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破盆里去烧。没法等到把它烧好，才半熟就拿出来，叫我们的朋友来吃了。这时，吴看见一只倒楣的狗，于是开枪把它打死。这是广东人喜欢吃的狗。怎样煮好呢？经过讨论，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狗放到一个洞穴里去，上面堆着柴火烧。我们围着火堆而坐，又唱歌又交谈。我教大家唱我最喜爱的歌曲（古老的朝鲜歌曲阿里浪之歌），我们唱了这支歌以后，都为之泪下。中国人非常喜欢这支歌，说他们决不会忘记。

到了这时，我们都筋疲力尽了，不得不睡觉。靠近废庙睡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分散开来，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隐藏在草丛中。我们三个朝鲜人在一起睡，把成安排在中间，使他舒适些。入睡前，他唱了一支关于星星的儿歌。他那时还是一位18岁的孩子。

我们睡了片刻以后，醒了过来准备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好朋友？”我们互相询问，并且数了一数。我们还写下了自己的家庭地址，互相交换。“要是你牺牲了，而我活着，我将向他们说些什么话呢？”我们问道。

我首先写信给我母亲和二哥，然后写信给金贞昌、丁公木和黄平川。黄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我在信中说：“我乐意死在这里。这不像是死于一个奴隶制度的国度里。但我希望它是朝鲜的一个道，像我们光荣的革命斗争一样自由。”

当我们秘密地在这座山的四周活动时，遇见一位农民。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军队已到了白沙。我们翻山越岭，到白沙去。没有路，山很陡，我们要抓住草根和树枝往下滑，以防止剧烈跌落。在白沙，我们分开来，到农家去帮助干活。在那里，我们获悉叶镛已经牺牲，教导团只剩下400人了。

村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值班守望敌情。当白军到来时，我们就都逃走。农民的所有物不多，他们收拾了粮食、器皿，抱起婴孩，到山区去。我们一星期要奔逃许多次。白军从农民那里夺去他们能够拿走的粮食。除了甘薯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吃的。离开海陆丰以后许多年，我再也吃不下一个甘薯了。

5月3日是我们在海陆丰撤退途中停下来进行的最后一次反击了。一个星期以前，第二师和第四师的余下的400名红军和200来名游击队员召开了一个大会。会上决定攻打海丰城。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准备好进攻枪械。这时我们没有粮食，在两三天时间中我们只能吃一次饭。到了5月3日，我们很饿很弱。我们一共只能动员3000人，包括农民志愿者，大多数没有武器。5月3日夜間，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一个甘薯。12时30分，我们出发。两位以前在罢工委员会工作的厨师刚从海丰城来找我们，报告白军指挥部里有40万元，此外还有400箱子弹和大量白面粉和大米。我们的计划是夺取这些东西以后就跑。

那天晚上9点钟，我们是在离海丰城30里的范围内。吴、成和我紧紧地走在一块儿，吴负责指挥我们80人小分队。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党校。我们是第四师教导团的一部分，第四师分配到占领海丰城的任务。第二师则要占领离海丰城3里的一处地方，并要攻下白军第二师用作指挥部的那所中学。白军第一师驻守在海

丰城里。两位厨师已把一切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敌人的阵地，甚至知道他们的口令。我们渡过一条河流，河水深与胸齐。靠近海丰城了，最勇敢的人志愿领先进攻。我们第四师有3组人志愿领先进攻，每组20人。

我的任务是协助夺取党校卫兵的军服。我们装扮成为来自城外那个中学指挥部的白军士兵，为了保密，规定只使用刺刀，不开枪。我们熟悉海丰城的街道和敌军的部署，80人秘密地入城，最后到达目的地。我们顺利地收拾了全部卫兵。10人从大门进入，其余的人翻过墙进去。这所党校里有一连人，但我们却夺得100支枪、8箱子弹和1挺机关枪，只损失5个人。随后，我们迅速地包围一条街道上的全部敌军。我们打开监狱，释放了200名同志，他们当中许多人上了镣铐，被折磨得很衰弱。群众协助他们逃走。在不足一小时的时间中，全部任务就完成了。农民把100名俘虏带回去——一个连的敌军在熟睡中给我们俘获了。

白军没有进行很多的抵抗，因为他们指望城外驻军立即来援救他们。他们关起门来，从围墙内向外掷手榴弹。我们的第二师预定要占领的离城3里的一处地方，没有任何动静。这使我们感到忧虑。我们晓得，要是敌人援军到达，我们肯定将被全部消灭。因为存在着敌人从城外袭击我们的危险性，我们不能继续在城内进行斗争，所以吹喇叭退兵。

我们走出海丰城，向第二师预定要占领的那处地方进发。那里还是毫无动静。原来命令在12时30分占领那所中学。这时已过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到达时，发现敌军已听到海丰城的枪声，他们已在山上的阵地和各军事据点上布防。我们迟到的第二师才到了山脚，因为是黑夜，白军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10分钟后，我们就展开战斗了。黎明时，敌人看到我们人数很少，于是凶恶地进行了反击……

在这次战斗中，成的上腿部受伤，吴和我抬着他走了将近20里路。我那时正患疟疾，没有多少气力，因此我们抬着他快步

走，很是艰难。成恳求我们开枪把他打死，好让我们能够挽救自己的性命。我们来到一座高山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射击已经停止。政治工作人员召开了一个大会，下令每一个人迅速逃到山区去。我们三个朝鲜人经过惨烈的战斗，小成受伤，我和吴疲乏得不能举步。有许多次别人叫我们赶快登山，但我们实在动弹不了。我们好不容易地把成送到不远处我们的秘密医院去。这所医院由一位中医管理。他用一种树叶来除掉伤口的子弹，但这是我们接受的最好医疗了。整个海陆丰是没有现代医疗的。

我们到达时，发现用作医院的干草棚屋已被白军焚烧了。里面的30位伤员被活活地烧死。只有3个能够走动的伤员隐藏在草丛中而幸得死里逃生。但他们最终还是被敌人所捕获。敌人发现他们是两位中国北方人和一位朝鲜人时，把他们带到海丰去了。那位朝鲜人是吴的侄子。

小成因失血过多死在这里。他太衰弱了，甚至没法说出他蕴藏胸中的最后一句话来。

海丰城之战是我们最后的攻击。在教导团的幸存者中，1/4以上在海丰城牺牲了。从广州撤来的2000人中，依然活着的不足300人，所有这些人都会被饥饿和疾病折磨着。许多优秀领导者已经被杀害——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领导者被杀害。

我们在山上集合，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山上瀑布发出悲伤的响声，在这种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浸洗伤口，估计牺牲的人数，讨论我们的缺点和力量。我们依然没有吃的。黎明时分，我们疲乏地出发到白沙去，那是为了避过敌人的搜索。我们一共100人。在白沙，我们的朋友以甘薯汤招待我们。

我们分为两组，一组的一部分人是第二师的，另一组由教导团的人组成，决定迅速前往200里外的内洋，以预防被敌人消灭。在白沙的大会上，领导人说有病的和不能走动的可以不同其余的人一道到内洋去。许多人非常虚弱，有些人因进行隐蔽和在水中行进多天，脚和腿肿得很厉害，以致简直不能站立。但大家都坚

持要去，因为我们个个都晓得，留在后面的人必定死掉。要是他们继续行进，至少会是死在斗争中，周围有自己的同志。因此，只有几个人留在白沙。

100人首先离开白沙，其余300人立即跟着离开。行进途上非常危险。我们是如此接近敌军，甚至一声咳嗽也可能导致我们被发现和消灭。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人们这样自制。在这次危险的行军中，没有一个人咳嗽。虽然许多人患了肺结核，并且因暴露在水中而害着厉害的支气管炎……

走到陆丰内洋费了3天时间。当地农民中间的共产党员来迎接我们。许多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不知饭味。这时，我们吃到了饭，仿佛多年中第一次吃到饭一样。内洋既不是白区也不是红区，那里没有敌军。当地人既不欢迎我们也不反对我们，所以我们在镇上住了一个星期。

白天，我们在村庄里吃饭；夜间，我们在山上隐蔽。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到了30里外的一个地方去，我们开展了反对地主的游击战，以取得粮食，因为贫苦农民没有能力供养我们。夺取了地主的的东西，把它分给村民，所以穷人很快地就非常喜欢我们。

我们时刻想到敌军会追踪而至，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果然来了。要是我们不展开游击战，他们也许不晓得我们的所在。

在内洋，我们只有100人。除了山顶上的高地以外，敌人占领了所有的据点。敌人展开进攻以后，我们一些人跑到高地上去。吴和我隐藏在山上的高草丛中。我们发现一块大石下有泉水，于是在这块大石下的水中隐蔽了整整一天。天黑时，我们走出来，在山上走得更远一点。我们经过之处，敌军都向草丛中射击。

第二天早上，我们俯瞰村庄。看不到士兵。内洋是个十分美丽的地方，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下去。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我们碰见一些农民，他们叫我们做“同志”，非常亲切，还指引我们到附近一个村庄的秘密农会总部去，这个村庄有10户人家。

吴和我走到农会门口，请会长协助我们到200里外的惠来党

的特委总部去。一位农民作我们的向导。我们打扮得像农民，带着食物，白天隐藏在山上，夜间快步赶路。农民们一路上接替作向导，引导我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去。当越过普宁县时，向导说我们可以白天走路。在日落时分前，我们没有碰到意外事件，但随后就有30名带着刀枪的男女追赶并向我们射击了。他们是一些封建宗族武装，想要杀死我们，夺去我们的枪。我们每一个人轮流站在石头后面，用步枪射击那些追赶者……

8天以后，我们到达惠来的目的地。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彭湃和郑志云。他们住在一个大瀑布下面的岩洞里，瀑布遮盖着岩洞秘密的入口。彭湃害着病。随着从极度紧张到突然的松弛，我又厉害地病了，甚至老成、英勇的吴也承认健康将近垮了。

7月23日，我们可以试图到香港去了，于是准备同4个中国人一道租一艘舢板出发。“你可以走过农村地区到汕头去，”彭湃劝告说。“这样你就用不着冒乘小船的危险了。”汕头离这里200里。我同彭湃住在一起，准备多等一些时候，以便恢复体力，并希望再次见到我那些亲爱的战友。然后有一天，彭湃亲切地对我说：“还是当他们都已死了为好。等候是没有用的。要是吴今天不来，他就永远不来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彭湃了。

要是彭湃不过早死亡，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除了毛泽东以外，我没有遇见过别的人具有像他一样罕有的领导能力。他组织了海陆丰农民运动，他的影响扩大到全省，包括广州市在内。

彭湃出身于海陆丰一个很有势力的家庭。他曾担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的职务，在他任职期间，努力使人们从官方教科书以外学到许多东西。

彭湃有着坚定的正义感。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大份地产以后，就把它重新分配给佃户——对于鼓励当地佃户分地，这决不是无关重要的事情。四·一二和四·一五“清党”事件发生以后，他

就着手拟定在海陆丰进行武装斗争的计划了。在几个月时间中，这导致苏维埃的建立。

我在海陆丰时，差不多天天见着彭湃。他利用他家的两层楼现代水泥大房子作指挥部。在那里，我们有时一起练习日本话，因为他是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个子颇矮，但浑身是劲，很健康。他面孔修长，外表上不像广东人。他的声音十分深沉，偶尔口吃。彭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理论家，他写的和说的，平常人都能懂得。他总是努力学习。他喜欢跟别人商量问题，总是等待掌握全面的情况才作出决定。虽然他本人讲话急速简单，但他并不要求别人作简短急速的报告，而是让他们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彭湃懂得怎样去运用这种苏维埃政权形式。他是一个拥有全权的革命专政者，不过他是在人民同意下取得这些权力。他们是因劝导说服而不是因强迫命令而遵循他的路线的。他领导人民，人民追随他。他不搞控制，而是感化人民赞成他的意见——像一个民主主义者所应当做的那样。如果说有一个人曾经掌握着海陆丰苏维埃的话，那末他就是彭湃，然而他决不这样去考虑自己，而是相信并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大多数决定的权利。我还记得，彭湃有一天向我说明他的管理原则：“我们一定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某一点上。但如果这不是以群众民主为基础，那末它就将不如豆腐坚实。”

1929年秋天^①，彭湃去上海。在那里，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名叫白鑫的湖南人，也由海陆丰前往上海。白鑫被国民党收买。国民党答应送钱给他出洋，因而成了叛徒，在彭湃到达上海后不久即进行告密。同年秋天，彭湃立即被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摘自《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美〕尼姆·韦尔斯、〔朝〕金山著，香港南粤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

^① 彭湃是1928年11月奉命赴上海的，翌年8月30日牺牲。

红军四十九团威震陆丰

高 雁 书

红军四十九团于1929年10月成立后，在海丰连续出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1930年1月初，团领导研究了陆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山区革命基础又较好，决定集中全团兵力向陆丰发展。1月5日，我军由海丰石头棚出发，开到陆丰新田区的激石溪。到了那里后，团部调我改任第七连政治委员。我在革命部队里工作了数年，至此才进入家乡地区，率领家乡的革命武装（因第七连全部是陆丰的客家人），在陆丰地区展开斗争。

1月9日，团部命我第七连为前卫，向新田圩进军。我军一早由激石溪出发，直捣新田。新田圩警卫队30余人，遥见我军如猛虎下山，由参城破洋而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仓惶向马公山、河口方面奔逃。他们这帮酒囊饭袋，怎跑得过我们。我第七连绕上马公山兜回来，把他们统统缴械俘虏，一枪未发，就占领了新田。

次日，我军由新田出发开赴河口。那里没有敌警驻守，我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河口。当晚全团宿营于河口圩对面的大树下村。

1月11日，陆丰反动政府获悉我军进入河口，即集合陆丰警卫队5个中队，开来河口向我们进攻。当敌警到达石子溜时，我军已全部登上大树下村后一列山头上，严阵以待。陆丰的敌警未吃过我军苦头，不知厉害，竟懵懵懂懂地由河口圩涉水过河，向我军阵地扑来。当敌人进抵大树下村，距我阵地不远时，我团部

一声令下，数百枝枪齐发，弹下如雨，当场打得敌警晕头转向，他们当即掉转枪口向后奔逃。我军一齐奋起满山遍野而下，从后追击，一直追至木公寮之下的三口塘才收队，生俘敌警数十名，缴获步枪数十枝，毙敌无数。

红四十九团在河口一战，威震海陆丰以至邻县，声慑群魔。此后分途发展，团部率第一二两营撤回石头棚休整后，攻下紫金的炮子圩，恢复了炮子的苏维埃政权，回师攻下可塘，以后就移师向惠阳方面发展。

发展陆丰的任务，随即交与第三营，林军杰营长率部绕道大坪进攻博美，向陆丰的东南发展。1月15日，我第三营由北溪出发，经角公田而至河田区东坑的砵头庵宿营。第二天一早到大坪，进抵原属陆丰的船埠头。船埠头是赤色地区，我第八连有部分战士来自这里，故当地群众对我军很欢迎。我军当晚宿于船埠头。大坪有新旧圩之分，新圩是杂姓，守中立，旧圩多是钟姓，受反动头子把持，并设有民团。我军次日就解除了旧圩的民团武装，扫除了大坪一带的交通障碍，随即进入陆丰南湖甲苏区的根据地深坑。

第三营到达深坑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9日会合南湖甲苏区群众进攻陂沟，解除了陂沟圩20余名的民团武装，并没收了数间地主商店财物，分给群众。

20日，我军由陂沟出发攻打博美。博美有警卫队约六七十人，他们不知死活，竟敢列阵于博美郊区向我开火。我军一轮冲击，就打得他们四散奔逃。我军直追至市区外田畔，截住一部分敌警，把他们缴械。计生俘敌警10余名，缴枪20余枝，余众溃散。

打博美虽不算得什么战役，也不算大胜，但对陆丰的群众鼓舞甚大。特别是陆丰东南各区的群众斗争，随后又热烈地开展起来。

2月初，红四十九团第三营由陂沟出发，经三角岭至田仔，

复绕道大坪而回到河口的北溪，驻于北溪的到宛湖。2月12日黄昏，我们的部队就由北溪开拔移驻距河田10里的麻坑村宿营。河田区委此时正隐蔽在麻坑、溪东一带工作。13日上午8时，我军由麻坑出发，经溪东沿陆河公路堂堂正正地开赴河田圩。进抵距河田圩约5里的昂湖凹时，林营长约略看了地形后，即命我率领第七连的第一排驻守昂湖凹松林里，作后备队。河田镇没有警备队，也无民团，只有一个警察所和10余名警察，当我军进入河田圩时，所有警察所员兵早已逃避一空。我军在河田秋毫无犯，由宣传人员做了一些宣传工作，随后把部队开回黄沙坑村驻扎。当天下午河田圩商人，一齐担米挑肉前来慰劳我军。

次日，陆丰县不知由何处突然调来国民党一营正规军，陆丰反动政府有了这一营军队，胆子大壮。当他们获悉我军进入河田后，即集合5个中队警卫队，配合敌之两连正规军，共700余人，沿陆河公路而来。他们到了河口，就兵分两路。敌警5个中队，以叶燕南的第四中队为先锋，由陆河公路直上河田。敌之两连正规军则向北进发，采取包抄形式以袭我军之后。当敌先头部队到达接近黄沙坑之金鸡出笼时，就被我排哨发觉，当即向它开枪射击。敌见正面大路被我排哨挡住不能前进，立即靠石登山抢夺黄沙坑对面的制高点尖凸子。当时我所在的第七连驻在黄沙村口。我听到枪声，走出大门口一望，遥见敌人去占领尖凸子。我第七连也即齐向尖凸子飞奔，与敌争夺尖凸子制高点。但敌人由金鸡出笼上尖凸子，路程较短，当我军跑到尖凸子山腰时，尖凸子已被叶燕南队抢先一步占领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据住山腰与敌军激战。我军是仰攻，敌人居高临下，我军想冲上去，敌人却用手榴弹掷下来，使我军无法攻上尖凸子。

此时敌之警卫队5个中队皆已到齐，由尖凸子起，相连至溪东的一长列山头上，皆被敌警占领了。虽然敌警卫队战斗力不强，但到底人多势大。而我第三营只有200余人。黄沙坑侧背是天门阙，天门阙背靠螺角嶂大山，而螺角嶂此时已被河田彭姓自治会的自卫

队百余人占领了。他们的自卫队在螺角嶂居高临下遥遥向我阵地后面开枪打来。我军已三面受敌，只有北溪方面一个空缺。我见情况有些不妙，乃与朱连长商量，把我们的第七连退到数百米外的一个山头上，与尖凸子叶燕南部对峙。我军暂时不开枪，只向敌人喊话，作阵地宣传。敌人也不开枪，双方进入胶着状态。我乘此战斗暂停之空隙，跑到后山营部去见林营长，正在谈话中，忽见北溪一位群众来报：“敌人正规军两个连正由北溪向我后方袭来”。这一报，使我们大惊。我军本已三面受敌，如今又加上北溪而来的敌军，况且是敌人正规军，这样我军退路被切断，已陷入四面包围之中，若不急谋对策，我军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这时林营长还身患疟疾，但他当机立断，下令把全营交给我指挥。情势紧迫，我即派第九连上前去接替第七连下来（因第七连是我直属部队，较为好指挥一点），命第八连派一排人去天门阙挡住彭秀山的河田自卫队，其余第八连的另两排人随营部作预备队，以资策应。这时，第七连已退下来，大家饱餐后，我叫第一排长颜哲明率第一排跟我当先锋，朱容连长率第二、三两排随后赶来。我们由阵地的后山溜下麻坑村，往河田的大路直奔溪东凹。当我们由斜路跑上距溪东凹仅300米的一个小山头时，看见敌兵毫无戒备地成群聚集在溪东凹一株大树下，竟懵然不知我军已到了他们的面前。随着我的驳壳枪一响，同志们大喊一声“杀”，就由大路直冲过去。转眼间见我军冲到敌人面前，吓得他们魂不附体，手足无措，有的弃枪而逃，有的钻入草丛之中。我军当场活捉敌兵7名，毙伤敌数名，缴获步枪20余枝，不费吹灰之力而夺得溪东凹。

守溪东凹之敌是敌警第五中队，也是敌人最弱的一队，故不堪一击。我军攻破了溪东凹之敌后，立即兵分两路，由颜哲明率一部分战士，向右侧一列山头打过去，一路猛打猛冲，冲过一山又一山。朱容连长率一部分战士，由陆河公路直上，采取反包抄形式，直攻叶燕南四中队之背。敌警5个中队，惟叶燕南部较为

顽强，但此时叶燕南的正面被我第九连挡住，右侧有我颜哲明部一路打过去，朱容连长又从金鸡出笼突进，以附其背，这时他就三面受敌，迫得他只得仓惶向河田方面撤退。叶燕南部一撤，其他各中队皆不敢与我军对敌，于是敌人全线崩溃，望风披靡，分头向河田方面奔逃。朱连长追至近黄沙坑的金鸡出笼，截住一部分敌兵将其俘虏缴械，此役我军大获全胜。

这一仗，虽然打得很久，但也打得很爽快，由敌前打到敌后，终获全胜，共计活捉敌兵20余名，缴获新七九步枪50余枝。当时为了防北溪而来之敌军，故不敢下令穷追，否则斩获更多。

正当我军吹集合号收兵，回到溪东凹时，不料麻坑方面枪声又响了，而且枪声甚烈，我们知道由北溪而来之敌军到了，时间大约是下午3时左右。第二排排长一听到枪声，不待命令，即率领他的第二排如风驰电掣般地向麻坑大路飞奔过去，占领了有利阵地，截住敌军，开枪还击。第三排又赶上前去增援，激烈的战斗又在麻坑展开。我们第七连，虽然打了大半天，但因为打了一个胜仗，击溃敌军，故士气极为旺盛，每个战士皆奋勇向前。以两排人抗击敌之两连生力军，愈战愈勇，敌人畏缩不前，不敢冲来。敌之两连人，却与我两个排打成平手，丝毫占不到上风。敌见久战无可施其技，就索性停火不打。我军见敌不开枪，也给他一个礼尚往来，停止射击。但双方却虎视眈眈，静观其变。等到我们营部和八、九两连已齐集溪东凹，便由溪东过河，向上护开拔，第七连殿后。敌见我撤退有序，不敢追来，眼睁睁望着我军扬长而去。

敌人这次出动的兵力，将近800人，而我军只有200余人。我们以少胜多，押着俘虏，带着许多战利品，欢欣鼓舞地回上护安全地区。我军打了一天，却无一人伤亡，这是一个奇迹。

我红军兵临陆丰，挥戈东南，又直指西北，连战皆捷，军威大震，鼓舞了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恢复区乡苏维埃政权，迎来了1930年火红的春天。

在海陆惠紫边区坚持斗争的回顾

陈 士 民

1927年底至1929年初，我在海丰赤石区委任宣传委员，当时名叫陈汉英。1928年3月，敌人派出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捕杀革命干部、群众，斗争形势日渐严峻。县委、县苏维埃和各区区委先是退到农村，由群众掩护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撤到了山区。活动地区是莲花山、银瓶山、白水磔、客仔寮一带。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陈舜仪，组织委员林彬，宣传委员杨捷芳；县苏负责人是古鸿江、曾添、颜浑、陈云山等。

1928年下半年，徐向前、刘校阁率领的红四师三四百人的部队活动和掩蔽在大安洞一带。部队经常作战，伤病员很多，敌人不断上山剿袭，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我会讲普通话，后来便被指派到部队伤兵处工作。伤兵处设在山上两个较隐蔽的地方。我的任务是通过区苏维埃，设法搞些大米、番薯、咸菜等食物，情况好时弄到一些咸鱼，优先供应红军伤病员。那时很难搞到药物，中药也难弄到。在恶劣的环境下，伤病员得不到必要的治疗，死亡很多，只好组织农民就地埋葬。

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白鑫仍讲究个人享受。他曾拿了些港币给我，让我向农民买牛奶，另一次又私下拿出一枚金戒指，要我为他买香烟，均被我拒绝。这个人品质不纯，在当时就表露出来了。以后他出卖了彭湃同志，说明并不是偶然的。

1929年元旦，红四师官兵和当地农民在大安洞搞了一个“军民同乐会”，部队编些歌咏节目，农民唱山歌，徐向前和区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讲了话。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农民还是蒸了些

米粿之类的食物慰劳部队，军民同甘共苦。红四师的官兵中，我认识两位朝鲜的同志，一名叫咸声，一名叫北星，他们会讲普通话，是特委的军事干部。有一次敌人来围山，我们撤到山上时，我看见他们打开背包，里面都是军事地图。

后来省委决定让红军出境，以保存革命力量。刘校阁亲自布置我做出境的后勤组织工作。由于赤石离海边还很远，为增加安全系数，一般是由交通员联系好出港线路，出境人员分成三几人一批，做好准备，交通员一到，便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组织上发点路费，由交通员带路，利用夜色掩护通过危险地带。出港线路主要是到樟木头搭火车，其他还有后门线、排角线、分水塘线等，这几条线路是乘船到香港。由于每批才几个人，整个出港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29年初我调到公平区委任宣委时，尚有一些红军在等候出港。

1928年底，省委派陈郁到海陆紫巡视工作，一位农民带领他找到驻在格田村的赤石区委，恰好我在区委。只见陈郁背一个包袱，拿一根竹杆当拐杖。接上关系后，区委马上派一位同志带他到银瓶山找县委，由县委接到海陆紫特委。陈郁来后召开了海陆紫党的代表大会，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重点布置地下职运工作，特别是对敌第五军的兵运工作做了具体研究。当时赤石区委在五军经过的路上散发了许多传单，提出“打倒国民党，欢迎第五军”，陈郁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指示我们改变策略。我们经过重新研究，派人到五军，重点做那些参加过省港大罢工，思想较进步的兵士的工作，果然取得了进展。

海陆惠紫特委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区域是海丰山区，海丰县委的许多干部参加特委的工作。因此，一个时期县委的工作由特委兼顾起来。特委驻地由于敌人不断围剿，经常流动于大安洞、明热洞、埔仔洞、激石溪一带以及公平的高沙、苦竹园或者惠阳属的深山内，但比较长时间是在银瓶山一个叫深井的大山窝搭寮。1929年春这段时间尤其困难，敌人把山区农民迫迁到外地，

封锁交通，妄图困死我们。红军和当地干部失去农民接济，经常挨饿。但我们互相鼓励，并不气馁。同志们便在晚上分头下山，身上搭个布袋，去挖农民种在地里尚未收成的番薯。但因为没有食盐等其它食物，大家身上都浮肿得相当厉害。幸好这个阶段不太长，蒋桂战争爆发后，敌人撤了围山的部队，我们便把人员重新组织起来斗争。

为了恢复海丰东南一带党的活动，特委和县委曾派了许多同志到各区去，但许多同志派去不久就牺牲了。那里没有山可作掩护，反动力量又较雄厚，因此我们称它为“东南窟”。后来，陈舜仪同志在派人去的时候，知道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他在点到派去的同志的名字时，往往咽喉梗塞，含着眼泪。但被派去的同志毫无怨言，明知征途危险，还是接受任务去了，真是视死如归。

海陆惠紫特委有一个刊物，叫《群众之路》，版面相当于报纸的一半，有红、蓝两色套印，不定期出版，印得很漂亮，是由潘南金同志缮写印刷的。彭湃在上海牺牲后，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组织了有声有色的悼念活动。在白水礮举行了军民追悼大会，这天广泛散发标语传单，布置部队剪掉敌人电线，破坏其军事设施，并在追悼大会上鸣枪放炮。《群众之路》出版了纪念专刊。通过悼念活动激发军民的革命精神。1929年11月，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周年之际，《群众之路》也编印了纪念专刊。内有一篇《红色政权成立二周年》的山歌，是我用“苏武牧羊调”填写的。这首歌后来在根据地广泛流传，现在许多老同志还能吟唱。歌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到今二周年。工农兵士们，选代表，执政权，全国破天荒。政权虽四月，建设真优良。工厂归工友，土地归农兵。工农联盟，劳农专政，从此就实现：可恨国民党，破坏我政权。‘三·一’后，苏维埃从此就失败。工农的痛苦，日更加厉害。我们奋勇啊！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推翻列强，恢复苏维埃！”

在党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在彭湃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在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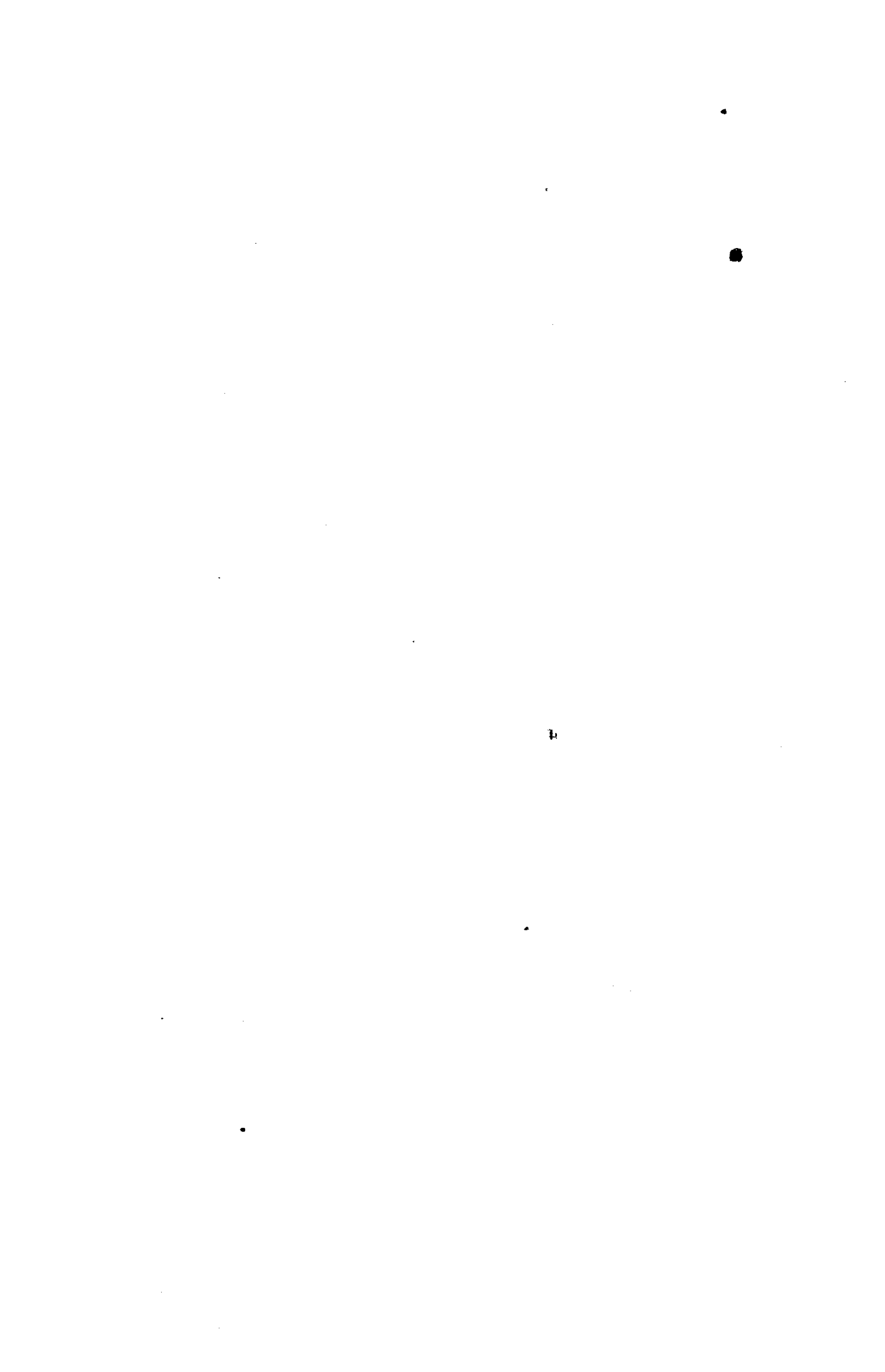
其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红旗一直在边区飘扬。1929年10月，以海陆丰赤卫队的武装为主，海陆惠紫成立了后来威震东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在团长彭桂等同志的率领下，四十九团初战即打下赤石、鹅埠，到年底便发展至400多人枪。次年春全团开到陆丰，连续作战，每战皆捷。不久四十九团发展到一千多人枪，几次挺进大南山，为巩固与扩大东江革命根据地建了不少功勋。

1930年6月，省委派特派员卢永炽到了海丰。为保证安全，选择与海丰接壤的惠阳属三坑村，召开了海陆惠紫四县党的代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4县派来了20多位代表，开了几天会，总结检查过去工作的情况。这次会议健全了各级党的机构。会议选举了特委常委：陈舜仪(书记)。林彬(组织)、杨捷芳(宣传)、陈子岐(财经)吕楚卿(妇女)。同时，健全了原来许多工作由特委包办的海丰县委，林彬任书记，丘汝珍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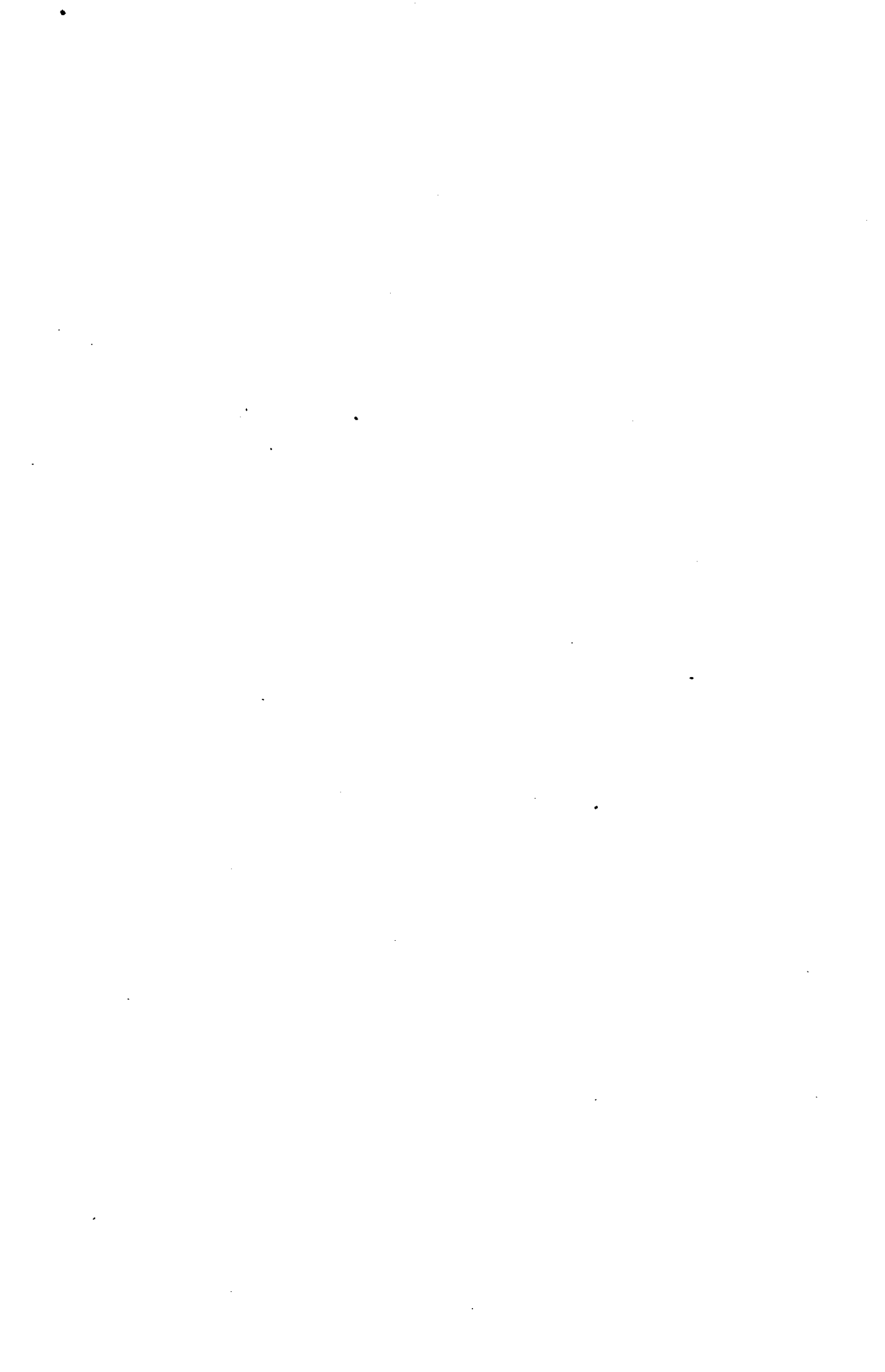
特委的工作自会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海丰、陆丰、其紫金的山区都很活跃。我在县委主持宣传工作时，县委在白水濠开办过一期地下工作训练班，由我主持，林彬、杨捷芳等领导同志讲课。准备在海丰县城暴动，重点是训练密写等地下工作技术和收集情报的办法。这些同志后来有六七人因暴露而上了山。

大概是1930年8月前后，特委根据省委指示，从海陆丰，主要是鹅埠赤石地区抽调了近30名干部，到惠阳县加强白区工作。担任过紫金县委书记的陈允材调任惠阳县委书记，我任宣传委员，原惠阳县委书记谢水金任组织委员。原鹅埠特支书记刘克礼任惠州市委书记，刘高任淡水区委书记。但由于人地生疏，惠阳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1930年10月，我奉命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干事，离开了海陆惠紫边区。后来了解到，陈允材同志不久调到两广工委工作，刘克礼同志打入国民党教导团，在筹备起义时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马世康整理)



附 录



人 物 简 介

彭 湃 (1896—1929)

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桥东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中共广东区党委农委书记、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是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

1921年5月，彭湃回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翌年夏，毅然只身深入农村发动组织农民，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广东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27年8月1日，彭湃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10月底，海陆丰人民在南昌起义军到达海陆丰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密切配合下胜利地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1月初，彭湃从香港返回海陆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首次实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彭湃率领红军和工农武装向邻县推进，使以海陆丰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江南部地区。同年11月，彭湃奉调去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常委。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8月30日壮烈牺牲，时年33岁。

张善铭 (1899—1928)

张善铭，1899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保安乡黄沙村。曾任中

共广州地委书记、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和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张善铭是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年8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翌年毕业于甲种工业学校后，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团和党的负责工作。1926年8月，调到海陆丰任职期间，特别重视在农村发展党员和培训党员骨干，使海陆丰的党组织迅速壮大。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张善铭为首的海陆丰地委领导海陆丰人民在4月、9月、10月举行了著名的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他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7年11月，张善铭调广东省委，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8年4月中旬，为改变海陆丰两县城失陷后不利形势，省委派张善铭到海陆丰指导工作，不幸被捕，在汕尾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郑志云（1901—1928）

郑志云，1901年10月16日出生于广东海丰县城河厝后。他是彭湃的亲密助手。历任中共海陆丰地委组织部长、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组织部长。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郑志云等人成立海丰县学生联合会热烈响应。1921年7月，他参加彭湃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活动，同年9月，主编《新海丰》，宣传马克思主义。翌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投入农民运动，为海陆丰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作为地委的主要成员参与领导海陆丰人民三次武装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的贡献尤为突出。

1928年9月中旬，敌人进犯大南山，郑志云不幸被捕。同年9月27日，在惠来县壮烈牺牲，时年27岁。

董 朗 (1896—1932)

董朗，1896年4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县龙泉驿平安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二十四师七十团团长，抵海陆丰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0年冬，董朗抵上海当工人，是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后党组织选派他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参谋。翌年夏，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海陆丰，他所带领的1200人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该师在海陆丰工农武装配合下，参加了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董朗领导下的大部分指战员为海陆丰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

1929年初，董朗奉命离开海陆丰，辗转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教导师参谋长。1932年夏牺牲，时年36岁。

颜昌颐 (1898—1929)

颜昌颐，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后赴苏联东方大学就读军事班。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和军委书记。

1925年夏，颜昌颐从苏联学成返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1927年3月，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南昌起义前，奉命前往江西九江接应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回上海党中央，旋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董朗率部抵达海陆丰不久，昌颐奉命到海陆丰负责整编这支部队，并协助彭湃创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为保卫海陆丰和根据地的各种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8年3月，敌军大规模进攻海陆丰，昌颐指挥红军和工农武装坚持反“围剿”斗争，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同年经组织

决定赴香港治疗。伤愈回到党中央，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

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与彭湃同时被捕。8月30日在上海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叶 镛（1899—1928）

叶镛，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工农红军第四师师长。

1926年秋，叶镛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任连长。翌年夏，第二方面军南下广州。12月1日，叶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并被任命为红军军官教导团第一营营长。

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1928年1月初，率部抵达海陆丰，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会师。此后，四师在彭湃、叶镛率领下，挺进东路的陆丰、惠来、普宁、潮阳等县，扫除地主反动武装据点，帮助普宁、惠来县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8年3月，敌人进攻海陆丰，叶镛率部与红二师配合发动了反攻海丰县城的五三暴动，随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6月17日，在海丰埔仔峒白木洋因病被俘。在广州壮烈牺牲，时年29岁。

袁 裕（1906—1941）

袁裕（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东县范家山镇梅神村。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工农红军第四师党代表。

1922年秋，袁裕考取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1926年7月，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后任宣传队分队长、宣传科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1日率领学生连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奉命抵广

州，参与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军第四师，袁裕被推为师党委书记兼师党代表，随即率部奔向海陆丰，为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

1928年夏，袁裕奉命回湖南，改名国平，任湘赣特委宣传部长。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参加长征。1937年，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同年10月，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时年35岁。

徐向前（1901—1990）

徐向前，1901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1927年12月任工农红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四师师长，在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立下丰功伟绩。

1927年12月11日，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陆续集中花县整编为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参谋长兼第十团党代表。1928年1月间，红军第四师奔向海陆丰，与南昌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会师。

1928年1月，中共东江特委决定第二师和第四师分两路出击，扫除地主反动武装据点。二师挺进紫金、五华；四师挺进惠来、普宁、潮阳。红四师东进中英勇战斗，使海陆丰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同年4月上旬，敌人重兵进犯海陆丰，两县县城失陷。东江特委决定二师、四师重返海陆丰西北山区坚持斗争。同年6月四师师长叶镛不幸为敌军所俘。在极其恶劣环境中，徐向前接任四师师长，率领几百位红军战士坚持反“围剿”斗争。1929年2月间，徐向前奉命撤离海陆丰，经上海抵达鄂豫皖根据地。

徐向前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90年病逝于北京。

陈舜仪（1903—1931）

陈舜仪，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下围。曾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历任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团成员、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海丰县委书记、中共海陆惠紫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

1921年，考入陆安师范，1923年秋，海丰农会被地主豪绅武力封闭，他为首组织“新生社”，出版《新生》半月刊，揭露海丰社会的黑暗，号召学生关心社会改革。

1925年两次东征胜利后，先后任海丰县工会筹备处执委兼宣传部长，第一区区委书记。在苏维埃期间，他作为中共海丰县委书记，在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各项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3月初，海丰县城失陷，他勇挑重担，领导工农武装坚持反“围剿”斗争。1929年6月，任海陆惠紫特委书记，领导海陆惠紫四县人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1930年秋，调任省委组织部长、南方局常委。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广州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林道文（1904—1931）

林道文，1904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名园乡。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曾任工农讨逆军副总指挥、中共东江特委常委、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

1921年考入陆安师范。1923年秋，他与陈舜仪等组织进步团体“新生社”，出版《新生》半月刊。1925年2月，东征胜利后，他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海丰，被选为县农协筹委和县总工会筹委。他致力农运和工运，不辞辛苦。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担任公平区负责党务

工作和农军负责人，工农讨逆军副总指挥，在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所率领的农民武装立下汗马功劳。

1927年12月，调往惠阳县委工作。翌年5月调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后任东江特委常委、省委委员。1930年8月3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12日，因交通员叛变，不幸被捕，同年夏，在广州壮烈牺牲，时年27岁。

杨其珊（1871—1933）

杨其珊，1871年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县新田区参城村。曾任海丰总农会副会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委员、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团成员、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他是海陆丰享有盛名的农民领袖。

他从小跟叔父学武艺，后靠卖药过江湖侠义生活。青年时代移居海丰县黄羌大湖村。1922年夏，参加农民运动。翌年元旦，海丰总农会成立，彭湃、杨其珊当选为正副会长。在农运低潮期间，其珊等以组织“十人团”形式，领导农民坚持斗争。1925年5月1日，他出席广东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农协委员。1927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与领导海陆丰人民举行三次武装起义，为创建新政权不遗余力。1928年3月，敌人重兵“围剿”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领导一部分武装在海陆边界西北山区，坚持游击斗争。1930年12月，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33年9月26日，因叛徒告密，在陆丰激石溪壮烈牺牲，时年62岁。

杨望（1905—1928）

杨望，1905年8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河园社。海丰农讲所毕业。曾任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陆丰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委员、省委委员、海陆惠紫四县暴动委员会主席。

1925年夏，杨望在海丰农讲所毕业后，被派往公平区农会任宣传委员，后被选为县农协执行委员，旋调省农民协会、团广东区委青农部工作。1927年“四一五”广州大屠杀时，杨望潜回海丰，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他带领农军与敌人作战数十次，立下显赫战功。1927年冬，调任中共陆丰县委书记时，在工农武装围攻石寨乡战斗中，他无私无畏，登上城墙劝降，终于感动受蒙蔽群众，自动打开这个封建堡垒的大门。他的胆识才干过人，海陆丰反动派为之慑服。

1928年3月初，敌军进犯海陆丰。杨望率领工农武装在海陆惠紫边界山区坚持斗争。同年4月13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杨望被补选为省委委员，5月间，海陆惠紫四县成立暴动委员会，杨望任主席，统率四县武装力量与敌人作坚决斗争。

1928年9月1日，杨望率领工农武装30多人在海城北面新寨村截击敌人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3岁。

范 照 南 (1879—1932)

范照南，1879年7月16日出生于陆丰县新田区激石溪乡贫苦农民家庭。曾任新田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中共陆丰县委委员、东江苏维埃政府委员。

1922年农民运动兴起后，他便在家乡组织农会。农民运动低潮时，他在新田带头组织“贫人党”，坚持斗争。1925年，东征军两次经过新田，他组织农民积极响应。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以他为首的区农协领导下，新田农运的蓬勃发展，为全县最好的一个区。1927年5月1日凌晨，他率领农军在海陆丰地委统一部署夺取了区政权。敌军反扑海陆丰，这个区继续坚持斗争，并成为农军的防地。9月初，陆丰西部农军在新田集结，他协同张威、刘琴西率部进占县城，为海陆丰第二次起义建立了功勋。11月4日，他又奉命率领农军在张威指挥下，配合红军一营

占领陆丰县城，宣告第三次起义胜利。苏维埃政权时期，他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率领农民没收分配土地，也是全县革命最好的一个区。所以，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红军第二师主要在新田区的激石溪为游击活动依托，随后为海陆惠紫边界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直带领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直至1932年因病与世长辞，时年53岁。

张 威 (1902—1928)

张威，陆丰县东海镇人。1902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历任陆丰县人民政府，临时革命政府、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中共陆丰县委书记、紫金县委书记。是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张威就读海丰陆安师范时，受彭湃影响。1923年夏参加农民运动。翌年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任东征军四十四组组长，奉命先回陆丰组织农民响应东征。此后，任共青团陆丰特支书记，陆丰县农民协会执委，代理陆丰县长。他为发展工农运动不辞辛劳，竭尽职责。1927年参与领导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创建苏维埃政权。彭湃为表彰其卓越贡献，亲笔题赠“为民先锋”四字。12月，党为扩大红色区域，调他任紫金县委书记。1928年夏回陆丰，领导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不幸于7月18日被捕，囚于龙山，历尽酷刑，坚贞不屈。8月3日被害，时年26岁。就义前在龙山凉亭挥笔书写遗书曰：“我的母亲，儿死矣，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其高风亮节，为人景仰。

黄 依 依 (1898—1932)

黄依依，陆丰县金厢区洲仔人，1898年出生于渔民家庭。曾任区农民协会主席、陆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黄依依1923年参加农民运动。东征后，农民运动恢复时，他发动金厢区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并把金厢港的渔民组织起来，成立渔民工会。金厢区农、渔民普遍组织起来，成为沿海最好的区之一。1927年7月抗租运动时，他带领农民向地主斗争，攻打金厢警署和碣石镇，影响很大，推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苏维埃政权创立后，他作为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有显著成绩。在1928年4月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省委委员。此后，他一直在山区坚持反“围剿”斗争。1930年海陆惠边区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被选为县委、县苏维埃的领导成员，负责财政工作。1932年“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被错杀，时年34岁。

林 铁 史 (1893—1928)

林铁史，1893年1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鲤趋埔。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2年在留日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团成员、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中共陆丰临时县委书记。

1924年夏，从日本学成返回海丰，1925年秋，就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对海丰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27年，调陆丰任中学校长，并参加陆丰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他的学识渊博，善于宣传发动群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能与农民融为一体，尤为广大知识青年作为表率。

1928年3月初，敌军重兵进攻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林铁史率领工农武装在陆丰县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在原陆丰县委成员先后牺牲，对全县工作失去指挥的困难形势下，同年5月10日，由东委杨望主持西北特委和各区党委联席会议，成立陆丰县临时县委，林

铁史为书记，指挥全县人民坚持反“围剿”斗争。

1928年6月，在陆丰县碣石九更寮遭敌包围，在突围时受伤被捕，在海丰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黄悦成（1886—1934）

黄悦成，1886年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四区洛坑村。曾当选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黄悦成在1923年参加农会，被选为第四区农会长。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海陆丰地委领导海陆丰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他负责西路总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作为中共东江特委主席团成员，为创建苏维埃政权和扩大东江大暴动作了贡献。1928年3月初，敌军重兵进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他率领西路工农武装与敌人坚持斗争。同年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省委委员。同年冬，斗争形势更加险恶。中央和省委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决定红军分批出港。他奉命接受这一任务后，经精心安排，分批护送红军安全出港。

1932年，任中共东江特委政治保卫局海陆紫分局主席。1934年1月，在大南山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8岁。

庄梦祥（1899—1928）

庄梦祥，陆丰县东岐乡东山村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曾任陆丰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陆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在陆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与张威、黄振新等发起组织县学生联合会热烈响应。1922年参加“陆丰青年协进社”的进步团体。在海丰陆安师范读书时，接受了彭湃的影响，后回县积极参加农民运动。第一次东征后，他被推选为陆丰县农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共海陆丰党组织的领导下，曾

先后发动农民两次赶走右派县长，使陆丰县农民协会“有权过问一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积极参与海陆丰三次起义，为建立和建设苏维埃政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8年3月，陆丰县城失陷后，他和战友们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坚持反“围剿”斗争，不幸被捕，11月29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

彭 桂（1903—1933）

彭桂 1903年出生于海丰县第三区亚前村的贫苦农家。曾任红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团团长、红六军二师师长、东江军委常委等职。他是东江地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为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及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于1924年在广州参加人力车工会，1925年第一次东征前夕参加东征军先遣队。东征军光复海陆丰后，任农民自卫军小队长、中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县军事科长、红二师第五团副团长。1928年3月敌人重兵进犯海陆丰时，调任海陆惠紫暴动委员会委员，率工农武装在山区坚持对敌斗争。1929年10月任红军四十九团团团长、东江军委前方委员会委员，1930年冬任红六军二师师长兼一团团长、东江军委常委。

1933年5月12日，彭桂率部分武装在海丰县赤石大安洞活动时，遭叛徒暗算，壮烈牺牲。时年30岁。

黄 强（1905—1931）

黄强 1905年出生于海丰县第五区东涌村。曾任海丰县赤卫队长、红军第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政委、第六军二师政委、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东江军委常委等职。黄强是一位出色的红军政治工作人员，为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及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他于1923年参加海丰农民运动，1925年参加海丰农军训练所

学习。后任海丰农民自卫军小队长、中队长。翌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30日晚参加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同月中旬随吴振民率领惠潮梅工农救党军北上武汉途中，在湖南汝城被滇军包围袭击，全军溃散。黄强辗转返回海丰参加海陆丰农民第三次武装起义。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任县赤卫队长。1928年3月敌人重兵进犯海陆丰，黄强率赤卫队在山区坚持对敌斗争。1929年10月任红军四十九团政委，1930年初任中共东江军委前方委员会书记。同年夏调任广东省委省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工农武装处负责人。1931年调回东江地区，任红军第六军第二师政委兼一团政委、东江军委常委。1931年11月，黄强被诬告为社会民主党而遭错杀。时年26岁。

林覃吉（1900—1933）

林覃吉 1900年出生于海丰县第二区彩头塘村的佃农家庭。曾任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创建、保卫海陆紫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他于1922年冬参加农会，后被选为彩头村农会长。1925年任海丰县第二区农军队长。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同年11月当选为第一届中共海丰县委委员、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裁判委员会委员。1928年2月被选为中共海丰县委常委兼第二区区委书记。同年3月，敌人重兵进犯海陆丰，他率领赤卫队在山区坚持对敌斗争。翌年调任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委员。1930年冬，在陆丰碣石溪召开海陆紫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海丰、陆丰、紫金三县人民发展革命斗争，武装割据边区根据地。1932年4月当选为中共东江特委委员。1933年革命处于低潮，他在海丰县黄羌苦竹园坚持革命斗争，同年4月遭叛徒暗害，壮烈牺牲，时年33岁。

（谢乾生执笔）

大事记

一九二七年

4月15日 广东国民党右派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广州、汕头等地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月下旬 中共海陆丰地委20日获悉反革命政变消息后，随即准备武装反击。成立东江特别委员会和海陆丰救党运动大同盟；改农民自卫军为工农救党军；并分别派员与中共广东区委和各县联络。

4月30日 中共海陆丰地委下达武装起义命令。

5月1日 凌晨，海丰、陆丰两县同时举行武装起义。农军分别占领两县县公署与各机关，收缴警察及盐警枪械。当日上午，两县分别在县城举行武装群众大会，成立两县临时人民政府，提出“取消苛捐杂税”、“对反革命实行革命的制裁”等五项“最低限度”的政纲。各区则成立自治委员会接管政权。

5月9日 广东国民党当局派遣3个团进攻海陆丰。是日，布防在惠阳、海丰交界红花地的海陆丰农军同从惠州来犯的国民党刘秉粹团激战1天，因敌众我寡，农军撤退至公平、新田，海丰城失陷。二三天后两团敌军从汕头进犯陆丰，陆丰县城也沦入敌手。

5月中旬 杨石魂、李芳岐（李运昌）率部分潮汕失败农军到达陆丰新田，同海陆丰农军汇合。中共海陆丰、潮梅、惠州3个地委负责人亦到新田。他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成“惠潮梅农工救党军”，由吴振民任总指挥、杨石魂任党代表，并由吴等5人组成中共前委以图向外发展。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地主武

装追截，北上武汉受阻，救党军在湖南汝城与当地农军汇合。8月初遭国民党范石生部袭击，死伤惨重，吴振民牺牲，部分干部和战士辗转回海陆丰继续参加武装斗争。

6月下旬 中共海陆丰地委根据粤特委指示，领导农民抗租。海丰的梅陇、赤石、公平和陆丰的新田等区大部或一部分农民拒绝交租。地委在领导抗租运动中逐步整理党的各级组织，重建农军。

8月下旬 中共海陆丰地委接到广东省委改组和秋收暴动的计划后，加紧部署农军袭击国民党驻军和民团，使敌人大为恐慌。

9月初 中共海陆丰地委改组为中共海陆丰县委，书记张善鸣。在此前后，工农救党军改组为工农讨逆军。8日，国民党驻公平的第三连向工农讨逆军投诚，工农军声威大震。

9月上旬 中共海陆丰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为接应南昌起义军入粤，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7日，黄雍、张威、刘琴西率陆丰西北工农讨逆军和紫金部分农军克复大安。8日收复陆丰县城，成立具有工农独裁性质的陆丰县临时革命政府。同时在陆丰县城成立以黄雍为主席的东江革命委员会。

9月17日 海丰工农讨逆军在林道文、杨望等率领下，8日起先后克复青坑、梅陇、公平、汕尾。16日收复海丰县城。是日在海城成立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

海丰、陆丰两县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为防敌重兵反攻，准备长期斗争，分别把没收的重要物资运入朝面山、激石溪、中峒一带山区，建立比较稳固的后方根据地。

9月25日 国民党驻惠州十八师第三补充团伙同保安队进占海丰城。翌日分兵进占汕尾和陆丰县城，在两地外围均遭我工农军阻击。海陆丰两县革命政府退入农村。

9月末 南昌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前委派刘立道为募兵专员，到海陆丰募兵接应。10月4日，有700名农军应募出发至揭阳河

婆，闻起义军已在汤坑失败遂退回。

10月5日 南昌起义军二十军一、二师余部到达陆丰县城，因该部个别领导人动摇，遂接受国民党军队改编，军内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纷纷离队。从他们那里，海陆丰县委始知起义军潮汕失败及撤退海陆丰计划，于是派人分6路去找前委。

10月6日 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余部一千余人在董朗率领下到达陆丰东南部，与海陆丰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博美、八万、大安、新田而进入农军防地激石溪。9日进入朝面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后接南方局指示在中峒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颜从省委派来）。

10月7日 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彭湃、刘伯承、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李立三、谭平山和张国焘等相继到达陆丰甲子港，由当地党组织和农会员掩护秘密渡海往香港等地。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由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护送到了陆丰金厢黄厝寮黄秀文家中，因受风浪所阻，十天后才由黄护送去香港。

同月 海丰、陆丰工农讨逆军根据省委指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团队，两县分设团队部，林道文、谭国非分任团队长。

10月25日 东江革命委员会趁粤桂战争爆发时机，组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日海丰工农革命军在二师的配合下克复黄羌，30日克复公平、汕尾。陆丰工农革命军从新田一带出发，攻克大安后也直逼陆丰县城。

11月1日 在二师及海丰工农革命军强大攻势下，驻海陆丰的国民党第三补充团抱头鼠窜，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是日海丰县城再次为我军克复。

11月5日 陆丰工农革命军团队在二师1个营配合下克复陆丰县城，驻陆城的海陆丰保安队败退碣石。

11月7日 海丰、陆丰两县分别在县城举行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焚烧田契、镇压反革命，并向中华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发出通电。

11月8日 彭湃到陆丰。10日，主持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召开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1日，偕董朗率二师一个营及陆丰东南农军攻打碣石。工农武装一举攻占外城，敌保安队据内城顽抗。彭湃派玄山寺和尚持书入城劝降未能成功，后攻城任务交由陆丰农军。

11月13日 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孔庙召开。彭湃参加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到会代表300余人，选举产生了陆丰县苏维埃政府，林铁史、庄梦祥等15人为政府委员，并通过了包括没收分配土地在内的一系列提案。大会16日闭幕。

11月17日 中共广东省委复电东江革命委员会和二师，指出：“赖诸同志努力，使本党红旗飞扬于海陆丰、紫金县境，数十万穷苦农民同得闻风兴起，为铲除豪绅地主奋斗，本委员会甚为嘉慰”。

11月18日 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孔庙举行，出席大会代表311人，中共中央、东江革命委员会等机关团体向大会发来了贺电、贺词，彭湃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8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杨望、陈舜仪、杨其珊等13人为政府委员，大会21日闭幕。大会期间，二师应代表要求，派出一个营帮助农军克复了捷胜城。

11月中旬 为适应海陆丰斗争形势需要，撤销中共海陆丰县委，分别设立海丰县委和陆丰县委，杨望、张威分别任县委书记。

11月下旬 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中共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城成立，领导海丰、陆丰、紫金、惠阳、普宁、惠来等县，彭湃任书记。

11月下旬 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在县城龙山举行全县土地革命誓师大会，彭湃出席并做了土地革命动员报告。

同月 中共东江特委出版《暴动日报》，海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出版《出路》、《红报》，陆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出版

《县委通讯》、《暴动周刊》等报刊。

12月1日 海丰人民群众5万多人在县城红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彭湃在会上做了报告。

12月初 中共东江特委执行省委向惠州发展的指示，组织公平、高潭等地赤卫队在二师部队配合下攻克高潭全区。

12月5日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对海陆中苏维埃政权的政策问题作了多项指示。

12月中旬 陆丰工农革命军团队和赤卫队在二师部队配合下，相继攻克碣石、昂塘等敌人坚固据点。

12月23日 五华参观团204人到海丰参观，少数代表留下参加东江农民代表大会。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8期发表题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的长篇通讯。

12月27日 英帝国主义军舰以接应英籍传教士出境为借口，开抵汕尾港进行军事威胁。海丰工农革命军严阵以待，英军舰不敢放肆，只得派随舰主教持书上岸要求释放英籍传教士。汕尾市苏维埃政府按外交惯例，同意英籍传教士出境，并严正警告英军舰今后不得再窜犯我境。

12月28日 中共东江特委因接到不准确情报，命海丰县机关团体和部队退出县城，至30日弄明情况才迁回，造成一时混乱。是时，逃匿惠来、陆丰交界的海陆丰保安队残余分子勾结当地地主武装，在北湖等地举白旗暴乱，并乘虚占据陆丰县城。时称“二八事件”和“白旗会叛乱”。

12月下旬 二师正式成立师部，改称工农红军，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部队除原有四团外，增设由海陆丰籍兵士组成的第五团，团长刘立道，党代表张寿征。

同月 中共广东省委着手撰写《海陆丰苏维埃》，详细记述海陆丰三次起义及苏维埃政权建立经过，全文约5万字，次年3

月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党内发行。

一九二八年

1月3日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在海丰县城举行，来自惠阳、惠来、紫金，潮阳，海丰，陆丰，五华等县代表79人出席了大会。彭湃、郑志云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海丰，惠阳、紫金三县代表在会上介绍了本县情况。大会对东江农民运动及土地革命深入发展起了一定的宣传动员作用。

1月5日 由广州起义部队改编的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1200余人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等率领下到达海丰县城，受到海陆丰民众的热烈欢迎。

1月上旬 中共东江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东江大暴动计划，红二、四师分两路推进。一路是红四师十一、十二团由彭湃指挥从陆丰赴普宁；一路是二师四、五团向紫金、五华发展，留红四师十团驻海丰，相机向西发展。

1月9日 红四师十一、十二团由彭湃、叶镛、袁裕、徐向前等率领离开海城，开赴陆丰平定“白旗会叛乱”，并乘胜攻下甲子城和惠来百岭地主武装据点。下旬，十一团进入普宁县境。

1月14日 中共海丰县委给省委报告统计，海丰县至是日止已焚烧各种契约47.1万多张，租簿5.8万多本，有农民赤卫队3.7万多人，常住区、市赤卫队451人，拥有枪支1200支，子弹3.4万余发，粉枪1.2万多支

1月21日 中共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城开办党校，培养党的基层干部，成立以刘锦汉为书记，张北星、咸声（二人均为朝鲜同志）为委员的校委会以管理全校工作。郑志云、陆定一、金秉枢（朝鲜同志）等任教员，学员来自东江6县共100人，学期1个月。

1月22日 海丰县举行第二次党代会，出席会议代表230人，彭湃、杨殷、陆定一等参加了大会。会议主要检讨“二八事件”，

改组县委，选出黄娘恩等5人为常委，组成新的县委。会期2天。

1月26日 红四师十团200余人，海丰工农革命军团队400人协同梅陇、赤石等区赤卫队2000余人，分4路围攻侵入赤石的“海陆丰守备司令”蔡腾辉部，取得毙敌200余人，俘百余人，缴水机关枪2挺，迫击炮1门，步枪500余支的重大胜利。

1月下旬 红二师四团在海陆丰及紫金、惠阳赤卫队配合下，攻下紫、惠属的南岭、章溪田、黄布等地反动堡垒，俘民团100余人，缴枪200余枝，没收稻谷5000余担。二师在攻坚战中也受到一定损失。

1月下旬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对海陆丰苏维埃的政策与军事组织作了系列指示。

2月11日 陆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改组县委，选举彭元章等3人为常委组成新县委。同时为应付敌军进攻时县委和各区委之间联络指挥问题，在县委之下设西北、东南两个特委。

2月13日 普宁县在本县陂沟举行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普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开仪。

2月14日 红四师在上旬攻下普宁县的果陇、和尚寮两个地主民团据点之后，是日在彭湃率领下向惠来葵潭守敌发起进攻，缴枪数十支，守敌逃走。但时隔数日，葵潭复被敌占领。20日，红四师和陆丰、惠来赤卫队再一次攻克了葵潭。

在东江大暴动中，以海陆丰为中心的红色区域扩大到紫金、惠阳、普宁、惠来、潮阳等县乡村，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极大震惊。

2月15日 中共东江特委决定在海陆丰举行慰劳红军周活动。海陆丰两县各界群众抬着肥猪、挑着红柑、米粿、花生等食品，带着慰问信纷纷到红二、四师驻地慰问。苏维埃政府颁布《红军优待条例》、《征兵条例》，动员青年农民、工人积极参加红军，扩大武装力量。

2月18日 海丰、陆丰两县各区成立苏维埃政府工作告一段落（以前区乡政权由农会代行）。海丰县是日召开第二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改县苏维埃政府为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2月20日 海丰县苏维埃政权发布命令，成立海陆丰劳动银行，暂借南丰织布厂银票加盖两县人民委员会印章发行，分十元、五元、一元三种，在两县十足通用。

2月22日 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求红二、四师应取进攻的迎头痛击的办法扩大东江暴动，在敌军迫近时期也不许过早的弃城入乡。

2月下旬 自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海丰县没收分配土地已占全部土地80%，陆丰也完成40%。

2月下旬 李济深将粤系军阀逐出东江，广东军阀混战稍息。盘踞广州的李福林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说：“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翘然独峙四个月，如不及早清剿，祸害不浅”。

同月下旬 国民党军队开始对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围剿”。海军第四舰队派出四艘兵舰开进汕尾海面，开枪开炮轰击汕尾市。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部3000余人由副师长余汉谋率领到达揭阳。同时有黄旭初师抵紫金，惠来有钱大钧部一个团，普宁有陈铭枢二个团，形成对海陆丰的包围。

2月25日 中共东江特委致函陆丰县委，告知敌军已向海陆丰移动，要求做好作战计划。26日向省委报告，把不足千人的红二、四师分守海丰、紫金边界和陆丰、惠来边界地区。

2月26日 敌十一师前锋300人伙同杨作梅民团五六百人进占陆丰河田，接着进攻水唇约。当地赤卫队千余人奋起抵抗近5个小时，毗邻的东坑乡赤卫队因雨天火药枪受湿未能赴援，水唇约被敌攻占。

2月28日 国民党军千余人直攻河口，陆丰工农革命军2个连在黄沙坑与敌接触，不支，退新田，河口失陷。敌留一个团守河田、河口，余汉谋率2个团即进占大安。

2月29日 驻陆丰县城的红四师4个连和一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反攻大安。是日晨在距大安数里的洗鱼溪与敌十一师三十二团遭遇，红军占领有利地形，与敌血战五六小时，因力量悬殊，毙伤敌180多人后主动撤出战斗。下午陆丰县城失陷。同日，敌三十一团从侧路攻占海丰公平。

3月1日 清晨，公平区委率赤卫队一千多人反攻公平圩，未能获胜。敌留一营守公平，余部伙同保安队和从陆丰县城出发的三十二团夹攻海丰县城。海丰工农革命军独立营在茶冲阻击，不支溃退，海丰县城陷落。

两县城失陷后，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迁到梅陇，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迁到新田。

3月2日 敌四五百人从海城出发进攻汕尾，红四师1个连和海丰东南各区赤卫队千余人在距汕尾20里的琉璃径岭阻击，未能挡住敌人进攻，乃退出战斗。是日下午汕尾被敌军占领。

3月3日 红四师一部和海丰赤卫队5000多人反攻汕尾，自早晨巷战至中午11时，敌军渐渐不支，忽然海面敌舰派兵接应，红军和赤卫队只得撤出战斗。后红四师大部连夜撤往陆丰金厢，乘船渡海赴惠来与在大南山三坑休整的十一团会合。

同日 中共陆丰东南特委组织各区赤卫队700余人反攻陆丰县城，因力量薄弱未能成功。

3月5日 红二师一部会合公平赤卫队反攻公平，激战未克。是役颜昌颐负伤。

3月10日 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务取积极反攻策略，消灭已攻入海陆丰敌军。是日，红二师一连和陆丰西北赤卫队700余人反攻河口，因水大不能渡河而未果。

3月12日 红四师和普宁、惠来的农民武装及农民群众数万人围攻惠来县城。15日一度攻下，旋被敌援军夺回。

3月18日 敌军十一师与驻紫金的黄旭初部数千人进攻我后方根据地碓头、朝面山、激石溪、中峒一带。红二师几经奋战，

不支，撤往惠来与四师汇合。

3月21日 红二师与红四师会合后，同赤卫队等工农武装一起进攻惠来县城，毙敌七十七团团团长向卓然，再克该县城。后红四师向潮阳发展，红二师向普宁进攻。

3月27日 中共东江特委领导机关迁惠来。

3月下旬 中共海丰县委整顿武装，成立以彭桂为师长的工农革命军海丰独立师，下辖以区为单位设置的10个营。

3月31日 中共广东省委致信东江特委，认为全东江的情形完全是个暴动的局面，指示东江特委绝对禁止将红二、四师调到外地去，要立刻反攻消灭敌人，恢复红色海陆丰。

4月8日 在惠来县城失守，红二、四师在潮阳、普宁各地军事行动均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中共东江特委在林樟召开有红二、四师负责人参加的紧急联席会议，研究红二、四师以后行动方向等问题，通过打回海陆丰的决议。是日红二、四师一部在惠来和普宁交界的盐岭遭敌黄旭初部袭击，损失严重，余部约600人，辗转回海陆丰。

4月10日 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加强领导的张善鸣、欧荣、赵自选、林甦等8位同志抵海丰。张善鸣、欧荣两人于上岸不久在汕尾不网寮被捕牺牲。

4月12日 中共陆丰县委机关在附城鹅陇村被敌破坏，常委彭元章、吴鉴良、陈谷荪3人一同被捕牺牲。

4月13日 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彭湃和海陆丰的黄依农，杨望当选为省委委员。

4月中旬 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联合成立消灭敌人委员会，杨望任主席。

4月23日 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指示东江特委，即刻用海陆丰的力量恢复海陆丰。同时要继续扩大惠来、普宁、潮阳的暴动。

4月30日 红二、四师负责人和中共海丰县委在赵自选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海陆丰总指挥处，反攻海丰县城。

5月3日 红四师和农民武装按预定计划攻入海丰县城，冲进县保安队办事处，打开牢门放出成百“犯人”，然后向敌驻军指挥部和县公署进攻，因敌已有准备，激战一小时后退出战斗。进攻北路五坡岭敌人的红二师，在红四师撤出战斗时才赶到，受敌两面夹攻，只得匆忙退出战斗。是役赵自选牺牲。

5月10日 在中共东江特委特派员指导下，中共陆丰西北特委召集各区委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陆丰县临时县委，书记林铁史。

5月12日 红二师200人和陆丰西北赤卫队500余人反攻新田，与敌一团激战4小时后撤退。18日，我军再次攻占新田，恢复了新田区苏维埃政府。

5月24日 红二师百余人和陆丰新田赤卫队四五百人反攻河口圩，毙民团、保安队20余人，缴枪20余支。29日敌反扑，我军退上护。

6月初 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暴动委员会成立，杨望任主席。暴委和海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以西北山区为暴动基地、训练赤卫队，举行夏收大暴动。

6月5日 红二师200余人和陆丰上护赤卫队五六百人进攻河田镇，毙敌十余人，缴获米、盐等物资后退回上护。

6月14日 红二师500余人在董朗师长带领下从激石溪向东南部转移，试图与在潮普惠的东江特委打通联系。16日抵陂沟后闻惠来、普宁有敌重兵驻扎正预备退回，不料被敌察觉，敌即派四十六团围攻，在八万圩附近双方展开激战，红二师损失较大，董师长负伤，余部撤回激石溪。

6月17日 红四师在海丰白木洋遭敌袭击，师长叶镛因发疟疾不能随军突围被俘，后在广州牺牲。红四师由徐向前任师长，刘校阁任党代表，带领部队继续坚持斗争。

6月22日 海陆惠紫四县暴委开会，决定开展保护夏收斗争。

6月28日 中共陆丰临时县委与东南特委取得联系后召集会

议，正式恢复县委，吴克绵为书记，林铁史为军委主任。

7月1日 中共海丰县委举行第三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制订暴动策略，整编工农革命军海丰独立师。大会还选举产生新的县委，林信为书记。

7月15日 国民党驻粤东各部联合开始对海陆丰“会剿”。其中十六师“围剿”海陆丰西北一带山区；十八师“围剿”惠阳海丰交界山区；六师“围剿”紫金陆丰交界山区；十三师“围剿”惠来陆丰交界山区。

7月18日 中共广东省委写信给东江特委，要求分散在惠（来）普（宁）方面的红二、四师官兵应向海陆丰大部队集中。并决定将东江特委和潮梅特委合并为东江特委，指定彭湃为书记。特委之下设军事委员会。

9月29日 驻大南山羊公坑的中共东江特委机关遭敌人袭击，负责人郑志云等牺牲。

10月6日 由中共海丰县委召集出席海陆惠紫四县暴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22人开会，成立四县中共临时特委，陈舜仪为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于26日复示，批准成立中共海陆紫特委，取消临时名称，并通知四县暴委改称革命委员会。

10月 根据中央指示，彭湃、袁裕等离开潮阳赴上海中央工作。

12月5日 中共广东省委写信给海陆紫特委，对特委几个月来的艰难困苦斗争，保持海陆紫一部分政权，而且党和苏维埃的工作都有进步，表示无限欣慰。并指示“红军同志经过长期的时间，而现在多有病者，且现在经济上大为困难，省委已经同意送他们离开海陆丰”。此后海陆紫特委成立遣送红军出港委员会，开始遣送红二、四师官兵出境工作。

一九二九年

1月初 中共海陆紫特委在海丰犁钟举行党代会，参会代表

30多人。省委常委、巡视员陈郁参加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和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以整风精神经过学习讨论，接受“六大”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1月中旬 国民党第十六师纠集海、陆、紫等县反动武装，对海陆紫边界山区再一次进行“冬防会剿”，使我山区根据地遭到更严重摧残。

2月 红四师师长徐向前、党代表刘校阁和红二师师长董朗先后离开海陆丰。

3月6日 在国民党军队残酷摧残下，中共海陆紫特委在海丰难以立足，被迫迁到惠阳平山。

4月下旬 在蒋桂战争爆发后，驻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调走，中共海陆紫特委迁回海丰山区。

5月12日 在海陆丰的红二、四师官兵170多人，自去年冬天开始陆续撤离，至此全部离开海陆丰。

5月中旬 中共海陆紫特委恢复海丰各地党的组织，把集中的武装队伍分散到各区加强或重建赤卫队，开展军事活动。

5月 中共陆丰县委在东南地区与惠来边界发展党的组织，并恢复武装斗争。

5月下旬 中共海陆紫特委召开扩大会议，遵照省委指示把海陆紫特委扩大为海陆惠紫特委，陈舜仪任书记。同时把海陆紫革命委员会扩大为海陆惠紫革命委员会。

6月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迁惠州，恢复成立中共海丰县委，古鸿江等3人为常委。

9月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建立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公平举办军事训练班。

10月初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在海丰朝面山成立，团长彭桂、政委黄强，后发展为3个营。此后在海丰、惠阳连续出击敌人，每战皆捷，工农群众大受振奋。

10月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军民在海丰县莲花山白水碓冒雨隆

重集会悼念8月30日在上海牺牲的彭湃等4位烈士。大会印发告工农群众书，决心继承遗志，坚持武装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11月28日 中共海陆紫特委派巡视员召开陆丰县委会议，改组县委，吴祖荣为书记。

12月3日 红四十九团300多人和海陆丰两县赤卫队、工农群众一万多人进攻海丰城。因事先准备工作不足及泄露机密，使守敌有了准备，调集千余警卫队顽抗。四十九团战士虽多次勇敢冲锋，二路进入县城，终因子弹缺乏和敌援兵将至而退出战斗，是役毙敌100余人。

12月6日 中共海陆紫特委就基层党组织情况向省委作出报告，海丰有支部210个，党员2109人；陆丰有支部94个，党员800余人。

冬 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恢复活动。

一九三〇年

1月初 中共海陆惠紫特委部署年关斗争，成立以黄强为书记的前委，集中全团兵力向陆丰发展，占新田，打河口，攻博美，袭河田，威振陆丰全县。

3月 海陆紫苏区已拥有20万人口，不少区乡苏维埃政权及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恢复活动。

4月28日 红四十九团在大南山苏区配合四十七团和当地农民武装击溃敌500多人进攻，取得林招战斗的胜利。

5月1日 中共东江特委在八乡山召开东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84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东江苏维埃政府，陈魁亚为委员长。同时成立以古大存为军长、颜汉章为政委的红十一军，四十九团划归十一军编制。

6月5日 海陆惠紫党代会在惠阳三坑举行，中共广东省委派卢永炽参加并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就政治、军事、党务及向惠州发展问题作出决议，选举新的特委，陈舜仪续任书记。在这次

会议上同时改组海丰县委，林彬为书记。

同月 惠州十属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东江苏维埃政府惠州十属特别委员会，陈舜仪等13人为委员，下辖海丰、陆丰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和惠阳、紫金两个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开辟紫河特区。

7月 海陆丰两县民团分四路进攻活动在海陆丰边界的红四十九团，其中一路遭我伏击，毙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至此，全团发展到1000余人。

11月1日 中共中央派邓发和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富春到东江，是日在大南山召开闽粤赣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确定以后发展战略方向。会上决定取消东江特委，成立中共闽粤赣特委，邓发任书记。在东江地区成立中共西南、西北两个分委，海陆丰等7县归西南分委管辖。同时改编红十一军为红军第二独立师，彭桂任师长，黄强任师政委。下辖两个团，红四十九团为第一团，代团长林军杰，政委吴祖荣。

11月23日 驻普宁流沙的国民党警卫队100多人在中队长庞柱率领下投诚红军，改编为红一团第五连。

12月 根据闽粤赣边区党代会的决定，海丰、陆丰、紫金和惠阳的部分苏区合并建立海陆紫县。在陆丰激石溪先后召开党代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海陆紫县委，书记谢武；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林覃吉、杨其珊等5人为主席团成员；并成立红军第二营，向潮普惠发展。

一九三一年

1月 为沟通海陆紫和潮普惠这两块根据地关系，中共西南分委决定划陆丰东南的南塘、博美、金厢、碣石、湖东、甲子6个区和惠来的西北部以南阳山为中心的山区成立陆惠县。

2月 红一团因多次攻坚作战，部队减员严重。代团长林军

杰在陆丰河口北溪作战中牺牲。后师长彭桂兼任团长，师政委黄强兼团政委，原团政委吴祖荣任师政治部主任。

5月18日 中共广东省委派军委负责人徐德在大南山召开东江各县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省委指示，着重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取消中共西南、西北分委，重新恢复东江特委，徐国声任书记。会议同时批评东江尚未认真执行四中全会路线，（即王明路线），决定贯彻所谓的“国际路线”和“反富农路线”。

6月10日 中共陆惠县委在陆丰博美山区深坑成立，书记陈醒光。随后陆惠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初 中共海陆紫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迁海丰苦竹园。

11月 周大林任海陆紫县委书记。

11至12月间 海陆紫县、陆惠县在东江特委派员指导下，两县共杀了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成员，400多人，其中有党政各级干部百余人，使苏区元气大伤。

一九三二年

1月 海陆紫、陆惠两县干部群众自觉抵制左倾路线干扰，竭力发展武装、保卫苏区。海陆紫发动30多人参加红军；陆惠潮甲区15乡抗租斗争也取得胜利。

3月5日 中共东江特委就中央关于肃反错误的指示，开会讨论并作出决议，接受中央批评，派员赴各县纠正乱捕乱杀错误做法，并于10日将东江肃反情况及贯彻中央指示向中央作出报告。

3月12日 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派第三军军长李杨敬任东区绥靖委员，配合蒋介石第4次“围剿”中央苏区，率部进攻东江各苏区。是日，李部张瑞贵师3个团4000余人分4路开始进攻潮普惠、陆惠苏区。随后张达师骆秀礼团进抵海丰；吴俊声团进陆

丰，联合地方反动武装，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残酷的“进剿”、“屯剿”和“清剿”。

3月17日 敌军4路围攻陆惠县委所在地陆丰深坑一带，苏区军民奋起反击，在前门山和敌激战3天，因敌众我寡，红军和赤卫队不得不退出苏区，转向外线作战。

4至7月 面对10倍于我的敌人，根据地军民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红一团分小队采取地雷战等办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苏区群众也没有被敌人凶残所吓倒，积极参军支前。5月，海陆紫扩充红军40余人，缴枪70余支；陆惠扩军30余人，缴枪60余支，迫使敌人气焰有所收敛。

8月1日 驻惠来葵潭敌独立一师一团第十二连士兵杀死反动官长，投奔红军。4日，驻陆丰新田敌警卫队欧杰等17人投诚红军。

8月 中共陆惠县委书记古大存调东江特委，卢世光接任陆惠书记。

9月 国民党东区绥靖委员李杨敬总结“五月围剿”的教训，从惠州增派3个团向海陆紫、陆惠苏区进攻。

10月10日 中共东江特委在大南山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被敌包围，特委和军委突围后向陆惠湖甲区转移。14日与敌遭遇，军委主席袁策夷负伤。

11至12月 国民党在海陆紫、陆惠根据地内驻重兵把守，强迫群众实行保甲制，到处筑碉堡、炮楼，全面封锁并切断了苏区之间与苏区和外界的联系。

一九三三年

年初 国民党除在军事上加强对我根据地实行“进剿”与“驻剿”相结合战术外，更加强了政治上的诱骗，利用动摇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允许其“自新”，组织反共宣传队破坏我组织，使各苏区反围剿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1月 陆惠县委书记调任，特委常委黄超如主持陆惠工作。

2月14日 东江军委主席朱炎、红一团长彭桂率红一团300—400人到达陆惠，是日进攻大坪圩，部队严重受挫。遂向紫金转移，和紫河游击队会师。敌派3个团跟随追击，红军浴血奋战，屡遭失利，伤亡过半，最后仅剩百余人，决定分兵转移，一路由朱炎带领在紫金打游击，一路由彭桂带回海丰山区，被迫分散活动。

4月末 朱炎等10多人在炮子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5月间 陆惠苏区基本为敌军占领，县区党组织基本停止活动。唯陆丰东南赤色乡村仍有几十人的武装队伍坚持斗争。

11月底 海陆紫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钟一强率县区机关、龙炮联队、赤卫队共180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于激石溪长坑尾卧岗兜山上，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四年

年初 海陆紫根据地全部为敌占领，苏区中心地区激石溪、朝面山、中峒等陷入火光血海之中，房屋全部被烧毁，人被杀戮，有的地方此后4年没有人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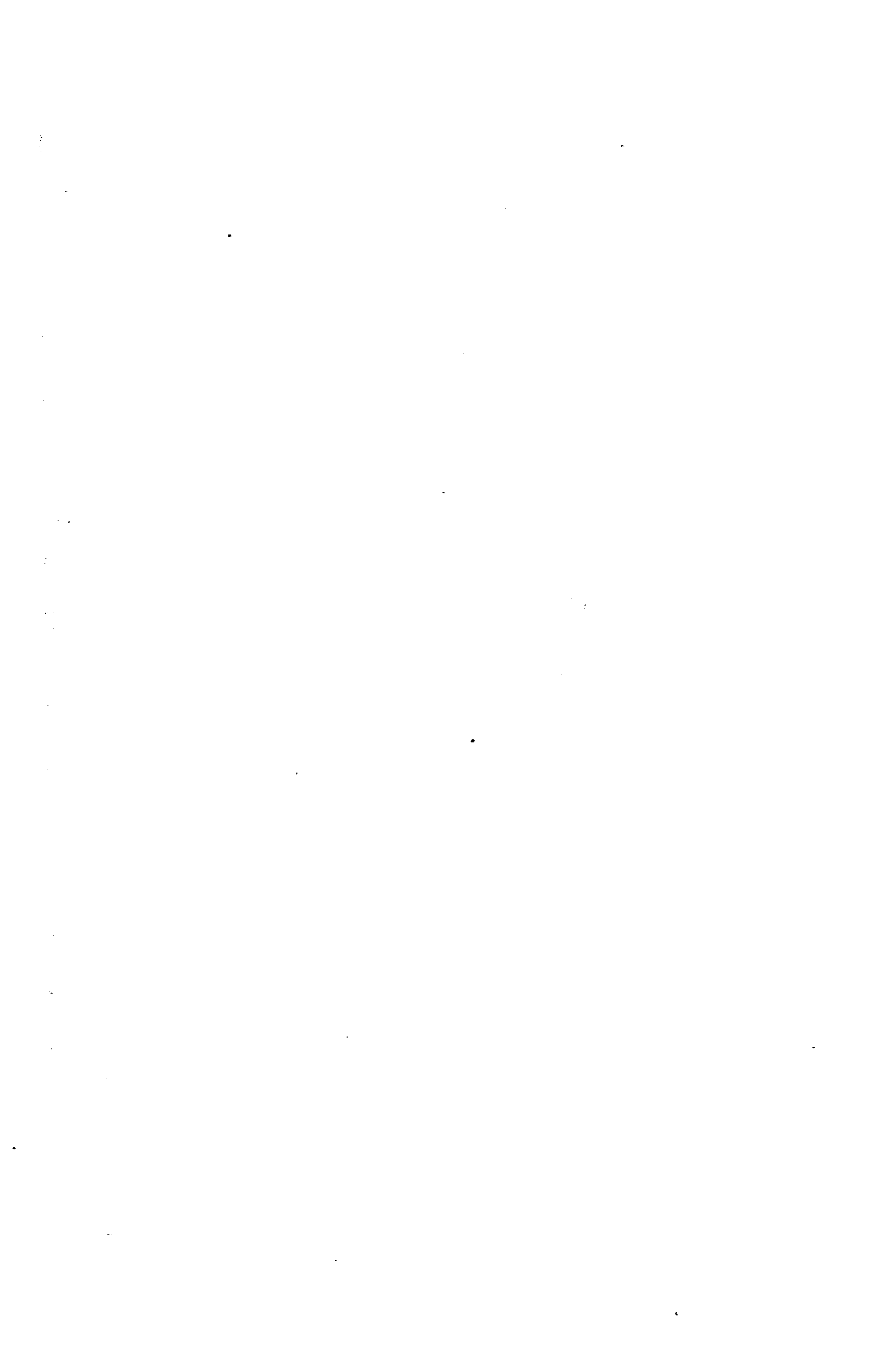
3月7日 国民党广东省民政厅发出文四五号训令，列名通缉海丰、陆丰两县革命同志180多人。

是年 在国民党强大军队围剿下，最后坚持在海陆边界的赤卫队全部失利，只有部分党员仍率小股武装人员在山区和偏僻乡村坚持游击斗争。国民党陆丰当局向省政府报告中对在山区尚有我小股武装而忧心忡忡。

一九三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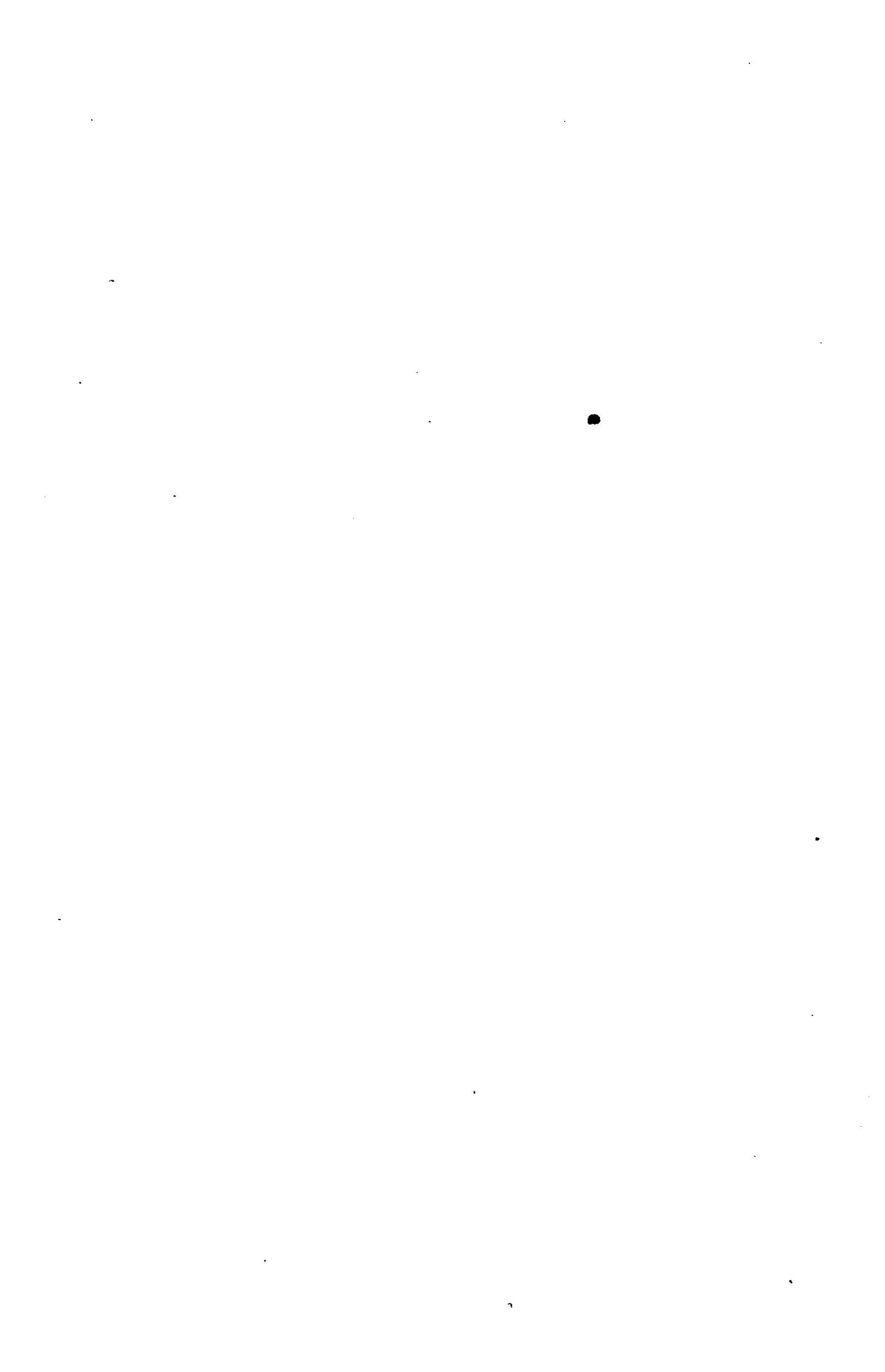
海陆丰还有小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在山区隐蔽下来，其中有海丰苦竹园崎岭头村支部，陆丰县许厝围的石跳支部，他们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恢复活动。

(林兴奇、林泽民执笔)



·参 考 资 料

(选自敌方档案、报刊)



海陆丰赤祸记^①（节录）

第一章 共产党在海陆丰之酝酿

共产党魁彭湃略历：彭湃籍隸海丰，居城外溪乐社……弱冠入县立中学，差卒業，民七年春，挟资东渡，游学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经济，时颇醉心“共产主义”。民国十年归国，即在海丰招集马焕新、林甦、郑志云、陈修等青年组织一“社会主义研究社”，并设“讲演团”到处宣传，海丰县长翁桂清，及蚕桑局长程树勋等也深表同情，盖期此为启发民智之捷径。迨后，彭湃得缘时会获任海丰教育局长，光〔先〕后邀集在日缔交之李春涛、杨嗣震及东莞之黎樾廷、郑沛震等到县任陆安师范学校及中小学各校长，日向知识薄弱、头脑简单之青年学生，鼓吹其“共产”……之说，上自校长教员，下至学生杂役，秘密歃盟，党人日增，并印发刊物，广事宣传；《赤心周刊》彭湃、杨嗣震与马焕新、李春涛等主之；《新海丰月刊》郑志云、吴焕棠、陈魁亚等主之，按期分发各校学生青年，为播植共产主义之初步。经年之后，全县学生，对家庭社会旧日之伦理道德，土直视之！浮嚣喧啄，播风吹浪，视为当然之事，恬不为怪。陆安师范学校，则有“晨曦社”、“新生社”之组织，并印行《晨曦周刊》、《新生周刊》，由林道文、陈左邦、黄晓元等主之，……彭湃则以学生为“共产主义”之指导人才，日夕率之联翩郊行，到处煽惑宣传不遗余力。头脑简单，意志浮薄之青年学生、工农群众，莫不乐意逢迎，随风披靡。是以赤山、守望诸约，日有青年演讲之踪。数月后，学生农民，熏陶日滋，附从日众，踰闲越轨之行为，日见跋

^① 原书是海陆丰的地主豪绅集资雇人编写，1929年在香港印行，有十余万字。因篇幅有限，仅节录其可供参考的一部分。

扈。邑中老成人以其行动嚣张，咸谓彭湃播恶惑众，群起攻之，联名赴控当道，实以宣传邪说，煽惑群众，捣乱社会，靡费公帑等十大罪。彭湃因是被劾，而解长海丰教育局。

倡说农会经过：彭湃褫职后……更亲自努力下层工作，日则出没田野村落间，灌输“共产主义”于农民，时或独歌行路中，招惹农民围观，时或携留声机，伏树荫下放唱，诱起农民之好奇心，以便乘机向之宣传。于是农民识与不识，莫不知有彭先生，而表示亲爱景仰之忱。久而久之，四乡无知农民，趋之若鹜，如杨其珊、李劳工、胡汉南、万清味、叶子新等，……中毒弥厚，信仰弥深，至时，各地村落，先后有农会组织，县农会也告成立……，其招引农会之幌，则谓入会农民，可享减免田租之权，及免受官府制裁之种种优先权，也附以设法救济农民金融等好名词，此民十一年（一九二二）事也。

钟景棠解散农会与彭湃走出：（略）

国民党容共后之海陆丰：民十三年（一九二四），中国国民党改组，主张“联俄容共”，时彭湃……膺广东党部农民部长要职。十四年，国民党军东征，彭湃作响导，乘机回县……，首先恢复农会，并召集农民组织自卫军数百人，任李劳工为大队长。其他如工商、妇女、青年诸团体，咸应运而生。至若两县政权，均为彭系把持，海丰县长则彭湃之兄彭汉垣任之，陆丰县长，则共产党徒刘琴西任之……。

……彭湃据海丰县后，即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农军训练所、军事教导队等，罗致许多无力升学青年，实施训练，限期毕业，分发两县及普、惠各地，指导农民之各种组织设施，……至负责农军训练人才，皆黄埔军校第二三期毕业生为多。

计是时，统承各地之首魁：海丰则有彭元章、李国珍、林铁史、杨望、杨其珊、林道文、陈舜仪、郑志云、林甦、叶子新、梁秉刚等主之，陆丰则有郑重、张威、邝纪璜、吴祖荣、庄梦祥等主之……，未久，海丰有程树勋、陈祖贻、钟超如、马悟麈、

马淑晖等数十人，组织“坚社”，作积极反共运动，谋占政治地位。副以该社社员有与共产党员王天民善者，妄察介绍入社，卒被摧破，共产党更以国民党名义制裁之，亦公布其秘密结社之经过。

十五年冬（一九二六年）彭湃在汕头兼任潮梅海陆丰农会办事处主任，因鉴时机，乃密令党人，借组织“农工商学联合会”，预备为夺取政权之工具。于是“农工商学联合起来”、“促成人民政府早日实现”一类口号，高唱入云……。

第二章 清党与夺取政权

……十六年春（一九二七）……彭湃在武汉任湖北省农工厅长。以时机突变，特先命伊兄汉垣潜回海丰，暗与吴振民、李国珍、林铁史、郑志云等密谋暴动，施“先发制人”之手段，收缴两属所有枪械，以为武器，又约潜伏惠来、普宁之陈魁亚、杨石魂等，相机策应……。于是共党遂举原任农军大队吴振民为总指挥……率领农军揭竿起事。四月二十九日黎明^①，扑攻海丰县署，收缴游击队及第一区警察署枪械，同时并占领各机关，各区亦同时同样举事，驻汕尾盐警队百余人，亦悉被缴械，及各机关职员被俘者，如海丰县署总务科长杨麟阁，承审吴璇玑，第一区警察署长吕韵初，汕尾市政局长刘孟雄，盐务局长徐望裴，墩白场知事吴佑之，及梅陇绅士林兆兰、林宗汉等，与夫有附反共嫌疑之良民百数十人，均遭惨杀。

陆丰方面，亦同时暴动，各机关职员除先机逃避外，无一幸免。共产党更乘势召集武装农民，搜集其所谓反动分子。不二日，宣布成立“人民政府”，以郑沛霖（海丰中学校长）、陈舜仪、杨其珊、吕楚深、彭承祚、吕舜阶、陈秀慧、郑志云、杨望、李国珍、卓鲁香等为委员；陆丰则以张威、吴祖荣、林铁

^① 此处有误，应是4月30日晚。

史、林树岳、陈淑炯、庄梦祥、陈宗党、陈国荪等委员，各区亦有区政府之组织。时共产党尚以“国共合作到底”“拥护孙总理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等口号。并召集两县曾受军事训练之青年群众，组织“救党军”而为最后挣扎之企图。查当时计划，拟据有组织之农军，编配完备，指向惠阳方面进展；其他方面则联络紫金、五华等处之农团，在龙川附近老隆集中，约期内略惠州，至此声势浩荡，星火燎原矣！

刘秉粹率队抵境经过：驻防惠州之十八师师长胡谦，闻海陆丰乱讯，羽檄团长刘秉粹率队星驰进剿海丰……而陈团长永泰部，由汕头方面开进陆丰……海丰县长张治平始由省回县主持县政，陆丰则由惠州十八师师长胡谦委任曾如松为县长，兼清党视察员，委任赖骏华为海陆丰两县保安队主任……。

刘秉粹调防与公平兵变：刘秉粹于五月九日率队抵境后，……驻防逾月，奉命他调，仅责第三补充团第二营万炳臣接防。而潜伏各处之共产党徒，及以防军力薄，有机可乘，遂复回出叫嚣矣。

七月，万营抵海丰境后，地阔兵少，防备不周，而共产党势力日见披猖，僻村乡处，多数受其同化，开会、巡行、征兵、筹粮，任所欲为。万营不特无法进击，且成瓮鳖待烹之势。八月中旬，梅陇区首要王怀兆、彭桂等在山埔新寮乡，集合武装农民千人，攻袭梅陇。区内民团保安队，既被四面包围，几受屈服，后因王怀兆冲锋被截，中弹而毙，众失去指挥乃退。

次日，林道文从麻竹纠众数百人，环攻公平，被陷。因是县中人心浮动，秩序骚然，万营及保安队民团等奋勇分途击之，共党又退，梅陇、公平，一时转危为安。但共产党徒散而复聚，各区自卫力弱，有朝不保夕之势。至九月×日，……万营驻防公平之第三连，借闹饷纠纷，枪杀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哗变，而投降共产党。共产党得此势力，如虎附翼，势益猖獗，全县人民，岌岌不可终日也。时县中机关职员及地方人士咸感不安，乃集议

筹策，求援邻乡之惠属两平（平海、平政）联防主任蔡腾辉，并由吕松如、陈虞五、梁伯左等，负责敦劝，又举蔡步阶亲赴该处，促星夜驰援……。

蔡腾辉讨共经过：蔡自受海丰人士敦请后，……提师讨共，一鼓而占领鹅赤。盖鹅赤地险山峻，为海丰西陲之门户，此兵家所必争之地，而共产党亦注意于此，鹅赤一陷，则梅陇必危，县城也必动摇，其地形之重要可知。是以共党一闻蔡腾辉移动消息，即多方布防，拟以千人之众，据险顽抗。九月×日，蔡部分两路前进，一路为卢钊统率，由黄埠出发，经九渡水，向鹅埠攻农军之正面；一路为蔡腾辉统率，从吉隆出发，经八公均，扰农军之背。时共党已聚其主力，伏平安山一带，与蔡部作殊死战。而攻正面之卢钊部一遇战，虽猛力冲锋毫不得进，而代表乞援之蔡步阶，因随该路襄助，见势不佳，乃奋勇指挥，身先士卒。而共产党所统率之农民，愈战愈多，高湖山之战，兵力不裕，山又深阻，地利复失，激战数时，步阶乃不幸中弹死，部众纷纷退却。而攻农军之背之蔡腾辉，又为农军居高临下所牵制，攻击殊形吃力，后虽将农军击溃，克复鹅埠，然已得不偿失矣。

蔡部抵鹅埠后次日挥兵进攻赤石，该地农军已先筑壕抵御。蔡部精锐不过二百余人耳，……农军败向热水洞……蔡部乃得徐徐收复鹅赤，遂向海丰报捷……始蔡主任原欲肃清赤石山洞之农军，而后与进梅陇万营部队联络，乃免后顾，不料热水洞农军，为避免蔡部袭击，遂移集三区埔仔洞，继向梅陇进攻，而万炳臣部队以及当地民团，尽足自顾，梅陇圩前后左右村落，尽入共党掌握中。居民一日数惊，军心为之动摇。同时六九区均告失陷，驻守青坑保安队长赖又战败死于阵。

县城背枕西北，群山相连，二三九区农军往来无阻，附城诸乡村农民，乘机待发，旦夕间事，县城危如垒卵。至时蔡腾辉开梅陇解围之兵，亦以军行道途，崇山峻岭，未敢悬军深入，留滞鹅赤。

第三章 共产党第一次占城

“九一六”暴动与万炳臣退却：万营自三连在公平叛变后，甚觉焦灼，而共党势力既张，遂定进攻县城之计划。然万炳臣以兵力不足，分防各区，更恐受各个击破，乃厚植力量，暂取守势。于是将二三各区部队，悉数调回县城集中。军队一经调动，地方空虚，梅陇、公平遂相继为共党所陷。其他各区，共党更不费一弹劳一卒而得之（惟青坑乃因保安队战败而失）。随由占领公平之林道文、杨望、刘琴西等，召集各区党徒开紧急会议，约期扑攻县城，并举刘琴西为工农军总指挥，率领彭桂、吴礼式、莫退、黄强等五六百人，有械三百余杆，于九月十六日拂晓分三路进攻。北路则以叛兵主力，冲锋数次，将进占龙津桥，万炳臣率队死力抵御，卒毙叛兵队长及叛兵数人，该叛兵乃由菜圩埔退。刘琴西在东山指挥工农军，已占公平车站，赤山约一带农民蜂起响应。防军退径口尾天主堂。而万炳臣以北路之匪乍退，故反抽调防军十余人，趋七圣宫桥，傍绕车站，侧抚敌背，由是，工农军以防军猛烈迫击，不支而退。但为时未久，西路枪声接踵麇至。万营因东北两路之匪已退，故得厚集兵力，协以民团保安队迎击之。该路工农军初殊猛烈，接战数小时，不支而退。

万营部队经此次险阻艰难之后，锐气已消，无坚守待发之计矣。时县中人心惶惶，慑于共党来势凶猛，万难忽视，援军消息又告绝望。至此万炳臣以弹药将罄，困守已属非计，且军心动摇，锐气已失，不堪再战，乃会集各界商议退却计划，免陷重围……，但胆小如鼠之县长欧阳洗，措置乖方，一闻是议，喜形于色，极端赞成。同时驻汕尾之海陆丰保安队主任赖骏华，探闻共产党欲纠众来攻，亟谋自全，竟先于九月十一日，封用民船数舱，向惠阳属之澳头方面潜逃。万营感此环境，故决退惠属，期与第三补充团会合，再作后计。时当月色朦胧之候，拔队宵行……次日万部，及戴鸿飞保安队，林毅人所率之民团，次布心

圩。又一日次三多祝……而万炳臣已奉到初莅平山之第三补充团团长陈学顺令，暂在三多祝驻防，以待后命，维时鹅赤方面之蔡腾辉部队，知海陆两邑，相继失陷……遂领众退回黄埠。

海陆陷落与港报舆论：惠州十八师长，自克复海陆丰后，为地盘计，遂派赖骏华及其亲戚等，占领各机关，并委赖为两属保安队主任，各处民团，每捕获匪领等，有百元以上之报效者，皆得赖恩释，若无款纳贿者，虽良民也尽杀之。至所有交接，总由魏宗元一手经理，查魏为五华著匪，胡谦委以陆丰桥头之缉私局长，因此而罪大恶极之徒，亦得逍遥法外也。至赖本系胡谦付长官，此次负主两县治安之责，竟当农匪蜂起之际，挟大宗地皮款，先自逃避……而该县长曾如松、欧阳洗辈皆为亲银之官，措置乖方……（九月十五日工商报）

当万炳臣率队退却之次日（九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首要林道文、刘琴西、陈舜仪等相继入城，恢复“人民政府”。陆丰也为共党占据^①。遂先后没收海陆两属当店，以充军需，焚烧公务人员住宅，并悬红购缉其所谓反革命者，偶有逃避不及无可幸免，凡有反共嫌疑者，处此刀俎剑戟之下，擎魂盪魄，莫知死所。十月十日^②，陈团长学顺，始由平山拔队抵三多祝圩，会其部属万炳臣及保安队民团等……抵公平。共党各机关职员已逃窜西北高山……。

第四章 共产党第二次占城

陈团抵境与筹划自卫：陈团部队过公平，未少稽留，命保安队长戴鸿飞驻守，本人率大队直扑海丰县城。共产党已先分向三六九区逃窜。次日，陈派团附张文骏率第三营及第一营一连，向陆丰大道进剿，派第二营长万炳臣率队向汕尾进剿，派第一营之

① 陆丰农军于9月8日占领县城。

② 应为9月25日。

第三连向梅陇进发。旋据军报称：陆丰属之共匪数百人，在离城二十里许之高山抵抗，当即分途包抄，激战二小时，匪势不支，溃散，是役毙匪数十人，缴枪二十余杆，并获匪首一人，重要文件甚多，并解海丰行营究治。又据汕尾万营报称：共匪于距汕尾七八里之高山（即玻璃径岭）有五百余人据险与我军激战，历一小时，不敌，逃窜汕尾……并查得入据汕尾之匪为黄强率领。至梅陇方面之匪，溃散各处村落，无从追剿云。

陈团进海陆丰后，两属党部、机关、团体随即恢复。时各界咸感过去一再失败，陡增教训，以为地方自卫之武力，绝无系统之组织，一旦紧急，束手无策，祸乱相仍，莫从救护，非从速设法，组成相当之武力团体不可。海丰方面，遂成立“地方临时善后委员会”，并推钟汉翘、吕松如、钟超如、马悟尘……等七人为委员，一方面帮助陈团长整理地方善后，一方面积极筹款购械，以为编练地方自卫武力，是亦治本清源之策也。

逾时未久，潜匿各地共产党徒，复出而焚杀劫掠，凶横弥厉，甚至驻军防地，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出没无常。此时，共产党见有机可乘，遂于十月二十四五日集合数百人，目睹防守公平之保安队，实力薄弱，乃漏夜焚杀西坑乡，更欲得寸进尺，窥袭公平。冀图扩张声势，至是公平告警，陈团长学顺下令动员进剿，共党力弱，率被包围于附近山坡……不料陈团忽于此际，奉命星火调省，未〔无〕法挽留，……陈团调省之后，地方复无防军驻守……。

第五章 共产党第三次攻城

伪苏维埃政府与其杀条：海陆丰一经陈团调动，地方空虚，如虎负隅之共产党，更加以董朗百余之众，类皆苦经百战耐劳勇敢之雄，十一月一日遂复占海陆丰，组织苏维埃政府，海丰以杨望、古鸿江、杨其珊、林彬、曾添、陈舜仪、林道文、郑振芬（女）等十余人为委员。并分派党徒，占据各区，其负责主持

者：一区为周先齐、罗其光、陈济时、林盛等；二区（公平）则赖鸣凤、莫退、陈允才、黄娘汉、周大林、蔡步墀等；三区（梅陇）则黄悦成、高子超、叶子新、谢振声、吴群、黄希贤等；四区（赤石）则赖侠、吴自强、李建来等；五区（汕尾）则颜毓田、林务农、黎深、彭小杰、梁鼎昌、谢玉书、范德新等；六区（青坑）则余孝刚、林鸿茂、蔡敬群、陈允厘、林努、刘汉材、曾耀中等；七区（捷胜）则刘友达、刘志云、梁绍昌、曾致锦、杨鲁、王少虞等；八区（青草）则林骏、沈茂之、陈醒光、黎镜州、洪庆史、柯德钦、陈鸿标、柯本祝等；九区（可塘）则聚星、林潭宝、胡伟、王冠元、吴礼式、叶剑辉、周修齐、吴板等。

陆丰以林铁史、彭元章、吴鑑良、陈国荪、陈淑炯、陈荫南、黄依农、许国良、黄德光、陈兆禧、庄梦祥等为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其主持各区者：二区（碣石）为曾绍钦、丘先荣、林翰藩、曾少岳、王大州、张家骥等；四区（河田）为彭策勋、彭秀山、彭瑞棠、肖何源等；五区（大安）为彭子仁、陈照南、黎昌、朱作民等。其附城及三区（甲子）二处，未得考证，调查所得，强半不实，故从略焉。

海陆两属“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旋即实施“土地革命”，焚毁契据，盪平阡陌，并颁布杀条二十项，以示党羽，俾知遵循……。

参观团莅县考察施政：……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会命令各县共产党举派代表，限期赴海陆丰考察实行共产之种种工作，及其懋绩，同时并通知东特委转通知两县苏维埃政府，时逆首彭湃得讯后，喜不自胜……，遂于十一月二十日各县代表抵境之时，召集革命工农群众数万人，开欢迎大会，热烈异常……

共产党之屠杀捷胜：捷胜，地滨海，僻处海丰县东南，围城以居，多富户，子弟好读书，文物颇进步，城中住民，小事业农，酷习水性，取鱼盐以为利，而环城乡村，素与城中住户交恶。迨经共产党宣传煽惑后，城乡之见弥深。迨十六年十月，粤

省政变，防军他调，而地方保安队驻公平之戴鸿飞退走碣石，驻汕尾之庄吉云、蔡受鸮等，则领众百数十人渡海，退守捷胜城。

当保安队退捷胜时，有何绅舜庭出而负责主持，并召集城中居民组织民团，资助保安队，共舒守卫之力，一面筹措粮饷弹药，增筑防御工事，坚守以待外援。舜庭身系安危，日夜未敢稍懈，心力交瘁，亦云劳矣。

十一月×日，共产党纠众千余，蜂涌攻城，势甚猛烈，守城部众，奋勇迎击，相持数时，不支而退。越二日又大举来攻，枪械比前犀利，自朝至夕，冲锋数次，终不得逞，乃退匿附近乡村，及暮复至，猛烈围攻。城中部众，仍严阵应战，居民商店争出棉被，湿浸煤油，燃火掷诸城下，火光照澈，共党一切动作毕见，于是又予以巨创。

惟是孤城困守，众寡悬殊，终非久安之策。共党旋退旋至，愈战愈凶，士卒已疲于应付，然尤竭力守御，如是者又延数日。彭湃以捷城屡攻未破，立调红军第二师董朗部精锐二百余人参加作战……十一月十九日（夏历十月二十六日）拂晓北门先破，俄而全城皆陷……

共产党之屠杀碣石：碣石地属陆丰，广东东部海防之重镇也，环城而居者，四万余人，其地傍山面海，富鱼盐，居民少业农，昔时子弟多服役镇台衙署，每有轻视乡民，施其借端，欺凌榨取之手段，并呼乡下农民为“乡下鬼”，乡民畏城中人如虎狼。

彭湃散布党人，广播农会之后，于是乎，久屈莫伸之乡村农民，咸思应时而起矣。十六年国民党清共，负责该区之共产党委曾绍钦、丘光荣、林翰藩、王大州、曾少岳等，知势不利，乃相率逃匿乡间，筹谋暴动，一面煽动农民，乘机报复。城乡之见，积百数十年，一经共产党施其挑拨、离间、中伤，遂如火燎原，有不可响迓之势。是年（民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晨，曾绍钦

等，以国民革命军他调，乘机纠众百数十人，分头来攻，势殊凶猛，守城保安队及警察，均不及备，被占。共产党入城后，首将在押警署之乡民放走，……乃退，越数日，共产党又率众来攻，声势已盛于前，城中人心惶惶，知大祸之将至。

共产党以数次攻城不利，乃实行封锁港口，断绝交通，是时保安队之力，仗能困守孤城，……（城内）人心浮动，……当地绅商深恐久而生变，遂筹议集资发行货币，借以维持一时范难之局。

保安队困守月余，急待救援之际，适国民革命军十一师陈济棠部队，追击贺龙残部，在陆丰缴械后，随派补充团长张瑞贵开往碣石……。

张团长莅碣石旬余，忽然奉命他去，离乱消息，又陷重围。而共产党着着进迫，意非陷碣石不止。保安队久战无援，穷于应付矣，适海丰保安队长戴鸿飞，率队百人，退走碣石，与原日在城之陈子和部，誓志共同坚守。次日驻海丰附城之马思遼，亦率队三十余人，由汕尾乘机帆船赴碣，与陈戴会合……

十一月十一日晨三时许，党魁彭湃、林铁史、张威等，率领农民数百人协同董朗所部之红军一营，共约千人，分头猛攻。激战由昼至夜，而玄武山、龙船、鼓石等处，已为红军、农民占领。陈子和等既失地势，乃退守太平石，马思遼据望海楼，戴鸿飞负责西南路。红军倾全力来攻，望海楼防线一破，全线动摇，城外乃失。……

共产党经此战胜，以玄武山为大本营。彭湃等以保安队败退据城，一时不易攻破，乃一面出示诳民谓：胁从被迫，乃贫苦人民，绝不株连，凡在城外居住者，宜各回家安居，毋自惊扰云云。一面派玄山寺僧信德和尚为代表，携书入城，要协〔挟〕保安队投降。其条件为：一，将全部缴械，改编为红军，各官长准保护安全出境，队兵不原当红军者，分别给费遣散。二，如不愿缴械改编，须帮助红军响糈二万元。并升悬红旗，以示合作。三，若

仍执迷不接受投降，则以武力解决之。保安队长陈子和等接书后……遂集议应付，结果拒绝之……

董朗之师于战胜之余，奉命调海丰。攻碣任务，则交由该区工农军负责。工农军屡用布梯登城冲锋，数次失败，又改用破坏政策，以火药炸毁城基。在新街附近，城垣之下，凿长穴一，高数尺，中置一木棺，内盛极烈火药，计甫成，适海潮高涨，沟渠塞流，因以浸湿，致火药不燃。时城内之人，辗转无策……遂派陈德樵、林木生两人化装渔夫，黑夜偷由城涌出海，至香港，转省求救。省当局有难言之隐，致爱莫能助，陈林二人失望，乃转汕头，再作奏庭之哭……陈济棠随派所部第一补充团营长张英带兵一营，乘夜附吉安轮驰援，十二月三日到达碣石……

张营率部抵碣石，不及旬日，共产党屡次来犯，应付疲于奔命。未久，粤局陡变，彭湃复嗾使张威等率众再攻碣石。张营督促部队竭力守御，共产党势不得逞，乃退。十二月十二日，张营以共产党徒，愈聚愈多，志非攻陷碣石不懈。复惑于谣言，谓海丰已为黄琪翔所部入驻，将有大批红军开到，深恐自罹不测，遂仓惶拔队离城，拟往惠来属之葵潭候援……

军次距城十余里之角溪乡，又遇共产党徒百余人，设伏截击……张营及保安队，略事接触，又相率前进，重伤军民，亦无能顾及，任弃路旁……

共产党入碣石后，下令各村农民，限日拆毁城基，以绝敌人再来凭据之患……

共产党之屠杀黄塘剑门坑：河田区地方，在陆丰之东北部，屏山而居，人口八万余，彭姓占其半，平时与邻乡各姓互有嫌隙，十四年，彭湃随党军回海丰县，着手组织农会，彭姓附和者多，先后成立区乡农会。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彭策勋、彭瑞荣、彭子仁等，引农会首要林务农、颜子美、肖何源等数百人，焚掠上沙乡，携庄姓人数十，解押五云洞，待赎。彭等又以黄塘人不服从共产，指为反动，将其屋宇二百余座，悉付之炬。

十五年十一月，彭国钧、彭云山、彭秀岩、肖何源、朱作民等纠众数百人，攻剑门坑，焚毁罗姓房屋百余座，祠堂十余座，又再攻黄塘……

十六年四月“清党”事起，该区共产党徒，奉命夺取政权，成立人民政府，再严办其所谓反动民众。不久，国民革命军举兵进讨，战事平息，防军又去，共产党又恢复人民政府，后又建设苏维政府。十七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数日间，攻许山下……二十九日，三陷黄塘……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经过：共产党东特委为谋求发展苏维埃政权计，决议召开东江农民代表大会于海丰，借以扩充各种要政，及谋东江大暴动，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开始作大规模之准备，定于一九二八年（十七年）元旦开幕，由东特委委任林彬为大会筹备处主任，郑躬为秘书，总理筹备事宜。筹备处设海丰县城东门内刘家祠，分总务、布置、交通、财政、庶务、宣传、招待七股，预算大会经费二万元，也由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以红宫为大会会场。在筹备期间，当然以布置股工作为最忙，连日修缮会场，设置席位，新筑主席台一座，会场粉成赤色，一切铺张扬厉，应有尽有。由会场门口，西至苏维埃政府面前，东至龙津桥之马克思路、列宁路、卢森堡路、李卜克拉西路，完全用红布盖顶。时全县染布商店，均奉命加工染红布，以供应布置之用。会场前门，高搭牌楼一座，分三层，饰以华丽纸札，令人为之目眩，闻布置一股用款四千元。

筹备二十余日，部署已定，且距开幕期不远，正当加紧进行，适“二八”事变发生，一时事出意外，各团体机关及负责人员纷纷迁避于岩石朝面山一带，……后悉由于误会所致，……遂兼程回县，继续工作。

……东特委改定一月七日开幕。令交通股，专差分赴各县，传令派出代表，依期出席。

计各县代表陆续报告者，共一百五十余人，所属为海丰、陆

丰、紫金、惠来、普宁、惠阳、五华、潮阳等县，其余因受“二八”事变影响，一时不易召集，故从阙。

开幕之日，各代表及来宾，约三百余人，依次入席，银乐大奏（董朗带来，全队三十余人），情形极为庄严，……行礼后，首由党魁彭湃作政治报告。其报告时间，一日不足，继之以夜，全期三日，……每当鼓掌欢呼之时，声闻数里，……

第六章 共产党在广州暴动之海陆丰

红军入境与白旗反共：共产党屠杀碣石、黄塘、剑门坑后，凶焰益炽。陆丰水墘、上埔、北湖、八零诸大乡，恐将来各乡难免同遭于祸，于是遂有密谋联合反共之举。时甲子尚未入共党掌握，有警察署长某，已知各大乡村咸具反共决心，思欲利用夙昔红黑旗械斗之旗帜，以资号召，乃密约驻葵潭之陈子和、马思逵等，告以计划。陈子和为北湖一带大乡首领，其一族可十万人，皆属黑旗派，昔时势力颇厚。……此时共产党统治县属，所有红旗派多染“赤化”，黑旗派因反共之故，受创实深。会商结果，揭标白旗，宣言以救乡讨共为职志，定期举事，各乡应尽出旧日守望枪械，调派壮丁，前赴甲子集中。计其实力，葵潭圩之原有之黄队长，暨退守葵潭之陈子和、马思逵等，共有枪二百余支，各乡队伍，有北湖陈少权、水墘陈世鉴、上埔林桃、八零肖觉等，共约五百余人，并举马思逵为指挥。一月八日，遂一鼓克复南塘、内湖、博美，十一日直捣陆丰城，一路击毙共党几十人，复城二日。十三日共党首要刘琴西、率精锐二百余人，及溃退之工农军共数百人，反攻陆丰城。接战两小时许，白旗队不支，退走博美。刘琴西即召集工农开会，决定会攻反动乡村。时上埔反共乡民，假装赴会，颈佩红带，背负枪械，约数十人，期约退回博美之白旗队，乘势反攻，自为内应。乃反攻之兵未到，上埔乡民竟先发动，一时会场秩序大乱，赴会农民分头鼠窜。刘琴西知事变，乃紧急召集所部，一方面应付反攻之敌，一方面追击上埔反

共乡民。卒之共党深入，乡村鸣锣击鼓，四处皆起，被困于上埔乡前之水田中，地失用武，遂被缴械百数十杆，毙百余人。

白旗队再复陆丰，乃设法善后，以预防共党反攻，并由入城部队，公推肖觉为临时县长。时碣石、金厢、大安、河田诸处，虽为共党势力，而海丰方面，董朗之师，远攻南岭，一时不易回顾。陆丰白旗队可期成功。詎料此时新由广州暴动失败直趋海丰叶镛之红军二三千人甫到，即奉命开赴陆丰反攻。白旗队为临时集合之众，绝少训练，一遇强敌，如卵击石，遂大败，退博美。时适陈耀寰奉十一师长陈济棠委为海陆丰保安队主任，率领杨作梅、戴鸿飞两部，约三百余人到援，正拟反攻，而叶镛红军追至，博美被围，反共各队据险抵抗，剧战数小时，忽有白莲教徒数十人，列队从容而来，仙衣长发，不佩刀枪，矢誓除共安民为志。行近战地时，红军见其装束神奇，自行惊骇而退，被围部众，因以解围而出……一月二十日，退抵葵潭……旋由陈耀寰率领转大鹏，出入于黄塘、上沙觉安墟一带觅食。

钟秀南协助守备队讨共：蔡腾辉前因赴鹅赤讨共，经海丰人士报告省当道。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以其熟悉地方情形，遂委蔡为海陆丰守备队司令，复得钟秀南亲赴黄埠为之策划一切。即在该处设部筹备，约一月余，乃由钟秀南与蔡决定进攻之计，指向赤石出发。十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到达赤石。该处工农军赤卫队等，约三四百人，初犹据险顽抗，嗣以枪械不利，队伍不济，相持未久，不支而退梅陇。海丰东特委据报，立调叶镛驻附城之红军一营，乘夜出发，会合退回梅陇之工农军赤卫队约千人，开赴赤石反攻。二十九日拂晓，蔡部预备进发梅陇，正在方饭之际，哨兵发觉圩背山岭已有共党。俄而全山遍野竖红旗，蔡即率队迎敌，鏖战二小时，红军居高临下，声势猛烈，蔡部冲锋数次，损失甚巨，败退黄埠。是役……计阵亡连长四人，排长数人，兵士数十人，伤官兵十余人，失步枪三十余杆，迫击炮二门，弹药十余担……

自从以后，共党力量倍增，势焰日烈。陆丰则破灭白旗队，赤石则大败守备队，紫金获占南岭，自以为有战必胜，无攻不克，乃大标“欢迎敌人来临”之口号，且进而集中主力，攻取普宁、惠来，以实行扩大政权矣！

钟秀南守备队退集黄埠后……函旅港同乡人述兵败经过……兹附录于后：

“……一入县境，四处农民，均与我为难，兵士早虑一败而无退路，故当兵败之时，各已胆寒，如鸟兽散也。

“鹅赤一带村落，久已为赤化熏陶，人心大异。当我军前进时，彼则不动声色，及我军一败，则群起包抄……俟其发作，始谋对策，终不免于吃亏。……”

“海陆丰共党，造成赤色恐怖之局……其战斗之勇，实不可轻视，尤其是无知乡民，及青年群众，更深受煽惑之毒，及今不图，再延一年数月，则邪说深入人心，清不胜清，杀不胜杀，那时更难为力也……”

共产党诱惑妇女……自民十三以后，共产党在海丰稍占势力……当时海丰城出现所谓六颗明星——陈新、敖琼、高云、张威、章行、彭坚先后加入共产党，在海丰城内，设立“海丰妇女解放协会”……宣传离婚结婚之自由，置礼义廉耻之不顾。同时，陆丰方面，也受传染，成立协会。此风一播，遐迩咸知……至民十六年，共党势力扩张，建设苏维埃政府之时……共产党并令两属之女教员、女学生、女职工、女医生……出任工农会之宣传员、红十字队、卫生队、看护妇、剧员、跳舞员等……共产党又决议农村妇女凡十六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须一律加入农会，有与男子同享一切利益之权。特设农妇部、农女部，以专理其事。一时农村妇女，为自身之利益计，闻风兴起，均相率入会。

共产党诱惑妇女之计既行，复感觉妇女之理智简单，力量之薄弱，亟应检查督促，使其在赤旗之下，负起一部责任。因此曾在海丰城东之龙舌埔，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时莅会之妇女，极

形踊跃，澎湃乃在会场大演其说，对于“妇女入会之利益”、“妇女要参加革命”及“拥护苏维埃政权”等，阐发无遗，末更就恋爱问题，大加鼓吹……。

赤坑妇女之武装：在赤焰弥天之海丰，城区苏维埃均奉命将各界革命民众武装起来，以扩大苏维埃政权为企图。举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无不加紧训练，使得到相当之军事常识，以备将来临阵应敌之用。故每日在朝曦初上，或金乌西坠之时，荒郊旷野间，咸见有武装队伍之演习。以红棍代枪之童子团，亦精神奕奕，颇为可观。最为出色者，则首推赤坑之武装妇女。

赤坑为海丰第六区青坑之改称，该区苏维埃政府首要刘汉才、陈允厘等，平日对共产党工作，异常努力，自奉到东特委实行武装民众命令后，即首手进行……于各团体实行武装之余，即注全神去实行武装妇女……令凡十六岁以上，二十六岁以下之妇女，均应受武装训练。组织既成，即开始训练。计得三百余人，编为六小队，名粉枪团，装束与男子同，居然是草鞋竹笠，荷枪束带，状殊勇敢。

当时赤坑妇女武装之声一播，遐迩周知……间曾一度来县，全城为之鼎沸，无论何人都欲一窥“女兵”丰采为快。该团抵城时，全付武装，精神奋发，队伍整齐，由刘汉才等率领，附城各团体机关，即在红场开会欢迎，莅场参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

第七章 伪苏维埃改组与进行方略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成立：共产党在海陆丰两县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后，……复图扩大政权，以发展其所谓革命势力，乃将县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县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成立，各会也同时变更组织，改十会为八会，各会委员长改为主席，如经济、建设、军事、工商业、教育、交

通、建筑、人民健康、裁判等是。并增设政治探访局，及统一全县赤卫队，分头进展……

共产党之劳动银行：海陆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成立后，因感财用缺乏……为救济金融，及利便交易起见，特倡设海陆丰劳动银行，使两属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得此借贷机会，以资周转，亦为发展社会经济之要图。其计划，总行设在海丰，陆丰及其他交通市场，必要时设立分行……并由两县人民委员会，会衔布告银行发行纸票条例，通令十足使用。

劳动银行成立后，人民得此银票，在市面行使，初称便利，乐以现洋换取之……

共产党没收民盐及运销：海陆丰共产党自扩大各种组织后，在在需费，如补充子弹，及一切军用品，各种应用器物，均须运付现洋，往外埠采购……共产党乃将海陆两县民盐^①，概予没收，以换取现金之货品……十七年春，粤省当局，预定出兵剿共，海陆丰共产党又因饷械缺乏，彭湃乃派其爪牙陈彦甫等，潜往省河，串通奸商德盛隆、广祥隆、广隆茂、兴顺隆、广顺隆、合和隆、致生隆、致昌隆、利商、振海利、兆源利、新瑞利、顺帆利等盐船十三艘，出其神通方法，请准广东盐务总处，给以运照，携现金二十余万元，前赴海陆丰之墩白、石桥、小靖、海甲四场采运。共产党得此巨款，遂足以支持危局矣。

共产党之没收粮食：自共产党占据海陆丰，省汕港澳，交通断绝，商场歇业，市面肖条，人民粮食贮积当然不均，起事数月，加以红军工农军等之伙食供应，负担实繁……共产党人处此情势，殊感恐慌，以为若任人民各自谋饱暖，有背共产主义之真谛，于是开会决议：将两县人民所存之米谷稻粱，悉数收归苏维埃政府，另行分配。捷胜义仓、沙港两盛号、南涂经利号等，积谷最多，均被没收，其余各乡略有储谷之家，无不尽将所有交

^①民盐，实是沿海经营制盐业的盐埕主及盐商之盐。

出。共产党乃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及各区分会，专司收谷及分配事宜。自是以后，人民与军队所需米粮，均须就近赴管委会领取。此法一行，两县人民，除共产党籍及热心革命之民众，易于领取外，余者欲得升米以度活，甚感困难，赤俄闹面包之祸，竟实现于海陆丰矣。越数日，共产党又将没收之粮食，悉运往岩石中洞存储，预备战败退守时，可资以为长期之抵抗。

共产党之军事准备：共产党为巩固两县苏维埃政权，及帮助东江农民大暴动消灭反动势力计，遂加紧训练武装队伍，为作战之急先锋，一面又感觉军事人才多转战各县，阵亡于普惠诸役，因此东特委决定在海丰设立“工农军训练所”以资训练。除直接招生三百名外，由两县各选送一百名，共五百名为额，训练毕业，即分（派）各部队任下级军官。

同时共产党侦悉潮汕方面军事有向海陆丰准备移动消息，于是应付敌人之军事准备，亦告加紧。因全县所有赤卫队力量薄弱，组织松懈……故一面切实整顿，一面设立“赤卫队模范队养成所”，限期毕业，分配各区队，任指导工作，即令每区选派四十名，赶紧到县入伍编练。

……

共产党之各种组织：（略）

△党的组织：

甲：东江特别委员会——十六年东江各县……暴动，占据各地，故省委会特别设立东江特别委员会于海陆丰……东江特委为东江最高机关，委员人数为十一人至十九人，互推常委五人，再由五人互推书记一人，宣传一人，组织一人，其他如宣传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暴动委员会、秘书处，皆隶于常务委员会……

乙：县委员会：……委员会由十一人组织之，互选书记、宣传、组织三人为常务委员会……

丙：区委员会：……区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之，也以书记、宣

传、组织三人为常务委员会……

丁：支部及小组：以党员五人之集合为小组，由若干小组集合而成支部……小组设组长一人，支部设干事三人，分书记、宣传、组织……

B：团之组织：团的组织与党同，也分东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

政府及民众团体之组织：

①、苏维埃政府：（略、组织系统见前面记载）

②、区政府：执行委员会由十一人组织之；裁判委员会由五人组织之。同时两会也互选五人为主席团，主席下设秘书一人，裁判、教育、经济、建设、卫生、实业、交通八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二人。

③、乡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七人组织之。无裁委会之设，执委会互选主席、秘书、裁判各一人。

④、农会：农民协会为共产党宣传及组织农民之重要机关，分县会、区会、乡会。县委员会由十一人至十五人组织之；互推七人为常务委员会；区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之；互推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乡委员会由七人组织之；互推三人为常务委员会。县区常委会下设秘书、宣传、财政、妇女各部，每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乡常委会分任秘书、财政、妇女各部（在苏维埃未成立以前，农会有政治权力，后属苏维埃）。

⑤、工会……县设总工会，区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由十五人组织之，并互选五人为常委会，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及各业总组合。以上各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各区办事处，则派员分别组织之。

⑥、学生会：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执行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之，并互选五人，为常务委员。

⑦、劳动童子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各市乡均有此项组织，人数多寡不一定。但县则设总团部，总团部设团长一

人，秘书、财政、宣传各一人。

⑧、少年先锋队：也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训练为侦探，响应及有作战之义务。凡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之少年，应一律加入。各处均有一致组织，分大、中、小各队，每队设队长一人，秘书、财政、宣传各一人。

赤卫队之组织：

①、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每中队设队长一人，党代表一人。乡政府赤卫队，纯系农民充任，人数若干，以该乡农民数量多少而定。

②、总工会之赤卫队：总工会也有赤卫队之组织……总工会与各区办事处之赤卫队，亦不相统属，各直接于县、区之指挥。但组织与政府不同处，则分为常备队、后备队，人数多寡也以该区工人多少而定。

……

共产党之暴动计划：

①、由零碎暴动而成总暴动：由零碎暴动而成总暴动是共产党利用暴动夺取政权之计划。共产党能在东江海陆丰，建设苏维埃政权，乃其计划之成功。再进而煽动紫金之工农参加暴动，并由海陆丰帮助相当之武力，卒能联成三县暴动。更由三县而帮助惠来、普宁工农参加暴动，于是由海陆丰，而紫金，而惠普，形成五县总暴动。此种暴动计划，为共产党最注意之工作。

②、暴动与时机：时机是共产党暴动之主要条件，尤其是地盘失败时，更注意时机。如夏秋收获，则认为最好时机，因农民受土地革命之欺骗，对于纳租不免存有反抗心理。故乘机号召暴动，则农民较易上当，而夏秋收获暴动，是适合时机之计划。

③、响应暴动：响应暴动之计划，是在防军力量薄弱时实行之。因防军力量已弱，东乡共产党可领导农民暴动，向驻军防地骚扰时，料防军必全力追击之，但共产党主力不在东乡，而在西乡或南乡，待防军开往应付东乡时，而西乡或南乡始前进响应

暴动，使其头尾不能相顾，便可乘虚夺其防地。但在暴动期间，四处乡民应令其负责鸣锣击鼓，放电光炮等工作，虚张声势，以乱敌人军心。此种响应暴动计划，换言之，便是声东击西。

④、城市与乡村暴动：共产党之暴动概分乡村暴动与城市暴动……工人藏匿于城市中，一遇暴动，乘外攻激烈之际，则在市内鸣炮放火，扰乱敌人之后方，使其军心一乱，即可操胜券。

第九章 大军讨共与海陆丰地方

陈济棠部队克服海陆丰：省当局以共产党在海陆丰设立苏维埃政府，实行赤色恐怖，为期四阅月……乃于军事稍定，即下令各部队，预备分头向海陆进剿。

当时，共产党得此消息，乃忙将政府机关病院等，预先迁入中洞、岩石一带要隘地方，以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之计。东特委更令各区党委，准备实行其“坚壁清野”之策略，使敌军一到，处处为难，至分防各地红军、工农军、赤卫队，皆奉命分调前方，布置防御工事，并密令附近乡村农民，负响导侦察消息，以利军机。同时令派得力党徒，统率暴动队，侦探队、破坏队、假装小贩、潜入城市，一遇有红军反攻，便乘机响应，并须将敌军移动，人数多寡，及探买军用品等等，随时探报县委，或直接报告东特委，以便设法应付。东特委又下令两属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严飭所属人民，于敌军到境时，工人不得做工，农民不得入城市买卖，市乡所有粮食物品，尽量搬运，并将碾谷之磨砮尽行拆毁，务绝敌人米粮之供给，各处桥梁小舟，随时破坏，电报电话也应随时搬迁，或随地破坏，以绝敌军之交通……。

省当局此次派兵入海陆丰剿共，计分三路：一由汕头方面出发，经揭阳入陆丰；一由惠州方面出发经三多祝，入海丰；至汕尾捷胜，沿海一带，则由海军第四舰队派出大号兵舰前往截击，至退集黄埠之守备队，由钟秀南氏之督促策划，亦相机待发。此时，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部，由副师长余汉谋率领，集中揭阳，

开赴河婆，得海陆丰保安队主任陈耀寰，率领所部担任响导，遂直趋大安……先后克复海陆丰。而在惠州集中经月之第五军，尚以整理未备，不能动员也。十一师部队一路与红军数战甚剧。二月二十八日将抵大安，共党尚在召集数千武装农民开会，高呼拥护苏维埃政权口号……余副师长即令补充团长张瑞贵率队进驻河口、河田、大安等处。次日在大安分两路进发：一由副师长余汉谋率三十团香翰屏部直指陆丰前进，一路由三十一团团团长李振球，并海陆丰保安队主任陈耀寰，率队向海丰前进。

余副师长及香团长率队行抵距大安七里许之竹竿壁岭地方，与红军第四师叶镛部遇，血战数小时，双方死亡各以百计，伤者甚多。下午二时，乃将红军击溃，直捣县城……

李振球及陈耀寰率队向海丰前进，及将抵公平二十里地方，遇红军第二师董朗部，剧战数小时，双方伤亡无数。该团士兵及保安队迭次奋勇冲锋，卒将红军击退抵达公平。该区共党侦探，以为红军从河口调防回县，不虞李团进发之速，各党要遂惶惶逃避……次早，莫退在区属白石坳地方召集武装民众及赤卫队千余人，拂晓反攻。时因春雾满布，四处山岭，已尽为共党占据……李团及保安队卒被包围，接战二小时，雾散气清，李团冲锋陷阵，共党不支，溃退高山……李团遂决定以一营兵力防驻公平，自率二营及机枪连、特务连、保安队进发海丰县城。行抵城外东山地方，又分二路入城……甫抵大街时，忽有工人数名，在其所谓合作二楼突向军队掷炸弹数枚，轰毙士兵二名……

李振球抵县后，一面严密搜索共党，一面请委团附黄植楠署理海丰县长，以期恢复庶政，安集流亡。同时召集地方人士，开临时善后会议，组织临时善后委员会，由众推定县署秘书马梦晖为主席……共策维持地方秩序。次日派第二营……克服汕尾，时汕尾首要彭小杰、叶娘因等闻报，率领农民千人，协同红军三百余人，在距汕十余里十三乡地方意图抵御……激战三小时，共党顽抗，张营长乃以机枪扫射，共党不支溃退……午后张营抵汕尾。

次日，共党乘张营初到，情形不熟，鼓众反攻，时迫近二马路东南旅店前，将至中兴旅店之营部，该营已有伏兵……巷战移时，红军不支而退……海军舰队亦开抵汕尾海面镇慑。时赤石、梅陇、青草、青坑、可塘、捷胜等处仍为共产党盘踞中。间日后，始由三十团抽调一部进驻可塘、赤坑、驻汕张营曾派队追击捷胜属寮口一带敌军，但因兵力不敷分布，仅能朝出暮归。至附城乡村潜匿之共产党，以城中防军数仅一营，以为有可反攻之机会，连日又在赤山约各乡召集开会，约期会攻县城。李团长闻报，即派队围剿该约，李部一到，共产党竟率农民高架土炮，据险射击，李部仍将之包围搜索，时赤山乡有一中年妇女，持刀潜伏门内，乘士兵入门不备，举刀乱砍，伤士兵二名，卒被士兵捕而杀之，并俘赤山屿岭诸乡民男女百余人，回县审讯。三月六日，共党复率队分三路攻县城，李部追击之……，李振球以共党农民猖獗太甚，乃出其快刀砍乱麻之手段，将捕押农民男女百余人，概行枪决。

陆丰方面，因白旗会起事后，共党所靠农民之力量，已形薄弱，同时遂注意在海丰方面谋发展，故地方秩序较海丰易于收拾，共党县委彭元章、吴鉴良、陈国荪等……就捕于附近乡村之一密室中……

自李团克服海丰后，兵力有限，对于三六九区，只能用朝出暮归之游击。汕尾方面，红军退至湖田洞，有再举来攻之势，张营部队应付颇费踌躇。三月二十一日，红军、工农军及农民约千余人，果来犯汕尾，张营长部早有戒备，只因共党来势猛烈，前线被其攻破，张营长身先士卒，奋勇直前，先将工农军击破，张以匪退，乘势挥军追击，至距汕尾里许之龟山地方，红军乃据高山，张营已失地利，乃猛烈冲击，红军据险顽抗，相待移时，略退时，张营长正欲集中全力前进，然四处农民，纷纷助红军反攻，张营长竟于此时，中流弹而扑地……各连长仍率队作战。同时新港、茅仔山一带，有共产党数百人，乘龟山激战之际，希图过海，袭击张营后方，为海军舰队发觉开炮将之击退，而龟山方

面之红军工农军，亦受创溃散……

当时海军方面，奉命出发者，为中山、广金、广庚、飞鹰等舰，三月一日早启碇，二日晚到达汕尾海，当进至白沙浮地方时，亦与红军作战数小时，红军虽凭山架炮轰击，终不能敌。

据当时报载：粤省当局为策划周全起见，并电福建海军部长杨树庄，请尅日饬派大号炮舰若干艘，开赴闽粤交界一带重要海道，严密防截，以防海陆丰共党，乘帆从海道东窜，杨部长准电后，经派得力军舰，开赴相当海面警戒云。

守备队克复青梅赤：蔡腾辉之守备队……三月×日始分二路击复鹅埠，绩向赤石前进，抵赤后，分兵向大安洞、热水洞一带进剿……三月×日，守备队向梅陇推进，经山埔渡，次骆坑，入后门，方欲涉南山岭直趋梅陇时，彭桂、杨望等复率农军、红军约五六百人，已伏于南山岭，据险抗阻，相持二小时，红军工农军不支，退集附近之浅沙墟，继又改在雷打碑溪畔埋伏，图截蔡部队伍。蔡乃在岭上之东南隅，择地高架大炮，向雷打碑一带轰击，掩护前锋部队冲占浅沙墟，红军又退入大嶂山，经官田寨三山，潜伏于孔子门一带村落间，于是梅陇始为守备队所克复。

共产党虽迭次失败，其主力红军仍集中西北一带高山，且岩石中洞等要隘，早已堆积粮食，坚筑堡垒，诚可谓退可以守者。至八区地方，为海丰汕尾必经之路，又为县城河流出海之要道，本应早日分兵收复，但红军四师叶镛所部尚有百数十人流窜于五六八区交界之山岭，各区农民又与联成一气，力尚不弱；各部队因防卫关系，一时未暇分兵进剿。迨第五军将抵邑境，守备队乃于三月二十六日，以一营兵力附于机关枪连，分两路出发，一出涂头沟，渡河入长沙，一由东港约出海头埔、渡河入长沙，共党据报纠众数百人赶到，由王尔瞻、林俊、陈醒光等统率，分头抗阻，相持一时许，卒溃退。蔡部在长沙集合，时已傍晚，仍分兵二路：一由长沙经新村青草，为蔡腾辉统率；一由长沙入浪涌入马宗，为蔡铎三统率。到达马宗之部队，忽据探报，有红军数十联

合工农军数百，啸聚于距离马宗五里许之东径门山，希图反攻。蔡铎三即飞报蔡司令，请派兵于次晨早到达目的地，期收夹攻之效。及部队如约将抵东径门时，共产党已占据高山，居高临下，抗战移时，不支而退……

蔡腾辉抵青草数日，以八区已定，遂率卫队返梅陇，八区防务交由蔡铎三负责办理。蔡有函致旅港海陆丰同乡会，略述此次行军剿共之经过，照录如下：

“守备队已克复梅陇、赤石、共匪退热水、大安、小溪诸山洞，而岩石中洞等处，更围筑巢穴，多储粮食，僻处乡村，尽入匪化，聚则为匪，散则为农，负隅自守，伺机而动，所经之地，均已清野，寸草不留，行军甚感困难。海陆地方，经此浩劫，元气殆尽，苟非大军久驻，犁庭扫穴，歼厥渠魁，安集流亡，抚赈灾难，实无以善其后，而救未死之居民也。第五军尚和平山三多祝一带，传日间可到，八区地方已于日昨克复，现三四八区，均由守备队负责镇慑”。

讨共军会攻岩石：东江共产党本其退可以守之策略，事前尽力经营岩石中洞一带险要，经于三月十八日，为驻紫金第七军黄旭初部，会同第四军之第十一师，分兵进攻，剧战数日，各县民团，复纷出响导助战，将第一防线攻破。红军主力仍尚无损失，顽强抗阻，各军继续前进，未稍松懈。红军备勇苦斗，亦不示弱，如是又剧战一昼夜，至三月二十一日，始将其主力击破，扫其营垒……红军乃一部退至惠来，一部流窜山谷，四、七各军伤亡亦钜。

东坑（陆丰境）方面，由十一师副师长余汉谋督队进发，李营长由北溪向角咀前进，特务营机关枪连协同剑门坑民团由半径田向东坑之小溪前进，香团长率江营长协同驻河田之杨作梅保安队，向东坑之学堂墩前进，苍岭民团协同保安队由柏树向东坑之水口前进，水唇民团则引兴宁防军截击。三月二十日拂晓，各部同时进攻，红军已被四面包围，剧战二昼夜，冲锋退出，是役双

方有伤亡……。

邓彦华镇压海陆丰：粤当局以划分全省为若干绥靖区后，未几，又有划全省为四大善后区之议，以惠潮梅为东区，任第五军军长徐景棠为善后委员。该军部队自三月一日由广州出发，经广九路，抵惠州集中，嗣以徐军长新奉任命，布置部署，〔稍延时日，乃于四月二日到达梅陇。一路搜剿前进，时适岩石中洞一带巢穴已破，红军两千余人散布于新菴、黄沙、李家屯、乐多布、分水一带，当第五军部队一至，红军则据险顽抗，在禾多布、李家屯等处，相持数日，红军不支稍退。于是第五军全部得于四月五日抵海丰城，时十一师奉调西江，陈师长济棠奉调为西区善后会委员，海陆丰两县乃开热烈之欢送大会……

徐邓两军长抵境后，商定由副军长兼十六师长邓彦华坐镇，徐军长以地方大劫之后……颇费经营，若非地方人士出而协助，实恐无以收效。故……下令将“海丰县临时善后委员会”改组，任钟秀南为主席，黄植楠等七人为委员，办理一切善后事宜。时海丰之六区青坑，以至七区之捷胜，及其间之村落山岭，如大化、大德、高螺、宝楼、湖内等处，共党仍多啸聚，而捷胜地属重要，共党尤思负隅。四月十五日，邓师长乃派四十七团邓营长……带队进剿击复。十七日……收复田墩，红军、工农军……退入湖内。四月二十日，邓师长乃加派部队，会合附近各乡反共自卫团，攻入湖内……连日又攻大化，宝楼之山……七区乃告安定。陆丰方面，由邓师长派四十七团长梁若谷率所部接防后，分兵驻扎碣石、金厢 甲子、南塘之要隘，地方赖以数平。

至邓师长之剿共计划，拟每区驻兵一营或一连，以两营兵力专司游击，并雇乡人为响导，获得人犯，应办应放，一以父老之主张为凭……

设立临时善后委员会：海陆两属先后奉命成立临时善后委员会，……兹述其任务与步骤如左：

一、安集流亡：两属人民自遭共祸，破家荡产，流离失所，

啼饥号寒，哀鸿遍野，故应请赈布施，设法安集，为善后工作之首要。

二、剿抚兼施：海陆地方，西北多高山，共党负隅，虽作困兽之斗，然而盲从附和，无知被迫，实在不少，须本宽大为怀，……凡知悔改自新，或带罪立功者，当代请上峯，赦其前罪。

三、悬红购缉：共产党虽陷于穷途日暮，然匿居高山深林，乘机窃发，四出抢掠，欲谋地方安宁，首先除绝祸根，故悬红购缉首要，实为急务，一可使反共者努力探捕，一可附和者虑罪远逃，逃则力散，不能为患。

四、守望相助：僻处乡村，自卫力弱，驻防军队，又恐鞭长莫及，因而屡遭共党之涂毒者，日有所闻，不遑宁处，情实难堪，此固无以自卫，究亦毗连乡村，坐而不救，示匪以弱，而召各个受残之患。是以守望相助，即为自救救人之法，一方告警，环起而攻之，使共党无地自容，而人民得以安居复业。

五、实行保甲，清查户口：厉行保甲，为杜绝共党化身潜匿之唯一办法，十户为一甲，一户犯罪，一甲同科，此法古已有之，行之有道，持之以恒，邻坊联保，祸患可清。

六、编集警卫：海陆迭次失陷，受祸至极，推其原因，则民众无自卫之能力。国民党清党以还，地方治安，全靠防军，然军队调动非常，兵去匪来，前车可鉴，是以组织地方之武力急不可容缓。各地虽有民团之设，绝少训练，一旦有警，恐不足恃，故编练地方警卫，实为肃清匪患之本图，所谓官之卫兵，不如民之自卫也……

第十章、第十一章（略）

第十二章 共产党迭次暴动

共产党“五三”暴动：东江共产党之主力——红军二、四师，董朗、叶镛各部队，转战普、惠以来，屡受讨共各军之重

创，损失不堪，但欲图再挺，乃乘十一师奉命他调，计作……扑攻县城。五月三日早二时许，红军二、四师及工农军二千余人，奉其东特委令，向海丰城进攻。其计划：以二师攻五坡岭，四师及工农军攻县城。时十六师四十七团第三营，四十八团之第一营，合驻五坡岭，县城有四十八团之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及特务营学生连，守备队特务连、保安队、游击队，兵力不少，在理可无忌外之虞，但红军敢如此冒险，事先必有共党潜入内部为之运动响应。故未暴动之五十分钟，有红军十余人分二路：一由河园经河荣出水巷，一经菜墟埔过龙津桥，欲潜入城东社一带，预为响应工作。但未过桥时，桥上有哨兵五、六人，望见灰蜜前有人影，遂向叱问“那个？”该红军有一排长，随答：“我系五坡岭第一营。”再问：“经此何事？”又答：“在卖茶埔查哨。”“口令”？答：“纪律”，乃准其经过。但该哨兵不熟悉情况，未知卖茶埔与菜墟埔，尚隔一龙津溪，况朦胧星夜，实难辨出庐山真面目。红军数人行至品泉茶楼前，已会合先潜匿巷内之红军暂待，时该排长率三人前进，至枋铺桥，学生连哨兵叱问口令，彼乃以“纪律”应，至近哨兵身，竟欲夺二哨兵枪，双方在力争中，而第二哨兵见势不妥，开枪轰去，毙红军排长一人，士兵一人。而水巷之红军一闻开枪，知事发，赶至接战，是时东路一起，四面已成包围之势。而围攻力园守备队特务连之红军，一到该处，乃假名奉十六师长命令，要来缴枪。时该连长卢钊，乃集中天台严阵以待，红军正将力园包围移时，知计不得逞，及东部枪响，始猛力进攻。最危险者，尤于十六师部，被冲入而复退者数次，该师卫队乃退居楼上，用机枪极力扫射，始无多大损失。县公署方面，幸得县长黄植楠久历戎行，饶有胆略，故能于红军凶猛来攻时，镇定应付，乃获安全。至善后委员会及保安队主任处，早被陷入，所有押禁人犯数十人，悉被放走。枪声隆隆，巷战历数小时，迨近天明，得五坡岭开队夹攻，红军始退。而担任攻五坡岭之二师董朗部，不能依时并举，及四师败退尤未到达。

是役，毙红军三十余人，十六师亦伤亡三、四十人，守备队伤连长一人排长一人，士兵数人，机枪连被夺步枪十余杆，机枪二门，县公署毙队长一人，善后委员会伤职员二人。……

此次红军暴动，加以死心附共之工农，协助叫嚣，故其声势极其凶烈。当时街头巷尾，杀、杀、杀、杀……之声，震人耳鼓，匪独附城居民，惶恐万分，即各部队之官佐职员，当时虽能奋勇将红军击退，而事后回思，类皆不寒而栗。十六师长邓彦华适于红军未暴动前因公赴省，师部事宜，由其参谋长何隆章主持，此次一经恐怖，竟成惊弓之鸟，挈眷赴汕，谓欲赴省请示机宜。各官佐亦多欲与同行者，附城男女，更以为巨祸又将再至，咸奔集于汕尾，老者、少者、坐者、卧者，惊魂未定，均欲乘帆再逃香港矣。适保甲局长钟景棠出巡六、七区，督饬办团，回车抵汕，闻警，立向何参谋长挽驾。何对钟局长云，地方暂时人匪难分，无法办理。钟极力劝留。遂商定由第十六师部拨精锐兵士六连，暂交钟局长指挥剿共，尅日回县城……

军警剿办共产党之经过：十六师长邓彦华，受共党“五三”暴动之警醒，以共党势力未容忽视，乃作积极之筹划，大令军警向东西北一带大山进剿，……五月中旬，派四十八团长何隆章，率队向莲花山、银瓶山、公婆山进剿，不见敌踪，……迨至银瓶山北部时，发现敌人草棚数座，及粮器物十余担，尽焚毁之，乃折回平岗附近搜查……。四十七团长梁若谷，由（陆丰）河田率队进剿麻竹时，遇红军三百余人，相持三小时许，炮火猛烈异常，红军卒溃退碣石溪、上下斜等处……

五月二十日，探报碣石溪残余红军，又潜回莲花山、银瓶诸大山图扰。遂令四十八团何团长率队由白水砵出发，守备队蔡腾辉率队由梅陇出发，各分二路，取包围势。时莲花山红军已有准备，一见军队至，遂分头应战。是时保甲局长钟景棠，率领各区民团，协同何营长，向莲花山南部搜索，至丰岭菴地方，适埔仔洞败退之红军五百余人，总退却至此，遇战两小时，来势甚烈，

赖士卒用命，始得转危为安……

六月初七、八日，共党又率众数百人，啸聚于南坳地方，驻梅陇四十八团第一营……奉命进剿，而红军已向布格移动。在埔仔洞游击之守备队，亦奉命向白木羊推进。十七日早开始夹攻，红军背面受敌，不支而退……伪四师长叶镛，亦于是时在白木羊地方，因病不能随队退却……伏于乡后草寮中被俘……

陆丰方面，陂沟一带自二师向该处移动后，又时向各地民团袭击。六月十九日，四十七团长梁若谷据探随即派队进剿，及到达博美时，红军分两路围攻八万墟，该墟民团百余人，据险抗守。梁团挥军前至增援，互战移时，红军退至壁坑，梁团赶至，猛烈冲锋，红军始向惠来方面退却……

六月二十七、八日，四十八团之第二营长何江，奉命率队向二区之黄羌石楼棚（罗斜约）一带，搜索前进。计到达黄羌时，已探石楼棚（距黄羌十里），有红军一百人，少械。何营随率队向该处进发，及至，果有红军二师副官洪某，领徒手兵二百七十余人，枪仅四十余杆，弹每杆配不上二、三十发，向何营请求收容，据称：数月以还，饿病交加，无人料理，乞怜农民，不特无可得，且共产党令农民将红军枪械设法编缴，况红军士兵多籍两湖，语言不通，致处绝境……何营允予所请，但该士兵多患脚气病，不能远行，遂在黄羌附近雇用内河货船数艘运县，送师部分别医治编遣。

七月六日，梁团长若谷据报：共党东委林铁史率众百人，潜回碣石附近乡村，主持暴动工作，遂即派队按址进剿，及达该处，林铁史竟率众抵抗，于是相持颇烈。梁部猛施攻击，初未得逞，而林铁史当奋勇指挥之际，头部额角忽中弹受伤，共党无人指挥，纷纷溃退，林乃被获。

十八日，四十七团李祖熙营，进剿南塘一带，时据探报附近之麻甲村地方，啸聚共党多人，即率部随探出发，果获首要张威等多名，解陆丰，查张威为特委之一，民国十四年十月曾任陆丰

县临时县长，海陆丰建设伪苏维埃后，奉令驻五华，主持暴动工作，及十一师进攻海陆丰，又调回陆丰主持。就捕后，在陆丰正法。

八月初旬，早稻登场，共产党暴动之声又炽，其大部分力量，又集中银瓶莲花诸大山，四处多发现传单及“讨租者杀”“还租者杀”之标语。海丰当局为顾虑周全，及顺应人民之舆情，乃由钟县长秀南（时钟任县长将三月）商请十六师长邓彦华派兵一连，驻北郊之平岗一带，保护业户收租，仍由县公署布告遵照政府明令，减租之七五收纳，并告以收租日期，俾众周知。十六日，该连部队奉令负保护之责，乃不告而他去，前往收租之业主多数未知，为共产党捕去二十余人……

自此以后，欲往各乡收谷之城乡业户，咸其戒心。县公署为应人民之请求，乃派县兵数十人，前往城北十里许之守望约一带，保护业户。共党东特委杨望，率众三十余人，伏于新寮乡附近，一见县兵，即分头袭击，县兵不敌，且战且退。钟县长闻讯，立派驻北门白衣菴之北约警卫队赶援，共党始退。而杨望当余众退却时，尤单人恋战，深入五坡岭，卒为北约警卫队击毙……即抬杨望回城梟首，悬于龙津桥上示众。杨望二十五岁，海丰附城河园村人，家贫，曾毕业于县立第三高小学校。民十四年彭湃回县办农运讲习所，望与梁鼎昌等同入该所训练，毕业后，任县农会宣传员。十六年省农会委任为广宁县特派员。及清党事起，望又回县，其活动能率，与农民之信仰力，不让于彭湃。其人略有胆识，且终年少着鞋袜，一种耐劳勇敢之精神，为共产党人所不及。

当局以共党势焰日张，乃计议长期围捕。经月以后，共党因伙食不继，又向惠来方面逃窜。至十月间，共党又率众，数次围攻黄羌……

十一月七日，钟县长据报：县属九龙洞地方，共党率众两百余人，枪械犀利，计图袭击可塘。钟遂乘夜督队前进，并电陆丰

县长加派得力部队赴交界各要隘截击。八日上午七时，到达目的地，与共产党相持数小时。共党不支溃散，卒在九龙洞获共党东南区首要莫退……

入冬后，东西北一带山岭，时有百十成群继续向乡村暴动……军警迭次长围，而山岭起伏，绵亘百里，绝壁危岩，林深菁密，一处进剿，四处纷逃，虽有裹粮之师，终鲜犁庭之效，若非妥定计划，遍布部队，分驻各山，断其交通，绝其接济，抚剿兼施，无以为功……

鹅赤黄羌失陷与“一二·三”暴动：十八年秋，共产党每乘虚进攻各处，所向皆利。时因两县无大兵驻防，仅由警卫队分驻各地。共产党乃力谋扩大势力，着着向防卫之力弱处进逼。于是两县绅民纷纷向陈总指挥求援，随令海军陆战队二大队，乘广金舰开赴汕尾登陆，计海陆两县各驻一队。共党主力转集日中墟南门等处，适海军陆战队开赴黄羌，共党即率众四面来攻，势甚猛烈，陆战队不敌败退。及第二区署长潘神悟带队赶到，遂督率二区警卫队一中队，黄羌巡官潘耀率一小队，分头反攻，以陆战队为后队，但其时四周山岭，已为共党占据，二潘冲锋数次，皆不得逞，收队退回公平，而黄羌居民惶惶随军出走者四百余人，石楼棚更先一日为共党所得矣！至是陈县长以公平东北之屏障已失，乃令潘神悟督促群众建楼建寨，增兵固守，为东北之第一防线。然黄羌失守，赤石、后门又同时告急，嗣因增兵迟至，后门亦失，……未几海军陆战队又去，陈县长决定放弃四区全部，及三区之后门，二区黄羌、日中墟、石楼棚，调各区队伍固守附城、公平、梅陇重要地方，以待援军到时，再谋反攻。

十二月二日，陈县长据探报：共党将于是夜率众扑攻县城。复经密报：共党确已调兵动众，是夜必要暴动等语，乃设计应付：随令第一中队长陈君平固守东路马岗山，第五中队长马庆平固守西路，第四中队长马步云，驻守五坡岭防北路，第二中队郭贤驻城内刘家祠，为总预备队，另调二小队驻北门观音堂，复密

令驻第三区之第三中队长李春官，合雷峰各约后备队，即晚在城西十余里之南泉岭集中，令城东十余里之台冲关后汀州各乡后备队，在台冲附近集中，以备策应。次日拂晓，共党果四路来攻，凶烈异常，其主力则倾于北路，故当五坡岭被围之际，即分队冲至北门观音堂，占乞食碗，势甚危迫。卒由第二中队派游文雅一小队，加入观音堂助战，令曾玉一小队，出剖狗桥，经举脚后，包抄乞食碗敌背，郭贤率余培正一小队，出竹街门迎敌之面，双方相持益烈。郭贤率队冲锋数次，共党顽抗不稍退。蔡学开又率队三十余人赶到，在南泉岭集合待发之陈哲芳等，亦率后备队进至西门方面包击，剧战又历半小时。当此剧战胜负未分之际，共党乃因弹缺援绝，败退，……由拂晓战至八时。共党率队三百余人，为彭桂杨伯枚等所部，皆犀利枪械，另有救护队及农匪约二百人。……陈县长守城有功，……但未久，为海丰县党部执委钟超如等控其渎职多款于当道，越二月，陈乃去职。

(原件现藏陆丰县档案馆)

十一师克复海陆丰经过详情

查海陆丰两县自去年冬被共产党彭湃占据以来，乘省垣张、黄叛变，政府未遑兼之际，遂纠集叶、贺残部董狼〔朗〕等千余人，盘踞海陆丰，组织苏维埃政府，甘为赤色帝国主义走狗，实行共产，并组织所谓红军、赤卫军、工农革命军等，四出扰乱，先后攻陷碣石、甲子、葵潭、惠来、河田、黄塘、南岭等处……并将各处田基荡平，没收土地，焚毁田契，种种惨剧，不胜枚举。最后由省城败退之共产军教导团叶铺所部数百人，又复窜来，会合彭湃等，遂极力扩充军队，组织红军，号称四师，声势浩大，由是分扰普宁、揭阳、五华、兴宁、紫金各属，大有窥伺潮汕，割据东江之势。幸我东、西、南各路大军，以最短时间，解决张、黄诸逆军。李、黄两总指挥，以张、黄残部，不成问

题，遂电令第十一师开赴海陆丰剿办，并委任该师师长陈济棠为揭、普、惠、海、陆各属绥靖处长，并同时令十一军颜师长，率所部两团，开赴揭阳、普宁，第七军黄师长所部，开赴紫金、五华，分途进剿。其时第十一师追击张、黄残部，到达焦岭，知敌已退入赣东，无从远追，遂决计回师梅县，取道安流、河婆，直攻海陆丰。二月二十三日，该师到达河婆时，则有海陆丰难民万余人，环请迅速派兵剿办，以解倒悬，并泣诉共匪在海陆丰种种焚杀惨状。该师官兵，异常愤恨，咸愿牺牲一切，拯救海陆丰人民，遂先将流沙、五云洞、田心坝附近农匪肃清，拿获共党彭羽寰等二十余人，就地枪决，并以河婆为后方粮食策源地。因自河婆以下，即为共党势力范围，共产党以坚壁清野计划，对付我军，并将沿途粮食，搬运一空，放置毒药于井水河道各处，以为危害革命军之计。该师官长有见及此，不能不预为防范。遂在河婆购足粮食，筹划妥当。于二十六日，沿河田、河口、大安一带，逐步进剿。二十七日，农匪在东坑附近，麇集千余人，企图抵抗。该师即令补充团前往剿办，激战四小时，毙匪百余名，生擒数十名，均领系红带，即将其就地枪决。二十八日，进至大安圩（距陆丰城三十里），该处赤安区（大安改为赤安）苏维埃政府，是日适开全区共产党员大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我军下午一时到达，将其包围，当场毙匪数十名，生擒三十余名，内有农工部长叶燕同，及苏维埃执委兼暴动周刊编辑陈宝贤等数人，翌日即提出枪决。二十九日，该师分兵两路进攻海陆丰。三十一团李团长振球，率所部为第一路，由大安出发，经公坪〔平〕圩转赴海丰；三十二团长香翰屏，率所部为第二路，由大安经下寮直攻陆丰城；补充团团团长张瑞贵，率所部分驻河田、河口、大安一带，肃清附近农匪，并维持河婆后方策源线，及输送粮食等计；副师长余汉谋，率其余各直属营连队，在大安策应一切。是日拂晓，各部队分途前进，三十二团出发未久，行约数里，至下寮焦坑附近，即与红军第四师（即伪教导团）遭遇，剧战约两小

时，即将敌击溃，毙红军百余名，生擒数十名，获枪械百余杆，余众向海丰方面逃窜。我军亦伤亡官兵数十名，该团乘胜追击，上午十一时，遂克复陆丰城，并派出一部向海丰方面追击。三十一团是晚进至公坪〔平〕，敌红军第二师（即叶、贺残部）会合农匪，约二千余人，乘黑夜来攻。李团长以夜间作战困难，且敌情地形，均未洞悉，暂取守势，以待拂晓时，一网打尽。一日拂晓，该团官兵，一鼓作气与敌激战两小时，将敌击散，获枪械辎重甚多，遂乘胜进占海丰城，并派出一营收复汕尾。三日拂晓，残敌数百，会同农匪数千人，亦来围攻汕尾，被该处张营长迎头痛击，当场毙匪百余名，俘虏数十。总计共党巢穴，号称小莫斯科之海陆丰，仅越时两日，已为我军完全克复，共产党之力量，只此而已。所谓红军四师之力量，亦不过如是而已。现虽有些少残余散窜金厢、碣石、甲子、南塘一带，然我军已连日分途搜剿，不日可告肃清。从前逃出外县之难民，闻我军已克复海陆丰，连日均纷纷由汕头、揭阳、河婆各处回家安业，络绎不绝。陈师长亦已于陆丰城设立绥靖处，着手办理肃清余孽，组织善后委员会，整理党务，及民众团体，组织人民自卫队一切事宜。并已委任黄植南为海丰县长，李鹤龄为陆丰县长，认真整顿地方，力图建设，以付人民之期望云。

（1928年3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二十六师东江歼共记

共匪在粤，向以东江一带为根据〔地〕，去年清党之后，虽首要逃诸四方，而猾黠者仍潜居山僻，到处煽动滋扰，焚烧掳掠，务使人民失业，全社会感受不安。自张、黄称兵，粤政府出师征讨，战线千余里，部队十万众，后方空虚，处处与共匪蹈瑕之隙。逆首彭湃等，乃自设苏维埃政府于海陆丰，遍设委员会于各地，生杀刑戮，无所不至，为时虽暂，地方则仅剩焦土。比戮

军兵败北行。而省方东西二路大军，亦以久战疲劳，悉调省惠，补充整理，地方遂入恐慌状态。幸十三军先自沪调二团来汕，分防各县，维持潮汕治安。惟防地太宽，兵力仅可保持现状。共匪窥知，以全力来攻普宁。时适十一军二十六师由漳州移防永定，大埔七十七团奉调，星夜开赴普宁。作战二日，将东乡林惠山、马山湖一带之匪击破。遂进兵乌石，探知彭湃在流沙开会，即行进攻，肉搏数次，匪甚顽抗，屡败屡战，卒将其击溃。匪即向锡坑远窜，凭险扼守。七十七团会同十一军之独立营，守备军之黄营，分正侧两面，战于横溪，匪集众三千余，战事异常激烈。计毙伪教导团营长一，伤伪团长一，死伤枕藉，官兵亦阵亡数十人。匪军教导团连长陈道监及彭湃属员刘俊、张行三，均生擒解汕。同时普宁剿匪委员李绍金，被包围于麒麟埠，七十七团派第三营往援，李奋勇督战突围，匪不支四散，乃焚其巢穴。而普宁全境，幸告肃清。当匪军用全力以攻普邑也，同时以一部攻惠来。惠来太平久，地又贫瘠，向无民团之组织，民众全无防御之力，告急之电，一日数次。潮汕守备司令欧阳驹，遂派二十六师七十六团开往，行到隆江，即将匪军击溃，安抵惠城。适匪军自普宁失败之教导团，窜入惠境，复联合叶、贺残部，共数千人，匪势更大，以全力来攻隆江，战旬日，互有进退。先是十一师陈济棠全部，由河婆、河田以攻陆丰、汕尾，第五军副军长邓彦华，率师由平山以攻海丰。匪闻报，先期悉其所有，退入惠来。及陈、邓开到竟无匪踪，而惠来遂为匪军集中地，匪军四处开到会合，既有万余众，自三月一日起，遂将惠城包围，官军虽坚守待援，终因众寡不敌，未能取胜。苦战十余日，伤亡甚巨，后方交通断绝，至十五日仍无援兵。城中潜伏之匪，与一部农工，密谋内应，宿营地附近炸弹，一日数发，人心惊惶已极，难民四散逃生，军队遂在深夜离城。幸越日，七十七团由普赶到，会同反攻。午后三时，将惠城克复，战极烈。十八日向团长卓然督众冲锋，左肋受伤，官兵愤恨异常，血肉相搏，有进无退。颜团长鼎

成，继续督战，腹部复受伤。而弹药告罄，粮食亦断，官军枵腹应战。至二十三日，知增援部队汕中、顾时无兵可派，子弹食品，则道路伏匪，不能送达。因通告人民，分别由部队士兵护送出城，以精兵殿后，一路血战而出。此二万劫余之民，虽幸获保全，而惠城再陷，则不免继海陆丰同为灰烬矣。惠城失后，军队均集中潮阳、沙陇，各县同时告警。适颜师长德基，病愈回防，四月三日，由汕亲到前线。匪军自二日起，已来攻港头焚溪尾乡，猖獗异常。四日补充师之第二团，退出港头，匪尾追至沙陇。颜闻讯率队应战，士兵因师长亲自督率，奋勇异常，当将匪徒击退。时已天黑，未穷追。五日拂晓，分兵数路搜索山道行远，匪乘虚又至，势尤凶猛。颜德基亲率手枪连，身先士卒，直扑匪军，士兵相率继进，血肉相搏，赤手相持，毙匪军甚众。匪战败惊溃，前线始不致动摇，而后方巩固，全局得转危为安。此役颜之舆夫护弃，死数人，肩舆坐垫为子弹穿过者数处，亦云险矣。是日匪军溃退，颜师仍分路追击，跟踪数十里，卒将匪军巢穴攻溃。余股经此创败，悉已四散逃窜，主力消失。官军已到，即先远颺，大队一去，又四出滋扰，此则终非急筹善后不可。此二三月来，二十六师单力支持，转战数县，战最力，损失最巨，闻官兵死六、七百人，战事猛烈可知，而保全实多，否则诚不知伊胡底也。

(1928年4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

我军克复惠来

惠来县再被土匪攻陷后，杀掠掳掠，无所不为。昨据十一师部传出消息，该县被攻陷后，总部即令调驻防海陆丰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团，及第五军两团，克日开赴剿办，昨接确讯，各团经于东(□号)克复惠来云。

.....

第三次失陷详情。惠来城惨遭失陷，旋经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六、七两团克复。峡山农匪，初闻陷惠消息，奔驻惠来集中，至关门地方，适七十六团独立营，已驻该地镇守，见匪徒皆头包红布，遍野而来，开枪射击。散匪见军队开枪，惊惶失措，四散逃走，其头包红布匪军，奋勇死进，激战数小时，军队因众寡不支，拔队退驻城内。十七、十八两日，消息甚为沉闷，人心仓惶不定。十九日拂晓，在离城十余里之破皮虎山，忽有无数红旗出现，七十七团向团长卓然，以该地为汕惠交通要道，深恐被匪军占领，则汕惠交通梗绝，惠城甚为危险。七时许，遂率所部一营，前赴剿办，适匪军教导团在该山埋伏，向团长趋避不及，被流弹中伤腋下，军队见团长被伤，奋勇猛扑。自八时战至下午五时，毙匪三百余名，军队亦死伤甚多，旋即回惠城。二十日下午三时，匪已重临城下，登城遥望，则高山上下，平原旷野，遍地满布红布。二十一日向团长伤重毙命。于是至二十二日，两方均取守势。二十三日下午，七十六团，因迭次击匪不克，解围无方，困守不易，下令宣布离惠。城内民众，闻讯之际，大为震惊，均束装待旦，准备随军逃难。及二十四日拂晓，军队向潮阳沙陇方面退却，民众万余人，空城出走，呼号抢地，惠城遂被共逆所陷。七十七团开至惠城数十里之茶铺山，该处农匪迎头截击，被该军奋勇击溃。二十四日晚，军次潮阳沙陇，日来由潮阳乘轮逃难来汕者，大约在二千以上。

失陷后各军会剿要讯。自共匪麇集惠来，窥伺潮汕，军事当局，早有所备，事前已密檄各军准备出发，分途包剿，以谋一鼓歼灭之计。惠城失守消息传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即檄调各军进剿。第七军第六师长，兼兴宁、五华、河源、紫金、龙川绥靖处长黄旭初，亦奉令协助剿惠来农匪。昨得汕头市军事机关消息，黄师长已由兴宁开拔，日内即到普宁集中，兵力共□团。广东守备军第三团，已于二十二日由广州乘新华轮出发，二十五日抵汕。昨日下午五时许，乘大生、大利两电轮入驻潮阳。十一军二十六

师副师长公孙长子，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则率补充大队及持务营，乘电轮赴潮阳，会合该师七十六、七两团，准备反攻惠来，迎头痛击。同时驻陆丰之第四军十一师余汉谋，经奉令率兵两团，由陆丰□拊惠来共匪之背。合计兵力在一万以上，想么么小丑，当不难于日内扑灭也。

各军会剿惠来共匪之进展。二十七日，据潮阳确讯，二十六师副师长公孙长子，暨补充大队，二十六日晚已抵潮阳沙陇，守备军第三团，则抵潮阳城。二十七日中午，由公孙副师长将守备军调防沙陇，补充第二团调防潮阳城。七十六、七两团增加军实后，开往潮阳田心，向惠属之锡溪关门路线猛攻惠城。该师长则率补充大队驻扎惠属之靖海，指挥一切。兴、五、龙、河、紫五属绥靖处长黄旭初，二十六日由五华调拨精锐部队出发来潮，潮梅守备司令部昨接到黄处长来电，谓二十八日，部队可达揭属棉湖。第五军十八师部队，亦将于日内由省抵汕。现东、西、北三面包剿。惠属大军，经已开到相当地点，预计五日内，惠城可克复。

(1928年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共匪余孽再犯海丰

(海丰通讯) 海丰共匪猖獗，已志前报。近两月来，股匪巢穴，第二区南岭、中洞、鹰咀，第三区埔仔、骆坑，第六区青坑等处，均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十六师会剿，先后击破。少数余孽，日间则逃匿山林，夜间则潜入偏僻乡村，以避耳目。大帮股匪，所谓红军第一、二师，分向惠来、紫金方面溃退，即由十一师、十六师跟踪追击，不能立足，转窜入海丰西北境山谷中。近潜匿各乡村共匪，因黄县长植楠，钟主席秀南，认真督责各乡村，根据揭普惠海陆五属绥靖处颁布章程，严密组织自卫队，以为编练地方警卫队之预备，而且切实清查户口，连日共匪就获者甚多，如六区要匪刘汉才，七区要匪梁群等，均被

拿获枪毙。余孽自知乡村不能藏匿，乃逃入山谷，集合红军，预备作流寇。然十六师何参谋、黄县长，极注意彻底肃清，无日不派队协同各乡自卫队，到处侦缉截击，抱着马不停蹄，誓扫妖氛为职志。共匪余孽，自知釜底游鱼，终难幸免，故以其坐而待毙，曷若挺而走险，突于五月二号，夜两点余钟，集合红军四、五百人，农匪工贼赤卫队、尖串冲锋队二千余人，由西北境直扑县城，四处大暴动，分路进攻各机关，尤其是对于县署、师部攻击最为凶猛。幸各机关均有准备，各守防线，迎头痛击，血肉相搏，经三小时之久，枪声隆隆不绝，直至天明，始将共匪击散，分向北路溃窜，甚为狼狈。计是役生擒匪首大队长彭小杰，执委林通经等二十余人，当场击毙共匪二百余人，伤者无数，血渍遍马路。共匪向县署冲锋四次，击毙队兵三名。师部机关枪连，海陆丰守备队、保安队兵士均有死伤。临时善后委员会，保安队主任处，均被匪冲入，损失颇巨，足见当时巷战之剧烈。

(1928年5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